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39/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1.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二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山林清氣集一卷續集一卷附集一卷

〔元〕釋德淨撰

湖南圖書館藏清乾隆嘉慶間趙之玉星鳳閣鈔唐宋元三朝名賢小集本

..... 一

道園集不分卷

〔元〕虞集撰

私藏清康熙四十九年崇仁縣署刻本

..... 一九

伯生詩後三卷

〔元〕虞集撰

首都圖書館藏民國三年上虞羅氏輯雲窗叢刻影印元至元六年劉氏日新堂刻本

..... 四一四

選校范文白公詩集六卷續選三卷

〔元〕范梈撰 〔明〕楊肇選

北京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 四四一

揭曼碩文選一卷

〔元〕揭傒斯撰

〔清〕劉肇虞選評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九年步月樓刻元明八大家古文選本

..... 五五六

存復齋文集十卷附錄一卷

〔元〕朱德潤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成化十一年項璉刻本

..... 五六九

山林清氣集一卷續集一卷

附集一卷

〔元〕釋德淨撰

湖南圖書館藏清乾隆嘉慶間趙之玉

星鳳閣鈔唐宋元三朝名賢小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山林清氣

集一卷續集一卷》提要

題山林清氣集

三山

王都中

不作西湖夢歸吳悵素知山林有清氣泉石引新得
花邊曉風靜鳥啼春日遲孤吟最佳趣猶在定回時

次李衛韻

蒙古

名鏡多標心要口自知善根抽嫩苗有意作新詩出徑
客來遠橫窗日到屋高吟攜子去為紀太平時

題山林清氣集

星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山林清氣集

錢塘

德淨

如鏡

晚行

江路夕陽斜行，未到家蕉蔭生晚吹，天外見歸鵲。

春

社鼓喧春盡，香塵暗六街。年紅紫闌，勾引世人懷。

夏

當暑苦炎熱，人間火甑中。禪房涼似水，不羨廣寒宮。

秋

一葉墮金井，涼生天地秋。砧聲敲夜月，驚起故鄉愁。

山林清氣集

一星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冬

律應交冬信，寒威日漸加。老僧行道處，踏雪看梅花。

送別三首

去歲看花客，今年不見來。花開如有信，人自負花開。雲

合風還聚，萍開水亦隨。雲萍無定止，人事果難期。咫尺

家山路，相看日漸稀。教勤過橋去，折柳對斜暉。

晚行

客行天欲曙，雞唱五更風。遠漢殘星盡，東方日又紅。

漫成

黃金何足貴，浮世未為堅。縱有長生藥，終無不死年。

遺興

幽花三五本，脩竹數千竿。盡日無人到，儵然共歲寒。

宿崇德棚外

郭外趨程晚，維舟傍柳堤。雲行星出沒，風雁樹高低。過

鴈鳴秋漢飛，螢照夜溪容。懷渾不寐，茅屋忽聞雞。

冷泉亭

佛骨烟霞境，飛來不記年。山空聲自谷，樹密影相連。厓

裂藤垂澗，峯高塔近天。幾番鐘鼓動，驚起定僧禪。

歸里

武林生長地，一到一徘徊。綠柳清湖在，丹心白髮催。簾

山林清氣集

一星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疎秋氣入雲，破月華來忽。見南飛鴈唳，空自哀。

登嵩涇保安閣

尋幽登寶閣，極目景當秋。迥野天空濶，長江水自流。片

帆來海角，一鷺立沙頭。偶會同州客，相忘話舊遊。

泊舟

折柳津亭暮，趨程陪慙忙。東風吹野水，落日映官塘。天

淨明河近，烟昏遠樹藏。漁家燈火起，輟棹宿江鄉。

穿山

何年有此阜，突兀似荒城。洞口秋雲暗，山腰夕照明。草

生烏韭菜，花發鬼燈檠。見說龍池近，年來水更清。

宿褒忠寺約公房

自入褒忠寺山房夜氣清月明花有影風定水無聲躍
鯉衝荷動飛鳥遶樹鳴誰知重到此令我起吟情

次韻顧希顏

獨羨尋幽者携詩過竹房蟬聲喧古木花影動斜陽境
寂塵難到心清意自忘留連坐來久明月照禪床

登壇

古壇閒登眺秋深夜氣清珠光含月色鈴響雜風聲病
葉辭寒樹悲茹起廢城官河楊柳岫茅屋一燈明

閒聽即事

山林清氣集

三星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閒聽書貝牒爐篆與時長過鴈拖秋色歸鵲背夕陽青
燈明古殿黃葉響空廊幾度無人到清吟坐石牀

擬寄靈一上人

儒釋元同調清吟會竹林幾回生別夢何日得相尋夜
漱寒溪遠春行山路深疎花與幽鳥對兩無心

舟次直塘

客行天欲暮獨自過朝陽雨濕槽聲溢雲昏塔影藏薰
葭空遠岸禾黍已登場但覺西風外時聞桂子香

深居

軒車不到處城市即山林簷有歸雲宿門無過客尋茶

烟熏畫壁松韻雜鳴琴自是便幽寂非懷傲世心

春日即事次韻無文

時當三月暮野興渺無窮花木清幽處溪山落照中撥
雲尋水石倚杖聽松風盡日經牕下翛然一老翁

題善慶蘭若

精舍雖居郭門藏古樹陰盡閒雲水集燈迴殿堂深明
月照秋桂涼風吹夜琴興來移竹錫又復去相尋

泊太倉

地接東溟近天津路可通舟行帆掛月潮上水生風草
市人烟合江鄉魚鳥同停橈暫栖泊明發又匆匆

山林清氣集

四星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山中作

門外青山近溪橫獨木橋秋清看過秋畫靜聽鳴蛩敲
火煮香茗蔬蔬泉灌藥苗此中風味別應許混漁樵

桃塢

城中有此地依約似桃源花發何年樹笋生今日園曉
晴山鳥轉春暖野蜂喧堪笑清遊者頻來不厭繁

秋日野望

雲淨天如洗空明極渺茫經霜秋果熟向日晚禾香野
外蛩聲細難追蝶影忙扶筇欲歸去回首更徜徉

次韻懃書記東郊即事

聞說郊居好登臨秋正開雲疑平野暗雨急北風寒鴻
鴈聲猶急華花色已殘村村生白水農業倍艱難

寄秋山

古寺幽棲處朝昏景不同竹深牕紙綠花落砌苔紅疎
磬傳聲遠虛堂見色空世間塵俗事那得到山翁

送雲屋之琴川

買棹琴川去清遊勝友同日斜帆影亂雲淨水天空頂
阜多奇石廬山有古宮因思舊遊處渾似夢魂中

村莊值雨

乘潮來此處梅雨似傾盆農務時當急却居畫覺昏海

山林清氣集

五星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抄

風吹破屋野水浸頽垣見說江濱者蕭條不可論

八月十五夜宿約公房

懷忠重宿夜幽景徧山房野草多為樂秋花總是香昔
年同對月此夕復傳觴喜得親高論都忘遠漏長

牧童

騎牛得自由去更何求但愛青山好終無白日憂草
凝朝露重笛弄晚風幽帶月歸來路時扣角謳

次韻湛淵白提舉

今春湖上別歸隱白雲深自樂閒中趣誰憐物外心蛩
吟秋草徑鴉聚夕陽林寄語香山老何時得訪尋

破山寺

虞阜前朝寺蕭然一徑深烟霞多古蹟花果滿晴林迸
石泉應冽空亭畫自陰高僧遺塔在何日復重尋

聽白無咎琴

竹院逢佳客江湖有盛名畫長人寂寞指下意分明靜
與松風合幽同水月清自非鍾子耳誰解此時情

舟次市汜

極目郵亭外清秋柳色濃落霞低映水孤寺遠聞鐘牧
笛朝尋侶漁舟夜聚踪往來南北客到此盡相逢

次韻恢書記留別

山林清氣集

六星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抄

雲房虛席久歸住未多時正好同文會俄吟泣別詩霜
天寒角早煙寺晚鐘逢花竹清幽處巾瓶莫謾離

次雲屋贈無照韻

潮海吟詩者誰知有此僧卧雲歌白石踏雪挂烏藤勝
境無不到好山還盡登少年行脚事今日羨君能

西園

不向西園久其如風物催竹連莎徑遠花傍石開開月
色魚蟲響秋聲帶鴈來幾番因到此欲去更徘徊

次韻饒王本齋庶訪之海康任

清名滿寰宇何獨海康知秉法常存理高談半論詩瘴

江寒去遠雪嶺曉行遲楓陸傳飛詔榮遷定有時

次韻饒蒙古松壑僉事之海康任

北庭多俊傑今古世皆知驛道雖無侶奚囊却有詩鳴
鴻秋浦遠驅馬晚山遲此去堪行樂君今已得時

題竹林隱居

大隱居廬市君今任草堂丹青深得趣妍醜不能藏
外晴山好庭前古桂香往來車馬客到此定傳揚

次韻雲產

塔寺同居日相過喜近隣座中皆好客林下有閒人古
鼎常留火寒聽獨駐春知君無別念宴晦足容身

山林清氣集

星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挽李氏

不戀斑衣樂俄隨東逝波江梅香已遠花露泣何多
閣驚槐夢靈輶促薤歌堂碑當馬鬣淑德永難磨

次雲屋惠茶韻

禁足嚴持戒因茲會面難經行遠松桂禪定傍芝蘭渴
飲思清澗饑餐有白丹西園足佳致何日共盤桓

次雲屋見寄韻二首

林下登高日偷然獨掩關松低常守護竹密不須刪
鑿沿延新月栽花遠舊山輪珠常在手朝夕自循環
高僧雖古有結社少如君筆掃龍蛇陣胸含錦繡文

明天有月空靜夜無雲鴻鵠高飛志難侔燕雀群

林泉

林泉多樂事道在豈全貧未必雲間客不如天上人
茶香清自別葦蕩味還真百念俱交冷直道適度此身

寄子封鄭先生

山中一別已多時常想優游坐絳帷細看黃花非為酒
漸添白髮只因詩西風平野鴈聲急秋日閒園蝶影遲
見說近來深隱處橘中清樂有誰知

虎邱

極目雲林接遠村荒階行盡見松門當年試劍人何在

山林清氣集

星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今日煎茶井不存講石雨晴苔色老生臺春暖鳥聲喧
夕陽收盡笙歌歇回首青山欲斷魂

閔武

水遠荒城四望寬柳營漢曉烟寒兵隨畫角聲中轉
人立風帆頂上看旗幟按方分五色陣圖列勢變多般
英雄馳騁非吾事但願將軍早解鞍

古桂

月裏清芬豈易裁誰人分得下天來不知塵世何年種
曾占秋光幾度開葉底斑斑黑蟬枝間簇簇蒼蒼蒼
平生為愛耽吟癖每到庭前首重回

贈古靈高士

苧袍綵：華陽中風格飄、思不羣霞外按圖尋古蹟
洞中隨鶴入深雲藥爐宿火誰同看丹篋香茶手自分
料得元和歸去後石壇松月禮茅君

題金山寺

寺踞江心絕點塵凭闌不覺動吟魂四邊樓閣藏山址
一片風帆過海門郭璞墓空名尚在善財巖冷蹟猶存
興來放棹中流去古渡春潮沒舊痕

次韻無及長老

息影空林足避喧了無榮辱但隨緣數竿修竹山牕外

山林清氣集

九星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一簇幽花石徑遙照眼金錢陶令菊向人翠蓋遠公蓮
有時靜鼓瑤琴罷風露霑衣月滿天

寄友

憶對青燈話別時天寒宜早赴歸期風生野岸潮聲起
日轉山牕樹影移每向梅邊思舊友與誰蓬底論新詩
想應江上遨遊處定有忘機海鷺隨

次韻無照

聞師行徧浙東西底事重來此地棲無限江山歸杖屨
幾多風月入新題定中不作莊周夢客裏何妨杜宇啼
自說當年因覓句倚蓬忘却過前溪

次韻林屋

佳句新奇過晚唐殷勤遠寄到山房瓶無竹葉難為醉
樹有松花即是糧白髮不慚今日老青春空憶少年狂
幾番客散茅堂靜簾影篩金月滿床

西湖

秋熾如焚入故鄉蘓公堤畔柳陰涼佛頭山色古今在
鏡面湖光日月長白鳥飛空晴點雪紅蓮出水曉吹香
六橋歌鼓成何事消盡黃金幾夕陽

次韻白提舉

主器歸寧衣錦榮鬢然雖變不須驚偶留十載非官冷

山林清氣集

十星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已見一簾如水晶春暖奉親翻彩袖畫長稱壽醉金罍
佇看日下蒲輪召父子聯班顯重名

湖山深處

湖山深處一高僧終日棲禪性地明石上坐看群鹿過
牕前閒聽野禽鳴幽居不接人間境靜慮都忘世外情
何用別遊方廣去此中瀟灑有餘清

次山村仇先生新居韻

仁善坊中卜隱居園林花木儘盈餘亭前傍水堪栽柳
牕下朝陽可玩書軟火異香浮寶鴨寬衣博帶勝金魚
塵名何似清名好笑傲西湖得自如

曉作次韻

夢覺寒牕曙色明，肯將名利走嚴城。
閒身自得簞瓢樂，虛牖能涵月露清。
花影遠池欣乍暖，山光入戶喜新晴。
於今詩社推前輩，獨指先生是老成。

次韻雲屋

重陽漸近菊花催，鴻鴈傳聲帶月哀。
案上獨看黃卷坐，籬邊不望白衣來。
雲沉舊屋芝蘭在，風捲重帷戶牖開。
湖海相忘今有日，願君膠漆似陳雷。

謝松壑僉事道知州下訪

竹林深院喜相逢，儒釋元來氣味同。
詩向靜中方得意，

山林清氣集

土星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道從悟處始知空，風前蒲葉搖新綠。
水上荷花吐嫩紅，初夏日長堪駐馬。
與君茶話莫匆匆。

曉過荊谿

早林行盡未逢山，隱約茅茨水一灣。
欲過前溪風浪惡，小舟維住柳陰間。

夢覺

故國江山入夢頻，覺來牕外小桃春。
人間萬事隨流水，鏡裏惟添白髮新。

山居二首

心境寥々萬慮忘，紅塵飛不到巖房。
呼童莫徙牕前竹，

留取清陰覆石林

古柏蕭蕭，瑣翠烟山房無事足怡然。
有時拂石閒來坐，靜聽松頭瀑布泉。

村莊即事

首夏村莊日未西，三間茅屋水平堤。
門前一帶垂楊樹，時有野禽來上啼。

夏日山中

年來心與世相忘，選得青山竹裏房。
滿座綠陰清晝永，數聲幽磬一爐香。

乾元宮次壁間韻

山林清氣集

土星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夏日琳宮午殿閑，尋幽不覺又重來。
申君去後無消息，石徑蒼々滿翠苔。

夜坐

四望平田稻色新，車聲吶吶鼓聲頻。
夜深月下涼如水，楊柳梢頭見北辰。

經友人故房

池塘荒草亂鳴蛙，寥落中庭一樹花。
瓶錫不知何處去，破牕留得薜蘿遮。

古廟

老屋荒涼野水濱，竹穿樹腹豈成林。
瓦甕香冷無秋賽，

薄暮喧、有宿禽

雲山野望

一上虞峰思慘然古宮寒落草芊芊當年極目亭何在
只見重湖水拍天

拜慈應壩

林間白塔銷寒烟此地重來又幾年後夜空山人蹟絕
澗松瑟瑟月娟娟

書懷

竹房深掩絕諠譁自樂清虛歲月賒老去身閒無一事
石池惟種白蓮花

山林清氣集

三
星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垂虹晚眺

黃帽趨程日欲晡垂虹偉觀枕平湖悠々戍角殘陽裏
不覺全身在畫圖

遊甘露寺

獨上江山第一峰樓閣多景興無窮波光激灩闌干外
帆影參差夕照中

悼雲浦

去歲亭前會裏賓與君談笑樂青春今年寒食還將近
祇見花開不見君

會南山長老

幾年不見舊文遊今日相逢共白頭憶得故園吟賞處
春風桃李兩悠悠

思親

鬢邊白髮莫相催心憶慈親日幾回昨夜夢魂歸故里
覺來依舊在蕪臺

穹窿寺

石磴盤々上翠微紅樓碧殿勢如飛閒身更欲窮幽絕
法雨亭前又落暉

風雨即事

焚香獨坐石岩房課罷凝神萬事忘夜半忽聞風雨至
曉來無處不池塘

山林清氣集

又三
星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偶成

蕭々秋雨洒衣裳鴈帶寒聲到客鄉黃菊自憐愁裡看
可堪無酒過重陽

石菖蒲

錯節盤根水石間十分清韻少人看尋常花木開還落
惟有靈苗耐歲寒

遣興

竹房深靜桂花天勾引吟懷夜不眠四顧悄然人蹟絕
胡牀對月理秋絃

次韻無文詠蘭

三閭去後誰知己獨展芳心對太陽雖是深林無雨露
開花只作楚時香

靈巖

寺占中吳第一峯昔人曾作館娃宮榮華消歇尋常事
回首殘陽下遠空

蓬底

一片征蓬向曉開野塘春水綠于醅耽吟不覺烟村近
只見沙鷗去又回

余書華嚴既畢邢和卿為作經相因而有贈

山林清氣集

五五星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不假丹青點染工只將水堂為形容要知一切惟心造
盡在平生畫筆中

雲屋圖

選得幽居樂野情巖花長在水長清高人但愛山中住
不覺雲從屋下生

林亭

望月登臨景最清畫闌高處可攀星不知幾度詩人到
好句難教俗耳聽

漁莊

嘯傲烟波遠市塵且將清興寄絲綸衡門有酒堪為樂

聊作羊裘石上人

次韻山村仇先生即事

湖上遊人愛物華畫船春暖換輕紗六橋經營香風細
把酒亭臺看好花

來鴈

泰定甲子臘八前二日閒登小阜忽聞鴈聲
來自東北而旋轉西南徘徊下於中庭因而

有作

鴈自天來世所希中庭馴集兩忘機他時春暖風雲會
六翮高飛任汝歸

山林清氣集

五五星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去鴈

臘八後二日來鴈忽去以詩餞之

孤鴈飛來固足奇方存野性似投機俄然一舉青雲上
不待三春便北歸

思鴈

鳴鴻既到幽栖地想爾相逢暫息機何事飛來又飛去
不知去後向何歸

自題陋室

青鞋布襪此山翁五彩傳來道是同翠竹為兄芝作弟
梅花相對月明中

醜貌從來性地昏時中克已理常存分明一鏡當軒掛
留取長年照子孫

次韻雲屋八首

竹搖清影上層垣無限春光向小園開偏好花懷舊友
孤吟惟見蝶蜂喧

畫長春靜客來稀獨坐閒牕嬾出扉一縷香銷琴奏罷
月移花影上禪衣

幾回清話對禪牀石鼎茶烹蟹眼湯雲散水流餘別恨
執經何日共升堂

菊花初發別松門學道後、獨羨君謾說街中紅紫開

山林清氣集

五言 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耳邊終日不曾聞

行業精勤識見明雖居塵市蹟常清白雲深處無人到
誰信江湖自有聲

雲房花木喜朝陽時有清風散異香畫靜禪餘無一事
手栽新竹已成行

思親終日與心隨遙望湖山久不歸欲寄一書憑過眼
風高未允向南飛

聞道詩翁占得春梅花新發帶苔痕清香馥郁難遮掩
莫為推敲獨閉門

閒忙

嗟嗟流年滾、中春風披拂草抽芽蒲萄上架花籬籬
又闢新牆護舊松

次韻雲屋見寄五首

正園養道倦清吟日用功夫積漸深時把華嚴遮老眼
從教白髮自相侵

古寺閒房舊作隣松間石上兩閒人向來手種庭前樹
樹已参天幾度春

離情別恨兩俱消老念惟思欲隱樵石上蒼蒲塔下草
春風一度一生苗

林下孤高絕點塵近來吟思更清新形容不在丹青手

山林清氣集

五言 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鏡裏光明照得親

釋子門風慣寂寥一般清味薄雲霄春風滿院花狼藉
誦徹金文日已高

次韻慈西堂二首

老來無念雜安居知足雖貧樂有餘一本華嚴常照眼
道情濃處世情疎

燕景悠、望處賒野梅開偏憶君家手持一串菩薩子
老眼青滕嬾看花

山林清氣集 完

山林清氣續集

錢塘 德淨 乃鏡

除夕

喧聲傳爆竹，守歲生良辰。臘冬冬猶在，燈殘漏未滴。金
花連夜盡，爐篆隔年燒。遙想彤庭下，千官賀早朝。

次顧梅山韵

湘海相知久，吟肩瘦更清。甘心貧益壯，白眼老猶明。酒興
三杯足，詩名五字成。舊居清遠巷，每見極忘情。

次雲屋韵 天恩庚午春

憶昔名題處，君詩字字新。焚香清永日，煮茗對高人。塔
迴樓千尺，房虛徹四隣。西園有佳趣，花木自成春。

山林清氣續集

乙 星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山中見寄次韵雲屋

此身知是幻，掩室自調心。氣定忘冬夏，情親惠好音。舊花
香徑遠，陳夢古房深。寂寞山堂下，一聲清晝禽。

次陳虛生韵

崑山古雄縣，地勝產奇人。眼淨懸冰鑑，心明炯月輪。出言
成典則，處俗絕塵塵。勇向山中住，吟牕日共隣。

西園

飯罷徑行小徑通，竹松深處有清風。數聲出鳥秋光裡，
一帶新鴻夕照中。萍葉編池面綠，藤花高處樹頭紅。

杖藜到此徘徊久，使我吟懷興莫窮。

次韵雲屋一首

金石交遊三十年，與君緣合本天然。瓦爐柏子常同煮，
石鼎溪茶每共煎。山館月明聽夜講，蘿窗晝寂理秋絃。
西園遊賞多佳句，留與人間作話傳。

懷白湛淵因次其韵

禪房寂寂對山林，時聽鳴禽送好音。詩債未償得暫會，
種緣才了始安心。秋清紅散芙蓉錦，露冷黃銷菊蕊金。
惆悵故交零落後，栖霞上隰白雲深。

次鄭子封韵

山林清氣續集

乙 星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懶向龍床挂草鞋，解生通蹟幸和諧。疎鐘扣月登晨殿，
遠鼓鳴廊赴午齋。松放暗香飄迴路，竹搖清影掃空階。
豈知林下居閑者，時把新詩自遣懷。

春暮

雨晴初曉子規啼，飯罷清閒暫啟扉。新種荔枝繁盛盡，
晚生竹筍脫裙衣。鶯聲遠隔暗聲猶滴露，蝶翅紅陳影漸稀。
行向西園尋好句，清暉滿目欲忘歸。

九日

年來七十笑堪誇，九日明朝把酒奉杯面。不浮新綠蟻，
難遣自折舊黃花。看山倚杖羞吹帽，散步尋詩見落霞。

誰信林和慶佳節瓦甌滿進建溪茶

次白湛淵韻

老去還應世路賒客來漫理舊袈裟豈知北塔馳名者曾
傍西湖處士家沽酒留連三徑竹池亭游賞四時多
君二子能傳業身似園方有幾車

宿苗水寶安寺 云順壬申

屈指重来徑九載山中丹碧新然新自襟同樂知隨主
揮毫光華喜故人海樹月明忘有外盆蒲水潔几無塵
幽居雖在雲深處車馬清游總上賓

挽白湛淵

山林清氣懷集

三 呈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歸來三徑鬢邊秋月色亭邊似舊時約說玩花近客
焚香對竹賦新詩聲名老去偏增重文字年高轉更
前華典型今不見春風湖上柳顰眉

大水溪送明長老入虎丘 庚午閏七月廿六日

凌晨一棹出西門四望平田信慘神水上芳塘龜凸背雲
埋老石虎蹲身來年去馬空行跡破屋荒郊少見人願
得波蒼開霽色依前處柳條新

次馮海果韻

賺人世味豈常甜富貴難多不願添夢裏有身知幻影
胸中若可掀髯名難探脫休官早產海浮沈馬行嚴

見說當年曾夜直月明溪院水晶簾

次雲屋韻三首 元統甲戌

辛酉生來七十二間房歛跡媿耆年已知學道為鑽火更
欲調心似理絲冷煖素情惟順命窮通並達豈求天雅
然率尔間言語時向美囊不浪傳

謬罷間行曲徑出落花隨水自沈浮禪閑有款曲難入
最稠漫天豈易收他種藕花思淨境庭前仙桂值清秋
推窗不覺歸來晚又見銀蟾掛樹頭

老來行近上心勞終日爐頭擁麈袍世上但知市南貴林
間誰解慕清高意尊攝受同青眼妙相分明視白毫從

山林清氣懷集

四 呈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此息心捐萬不冒為安識鼓波濤

除夜述懷

目前萬事限於海鳳歷明朝又見新爆竹聲中嗟送臘
梅影影裏喜逢春華運固有千鐘客塵世難逢百歲人
何如勞心空役不若著意散步閒身

歲暮次韻雲屋

歲暮寒窗梅蕊新蒲團穩坐樂天真豪門固有紅爐
香不似煙霞物外人

別善照長老歸山再寄二首

片雲才起雨傾盆終日連陰海氣昏游子不來山下路

酒旗移入水中都

山行漸覺起西風
頃刻清涼絕遠空
致爽園前觀野色
僧房多在柳精宮

雪村圖

塞驢曾策看梅花
目眩瑤光望處賒
一片朔然銀世界
不知移入五君家

苗水會術士王耕隱

苗水山中識隱論
子平三命舊曾聞
有人同著掌中事
八字分明說向君

次歲暮韵

山林清氣懷集

五
星
鳳
閣
正
本
趙
某
泉
手
鈔

搖梅出塢值天寒
又見流年鳳歷殫
但見老來身更健
滿頭白髮豈羞看

遣興

安居寂掩山房夜
半窗風起嫩涼池
內藕花開已徧
庭前丹桂又飄香

詠梅

玉骨冰肌獨占魁
風前臘後暗香來
百華未白春消息
於重南枝帶雪開

詠物次韵宏父五十二首

詩
在
五
十
二
首
一
首
已
錄
其
餘
未
錄

白牡丹

仙子尋芳駐寶車
風前玉蕊三三聚
盈同向丹臺上
彈壓羣芳第一華

桃花

夭桃怒放正春風
野店山村處處紅
紅漫說武陵風景好
綠羅窗外屬詩翁

碧桃名

山寺碧桃清更佳
游人到此莫矜誇
玄都縱有花千樹
爭似多媒隱者家

杏花

遙望枝頭一片霞
杖藜徐步日初斜
只因移自仙家種
彈壓尋常陌上花

山林清氣懷集

五
星
鳳
閣
正
本
趙
某
泉
手
鈔

李花

日照群英雪滿枝
清香猶滿滿出蹊
他時結實成珍果
應有詩人采筆題

梨花

月色依依相共明
擬將韶管寫瓊英
臨階一盞芳春酒
幾度風前憶鳳城

海棠

海棠雨後色偏濃
日照枝頭血染紅
浪蝶狂蜂飛不到
沉香亭北舞臺風

玉蝴蝶

花到開時玉滿枝。東風吹動欲飛飛。人間荏苒春將暮。
猶自翩翩。未肯歸。

粉米花

玉女風前笑駐車。山林隨分小生涯。豈知寂寞春風裏。
同編一雜糺米花。

錦帶花

濯錦江頭春日種。滿盆出艷更精神。風前飛度飄仙夢。
要伴羣芳作好春。

木蘭花

山林清氣續集
迎春同編最爲枝。未葉先花頗絕奇。昔日曾將標畫棟。
只今芳草滿遺基。

梨花

春來雨已梨花香。日暖山園處。黃待白他時。成子底。
香幽堪助佛燈光。

素馨花

滿目新。綴玉英。本根充實葉青。枝頭可見尋芳蝶。
傍同以何稱素馨。

新筆

自脫襪衣去。古林漸開細葉布。清陰與未動下書佳句。

留与游人自立吟

佛見笑

淡紅淺白色清奇。素著同時蝶滿枝。我六手持曾佛佛。
當時見笑有誰知。

新荷

蛙數喧。四月天山池落。最青錢。天然秀出珊瑚珠。
急雨跳珠不肯圓。

荷花

翠蓋亭。接野塘。鏡奩初啓。照紅粧。目前一片四方境。
鼻觀時聞淨界香。

山林清氣續集

旌子花
簇。出雲芳。蒼菊叢清和天氣。散香風。雅然未結黃金子。
自放瓊英照梵宮。

槐花

綠槐垂蔭境清涼。以樹花開。舉子忙。要路閑門同一貫。
僧窗無事喜時長。

舊春羅

春羅碎。出天工。秀出枝頭。采紅芳。別開時近朱夏。
翩翻兒蝶遠芳叢。

金蓮花

金蓮花

極目娟娟翠帶長
魚依細葉足游藏
花開水面黃雅小
時有清風起暗香

木香花

危欄嬌雪壓枝白
畫窗錦繡惟此是
山家清富貴
春風慎勿苦相催

杜鵑花

落盡羣芳花始盛
靜照出砌夢飛騰
巴山月落陽華計
獨立風前恨不勝

櫻桃花

朱實未成花未落
淑聲出鳥啼苦
數方閑向窗頭見

山林清氣懷集

九星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照眼分明瑪瑙紅

棣棠花

枝頭結萼頗輕盈
芳幼同時憶弟兄
根本久傳塵世上
至今園苑有芳名

紫薇花

一度花開一度新
絲絲滿目正青春
省郎昔日曾相對
似向風前憶舊人

真珠佩

雪佩長條點
鮮明風裏
艷陽天
幾番開遍名園裏
贏得豪家費萬錢

桐花

一樹桐花紫玉英
風前日下正鮮明
曉來紅玉散蒼苔
上落白山房畫錦紫

荼蘼花

出郭春深靜更香
却憐花葉自相驚
風標自是天然別
不似標乘時世粧

芍藥花

嬌紅婢約帶幽香
綠葉迎風日漸長
不學世間兒女態
冶容妖艷作穠粧

金沙花

山林清氣懷集

十星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金沙灼灼照中庭
紅綠交加似錦屏
俗客不識花下語
悄尋塵跡自出聲

松花

綠映日樹頭黃
野澗溪岩撲鼻香
塵世不能語此味
仙家服食可休糧

鳳仙

舍名仙錦出塵凡
根本傳來有幾般
開處自然分五色
風前吹動若翔鸞

雞冠

名標五德頂冠紅
介距崢嶸闢鬥功
枕上未嘗聞報曉

以何獨立傍秋風

白雀花

縐衣練：列羣仙。三履祥雲下碧天。華表柱頭留得化
為山奔舞蹁躚。

黃葵

花染鵝黃心。珠璣高翫。弄朝陽。蓬萊園苑歸無計。
聊向人間試道粧。

芙蓉

粉面桃腮映落霞。秋塘鷺立近晴沙。倚笻一望花如錦。
庭院誰栽方我家。

山林清氣懷集

豆花

白豆牽藤花滿籬。深秋結實有佳期。山家日染清供。
摘取並茶恰應時。

蘆花

淅淅西風葉戰霜。月明天氣已淒涼。漁翁釣罷尋魚處。
却把扁舟隱淺藏。

芭蕉

風拆芳心未倒抽。山房多種伴清幽。無端雨打蕭蕭葉。
添日窗西一夜愁。

桂花

花神拆破樹頭黃。吹落蟾宮桂子香。乘此清風明月夜。
且吟佳句賞奚囊。

百日紅

豔：觸著樹枝頭。花自鮮妍葉自稠。教教紅開百日不
妨吟咏送清秋。

敗荷

翠葉霜存半倒池。影涵殘照雨前微。鴛鴦飛到曾來處。
為蓋難堪蔽雨衣。

衰柳

溪邊楊柳接郵亭。秋半垂條葉尚青。幸是年々苦攀
折。豈堪風雨更飄零。

紅楊

陳花誰把臘脂染。同向深冬約更幽。固是不同桃李夢。
枝頭時有暗香浮。

山茶

山茶移入古盤栽。綠葉紅英映碧苔。任是雪霜欺草木。
年々還向此時開。

水仙花

金杯傾側奪天工。況有銀臺間碧叢。不是此花偏異俗。
素從園苑有仙風。

寒菊

湘明玩菊向離邊，
過了重陽別有天。
誰信家芳搖落後，
清香獨占早梅先。

玉茶

移來翠葉護瓊英，
月洗同輕色逾明。
最是宜塵土處，
移來僧舍十分清。

月丹

丹葩灼灼簇高叢，
日照芳心孕一紅。
乃是月中分得種，
開花亦比難同。

臘梅

山林清氣集

十三星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何人鑄就微纖枝，
宛若游蜂凍不飛。
日照檀心開笑口，
清香無數滿書帙。

山林清氣續集完

山林清氣附集

以鏡為淨上人賦

山村仇遠

一片雲空月圓明，
箇中規矩知相對者。
曾修未磨時去垢，
元來淨觀空了不疑。
水邊閒獨立，
照見白髮蒼眉。

雪江徐采

萬象莫逃形，
初出模鑄成。
肯教塵染污，
長守性圓明。
字響推點勾，
絲絲縛注聲。
若真可撥捨，
此更何清。

塵色陳直清

武林山水勝精采，
華高人靜影波萬頃。
清光月一輪，
色空元不礙垢。
若絕無塵旅寓，
從近亦輝然照階。

山林清氣附集

乙星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贈以鏡上人

法栗馮子振

不用冬瓜說苦甜，
入門便覺歲寒添。
點點初落葉，
黃面恰似竹蒲漉翠鬚。
六十年前鏡主伴，
三千里外證華嚴。
羊言若說尋常淨，
夜半相看月一簾。

松山顧逢

淨業一高僧，
襟懷果是清。
無塵能點污，
以鏡更分明。
萬像看皆見，
良工鑄不成。
人心可度，
未易照真情。

是名鏡淨講師房

湛淵白 珽

探老林房世路除塵埃飛不到茶裏西湖草木雅同土北
寺煙霞自一家靜澈白間翻日葉周翰未及春極花鑑
光炯一輝今古身既何須用五車

釣臺鄭 國

幾年布襪與青鞋久欲相尋願始諧出定香銷聽曉講施生
基近鳥窺無自登雲外斜陽塔誰掃凡前三汲葉塔安得
閒身閑笑口石林相對說出懷

寄題水鏡上人房

里人仇 遠

山林清氣附集

二星鳳閣正本
趙某泉手鈔

吳城久卜居歸夢只西湖花木四時有塵埃一點無看徑常
戒酒分少催租老日坐相對壁間蓮社圖

春日重過水鏡上人房

湛淵白 珽

憶昔敲門賦瑞筠庭園佳話又重新屋頭能拓三三徑林下
知幽陸之人聲語何須晉原桑梓還憶楚雲均老師鍊
口心水鏡更把高臺比月輪

附集 完

山林清氣集一卷續集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元釋德淨撰德淨字如鏡錢鼎人泰定天厯間嘗
與仇遠馮子振白珽諸人遊其詩皆五七言律體
又續集僅詩七十六首而咏物者至五十三首格
調亦皆淺弱末有附集一卷皆同時諸人酬贈之
作前有三山王都中題五言律詩一首又一首署
蒙古作亦和王韻蓋卽集中所稱錢蒙古松壑僉
事也

道園集不分卷

〔元〕虞集撰

私藏清康熙四十九年崇仁縣署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道園集無

卷數》提要

重刻道園集序

余垂才時閱法書崇仁伯生
公大元時文士之傑者也他
氏集冠群矣同艱而亦獲一
窺緣慳多是乎今隆

序一

予之魔鹽開卷日少之於
為恨予之豚鬼來者予自
道園集余不勝想憶不自
其初也因告余曰集版之亡
我國甲子歲好古之士幸

其名不顯乎書今之公卿
之孫子之未親厥祖之法徽
傷哉為國幾乎存其一絢
矣何間言之左公天下士也得
於崇正必其要治者其

年一

子性以彈琴讀書為樂其
法名書之各卑其厚幣而
購之是集生所饑渴望耐
也因屬禮吏劉為言廣為之
國藝囊勿計吏覓僻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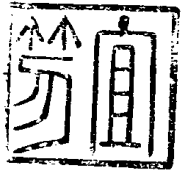
旂曰賢者一抄車至吏曰其
地反命于左曰幸其使吏
召之款于署越及日賢深德
其始付而就錄焉但中為三
所渡河大羊續貂尾一而致

年三

訂之庶幾不致是聲而千里
也至損傳鐫版以廣其傳
賢則以大人而為之序因附是
集以望余曰此是集之存已
猶矣一人之手漸為之故其

不至飽蠹魚而什兵燹者
予也幸也大寶不沒出之
如豐碑之創不遇雷煥而
不先道園之集不獲存於
而亦傳世伏生得信毛氏
是集之信之予即抑傳
之左即是有序

孫少安題詞



重刊虞文靖公道園集敘

崇邑虞文靖公伯生有元文士之錚錚者
所著道園類稿壽世歷四百餘年矣天下
博洽之士往往多有其書况桑梓故地寧
無刊本之仍存者且崇雖彈丸邑固往昔
人文藪也若樂史寰宇記歐陽徹飄然集
虞伯生道園類稿以及吳草廬康齋二先
序一

生諸著作俱流行天下卓卓耳目予是以
至崇以來留意旁搜欲盡得其書而讀之
今歐陽二吳之書已得矣寰宇記之能得
與否尚未可卜而求道園類稿原刊則灰
燼于兵燹不可復見噫使卓然壽世之文
竟失傳於桑梓詎非守斯土者之責歟後
得其裔孫名賢者手錄數冊以爲無貴

乃又獲吳郡葛氏所選一冊亦非選本之全而其同于手錄中者僅數篇耳則脫落湮沒何可勝計哉且二種俱出手錄故字形之魯豕文義之錯謬又不可勝計披覽之下每思妄爲改正焉第傳以已意既恐失作者之真而或異原刊又懼貽博洽之誚所以于字形可正者正之于文義應闕

序二

者闕之校閱既畢始付剞劂庶幾好古君子得善本而校之按其文以補此編之所闕作者之面目自不失也卽不然而使後之讀者以已之意會作者之心而作者之心思仍不沒于人世矣則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亦猶史闕文意耳識者諒不誚予言爲妄也夫至若公之人品學術事業文章

則有信史在有定評在茲固不必贅論云康熙四十九年歲次庚寅菊月九日知縣事文林郎武垣左印詰吉之氏題於崇仁官署



十三

維虞公文集序

斯文與造化功用相彌綸國家氣象相表裏故文人生於世有數文章用於世有時斯言若夸理實然也皇元混一之初金宋舊儒布列館閣然其文氣高者囑強下者委靡時見舊習承平日久四方俊彥萃於京師奎鏞相宣風雅迭倡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於時維虞公方回判曹監容間吾鄙有識之士見其著作法度謹嚴辭指精覈卽以他日斯文之任歸之至治天曆公仕顯融文亦優裕一時宗廟朝廷之道園集

歐陽序

與冊公卿大夫之碑板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山林之人逢掖之士得其贈言如獲拱壁公之臨文隨事酌酢造次天成初無一毫尙人之心亦無拘拘然步趨古人之意機用自熟境趣自生左右逢源各其故自其外觀之如深山窮林蔥蒨鬱鬱莫測根柢鉅野大澤汪洋澹泊不爲波濤試其中則日月之精凝結歲久皆成金珠龍虎之氣變化時至卽爲風雲孰能窮其妙也哉太史夏臺劉君伯溫蚤歲鼓篋從公成均及爲江右肅政使者近公寓邑乃

東公之文將付諸梓書來京師屬玄爲序玄惟李蒙於昌黎子瞻於廬陵皆能知而能言者走豈能爲前人役乎第於公有世契生平敬慕公之文以附著姓名爲幸又高劉君政事之暇敦篤風誼如是遂不敢辭而爲之序至正六年二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歐陽玄序

道園集

歐陽序

虞道園

虞英字伯生朱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曾祖剛簡爲利川路提刑有治績嘗與臨邛魏了翁成都范仲微李心傳輩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詩書論語說發明其義蜀人師尊之祖珏知連州亦以文學知名父汲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崇仁與吳澄爲友澄稱其文清而醇嘗至京師贖族人被俘者十餘口以歸繇是家益貧晚稍起家教授於諸生中得李木魯神歐陽玄而稱許之以翰林編修官致仕娶楊氏

道園集

虞道園敘

國子祭酒文仲女咸淳間文仲守衡以汲從未有子爲禱於南岳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岳真人來見既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集三歲卽知讀書歲乙亥汲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冊可攜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間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傳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仁宗嘗對左右歎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顯擢耳會晏駕不及用英宗卽位序位爲相頗超用

虞英集以憂還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于上遣使求之於蜀於江西集方省慕吳中趨朝則拜住不及見次拜翰林學士俄兼國子祭酒文宗除奎章閣侍讀學士中丞趙世安乘間爲集請曰虞伯生久居京師甚貧又病目今幸假一外任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爲營都王使貴近阿營變傳旨二人者素忌集謬言制封營國公集具稟俄丞相自榻前來索制詞甚急以稟進丞相愕然問故集知爲所希卽請易稟以進終不自

道園集

虞道園敘

二

言二人者愧之其雅量類如此龔伯璉以才俊爲馬祖常所喜祖常爲御史中丞伯璉遊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爲薦引集不可文宗崩集在告欲謀南還弗果幼君崩大臣將立妥歡帖木爾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召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訥答曰刺爲皇太子而以妥歡帖木爾太子乳母失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又名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

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而已伯璉後以月
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元統二年遣使召還集
林歿作不能行至正八年五月已未以病卒年七十
有七集孝友弟榮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已子兄承以
克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撫庶弟
嫁孤妹具有恩意早茂與弟榮同闢書舍爲二室左
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閑右室書邵堯夫詩題
曰邵堯夫世傳邵堯夫先生子四人

道園集

虞道園集

三

虞伯生道園集目錄

序

周易玩辭序

戴石玉著三禮序

戒子通錄序

六書存古錄辨誤韻譜序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鄭氏毛詩序

曹文貞公文集序

道園集

目錄

飛龍亭詩集序

楊叔能詩序

葛生新禾蜀詩序

甘天民詩序

送饒則明序

臨川黃氏後姓譜序

送太平文學黃敬則之官序

國朝風雅序

送墨莊劉叔熙遠游序

易南甫詩序

臨川晏氏家譜序

葉宋英自度曲譜序

廬陵劉桂隱存稿序

曹士開漢泉漫稿序

李梅亭類稿序

陳文肅公秋園詩集序

送楊生序

楊賢可詩序

通園集

目錄

礪谷居愧稿序

丁士英舉遺逸序

送楊拱辰序

洛陽楊氏族譜序

送常伯昂序

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

翰林直學士院曾君小軒集序

范左司松溪集序

送朱德嘉序

送鄉貢進士孔元用序

饒敬仲詩序

送吳尚志序

熊萬初舊雨集序

賢書集成序

會上人詩序

送昌上人詩序

送吉上人詩序

送吳真人序

通園集

目錄

送薛立卿序

送趙虛一奉祠南海序

貞一藁序

皇國大訓序

記

王文公祠堂記

奉元路重修先聖廟學記

撫州路樂安縣重修宣聖廟記

澧州路慈利州修儒學記

新喻州重修宣聖廟儒學記

撫州路重修宣聖廟儒學記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尼山書院記

南軒書院新建藏書閣記

重修張巖書院記

袁州路萬載縣修宣聖廟學記

南康路都昌縣重修儒學記

瑞昌蔡氏義學記

道園集

目錄

屏山書院記

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掌記

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樂安縣重建三皇廟記

崇仁縣重建暨學三皇廟記

分宜縣新建三皇廟記

吉安路三皇廟田記

江西胡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司題名記

撫州路總督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襄陽路南平樓記

撫州路重建譙樓記

崇仁縣重修縣治記

羊角洞天記

青雲亭記

大本堂記

君子堂記

德星堂記

寫韻軒記

道園集

目錄

時中堂後記

謹教堂記

栢友堂記

極高明樓記

環翠亭記

五色石屏風記

御史臺記

天心水面亭記

勅賜玉像閣記

說

海樵說

孟宗魯字說

蕭淮仲父字說

劉彥溫字說

鄧漢傑改漢淳字說

趙孟昌以順字說

易至善字說

平心說

道園集

目錄

傳

王貞傳

陳小炤傳

書啓

荅方仲約論春秋書

荅張率性書

荅劉桂隱書

請吳先生書

慶草廬先生初度啓

同吳先生慶初度啓

賀海南將軍啓

賀原功少監初度啓

除夜以律送歐陽少監啓

荅歐陽少監餽歲

荅原功待制慶初度啓

回胡貢士啓

荅簡西碧餽歲啓

贊

道園集

目錄

趙平章畫像贊

吳宗師像贊

御馬五雲騷圖贊

子昂畫陶淵明像贊

劉源父遺像贊

劉貢父遺像贊

先郡公遺像贊

邵菴老人畫像自贊

孝女贊

宰淵微先生畫像贊

佛母贊

辛澄蓮花菩薩像贊

維摩居士文殊像贊

龍眠華藏變相贊

瑞光塔院贊

達磨像贊

毘沙門天王贊

多聞天王贊

道園集

目錄

八

老子贊

陳義夷先生畫像贊

銘

方床銘

几銘

先君硯銘

題跋

題禮部尚書哈剌拔都兒充奎章閣捧案官

題孝節堂記

題趙秘書景緯所撰知郡王公墓碑

跋陸友仁模金石款識

書王氏草韻後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題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跋御筆除丑閣太府太監

題吳先生述劉伯宣事狀後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題心遠卷後

道園集

目錄

九

書古劍銘後

題和林志

跋真西山畫像

跋大安閣圖

題王忠簡進士謝恩詩後

題朱侯臨智永千文

跋王端明畫像

題故國子司業李公挽詩後

王夫人貞節詩卷

題鮮于伯幾與嚴處士翰墨

題鮮于伯幾小像

跋子昂陰符經

跋陳信仲行卷 二首

題湯東澗與張文子手帖

跋魯祭酒試諸生聯句

題宋諸陵畫像

題陳彥和致樂堂記

題御書奎章閣記後

道園集 目錄

陳彥和魁星圖

題羅氏族譜圖

跋歐陽修孫世興赴都堂審察

題咬住學士孝友卷

題義士卷

題蕭氏官詒

跋謝太傅中郎帖

書仁本堂記後

題米南宮墨蹟

跋晦翁與蔡季通書

題蕭氏家世事狀

題中脣子適壽馬

題黃山谷墨蹟

題宋高宗書便面

跋朱文公白鹿洞賦草

題劉貢父蘇子瞻諸子賡和竹詩

跋紡績圖

跋王逸老草書

道園集 目錄

跋子昂墨竹

跋王贊善遺事後

順菴銘跋

題山谷食時五觀

題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跋所翁龍

題張彬孝義手卷

題吳傅朋書并李唐山水跋

跋晦翁書後

跋歐陽原功瀟湘入景圖

書趙學士經筵奏議後

王維輞川圖

李木魯氏貞節跋

題高宗臨顏魯公乞米帖

孟同知墓誌銘後

題諸公與曹士弘書

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

題程氏遺子元送女詩

通園集

目錄

七

題申屠君墓表後

題了山學士藏永興公墨蹟

跋劉資深墨莊後

跋程文憲公遺墨詩集

題幹羅氏世譜

跋雙井黃氏家譜後

跋曹氏通濟合記後

跋魯氏世譜後

跋劉畧莊世譜後

題書黃子中澄波堂記後

跋柳誠懸墨蹟

跋吳廉使可堂說後

跋宋高親札賜岳武穆

題臨川西源許氏族譜

跋朱先生荅陸先生書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墨帖後

跋子昂畫淵明像贊

跋張方先生傳後

通園集

目錄

十三

題何氏所藏蜀郡名公書翰

題岳武穆墨蹟

題曾歐二公帖

跋黃勉齋所藏醴泉銘

表箋

謝恩表

謝箋

中書省度親祀禮成表

經筵謝宣表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卽位太傅府賀表

翰林國史院賀天壽聖節表

中書省賀元正表

正朔中書省賀中宮箋

上尊號翰林國史院稱賀表

賀冊皇后表

中書省賀皇后受冊箋

監修國史府賀皇后受冊箋

道園集

目錄

十四

建儲中書省賀皇太后箋

建儲翰林院賀皇太后箋

賀登極表

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講畢奏特加薶城董城封贈表

奏疏

奏開奎章閣

制誥

封宣聖夫人制

燕帖木右丞相封太平王制

鄆安大長公主詞頭

封營都王制

營都王夫人

封營國公制

營國公夫人

封寧朔王制

寧朔王夫人

趙平章加官封制

道園集

目錄

十五

封蔣山寶公和尚制

封悟理閒八制

封鑑贊八制

封張真君制

天道教十一祖張真人制

封燕卜鄰知院祖明里

冊文

皇后附廟冊文

皇后冊寶文

明宗附廟冊文

皇太后冊文

謚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壁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

陳文靖公

策問

會試策問二首

廷試策問二首 治原策

道園集 目錄

六

碑文

武衛新建先聖廟學碑

上都留守賀惠熙公廟碑

淮陽獻武王廟堂碑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撒里公惠政碑

崇安縣尹鄒君去思碑

崇仁縣顯應廟中惠侯故漢樂君之碑

碑銘

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牟伯成墓碑

桐鄉阡碑

戶部尚書馬公墓碑

御史中丞楊襄愍公神道碑

大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高昌王神道碑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宣徽院賈公神道碑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賀丞相墓誌銘

道園集 目錄

七

熊與可墓誌銘

林彥栗墓誌銘

張隱君墓誌銘

揭志道墓誌銘

王知州墓誌銘

趙曼齡墓誌銘

汪夫人墓誌銘

胡彥明墓誌銘

曾文公墓誌銘

潁川黃夫人墓誌銘

王伯益墓表

賀丞相神道碑

趙文惠公神道碑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福州總管劉侯墓碑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真定蘇氏先塋碑

潁川郡侯諡文肅陳公神道碑

道園集

目錄

試

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贈夏國公諡襄敏楊

公神道碑

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追封天水郡伯趙公

神道碑

臨川隱士孫君履常墓誌銘

臨川處士吳仲谷墓誌銘

亡弟嘉魚大夫仲常墓誌銘

故修職郎建昌軍軍事判官雷君墓誌銘

劉宗道墓誌銘

李仲華墓表

佛國普安大禪師塔銘

鐵牛禪師塔銘

中書平章政事蔡國公張公墓誌銘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故翰林學士贊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臨川

吳先生行狀

祭文

祭袁學士文

祭潘博士文

祭吳先生文

祭孫履常文

道園集

目錄

五

道園古錄目錄終

道園學古錄

序

崇仁虞集伯生著

周易玩辭序

周易玩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以爲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道雖圓而實則二變乃象之進退占乃辭之吉凶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辭何哉以項公以其玩於辭而得之

道園集

序

一

者筆於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有以玩於前聖之辭而得焉此項氏著書之意也嗟夫天不言生聖人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然卦象未有語言自非明知何以知之中古聖人以其憂患之心因卦立言暢於周公究於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於蘊者後世因得以推見焉今夫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觀於千載之上以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苟得於聖人之一言卽爲天之命已矣

況乎三聖人之言廣大悉備雖歷世久遠遭時喪亂而千萬古而與所謂卦畫者略不可有所磨滅豈非天乎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者志於學者誠不可下此而他求已愚是以深歎項公之爲知言漢晉以來治易之師其言猶有可見而於四聖人之意未知其何如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蓋中興焉邵子以先天心學者爲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極天地之效通萬物之情三聖人以降未之或先而學者鮮或知之周子之圖亦不必求同於易象而理則不二所謂

道園集

序

二

通書者皆所以通乎易者也因卦以立辭者如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之說僅見如大畜等卦當時已不得聞獨賴河南程子親得其宗以其成德之能事附於三聖人之書而言之非直傳註而已也自其學而推之以極其至則天人之際豈有間哉蓋嘗聞之能盡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苟知天矣則天地之故鬼神之事物之理豈待於考索推測而後通之哉程子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於後世學者自有

於聖人也朱子發明象占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云爾故學易之士於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項公實與朱子同時當時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爲教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於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辯咨決焉其遺文猶有可徵者朱項往來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以告之於是項公之學上不過於高虛下不陷於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爲此書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聞內有以

道園集

序

三

及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鑿深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精微之道其書既成而朱子歿矣其學皆出於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也是可以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時學易君子多有取於其說豈徒然哉然而爲是學者自非深求於朱程之說而有所憤悱缺塞則亦不足以知項氏之功也集之壯歲至好此書每取其說以與朋友講習今淮西廉訪僉事幹君克莊好古博雅學道愛人嘗以禮學貢於有司而不及奏有旨命克莊均勤苦數載有人所不能

是皆文宗皇帝臨御開英閣以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見得與論思之次一時謂之得人持節淮壩至於江上取是書於篋俾齊安郡學刻而廣之蓋歎乎學者之不多見是書也不鄙謂集退老林下庶乎困學之不敢忘俾敘其說焉嗚呼內聖外王之學不明於後世而爲治者以其知力之所及而行之不無其效至若上下與天地同流則何有哉昔邵子有言曰學於里人而盡里人之情學於鄉人而盡鄉人之情學於國人而盡國人之情學於古人而盡古人之情學於

道園集

序

四

天地而盡天地之情如此則可以玩辭觀象而得之世有斯人也哉

石玉所著三禮序

治親者廬陵戴君石玉之所編也其意以爲記禮者有曰聖人南面而臨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日治親故禮取爾雅儀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曰釋親二曰宗法三曰服制而親親之道條矣品節之禮辯矣予讀之而歎曰考之於書帝堯則曰以親九族帝舜則曰察於人倫其命契也亦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教敷五教在寬然則治天下者思盡人道以成善治豈有出於此乎今布衣韋帶之士坐

道園集

序

五

誦史書慨然思古聖人爲治之道有取於聖經賢傳善而爲書以自見其學其必有見也夫夫大學之道其極致在於平天下蓋其素講者如此又何疑也夫親親之名立內有其序外有其別禮可得而行矣名之不力則或昧於一本之迷於疏戚之辨認於愛敬之節溺於鄙俗狎昵之私此犯上作亂之所由起也治親而首釋其名可謂善矣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宗法可得而行焉秦人壞封建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如先王之制故宗法不得

行而士無田不可以祭則烏在其爲宗乎爲士者猶

然况庶人乎是故學者辨其說而傳之可也石玉所謂君子行其意者庶幾得之若夫服制之說今所叙列先王之法時君之制先儒之說可謂條矣予竊有慨焉喪服者所以著其哀所以稱其情也世俗淪降不能三年之喪者多矣又何細小功之足察乎雖然君子之爲道也亦教之以孝悌而已矣五十而慕庶幾有聞大舜之風者焉則其立制也常欲節其過以勉其不及焉則凡石玉之所序者可考而通之以就

道園集

序

士

其可行者矣噫論至於此亦不過辨其說而傳之云爾不亦悲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爲人上者不有躬行心得之君子孰能與於此哉方今聖明在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王大臣能獻其書以就一王禮樂之盛千數百年之間戴氏復以禮顯不亦偉歟

戒子通錄序

愚嘗聞之人受天之命以生亦循子之稟父命而行也君子畏天命而不敢違猶孝子之從父命而不敢悖事天事親其致一也人之事天而不求於事親則不可以爲人子之事親而不足以事天則不可以爲子是故父命卽天命也同一至仁而無私者也然而天不能爲諄諄之誨也知命者觀乎風雨霜露之迹變化消息之故而得之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庶幾奉以周旋者乎故曰富貴福

道園集

序

七

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莫非惟其所命而順受其正者也事親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夫親之於其子也蓋無不愛焉欲其善良欲其賢智欲其福澤長久而不欲其克惡愚不肯不欲其困乏短折其心無有異者語曰厲人生子夜而求火是欲其子之善者至於凡庸盡然况中人以上乎是故愛之至則慮之深知之明則言之切或因其材或因其事或抑其過或勗其不及或正其偏或定其是以啓迪其所未知而增益其所可進雖人品不同而立言

遠近淺深頗異要其指歸皆愛其子而已矣天理之公孰有著於此者乎昔靜春劉先生輯凡爲人父者之戒其子言載書傳者以爲戒子通錄意其所以謂之通錄者豈不以天下之爲人父者各以其愛子之心而爲之戒天下之爲人子者皆可因其所愛而省念之如聞其父之命親在求諸容色辭氣之接而不能盡也卽此書以充其所未達親歿思其精神志意之微而皆不及聞也卽此書以徵其所欲知一語然動靜無非受命於其親者矣天理寧有間斷乎集嘗

道園集

序

八

得其書而敬愛之服行之明不敢後也它日至臨川劉氏之族在金谿者多賢俊每舉其先世遺書相示僕慨然問之曰戒子通錄亡恙乎有曰微叔熙者對曰是吾世守以保族者也敢忘之乎集曰子之家顯且二三十年豈偶然乎蓋又聞之孝弟之順德視犯上作亂之惡其間之相去甚不相似也而有子推兩端之極於一言之間豫章羅先生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而陳公了翁推致之曰亂臣賊子之起常始于見父母之不是烏乎不受命之害至於如此三君子

之言所以有功於萬世名教者也而忽焉者不足以知其言之有功也必有觀乎此書而用力焉則能惕然恐懼而所以盡心於事天事親者矣予盍刻而藏之儆曰諾明年以成書來告因請題其說云

六書存古錄辯誤韻譜序

古者以六書教小學是童叟已通習六書矣今有皓首而未遑究之者何望於孺子乎秦法學童十七誦篇文十九試八體乃得爲吏書不正者至尙書舉劾之後爲政者不復用此律官府孰與正之哉叔重存說文解字之書於漢陽水發義中興篆書於唐後學蓋亦希聞矣宋初徐騎省兄弟能倡明其說著爲繫傳有通釋部敘等篇許李之舊考辨推充與深衍博可謂極矣其後 吳興張謙仲著復古編亦號簡要

交溱鄭獻仲大發類例義旨於二十畧之一學者可以觸類而長矣至永嘉戴氏父子三世所著六書六書之外設疑一條以識不可強通者近世書法之要論也國家至元中秘書少監魯人楊桓武子善大小篆所著六書統以詔書刻之尙方多出已意篇帙浩穰刻梓在尙方學者莫之能究觀焉獨徐氏常又以爲古法皆俗秉筆操觚者要資檢閱而偏旁與密不可究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乃令楚金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便於檢討聊存訓詁無極

其他則其爲後學計可謂詳盡今瑞陽學官亦刊五音韻譜然聲韻所協乃偏旁之本文學者檢尋未爲省力則未知何爲而作也鄱陽吳正道年五十餘世爲儒家深好篆法既著六書淵源字旁辨誤又著存古辨誤韻譜故翰林學士吳公見而喜之親作兩書兩序噫吳公豈輕許可者蓋其字旁辨誤之說既考之諸家而舉其要用工固已深久而韻譜之書徐氏舊作直載其字而已蓋不更加於辨誤而張鄭戴之辨又不得以切韻尋檢是以正道有辨古有存古具

道園集

序

十一

見於切韻相從之下視徐氏爲後出而益詳矣惜刊未成書而吳公歿無名公大儒力贊助之故久未克完也往者鶴山魏公嘗以篆法寓諸隸體最爲近古而近時豫章熊先生亦用之吳公又直用篆法而結體加方云耳然學之者無所講貫則寧無差誤爲俗隸媚好反病之乎於此得正道之書則思過半矣且魏晉以來善隸書以名世未嘗不通六書之義不通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爲善書者乎吳興趙公之書

善名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書之真僞吾嘗以此辨之世之不知六書而效其波磔以爲媚誠妄人矣然則正道之書豈直篆者有益欲爲隸書亦必有取焉是其不可少如此必有博雅君子如吳公之喜之而助趣成之

道園集

序

十二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鄭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家是以尙焉唐啖趙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爲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爲多而其所爲傳用意奧深非博洽典禮於舊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嘗竊求於先儒之言以爲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以有求聖人之意而無傳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爲難知者始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奸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內修之未脩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

道園集

序

十

道園集

序

十

天下之事必可以爲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當行下以啓天下人心之所从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如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此也然其爲學博極群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爲說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掇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旣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命德討罪之嚴無以答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克寬德輔以是經舉於浙省其歸養也能以胡氏之說發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志父詳敘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爲善學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猶有望也

鄭氏毛詩序

聖門之教人蓋以詩爲學矣孔子說蒸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曾子之所以終身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子之所以說詩也是以程子之於詩也嘗點掇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

道園集

序

主

夕歌之似當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於詩將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優游厭飫詠歎淫佚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先儒君子知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於言者豈非有得於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說自有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於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詩獨存言詩之家千載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轍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存其首句譬諸

道園集

序

主

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流通沛如江河後因以先而攬之而水之源流達矣亦有其時也至於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屏去大小序別爲一編存而不廢以待攷辨卽經以求其故自爲之說而天下學者從之國家定以爲是然後其說與聖人之言詩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集之幼也嘗從詩師得鄭氏經說以爲大序不出於子夏小序不出於毛公蓋衛宏所爲而康成之爲說如此心竊異之欲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僱員勸誦有阿魯灰叔仲自守泉南入朝爲同官始得其錄本而讀之見其說風雅頌之分蓋本諸音節之異於比興賦也訓詁多得之說而爲序者掇拾傳會以愚惑後之人鳥獸草木之名天文地理之說或疎或謬非一端也此處發有闕誤剖析訓詁之舊痛快决裂無復餘蘊向之所謂纏繞穿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去而不得終卷也蓋竊感夫鄭氏去朱子之鄉若是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閭交錯而不能通見於一時何哉雖各自爲說而多同者豈非閩多賢人學者

老於山林嘗有其說未達於外而兩家各有所平
將二氏之卓識有以度越前人不待於相謀而有合
乎世遠地廣未之有攷也西夏幹公克莊常以禮經
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考官見其博瞻疑不敢取而
朝廷知其爲明經之士其僉憲淮西也以項氏易玩
辭足補程朱之遺論於集也序其說而刻之自南行
臺而貳閩憲也以爲閩在山海之間豈無名家舊學
諮詢之暇思有以表章之于因及鄭氏之詩即使錄
以來示且曰果可傳也略爲我敘之故著其說如此

道園集

序

七

又曰求諸鄭氏之子孫夾漈之手筆存其書五十餘
種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末奉旨閱海貨於泉
南觀於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馬公別歷
清要出入臺省席不暇煖未及如其志而歿泰定中
故太史齊公履謙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刻
而傳之太史還朝不一二年而歿亦不克如其志二
家皆有子弟安知無能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
書摹印成市成邑散布中外極乎四海其間亦有謬
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者觀風使者得以正之而移

其工力於博洽有用之說則在於今日矣

道園集

序

八

曹文貞公文集序

我國家龍興朔方金源氏將就亡絕干戈蠶起生民
塗炭中州豪傑起於齊魯燕趙之間據要害以禦侮
立保障以生聚以北嚮於王師方是時士大夫各趨
所依以自存若夫禮樂之器文藝之學人材所歸未
有過於東魯者矣世祖建元啓祚政事文學之科彬
彬然爲朝廷出者東魯之人居多焉典誥之施於朝
廷文檄之行乎軍旅故實之講乎郊廟赫然有耀於
邦家至元大德之間布在臺閣發言盈朝所謂如圭

道園集

序

七

如璋令聞今望而顙顙叩叩者焉集東書游京師猶
式望前輩之一二而三四十年以來求文獻于當時
邈乎遠哉有不及獲見者矣其所存者其爲文章言
語之可見者乎故魯郡曹文貞公起於漢泉受業於
莒齊李公受知於信齋馬公起自儒官宦游東南歟
歷臺省聲譽藉甚每其來至京師集嘗得與清河元
公復初汶上曹公子貞諸人有往來之好焉未嘗不
歎其意氣之宏達議論之慷慨而文物之雍容也嘗
文宗起故老於休致之餘記文儒以風紀之重集

新筆史館而歎慕焉歸田以來歲月逾邁乃從其子
南行臺照磨復享得中臺所命刻文貞諸詩以見示
俾識其言焉讀其墓碑論議慨然千古之隔觀乎張
歐蘇之序 感乎一代之盛衰 不敏其何能贊
二辭於其間哉雖然窮鄉陋邦之遠聞天下之偉人
而莫之及也獨得其詠歌之緒餘以觀其性情之所
在觀其敷歷之所至而知其行事之所著傳曰誦其
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君子將有徵於聖朝
文章人物之故其必於此而取之也乎

序

飛龍亭詩集序

古之言詩者自其民庶深感於先王之澤而有所發
焉則謂之風其公卿大夫朝廷宗廟賓客軍旅學校
侯甸采衛宴享更唱迭和以鳴太平之盛者則謂之
雅飛龍之亭我文宗昔游之地也臣民咏歌何有間
乎然而中外大小之臣因登覽斯亭而有賦者是在是
四方遊士與凡民俊秀之覽觀而有賦者亦在乎是
大元興萬壽宮佳持勅賜盧白先生陳寶琳既以言
意作新斯亭又取其風雅編刻於亭下所以繫千載

道園集

序

卷

之思者不在是乎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詩者文
之最深而風雅者又詩之盛者也文皇帝 功盛德
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若其治化之精微思慮之熙
廣蓋不勝紀焉然而書諸簡冊者闕不如見於咏歌
者之悠長告於神明者嚴不如播諸臣民者之周浹
然則所謂飛龍亭詩集者山林畎畝之士不忘其君
於無窮者其在斯乎次第成編而某爲之序

楊叔能詩序

人之生也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以治乎居處飲
食之具外有嫺戚州閭之好上有公上貢賦之供因
其常也然而氣之所稟也有盈歎治之所運有治否
而得喪利害休戚吉凶有頓不相似者焉於是處順
者則流連光景而不知返不幸而有所嬰拂飢寒之
迫憂戚之感死喪疾痛之至則咨嗟號呼隨其意之
所有言之所發蓋有不能自揜者矣是故有知其然
而思去之者則必至於外其身以遺世不與物接求

道園集

序

卷

生息於彛倫之外庶幾以無累焉然其爲道則亦人
之所難者矣蓋必若聖賢之教有以知其大本之所
自出而修其所當爲也事變之來視乎義命而安之
則憂患利澤舉無足以動其心則其爲言也淡泊而
舒遲闊然而成章是以君子貴之于行四方求之而
未之見也又求夫昔之人有詞章之傳而合乎此者
必取而諷之以寄千 意焉然而亦鮮矣臨川危太
僕與其友豫章楊顯民以其族叔叔能所爲詩一
編以示予觀其所游不遠荆楚數百里之間觀其所

慕則千古高尚之士淡然有餘而不墮於空寂悠然
自適而無或出於傷怛遇若蟬蛻汚濁與世略不相
干而時和氣清卽凡見聞而自足幾乎古人君子之
遺意也哉吾嘗以此求諸昔人之作得陶家焉則陶
處士王右丞韋蘇州柳子厚其人也蘇州學詩於樵
悴之餘子厚精思於竄謫之然後世慮消歇得發
其過人之資高世之趣於寬閒寂寞之地蓋有懲創
斷絕而後至於斯也右丞冲淡何媿於昔人然而一
旦患難之來遽失所守是有餘於閒逸不足於事變
遺圖集 序

葛生新采蜀詩序

吾聞廬陵之文溪生息繁夥其俗好遠遊不間於稚
壯強艾也特其志尙之不齊則執業有懸絕者矣葛
生存吾蜀曰今天下車書之同往昔莫及吾將歷觀
都邑山川之勝人物文章之美使東西南北之人得
以周悉而互見焉且夫風物之得以宣通咏歌之易
以傳習則莫盛於詩緣古者采詩之說而索求焉乃
沿豫章汎彭蠡上九江浮游湘漢之波遠遡三峽至
於蜀都而止焉名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數年得詩六
百餘篇歸廬陵將刻而傳之吾鄉之人知予以老病
歸田寓耒耜於江上託生相問勞而保寧賢帥大夫
鶴野蕭侯存道又手爲書僕予序夫六百篇者予不
敢辭也而生抱數鉅帙欲予有所去取其間則僕不
敢也生往返萬里而得之且諸君之屬生厚矣何敢
有所擇乎集之去鄉久矣親戚故人之別遠者二十
餘年近者亦五六年一旦因生盡得其詞章而誦誦
之以詭其門人子弟唯恐不足豈肯抵玉於崑岡璞
珠於合浦者乎生宜無憚於煩也烏乎吾蜀文學之

益自先漢至於唐宋脩載簡冊家傳人誦不可泯滅
宋南渡以來蜀在斗絕一隅之地然而文武忠孝之
君子禮樂文物之懿德行學問之成立功立言卓犖
暢下至才藝器物之類其見諸文辭者亦沛然非
它州之所能及矣喪亂以還廢軼殆盡集雖嘗從父
師聞一二於千百蓋亦以微矣微而後著當在斯時
其有以鳴乎國家之盛大者乎生之所采識者有以
見其端矣生其亟成書以西報諸君子乎僕在禁林
時嘗與蜀學者史君秉文言將謀築於滄江故居之
道園集

序

王五

甘天民詩序

岷山導江合衆小流千源萬派其水盛矣見東於三
峽出夷陵而後得衍曼徐行滔滔汨汨至於海而後
止蓋自夷陵而始得志焉今夫才智之士懷抱利器
鬱鬱不見於用一日如水之出夷陵豈無其時哉豫
章甘天民雄於文盛於氣中年僅得爲夷陵學正人
或病其地幽僻而天民怡然就官書滿而後去是夷
陵者不特水之隘至此而伸安知天民不如水之自
夷陵而遂伸乎長風揚瀾一日千里吾知天民之利
道園集

序

王六

送饒則明序

吾聞則明之曾大父神童君幼穎異有太名稍長與
主一張先生洽爲友婿於豐城范氏明春秋之學未
及顯而歿及則明之父好史學家藏書萬卷內附初
散軼無存者乃盡力購求一二十年之間史官之書
行於世者掇拾畧備爲閣以度之手疏其目以見得
書之難則明承世業接見聞於父兄材可以適當世
之用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曰吾郡世爲儒官有婁
氏饒氏皆有鄒魯之質行學術雅正守醇謹而不變

道園集

序

七

然未甚顯於世近年婁氏稍有仕進者而饒氏猶遲
之其在則明可以仕矣今則明除韶州儒學正將之
官吳公之言驗而不及見之矣乃求贈言於予噫昔
者夫子嘗使漆雕開仕矣使之仕必可仕者也吳公
許則明以可仕其必有所試哉夫春秋道名分實
性之書也 上下弗辨則民志不定亂之所由生
也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分立則王道
行矣此教之大者也夫古今治亂之迹不放則無以
極事理之變通又史學之不可不講也則明持其家

學而佐其長以爲教焉信乎其可仕矣窮鄉下邑無
良師畏友以相發明君子憂之而爲之計則明所持
以往者如此尙何疑哉昔唐相國曲江公實生是邦
人材之出初無方所則明毋忽而薄之也今曲江宰
長沙趙君故信國諸孫與予有世契試出此而共詳
之

序

臨川黃氏復姓譜序

臨川黃大明以其高祖昌游氏而不能自歸也始復爲黃氏嘗無子以其弟爲子後知其不可也仍其弟之次更以弟之子爲子而心始安焉自著譜以傳諸子孫而未信於人夫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以爲子自高祖至於大明之身其爲三年也多矣父子兄弟之間心有所未安必求其安而後已大明其知禮也哉夫異姓不可以爲後弟不可以爲子天理民彝固當然也是以昔者別氏於其族者有之蒙他人之氏者無也有國者兄歿而弟及有臣子之道焉直以弟爲子者無也而後世有是者其始蓋出於率情徇利而天下之爭端起矣故君子慎之而小人勿之察也是故爲政者因世之有是事也則爲之條制而防閑之卒亦莫之止也若大明者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

道園集

序

手

送太平文學黃敬則之官

至元甲申歲集從先人始來僑臨川之崇仁時內附未入淄萊李忠愍公方領軍定江右鎮豫章鹿泉賈公以文臣爲使奉詔分閫綏撫其士民思有以畏服衆志而安定之起文雅通練之士知名一時者以樹民望故宋進士之在崇仁者猶十數人衣冠甚偉獨宗正寺簿思梅黃公爲諸公一起爲之賓客氣象論議多所感發旣而河東劉公伯宣來爲按察使與其同列具書幣遣使者禮延公於洪學親聽講說焉

道園集

序

手

劉公則許文王高第弟子經學節行方正嚴重其爲此舉也風厲激昂四方聳然歲丙戌寺簿公歿忠愍元子龍川公以世家仍鎮其部歷階省府賈公劉公子弟之往來於洪者皆以其先志求寺簿之子浮山君開館塾而禮貌之中川趙公樸隱持節再至與君處無一日之而李氏之子孫至再世皆稱門生弟子君之生平客授之日多於居家矣龍川以平章出繼當與翰林集賢薦君而僅一拜文學之命而君不屑也使具子仕爲學官則敬則也敬則自浮山

趙太平需次者五六年恬然以居略無躁急之意是以學者稱焉仍改至元之五年孟夏之吉敬則來告曰有人自太平來趣治其學事求一言以贈焉集爲與坐而告之曰世祖皇帝以天兵臨鄂渚之歲歲在己未我先尙書解組永州道過崇仁爲姻戚以留始識寺簿公寺簿公登進士第時寓寓我尙書臨安之別第而我先叅政少寺簿十歲甲申之來得相從者三稔矣我先人涪湛田野簞瓢屢空不求聞達浮山君友道崇篤每爲諸侯大人稱誦之趙國董忠宣公之延敬先人則君與清河元文敏公實啓之也及忠宣還朝先人卽歸田舍浮山君亦漸倦游相處東西家始終無間言人以爲有古君子之風矣延祐己未先人卽世浮山君年已六十視集少十三年待之若稚弟焉及集再召還朝而君沒矣旣老而歸君已不可復見賴敬則之家居也時有遇從之樂今出而服官政集得無言乎集嘗聞諸鄉之遺老云敬則曾大父梅窓先生方盛年之與敬授近郊之巨室有夜有求見魯男子者先

生絕袖扶闕而走失道墮巨浸中衣絰水柳而止聞有人聲相呼云此人子登科謹護之且乃得解而歸家人惟問之不荅也而館人或歎其事而洩之後三年丙申而寺簿公生造物之報卓行君子昭昭如此可不懼乎可不敬乎今內附且七十年寺簿公之名德雅望浮山君之清才懿學再世積累慨被其子孫充碩盛大方殷而未央也可不知所自乎夫善必積而後成必非一事而可責報於天也然而一念之烈其發之不可遏若是此孟氏之論學所貴乎擴而充之者也吾敬則橫經於其堂以其祖父之所教而教人者予豈足以盡知之至於善端之發確持而不變勇行而不紉者尙有以廣君子之澤哉子行矣予待子於蓬華之下三年而歸有以爲告焉采石之上我有先忠肅公遺廟在故人覃懷薛公超吾守郡時爲起斷碑於草莽而植之誼不可忘也集過祠下又已六七年子弟之至者亦一二年矣敬則經行寺爲集省其庭栢階草焉

國朝風雅序

夫欲觀於國家聲文之盛莫善於詩矣類而求焉是爲得之昔者延陵季子見詩與樂於中國心會意識如身在其時而親見其人蓋以此耳梁昭明著文選其詩不必出於一時之作一人之手徒以文辭之善惟意所取而已然數百年間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習或取此以爲學則已微矣河汾君子有意於續經漢魏之詩殆必有取然而其書不傳蓋非偶然也蓋嘗聞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道園集

序

書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邵子亦曰自從刪後更無詩蓋知聖人之意爾昔者盛時學道之君子德業盛大發爲言詩光著深遠其小人蒙被德澤風行草偃變化融液莫或間焉此所以一言可蔽之曰思無邪也此所以王者之迹熄而後詩亡也此所以刪後之無詩也國朝之初故金進士太原元好問著中州集於野史之亭蓋傷夫百十年間中州拔蕩人物凋謝文章不槩見於世姑因錄詩傳其人之梗槩君子固有深閤其心矣我國家奄育

道園集

序

書

三光五岳之氣全敦古醇厚之風立異人間出文物燦然雖古昔何以加焉是以好事君子多所采拾於文章以爲一代之偉觀者矣然而山林之士或不足以盡見之百年以來詩文之輯錄蓋多有之然雖多不足以盡其文或約而不足以盡其意亦其勢然也監察御史前進士燕人宋聚顯夫在史館多暇其所會梓開國以來辭章之善多至數十大編自草野之所傳誦亦皆載焉庶幾可以爲傳而傳寫之難四方又有不得盡見之病矣建陽蔣易師文著國朝文雅三十卷而以保定劉靜修先生爲之首許文正公繼之終之以襟編三卷庶乎其有意焉嗟夫若劉先生之高識卓行誠爲中州諸君子之冠而許公佐世祖成治道儒者之功其可誣哉若師文者其可以與言詩也夫十卷以上諸賢皆已去世而全集尚有可攷如臨川吳先生之經學具有成書其見於詩者泰山一毫芒也窮鄉晚進尙繇是而推求之乎十一卷以下諸君子布在中外夫君子之爲學苟不肯自止則進德何可量哉竊以爲未可距止於斯也至於

持不足之資以應世用老歸休退而求其在已者
尙歎然其未能也片言隻辭何足以廁於諸賢之間
哉亟除而夫之則區區之幸也

送墨莊劉叔熙遠遊序

元統甲戌予自史館歸僑臨川後清江墨莊劉氏賢
子孫之分居金谿者得見其先世遺墨遺事與群賢
交游之翰墨蓋三歎其文獻之懿久遠而能使人不
忘也其後叔熙氏歲登華蓋山必及子門予嘗與叔
熙論其家書因及靜春戒子通錄實有助於名教恨
其書不大傳叔熙曰諾有家藏舊本當刻而傳之一
年而書成宗族鄉黨愛而讀之遠近學者願得之臺
省有知其書不遠千里使人求之信乎錫類之不匱
也叔熙又謂予言族人諸父昆弟願合其財力先取
公是公非兩先生之文而刻之而公非集頗有遺脫
將訪而足成之故綴此日叔熙又及子門以自清江
至金谿族譜及侍讀以來所與歐陽公王荆公眉山
蘇公昆弟南豐曾子固之書與劉氏相關者及并靜
春與諸子所往來錄爲三巨編爰言誦之慨思
古人之不可復見也予早辭親游京師館授以受業
每懼夫於道未有聞也至於古今記載名物制度之
類又皆空疎不足以酌應觀於昔者斯文之盛有歐

王蘇曾度越前代而侍讀公兄弟父子博學洽聞森然參著於其間聲望畧等何其盛哉故予每執筆落然博雅之士未嘗不歎息劉氏於二百年之上也往昔承乏事文宗皇帝於延閣清燕之暇曲賜延對訪問故實著述文字幾無虛日於是時也則前日所媿於是益深承詔讀進士對策於殿廡得劉姓粹中劉開門庭諸君之文而奏之後知其賜官廬陵臨江因告以其說而囑之曰劉氏之書惟春秋意林及三傳權衡刻本在學官而所著傳尚闕其他成書者猶十

也至仁宗時

予方在奉常嘗因

延中而言諸朝曰三史文書固各遼金爲甚故老且盡後之賢者見聞亦且不及不於今時爲之恐無以補上意典領大官是其言而亦有所未逮也天曆至順之間屢詔史館趣爲之而予別領書局未奏故未及承命間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蓋互以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今當三家各爲書各盡其言而覈實之使其事不廢可也乃若議論則以俟來者諸公頗以爲然然每思史事之重非有歐公之才識而又得劉公之博洽以資之蓋未能有成也予聞前輩言渡江後眉山李公仁父就蜀置局著宋通鑑長編而北兵卒至盡亡其書走至東官多迫懷以成書凡數百卷是可以追及劉氏者歟宋 禮部王公伯原最强記而我從大父秘監公與之齊名予不及見王公秘監公蒙世祖特起之任以輿地之事今其書在秘書予幼時得豫章布衣孫 吾每得書覽記之不忘又能參錯攷定是非每有問必舉之終其篇蜀人范大有亦善記嘗言幼在蜀從予先世得盡見六經緯時爲予讀一篇予時尙小不能通其說時范年已七十

矣其後同朝友侍講四明袁公伯長蓋學於王氏
得其記言之要而泰定執政東平王公繼學見書輒
記無復再覽領政事省朝省吏牘過目無所遺皆異
材也然今惟王公在耳此予之所親見者也朝廷必
欲成一代之言不有如此數君子者其克有濟乎戊
寅春叔熙來告別云將遊觀山川之形勝封域之離
合攷古人之遺迹風氣之變通習俗之升降文史之
遺闕皆子家學之能事也以予之清通明敏因以肆
其學問而資其見聞今聖明在上必有述作之事如

道園集

序

卷

圭如璋令聞令望濟濟之多詎可遺名叔熙者乎

易南甫詩序

易三百篇之後楚辭出焉西都之言賦者盛矣自魏
以降作者代出制作之體愈變而愈新因唐之詩賦
有聲律對偶之巧推其前而別之曰古賦詩有樂歌
可以被其樂府其後也轉爲新聲豪於才者放爲歌
行之肆長於情者變爲傷淫之極則又推其前者而
別之曰古樂府時非一時人非一人古近之體不一
今欲以一人之手成一編之文合備諸體而皆合作
各臻其妙不亦難乎高安易君南甫示予以賦若詩
一編盡具詩賦諸體不蹈流俗有爲而作辭不苟造
蓋聞南甫之居則康樂之故地謝公之所封而嘗游
者也林泉之日長山水之興足有得於昔人之流風
餘韻是以能然也哉今夫江河之行湖海之浸或爲
驚濤巨浪之壯或爲平波漫流之閑一窪之盈一曲
之勝其所寓不相似而各有可觀者焉以水之同出
一源故也善賦之君子又以其非常之才有餘之興
隨所遇而有作焉何患乎衆體之不皆妙也固哉予
昔之言詩乎蘇子山言其兄子瞻平生無嗜好以國

道園集

序

聖

史之先而文章爲鼓吹老亦棄去顧獨好爲詩耳嗟
夫子豈敢擬於古之人哉會有耳目之疾有困阨而
無所適觀有鼓吹而不能以自樂而心思凋耗亦不
復能詩徒使弟子誦昔賢今人之詩以自娛焉南甫
之所以患我多矣然南甫之意豈徒然哉予以少也
亦嘗執筆而學焉聞諸同志曰性其充也情其通也
學其資也才其能也氣其充也識其次也則將與造
物者同爲變化不測於無窮焉詩賦云乎哉斯言也
南甫以爲有可採乎

序

序

序

臨川晏氏家譜序

臨川逍遙峰福勝院主僧師吉以所修晏元獻公家
譜相示深歎其以爲委身於釋氏而不忍忘先世之
疏闊因其族兄某得其譜系而敘錄焉按其譜自師
吉上距於元獻八世距尙書公六世按元獻公九子
尙書則第八子之子尙書六十三而歿而尙書之子
生三歲而孤是以師吉之系歷三百年而才八世云
爾宋之南渡秦檜專政誤國胡公邦衡慷慨一疏當
時偉之至今讀者猶憤發有生氣豈知尙書之疏尤
深切著明憂思治法無不畢備世臣之言固當然乎
而學者鮮得見之然則國史有尙書之傳今又幸於
私記敘譜而見之也君子之言其不可泯也如此乎
予昔待罪國史嘗以職事求於先宋之故家遺記得
燕山寶公儼賈公昌朝之後人皆爲貴官於國朝傳
系可徵而譜牒遺逸矣最後得閩中陳丞相克咨兄
弟諸孫之畱居鄭州者子孫之分居東平曰某爲御
史來求先塋碑而得其譜之畧故宋盛時若呂申公
曾文公富鄭公曾魯公司馬溫公樞密韓家子孫南

渡後仕宦功業猶可攷見內附以來邈乎無所聞於四方聞曾氏有子孫在泉南數十年前北方曾氏有仕於南臺者至泉南以世嗣求拜其家廟者

莆田陳氏之裔孫 爲子云而今亦不可攷矣及子歸僑臨川郡之大族樂侍郎史後人尙多而未嘗見其譜王荆公子孫四十年前在金陵嘗見一二人今祠下亦有一二人耳而晏氏之子孫莫盛於尙書八世之後乃有去爲釋氏若師吉者凜然思其宗家幃累其家世行事歲月如此賢者之傳固當有見於後

道園集

序

聖

世矣又聞王岐公子孫有官撫州而雷居者於外孫李氏字又得桐木韓氏之譜於其諸孫之曹居臨川者南澗公爲之序者也故家之子孫數世之後降替雖不可知予於晏氏之譜有不勝感歎者思古人以既往望喬木而遐思故書此而歸之

葉宋英自度譜序

三百篇皆可被之弦歌或曰雅頌施之於宗廟朝廷關雎麟趾爲房中之樂則是矣桑間濮上之音將何以用哉噫歌末言聲依永律和聲蓋未有出乎六律五音七韵而可以 聲者古者子生師 皆吹律以占之蓋其進反之間疏數之節細微之辨君子審之是故鄭衛之音特其發於情措諸辭有不善爾聲必依律而後和則無以異也後世雅樂黃鐘之寸卒無定說今之俗樂視夫以夾鐘爲律本者其聲之哀

道園集

序

聖

怨淫蕩又當何如哉近世士大夫號稱能樂府者皆依約舊譜倣其平仄綴緝成章徒諧俚耳則可乃若文章之高者又皆率意爲之不叶諸律不顧也太常樂工知以簪定譜而撰詞實腔又皆鄙俚亦無足取求如三百篇之皆可弦歌其可得乎臨川葉宋英十少年時識之觀其所自度曲皆有傳授音節諧婉詞其詞華則有周邦彥姜夔之流風餘韵心甚愛之蓋未及與之講也及予在朝列與聞制作之事思得宋英其人本雅以訓俗而去世久矣不可復得老歸

川之上曰其子得見其遺書十數篇皆有可觀者
俯仰疇昔爲之增慨序其故而歸之

廬陵劉桂隱存稿序

昔者廬陵歐陽公秉粹美之質生熙洽之朝涵淳茹
和作爲文章上接孟韓發揮一代之盛英華醞郁前
後千百年人與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蘇子瞻以不
世出之才起於西蜀英邁雄偉亦前世之所未有南
豐曾子固博考經傳知道修己伊洛之學未顯於世
而道說古今反覆世變已不失其正亦孰能及之哉
然蘇氏之於歐公也則曰我老歸休付子斯文雖無
以報不辱其門子固之言曰今未知公之難遇也後
千百世思欲見公而不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
則二君子之所以悅誠服於公者

至於歐公則闕然而無述淵然而有容挹之而無盡
者乎三公之迹熄而朱亦南渡矣乾淳之間東南之
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數若益公之溫雅近出於廬
陵求嘉諸賢若季宣之奇博而有得於經正則之明
貌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說馳騁縱橫其間者其降
亦未易嬰也文運隨時而中興榮可見焉然子竊觀
是朱子繼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以一藝

自成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擇
而無不當本治而未修領挈而奮委所謂立德立言
者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而有得焉
則蘇曾二子望歐公而不可見者豈不安然有拱足
之地超然有造極之時乎而宋之末年說理者鄙薄
文辭之喪志而經學文藝判爲專門士風頽弊於科
舉之業豈無豪傑之出其能不浸淫汨沒於其間而
馳騁陵厲以自表者已爲難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
絕困於戎馬風聲氣習多有得於蘇氏之遺其爲文

道園集

序

聖

亦曼衍而浩博矣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
渾之氣以爲文者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爲言不盡同
於古人而伉健雄偉何可及也繼而作者豈不瞭然
其後矣乎當是時南方新附江鄉之間逢掖縉紳之
士以其抱負之非常幽遠而未見知則折其奇傑之
氣以爲高深危險之語視彼靡靡混混則有間矣然
不平之鳴能不感憤於學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聞
風而倣倣亦漸休息延祐科舉之興表表應時而出
者豈乏其人然循習成弊至於驟廢驟復者則亦有

以取之者然與於是執筆者膚淺者則無所明其理
憂過者則無所昌其辭徇流俗者不知其去陳腐強
自高者惟旁竊於異端斯文斯道可以爲長太息者
常在於此也往年集承乏禁林陪諸公奉詔讀進士
策於南士首得劉姓粹中而奏之嘗與論及此事後
十年還於集雲峰下又常及之而思見子有以相發
者又後二年以書來告曰我鄉先生集翁有學有
行文章追古作者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林其
書滿家而遠方無盡知之者因以得先生之書焉集

道園集

序

哭

孰書而嘆曰予知之舊矣而未發盡與之游也先生
之言曰弱冠時猶及接故宋之遺老既內附猶用力
於已廢不用之賦論視儕輩之及者及國家以進
士取人未能忘情於斯也乃益究乎名物度數之故
註箋訓釋之辭以從當世之所爲而志大言高不爲
有司識察又十年乃爲古學三局意於歐陽子焉四
方之求文者隨而應之不知其沛然而無窮也此雖
先生之謙辭要其大槩不我欺也嗟乎以文應時者
雖有古今所取以爲文者古今無有異也以才高世

讀書業而肆志求諸昔之人者五六十其應於今者合否不足論也吾故曰山林之日長則得以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則有以達其智之所及知其肯於塗轍之正者即有所不爲知其可以傳諸方來者則言之而無隱論古今成敗無所蹈襲而出人意表觀乎瀧崗之麓青原之波不亦善於達本而溯源者乎集最極道大歐陽子之所未易知而善乎先生之有以知之而輒及於予之所欲求知於歐陽子者而著之篇也先生之文凡若干卷詩若干卷已刻雜道圖集序

著記序銘說等若干卷方將刻焉而先生耳聰目明心識精敏出其所新得以爲言也猶未有止也僕小於先生而歲相望不遠安敢以齒髮之不足而自棄於先生之言有以所感發也夫

曹士聞漢泉漫稿序

某蚤歲游京師得見朝廷文學之士大抵皆東魯大君子也氣象舒徐而儼雅文章豐博而蔓衍從而誅之不足以知其深廣極其所至不足以窺其津涯此豈非龜蒙徂徠之間元氣之充碩以發揮一代斯文之盛者乎老而退伏於山林想見其風采聰聞其聲款款然其不可得者久矣曹君復享以其先中丞文貞公詩文刻本所謂漢泉漫稿并續稿見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能無百世之感乎近者又使其客危觀以書相示曰是稿也御史府請於朝廷而刻諸學宮者也民間未易多得請約其篇目小爲字而刻諸家壁以遺子孫而傳諸同志嗟夫爲人子弟拳拳先世之書自非知爲孝之道者不能也前集之序有之公之平生詩文當不止此門生故吏尙傳采而附益之蓋名言也且夫千江之波其水同原也千板之秀其木同本也卽一波一葉可以求水木之本原凡水凡葉衍沃敷腴者皆此原此本之所揮發不可選也豈得有所去取於其間哉是以有書以來旬日徬徨

而不能對然而初得沒稿續稿時有從遊臨川李伯
宗者借讀而三歎焉以爲三百篇中夫子獨取秉葵
好德之章以爲知道蓋非學問則不足以得其性情
之正本可以言詩也其次則郊唐杜子美之詩或謂
之詩史者蓋可以觀時政而論治道也流連光景云
乎哉於是輯其學問之所陳政事之所繫別錄之蓋
得百數十篇取而觀之非無意於斯文者輒錄其目
以爲記其爲說蓋亦在所取乎姑叙其說如此云耳

李梅亭續類稿序

梅亭續類稿三十卷者故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賓
章開待制臨川李公諱劉字公甫之文梅亭公自號
而穆陵書以賜之者也先有梅亭類稿三十卷其家
既鉅板而傳之及內附國朝公之孫駿掇拾遺書而
彙次之又得三十卷曰續稿既成帙而歿後三十年
駿之子積力不及其前人時猶欲節約次第勉力以
成其志而求予敘其事云若積之所爲猶有前代倦
倦文獻之餘意蓋亦可念可稱者矣若夫乍起乍滅

於尋丈之間俄忽之頃者豈復知此之爲重乎按龍
圖趙公汝騰作公墓志公初有語纂開戶錄理語書
成皆燬於火然則續稿者亦公既貴之所著也夫公
之在朝兩爲中書舍人三入翰林直學士院故內外
制最多而喬行簡李宗勉史嵩之三相之制尤爲世
所稱道公始入蜀佐制司幕府先曾大父滄江府君
時參議制司及行邊興元實與公偕軍事之盡諸文
章之往來極相愛重二氏家集互相考見其再入蜀
也暨守眉進總清寧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

川都使賣茶買馬等司凡八印軍府僚佐各稟教令
條治無不得所公之從容於政又有如此者當是時
公所得圖書輒以八印識之近時或散失民間予猶
見什百於一二追憶吾蜀父老之言而歎其烜赫者
矣且公之文光采博瞻文學之士莫不欲盡見以快
其心日何待於區區末學而贊於一言乎而不敢違
積之誦者攷公之遺書而竊有感焉嘗辨先丞相雍
公采石事以爲史書但言采石之功處某與焉蓋當
時繆吏有所佞也不亦欺天罔人乎又云魏文靖公

道園集

序

書

了翁所著滄江府君墓誌言其學問行業可無至論
而德德潛美猶多遺逸嘗以敘次同行軍秦隴時勝
敗大槩而不及爲也先雍公之事著在國史炳如丹
青千載不可誣而滄江府君經理蜀事有丞相之風
而卒不得志於時帥多所遺恨其行事雖有可攷二
百年來山川邈悠陳迹無一可見予嘗涉其境瞻
望陵寢豈復可思耶緬懷故鄉是以不能忘情於公
之言也故爲積書之如此

陳文肅公秋岡詩集序

大夫君子所以有譽於天下而垂名於方策者必有
及人之政傳世之文是故騷人勝客和墨濡翰以自
悅於花竹之間欣歎怨適畱連光景非不流傳於一
時然於政治無所關係於名教無所裨補久而去之
亦遂湮沒而已何足算哉乃若受命天子臨蒞斯民
禁奸懲消禍暴撫良善紓困厄防危杜漸於不言之
先救弊塞遺於將盡之際而懷恩服義者衆卓然有
聞宜無不傳者矣及其遠也幼者漸壯而不及知壯

道園集

序

書

者日老而不復記老者既往而不復追遂使有志有
爲之成績竟墮於無聞知則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
遠者夫是以無長歌之紆徐短詠之激烈無以陳說
其志意而感動其性情使夫人者手無可披之編口
無可吟之藝於是聲光風彩不能使人有所欣慕而
感發於無窮者良可惜哉所以立言立行之不可偏
廢也如此昔世祖皇帝方混一東南之時遺老昔人
建大事出大議功名久已成遂故僉省尙書秋岡先
陳文肅公自潛邸之舊持書省戶畫諾翰屏閱歷

之久已專城於千里河山之間矣東南新歸版圖名
都巨邦佳山勝水遺宮廢苑江花庭草皆在所視履
也區區亡國保禦之所經營其形勢未盡剗削消磨
也新附之人救死扶傷於田里閭閻者疾痛呻吟未
盡休息也新政未孚聚斂刻薄之說得行而皇上之
恩德未洽於遐陬也拘曲文

勢禁而縉紳大

人雅歌投壺雍容整暇未被以寬裕忠厚之德意者
未足以風動四方也山川能競升高能賦苟無其人
則何以哉天子於此時寧輟公於論思之親密而使

蓮園集

序

妻

往來於江海之上其旨亦深矣哉公以政事之餘歌
詠迭作有風雅之義焉公開朗豈弟衣冠偉如人望
之如神明已神銷而氣化矣窮陋僻遠有不得見者
聞其片言隻字之傳大有所感發所係豈輕也哉然
公平生文章之出沛如泉源之發揮而波瀾之無津
譬如風雲之變化而舒卷之無跡逸興所發無復畱
稿是以素無成編今公之孫廣東廉訪使允文其副
憲江東江西則公治郡之所在而英節之所樹也至
若金陵前塘維揚凡公昔時惠澤風化之所及者

之觀風問俗亦皆至焉然後公之詩文得以門生故
吏之所誦習學士大夫之所傳寫官寺民舍之所題
識當時名公鉅卿家倡酬寄贈之所往來隨所得而
輯錄之得古律五七言及古樂府等若干篇增益家
藏之所未備親自校讐刻梓而藏之故家舊人之

博雅有識可謂知所重輕先後者矣公孫既不以
集之不肖早嘗望公於下風俾執筆書公遺事與神
道此編之成又使集附諸其說使得而讀之者庶有
所發焉廉使忠厚而簡易清慎而剛介所至爲治不

蓮園集

序

妻

事苛文有法外意是以風采之所感發者非庸俗固
陋之所知也然自歷中臺久在江湖之上今又奉宣
至意省察疲憊於炎荒之表而不辭者豈有他哉廉
使之爲治皆文肅之貽則而聖天子之所以期於廉
使者其亦世祖皇帝之所以待文肅之意歟

送楊生序

章隱士楊君顯民至予舍有麗澤之樂焉蓋嘗相與三歎而言曰君子與天地同其體充達而無外而非因其形氣之私以貪生也與聖人同其心悠久而無窮而非局於意識之鑒以執一也故嘗觀於旦晝之所存而忽失於應酬之時者多矣又嘗觀於嚮時之所息而汨汨謬於夢寐之交者又多矣然則此心之神明此體之限量烏能充達至於純一者乎他日其子原自吳郡還予問之曰子亦有所遇乎原曰有

道園集

序

書

神醫活人不可勝紀原從而問焉以爲可教而謂之曰吾之學嘗於中和之交靜虛以待知一身之氣來舍而覺其散還也然後教之以脈絡之所經井穴之所在識之於已身而無不熟然後以之察乎人之病者中於何經起於何所攻刺摩治而去之蓋非常醫之所能也又將往而受業焉予曰善哉子行矣君子學聖人之道而行之而有所弗得焉則學乎其道者必有所差矣法乎天地之運而有所弗合者則其所以行之者必不同矣學焉而無所不得行焉而

無不同然後推吾之所有而以治乎人達乎天下所謂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者予誦其言畧有合於子與顯民所談者故書以示之

道園集

序

書

楊賢可詩序

士大夫學於家業成則國家取而用之古之道也然業成而未用於世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以其性情才思寓諸吟咏見諸議論而已及出而見用則凡行事者即前日之吟咏議論者也說詩者引古人之語謂可以爲大夫者凡事山川能說登高作賦其二也非其胸次素定一旦起而行之其何以哉始予在奉常賢可登進士第蓋嘗見之於瓊林粉署之間英英乎其風采也濯濯乎其容色也浩浩乎其神氣也秩

道園集

序

卷

以乎其經畫也後二十年予自禁苑歸相見江上時宜黃之政告成蒼顏映帶以深思遠之意焉臥病山中聞其佐郡臨川以暇寧行縣又得見之卓然明斷千里紀綱益又以見儒者之效焉旣而乃得見其初歲及登科後諸詩稿嘆曰非能賦能說之大夫乎噫仁皇帝之取士也集嘗聞諸近臣云上日進士中得一范仲淹亦足副吾意明聖之心於戲遠哉吾科最爲得人御史中丞馬伯庸侍御史張夢臣侍講歐陽厚功與諸君子皆赫然有稱於當世吾賢可所

居位雖差若未及然治縣佐郡實有以及人所至未易及也追蹤數賢豈晚乎哉詩中佳句劉養吾之讀盡之若曰推其賦咏之磊落而見諸行事之明敏則引而未發故以書其後云

道園集

序

卷

欄谷居愧稿序

谷居愧稿者崇仁先正粹齋先生李公所著詩也公諱進字野翁生宋嘉定十四年辛巳淳祐四十年甲辰劉夢炎榜登進士第仕至朝奉郎福建運管而宋亡隱居縣東門之外種瓜植菊以終其身題其舍曰欄谷居所謂愧稿者自命其詩集之名也歲在甲申先君自嶺海北還至於茲邑嘗攜集拜公牀下義冠褒衣意度閑雅故國之遺風儼如也集出仕而歸省公已去世而欄谷之花木猶有存者及老而歸宿

道園集

序

奎

草夕露拱木悲風不勝其悽然者矣公甥游紹雅集卯角與之遊今亦八十矣乃出此稿相示公所改定其在集得而諷焉蓋宋人尚進士業詩道寥落及入官又有不暇及者而南渡以來若陳簡齋泰政放翁陸公誠齋楊公擅名當世及其季年若曾蒼山趙東林蓋有追求作者之意而公詩真率調暢簡散深至兼諸子之長焉至其暮年之作深有樂天知命安於所遇者可謂感慨係之矣卷中有送虞連州詩爲我父尚書公作者也然則尚論蓋有徵焉紹雅欲集識其後謹識而歸諸游氏云

新喻州丁士英舉遺逸序

家舉遺逸之上集得於見聞若保定劉夢吉先生彰聘之至爲太子贊善終不爲起許州趙某自隱士起官至一品京兆蕭剌臨川吳先生皆至二品其學術德業之足以樹立有益於人之國者士大夫知之無所容私言於其間也近歲汴梁吳彥暉起家侍制猶未官一出朝廷之待遺逸遺逸之自重蓋如此今仕者布在班列以千萬數計崇卑於分寸之間亦獨何心哉天子思廣先朝之意嘉惠山林特降明詔使

道園集

序

奎

有司舉遺逸御史部使者得察而上之其所以敦尚風俗抑僥倖義至正思至渥也愚退在田里游士過客不及其門無所知於外事伏而聽之未聞有舉者蓋必有之而未之聞耳新喻守李侯仲英奇節之士也周察於其鄉得丁士英氏以應詔吾聞丁氏於其邦世修進士之業故宋科舉盛時兄弟八人同時六人舉進士其二人又特奏名子孫世科不絕自歸國朝猶守其家學士英既罷舉教授其鄉族其家子弟尤能文邦號多士蓋難爲賢而士英以明爽卓異

見稱誠可尚者哉夫士君子知守經學行藝則不必
求知於人非有高識 人亦何從知之有司
之吏租賦刑獄期會文書承奉上官不以私意累其
心者猶不暇薦士况念慮紛擾患得患失於毫釐之
間者其暇念及於邑士以荅明詔於萬里之外一州
之小乎故書之以爲序 喻之舉士不可以不記

道園集

序

卷

送楊拱辰序

廬陵楊拱辰自金陵歸道過臨川之上而告予曰建
炎初金兵犯建康守臣降我五世祖父以郡倖死之
郡人收而塋諸南門之外明年朝廷旌其節贈直秘
閣又贈徽猷閣待制諡忠襄立廟墓側官二子賜田
廬陵子孫世守之仍改至元之二年始克往拜墓下
蓋自國朝以來前代忠臣之在祀典者有司嘗以詔
書祠之而廟旁之父老猶能相傳其遺事稱道之猶
感憤有生氣護戒其墓道樵牧無敢至者知拱辰是
其曾孫特相慰撫顧廟貌古老宜少加葺 再往而
經營焉明年春且東行故爲詩以送之曰一襟寒碧
忠臣血二百餘年翳草萊故國圯墟遺廟在荒城霜
露遠孫才黃 碧草無時盡白日青天死後哀亦有
先祠臨采石每曾揮泪權船回蓋予先丞相忠肅公
亦賜英烈廟於采石廟久不存而祠堂在廣濟寺子
孫往來江上必省拜題壁以識廟有兩碑一碑斷爲
都觀女道士所取嘗使族人求之不可得一碑什前
宮塗守軍懷薛公超吾起而樹之其高義如此故併

道園集

序

卷

人之必有聞風而起者拱辰其往哉

道園集

序

李

洛陽楊氏族譜序

茲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兼勸農使楊益以書抵臨川告諸前史官虞集曰昔忝同朝俱扈從上都嘗以洛陽先塋之碑爲請亦旣大書而深刻之矣又慮夫子孫之南北宦游不能以時至墓下乃書爲譜毀梓摹之子孫勝衣以上各受簡而藏之雖遠且久不忘其初而他族無以問之也或千百里之外數十年之間適然相遇各出本而求之昭穆長幼之序不亂也一本之初不失也請爲之序云洛陽之楊由金中京酒

道園集

序

李

使某壬辰兵北渡沒兵中中京生某舉家避地平陽事定還洛修舊塋而定居焉紫陽楊先生奩然爲河南轉運使辟爲幕官生南陽府判官某子四人益某某某益歷憲司御史南行臺御史除廣西憲司經歷任奉訓大夫護聖營繕司大使再贈南陽公爲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洛陽縣男歷陞某官進封弘農郡伯益出守南雄官嘉議當封二代三贈南陽公爲某官南陽之父某贈某而昆弟子孫姓名以次序列於譜云按楊氏自唐叔虞爲諸侯後世有爲大夫

全承於楊而受氏漢初赤泉侯喜著見於史及三世
四公以名節盛德世承清白子孫遂以衆多而皆望
華陰矣其後族人益蕃遂有四院之譜所謂閩蜀浙
華陰者也洛陽去華陰爲至近或者洛陽之族其華
陰之裔乎洛陽之族遭時喪亂徙北方而卒能自
歸於先塋之次豈無天意乎再世封弘農而益有民
社之寄別族爲譜自中京君始以其所可知者而言
之所以信於其後世子孫者也故爲書其端云

送常伯昂序

古者仕不出其鄉去鄉國而遠出者其爲使於四方
者乎使事畢而還歸無歲月之淹父兄親戚之久違
也今則不然薄海內外皆我國家之疆宇雖嶺海之
極際殆若戶庭然宜其腹心之所寄耳目之所托氣
脈貫通情意孚浹癢痾疾痛無不畢達綬集嫺姁無
不覃及是以仕者不知其遠且爲之士者修學於已
於用無不周受命於天於行無不可彼憊憊不甯出
戶限逐逐求龍斷之登者亦豈君子之志哉常伯昂
氏幼從其父自中州仕於江鄉誦詩讀書儻然一室
不妄交接父之仕國衆人或不識其面而名士大夫
則識之稍起受郡府之推擇治其文書雖非所好而
守身徇道信於上下苟有可以及人者從容視護不
使上有失而下有怨焉此可望之賢也去年明御史
知其爲人而薦之觀風於江右者又皆以爲然將資
用於幕府而廣海之濱以乏才爲請奉檄云適略無
不足之意非知學者能如是乎吾聞遠近海島之人
皆指奔走以貨交於中國者南海一都會爲之喉

焉富庶滑襍亦非他郡之所能及則容有學牙櫟拾
之生治之之方平易則足以得其心明慎則足以察
其隱整齊法度而無所暴則足以防其微別白是非
而所私則足以辨其隱從其欲則易其肆拂其願則
易任幾微之間毫髮千里權度之則以簡御煩豈有
外於腹心耳目者乎簡書之暇制其變於畫諾之際
先其謀於籌思之時推其原以揅其失定其本以持
其久盡思廣忠綽有可爲者伯昂其勉之耳目者上
丁之通也有美名者必本於實有高翔者必謹於下

韻圖集

序

序

未見其遠且緩也况伯昂親切於耳目之近者乎

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

宜黃李君敬心作石城教諭建昌州學正常熟州教
授皆得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之言其家居作其邑
之學吳公又爲之記今年赴永嘉教授思欲得先生
言邇乎遠哉不可得而聞之矣乃辭親戚於鄉登家
人於舟而後東行百里而有求於不肖之言者嗟夫
治豈有易於吳公之言哉然而別十有四年之遠若
相去之近而不得一接於顏色以觀其學行之所至
而將何以爲言哉大抵吳公之意以敬心天資之敏

道園集

序

序

解亂而記誦於諸經家學之懿既長而不流於俗學
欲其深明於聖賢之遺經不欲其爲浮靡之文以干
祿仕欲其修君子之行不欲其從卑汙之術以趨
勢利其卒章也必以言忠信行篤敬而品之至以已
之爲學者爲說世豈復有新言哉稽諸其文自丙辰
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吳公求其明經也經已明矣
吳公之欲其修行也行既修矣吳公之所以望其忠
信篤敬者當有諸其躬矣今以是而教人舍此將
道乎吾故曰昔者求以盡乎已今者將以推乎人

在易於吳公之言哉是故天下之言學者其端多矣
必欲求于聖賢之域舍此二言者雖有過人之才超
世之志有不足與於斯文者矣昔宋子在時永嘉之
學方興意氣之軒昂言詞之雅偉自非朱子孰足以
當其鋒哉自是以來以功業自許者足以經理於當
世以詞章自許者足以風動於斯文至於六經之傳
詁得以脫畧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
傳註之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於遺經者也山川文
物之美遺風流澤之傳彬彬然濟濟然誠杞梓之茂
道園集

序

三

翰林直學士院曾君小軒集序

昔在至元大德之間天下大定天子方與民休息中
外晏然可謂熙洽之至矣武皇帝入纂大統當富有
之大業聖明於赫盛莫加焉方是時也國家豐裕府
庫充斥封爵並建於公孤而不攝錫賁下逮於簪御
而不匱而秉鈞軸者多練事而襲故安常而厭動慢
弛之習見焉於是有智力過人者欲見於有爲以功
名自許招徠才俊採拾論議一言悟主風采震動立
向書以出朝廷之政治天下之事中書之署僅同閑

道園集

序

奎

局居其職者俛焉食祿而已於是新任事執政者各
獻其能以佐君相不次超擢以建事功政令日出震
耀奇偉其大者如作中都改楮幣復泉布責郡縣吏
以九載黜陟之法而考功之職興焉武功曾君益初
自達掖超拜翰林直學士而專任考功一司於天官
矣明年改歸中書考功隨罷益初竟歸廬陵時年三
十有九後若千年而卒卒之後二十有三年其子如
瑾輯其遺文相示以爲益初在朝時予方爲學官與
之同朝者也是以來徵文以序其端予聞益初南門

其弟異初相對背誦韓退之文竟日終卷不止庶
陵 宋之既亡習尚奇變益初獨能不然凡爲
詩文春容幽遠有昔者先正之遺音焉其擬古人表
記賦誦之屬蓋以詞學自期稍起試有司爲郡縣教
官用蔭調桂林錄判皆不屑也早游京師聲譽日起
於諸公間遂登顯仕當至大時封拜滂沛故代言之
在稿獨多考績職專故畫一之公牘具在則所謂春
夢之錄者君子不得不爲之一慨也烏乎武皇升天

道園集

序

集

於今蓋三十年今聖子神孫繼繼承承人才輩興治
道新盛而吾益初不及見之矣昔集承乏於文史之
間嘗從禁近見丞相楚公之子二人而當時執政及
諸貴臣之家咸決於見聞矣近時復置考功而予在
荒野亦不盡知其說觀於益初遺文之有傳亦足以
見當時之事
或有觀文學於先朝尚
有徵於斯乎哉

范左司松溪集序

松溪詩集者故宋左司范公官至朝奉大夫諱溶字
舜文生平著述甚多遭靖康建炎火兵今梓而傳者
高涉後所存也公往往哀二帝之北狩憤王業之
偏安其上致劄子論言之要以爲不當如三國之紛
爭當如帝王之弔伐其猷策先內治而後用兵以祖
宗之德意感激士大夫去弊政之所以害國蠹民者
而一歸於仁可謂正議也已而豐水舊志及今翰林
直學士郡人揭公侯斯所言故忠簡公論王倫劄子

道園集

序

集

蓋出公筆而胡公以爲公親老疏上必有危禍而自
上之遂南遷當是時瀟浮王民曉送之以詩言頗激
切猶中危禍使檜知出於范公之筆則公之禍可獨
免乎而行述上 公與檜有舊檜乃曰舜文領取從
官去可也何用多言然公遂去國矣檜雖未忍致害
於公而公不自安而家居終身君子之禍亦危矣哉
夫食人之祿則不敢內顧其私此公之所以奮筆而
不辭知其必隨危禍不忍危其親朋友之厚德而區
區以聲名禍福計較者惡非二公之心也孔子論

三仁又言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蓋言盡其心盡其分而無所計較於外者也范公之草疏胡公取而上之庶幾君子之道焉是以不可不表而論之也

送朱德嘉序

周子之教學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先儒之言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明道之學顏子之學也希文其志伊尹之志者乎昔者仁廟以世祖之遺意設進士科以取士某嘗聞特宰之言曰或謂進士取人多而得官速且病其無寔效也仁皇曰千百人中得一范仲淹斯足矣然則得希文斯得伊尹矣聖神之見豈不明且遠哉然自此科而進者凡七其爲人也或顯或晦或升或沉命則有不

道園集

序

主

者焉今揚于王庭尙多首科之人精神之所感天人之際固如此夫今年聖天子下明詔復進士科而乙亥鄉貢之士昨江朱禮德嘉始以詩經舉於鄉已而就教官之例來茲邑秩且滿而明詔適下某乃爲之言曰當始議科舉時某承乏奉常畧聞其議論之末有云明道欲取天下之俊秀聚而教之京師其成者散之四方以教其人蓋一道德而同風俗之事則無慮乎異端旁說或得以出乎其間使聖賢之傳不晦而天下不被其澤者也是時廷臣欲有以荅德意

失其道有待于悠久也乃定取士之法其書必
曰易詩書春秋禮記其道必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其學之授受必由乎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以
爲論定而不可踰越者也然則如此而得士焉而用
之則必有以希文自期待而達於伊尹者出焉惜乎
趨而應之者僅以爲入仕之途及其得之俯首所事
不過衆人之事而已使說者得以爲辭豈當時之意
乎今既較而後與聖明特達之造群賢贊襄之美豈
徒然哉老病衡茆無復聞其萬一徒以昔之所聞而

道園集

序

夫

爲德嘉言之易詩書春秋禮之爲經儒者莫不欲通
焉漢之專門名家則亦矣而先儒之說曰先通明
經則餘經可得而通也既而又有言曰四書之說
通則諸經可得而通矣此皆要言也國家之制通問
四書之疑而各明一經之義如此而學者其於文義
固不待言施諸有政何可禦也所恨者各奏其技以
應之有司者隨其所得而取之是以失之於昔而不
可不勉於今者也就令有司者以虛文取之而吾黨
之士其爲學也不可以苟焉也矣吾見德嘉之治斯

也且著坐堂上與諸生說經緝文井井有序而不
他長其得以賓師之禮而不敢褻暇日投壺雅歌
以爲樂及觀其退處於家父母皆高年而康寧飲食
起居有節妻子嚴長而和敬果有得於所習之經也
乎觀於孔門弟子之記載聖人之於詩獨數數而言
之愛其子言之於子貢子夏言之本之以思無邪推
至於專對授受始末周至沛然孰有盛於詩者哉德
嘉之以是書進也推之家人父子之常而達諸天下
國家之大以其易直諒之意而形之言論咏歌之

道園集

序

夫

間雍雍乎泠泠乎使無所迫切而意已獨至豈無以
發揮盛德之至者乎

送鄉貢進士孔元用序

歲庚午殿試後集與閣學士同榮存初侯見直虛存初慨歎語曰更一科後科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才彬彬大出矣又歎曰榮不復得見公猶見之應之日得士之多誠願如存初言方今文治興隆未必有輟貢理存初國家世臣效於文學在上左右華年友殷斯文鵠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耶又歎曰數當然耳問何以知之弗荅也後三年集歸田而存初有玉樓之召乙亥果停貢今天子 科詔興賢一一如存

道園集

序

全

初言猶願此舉得入亦如其言則區區獻畎之愚誠也臨川素號多士前七舉進士者子弟仲常與黃養源同年張國賓子校藝南省得羅友道子忝讀卷時所奏也今年臨川之士預薦者六人前此未有如此之盛者元用闕里之系清江三仲家之傳曾子白南豐之後劉良甫墨莊公是公非家子孫當汴宋極盛時皆文學知名大家去之三百年而有子孫並薦於今日徐國基之高大父嘗爲試官得周益公程文題之曰有公輔之器時以爲知人徐自昭張直方皆再

五十五老於文學者六君子之世業積學豈苟然哉名於一日者哉子以州里耳目之近以推其遠而未知者則彬彬多才之出其微詎不可信哉元用質粹而文高與子白皆子素所期望者行省聯歌鹿鳴而勅之駕元用亟來山中爲別其意尤古乃賦詩以饌之併寄諸君子云

道園集

序

全

饒敬仲詩序

予歸老山中習俗嗜好不畱於胸次獨與幽人雅士
咏詩讀書尙未能忘情焉四方之君子念其衰老不
鄙而枉教以飫予之欲何其幸也前年饒君敬仲遺
予五言長詩凡百韻陳義之大論事之遠引援於往
者聖賢之業鋪張乎一代文章之體縱橫開合動盪
變化可嘉可駭可感可歎及觀其他作往往不異於
此而此千言者尤足肆其馳騁云爾問其學所從出
則嘗從乎臨川吳先生游宜其所聞過於人也遠矣

道園集

序

全

嘗著書一編述山水之性情吳公亟稱之首爲之序
以傳於世夫山之形重峰峻嶺奔騰起伏勢若龍馬
亦或以廣衍平大爲勝

驚湍怒濤吞天浴日

莫窮涯涘而亦或以平川漫澤紆徐清冷爲美不可
執一而論也蓋其脈絡貫通首尾相映精神所自隨
寓而見是以能極其變焉敬仲得此於其心一托於
吟咏之事故能若此何其快哉昔李陽水善篆書自
以爲有得於日月風雲山川草木動植之體敬仲之
詩得於山川亦何奇哉然吾晚歲足浸浸而視茫茫

也山水之間濟勝之具頗絕惟青瑤土龍物使善事
快然於清風明月之際亦足以慰吾之寂寞也乎故
爲題其篇端云

道園集

序

全

送吳尙志序

今明詔復進士科外有司將取乙亥所貢士而勸之駕焉而盱兩鄉貢進士適皆在茲邑其一人曰朱君德嘉其一人曰吳君尙志也乃孟冬朔旦予與邑大夫士與二君登乎邑之北山而賦焉會者十數人莫不舉酒相屬於二君以望其決策於大廷矣明日德嘉告子曰尙志有求贈于子之意子病退於野學日以困何以爲子言乎然昔者竊聞設科之意所望於君子者甚重也三十年間其見用於朝廷者固不少

道園集

序

金

矣然而一日得之而爲祿仕焉明經之學不達于行乎陳策之善皆付於虛文區區細狗于吏俗此固衆人之所疑君子之所歎朝廷之闕望而科目之所以有間也乎方今聖明在上文治大興沛然有制禮作樂之盛朱君以詩進吳君以禮進其必出而有合於當世也乎且禮之爲經儀禮十七篇有司不以爲問所以取士小戴之記也四十九篇雖記載之文不一而子思曾子學道之傳在焉是故不學乎此則易詩春秋未易可學也且夫堯舜三代之遺天子諸

侯大夫士之成制吉凶軍賓嘉之具物雖或殘缺參錯然舍此幾無可求者焉必有制作以復先王之舊宜必有考于典章而舉錯之者矣是豈尙可以取應得之于一日遂忘其事於他年者乎昔者顏淵有問於夫子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目亦曰禮而已矣至乎爲邦則虞之樂夏之時殷之輅周之冕豈無其具乎內聖外王有道有器夫豈可二之哉吾故以爲學乎禮者又當先於諸經者也何也以其學而修之者卽可以舉而行之者也然則可以付之空言乎哉吾

道園集

序

金

聞之聖人之教其子也學詩學禮而已爾集是以命子弟學詩于德嘉矣然則學禮者其將求之于尙志乎子之鄉有進士江君學庭者禮士也謝君子願詩士也於予有文學之契焉試以吾言而論之乎

熊萬初舊雨集序

熊君萬初與僕相識十餘年始得見其舊雨集觀其與吳學士書問古文尚書知其能守素學不事浮靡出真見而無苟從端慤有規矩新學小生未之能及也襟著本里而敷鬯詩賦亦雅而不阿皆未易及也僕至郡少俊之士多不鄙來見問之多出萬初之門雖其後更他名師而篤實有質行多吾萬初所啓也然則文豈足以盡知吾萬初哉

道園集

序

金

醫書集成序

醫之治人疾病也砭熇以鑽灼其肌膚酷毒以攻害其肺腑非有順適之快甘和之美而不愛千金重幣以求其厲已者而甘心焉誠以其疾苦之加死亡之至有甚于醫之所用故也故曰不得已而用之猶國家之用刑與兵也聖哲之爲治豈忍使殘忍之使以劓刖而加諸血肉之軀使勇悍之夫操殺人之器而跳梁擊刺以爲功也固將以禁奸懲止暴亂以安良善而致治乎云爾是以兵有兵書刑有刑書然而叔向不滿于子產趙括一戰而亡君者誠以執書而不知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也醫之爲書古先聖神之言而僅存于今者素問難經靈樞甲乙之類而已古書奇奧與世遠不無缺鑿難解者多矣張長沙之書學者重之幾列于經後世之說者衆若之不謬于古要者或寡矣千餘年後繼而作者其河間劉守真乎而其言亦古奧世俗淺俚非儒家深于文字者亦未易以盡通也寥寥數千百年天下萬方之國生

道園集

序

金

而之奈何可數計而傳其學者又如此則醫之爲道

人之爲生不亦殆乎且以近世論之士之生于東南者氣質柔弱腠理淺疎魚肉菓粟粳稻之食短味而少力土薄水淺炎蒸濕沮易以中襲故其人多畏忌而慎交伐是以醫者之用藥每尙溫平至于疑似之間依稀以嘗試雖其謬誤均爲殺人然謹慎循持猶可以漸理故說者曰得其道者爲治病悞於前失者又須治藥病雖已

其藥勢之緩猶或可爲也

中原至于北方風氣堅勁稟受雄壯飲食充厚膚體嚴密大寔大滿之疾常常有之爲河間之學而得其

道園集

序

全

傳者胗脈察証真知邪之所在一決而去之可謂快意而通神者矣而其時東垣有潔古老人用藥至詳實嘗以固根本爲重非爲法當宜然而亦可以救當時一偏之弊矣我國家混一海宇地氣同流無有間隔然而東南之民柔脆如故而富完安樂之久奉養之厚欲樂之縱則中州北方之人不如昔者亦有之矣近世乃有勦用其法以自誇不足以深之劉君之自而究其法一切從事于苦寒疏利之劑抵掌扼腕以爲神術今夫殺人者死傷人抵罪有國者莫之能

易也若而人者操殺人之具于頃刻之間而莫之禁亦獨何心也哉噫非書之罪也譬若治平之世或草竊生乎其間爲政者或一夫之力治之而有餘或干人之衆討之而可定的知賊之所在而用吾兵焉則除而國安矣今也雖有小寇而遽出重兵以討之初莫知賊之初在於是元氣傷而本勢虛雖微賊反足以乘其勢而猖獗者有之矣賊雖去而本勢隨之以盡者亦有之矣嘗有及吾門者謂嘗治某人之疾益用大黃朴硝數斤煮以火酒數斗而飲之一疾

道園集

序

全

良已又如足者飲之數日疾乃已予斥之曰古人服重劑疾去止後服且分兩少于今日權衡多矣雖牛馬豈能飲如此湯劑乎予後跡其所治者皆死古之人一汗之速猶恐促其年若用藥如斯人者殘忍可勝誅哉予聞居病此久矣而未有發予之論者會稽處士費無隱來山中退然有不自足之意惻然有憫世之深心自修歉然而懼無以及人也故亦好醫焉嘗問其所爲學則曰臨川之金谿有三十六峰者古仙真人之所遊也其下有鄧君文彪者不樂居家而

如修真之事嘗去鄉里適吳越之交有聞其風者築
室山水之勝以畱之其徒苦挽之以還其鄉暇日盡
攷古醫經彙而別之三十有餘卷命之曰醫書集成
數十年而後成摛拾離合該博參互其用心亦勤矣
鄧君憂醫學之失傳而人生之不遂蓋同於予心也
修書之事無隱亦與聞焉鄧君字謙伯號無十爲書
成而化去無隱治其喪如禮又經紀其家獨資其書
以傳示諸公問南行御史臺侍御史張公起岩見而
悅之曰子宜得真伯生之序則當助子刊行矣後數

道園集

序

年

年始能來爲予道之嗟夫昔之爲方書者先列其經
絡以見其病之所在隨而見其治之方其後又有
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之目而條之列而言病者無遺
處矣茲書也乃自顛至踵分列百骸而以病係之觀
其病之所見輕重大小無不盡在卽其條而後觀其
受病之經所因之故一經一緯可以互見亦著書之
一法云學不博不足以盡其藝爲醫者尙有攷於斯

文

會上人詩序

古者君臣賡歌於朝以相勸戒頌德作樂以薦於天
地宗廟朝覲宴享之合征伐勉勞之恩建國設都之
役車馬田獵之盛農畝艱難之業閭閻和樂之善悉
托於詩而其用大矣至於亡國失家放臣逐子嫠婦
怨女之感淫瀆譏刺之起而其變極矣於是又有隱
居放言之作市井田野之歌謠誦識緯之文史傳物
色之詠神仙術數之說鬼神幽怪之語其類尙多有
之而最善者君子之道德有諸其身則發於音而成

道園集

序

奎

文者足以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務者也上下千百
年間人品不同所遇異時所發異志所感異事極其
才之所能共可以一槩觀之也哉浮圖氏之入中國
也不以立言語文字爲宗于詩乎何有然以其起諸
特卓之見樽節隱括以爲辭固有浩博宏達大過於
人者則固詩之別出者也而浮圖氏以詩言者至唐
爲盛世傳寒山子之薦音節清古理致深遠士君子
多道之乃若含風雲月露花竹山水琴鶴舟節之外
語不措者就令可傳亦何足道哉予過吳遇蘭塘

會上人以其詩數百篇示予蓋其平生深得禪悅之
味枯槁介特絕不與世相嬰凡吾前所云者一未始
與之接也而獨得其一緒之清思終日累月吟哦諷
詠於泉石凡榻之間其運思苦造言精矣至其貶馭
衆人曾不少貸雖古尊宿猶吹求其失而論之故始
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歎其詩有道味手書十數篇
施諸屏障又因以遺之曰使以示諸江湖庶以慰其
苦吟之心者予因爲之曰曰春冰結花塵萍都盡秋
空 秀一色空青是亦可以傳矣而又欲予爲之序

道園集

序

奎

噫予歷觀世變與作事者之能事有慨於衷者多矣
上人乃欲休予於寥寥淡泊之至者乎故爲之序

送昌上人詩序

爲禪學者草食澗飲以發明已事爲究竟其徒相繼
於寂寞之濱一言激厲而頓有悟入則能事畢而逸
乎相忘矣初安有網紀衆多之法哉自其教行中國
始有爲之深計長慮者爲之條約曰清規嚴潔周密
卓然建立數十年不變而彌固用能使豪傑奇偉
之士靡然委順而枯槁絕物者賴有以自養而事其
事及其至也儒先君子蓋亦歎其有禮樂之遺意焉
此豈一日之積哉近世奉佛號稱極盛而名山大刹
之間或陰壞其法學問彼所謂究竟已事者俛俛幾
無以存其身而清規微矣鄧山昌上人歷游諸方獨
爲此懼迺攷禪宗傳流血脉之的上遡六祖繼明教
嵩之譜畫以爲圖懷以來京師思有以振之然知其
不可而遽去殆其數然也且上人一身何往而不得
安處哉而拳拳憂其法之壞若此此其人所存可知
已嗟夫彼其爲教非直天下之道揆法守也然猶一
日廢則不可以立則大夫君子獨無所警乎哉予竊
有感焉因書以爲送行詩序

道園集

序

奎

送吉上人序

嘗聞昔有佛學之士坐大道場領衆或至千人或數百人使之坐卧必安食飲必時朝夕有所事謹懼整齊秩然有序不異良將帥賢牧守非有豪邁之才合弘之量麗碩之禪殆不能處此也東南名利自隋唐至宋時有隆汧而寺常盛大抵主之者多得其人故也近時前輩漸爲其學者絕無所歸依所謂住山者古人或堅不肯出或勉強應世如甚不得已者今皆接臂爭席相望矣歲又連大稔隨處魚鼓蕭然亦

道園集

序

金

其教之運然與荆門在上流百年前兵所交也地氣有所息故今玉泉樓觀林色田園之盛沛然充溢地僻無外驚足以安禪而容舉殊非東南所可及也住持天巖吉公至京師因予僚友幹君克莊兄之儀相慰傳外樸中寬爲一方之印豈偶然哉其還玉泉也交游賦詩以餞之而幹君獨欲某爲序嗟夫佛學大要莫深切著明於止觀之說茲山寶智者所起也今吉公自其師以來凡所以爲守者至備極盛無以加矣止觀之書天台多講焉玉泉禪林也必有遺其

又而踐其實者也則爲不負智者吉公尙得其人以告我乎是爲序

園集

序

金

送吳真人序

饒國吳公及夫人偕年八十之歲其子玄德真人自京謁告歸省事聞天子賜以上尊對衣使爲之壽太有賜焉於是朝之公卿大夫士咸榮之曰人有以公夫人之居於家仍年八十偕老而康強其子在天子左右甚尊顯高上其生日又能致天子之賜此豈惟當世之所無亦前代之所罕聞者也乃皆爲文章誦說其美以聳動觀聽而示諸久遠可謂極其盛矣集賢侍讀學士趙公子昂又以爲未也顧謂其人

道園集

序

集

曰詩不云乎綠竹猗猗衛人所以美武公之德也維石巖巖言民之所以具瞻也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君子之所以綏福履也乃絹兩大幅作古木竹石之圖以遺之竹竝立如鐵石枝葉交錯深至不可測而歷歷可數老木參植其間若寒蛟古虬角剝距鉅蒼然真有以共夫千歲之水雪者石脈縝密八面具備蔚乎高深而堅潤有以見所托之固且厚者焉而變化之妙乃不繫於形質蓋其翰墨法度深穩能極古人神巧之所至而兼之固數百年之寥寥者矣此尤

其心而神完者也而集賢侍讀學士商公德符又

曰是未足以盡吾意也夫公夫人之所以致此者聖代涵煦覆幬之所及也真人何可一日而忘報上之心哉金楊秘監嘗送客盧溝會風雨不成別歸而作盧溝雨別圖以贈云今真人之行風雨畧相似因倣其意爲橫圖長不滿三尺南望則山川圓互白雲萬萬里如在几席北顧則龍飛虎伏風濤霧合吾君之居在焉一橋中分車幾兩馬幾匹雷連前卻行者送者幾不能以相違蓋兩有君親之係焉非依依離

道園集

序

集

別之情也使公從容之暇指而焉相望翠華於天上恍然思曰吾何以報吾君哉其可久吾兒以溫清之樂而忘所以夙夜匪懈於天子者耶必亟命之歸朝哉運思之深長若此朋友相諷之義處人君親之間可不至矣乎此猶欲以世間筆墨論之也乎真人家慶之美天下所共樂聞而好誦之者人之至情也天子之恩寵可聞而知也群公之詩可咏而傳也獨二公之意托於筆墨者最爲幽遠而精微天下之士有聞知之者皆欲亟覽之然而未必皆得升饒

圖之堂而觀斯圖也故爲之序以傳之則吳氏之序
與二公之意可坐想而得之矣顧不偉歟

通圖集

序

矣

送薛文卿序

莊周氏以爲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而天下之各
爲其所爲以自爲方廼歷序墨翟禽滑釐宋鉞尹文
彭蒙田駢之爲術而推其致極於關尹老子而後止
太史公以

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意

以爲已任然論陰陽儒墨名法之要指則必以道德
爲歸聖賢既沒是二子者天下之奇材博識未有能
過之者也而立言若此豈不試而云者哉其觀夫世
變之極存乎憂患之故蓋亦以審矣夫故有懷抱利

通圖集

序

矣

器而洽滯屯蒙之間托其跡以自保晦其用以有待
者往往而然至引其道以用世者得失尤較著矣然
則生乎千載之下人有悉其智慮之所達其不出
此者亦鮮矣哉嗚呼可謂志也已矣今大宗師以玄
教爲上所尊禮者四十年巍巍高顯而世莫與之抗
物莫與之忌聰明特達之材多出其門慮深而識達
身約而福厚用密而效著世之言功利者怱怱然以
自鉢心剗形曾莫知夫道術之所勝而有材學者方
互以方物爲彼此至相胥於厭貶視此不亦悲夫故

于切感激於是而爲立教者吾無不得而 之若薛
步卿氏尤方今之彥而得於予者也自京師省親江
南而名賢爲之賦詩多至數十人皆極其文之所能
體之所至吁玄卿何以得乎此者哉地大物衆未有
盛於此時者也美材之生乎其間者可勝旣乎誠使
之定神養生以成治而光耀于天下則何可及也然
委其美于不制使終無以自返幸物者亦何心哉玄
卿爲人清明而能靜爲學弘博好古書法爲詩有飄
飄凌雲之風其材固足重也因書所欲言以爲送行

連園集

序

一

送趙虛一奉祠南海序

國家嘗以歲正月遣使者分道出禮祠嵩高大衡華
恒霍會稽吳岳暨無閭之山河淮濟瀆四方之海
與汾陰之后上凡十有八處延祐六年祠恒南海會
稽縉雲者趙君虛一也君前奉 制書佩五品印治
處州仙都觀未行且充使別以內旨遂禱武夷匡廬
之山而至仙都焉昔君去家而遠遊也奇山幽洞無
所不歷探訪師友以究其清淨寂滅之說草木水食
結茅武夷之顛以居人跡絕自其學之者蓋以爲

連園集

序

一

古仙異人矣庸詎知朝廷聲譽日貴衣羽衣持節爲
天子使神明於海岳之間乎天子之使出有祠事於
其土則其守令率其屬發傳除道迎入府舍躬導至
祠所候使者致命畢乃敢見使者使者旣祠卽行不
敢留蓋重事且惜勞人也庸詎知得以送事優游名
山之最於天下者乎是二者常不可兼而今兼之斯
可謂榮幸矣此予在奉嘗與今御史木君奉祠而西
若烹行跨山踰河越隴抵蜀予二人執御惟謹恐
以下克敬共事而君縱綽掉策飄飄然凌雲御風

窮險若平地雖木君至今猶羨道之也然則北南往
復幾萬里爲專使於是有哉予獨念夫所謂匡廬
武夷者於予居猶東西家耳夢寐想見其處喪輿
親往而不可得或僅卽其麓而返見君之行不能
無慨然於中矣雖然好道學古之君子必有與予同
志者深隱高蹈而不出聞有客自京師至且憐予之
汨沒忘返將從之而招予者乎嗟乎長林鶴不識
使者之光華或驚懼而逝逝願暫辟從騎返初服而
接之庶一遇乎不然不得而見之矣此予之私禱也

道園集

序

重

若榮使者之出而送之者則有諸公詩在

貞一藁序

某與朱君本初相從於京師二十有餘年矣每見其
應之問卽自洗滌以讀書爲事其書旣不泛雜讀
之又有其道某甚敬焉至於職方之紀尤所偏善遇
輟軒遠至輒抽簡載管累釋而問焉山川險要道徑
遠近城邑沿革人物土產風俗必參伍詢詰會同其
實雖糜金帛費時日不厭也不嫌其心不止其治事
也討論如儀禮嚴介若持憲立志之堅確精敏類如
此施之功業必不苟且循習而已然旣從事道家之
學不屑於世用乃折而托之文章宜其過人遠矣嘗
以所著貞一藁示予俾題其端予讀而歎之曰善哉
慎所當言而不鼓夸浮以爲精神也言當於是不爲
詭異以駭觀聽也事達其情不托蹇滯以爲奇古也
情歸乎正不肆流蕩以失本原也若是者其可少乎
予嘗聞爲老子之說者曰欲靜而不躁也重而不輕
也要而不泛也嗇而不豐也容而不奇也畏而不肆
也紆而不蹙也節而不蕩迫而後動不先事而爲必
也審而後言不强所不知妄窮而變也若是者於出

道園集

序

重

而爲文何有哉本初蓋得之矣而某猶及之者誠以知而未能者也本初倘有以廣之乎觀其書試以某言求之

通鑑集

序

三

皇圖大訓序

臣聞古之人君能自得師者莫先於權古之人臣
真知愛君者務引於當道後世豈無聰明之君而無
睿哲之實者歟歟於古訓故也爲之臣者亦豈有不
愛其君者然而不以阿順旨意爲恭則以承奉疏節
爲忠不知古學以至於此爲其君者獨何利哉今天
子以天縱之聖克尊前聞又欲群臣徧知其說使不
至徒徇細人之愛爲具臣之事而已也於戲聖心所
在如天日之昭明得此書者其可不深思於此也哉

皇圖集

序

重

進國學古錄

記

崇仁虞集伯生著

王文公祠堂記

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台始至郡時守以下官多闕侯乃以民事爲已任先事而憂惻怛周至平易之政人甚宜之雨暘稍愆若致自己且脩且祈得不爲菑歲豐時和郡邑安靜則求其所當爲者而盡心焉明年故翰林學士吳公

道園集

記

澄就養郡中過宋丞相荆國王文公之舊祠見其頽圯而歎焉侯聞之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郡吏董某譚某儒學直學饒約揭車使經營焉樂安縣達魯花赤前進士變理博化興國路經歷前臨川縣尉張某與郡士之有餘力者各以私錢來助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以某年月日告成侯介予從子宣傳其事石按郡誌宋崇寧四年郡守田登爲堂於守居之側肖公像而祠之淳熙十五年郡守錢某更築祠而象山陸公九淵爲之記公故宅在城東偏隘步嶺有

在焉作而新之則侯用吳公之言也郡人危素將重刻公文集吳公爲之序既而吳公歿侯是以徵文於予也嗚呼昔人之言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奮乎百世之下必欲見立法度以堯舜其君民而又得君以行其志則未有如公者也况乎冰霜之操日星之文卓然命世之大才者乎陸吳二子之言旣足以極公志之所存今昔不足於公者又有以盡破其偏私之蔽而世俗口耳相承之議遂無復容喙於其間雖公復生亦將憮然於斯可謂千載之定論矣然則今侯

道園集

記

二

新公祠豈直爲觀美也哉世之從政果如陸子所謂出乎老氏之緒餘者久已鮮矣而波頽風靡之中求如公之所謂因循所謂流俗而不足與有爲者亦且無之安得有如公立志操行者哉廉耻道喪士習愈下表廟章之使人士拜公之祠瞻公之像誦公之文考公之行以求公之志而有所感發焉則貪者可以廉懦者可以立矣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陸吳之言脩矣學者尙有考焉乃作迎享送神辭以遺之其詞曰

天高日晶百世之師野水秋雲悠悠我思淡淡荒陲
晨曦載暉言採其芹遲公來歸山川出雲無往不復
草有零露在彼靈谷尋窮于原亦企于石父母之邦
庶幾來食盈庭之言匪今斯今邦人之言式究予心
作者之興實命自天哀哀生民何千萬年

奉元路重修先聖廟學記

我國家龍飛朔方奄有中夏世祖既定大統人文聿
興學校之設爲急先務奉元本京兆漢唐故都地望
尤重是以分鎮于陝者平章廉公某叅政商公挺平
章資公某僉省嚴公某先後作成宣聖廟儒學于郡
東南有禮門殿門其東西廡爲從祀之舍後有講堂
有石經之亭唐人石刻附焉儀門之外有齋宮外爲
都宮有櫺星門此其大畧也時東平徐公琰方爲行
省在司員外郎實記而刻諸石則至元十三年丙子

之歲也其後陝西行中書省西行臺皆治奉元有司
校官治廟學無敢闕失會歲荐飢勿遑繕葺仍改至
元之二年歲在丙子瞻思帖木兒不花爲行臺御史
乃建言曰今歲事有成民訖小康禮義之教需此焉
出歲行六十時其復矣以更治廟宇爲請且其說曰
諸賢從祀廟廡歲時之奉其典享焉非請益受業而
晉繪以侍立于俎豆之設未便請如國子監廟制皆
塑像坐食爲宜臺端唯而從之相繼以就其功者則
御史蒼問李伯述何執禮李中蔡明安達你諸君子

也於是行省西行臺各率其屬出俸以爲之先孫王
土相府鞏昌帥府某屯田二總管府下至郡邑之吏
好義之士聞風勸助者相續四月命工度材各給其
直工儲之費稍廉之給凡爲鈔二萬緡如民間之通
工易事無官府之擾是以明年八月告成而民下知
有是役也四年二月官又給費修石經廟廡五年夏
御史李中又計學廩之贏修神廟食屋更衣之室及
提學官廨冬御史蔡明安治作更建櫺星門是年李
御史巡行西道得豪民所侵學田五千餘頃刻石著

道園集

記

五

其疆畔租入之數以畀之學官六年御史覺理博化
司廉以爲學校之政既修風紀之效爲大使學生姜
碩以其事來徵予文爲記噫前有徐公之文在集何
敢有所紀載於其後乎而二君知集之先雍人也集
其政不爲雍之父兄子弟頌憲臺君子之美而紀其
成績推本關陝進學之自以成諸君子作成人之才
意乎集問之其上也者周公嘗治而教之矣禮樂
其具也出之于宗廟朝廷之上行之乎學校井田之
間因其事發好德之懿而詠歎夫天命之不已日

道園集

記

六

卦畫示人之蘊而發揮乎變通之無窮致嚴于門門
衽席之微而推致乎天地神明之著致察乎時物衣
食之末而究極乎輔成化育之功耕祿之均施之周
海而無不準也祭廟之遠傳之子孫而無不保也三
代以降人文莫過焉世降俗易孔仲尼猶有不復夢
見之歎而況千載之下乎漢唐之遺迹無復有者又
何有教之可言耶昔二程子得周子之傳而起于洛
邵子在焉橫渠張子時起于關中其學一原也而尤
有意于制作之事焉程子之言有關雕麟趾之意而
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此周公之遺意而張子之志也
正蒙之書學者受讀訂頑之銘推極乎事親事天之
誠而程子以爲其修辭之不可及其勇知之所造非
振古之豪傑孰能與于此而其言曰貧富不均教養
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諒與學者買田畫井正其
經界不失公家之賦而立斂法廣儲蓄救災恤患厚
本抑暴以見先王之遺意而當今可行也又曰今欲
以正經爲事自古聖賢莫不由此而始遠者大者有
斯未及而可于家庭見之又曰學者且須識禮可以

滋養德性集義養氣蓋有所據依卽有常業可以見諸行事其端緒可見如此方是時關洛相望表裏經緯孟子以來亦未有盛于此時者其爲言也衣彼天下後世至于今賴之詠歌周南者不亦歸求而有餘乎此 祖初來覃懷許文正公上書與師友講明于斯矣 之朝廷儒者之效遂大見于當世而至元大德之間猶有守志厲操之士高蹈深隱于其鄉朝廷不變尊位顯爵以延致之以表式于四方聞其風而及其門者亦多矣未必其寂然也夫其風氣四塞之道

道園集

記

七

固土厚而水深其生人也質直而忠厚是以文王周公之教易行焉仲尼所以贊諸易詠諸詩載之于書者莫非其事至于關洛諸君子而大明焉舍此無以爲教矣學於斯者思周公之爲治以極于孔子之道因橫渠之學而博通乎濂洛之原則化行俗美賢才衆多豈不于吾雍學而見之乎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不有聖賢之教則斯焉取斯乎請以復諸大夫君子而與其都人士講焉

撫州路樂安縣重修宣聖廟學記

樂安縣宣聖廟學歲久圯壞元溥與其同僚某某出俸士民某某相率出私財作而新之刻其修治歲月于麗牲之石以于自國史歸老寓其鄰邑求爲執筆而書之于間昔人以崇仁永豐之間相距數百里山谷修阻官府遼遠民無所保息割兩縣之地置一縣而治詹墟是爲樂安二百年來非惟其民人得所休養而豪傑秀異之士代不乏人自舉進士至爲執政貴官若弟兄父子相繼登進士第者具可攷見延祐

道園集

記

八

中仁宗始以科舉取士曠數郡或不能荐一人而樂安獨有先登高科者其後荐名于朝不絕蓋其世修足業而名家者諸父長老率其昆弟子孫修習無廢自井邑田野絃誦之聲相聞是以蓬掖之徒環千里而觀之或自以爲不及也且其山高而水清地固而氣盛故其風習充然有以自壯足以有爲非若巽懦之不足興起則吾元溥之新茲學也其有望於士民者豈苟然哉近時業進士其專治者非易詩書春秋禮之經子其所問辯者非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

乎有司得匪而舉之者非所謂孝弟闡於鄉信義孚於友者乎夫進士者朝廷取材之一途耳有志之士固不以其廢置得失而有所作輟也夫儒者之事進士而已乎哉爲進士者明斯經也修斯行也爲道莫近焉於是反求而自治卽此而不待他求矣取諸聖經賢傳之言合銜齋趨就之文而求修己治人之實其所以見諸鄉黨鄰里者不以苟迋吏議爲僥倖不以委曲鄉原爲自喜而求乎天性人倫之至焉其來遊于斯學致力於斯經斯行朝益暮習悉心盡悴父

道圖集

記

九

兄之相教子弟之相承如攻進士業之勤苦因其仇果強倖之資而勇於爲善焉則人才之成就鄉魯何媿焉二三百之進士云乎哉元溥之爲治可見者甚衆吾觀其念邑人之去郡遠田租之輪勞費艱險嘗受後時之責力請於上得計直而納資雖受害猶愧愧言之必欲使民久遠有所依賴其所以優其生養使得以治其禮義皆實意也于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必如斯也庶幾元溥之心乎

澧州路慈利州修儒學記

澧州路慈利州在春秋時爲楚地秦置黔中郡漢魏以後地總於武陵隋開皇 年始置慈利縣其國朝 年升爲州州有宣聖廟儒學皆因其舊大德壬寅歲邑士萬士龍請於州出私財而作新之禮殿門廡講堂齋舍悉具合爲都宮禮殿有先聖及配享皆肖像於位冕服如其制從祀先賢繪事在東西兩廡廊修其工上其事于湖廣行省行省言于朝永用禮官議旌其門口樂善向道之門有司作門于所居署

道圖集

記

十

之如其文廟南有道東西出各樹門其端亦以樂善向道分題之于今三十有餘年矣食其食而事其事於斯者閱歲月如流水之補葺之功循就圯壞仍改至元之二年十月奉訓大夫也先海才來監州事始下車以學校爲已任嚴學職訓導之事擇凡民之俊秀充大小學弟子員而程督其弦誦課業幾知教之學矣乃謀大修其學宮進士龍之子文綬孫德告之曰爾祖父之爲學也朝廷知之行省憲司上之州郡表之鄉人士弗忘乃子乃孫尙能修先人之志

道園集

記

主

平文綬鶴頸首承邦君之命畢先人之志於是增修禮殿新陶瓦以易敝漏美丹漆以發昏黷因棟宇之舊而擴闊其外視道路之所出入甃以甃之泮水有池去汙納清深廣相稱樹十二戟於門如王宮之制先賢從祀於兩廡者易繪以像冕服如制像有位位有屏障而施帷焉凡百有五始作雅樂脩歌之工八音之器使諸生肄焉有祀于先聖先師則用之取經書子集于四方及于雲章之閣以待學者之觀覽焉於是向道樂善二坊門廢亦起而更築之明年八月朝散大夫榮溥來治州事實相與左右以迄于歲卜吉之日率僚佐人士含萊于先聖先師而告焉延萬氏子孫于州庭置酒食以禮之爲書以識之曰鄉里有煩役萬氏勿有與也又明年戊寅三月命具更強禮走臨川求集記之集乃爲之言曰今自天子之節施及四海之際凡郡縣莫不有廟學其神則先聖南面而坐顏曾思孟西面坐侑食自斯之從祀者則孔子之門人與先漢以來專經之士而道統之傳則姓以下九君子者則我國家之置其書則易詩書春

道園集

記

主

秋禮樂與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所爲說則周程張程之言則朱子之所論定而朱子又與呂成公取周程張邵之言作近思錄以爲入道之階梯我朝自許文正公以來定爲國是大中至正而莫敢有異議者也則凡學夫此者皆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求至其至而已矣嗚呼三代而下至于今日爲學之道既明且盛者如此豈漢唐所可望其萬一者哉然而通都會邑之間物欲功利之習相與薰染者易深文藝游末邪說似是之類充塞惑亂又有甚焉至于一鄉一曲或各爲一說更相祖尙輕翾者無篤信之實凡近者無高明之見而吾道如天地日月之行而學者不能以自至則其居亦有害之者矣吾聞慈利之爲州遠在江湖之外山深林密民生不見外事故不爲浮薄之俗壞沃而敏故易於從善有賢守長知所表勵而率先之彬彬鄒魯之風豈難至哉昔我世祖之取宋淮南忠武王總兵而南丞相實同受命襄漢荆楚至于交廣安定之澤民至于今賴之平章以世家子數鎮外間惠政在人臨州年甫三

十唐民社之託好學而明禮清介而寬裕觀其修學之舉可以得爲治之方矣榮族秩序以高尊意民事古悉慈利有不足以晉二侯者而揚于王庭有日矣尙有以振起其州之士民哉高氏祖子孫三世盡力于廟學亦宜得書以爲勸凡州之僚佐胥里姓名則見碑陰

道園集

記

圭

新喻州重修宣聖廟儒學記

臨江路新喻州以渝水得名轉渝爲喻不知所自起漢以來已爲縣及宋置臨江軍新喻自宜春來隸之其治在四大山之中秀水淵注是以草木深潤文物俊異多出焉故宋在汴時劉侍讀敞生是鄉稽古淵茂有禮春秋之說史記典故之舊尤習焉與其弟若于博學洽聞名于一時與縉紳大儒先生蔚乎相望自是而後風流雅習代有足徵者矣其學校可知者始宋崇寧三年南渡後煖紹興三年令趙子琇始作

道園集

記

古

之給事中李公大有爲之記紹熙二年令曾光祖修之工部尚書謝公諤爲之記嘉定八年令董堦又修之寶謨閣學士章公穎爲之記及內附國朝至元二十二年邑人以部使者真定趙公秉政之命修學政新大成殿故宋大學博士廬陵劉公辰翁爲之記三十一年縣升爲州而學無所改作仍改至元之四年朝列大夫知州事彭城李侯漢傑始下車謁夫子廟慨夫五十四年之久而日敝弗葺也乃出俸金修職事以更飭廟學爲已任既成釋菜以告其地在城東

虎嶼山之上俯臨澄潭氣象雄固得石泉于荆榛之中甘潔可酌作神廚近之取其灌溉聚租入

以續廩食蓄書籍以足誦讀範銅爲祭器與雅樂之器皆各有藏助成者其同僚達魯花赤忽都同知小者木牙津判官李可道吳子山勸相給使者則州人蕭燾晏南傑傳行簡也七月使前鄉貢進士丁鏐故宋參政正蕭公之裔孫述來求記之於是盡得諸先達前記而讀之未嘗不深歎人物之多文章之盛也如此嗟夫謝章二公以名法從爲鄉先生所以致

道園集

記

志

意於後來學者皆拳拳於心術之正其言不可不深思之也謝公之言曰古之學者尙德今之學者尙文是則欲其人之尙德也章公之言曰士而不知教此漢唐之不可望乎三代者也望其人之修學也至矣集敢不申二公之意而爲之言乎德也者得於天者也知所以尊乎得於天者則知學矣學也者所以爲已非以爲人也然而修諸已則可以治乎人矣此學之道也方謝公爲此學記時新安朱子自漳守退歸建陽從學者甚衆作考亭精舍以處之蓋是時朱子

所定五經四書皆有成說周程張邵之遺言具有端緒於是學者趨乎聖賢之域正大而無所惑矣大人

先生相望於數百里之間各有以治其邑者如此東南學問之不絕其可誣乎自僞學之禍興久之而後定及其說稍行學者不假之以便前取則墮于訓詁之相因雖其書之具存而得之者亦或微矣昔世祖獻兵江上得江漢趙氏書以朱子之書北還魯國許文正公首得小學之書尊信表章躬踐以爲教又推致乎聖經賢傳之遺而斯文之正緒大明於天下自

道園集

記

志

國都之學至於郡縣黨塾莫不尙焉近時以進士取人猶以難疑答問於四書爲先務是可見其與天下爲公而不可易也淪學之士思其先正如侍讀劉公之博洽蕭正肅公之端雅遍觀於諸先達學記之言而深思夫謝章二公尙德修學之意凡子之所陳者皆所以自靖於尙德修學之事也豈徒言哉李侯世將家以門廩入仕治民嘗官南海上以廉敏才畧爲廉訪宣尉兩司所知凡州縣有闕事輒用之通攝無旬日卽辨治海有大寇維十數舟近在坵谷交結

橫私鹽偽鈔汗漫不可收拾復有小寇爲耳目出入不可極兩司憂之不以廣州錄事爲卑官強以誘候數日領官軍將卒爲聲援立圻上不動親以數輩入其巢擒首謀之尤奸黠者七八十人尸諸市而盜平及爲是州緩帶從容若無所事者而政無不達學宮其一也州之士多衣冠舊族其次者世守進士

道園集

記

七

撫州路重修宣聖廟學記

太守河間袁公說之來治斯郡也期年政成官府輯睦平易不撓民安於無事尤以學校爲職分而究心焉謹學記之出入以脩祭祀繕修師弟子之養比歲而益充教授胡式甫至而遽以憂去不及有所爲學政李輯錄周復亨攝其事以廟學室宇敝壞告經歷前進士河南汪英曰今內朝清明外無繁令英得於此時畫諾簡書之暇學校之修非吾事而誰事也使工視夫棟樑榱桷之朽腐瓦甍之毀缺象設采色之

道園集

記

六

黠翳者而謀新焉梓人步材陶人埏埴凡攻金攻石設色之工各執藝以待爭自大成殿講堂書閣門廡齋舍易以梗楠豫章之美完以朽壤塋塹以堅鑿石作闢墻禮殿之防和漆於丹侈垣楹之飾南面之像侑食之容衣裳冠屨儼然繡繪之有別凡爲米若干爲鈔若干皆任其歲至夕歸審度傭賈而無所欺隱是以敏於就事以稱其觀美者也乃至元六年六月朔日復亨與學訓導葉友聞以成事來告而請記焉集聞之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斯後有不得不書者

說易者有之君子之善盡治者前事過中而將壞則
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
而尙新便當致其丁寧之意而不使至于速壞是則
府君幕府之意而學校諸君子所欲記之者乎嗚呼
治教之休明豈專在於屋室之觀哉然而簡陋不治
則無以行其典章之既完矣美矣游息於斯者亦有
所思乎聖神如洋洋在上肅然奔走豆邊之時至
著明也退處其私暗室屋漏凜然衣冠瞻視之頃至
隱微也幽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一瓦石之

道園集

記

七

毀也承事之際而致嚴焉一跬步之失一棟梁之撓
也其淪胥潰敗將有不可禦者視彼繕完之密而歸
求反身之誨則亦善取諸物以爲學者哉况乎始也
不知築室之基而無所用其功終也不知灑掃之務
而卒以曠其宅出入俯仰亦何所事於斯乎或者以
高明爲高虛而不知夫實究其本原以簡易爲簡便
而不思文理之密察則吾有所不敢知也諸君子尙
或有取於斯言哉因書以爲記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豫章
徐邦憲爲分宜丞律已以奉職厲志以成事其久也
有言而上之人聽之有行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信
其可用乃取其邑之繁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
之其令某以他役自任而夫子廟學之事悉以屬諸
丞按縣學本清源書院與安駟之故地故宋咸淳庚
午令章采遷駟他處併書院之地爲縣學學有廟廟
後爲會食堂而所謂講堂者在東廡之東用陰陽家

道園集

記

三

言面乙之位內附國朝膠東劉德以爲郡縣講堂必
在廟後撤會食堂以作明倫堂而東面之堂不廢然
取具一時地卑材劣不足以久學渙水水漲而堂壞
久而不可支遂除去之以其地爲萊園丞之始來周
視慨歎而言曰此吾之責也將誰諉乎乃告邑人士
以修學之意良民大家莫不歡附而鄉之士
陳辰翁獨曰丞至年餘一無取於民而爲是義舉何
俟於衆力請專爲之丞善而從其請陳氏出其私財
使其孫德星親任其役而縣教諭吉水李辰翁董之

亦以公事之暇朝夕程督毋苟毋緩壘石於圻以障水取剛土礪石子築堂基高三尺拓舊基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修直中度者用之撓弱斥不取於是爲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有七尺工績堅緻弘敞偉然其爲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于三年之十月堂成于明年之正月計其材用工食之費爲鈔萬有千餘緡丞相乃使其弟邦傑與邑諸生趙良來求文以爲記分宜本分宜春以爲縣袁之壯邑也昔者袁守祖侯無擇之始建學盱江李泰伯記

道園集

記

圭

之厲其民以忠孝足以感發於人心儒者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張侯杓作新學其兄宣公爲之記詔學者以唐虞三代建學造士之本意而朱子記其學周程之則又以原乎道統之傳而示之以修己治人

道園集

記

圭

集之不敏何敢贊一辭于其間哉雖然丞之思有以教其人邑人士思有以進其學皆古之道也何敢不伸二先生之緒餘以爲告乎夫國家定爲夫子之廟肖聖人之容南面而中居從祀配享儼然有序牲殺器血歲有常祀郡縣有司承詔令行事則在乎廟矣至於師弟子誦詩讀書問學辨德則在于斯堂也此學之謂也乎是以凡天下之學皆名其堂曰明倫堂惟三代共之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五殊二實來往摩盪人得之以爲人物得之以爲物而生生之無窮烏可已也惟人也得夫仁義禮智以爲性焉人之爲道則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矣孝弟本于仁也君臣夫婦朋友合于義也惟其有是禮也故能行斯五者而有以盡其分惟其有是智也故能知斯五者而有以窮其理惟聖人爲能極其至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賢者率循其道以求至其至者也推之以教夫凡民使皆有以望其所至而自達焉夫凡民之去聖人遠矣而皆可以爲聖人者蓋其有得於已者無不均故其行於倫者皆

可以極其至也是故氣欲之交襍或至近於禽獸而天理之流動充滿未嘗少有間斷欠缺世道淪降三綱紊而無法數者蓋有之矣而窮天地亘古今五者之倫何嘗一息之可廢哉所以宣公之記繫乎五典四德而使之有以知天理之所固有而行其典之所當然也其曰孔孟之書脩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此示之以學之方也朱子之記曰世儒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襍於老子釋氏之言知人爲之鑿淺陋乖離道圖集

記

圭

莫適主統所以決其岐路之差也其曰間有聞于先儒之說則有舍近求遠處不闕高而不知卽事窮理以求其切于修己治人之術者所以端其進修之序也學者卽朱子之說而學焉則宣公所謂孝弟之行始于閭門而刑于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者吾將於分宜之邑而見其人焉則無負於邑大夫修學之意矣故書以告來者

尼山書院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以興復書院始末爲言乃爲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滕西北鄒縣東六十里其山五峰西峙中峰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蒼栢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旣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枝葉皆上起降之谷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臨水崖有曰坤靈之洞洞中有聖人石像與顏母之山對其

道圖集

記

書

北則防山聖人合塋其父母處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原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之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宮焉故宋慶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兗州仙源縣宗愿作新宮有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今蓋三百餘年矣宮不知以何年廢我國家奄有中夏崇尙孔子之道歲月侵久典禮斯脩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四代襲封衍聖公思晦用林廟管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司奉祠

因荐璠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奎章閣大學士唐
里公變時爲尙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
子中書左丞相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
尼山書院以璠爲山長六月至官爲爰舍山中罄竭
私橐繼以假貸具羊豕爲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
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除
荆棘撤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
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廉訪司楊公訥

訥行部率其吏翟趙郭趣茲山番璠舍一日顧

道園集

記

奎

瞻徘徊以其事爲已任命同知滕州事郝寶閭領之
首出俸以爲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鄒縣令張士謙與
罷邑之官屬凡齊魯之境與賢士鄉大夫民之好事
者大出錢而勸成之擇木于山陶甃于野備饘致遠
率車牛服身役連軫載途飲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
勞又得古殿遺構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
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毓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
西放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以
爲夫子在川上蓋在此云繼以塑繪聖賢像成樂器

祭器以次成置弟子員以凡民之子弟俊秀充之皆
復其力役乃以明年上丁用大牢致祠告成噫其功
可謂敏矣夫朝廷定議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
以克有成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嗚呼青
初開物天作茲山太和氤氲元氣融結流形降神薦
生大聖以立三極位天地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
於無窮若夫徂徠龜蒙至于岱宗雨露風霆往作來
復前瞻後際邈然高深其孰可測哉運會有時聿興
新宇不日成之豈偶然與璠也得以學官從事於茲

道園集

記

奎

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概如此
若夫播爲聲詩歌誦功德式荐明享勒之金石則有
待于方今儒林之君子也哉

南軒書院新建藏書閣記

袁州路南軒書院者祠黃漢張子宣公而列於學宮者也故宋時宣公弟杓定叟守宜春宣公至焉郡人士思公而不敢忘也端平兩申郡守廬山彭方度地卜東湖之上始創書院又七年而後成彭守時爲尚書兵部侍郎某記之內附國朝以來莫之改也近歲水蓄其北址藏書之閣圯焉其勢未已講堂且危仍改至元之三年山長廬陵趙某始至凜然憂之告諸太府請加完繕太府聽其言思有所屬焉幕府之長

道園集

記

志

嚴君仲毅進曰仲毅之此不可使學校有所遺缺也明年前太守真定侯宗顏去爲漕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始來同寅和民以無事仲毅得以致其力焉然書院之田不足以供祭祀廩稍之用是以營絕有所未遑也乃出月俸爲之先而上下應之卽書閣之舊址新松爲防沉布木底加層石焉延十有五丈廣百步崇二丈畚石加土平接講堂之址凡若干丈堂始無虞是時郡學新作尊經閣舊閣之材尚有堅完者以今侯之意與書院莫諸新隄之上復藏

之舊觀閣凡三層皆出飛簷以遠風雨奉宣公之像

于閣下以爲祠又作東西廡以屬諸講堂作詠歸亭與立雪亭對大門之東與老氏之宮接正其界爲亭以表之至元五年月日告成又作水櫃于上流以防衝突之虞是役之始終嚴君日至而趙某譯史鄧某府吏胡某並學趙某皆勤敏覈實克相其功稿予記其事如此嗟夫使幕府之佐其長身任其勞而不辭則府安有缺事哉然予不敢徒書其土木之功也蓋聞之聖人既遠周子興焉作爲圖書以發不傳

道園集

記

志

之秘兩程子繼之而其道大行龜山楊氏之歸閩叔于嘆其道之南矣其傳諸豫章延平者得朱子而張子得于五峰胡氏者生同時而學同源也斯世斯文之所係者重矣張子以丞相魏公之元子天資粹美異于常人自其弱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道及得所傳遠有端緒察乎幾微萌動之端以博極乎求仁之道玩心神明不舍晝夜極講明問辨之功從容以和而不激極舒遲溫厚之意端嚴以正而不阿朝進暮歸同歸一致任重道遠死而後已及夫蟬蛻人欲之私

舍客天理之妙其所至盛矣哉以之事上蒞民以之
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者可攷焉昔在魏公相思陵
丁艱難之中屢屈于儉奸之手大忠大義時人比之
諸葛武侯宣公以爲武侯王佐之才而自比于管樂
必不然也取舊傳而更定之蓋以明其父之心也定
之爲弟也才略幾有父風治事之日宣公問暇而
過之所以端其爲政之本原以見諸行事民其
德而不知者多矣當彭守時其殘暴餘之猶存而
今不復可見豈不重可歎哉遺像儼然衣冠姿色之

道園集

記

表

在于斯也學者想見其中和純之氣洋溢充滿反
求諸已知其所不及以自致其變化焉則固君子之
樂也

重修張巖書院記

張巖書院者臨江教授千崖張君作也千崖沒子孫
遠仕京師弗遑于茲而其甥蔡岳孫諸諸身氏捐貲
鳩工繕治不數月而成來求文以記之夫南山張氏
之亭館甚多而岳孫獨先事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
可謂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上游其風土淳厚其
人易與爲善西瞻衡岳則岳麓書院在焉東望廬阜
則白鹿洞在焉此昔賢之所經營皆依乎名山大川
者也今巖學得山水之秀故可托以久長者乎今天

道園集

記

手

下好事者築室買田以資講習然一列于學官則行
有司之事而弦誦遶豆殆爲文具者多矣獨巖學遠
於城闕之喧囂邈乎公府之拘制饋餉時至無乏絕
之慮人跡在通無岑寥之苦息焉游焉無所事乎其
及其閒暇可以登山眺遠而發揮其詠歌環千里
而觀之爲學之善地未有過於是者雖然樂順適則
志易墮之磨礪則德每孤前輩寥落師友道廢遺言
之微孰究孰擴越時尙者竊緒餘以鈞利祿務高遠
者假近似以立名聲疏鹵自欺之風有不可勝言者

宜春文物之邦深山茂林豈無古學之士經明行修
足爲師表者張巖之人其力致之也乎苟賢者之未
易致也則岳麓白鹿洞晦菴朱子南軒張子之成規
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事焉可也尊
信則不搖於異議從事則馴至于成功他日衣冠之
盛彬彬然自巖學而出則張氏蔡氏之名顯著于天
下豈直山水光華而已哉

道園集

記

圭

袁州路萬載縣重修宣聖廟學記

萬載縣尹懷孟馮士毅縣學教諭匡廬曹邦來告於
集曰學校之係於治化大矣風紀之司以爲職任部
使者巡行郡縣下車卽禮廟學以爲先務而士毅等
僉員於此謹廟祀繕學舍以待教令不敢緩也茲邑
之學始作故宋至和中屢還不常季年始定於水西
內附國朝因舊無改越五十餘年至治辛酉歲僉憲
薩德彌失至縣以其規模敝陋弗稱而學記不足以
給用用父老言命縣尹河南張輔延見邑人江州權
茶大使黃璧咨以修學之事璧承命以爲已任禮殿
小不足以容祭器樂懸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爲四楹
之屋於殿南深丈有八尺廣與殿等以兩廡之迫於
左右也移而廣之丈有五尺徙其門而南之凡三丈
有三尺又移櫺星門於門之南三丈有五尺皆更作
焉講堂齋舍官廳尉屋加葺焉事具郡人前進士夏
鎮記又十年爲至順辛未僉憲聶公延世至以先聖
先師及從祀之像設弗嚴知薩公之用人也審又以
咨之黃君受命如初初三月而像設之冕易裳衣五

道園集

記

圭

承緒如章又八年爲仍改至元之四年今副憲完
顏公至適殿棟撓前後簷之交承雷池壞仍薩公並
公之意咨請黃君受命亦如之明年陶甃材木具作
廡屋架其上以通水飭以文瓦建以鴟尾而殿益高
以固完矣凡三役三使者一以薦黃君不資於衆人
不煩於官府材木之立工役之備一出於私帑故無
所會是以臬司公府極以善之焉敢請記之蓋聞之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
下郡國其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人

道園集

記

奎

以爲稱人之善必本於父兄也司民風者將有爲焉
豈乏材用之俱哉而審人以托之不以煩煩一十爲
嫌哉誠有教乎其間也取諸父子昆弟之無間言者
所以興孝弟也取諸謹愿無干于官府者所以別善
良也取諸樂易而無所厭者所以敦鄙薄也取諸敏
事而不乏者所以懲驕吝也鄉黨州閭之衆庶見而
感焉則驕吝鄙薄之風消善良之類盛孝弟之道興
而使者之教行矣尙何憂學校之不修乎乃若嚴經
傳之誦說以爲學則尙廉耻敦厚以閑士習出其後

秀而表之易其所未至簡其所未率則有司之教猶
有可爲者焉縣令學官勉之

集

記

奎

南康路都昌縣重修儒學記

皇朝自國都郡縣皆建學學必有廟以祠先聖先師而學所以學其學也有司奉明詔嚴祀典而屬教於校官薄海內外莫敢不虔敬苟有事焉則必記其事事無不同也記事者因其地而各有所述以示諷勸此南康都昌之修學所以不可無記也昔者孟子沒而道學失其傳周子起於千載之下而傳之程子而斯道大明以行聖經賢傳之旨論說傳受之脩至朱子而茂有加焉而南康之爲郡最爾湖山之間甫及

道園集

記

圭

百年周子朱子爲之守其化民之速入人之深豈他郡之所可及哉且都昌之爲邑俗尤淳厚黃灝彭鳳馮綽曹興宗四君子者實從朱子游講學之懿修行之篤傳諸其家以及其鄉之人者盡朱之季年衣冠相望猶有可致者沐我皇元之治者又七十餘年矣今縣令豫章于友信以爲其曾大父嘗及朱子之門而邑教論清江朱釗以爲一官五年懼無以自見於學校相與悉力於廟學功成之日使來求文以記之按郡志學始建於咸通中宋因之建炎之後更作者

道園集

記

圭

其門庶諸舍責成象力是以不能堅久其可書者惟泰定丙寅縣令中山段完澤教諭宋守正爲垣以環居鑄銅爲祭器燕器與增置水田二十七畝耳及釗與于令先後至以仍改元丁丑之歲始謀修學謹簿書之出入粟必至庾錢必至庫民無敢隱吏無敢私根括地利之沒於民間者而彭氏之子孫喜學校之有興也其割其私田貳頃以益學賦將有所興作以歲款未充二年之闕祭祀之用師弟子之廩稍既具會其羨將二百五十餘石爲中統鈔六千餘貫買杉杉之木於旁邑以巳卯之歲七月經始自禮殿殿門及明倫之堂先賢之祠諸生講肄之舍下至庖廄凡棟梁采桷一物之既朽一木之不堪者悉撤而更以良美之材覆宇堅密締構高壯異可以經久矣外三門撓朽甚不稱觀美易以鉅楹築治垣墉高厚周密儼然有不可踰之勢焉成以其年十一月子既爲記其事如此而竊有歎焉朱子立朝之日少其臨民於外者惟南康長沙漳州爲三耳漳漳皆不及其月

獨南康歲三載而荒政之行都昌之民爲厚誦之
益都昌之士爲深世祖時許文正公實得朱子之書
而表章之而其言遂衣被于天下然而遠域窮鄉其
其書而無歸友之辨功利進取之士竊其緒餘以干
時樂爲簡易之說而智不足以及其高明其姑竊其
名以文其虛誕鹵莽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則吾安
得不有望於是邦是邑耶嗟夫朱子之教人也豈有
他哉其性仁義禮智也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朋友也其書易詩書春秋也其學則顏曾思孟之得

道園集

記

美

于孔子而周子程子起而傳之者也於是乎識察乎
問學之博攷驗乎躬行之實本乎心得以立言端其
統緒以致辨論說之精詳而不可厭也憂患之深遠
而不可忽也千言萬語具在方冊所謂憂之也深故
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不在茲
乎所患世之學者不能篤信其師說而質之凡近者
雖讀其書而不能有所信粗有才氣者又務爲新奇
以欺世其亦末如之何也已哉噫弟子之受命莫信
于父兄父兄之成德莫信于師友邑之君子信其父

兄之言信其師友之教以推至於聖賢之德業必無
他岐矣邑之君子勉之哉

道園集

記

美

瑞昌蔡氏義學記

九江瑞昌有作義學者其一人蔡季霖也季霖沒其子士仁等修其屋室贍其供給延明師集宗族鄉黨而教之如其父時不敢廢來求書其事以示後來者自朱文公講學白鹿洞環巨廬之麓士君子聞風而起者多矣其在德安則有蔡元思其在瑞昌則有周舜弼與其從弟亨仲孫子仿在都昌則有彭儀之皆卓然爲高第弟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荅問必悟徹實踐而後已文公沒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

道圖集

記

義

事黃直卿而卒業焉其晚也與其同門之友數人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又如此者三十年而鄉都州間之間父子兄弟相與服行其德庶幾鄉魯之盛矣宋之季年郡縣學士子以科舉之業相尙本之則無有也識者憂之或卽先儒之遺迹或因山水之名勝則爲精舍以處學古之士焉淡泊堅篤無利欲之感是以朱氏之學行於當世而九江南康之間如蔡周諸君子得以化成于其鄉也我國家始制進士舉業必欲學者深通朱氏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而五經

之傳一有定論蓋將使其人端心竭力於此焉苟有以深嗜其味而極造其旨必幡然而悟惕然而思思有以靜存動察如所問所知而用工焉則其人有不爲聖賢之歸而足爲世用者乎惜乎或假其言以僥倖一第而遂視之不啻如筌蹄此不惟上負國家次負聖賢而其日暴月棄亦以甚矣今也緣黨庠術序之義建學延師于其家父兄子弟相承而無廢吾故知文公之爲教元思舜弼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豈不盛哉雖然宮室不患不尊也像設不患不嚴也食飲居處不患不足也必得師焉端其所以爲教則存乎其人而已端之之道何如哉因夫鄉之父兄若元思舜弼之所講以達朱氏之學邇濂洛而求之非聖人之言不言也非聖人之學不學也辨似是之非決義利之制斷不爲小人之歸必趨君子之域按其師說循序而進勿襍勿怠始終而無媿焉及其成也舉而措之事業不可勝用也然則堯舜三代之治有不

道圖集

記

卑

在于今日乎

屏山書院記 在建寧

屏山書院者祠屏山先生劉文靖公而始列於學官有也先生諱子翬字彥冲授學于朱文公也先生居崇安之五夫里有屏山書院文公之所題也國朝至先生從父忠肅公五世孫請於郡以樞密故地爲書院取文公五夫里之題扁而揭之第有先生之祠以文公及其從子樞密侑食郡人士春秋具祠不廢而未建學立官如書院之制也元統初郡守暗都刺上其事以請二憲李公端以爲宜如郡言事聞朝廷

道園集

記

聖

至元己卯文書下如其請僉憲左公荅刺失里行部至郡用朱炳言取建安書院計餘賦之番郡者爲至元鈔一百五十定以作書院是歲僅以其錢伍分之一以葺先生之祠堂他未遑也至正元年二憲幹公玉倫徙之至與郡守麻合馬通守劉伯顏計貲而新之作禮殿奉夫子燕居先生之祠侑食者無所改而都宮有門凡書院之所宜爲次第而舉之矣前代之世家故宅淪謝于二百年之後者一旦煥然復爲禮

之官自學者至于道途之人莫不感歎而興起

以有十一月告成郡長二爲文書使郡人朱忻走臨

川致幹公之意使集書其事如此云所文公之五世孫也集既書其事而歎曰嗚呼先生遠矣先生之學之精微猶可得而聞者其在文公之所敘錄乎且其文二十卷者文公之所定錄而胡公之所敘也誦其詩讀其書以求諸其爲人其在此矣蓋先生之言曰嘗臥病蒲陽與釋老子之徒接以爲其言是矣反而觀乎吾書而後有以知吾道之大體用之全卓然而觀乎吾書而後有以知吾道之大體用之全卓然

道園集

記

聖

公孔子顏曾思孟論其所行之道序其所傳之宗蓋其用力積久而真知深造以爲言者也至於其所自得而指示學者歷論世學之所以蔽人心之所以晦吾道之所以不明者俾知其蒙之所在而發之以求夫不遠之後而曰不遠復者入德之門也嗟夫此顏子之學也先生以顏子之學爲學而告諸學者亦以顏子之學爲學焉今之學者欲求先生之學不以顏子之學爲學豈先生之所以望于學者乎蓋嘗竊衍

德其志氣神明之萬一矣大才足以用世而歛退無

山臨水與其師友講問授受不厭不倦而至於
忘言遂以終日精明高節孰得而窺之若夫終
身之慕不忘于體魄之裁俯仰之安不昧於死生之
際就其所有以極其所至吾黨小子其何足以言之
乎嗟夫聖賢千載不傳之緒中興於康洛而世變隨
之胡氏之所得在於籍溪楊氏之所傳至於延平文
公皆受而傳焉原其爲學之端實先生爲之根抵不
然弱冠之門人乎而視之卽期以顏曾之事豈無見
而然哉而後知文公之於父師共報均罔極矣諸君
道園集 記
子之遺迹皆在此鄉也會其通以成其業可不推原
于此堂也乎

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

國家提封之廣前代所無而自京師通都大府至於
海表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書以教乎
其人群經四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
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以是爲則而天下之
學皆朱子之書書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
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官之外用前代四書院之制別
立書院以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
院凡七皆朱子之游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

道園集

記

書

考亭書院在建陽城西五里其始未有熊禾之記陳
義紀事甚大而條然而賦入不充于廩稍而緒完不
能無疏也至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顏至郡且二
年矣文雅樂善以學校之事爲已任知無不爲文公
之五世孫忻以考亭之事告通守曰是吾職也乃輟
他學之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以屬諸縣典史陳
德敬共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立學張隘祖會邑人士
而告以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第俟公府
薦之先爾翁然趨勸而共作新之加葺更造悉視其

所宜而不敢過自堂徂基亦既合矣而新作文公祠
堂先成所以部使者太守之命來求屏山書院記遂
并求考亭之書焉蓋聞諸所曰今考亭書院悉朱子
之舊宅也其先吏部章齋之言曰考亭溪山清遠可
以卜居朱子不忘先君之言蓋至於晚歲而後能築
室以成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意其精
神魂魄之往來猶顧懷於茲者乎子孫後進來學於
斯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歲之薦執
事有恪高堂虛室若有聞乎其音聲瞻前忽後若有
述圖集

記

聖

見乎其儀刑思其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雨露沾
濡蒸藹之升降觀感而化之者莫斯之爲近也況夫
鄉之遺老宿師微言緒論家傳人道耳熱心存者從
容以言以相勉勗則有準有則而不自知其然者將
亦在於斯矣昔者鄒魯之風所以見聞於天下後世
則亦密邇望賢之居云爾吾何幸於考亭見之

澧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國家之制自國都至於郡邑無有遠邇守令有司之
所在皆得建廟通祀三皇而醫者主之蓋爲生民立
命之至意也若稽在昔世祖丕承大統神武不殺奄
有萬邦天下既寧兵偃弗用禮樂政刑治具畢舉以
言其事謂農桑爲衣食之本始置勸農之使而親勸
之厥有成績而守令得兼其事而總以大司農學校
教化之原也庠序之教孝弟之義聖賢之書修已治
人之道大小相承皆命官以掌之於是山川之靈神
明之祠凡可以衛吾民之生者莫不秩祀其於民也
愛之深而慮之遠思之至而保之固其復有遺策哉
獨念乎血氣動乎形骸之內寒暑感乎時序之異不
能無傷沴者焉則致意於醫者之學又慮夫師匠不
立古學既絕遐邇遠邑混于一方一曲相傳之私而
不足以通其極也推而上之原其所自出必至於三
聖人然後止是此三聖人之所以惠利生人者不必
以醫之一伎而求夫爲醫之道不上達於三聖人則
不足以盡其聖神之能事噫制作之盛蓋如此而不

道圖集

記

聖

系者徒以文具應故事豈足以知聖明之微意乎慈
和州達魯花赤故丞相阿里海牙之孫丞相親事世
祖承命南征以不殺爲務克成大勲襄漢湖海以來
盡乎南服被其澤既久是以監郡之治慈利獨有以
知國朝愛民之實是以於其州之三皇廟獨能深致
其力焉廟成求予記其歲月其廟有殿有廡有門亦
有學像設位序皆如京師之制而氣象宏偉他郡所
莫及矣噫州之人士有正有蘭從長吏而有薦於斯
也其亦思夫去朝死遠而治化之極不異於中州謹

道園集

記

聖

身於父母之所全生順時於天地之所亭毒修地利
以給公上循禮義以樂昇平長吏奉宣德意吾民熙
熙然固上之恩德不異於伏羲神農黃帝之盛豈不
偉哉

撫州路樂安縣新建三皇廟記

三皇廟者祠伏羲神農黃帝之神自國都至于郡縣
皆立諸賢者之學我國家之制也元統癸酉冬前進
士變理溥化來爲撫州樂安縣達魯花赤下車謁廟
于委巷歎其圯陋弗虔爲政朞月簡易明恕之效民
安而信之遂以無事乃度縣治之所當爲者次第爲
之民聽從無番難卜地擇材庀工以改作斯廟其一
也旣告成進其人而告之曰古者飲則祭先酒飯則
祭先食示民不敢忘其初開物成務以興民用者有

道園集

記

聖

祭道焉專宮爲廟象人而事之則自後世矣然而有
其舉之而莫之能廢也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斯民生
生之道萬古賴焉祀典之重禮亦宜之而不特尊爲
賢者之宗夫求盡民之生養而思拯其害之者莫夢
於賢也賢之爲學推所自起舍此將安所宗哉昔人
謂吾邑之地去官府遠無以撫鎮吾民也置縣于茲
二百餘年而衣被我國家之仁澤亦六十有餘年矣
天子之命吏代至以時輔吾民生者無間也今吾之
來獲承事於治教休明之日年穀無甚苗害上無

之急外無枹鼓之警苟有少厲於民者上請更之
必不見違庶乎與吾民之少休息也斯廟之作豈特
爲觀美而要譽乎豈將使吾民詣事以千福禱罪如
他淫祠之爲乎蓋以廣我國家推本聖神之道以衛
吾民之生養而已吾民俗剛而好義其君子雖于敏
學於觀感爲易焉吾何言哉雖然廟因於醫請以醫
喻爲吾民者本其父母所生之身而敬保焉務本而
力作安分而定志則得其常矣察乎四時寒暑之變
五行乖異之沴而謹避之又察乎嗜欲之陷溺忿狠

聖

聖

聖

之觸與矜勝之煩耗機穽之幽刻毋使有以害乎其
中也殘聞壓溺蠱亂脂毒搏噬蠹蝥毋使有以嬰乎
其外也修敘倫理受業服事以老子長孫於聖世而
無窮焉區區之志也既而具以來告請文記之以刻
諸石以示來者其廟之殿崇二十有二丈深廣皆二
十有四尺殿門之崇十有七尺廡之崇亦如之都宮
有垣有門其成則仍改至元元年乙亥之冬也

崇仁縣重建醫學三皇廟記

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蓋言乎天地之心生物而已
矣篤生聖神代天工以前民用開物成務世以益脩
因其人倫之常而教之懼其不率也則有刑威之設
焉因其生聚而爲之井里保息又懼其無以待凌暴
也則爲之城郭甲兵焉爲之宮室以蔽其風雨爲之
衣裳以宜其燠寒爲之飲食以時其飢渴猶懼六氣
之沴害於外七情之感傷於內或不得以全其生也
是以有醫藥砭熨燔燻之事焉凡所以因其事而制其

聖

聖

變思盡其道以遂其生物之心而已矣自是有其德
而有其位者莫不焉我世祖混一宇內兼取古今
之制百度修明以天地之德爲德以聖神之能爲能
凡所以爲民物慮者周且悉矣若夫所謂醫學三皇
廟者蓋其一焉天下旣以治安遐邇通一家仁德所被
兵息刑措而萬國生聚之衆其痒痾疾痛不得不以
爲憂是以郡縣無間內外皆設廟學置師弟子員而
教以其藝使推本其先聖先師而祀之作伏羲神農
黃帝之像南面坐而以昔者神明之醫與凡爲其

學而著名者以次列坐配享從祀畧如近代儒學之制常以歲春秋季月之吉守令具牲醴行事著爲令受民社之寄者罔敢不恭然而任官者或不足以盡知國朝聖祖之深意徂於故常而忽其事者各有之矣非知治體者孰能職思其憂乎初崇仁縣始以制書創醫學大德八年得舊社壇之地於邑南東門之外計地之直邑之醫士醵金以送官府更置醫學以祀以教因陋就簡三十有餘年丁茲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承務郎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始至而謁

道園集

記

圭

祠焉顧瞻而歎曰百里之邑天子置命吏托以民社而祖宗累世嘉惠民物之心無以顯揚而宣布之微遠小臣不敢不盡其心也既事縣政以次修舉風節廉厲未數月而民信服事或倉卒至皆從容處之旁邑方騷然而事以告集均平有度民不加病方伯郡守郡使者察其能而嘉與之乃得以其優服以行其長民之事出俸金以作新斯廟焉縣令丞簿尉僚吏克相成之無間言於是邑士嘗爲掌醫之官者與夫習醫以爲業售藥以爲生與凡有力而好施

維趨而輻輳不待驅率各効其功經始於是年之二月爲廟間基之崇若干尺深若干尺廣若干尺屋之高若干尺凡幾楹神門兩廊稽之其官有牆前有門廟之後有講堂醫之師弟子爲學在焉邑之士也有祀事則齋焉其像設尊者像之其次者繪之凡屋之柱門戶牖神之室若座有丹楹梁枋而彩飾闔楹以石唐皇以甃祀享食飲各器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告成而行其時事焉也之吏民以予嘗待罪國史老而歸寓於斯也請執簡而書之集乃爲之

道園集

記

圭

言曰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卽人心而可見矣今吾長民者有以知乎天地之爲德聖神之爲能我聖祖之爲制作思有以達其心焉凡爲吾人者何可不盡其心以求生生之理乎蓋嘗聞之善養心者莫若理義修其孝弟使無逆理敗常之萌修其忠信使無陰蕩放僻之發則善良相薰和氣洋溢安分守職幼幼老老雖有燥濕煥寒之變情欲事物之感其所傷亦微矣是以上古之世無奇袤之疾不待鑽灼其肌膚苦其腸胃而泰然委順登上壽而不衰此三皇之所

以爲盛也若夫人欲勝而天理滅良心喪而百體隨之內邪外害萬竅並入雖和緩並生於十室其若之何哉此又吾賢令長之意不徒在宮室之美觀瞻之崇者集不敏安得不爲邑之父老昆弟子孫言之哉

通國集

記

卷

袁州路分宜縣新建三皇廟記

家置太常禮儀院以奉天地祖宗之祭外則山川鬼神之祀典咸秩焉其長貳丞佐十數人通領之典故議論屬諸博士而郊社宗廟執禮治樂器服幣帛各有攸司而審時日庀物敷治文書以達上下中外分隸職事者則存乎府史矣是故千羽舞蹈之容律呂始終之奏玉帛品物之節醪醴牲殺之儀籩豆醴俎之實升降進退之宜鬼神享格之義凡從事於斯者莫不通習而具知焉故其出爲外有司以其見聞

通國集

記

書

施諸行事則有非他官所能及者若分宜縣令周君益臣自戶部史擢爲太常掾者數年歲滿宰晉寧之安邑又宰袁之分宜所以能惓惓不忘於三皇之廟祀也郡縣之祀境內山川鬼神之在祀典者有詔令則修祀焉有故則禱焉其定制通祀惟社稷與夫子我國朝始建三皇之廟以祀伏羲神農黃帝自國都至於郡縣通祀爲三矣祭於春秋之季月有司守令行事暨諸生執禮致拜告享倣於儒學而服器牲幣亦視以爲法我聖朝之制也昔者分宜始奉令立三

原因縣簿之舊廳以爲處縣治之左今令居之
歲久屋壞遷神於門隄弗妥又寓神于他神之廢
祠別望謁拜與歲時祭祀大不恭肅守官於此者視
爲故常漫不加省月令以常從祀于太常也獨知懼
焉而邑無他賦可以正役而心無一息之安也爲政
年餘歲豐民安稍有餘力乃徹故祠而新之度故祠
之基東西得一十六丈自通達於市深有十二丈
作開天之殿以奉三聖人刻貞木以像之容服之飾
如京廟所定原有開天之門外有櫺星之門殿前有

道園集

記

奎

三獻官之次門左爲惠民藥局右則守廟者處焉而
都宮環属于外門矣作於仍改至元之五年三月告
成於八月六日嗟夫爲國之以禮者尙矣習於其文
者尙能有所感發如此况乎深知其本而得其意者
乎噫聖人之爲斯民慮者周矣醫之爲義其一焉人
之生也有形體血氣之養七情傷乎內六氣診乎外
與夫變易傷殘之不虞隨而揀之者其職也是以我
國家重之若夫推本于三皇者聖欲斯民涵泳於空
中之中休休焉以安雍雍焉以居以樂于無爲而

于天年也而至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非聖祖神
宗設廟祀之初意乎長民之君子尙因是而思焉

道園集

記

奎

吉安路三皇廟田記

今天下自國都至於郡縣得通祀者惟社稷之神與儒學之先聖先師而醫學有伏羲神農黃帝之祠居其一焉郡縣儒學有田以供祭祀之牲幣案盛器皿與師弟子之食飲或因前代之舊或取闕田給之雖多寡不齊而食與祭可不盡取諸有司矣醫者之學國朝之制始遍天下其初廟祭祀教養率依倣儒學然而歲以春秋之季修祀事有司取具而已或至陳諸醫者而師弟子之廩稍無所從出夫國家制爲通

道園集

記

表

祀有司之重事也伏羲神農黃帝所謂開天立極其神貴且尊矣醫者掌民之疾病察四時六氣之診五臟九竅之變養之以食飲氣味之宜攻之以砭燭膏液之毒其係於生死甚大而其術亦精微矣顧無以資其爲學之具差其之食是故良有司凜然懼無以稱上意而爲醫官而知所重輕者恒懼不能稱其職焉吉安之爲郡土厚而物殷論人材文物之盛則必稱焉然而醫之爲學猶未大有所興發者則時有所未至耳仍改至元之二年其守張侯浩介其

前人醫愈即遷陽行省醫學提舉謝縉孫以其修理醫學之事來告而誌書之云其郡始建醫學在城南去廬陵縣獄爲近延祐七年郡治中朶兒赤率廬陵縣丞馮克敏遷廟學於廬陵縣舊治于是新學之成十六七年矣張侯之來有民鄧明遠請以其所得賞田之半歸諸醫學以脩用狀上侯與同官議許之乃命吉水州達魯花赤佛留與其學長發思泰經田定其頃畝之畔計其歲租之入以爲學費五十石有奇而耕者姓名府乃爲之文書而抄諸醫學思泰乃自諸

道園集

記

表

府以所收大修三皇殿與門廡及其講堂作齋舍及其庖自是祭祀有脩師徒有居食矣今郡縣有司事無大小必咨稟于上無敢少得自遂也故若醫學之田誠在所不可闕然因時制之宜爲久遠之計則必有俟命之來而後得以致其力成其利則張侯與其同官之志思泰之學亦可見矣是年張侯告老去官記未及成今年夏思泰又以其官府之意來請書之其府同僚官某八其官也至若三聖人南面泰坐而食配享從祀之坐祭之時日牲牢之數議定

始創廟時此不具書賞田之故則存諸府史云

道園集

記

記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司題名記

蓋嘗觀於前代傳記自朝廷中外大小百司庶府有博雅君子從事其間則必因其官署所在制其職分之所當爲以相勉勗書其歲月創制之由紀前後之居其官者次第書其名字凡有善政可以爲法又被顯用使人有所感動其不然者亦有所儆戒焉於此可以觀政績表人物於治道有所係此廳壁之所以有題名記也矧乎風紀之司國是由定咨諏周悉以達民隱職任之專威惠之立足以及人他官莫並乃設幕府司其喉執其轄轄文書之許委出納之緩急精審以贊畫從容平易使無過不及之失則司臬之要焉是以朝廷之命是官必極一時之選使之省治文書參酌議論持平上下之間實在于斯其務豈不重乎江右在乎荆楊之交湖江之表控接閩廣嶺嶠界焉風氣內寬而外固民物繁阜郡縣羅絡文法出入實有勞于聰明視他道爲重矣而經歷司之設自置司至于今五十餘年名士相望乃至于今日豈無意于廳壁之題哉夙夜在公蓋有不遑暇及者今

經王願知事楊傑照磨左仲良皆以清敏達之
資忠厚沉潛之懿歟歷臺省並著雅譽司寅協恭盡
瘁王事以奉崇臺之信任以承憲長之肅清激揚無
私懲勸有道環視數千里之間官吏莫敢不率其職
細民無有不得其所晏然鎮靜聖明在上無外顧之
慮豈非得人之效哉乃以暇日樹石於亭不鄙衰朽
以嘗執筆大史使書其說焉自三君以前掌故者可
推而錄之後三君而至者以次書其爵里名氏歲月
以垂示無窮焉他日三君子者政成歸報天子建用
道圖集

奎

之或以國事往來履之而亦有所觀覽亦古人
之意也歟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江右諸郡惟臨川獄訟號爲清簡非直其俗之美然
也蓋亦係諸其人焉昔夫子之言曰無情者不得盡
其辭大畏民志聖人之道大矣何敢幾及然其言則
爲政者之所當從事也夫有生之民其情不大相遠
也明政刑者必有忠厚惻怛之意始終不貳至誠所
孚無有間祿則足以感化其心而爭鬭之念不作矣
其次則明燭情僞不苛不察欺罔無所容隱微無所
匿使僥倖奸黠無所遁情則亦莫予侮者矣其或柔
道圖集

記

奎

不足以立已剛不足以制欲荒忽而昧於事機恒恡
而奪於形勢則雖太古淳朴之民氣血所感利害所
關安得不爲之動至於變詐相尋於無窮乎此所以
係乎人也至於官卑而不獲乎上力弱而見訐於下
是則有天理存焉是在乎誠意慎行之積始當自定
耳予之歸老自僑於黃洲之曲郡推官于君公說字
夢臣楊君景行字賢可歲以祈寒盛暑來縣稍問必
造予之廬焉于君世長者安靜而涵容治郡者每
尙威權爲操縱而君以仁厚佐長吏郡人有佛子之

曰焉賢可國家第一科進士周知民事而不憚煩瑣
罕郡之宜黃戢強暴鋤奸黠抑兼併以佐良善民至
今稱之及來茲佐郡人已素孚之激厲之節雖不得
盡行其志而芻蕘道路亦知其直道而行矣今李君
德芳子未之識然蕭規曹隨同寅共事不間于吏民
之言豈非郡府之良而市井田野之幸乎至正元年
五月公說以書告曰子治文書聽詞之署庫且歷
去年與景行圖新之不以煩民也而吏舍司獄之廳
亦脩度地廳事之東以作高亭焉環以升木之實酬
應之暇則小憩焉擇以郡吏得某人董其役功未訖
而賢可代之者李君德芳既相與共成此亭而相
謀曰國家置郡以來將七十年矣居是官者無慮數
十而姓名爵里未上去而代遷歲月無攷豈無行事
之善及人之美而人無復能道之亦可惜哉欲記之
於壁詢諸故府求其可知者錄之其不可知者闕之
繼自今以往官於此者得題名焉求一言以敘其意
噫不亦善夫善居官者無所苟而已矣苟也者因循
展轉姑度歲月而不事事之謂也苟之心至則無所

不至矣一二君子不惟竭力於其身又欲上推前官
之所不及爲而有待於後人可紀而爲是也豈非君
子之用心乎千里之內民事之利害久而忘之則勸
懲之意衰而貽禍之政闕使其人見立於一時者猶
不忘於他日則勢託有所繫矣得失之辨人心之公
有不可泯者亦於此乎見之故爲之書以爲廳壁記

襄陽路南平樓記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伐襄樊臨制東南旣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薄嶺海莫不率服區宇旣定徵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於是其節度使珪以至元年卽故山南東道節度之牙門什新樓於其上戎幙治焉姚文公名之曰南平而爲之記落成之日作楚人之歌以相之至于今六十有餘年矣其爲樓也屹然中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久不支今萬戶明威將軍完者禿懷

道園集

記

奎

遠大將軍楊克忠武畧將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則仍改至元之六年庚辰歲旣成以書抵江南求子記之嗚呼襄在荆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世祖神武制勝之迹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慷慨殆不足以當其山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之爲城雜雜千里北出方城涉汚水達平周鄭晉衛之郊東出平皋徬徨乎陳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爲利祿而往來者塵相

久而訣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芻蕘之所輸也

漢江漢之流布縷漆革天應菽麥衣被乎東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以自救之徒也原田每每十千其耦林樹邑屋參伍鱗次比鄰婚姻飽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墉晝戰夕脩不能一朝居之地也嗟乎天下之治平久矣海內一家偏方下國恃險阻以自固者悉已剗削消磨而無復遺跡况乎襄之爲郡蔚爲內地涵煦聖化休養生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王事鞅掌之餘馳驅之暇樂其風俗之淳美土力之完復于是有逸居安

道園集

記

奎

食之思而四方游士賓客以相後先他郡蓋莫之及也而爲之民者幼者壯壯者老者老者日以益矣徒知其長子老孫養生送死之樂豈復有知祖宗經理艱難之初武臣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歲時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守臣賓佐吏士飲酒作樂于斯樓也凭高望遠徘徊顧觀乎人民城郭山川草木於烟雲曉藹之間追念昔之功烈以詔其子孫使毋忘敵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樂土以奉國家盛德於則自三將軍始也現首之崇檀溪之深淵

之概盡葬于一時使遺名于後世而自託于茲者則可以一慨也夫

撫州路重建譙樓記

斯樓也據地高勝屹然有臨其下則壘甃旁崇廣道中闢郡長吏率其僚佐奉詔令出教條入而聽政出而退食屬吏民庶之受事使令賓客之送迎小大莫不由之其上則畫謹時刻夜嚴鼓角所以警動其民之觀聽而時其作息之節所係之重蓋如此非直爲觀美以資遊覽者也其爲役也時其閒暇而不厭於緩相其時宜而不苟於就是以賦民度材築構聖飾越三年而後成然予惟今天子垂拱無爲朝廷大臣進圖集

百執事各率其職刑威慶賞赫然修舉海內讐伏莫不寧謐吾州地方千里介然江湖之表涵煦德澤悠久深長郡長吏與其僚佐畏法而愛民以謙遜豈弟相尚水旱之禱天格地應原隰墳衍之藝無有偏害而樓之成亦其時哉蓋嘗聞之人之常情苟免於飢渴則侈心生焉不忍於忿激則爭心熾焉徃修而好爭則亡上下等威之分而輕用其父母妻子仰望之身極其私智功力之所能而無所不至于是不能以有其體養生息君子蓋深憂之是故善爲治者必示

心而正已正已則無私平心則無忤無私無忤人
信之則政刑以定民之心志崇禮義以與民之廉耻
甲孝悌之教敦忠厚之風使吾文物之邦欣欣然
睥然保其生業修其貢賦以奉公上承德化於無窮
不亦盛哉敢具以告來者

道園集



堯

崇仁縣重修縣治記

撫州屬縣五崇仁其一也邑之望南有華蓋之山稍
西爲臨川之山一日巴山又更名相山又折而遠去
西北曰羅山皆大山也其境南常置巴山郡隋廢郡
置崇仁縣歷唐五代至於宋未無改焉水出於諸山
者其流既合縣人夾之以居治在水之北則羅山之
東支也前至元十二年歲在乙亥撫州內附崇仁從
之朝廷始命吏治民出貢賦兵革之餘吏舍弗葺二
十六年歲已丑達魯花赤麻合謀始作之良材巨木

道園集



半

取足于山曾閣重觀徙諸故家遺構竹木陶甓百廢
並作頗號雄偉繼至 因仍支吾荏苒歲月遂以
敝壞五十年于茲矣仍改至元之元年今達魯花赤
阿里仁甫實來咨其同官令丁也先作而新之民安
其政勸率隨應有餘力者歡然赴功不數月集事梁
棟椽桷易其朽腐陶甓土石更以完壯高而危者下
之以卽安卑而陋者增之以改觀丹碧輝煥黜聖明
白儼然高堂寬敞夷坦內臨外仰無所壅蔽上官行
縣賓至如歸凡器所需纖悉具焉吏有受事之令

有度藏之室獄吏之嚴因廐漏之細微出而使
民燕而逸勞亦莫不有其處周視列邑未有整暇完
美若此者蓋茲邑之地壤土平衍無甚瘠甚沃之弊
故其民安于勞而敏事水之東出者易盈易涸阻爲
陂塘以脩旱南載之濟往多而來寡無十百之利大
費不至修効之用苟不苦窳故無過于侈靡之傷焉
方其盛時絃誦之聲無間于井社衣冠文學之家聯
綿相望退讓謙抑習而成風出而仕者多由文史國
朝以經術設科取士屢有其人况有大儒縉紳先生

道園集

記

圭

以古道正學作典斯文朝廷尚之四方從之其所慨
被朝南遠邇莫之或先是以其民知愛人而易使矣
間或質之不美弗率教令至于輕失其天常亦豈自
容于群良衆善之間哉然而數十年之間爲吏者有
不暇于爲治豈斯民之罪哉仁甫親見其先人治郡
之善歷官天台無錫而至于此故能深知民隱操守
如冰雪識事如膏燭憂民事如家事待同僚如手足
理煩劇如平易丁也先以國子入官敦重老成參
諸美以成百里之功而丞張榮前薛尹昌今薛舒文

之而胡誠等皆惻惻無華相與輯睦以率其屬而
佐其長數年之間有休息而無嗟歎豈易得邪嘉穀
屢熟于田靈芝挺生于郊仁甫之家挿斷竹而復生
皆瑞應也若夫徭役之均于調之絕聽訟之簡先事
之慮禦過卒之暴掠止囂突之呼保良善如護生
芻衛細民而捍頭目上下信之風紀直之此皆後至
者可視而規隨者也予退自國史寓老其野故邑人
請爲之書如此

道園集

記

圭

羊角洞天記

洞天之說蓋出于神仙家所傳記多名山異嶺曼絕人世高明空洞故以天名之而撫州譙樓左有一卷石長三四尺高二尺許郡人謂之羊角洞天不見其空洞可名天者世俗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扣石暫開得入見洞府云所謂羊角者蓋郡城形勢南來東行而轉乎西昂然若首有石上出進而不遂所以有角之名乎故宋紹興中守王侯秬覆以小亭後久之守林侯某掘地而觀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

道園集

記

奎

景定癸亥守家侯坤翁更新其亭而爲之記後八十五年仍改至元之三年也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謀于同官僚佐作新亭于其上旣成使來求記夫府治之所在非若荒閑寂寞之濱而有林壑之美神明之交也自守以下有民社之寄貢賦之事治教之托獄訟征徭營繕力役之繁承藩府司臬之蒞治按賓客軍旅之往來一州千里之事日不暇給又安有仙人道士逍遙徜徉於無爲者乎侯之爲此豈非因其

超世之嘉名將以滌煩襟于竹版之餘得幽深于

步之近與其僚友出門而觀之行庭而撫之以自托于高明之臨清靜之極者乎噫吾聞神仙之境雖海嶠絕域初不出乎六合之內居其間者熙熙然無外物之接無內欲之萌飲食淡泊無血氣之爭長子老孫壽年長久若是者洞天之所以爲勝者乎今熙洽之世年屢告豐吏民相安於無事豈徒仕于此者得以優游閒暇超然埃壚之表而吾百萬之民樂至治而安其天年不異于無懷葛天之鄉者是卽洞天而已矣蓋不必指羊角之一石而言之也噫結繩之俗

道園集

記

奎

微三王之迹熄有志于治者庶幾黃老之緒餘以息民於水火不勝幸矣豈若方今天下沐浴聖化若是其盛吾安得不慨然於洞天之說乎

青雲亭記

古之大夫君子所以有登臨覽觀之樂者蓋以其升高能賦山川能說非徒爲燕游以暇逸也昔鄭裨諱之善謀也于野則獲于邑則否是猶有所殫也若夫能賦能說之士近不違乎喧襍遠有得於虛曠發謀出慮孰有彼此之間也臨川之城有五峰焉山形自南而來其第一峰最高有亭曰青雲自昔守臣與其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游目騁懷于其上或記或誄者多矣而辭多不傳國家仍改至元之三年監郡

道園集

記

奎

中順大夫塔不台侯出俸金帥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之以予昔嘗得一至于斯亭也故求文以爲記按郡城之中地高而可覽觀可名者三若五峯之堂則在郡治吏舍環屬屏樹翳塞不足以周眺望擬峴之臺可以遠眺望矣而負託城壁出於人爲于奇勝爲未足焉隱然高臺總會遠邇若翠峯而得其領焉者莫斯亭若也吾之有社稷人民之寄者從容治暇而未至于斯也凡其目力之所及皆其心思之所至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北瞻闕廷如日斯近凡

以竭力以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俯而視之罔阜之起伏閭閻之生聚休養保息寧有所不盡者乎愁歎憂苦寧有所未拯者乎出令行事寧有所未盡善者乎環而觀之名山靈阜鬱乎蒼蒼能出神明以去菑害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可以治溝洫而脩水旱通舟楫以足貨殖田疇之廣袤阡陌之羅絡因荒易以察其勤怠時生成以驗其豐凶者吾之賦稅力役之征有以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有所思思之則必有所處之之道矣然則仕于斯邦而來

道園集

記

奎

斯亭者休休焉俯仰無愧于吾民然後得遂一日之樂者不亦難乎安得不爲之書以待來者

太本堂記

宜春黃盅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遊往來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修學之舍曰太本堂其後得壻公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可皆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願來求予爲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子執筆焉其何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學于延平先生先生嘗以

道園集

記

老

其從諒得之者而語之曰但于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爲何如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未至無所倚著之時乎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豈必有模擬想像者也其師友問答之言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于天與血氣俱稟而生其爲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于物而動者紛至叠起互爲應感反還相因於無窮雖憂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少止而足也

是以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謬迷顛沛以終其身而

莫知返其本原者多矣彼爲佛老亦或知此以爲憂

乃爲絕物壁立以自勝或爲專一內守以自固其堅

苦百倍則有之雖有稊稗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以

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爲大不侔矣今夫天道之行

也必有歛肅以啓發生之機人之爲學何可無所涵

養以爲動而泛濫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

則隱微之間動植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況

于風靡澗倒潰冒衝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

道園集

記

夫

是以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爲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于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門人或傳其師說以爲考諸聖賢之言進修之實尙有可言者則在後學又有以究極之吾聞子中之居是堂也以高潔自克好靜坐故以所聞告之以爲之記

君子堂記

川李本伯宗之大父以郡史從軍活屬縣數鄉之民既而延鄉先生孫履常甫教二子于家齋舍在蓮池上履常取周子語題之曰君子亭後其大父父既沒池上之居爲別舍伯宗不忍忘也因取以題其所居之堂曰君子堂而求予記之噫子之大父有陰德生理之息義和氣流行子之父受學于鄉先生成其薦望之意則子之誦詩讀書修身慎行以君子自居則亦有自來矣夫人之爲人其類大槩有二曰君子

道園集

記

走

曰小人其幾微之初則善惡義利之辨而已爲義爲善出于天性隨感而見涵養深者識察其端之自出知擴充之其爲君子也孰能禦之一念之發起于血氣爲惡爲利不能察于其微而力克治之則其潰冒衡突壅底沉溺其不可禦也又有甚焉是以欲爲君子者不可不反已窮理而求其端也古昔盛時聖賢迭作朝廷鄉黨學校之間外而交際內而家庭無他教也是以其時君子爲多焉聖遠言湮異端並起易書詩春秋禮樂之文凡孟之說雖具在方冊而僅有

于世其學之者固陋則不足以自奮猖狂則不能自反天資之敏才器之高則又不屑于此而他求焉師匠不作無以質信汙漫之求沒身無得此人心所以常昧于本初而先王之澤不祱于天下此豈小故也哉昔者周子特起于千載之下上接前聖圖書之作天實假之而或者猶疑其說之別出程伯子天性之純叔子操守之正以張子之仁勇猶出入于佛老之說然後卒能歸求而得之此所謂振古之豪傑者哉是故有高明之資不肯安于凡近而過求之其

道園集

記

全

能自歸如張子者幾何人哉延平李氏之言曰舉世紛紛曰學仁義陷身楊墨誰能知之竊意斯言也爲學之初稍出于自私之意岐路之差其失大遠延平安得而不深嘆之乎雖然此猶爲學道者而言也乃若淺陋之士求欺世欺人之名以竊自盡之利立志之初已與聖賢大背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者而爲之乎予與伯宗游已數年今歲晉山居者踰月察其不自安于衆人之習真欲自致于君子靜而不滯進而不止有初有終庶幾無愧於斯堂者乎幾微之

初岐路之差則不可以不慎也姑記其說而相與切磋琢磨以求其成焉

道園集

記

全

德星堂記

世說云陳太丘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李方持杖以從既至荀氏子弟咸在侍側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賢人聚時人以爲美談厥後朱文公爲建寧陳氏作聚星亭画贊好學之士蓋傳誦焉大禧院判官陳君彥和家本蜀閬中文惠公世家後自鄭州遷汝寧居汝寧者數世矣昔爲御史時與予同朝有一日之雜茲乃千里貽書以相告曰我大父軸之甫居京師咸宜坊有堂曰德星季公受益所名蓋取諸聚星之義而松巖高公書之當是時鹿菴王公左山翁公靜軒閻公楊公從周與諸名公卿朝請之暇無日不集于斯也今徙居寅賓坊東亦有堂焉仍表之曰德星亦不忘其先也請爲記之集曰彥和之無改于堂名也可謂宜矣聚星之應視其人焉何必古今之異也由今人而視古人則爲古人矣若古人之自視于當時則亦謂之今也今人之自視于今則同謂之今矣在後世而視之將不謂之古人乎是故方今之時令聞令望如珪如璋而顯顯昂昂來集于斯者又

道園集

記

全

必不如咸宜之君子乎且夫君子之交也以類相
從吾嘗爲彦和執筆先世之遺德矣而彦和之美政
又有不勝其書者今歟歷愈久聲譽益高則其所與
遊之君子益可知其人焉昔者文惠公與兄弟以執
政奉其父秦公于家第每有客至必擁笏垂魚以次
爲客爲之蹠蹠不安而起秦公輒曰此兒子輩爾
然則陳氏賓客之盛有自來矣方秦公時實當五星
聚奎之後其在朝之君子休光盛德至于今五尺童
子皆知誦之吾故曰不可以古今而異觀也嗟夫子

道園集

記

全

去國而適江湖之外故已遠矣仰而觀之天容日華
初不違于咫尺蓋嘗披衡茅廓豐蔕而竊窺乎勾陳
太微之間以求夫天津析木之次其景光潤也煙煙
燈燈亦果有如太史之占者焉則賢人之德業衣被
萬物者著矣而僕也得與草木禽魚同自樂于麗日
祥雲之下則區區之至願至幸之至足者矣

寫韵軒記

龍興紫極宮寫韵軒高據城表面西山之勝俯矚長
江間于民居官舍之中特爲憂絕眺望如此者亦或
有之至于秋高氣清望見上游諸郡之山若臨江之
玉筍撫之華蓋寸碧天際森列戶牖此則他處之所
莫及也西山神仙窟宅得道往來城府致其憫世拯
俗之意而游覽燕息于此蓋必有之郡人相傳唐文
蕭吳綵鸞二仙豈其人與世傳吳仙嘗寫韵於此軒
以之得名乎昔在圖書之府及好事之家往往有其

道園集

記

全

所寫唐韵凡見三四本皆硬黃書之紙素芳潔界畫
精整結字遒麗神氣清明豈凡俗之所可能者哉要
皆人間之奇玩也登斯軒而思其風采亦足以寄遐
思也乎而世人塵俗之想沉溺于胸中意謂高仙幽
棲者不異於已而書其題舍之事殊不經也蓋唐之
才人于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徒知好爲文辭間暇無
所用心輒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爲詩章
各問之意傳會以爲說 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娛
玩非必真有是事謂之傳奇元稹白居易猶或爲之

況他乎遂相傳信雖爲其道者若文吳之事亦久
而莫之察良可悲夫蓋所謂老者形質化泯神明昭
融豈復有分毫世態之念而有可以受謫者乎昔陶
隱居著真誥載李夫人少女降楊生之事猶言玄契
遇合真道不邪才有偶對之名初無辨穢之迹從容
應對禮意森嚴此一證也借日以凡念之起見誦于
天自當思常修省一息不敢緩而可以因循祖席之
燕暇以至十年之久乎誣吳君也亦已甚矣而使庸
人孺子無所知識更得以藉口吾黨之士其可吮墨
道圖集 記 全

道圖集

記

全

天翰揚瀾而助之波乎因書此以遺其觀之主者余
君玄谷無重貽媿于茲軒之高明云

時中後堂記

以亨氏故南雄使君之次子今平江州判官昭德
之弟也嘗築別室里第之南數十步堂成求名于翰
林學士吳公乃題其堂曰時中又爲之辭焉後數年
以亨氏沒又數年堂燬而辭亦亡其子霖慨然思先
人之遺意乃更卜構堂仍其舊名而吳公之辭不可
得矣其兄祭爲訪諸吳氏門人子弟亦未之有獲也
而請予以意申之予曰時中之義大矣昔者吳子之
言必有以大啓夫學者之心而使之有用力之地矣

道圖集

記

全

集何足以言之雖然祭乃子甥也試相與私講之夫
君子小人對待者出于君子則入于小人矣出于小
人則入于君子矣介然幾微之辨其當致察也嚴矣
時中之中吾不敢易言之然吾所知者君子之時中
既爲中庸小人之無忌憚爲反中庸則知無忌憚者
時中之反也時中未易至也而忌憚無忌憚吾可以
用力矣忌則知所畏而不作無所忌則肆而無所不
爲矣憚者知所惡而不行無憚則妄行而無所不至
矣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昔先儒嘗以靜教人其後曰

莫如持敬敬之辭要矣其後又以爲莫切于畏之一字蓋其愈思而愈精愈近而愈切者如此且中庸之道在乎戒謹恐懼求時中者舍此而奚適哉吾徒言其求之之道如此耳使歸以語其弟若復得吳子之言使集與聞而從事固所願也

道園集

記

全

謹敎堂記

謹敎堂者大和龍煥作堂於其居之左取馬文園稱龍伯高之語以扇之請得一言以進其學而成其志文園漢室名儒智慮不私於已然介其子孫不嫌於辨別時人耳目之所及以致輕薄謹敎之辨何其變之深而言之切也馬氏之子孫在當時者尤當受言而行之百世之下龍氏之支流餘裔觀於前言往行有得于家德行之意慨然有感于中而思盡力焉可不謂之知其要乎然文園頌伯高之德則曰敦厚周

道園集

記

全

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效之不至者猶爲諱敎之士以愚觀之果能以謹敎自勵雖以之入聖賢之域可也豈止于是十六言者而已哉謹之爲道蓋有存養之功而敎之爲言深有戒敎之義蓋必有所聞焉知其得于天者如其大有諸已者如是其全于是慎之於存養之初不使有一毫之偏襍戒之于臨事之際不便有一事之差謬如是而致其謹勸之功者爲學之要道也如大江之流而諸水皆從衆領之乎而舉體皆順吳江所以爲謹敎之道則所謂十

言者皆由義理而出一源而無間矣而異端鄉愿
之流亦不得飾其似是之非以謬述于當時也夫君
子之爲學也爲敦厚而不爲刻薄爲周慎而不爲疏
鹵爲無擇言而不爲躁妄爲謙約而不爲放肆爲節
儉而不爲奢縱爲廉公有威而不爲私昵者皆必謹
敕而後能之故聖賢之學必曰由敬而入必曰戒謹
恐懼皆謹敕之事其可以爲易能乎哉嗚呼欲知謹
之說乎板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
敢馳驅朱子曰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敢以不敬
道園集 記 全

也欲知敕之道乎抑之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修
飾車馬弓矢戎兵朱子曰細而寢興灑掃之常人而
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脩無不飭也謹而至於事
天之大較而至於憂淪胥之亡反而求諸爲學之道
何患乎效伯高不得者乎書以復諸賢可使記于堂
壁

栢友亭記

東南多嘉樹奇材求其挺特堅緻膚質若金石甚宜
於土者恒有而不衰歷時變而不遷見用於宮室器
用至美而能久未有如栢之爲貴者也今豫章之爲
木能久能大能適於用郡以此而得名栢柚之貢專
在南服斯二者非他方之所有莫或尙之然而數年
之前驟遇夫堅冰甚雪之變摧折殆盡生息僅存栢
之爲栢同其風氣屹然如山岳之無所搖動則其所
以受命于天托質于水土其必有獨異者乎環視境

道園集

記

卒

上之近耳目所及托乎神明歲月千古者往往有之
窮山巨壑之間不通人跡無所識察於當世乃至扃
於樵牧厄於斧斤何可勝數今有君子于栢茲木於
戶庭之間子孫保守而封植之內無蚍蜉蟻子之蠹
外無皮毛支末之毀垂三百年鬱然干霄本固餘石
駢峙對立凡四其 若豫章魏亭胡氏之家者宜乎
詩人君子相與詠歌之不足也胡氏之孫棣棠亭其
旁清江范德機氏題曰栢友而遂銘之後十餘年使
其塔徐庸不遠二百里持以相視感栢木之如斯思

於人之云遠因書此以遺之庸又請范君所以稱相
友之說乃語之曰君子於先世手澤之所存瞻望以
思恭敬弗怠故宋進士龍溪君之手澤歷四傳以至
于今五世矣世代變易而物非其故胡氏能世其家
家全其相相與爲承久亦希有者哉然則棟也觀于
斯水思其高曾祖父朝夕徘徊於其下若將見之豈
直友之云乎哉雖然昔之取友者取於其鄉取於其
國取於天下取於古之人今胡氏之家傳澤之久不
失儒雅而溫厚深固有聞於其鄉仰而思之俯而修

道園集

記

李

之必有得於斯者庶幾相須以成之道乎謂之友可
也然則友之道如何觀其堅忍不拔而抑其浮游
之氣觀其正直不阿以致其貞餘之德觀其老成之
操而幼志不行矣觀其久固之節而遠慮不忽矣觀
其立也有以蔽物則必不肯閉吝而能有以及人觀
其器也有適于用則必不肯暴棄而思有以濟乎當
世則有取於斯斯多矣相也之爲胡氏友又將見其
子孫於方來乎進士君之先自丹陽來徙於官溪溪
之變爲東湖進士之子所築西園在焉三世以園自

命所謂小園園趣者皆以此也湖之水匯彭蠡爲大
浸今胡氏之居枕之亭在居室之右多古木奇卉而
獨以相名者重先世之植也夫其地之寬厚燠澤見
諸樹木人物者如此則山川之勝必有可觀者焉吾
或與野人釣叟徜徉於江湖偶一至其處尙能援筆
而賦之

道園集

記

李

極高明樓記

幸蓋之山在崇仁上游據地勢之隆厚拔起千仞上
出霄漢日星廻旋無所障礙雲霓之興淡乎其下若
有人焉凌空倒景高鄰日月而後足以對之浮游于
塵壘之中沉溺於汙穢之下生死不出於旦暮起滅
不踰于尋丈者烏足以觀乎此哉其山之陽有水曰
珠溪余氏之族世居之不知始於何代而未嘗有他
族間之山如城郭之環流泉中出隱伏磐石委曲淵
注始達於外而居人耕田鑿井養生讀書無所外慕

道園集

記

卷

以其地僻而賦薄遠出郡縣公上之供給事而退人
亦無所求乎其間也晉陶淵明所謂桃源者依稀似
之余氏之彥曰敬以自然淳厚之姿居風俗朴質之
鄉以其樂易之心保其敦睦之族舒舒然溫溫然吾
聞而悅之世以爲風氣日降情態日趨於薄而不可
復返豈有是耶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人則敬之曾
老姑也故公嘗至其處及敬作樓於其居以瞻華蓋
於咫尺而命敬以極高明題之也樓成而公已去世
敬不得請一辭以表之因其族父希聖求予記之予

嘗聞諸上蔡氏曰孰能脫去凡近而游高明莫爲嬰

克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
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
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必如是也而後可以造
乎高明之域矣今夫小智自私而自以爲高曲見陋
識而自以爲明輕儇以相尙臆度以爲知則其念慮
之所與云爲之所及無非至卑至下之事擬諸高明
真所謂霄壤之間是故質之美者庶幾有以得之內
顧於家無甚不足之處外視於物無甚必欲之意則

道園集

記

卷

其中之所存淡泊而虛曠於入道爲近矣而又有以
考夫聖賢之學踐夫古人之迹則日趨高明而推致
其極者不自此乎秋 氣清予將揖浮丘伯之神於
山上尙能求觀予之樓誦吳公之言而寄其千載之
思於此也乃若中庸之書所謂極高明者吳公之門
人弟子多能記公之言敬審問之他日爲敬講焉是
爲記

環翠亭記

臨川城中李氏居宅之後有竹千百竿作亭其中名之曰環翠其鄉先生孫君履常氏書程伯子所賦環翠亭詩于其上其父兄子弟覽觀而諷詠焉元統癸酉冬予謁告歸田而召還之使適至從之入城府而病復作留居久之李氏常邀予至亭而不能往也後五年李氏之仲浩鄉與其從子本訪予山中道斯亭之勝意欲予賦之者嗟夫古之大夫君子所謂能賦者豈必皆已作也昔人之言有愧於衷則永歌之

道園集

記

奎

以寄其意云爾孫君之書蓋爲得之且溫柔敦厚之教孰有加于程子之言哉然程子之詩其首章曰城居不見萬山重而臨川之爲郡城中多岡阜城南第一峰爲獨高別支漫衍而西出其止也爲羅家之山李氏之亭在其東麓程子之所謂不見者而斯亭得之則其地似有以勝之者矣其卒章猶有暫遊遽去之歎而李氏之環翠予乃未嘗一至焉此又何由賦之也耶雖然李氏之先有活人陰德竹之生意沛然似之李氏群從子弟八九人皆好讀書呻吟庭戶聲

若金石其秀挺玉立又庶幾似之且聞其好賓客琴書觴咏無虛日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有從容於猗猗之間者乎噫郡之城于此者幾四百年矣其民今數十萬家所謂園池亭榭富者或過侈而貧者不能有也至於竹樹之植久遠者或日就剪伐而方興者晝夜之所息雨露之所養迹未必遠能有此也李氏之亭本諸其先之陰德續以其子孫之讀書賓客之來於斯者尙有以識之也哉

道園集

記

奎

五色石屏風記

天子在奎章閣有獻文石者平直如砥厚不及寸其
陽丹碧光彩有雲氣山川人物屋邑之形狀自然入
成井工巧所能摹擬其陰漫理紫洞可書可鐫有敕
命臣某記諸而攻木製匡廓植以爲屏焉臣某拜手
稽首而言曰洪惟聖天子天縱睿知作興人文所以
命臣之意豈徒欲夸瑰異於玩賞乎臣嘗聞之昔者
龍馬負圖而出於河伏羲則之以作卦畫而前民用
蓋二氣之實五行之殊蹟可見者理無不具俯仰遠

道園集

記

奎

近皆有取焉況乎神物之特出者哉臣以是知天之
所以徵感於聖心之深契者矣傳記有之女媧氏之
有天子也鍊五色石以補天或者疑焉而臣以爲古
言奇奧蓋有所喻五色者五行之精英補天者猶言
裁成其道而輔相其宜而石者以見其理之堅確不
移者也今茲石表文而裏質陰陽之道也華絢而象
物五行之變合也出於名時近御 豈偶然哉箕
子陳洪範九疇首叙五行中主皇極蓋以爲五行順
序則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不然則譴見於上變動於

下矣然其要在於極之建不建而已人君者天下之
主宰也天人之際實在於此是故二五之流行而見
於天者雨暘寒燠風是也肅乂哲謀聖則又時君之
休狂僭豫急蒙則有恒君之咎此咸彼應開机之啓
間不容絲其不可掩者如此夫石微物也臣願因以
致其家焉則聖天子合天心之妙以接前聖之統成
今日之治以垂萬世之法不亦善乎臣某不勝惶愧
之至

道園集

記

奎

御史臺記

某年御史臺入見內殿上若曰以予觀於天下之治不有臺憲之司布在中外則何以肅綱紀正風化輔成朝廷之大政而休息吾民者乎昔我世祖卽位之十年始立御史臺以總國憲其憂深慮遠使吾子孫有以周防於隱微禁制於暴著其在斯乎朕三復貽謀究觀法意懼無以彰皇祖創始之明責任之重其刻石內臺微有位於無窮焉丁亥御史大夫臣伯顏等謹言具石品刻詔書制詔國史汝世延汝集等其

道園集

記

朱

製文係以御史大夫以下至監察御史姓氏臣世延自中承行臺江南臣集承詔再拜稽首而言曰我皇元之始受天命也建旗龍漢威令赫然小大君長無有遠邇師加或克或附於是因俗以施政任地以率賦出其豪傑而用之禁網疏濶包荒懷柔故能以成其大制作之事蓋有待也世祖聖由天縱神武不殺智緒群策取善無方定天下而一之乃攷帝王之道酌古今之宜建國紀元而著令典焉立官府置

各有其職而上下相成內外相維聯屬貫通以

道園集

記

朱

通功成務丞相治中書以統之上承天子出政令於天下較若畫一莫敢踰焉其或任焉而非人令焉而非法近焉而弗察遠焉而弗達交修其非以輔其所不逮則責諸風憲他官雖貴且重不得預況乎朝廷百執事郡縣大小之吏作奸犯科爲不善者乎是故使其君子安然以盡心使其小人懼焉而遷善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其官所以一日不可闕與今上以武皇之親子久勞於外入正統緒罪人斯得功成不居克讓大位故其觀乎事變之極而知患得患失者必至無所不至察乎民庶之隱微知其蠹弊深刻而無所想故慨然當寧與歎而屬意於斯者豈偶然哉

天心水面亭

某年臣集臣洞臣九思得侍清閑之燕論山川形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方似江南殆或過之臣洞之居在大明湖上雍土水中而爲亭可以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可想見其處矣于是有勅臣集書其榜而記之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昔宋儒鄒魯民之詩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臣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爲道上達于庖羲以至于帝堯周文孔子之盛其始學也隱居百原之山仰而思之至忘寒暑如是者且

通園集

記

畫

二十年其制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於詩程顥氏之言曰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噫非幾千古之所謂睿知者其孰能與於此然則臣何足以知之雖然竊嘗聞之斯二者豈非陰陽動靜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畫午中而姤生焉擬之爲月爲陰畫子中而復生焉擬之爲天根天根又曰天心所謂天心無改移是也以月臨天心非陰陽之互交者乎異之爲卦陰爲主于物爲風坎之爲卦陽爲主于物爲水以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之始交者乎所謂

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應於此乎可見而臣不足以言之也請以人事論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面和之至也今天月未盈則不足於東既盈則不足於西非在天心則何以見其全體備諸人心絲毫物欲之蔽則無以爲清墮乎空寂則絕物又其甚至也今天水滔滔汨汨一日千里趨下而不爭停而爲淵注而爲海何意于衝突一旦有風鼓之則橫波怒激拂性而害物則亦何取乎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遇乎方動之風其感也微其應也渾渙乎至文生焉非至和平譬諸人心拂嬰於物則不能和流而忘反又和之過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于清和之至而咏歌之不足焉臣洞天資明爽應物樂易宜能有取于此請以是爲記

通園集

記

畫

勅封玉像閣記

至正元年五月臣集得集賢院文書云去年九月一日大學士不勅失利等奏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當蒙先朝賜白玉之璞命工琢之儼爲太上老君說經之像刻沉水之香以爲山而居之奉以歸諸龍虎山上清正一宮達官堂之閣請名之曰玉像而早上龍賜閣閣看雲四大字模以文梓飾以雲龍奉而置諸其閣矣有勅汝集其作文以記之臣集譚沐浴齋肅北望受命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之天不可

道圖集

記

王重

得而知之而聖人與天爲一求諸聖人則天或可得而窺矣聖人遠矣儼諸形摹而像之或可得而見之也與均是人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有一人而當兆人者其惟聖人乎聖人猶天也道家之言以爲聖不足以盡之又有人神人之云者極聖人之盛至於不可知者以爲言也均是物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一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以一物而當兆

物之物者自非天下之至剛至純至粹至精至貴至

美其孰能與於此可以比德於君子之盛者其惟玉

乎傳曰乾爲天又曰爲玉玉天之類也是以禮天者

用之言可以通乎天也道家宗老子尊老子而謂之

老君猶以爲未足而推之謂之太上焉名其所不可

名而尊之於天一矣玉像之作其知道者之所爲乎

自古聖神以爲天之無言也而其所以無言者亦不

可得而名言也則畫以示之然後日月星辰之所以

運行風雲雷雨之所以變化仰而觀之天之所以爲

道圖集

記

王重

天者無不在是今上按筆結字昭宣人文平直方圓

輝光流動原乎性情之正極乎神明之妙心畫之所

示不亦高明著見矣乎求之天者觀於此而有得則

其於齋明盛服之有臨辟面盎背之可像者必有不

言而喻者矣以此事天豈非玄教之所以爲可宗者

乎夫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會歸而嗣漢天師張君

之所治也按龍虎山志宮有堂五十以分處其徒衆

達觀其一也命玄教大宗師之弟子世居之而大宗

師自神德真君以來羽翼天朝柱石道教朔南相望

表裏不二繼繼繩繩之傳方未艾也噫玉象之所莫
天書之所臨非特一堂之榮也一宮之榮也非特一
宮之榮天下四方修老子之學者皆與有榮者矣然
則斯閣也有千載係焉故書以爲記

崇仁虞集伯生著

海樵說

韓君克莊謂予曰人樵于山我樵于海山有木樵則
取之海無木而我樵之者俟于海濱有筵櫓斷梗至
乎吾前者取之不至乎吾前者吾漠然與之相忘也
故自命曰海樵子素知我願申其說以示乎人焉予
乃爲之言曰自生民以熟食爲養而樵之功爲大皆
不可一日而缺者也易之象木巽火爲鼎鼎者烹飪
之器風自火出爲家人風亦木也有木以傳火而爨
炊焉則可聚人以爲家蓋言非木不可以熟食非樵
不可以得木云爾木出地而高升因山而漸進其生
不可禦也故不勝用焉其浮于澤者則爲舟舟則成
器而不可毀者也木在山下曰蠱蠱壞也取其材不
可以他用薪之可也下于澤則過而見滅也海澤之
大者也子欲于此而求一日不可無之物于不可必
得之地不幾迂乎雖然試言之秦稷稼梁生乎田

而農夫或不得于一食。粟珠玉不生于中國而
府藏充斥焉。然則有者未必皆得。無者未必不可得
也是故君子以爲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無妄意于期
必而任運于自然。則樵于海廬。何傷乎。是故已之所
當得者。已不可以去之。入不可以奪之。其不可以得
者。竭其思慮。盡其智力。終不足以得之。其有盡心力
而得之者。亦得其所當得者而已。君子知之。是以其
心休休如也。然而衆人得其所。得足以給已而已。君
子而得其得。天下後世莫不賴焉。天地生一時之材

道園集

二

以足一時之用。生一時之材。以成天地之功。時未至
而強于有爲。則扞格難進。而無以成其能。時至而不
能有所爲。則負天地之材。而生民之望。則亦何取于
有得哉。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其傳曰。君子藏
器於身。以待時也。子立乎滄蕩之虛。茫洋之表。不可
必得者。忽然而得之。豈窮于爲薪而已乎。大烹以養
賢。推之使天下皆得其養。孰非樵之事乎。是爲海樵
說

孟宗魯字說

昔者周公封于魯。周禮盡在焉。同姓之國。宗之見諸
傳者。滕文公謂宗國。當先君是也。仲尼生于魯。其周
游于天下。而反魯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天下學
者宗之。于是仲尼之學。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盡
在于是。然則魯惟當時同姓之國。宗之天下。蓋莫不
宗之。豈惟天下學者宗之。巨萬世之人。莫不宗之。噫
天下萬世宗之。而莫能繼其宗。韓氏曰。周公傳之孔
子。孔子傳之孟子。其言出于卓見。而萬世不易者也。

道園集

卷

主

蓋仲尼之學。惟顏氏曾氏得之。顏氏先仲尼沒。曾氏
有傳。而得孟子。儼諸天子諸侯之族。則百世不遷之
宗。在是矣。是故天下萬世皆宗魯。而承周公仲尼之
宗者。惟孟子足。以當之前進士。燮理溥化。爲子言鄉
人孟君道源。魯公族孟孫之後。孟子之裔孫也。其字
曰宗魯。年四十餘。魁梧奇偉。氣凜忠梗。不肯自安于
流俗。觀其置名立字之意。所負蓋不苟也。爲求宗魯
之說焉。故予得以陳其說如此。然而所說者。孟氏所
以得周公仲尼之宗。天下後世所以瞻仰于魯。而其

宗者本及爲道源言也今請申言之孟子之學在
將利末放心集義養氣伊洛之承其宗者其言其
在方冊歸求而致其力焉則真爲能宗魯者矣

蕭淮仲父字說

蕭淮取淮洧其父之義字仲父其從父適之求予爲
之說無以爲說也然予北遊嘗過江淮之間廣斥何
啻千里海濱魚鹽之利足脩國用汗澤之漭衍隰之
接採拾漁弋足以爲食歲有漲淤之積無待於糞蓋
沃土也而民力地利殊未盡漢以來屯田之舊雖稍
葺以贍軍事其在民間者鹵莽甚矣麥苗之地一鋤
而種之明年晴雨如期則狼戾可以及衆不擇水勢
則束手待斃散去而已其樊在于無溝洫以時蓄洩

無隄防以衛衡冒畊之不深耨之不易是以北不如
齊魯桑蚕之饒南不如吳楚秔稻之富非地之罪也
予于是有感于取父之說焉予欲淮之觀乎淮之爲
地南致其治之功也蕭氏正肅公世家七八世二
百餘年族姓相望文物不墜淮也之所因藉如其爲
地之廣矣居養之宜如其產物之博矣詩書文藝之
學其溝洫也父元節友之教其隄防也至深耕易耨
發歛以時則在子矣嘉穀之有秋皆自父始是爲仲
父說

劉彥溫字說

太和劉彥溫名瓊溫王之德也故以爲字而求于申其義焉予昔年在京師問極西之國有獻其王於朝者使王工視之還報曰此真玉也繼之以續火弗能焦浸之寒泉冬不能水則其真也不然則石之似而已矣君子曰工之言奇而未知尙德之說也石之似玉者不曰白乎尤芒之璀璨圭角之廉厲非所謂白也不曰堅乎頑礪而不化珍磨無所施非所謂堅也詩曰溫其如玉溫也者豈非王之盛德者乎是故以

道園集

說

太

之而禮神則爲圭爲璧爲琮爲琥爲璋爲璣爲瑚璉爲鼎鬲君子服之爲弁爲旒爲環爲珌其用莫貴焉其輕浮而虛躁則不足以爲用礪殺而闇抑則不足以爲聲是以溫者爲貴也善學者取則焉動不敢有躁妄也氣不敢有忿暴也聲不敢有穢激也言不敢有忽忽也退而自養其心如臨師保必有懲窒惟恐其放佚顛倒至于不火而熱不水而寒則豈乎其矣是以溫之言其真玉也哉

鄧漢傑收漢淳字說

臨川吳先生曰鄧顯宗吏部縣百十月遇事別可重然諾敏職而守法慎行而敬身卓然完美未嘗星一事之責自國朝設科取士入官者或不自廉慎趨學世態身敗名辱萬一幸不敗君子之耻多矣是皆有嫌於顯宗者也先生既沒予嘗識其書後以勉之大人君子之相許如是予之來日方長仕途方闊非十儉千儉加勉焉不可也然顯宗二字同漢明帝廟號自此至今有襲用之者殆不可以爲名也且其

道園集

說

七

字曰漢傑于君子歉然不自足之意不亦缺乎宜更曰宗顯字漢淳夫顯者光明盛大之極也內必有其實而後外有其光故曰篤實而光輝也先正司馬文正公其名從人而字曰實朱文公其名從喜從火而字曰晦先哲之所爲如此其可不則而效之乎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勿謂毋非也後字者必效先覺之所爲固其務矣然子必欲子之宗必顯乎鄧宗之顯莫顯於漢大司馬高密侯子之遠宗家大人史臣論其所以致

脩淳有厚而不祿之義焉脩有周而無缺之義焉而
該之以內行者蓋當反而內求無所事乎外者臨川
先生許之也重則教之也深必于宗家之學致力下
內行澆風薄俗將爲之變乎哉之者豈特爵祿之
顯而已哉以淳得顯其美之矣矣宗顯舊名在
仕牒選補之日以是言諸官府而更之若以淳之字
爲可朋友自此親而易之可也

趙孟昌以順字說

凌儀趙孟昌以順其父命其名與字久矣他日顯爲
之說焉順德者昌其有取于三老董公之言乎昌聞
順其德也昌其効也德進則効斯進矣乃爲諱勝之
義云順也者子道也傳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而
順之爲道非直阿順曲從之謂也順乎理而無違斯
可以爲順已故又曰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
乎親矣誠實也無妄也人之所以事天者此也子之
所以事親者此也是故不順乎理者皆妄也所謂理

者何也仁義禮智之所以爲德君臣父子夫婦朋友
長幼之所以爲倫者也不聞良師友之言則無以開
其端而啓其識不得於聖經賢傳之旨則無以致其
力而造其成是故明乎理而無敢違之無敢違之者
所以爲順也無違則無妄矣無違無妄則德之所致
安有不昌大者乎記禮者曰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
也先儒謂有諍者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此又所以
行乎順之節也其要在於順乎理則無所不順矣以
者能左能右之謂也如是故可謂之以順于今清門可不務乎

易至善字說

至善者極粹精純美以爲言者也。維天之命，人受以生，有不可以名物而擬諸形容，則贊而稱之，謂之至善。其言止于至善者，如曰人而能盡天之道，則極其至而無所施之，也。斯善也，非與惡對待而分別其是，非大小消長之，退而有福祥殃禍之徵也。學聖賢者，其自治也，至乎此而盡其極，施諸凡民者，其治之也，亦必至乎此而盡其極。以學聖賢者而視凡民，則不一矣。然而皆欲其止於至善者，其原諸天者一本。

道圖集

說

十

得諸已者，均有是以必可同致乎極而無疑也。易景原，幼子元名明德而字之曰至善，後改名升而字弗改。景原求至善之說焉，或曰：以至善字其幼子，不以泰乎噫？學聖賢者，猶以此而望諸凡民，爲人父者，豈可不以此而望諸其子乎？雖然，無孔子之教，則已之德不知所以明無堯舜之治，則民之德不可得而新求，所以明之新之者，且不可得，何以止於至善乎？曾子所傳之經，千五百年而程子表之以授學者，朱子歷取師說，折衷補正，定錄以爲成言家傳，而人誦之。

矣。况吾鄉大儒緒紳先生，發擇尤切其去世未遠，緒

言之存，有可質問而從事焉。子不敢以一言樂之也。

道圖集

說

十

平心說

吳澄叔肝之丹士也求書平心二字既從而書之而
又求爲之說以予所聞心之本體虛靈不昧無平無
不平者其有待於平者血氣之知覺也然人能湛其
氣之本使其發不得有放軼縱肆以安行其當然則
平心亦可言也亦治身之要也陳太丘所謂平心率
物亦謂平其氣耳醫家亦謂心不受病故無真心病
其病者心包絡耳真心病則死矣此言良足以觸發
明也澄叔有冊衛請申問焉所謂方圖徑寸瀝而相
道園集 說 主 終

拘先天地生巍巍尊高者何所擬象乎所謂原本隱
明內照形軀者何事乎所謂上下兩弦鄉西沐浴者
非平之謂乎

道園學古錄

傳

王貞傳

崇仁虞集伯生著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金帖木兒帖木兒不華
稱使者扣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名集百官奪其印入
日樞密院樞史王貞見其完顏副使於都堂後西北
廡下告之曰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而
二人實來赤金者累朝退黜不用不華者亦在散地

道園集

傳

一

誰使之耶兵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
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使愀然歎曰大夫
帖赤也貞因以其說徧告樞密大臣及其幕府請急
執二 與中書同問治之院官親與名將急行統山
後軍擒賊使不至有他變別遣官吏將兵民守關隘
庶幾宥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事未可知而諸君之
罪大矣聞者皆震慄是其言而不能發也其後事定
中書召貞爲丞相樞密字吉甫保定唐邑龍華人云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逆順之辨人心安有不同

者矣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巽懦卒無以充其
所明而徂於患失矣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義
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則發於義者勇矣然人之
立事立功則必有位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
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也二者得矣又必當其時之可
否焉此事之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
當其時矣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脩錄之以存
不擇記載云

道園集

傳

二

陳少炤傳

陳炤字光伯毗陵人少遊郡庠有聲三領鄉薦登咸
淳乙丑進士第年已四十六調丹陽尉淮東帥印應
雷素知其才辟爲壽春教而晉之幕府掌箋翰有進
瓊花表文甚清麗人甚稱之炤以功業自許樂仕邊
郡舉者滿數改官知胸山縣應雷猶晉之幕府丁母
憂歸毗陵歲甲戌元兵渡江江東西守者皆降大兵
自泚武口冒雪竄渡至馬洲將攻常州明年乙亥宋
命故叅知政事蜀人姚希德之子普居常起知其州
以炤知兵起復添差通判常州以佐之普炤心知常
無險去臨安近不可守而不敢以苟免求生同起治
郡事率羸敗就盡之卒以抗全盛日進之師厲士氣
以守繕城郭脩糧糗治甲兵炤輸私財以給用不敢
以私喪失國事身當矢石者四十餘日心力罄焉及
兵至城下擁壕而陣矢盡不降城且破普歿之炤猶
調兵巷戰家人進粥不復食從者進馬於庭曰城東
北門圍缺可從常熟塘馳赴行在炤曰孤城力盡援
絕而死職分也去此一步無死所矣遣子出城求生

曰存吾宗之血食勿回顧驅之號泣以去兵至炤遂
歿之宋人聞之贈朝奉大夫直寶章閣與子一恩澤
下有司立廟炤歿時有僕楊立者守之不去北兵見
而義之縛之以歸它日將以畀人立曰吾從子得生
願終身焉若以畀人則歿耳從之燕得不歿往來求
常州人得僧璘者具以炤歿時事告其子孫乃已既
罷兵丞相軍士管爲炤孫曰城破時兵至天慶觀觀
主不肯降曰吾爲吾主歿耳不知其他遂其觀云
一時節義所激如此炤平生多文章兵亂後畧無存

道園集

傳

者今惟有進瓊花表印應雷壙志應進士等文百餘
篇存焉徒觀其文華者不知其能節義如此也子國
人某某早卒某某鄉貢進士曾孫某爲儒陵陽卒猷
之曰令門戶而守堂與勢已甚盛而昔炤歿殆無幾
於巡達炤之友邵煥有曰宋之亡守藩方據單閼而
歿國難者百十一二儒者知兵小臣舍卒任郡寄而
歿千百人中一二耳若炤者不亦悲夫
史官曰伯顏丞相之取江南行軍功簿大小具在官
府可以計日而考之也國朝經世大典嘗次第二

之若炤之歿事可以叅攷其歲月矣

道園集

傳

五

終

道園學古錄

書啓

崇仁虞集伯生著

荅方仲約論春秋

新春得歲晚所惠書審履候清勝深用欣懌余兄每歸必誦閣下所以爲教者精神振躍自謂得之麟經之學遂爾西行甚感甚喜但論及學春秋之說似專主進取而不及窮經爲已之意區區未之敢知也春秋聖人手筆所謂性命之書彼泥胡傳以爲能舍四

道園集

書啓

一

傳以爲高者此其人且不知學烏足以語春秋耶朝廷設科取士正求實學今徒以資平日之談論固已非所謂經學及用之場屋又別爲一說不亦末之又末者乎科舉定制雖嘗舉四傳之日然有真學者即所出題據四傳之言辨其是非與聖人之意合與不合以已所得而折衷之以見其所學豈非明有司願得優於上者哉大抵區區之意切先要知聖人旨意得其說者可以措諸行事而無疑應舉之時直以所學言之有司識不識科舉得不得付之義命庶不隳

春秋之萬一也託斯文之契甚深又辱下問不覺慙
直惟故人念之更有以見教焉

道園集

書啓

士

荅張率性書

集今年三月始得去秋陳貳憲令嗣轉致許益之先生門人所撰行狀及其孤所致幣猥以集嘗執筆國史儼諸史遷使有所序述世之以功名自任者易爲言而德性道學之淵微有非文史卜視者之所能知也僕與許先生年相若而僕早忝薦祿不能如許先生山林之日長曾無一日之雅徒想象其風致其起敬至其門人頗見一二問其授受之要多所未解及求其所著之書但略見其詩集傳名物拙而愚陋又

道園集

書牋

不足以盡知其爲學之所至也是以逡巡久之欲荅諸賢之書而不知其學無以達鄙見敢與率性言之昔子程子沒叔子爲行狀張子浚呂與叔爲行狀表伯子之墓者文潞公表張子之墓者呂閣下也是皆大臣一言以定國是非常人之詞而呂公之言曰不敢讓知則不敢讓也知有所未盡安得不讓乎朱子作延平先生行狀而延平墓銘未聞黃直卿李方子作朱子行狀年譜而朱子之墓銘未見豈非門人之言足以盡其師之道可傳信于後世而無待于他

人之言乎今益之之事既見於諸門人之所序述

於不知之韓史也以此觀之諸名公知先生而舉之者甚衆安知無文巨其人之可求而僕非其人也禮幣二敢因率性之而行狀所述多所未諭數月之間嘗與友生門人細讀而詳問終莫得其統緒之會歸以觀其成德之始終輒亦別錄而疏其下未敢卽達或諸賢不吝賜教當復請則雖不作銘亦

道園集

書牋

可辨爲學之體要矣舊作涪州先生行狀一通以此寄上狀中言有書數說因畧無所聞而所足金先生之行狀亦曾見又聞柳道傳太常已爲先生所得文字亦曾見傳知集老病出於亦曾見率性得見之書亦曾見建立則善人亦曾見得誠齋風不勝虛懷在望千里亦曾見亦曾見本甚

荅劉桂隱書

承遠賜手書陳古今文學之厚委千百年如指諸掌此足以見閣下不以鄉里古今而爲界限博觀乎天地宇宙之間知其有不可泯者可謂知言者之爲言也然引喻過當非集所敢當惟有惶恐閣下以英偉之器不肯小出以徇世好卓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變遷而三光不爲之蔽虧橫汙載道而大陸不爲之昏墊霜降水涸而松柏後凋沙磧汰除而黃金獨耀區區早持不足之資以應世退而益以衰老求如

道園集

書啓

五

公以伏生之年教授齊魯不輟何可望其萬一也所聞之書驟而讀之如雷雨旣盈千源並合大江安流不見涯涘萬斛之舟寶藏充溢旗旄在前簫鼓在後賓客在列雅歌投壺浪波魚龍百態異狀形勝古迹過目如電快哉快哉是故帖墜之小子迷替之有司固無足知之蓋不足怪也高文大冊俾敘其說不亦難乎姑述聞以達於大方家之側多見其不知量矣知之罪之一惟所命令嗣純厚不隨流俗昂然以隱居奉親爲樂蓋今世之所難得者衆日亥之外尚

無他故或得一執手於清江之上豈不幸甚當暑治若不能詳好伏惟鑒念不宣

道園集

書啓

六

請吳先生書

先生生朝避客連日奉候還監今早令嗣來始蒙垂示番別之意實爲驚愕蓋進難退易固士君子之大節而去番之間必有攸當今朝廷嘉惠斯文德意至渥欽體近肯則監學所係甚重先生抱道懷德經明行修係乎監學者匪輕輕然去之於雅志則得矣朝廷其謂監學何則區區之拙喻也謹遣學士某等請乎河上以必還爲荷惟執事番意北棹毋阻幸甚

道園集

書啓

七

慶草廬先生初度啓

候雁旋春綬麟紀旦恭惟有相之道無競惟人歷觀統緒之傳莫若濂伊之盛天禮攸敘人豪並興伯仲作于一門師友邁乎千載逮至乾淳之講學兼資張陸之切磋會江漢于滄溟輔梁棟以榱桷是閭衆謂之大成未有如學士先生魯殿靈光獨立雲霄之表禹河砥柱旁無阿附之峰載歌鳴鳥之特見卧龍之起金匱將垂於訓誡蒲輪何悼於歸來棧若燕勵齋戒以問尚父斐然狂簡傳授多得於伏生衆志之孚不言而信自任之重於時極難是以君子之般最純前哲之言莫及不扶几杖康強非導引之私信作鑒衡明睿絕邊岐之異述群經而畢究俾百世以不迷遂開九袞之齡允爲一代之瑞尚綬福履以亢文宗

道園集

書啓

八

山吳先生慶初度啓

仰蒙尊執俯念孤生無聞又過於十期有賜忽來於
萬里愛而思學感彌綸經緯之純服以飾躬懼黼黻
文章之著拜師父之祝嘏懷皇覽之揆初伏念某于
祿不同索居既久修踐益慚於寡陋論思何補於聖
明 儒林每踵先生之履煌煌芝秀亦與晚歲之
榮盍日崱嶷稽諸作者恭惟學士先生卓爾大雅歸
然靈光閣具常珍奉龜齡之維永坐施重几知鳳德
之未衰將車昔念於聚星就業常容於立雪曲加榮
道園集 書序 九
倡更俾久長洛社耆英許繼君謨之芳躅漢廷寧故
尙傳伏氏之本經

賀海南將軍啓

出節少府移鎮大邦收部曲於久開俄旌旗之改觀
浮雲連海空聞薏苡之車明月照樓自看芙蓉之劍
落落幾亡於世故倦倦深結於主知退然不言遂以
經歲撫髀而歎能無廉頗之思刻印以封不在雍南
之後偃蹇萬里之外輝煌一日之間酌酒以飲撫臣
委曲道將軍之舊爲書以授賁子馳驅將使者之華
受弓而求歲湯康爵以無辭主恩之厚外此所無
托在交遊尤深慶忤虎皮裹甲徒煩卧月於江湖馬
道園集 十
言在塗行見不期於魏閣尙祈詞 式副

賀原功原少監初度啓

壽星麗景文運司南紱繫懸弧記雲開於衡岳泥封
啓事知日近於長安信大老之匪遲屬彌昌而成錫
某相知最久揆度云初竹簟涼風調避玉堂於天上
山泉釀酒更新仙菓於海中薄寫慶悰尙幾體照

除夜以律送歐陽少監啓

看射殘年野有麗龜之獲履端嗣歲室宜戴燕之祥
輒取具於山虞庶少陳於時物或充加豆不腆承羞
朱帝斯煌未覺爲書之誤清酒旣載尙稍介壽之辭

荅歐陽少監餽歲

皓賓迎虎繫鮮俄給於來田庖吏執牢爲酒遂闕於
孝享未往大夫之拜敢嘗君子之腴華我好春味茲
豐俎汙邪滿載持肩願祝於有年澹齋薦饜薦柘更
均於嘉友薄言占謝更垂嗣陳

荅歐陽少監餽歲

書啓

三

荅原功待制慶初度啓

伏承嘉貺俯記微生蚤憶過庭每道湖南之學晚同
載筆叨陪花底之朝永言舊好之匪私尙論斯文之
有在方水歎黃河之大賦詩多清穎之思我詠藁苗
願維駒於朝夕公憐樽櫟顧問蟬之春秋嗟憂患之
已深奚誦褒之敢受乃若自稱之誠甚必祈稍收以
安承草服黃冠還踐守居之憂茅櫟竹簞當從歸宅
之游浩有謝忱悉除

荅原功待制慶初度啓

書啓

古

回貢士胡某啓

應詔公車修容旅次文書銜袖皆經義治事之餘輒
舉過情謂承明著庭之宿衰緒遠稽於前代同袍爰
托於斯文乃辱先施森慙盛意會元先輩明經皓首
聞道紫陽續食館人夙勸蒲輪之駕棄綸闕吏行分
蔡燭之光獨推稷下之老成何不多陽之年少薄言
占謝未盡欲陳

道園集

書啓

五

荅簡西碧餽歲啓

篤敘鄉情特厪節物 鵲駢首來同祝饒之鳴一鸞
傳書俾載迎春之燕喜 畫堂之獲溫溫几席之懽
謹已拜嘉詎云還贄聊奉時哉之嗅想蒙莞爾之留

道園集

書啓

五

終

贊

崇仁虞集伯生著

趙平章畫像贊

臣聞古昔帝王所以加禮於輔相老臣者以爲爵位之崇錫子之厚有不足以盡其心則必象其體貌而致美於形容焉詩云顧顯昂昂如珪如璋又曰敬慎威儀織民之則其此之謂夫公以勲門將肖篤尚儒業積學以致用人莫知其志之所存也出事世祖始

道園集

贊

爲御史風采肅然振勵中外歷事累朝踐 臺省垂

五十年事業著簡冊勛庸書旂常天下謂之各臣朝廷謂之元老當顯用而憂時愈深嬰患難而立節彌固夷險一致進退以時蓋有古君子之風焉是以論者以爲清獻似楊綰淵通似李泌周綬似姚崇劉至似陸贄至於以直搢禍蹈機筭而不爲之動則漢蕭望之殆不能及噫此天下之公言非臣之私言也某年今上念翊戴之功俾繪其像而命臣集爲之贊臣少嘗從公游今且老矣其實知公故承詔不辭謹再

先帝首獻詩曰肅肅魯公泰山巖巖剛毅直方爲國之監有言有獻以定國是衆人所難在公則易世祖舊臣維公在茲百煉之剛遇挫弗虧上帝耆之禪佐天子底定綏輯彌文以理白髮蒼顏正笏垂紳凜然秋霜煦兮陽春國有老成邦家之福天子萬年景命有僕

道園集

贊

吳宗師畫像贊

游乎萬物之表而能約已於名教老乎朝廷之間而不濡迹於公卿燦若華星之麗乎河漢浩然雲氣之出乎嵩衡其凝也止水之善鑑其動也祥風之時行其貴石者蓋有遺書之託衣白衣者寧無當世之名導冲和以輔元化非呼吸而致長生伊者有學矣其教有廣成則所謂宏博大真人者安得不後天也齊日月以贊於休明者予

趙國集

贊

主

御馬五雲圖贊

傳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夫馬上配乎龍而乾之爲象兼馮斯其爲貴者矣然周穆遊乎西極虛傳八駿之名漢武求諸渥洼實費貳師之出方於今日殆不足云我國家肇基朔方奄有六合千乘萬騎風發電馳武公告成禮文畢脩百年涵煦之久萬物生息之繁於斯盛矣乃若乎馬外則馴馴而在朝樂彼超駉內則肅肅以閑均其詞習論其可以名稱者蓋不勝紀至順二年夏天子時巡上京行幸之次日閱其良於是五雲之驥出焉蓋神駿之尤傑者也臨前一領廓開萬里之風雲立伏群趨却立九重之虎豹光逾雪練文戴龍章凡其游牧之生悉脩乘輿之節此豈偶然者哉於是命善工圖形藏諸內闕而俾臣贊之臣聞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斯驥也生於明時遭逢賞鑑不有其德曷克臻茲噫一馬之善上猶錄之如此豈有人材之出于當世而不見知見用者哉敢述贊曰

房宿儲精天馬來虎有萬其駿莫之能侶玄文五聚

蒲坂坂中松若負圖猶龍有神聖皇在御神物斯出
行地乘天懸雲耀日爰勅繪素貌奇姿德力具稱
有乎贊辭

子昂歲朝明像贊

日圓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跡遠微帝鄉莫期
化以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劉原父遺像贊

博學洽聞雅言通史殘經禮軌折衷前修
德劬不遺末世寡陋肅瞻遐思

通園集

贊

劉貢父遺像贊

兄弟並興博雅冠代著書濟家積聚之最守道自加
不局曲迂精神所存天祿石渠

通園集

贊

先公遺像贊

至正辛巳九月九日集理故書得先郡公遺像於是
棄諸孤廿有三年矣逮事者咸曰甚似再拜瞻對繼
以泣血敢述前德以示子孫其辭曰

孝弟之誠仁義之學傳宗世室先覺歷患難而

心常定處貧約而氣愈充不與俗忤而人自化不與
時競而道彌崇遺我子孫者實行之積沒世不忘者
懿德之容恂恂與與如者實稀常與人俱孰同其歸

邵菴老人畫像自贊

世家岷峨之山生身衡嶽之舍詠聖神之遺言攀仙
真之軼駕白雲晴空春風秀野雨雲露雷不可繪畫
聊承靈芝以遺遠者

孝女贊有序

金谿縣出金谿場之名也唐時有銀鑪發其地作場以治之曰金谿場寶曆乙巳銀絕而治廢宋開寶初始置縣云治廢時土不產銀久矣有司不敢失其貢迫諸民而取之有葛祐者官強之治事銀既無所從出傾其家不足充數吏驅祐家取土石礫烹之卒無所得縛祐撈掠不勝其苦祐無子獨有二女且長不忍見其父皆自投冶中焚灰監吏黃儼上其事撫州刺史奏除之里人哀二女又感其去患害也神而道園集

主

祠之皇元至元中郡守張國紀用獻利者言起金銀治縣至今民病之獨金谿以二女事聞得不作大德庚子縣丞吳瑾作新祠於沙阜之地延祐戊午縣尹李有又新作之民間歲時祠之有詔祠在祀典者則縣長吏行事焉元統甲戌四月邑士危素請太史成集贊之贊曰

寶藏之興豈爲厲階叔世盡利民生罹乖焚焚二女哀其所天力不能拯投身毒煙身盡義著苛政亦熄民以永寧無愧血食

宰淵微先生畫像贊

湛乎澄之而愈清昭乎執之而有象我自和以天人乃見其神王納湖山於几席運風雷於指掌酌沆瀣以濯萬御氣機於往來此所以身潛九淵之深名應少微之上居與稚川相望壽與廣成相長也

道園集

贊

主

佛母贊

念衆生如母憶子憐愛同情持慶外智淨梵宮中
寶月華雲朝生王子尊貴無倫

辛澄蓮花菩薩像贊

聖具大慈者手執妙蓮花清淨無垢輪威照虛空界
華與持華者無二亦無別我于不二門得見見在等
爲一大士出常住于世間大人及我等是故敬信禮

維摩居士文殊像贊

城裏普薰香積飯室中同供妙天花清涼山上千年

道園集

卷

七

石猶供慈雲候翠華

龍眠華藏變相贊

龍眠居士宿慧通親睹華嚴法界毗盧妙相好

靈智所現非幻作諸大勇識以次來衣冠纓絡嚴
飾具迺至諸天諸大天福德鬼神八部等威慈

並承佛恩力各隨因地見形勢我思法雲頂中寶紫

金光衆超衆地一毛孔中一切見半月滿月諸寶玉

香雲鬘雲宮殿雲重重單複互含相悲愍衆生故在

世令我愚蒙得瞻仰願如童真法王子彈指開門入

道園普見普讚盡未來與佛常佳金剛足

瑞光塔院贊

修行人本覺明了脚根之下十日並照信功德

衆聖體繞大寂定光恒住佛表

達磨像贊

萬里東來言不契九年壁底影爲雙等閑風信生蘆
葉雲散青天月滿江

毘沙門天王贊

介冑以居容止斯赫持不用厭陰惡挽捨在郵

道園集

卷

七

帷幄何思幽禱顯符吁有神師

多聞天王贊

承佛願力以德爲威鎮于天門人龍弗違我自聞聞

寧以多勝飲鎧鏃戈默然天定

老子贊

上古聖神邈若羲皇民之識知休乎善忘巍巍其成

皦皦其治猶龍之歎庶其在此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不有遺老吾何徵焉熙今春臺泊兮淵水孔德之容

是謂物始

題陳希聲先生畫像贊 有序

集營奉詔祠華陰入雲臺觀進至張超谷拜先生遺像高遠淵中之風變化流通之妙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昔邵氏先天之學上溯其源寔自先生出天作斯文焉可誣也而世人以神仙求之殆因其所見而然與錢塘隱者薛無塵得先生畫像草衣蓬跣蓋其終隱而無當世之意者令集作贊集何足以知先生哉姑以所聞其粗者而言之其辭曰

風流影宇宙在手隱顯盡神而已弗有 有代劉

道園集

贊

畫

終

乃及無爲圖書之傳百世之師

道園學古錄

銘

崇仁虞集伯生著

方床銘

後至元庚辰九月二日芝亭老人作方床于居室

銘其背曰

晝安以恭夕欽以息儼然若思顧應無迹畔嗣有人善修其身千二百歲不衰而神

几銘

道園集

銘

一

終

方床前几因式致敬俯毋傲視仰毋傾聽必精必明必安必定敢曰盡至弗愼中正

先君硯銘

硯先君所常用之先君去世十有九年硯亡而後得之銘其陰以示子孫

端而溫謙彌尊思德容如生存

題跋

崇仁虞集伯生著

題禮部尚書哈刺拔都兒充奎章閣捧案官

禮部尚書哈刺拔都兒之先臣太傅右丞相楚國公
平武宗皇帝位卑隆重榮耀赫奕所謂不二心之臣
是以當不世有之恩者也當是時尚書兒帝尚幼及
其喪也慨先世之遭逢傷事變之不易思憤忠鯁以
報國家未嘗一日忘也聖天子撥亂反正天下歸心
題跋

題跋

尚書參贊機謀夙夜左右內則執干戈以備宿衛外
則治禮樂以和神人從容燕閒尤秉謙慎聖天子御
奎章閣尊德性進儒臣以延問經術修文明之治焉
閣中別置捧案官以命貴近尚書其一也而獨蒙聖
恩新御翰墨作勅書以賜之廷中大臣非無贊書之
深厚禁中侍御非無嘉錫之便蕃未有身當雲漢之
昭回被文章之藻賁者天下之至榮至幸何以踰此
然則臣子者安敢不盡誠竭力以思報於無窮者哉

題孝節堂記後

皇元之取宋也蜀先受兵蜀土之以家死事若西和
賈倅蓋有之矣天兵至南土遂滅宋昔者死事之子
孫又死之如西和之曾孫何可多得哉史館承詔修
遼宋金史此記宜上送國史賈氏有遺孤兒育於延
平陳氏忠孝之家天必閔之陳人亦德人哉

題跋

題跋

二

題趙秘書景緯所撰知郡王公庚應墓碑後

某讀趙秘書所撰知郡王公墓碑而深有感焉

碑中言王公從其兄歷登諸老之門如劉後溪楊浩齋張亨泉魏鶴山其人也是數君子與某曾大父友誼最厚後溪公名光祖以龍圖閣學士歸居其鄉簡池碩德重望爲時師表其家居時曾大父守簡會閣上潰卒爲亂二公保障之郡安而亂弭浩齋公名子謨字伯昌潼川人嘗與曾大父同學易於滄江之上講貫之說學者多傳之如所謂乾二五皆言大人否

道園集

題跋

三

二五亦言大人時義有不同之類是也亨泉名方字義立亦同易學其祥刑漢中時曾大父嘗爲之著亨泉銘而鶴山公則東南之士習聞之其文集無卷無曾大父之名而曾大父集中亦無卷無與鶴山講學者也鶴山曾孫起兄弟家姑胥其在京師也館於某科院諸孫用享家鄱陽其在京師也交好尤舊因見其家書所述略以所憶書其後以歸之二百年中後生不及前輩聞見漸泯撫卷慨然

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款識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春秋易而儀禮周官其專書也其次惟金石款識可見耳而世不能多見吳陸友仁所模職既博又古時一閱之何異見朱虎熊羆汝鳩汝方大類門天散宜生於一冊之間哉

道園集

題跋

四

書王氏草韻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微氏之說文解字以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以唐韻而錄之便檢尋也許以文字類徐以音聲從後出者益趨利如此草書之錄如急就章以物類相從志在於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尤易者乎然昔之爲草書者結體有疎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戴履之具同制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道園集題跋章

朝會百官威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隸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此輯草書韻之例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臨安故宋行都山川風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過也天下旣一朔方奇俊之士以風致自必樂居之而文獻之緒餘時有可見者焉承平旣久交游文翰之彬彬尤他郡莫及矣楊將軍好事有聞於時一時諸君子莫不與之過從此卷書尺可攻也然未四十年卷中人無一存者亦可慨乎高尙書賦詩寫山水有古人之趣當代論書法者北尙鮮于南推吳興是皆見太平之盛者善觀者不特於其議論也將軍之子瑀持來京師予閱之柯氏文堂中閩陳衆仲陳趙子期太原王君實吳陸友仁同觀

道園集

題跋

六

是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昔宋孝宗嘗以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安石對曰
下當法堯舜既而渡國勢削弱阜陵慨然有志於
世其手書貞觀數事蓋有所奮發也忠盜而推本朕
耻憂國而防乎欲盛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之事
也本之以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阜陵之意也傳曰
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
鑒乎

跋御筆除丑間太府太監

今上皇帝宸翰命丑間以官者也國朝典故凡命官
自宰相以下皆中書造命其貴者封以天子之璽而
賜之雲漢昭回龍光鳥奕未有若臣丑間之親被御
書是也夫恩之深者報必重任之密者事益嚴丑間
其小心謹畏克盡忠孝以事其上而保祿於無窮也
哉

題臨川吳先生所述劉伯宣事狀後

忠獻公之歿時人比之漢蕭太傅蓋無媿焉公之心
明白如天日被構禍書牘之情亦卒不掩於天下後
世此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所以懼乎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古者器物皆有銘三代制作亦有損益丹書所載器
亡文存所尤可思者筆書之不可復見也處士吾子
行小篆精妙當代獨步書此諸銘尙友古人之志蓋
不止秦唐二李間也

題心遠卷後

吳興校官清菴李君求于書心遠堂扁因爲辨心
遠之說以道之曹侯克明爲之持去久矣君復欲題
諸此君方拜吳興之命某又因爲之言曰昔伊洛之
學未興漢唐之說稍變作人之盛權與於 非一

世之豪傑其孰能與於此乎今伊洛之書衣被天下
經義治事乃若岐而二之治非其治矣嗚呼是誰之
過哉沉冥苟且之徒自陷于汙下所見不少超于前
深可慨也見心遠者能無躍然以喜乎推吳興之

道園集

題跋

士

法以進于伊洛校官之職業可不謂之

書古劔銘後

吳成季文寶古劔文理若碧函氣絕靈不利割不
鈍廢有藏用之道焉銘曰利固識趣世亟群應息
鈍乃德

古翰林學士湖廣循中書省叅知政事清河元公復
初之所作也公與吳太宗師友善公爲著文甚多皆
聲博奇偉及得此劔極古以爲非高簡則不稱故敷
文十有二云文成於大德初元公歿于至治中至順
元年八月子與吳太宗師看劔道舊而

道園集

題跋

主

蓋三

十年矣吳太宗師追記其辭而子書之

題和林志

國家并包宇內封豸之廣袤曠古所未有也山川形勢阨塞險要之處奇怪物變風俗嗜好語言衣食有絕異者史不勝書也至元中先叔祖以少年被旨掌輿地之紀每執筆而問焉至順元年 在閣下被旨著經世大典輜軒使者之問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日無虛驛所不足者好事善詢諷知觀覽考索者甚寡是以至者或未必能言言者未必能文記載邈如每爲之三慨矧和寧祖宗興龍之故地其可

道園集

題跋

圭

無述以傳示耶蕭園之北游也乃能賦而詠之使見者不異身履其地何其快也自和寧而北而西而東廣輪猶不可更僕旣而征討所及藩屏所係氏族所聯尙多有之吾安得因乘傳車稱使者徧歷而深攷以廣異聞而附信史于無窮乎

歸真西山畫像

者弟子之於師僚屬之於官長門生故吏之於舉凡所得所宗則終身以之義之當然而常行者也西山真先生道德文章師表一時游其門者則象其威儀何日忘之潛齋王公得先生遺像觀覽詠歎悠然高山景行之思誠可以敦薄俗而示古道也某從王公之孫緒得見是卷是一日而得瞻二公于百年之間也敬書以識之

道園集

題跋

書

跋大安閣圖

世祖皇帝在藩以開平爲分地卽爲城郭宮室取於
牙熙春閣材於汴稍損益之以爲此閣名曰大安旣
於大寶以開平爲上都宮城之內不作正衙此閣露
然遂爲前殿矣規制尊穩秀傑後世誠無以加矣王
孤鵬受知仁宗皇帝其精藝名世非一時位倖之倫
此圖當時甚稱上意觀其位置結構之意寧無堂
之諷乎止以藝言則不盡振鵬之倦倦矣

道園集

題跋

圭

題王忠簡公進士謝恩詩後

某從故宋王忠簡公會孫續得見公進士謝恩詩公
之子樞密公所識並在唐人賜進士第禮文繁縟宋
初已差不及南渡後益多卓剗然猶弭文若足暗之
令人慨然

道園集

題跋

圭

題朱侯所臨智永千文

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
永禪師永興公而後難爲繼矣盛唐作者變又極焉
宋人遠不相逮宋元章黃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晚宋
謂之無書可也國朝惟吳興趙公遂擅一代學者闢
倒忽見宋侯作此古法令人執卷罔然臨池者尙三
思斯言哉

道園集

題跋

七

跋王端明書像

有叔畫故端明潛齋王公於梅雪之間其高風勝
韻如在昔屈大夫頌橘以像伯夷千載以爲名言記
物儼倫君子豈偶然哉

道園集

題跋

七

題故國子司業李挽詩後

故國子司業贈某官保定李公挽詩一卷故翰林承旨張公幼度爲之序賦詩者故翰林承旨東平閻公某等凡二十四人也詩不出於一時要皆大人君子懷賢思德之作也三四十之間朝廷文獻略脩見於此蓋先生之子端受而藏之亦不敢不慎也世祖皇帝建國紀元制禮作樂幾四十載而功成治定以遺子孫於予可謂盛矣成祖入繼皇帝大統克續祖武朝廷宗廟之禮爲重先生時爲太常博士草儀注

道園集

題跋

九

朝諡於南郊追尊裕宗皇帝先生執筆爲詩稱頌功德凡千餘言頃刻立成情文兼脩縉紳稱之拜監察御史上疏論東朝建五臺寺天子爲之改容臺省爲之竦懼遷國子司業以身教多士師道凜然其高文卓行大節謫議如此晚守一州以歿不竟其用此諸公之所以嗟嘆而咏歌者也昔唐陽城爲諫議大夫論裴延齡陷陸贄事欲慟哭而裂其相麻後爲司業守道州以歿官職氣節略相上下夫泯然與草木同腐者何可勝計先生與亢宗相望于五百年

常與張萬福武人年八十有餘猶知賀諫官於延英門下然則今諸君子其能已于言乎是可爲不朽者矣某初授大都教授實承先生後與先生之子端更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今待罪延閣之下又得同事編摩清苦直諫友誼彌篤故敢書其卷末云

道園集

題跋

十

題王夫人貞節詩卷

天曆二年秋河間周敬先以進士業舉於郡薦書未報奉其母王夫人居海上人莫之知也至順二年冬予表弟賈德昭自其鄉還京至靜海而澤水堅膠焉升岸以行見聚落數十家有儒士廬居而哀者問之則敬先也居數日見敬先禮甚謹始就而與之語因寬論以慰之乃見天曆三年進士所爲敬先咏歌者又以知王夫人之貞節焉蓋夫人適周氏時才十八生二子曰與祖五歲紹祖一歲而夫歿王守志教子至七十一而終方與祖之未舉河間也夫人命之授業京師未及行而遭喪今年之九月也予弟有親在京師米雪不可還與祖爲告其鄰近僦馬以歸爲予言其事如此敬先與祖字也某輒書以貽諸君子之好事者庶有表章之爲世道勸焉

道園集

題跋

圭

跋鮮于伯幾與嚴處士翰墨

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而嚴氏琴亦見稱道年來無一存者得此卷則四人具在惜乎集之日力已病不足窮其波磔之妙徒諷其辭以想見其遺音雅趣於湖波山水之間也

道園集

題跋

圭

題鮮于伯幾小像

欽風沙裴劍之豪爲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
有餘風流擬晉宋而無作是以吳興公運畫沙之錐
刻希世之玉使千載之具眼識二妙於遐齡

道園集

題跋

圭

跋子昂書陰符經

陰符托黃帝以爲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
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奎所爲此近
是哉然褚河南已有奉勅書下則其來亦久矣世人
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尙崑獨
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蓋盛年所作波瀾老
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密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
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
真語耶果醉語耶

道園集

題跋

孟

歐陳信仲行卷

豫章周儀之至元十三年從其兄入覲除縣主簿年
二十三耳繼學才華特務典故爲人溫潤風流前代
賢公子方今材大夫也昔同在京師自省臺翰苑皆
爲之皆欣然以爲當而用之然輒阻歸不克就治獄
海郡已幾七旬矣某在翰林薦爲待制事奏而報聞
遂有宿草之感非命也夫傅先生於不進士某幼時
嘗得其所爲照讀之泰定丁卯曾蒙仲自溫陵來知
先生道德年齒之盛嘗賦詩寄之月餘不可復見傅
道園集 題跋 奎
又相望萬里而一旦於信仲行卷見二人焉能無悲
喜交集乎古之言君子者必言有德有位或專以
德稱信仲鄉先生有傳公什於郡者有周公皆諄諄
焉爲信衆言如此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耶

歐陳信仲行卷

溫陵傅先生送其門人陳信仲赴廣州教官既有序
言予已題其後又出此卷則送其秩滿赴選京師者
也往丞相與僕曾大父友善蜀廣相望歲嘗遣一介
通問今講學論政諸書尺尙在篋笥大父嘗取其尤
要者刻先集中所謂滄江先生集者也李公風裁無
嫌崔公蓋嘗想其遺風而莫如其不可復見今先生
舉二公以砥礪信仲信仲亦知先生之望其門人良
厚不薄也耶今爲祿任者苟干祿以爲貧亦復何議
道園集 題跋 奎
哉而爲貧之意多遂至於無所顧忌不復知有風節
爲士君子之常行此天理之所由斁而人心之所由
壞也不然師弟子之間豈不能泛引古人賢者爲之
視規哉而獨及崔李二公者吾故曰良厚不薄也

題湯東潤與張文子手帖

湯文清公清節雅望超卓當時風裁所屬庸泛者無
所容乎其前今觀其與張人張君文子書期之以科
名申之以縫紉其忠厚委曲也此聖人德容所以
有惻惻然侃之異學士君子所當觀感慕效者歟

道園集

題跋

卷

跋魯齋酒試諸生聯句

世祖皇帝肇建國學教胄子取成材用之有至輔相
文治日殷學者日衆而取士之制密矣古者論造士
之秀者升之自進士論進士之賢者而告於王斯官
之體之今亦放此某昔嘗承乏典樂會燕皇帝開
章閣引某侍書左右未及論俊選以聞而某賢魯齋
生實來一歲之間凡七十二試而淹滯之士畢出公
論避之乃與其寮來廣歌以樂其事何其盛哉先生
將以其詩刻石堂上使來求識之故爲序錄于左

道園集

題跋

卷

題宋諸陵畫像後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目
其榮而知其德動作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願
卒未今天子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攷見初
閱畫像具存雖與此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執筆
者尙想象而求之乎

市園集

題跋

素

題閩州陳彥和致樂堂記

某嘗觀於陳氏世家昔康靖公守荆南時馮夫人誨
之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不務仁政善化則
非先君之意也今彥和身歷清要所以樂其親者豈
待外來哉馮夫人家訓固在也

市園集

題跋

丰

題御書奎章閣記

御書奎章閣記初刻石蒙賜摹本者甚少應賜者閣
學士畫寺具成案然後持詣相前申稟而後予之蓋
慎重之至此一卷今侍書學士臣朶來以僉書樞密
院事充承制學士時所被受者也

道園集

題跋

手

題陳彥和魁星圖

天官書北斗平旦建者魁魁枕參首第一星也斗之
大者曰魁魁象物以爲名云耳又曰斗魁戴匡六星曰
文昌宮然則陳氏魁星之祥非止爲進士第一亦輔
相之占耶

道園集

題跋

卷

題晉陽羅氏族譜圖

昔者吾蜀文獻之懿故家大族子孫之盛自唐歷五
季至宋大者著國史次者州郡有載記士大夫有文
章可傳有見聞可徵所謂貴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
定品雖貴且富非此族也不通婚姻蓋猶有九品中
正遺風譜牒之舊法不獨眉俗爲然也百十年來比
及沐浴皇元之聖澤其傷殘轉徙千百無一二矣今
天下益以治平學士大夫稍稍求遺軼於故老尋金
石之寄與荆榛丘壠之間而荒烟野燒不可復知者
道園集 題跋 三

何可勝數有能追尋上世之傳至於八九世又有祖
父文墨之敘傳若晉陽羅氏者豈易得哉故雖小有
闕軼參錯亦其勢然也羅氏之仲允中以教授辟儀
曹史且遷就蜀省幕府持此卷來因爲題而歸之

跋紹興三年召故秦知政事歐陽修之孫世興

赴都堂審察省劄

大梁之社稷丘墟矣故家風流民之望也况斯文之
傳尤有以係士大夫之心也夫

道園集

題跋

三

題咬住學士孝友卷

京城之巽隅自門入循城少西有柵楹在道北表之曰蒙古氏咬住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事於太廟予與執邊豆見宮室之美而歎焉或告之曰昔英宗皇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使入求校補豫章之材於江南事嚴衆莫敢當咬住氏受命以行以便宜從事民商不病而工師告充朝廷服其智決則植表之家也奉詔修經世大典得懷慶路之書曰郡嘗有蝗大至守臣咬住出郡百餘里禱於古蜡神之祠一夕大雨蝗盡去問之則又植表之人也故予願見而不可得而咬住氏奉詔建寺集慶還拜侍讀入翰苑得爲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魯公所述予又書此二事以記之孝於親者固可上貽於國下及於民也歟哉

道園集

題跋

書

題義士卷

施必有報感應之常理也施不求報者君子之善用其心者也國家視民如傷飢而能食之者則官之所以報施也出有餘以繼不足而不以責報爲心非君子長者其能若是乎有餘不足皆天命也不足者無可如何在君子則固節而已耳天使之有餘而不自私推己及人回天之道也華氏其知之矣大國家報德以官亦天命也今不索諸人爵而求諸天其報足以稱施又何疑焉

道園集

題跋

書

題蕭氏官誥後

故宋在東都時先儒有建議欲取四方賢士教之京師學成則以分教天下州郡此王者一道德同風俗之法也蕭全所藏其大父從事君補太學生辰州教授陞從事三級誥重有感焉從事以大學高第同黃甲恩例乃僅爲州學教授是往時先儒之言固已行之矣我國家急於用賢舉進士及自學舍入官者卽授之以政有民人之寄焉爲教官者皆其餘材耳夫政教相須其及民一也政速而教遲政淺而教深

道園集

題跋

書

願其用之何如耳三誥自寶慶至寶祐年亦多矣而蕭君方小改得爲令錄昔者老材而用之爲民物慮者深矣全通暢善學甚宜于時仕于京師且久其有以發先世之遺德矣乎

題謝太傅中郎帖

右謝太傅書一千六字中屠子廸家藏也子廸言宋亡時府庫悉官取北來書盡爲兵士剔取犀玉標軸文字委藉泥土間其先君忍齋御史偶得諸遺棄中信知神物護持耶昔王子敬每作佳書以遺太傅太傅輒題其後還之敬甚悞恨蓋太傅是右軍輩行也襄陽米芾所爲寶晉齋者政爲謝公書在也某獲賂中秘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是遺軼如此者尙多也紹興中中原舊收法書名書往往復購之精鑒尤

道園集

題跋

書

當紙暴印識一一可據于廸善寶之

書仁本堂記後

吳養元作堂於家而表親焉其兄集賢待制養浩題之曰仁本而自爲記蓋取有子之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之語易其弟以愛親敬兄者也夫所謂仁本者其義大矣吾聞諸先儒之說曰孝弟是仁中之一事也自性而言仁其本也孝弟之所以從出而行仁者當自孝弟始然則謂孝弟者仁之本則不可謂孝弟行仁之本則可故曰爲仁猶行仁也養浩告其弟以孝弟直以仁本言之以爲記而不及於爲仁之道

道圖集

題後

義

說者政所謂引而不發欲其弟之躍如於斯也夫吾又聞之先儒嘗以事親之事而喻事天之道焉蓋事親之事盡則事天之道盡事天事親無二事也事天之道盡而謂之非仁可乎吾故曰何其取義之大也今石居先生高年厚德以集賢之貴封爲邢君爵第四等自其鄉論之古之所謂父師者歟養浩以文學顯名於朝而又望其弟者如此蓋推原其所自本而有感焉以爲此記養元其勉之

題米南宮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堠爲合作也

集

題後

罕

跋贈卷與蔡李書

文公先生之於蔡李通氏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
其事跡見諸當時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
河圖洪範之說太極經世之旨所以輔益於朱子者
不少名物若律曆支餘若相地亦非淺學後生所喜
知也此帖於出處隨時之義藹然情至猶可想見
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毫無可徵者如此

道園集

題跋

聖

題蕭氏家世事狀

鶴野蕭君從道自其曾大父事太祖皇帝攻城野戰
以多功著名爲大將以其兵晉鎮西州四世矣至從
道又有孝行文學世其官又三十年天曆初以使司
在京師是年秋九月天子登極改元之詔下而晉興
關陝疑沮反側遣使或懼怯退巽從道慨然受命往
論閒暇如平時以兵來鄉者從道能率先吏士討拒
逆而鎮安無辜之民六詔安阜生養最久一旦爲
亂致煩重兵數年天子自下明詔論之乃定方兵行
從道以使事冒險出入其間布宣德意得其情狀以
聞厥績茂矣幕府上功文法持平進秩三品與所居
官等從道材略如此行見用矣充城先生所謂從道
事實與簡冊有闕先生吾獨著舊所謂儒林祭酒者
也其言不厭質事不厭詳者避文勝之史也某僞員
執筆之未敢不錄而識之以待

道園集

題跋

聖

題申屠子邁畫馬圖

徐容齋先生題子邁十八時所畫馬其言忠厚而嚴
正得前輩之體吳興之言微婉苟用其言致力於讀
書而有得焉則自然不暇於逐末矣清河之山王而
致筆墨之間猶足見其掀擢之氣而背不
倚仰可勝慨然子邁以其先兄手筆其言致之焉然
子弟之意故可與諸老之言並傳子孫也

近園集

題跋

聖

題黃山谷墨蹟

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嘗于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
柯柯薰陶使然又曰性行頗調柔所以望其族人昂
弟者何其忠厚也

道園集

題跋

聖

題宋高宗書便面

前代端陽賜扇內廷戚畹至於館閣皆有之此設草
詩當時已亡其畫徒存扇背者爾然戒殢酒祝以忘
憂豈黃髮爲期之意乎

道園集

卷八

五

跋宋文公白鹿洞賦草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
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于其間乎某嘗泛彭蠡登匡
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
立凜然有邇暮無及之嘆今夫荒祠寂寞之濱朝絃
暮誦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
篇輯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固
有不待皆至于白鹿者乎章廷軒趙公之幼子乃時
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
度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
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道園集

卷八

五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

兄弟廣和竹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蓋可攷知者尙多七君子
偶以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慨者何
也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同爲君子而爲道不
同亦古所未有故責然文明錯著曾見於一帙而天
下謬福率莫睹夫久大之德業胥爲摧敗淪喪而終
不可復皆天也耶泰之初九以拔茅茹爲吉而九二
卽以朋亡爲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爲乎昔者君子之
道圖集
題跋
聖
當學之矣悲夫

紡績圖跋

昔時守令之門皆畫耕織之事豈獨勸其人民哉亦
使爲吏者出入觀覽而知其本此卷豈無一二之遺
乎然而徒爲篋笥之玩咏嘆之資則亦末矣爲商詩
庶可雅可頌其推致感動不其廣哉

道圖集

題跋

吳

王逸少草書後

宋太宗刻秘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
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
後南渡講和燕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內外大
小之臣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旭顛轉招變
態尤爲內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欲復
者愈堅禁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
書士大夫道之者絕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
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黃冠龜山先生嘗叙其片
道園集
題跋
爲書故其人名尤重焉

子昂墨竹跋

黃山谷云文湖州寫竹木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逮
以畫法作書則孰能禦之吳興乃以書法寫竹故望
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云

道園集

題跋

跋王贊善遺事後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世祖皇帝以王道經術輔聖
皇有古師傳之誼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逾金事
近接耳目即爲區別善惡而論者得失深切世用蓋
二十萬言上之藏其草於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
未及訪也觀其受命於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以爲
具臣也 世祖皇帝擇勲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
及公從裕宗撫軍瀚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名臣自
是多學者而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
道園集 題跋 奎

肇於公也世祖皇帝將治曆頒正朔天下知公妙術
舉以命之公曰曆法可知也非明曆理不足以供事
卽請許公於既退而授時曆成公曰合南北爲曆
學者總古今曆法四十餘家 曆無媿矣然必每歲
測驗修政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言曆者知守
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遺意莫或識之而遂謂
公以陰陽名家尙得爲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
常以爲非職守不敢越爲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
其於世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

及得贊善家家傳於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也
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暇爲也姑爲表其當著於
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

道園集

題跋

奎

順菴銘跋

尚書元公方著是銘偶與于論順之義水之行自原
徂流水之生自本而末皆順者也水激則捍木拔則
仆所遇則然非本不順也人之生何者不順哉而所
遇有富貴福澤貧賤憂患之不齊於是處其變者推
敗因折常若逆而難然而理當若是則安行之未始
不順也是故忠臣有殺身之仁孝子有底豫之道非
有所矯激勉強也誠如是乃所以爲至順故也今
李氏生當治平之世時和歲豐外無干戈征役之急
道園集 題跋 書
內無飢饉天閼之患而一家之間穀祿相仍則其所
遇豈有拂逆之事其爲順也豈不易哉雖然難言也
直知聖之所安斯順之矣無以知理之至當而安之
則於逆順之幾者亦危矣哉集嘗聞之矣傳曰成
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大哉乾乎坤之克配乎無疆
者以順爲其德也天也者理也充其所以順之者毫
髮舉無違焉豈非賢人之盛者哉於乎艱哉銘成因
附識其說於後云

題山谷書食時五觀

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齋瞬有存息有養一動靜
憂覺心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
人之示戒密矣苟善用之修身之良藥矣冥然罔覺
者固無難焉而妄談法空謂世教爲不足行者亦不
可不以善性比丘爲戒也

道園集

題跋

書

題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故樞密樊川趙公手書七紙皆至元十五年間與柳城張侯者也按張侯自著實記至元六年朝廷遣趙侯使日本張侯在行中或告張侯曰趙公好權善殺勿與俱也張侯曰吾以誠待之耳及行出入風濤之間深歷險阻應變倉卒拊額合宜慷慨激揚卒以說下未服不測之國趙公賴以成功而張侯聲名一日赫然於朝宁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凡七手筆者亦往往一時草具非有所矯揉揆飾之也而勸誡之道

道園集

題跋

奎

辭子孫之託抄書足以見其好學而又慮其力有不足薦舉足以見其好賢而又自慊以爲僅能至是何其真也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彼於君臣猶然况僚吏於所事乎今乃不異家人父子則知張侯之所以得於趙公者槩可見矣後世淺薄蓋有朝受知遇夕而忽忘之者蓋有之矣今藏其遺書以遺子孫者不啻若拱璧重寶則不謂之古誼可乎自古豪傑之士有爲於當世者常因其氣稟之近才器之所能而發揮之其所以致用者不必同也然其成功卓然

者類非小智淺量者所能然則二公之所存或者蓋不足以盡知之趙公行事具在太史張侯亡金故家起家從諸老非出使則從軍皆有壯義奇績天下既定歷治大故屢要宦者三十餘年既老於家優游子孫之奉以觀太平之盛時人未之或及嗚呼此可見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道園集

題跋

奎

所翁龍跋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愛
民社之寄豈以弄戲翰墨爲能事哉其必有托興者
矣吾聞君子之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
而化之如澤斯溥于以致雷雨滿盈之功于以成天
地變化之造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
迹則善體物者矣復觀龍之所以爲龍陳侯之所以
爲試以此求之也乎

道園集

題跋

毛

趙張彬孝義手卷

昔者王道之行也以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老者皆
得其養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廢癘殘疾者皆有所
仰生者皆無憾於事育死者皆無憾於祭葬故曰有
匹夫匹婦不得自盡者如已推而納諸溝中皆欲如
是而後已蓋君子之學卽王者之道也然而學者有
不見用則道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於家以見焉
此橫渠張子欲買田畫井以井田之法者此其意也
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未有施
道園集 題跋 毛

之於其家父兄子弟親戚骨肉之不知恤而能推之

一國天下者也觀乎承旨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

竊有感焉天質之美若張彬氏多矣使各有以盡其

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善焉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

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詠矣

題吳傳朋書并李唐山水跋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扁吳傳朋公所題也徘徊顧
瞻嘆其深穩高潤非近時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
後閱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
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
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
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
靡從之而晉魏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
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

道園集

題跋

李

遂不傳宋氏父子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惟不惟江南
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况樊南方
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於卽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
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尙可類鶩而宋末知
張之謬者乃多尙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
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
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吾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
益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分贊嘆
且圖來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亦

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
足觀此書乃如書字正作古篆形之意甚爲可嘉
然所作隸書乃殊不知而作大可惟也然當時有臨
江蕭大山政作此體時甚貴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
掾執筆求題爲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道園集

題跋

李

劉晦翁書

十二月十日某頓首霜寒遠違侍奉吉慶武夷鄭知
穆來說賜田給租事欲求一言於徐丞渠自去而懇
幸與詳度言之亦須不碍官府事體乃佳耳提官丈
不敢拜書韜仲已有新除未耶向煩料理買山事近
又嘗托季通言之不知竟何如更覓一信若十千可
就卽納錢去也因鄭君行草草奉此歲晚珍重以
新祉不宣某再拜

道園集

題跋

圭

跋晦翁書後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
輪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於門
下某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嗜學其
教幸與之進蓋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輪
也韜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卽所謂新阡之近而
季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曝暄而美者持以
獻其君野人猶然而况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其善
而忍後其事而弗告哉紹興山陵改卜之議季通克
道園集 題跋 圭
坐貶歿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得於親而
不得於君其勢然也觀買山之帖新阡之好豈勝慨
然文公之書豈欲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
以爲言豈子昂獨舉其所深解者而仲章贊之耶公
少年蓋嘗學曹操書而劉共父誚之公以時之古爲
解然則其可以書求公乎

歐陽原功待制瀟湘八景圖跋

原功甫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日蜀人所畫也故屬予識之予覽之終卷而復之原功日今吾與予之觀於斯也均有感焉而不無同異之日矣昔公家六一行之歸田也京竹風驟日迴思玉堂有如在天上之想今吾二人者以文學爲職視他官爲優暇乃得從容圖書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易地而觀以彼觀此則與六一翁之意無不同者昔在咸淳辛未外大父侍郎楊公守衡陽先君蜀居以黃岡尉檄湖南

道園集

題跋

卷

實在甥館明年集生於州治方生時侍郎坐睡夢羽衣人見者予鄙訕時嘗夢在高山長松間及長宦婚又數罹憂患今老矣遂不復夢至元己卯東南盡已內附先君自海上歸壅侍郎於長沙番滯潭衡間數年予時尚幼雖已樂山水不能往也其後遂食走江湖遂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中間先君講席於長沙鼎仕於朝不及侍近歲家弟官湘鄉數求充使若與古一往視之輒不得請卒以永隔此予之感而原功以父母之邦忻忻然指其竹樹泉石而樂之則其

異者也然而畫者通四時朝莫陰晴之景於一卷而山川脉絡近若可尋於是消息盈虛見於俄頃倏忽變化脩於尋尺慨然遂欲鍊削形魄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不知原功甫又與予之意有同異乎

道園集

題跋

卷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泰定元年春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譯所說書而進讀左丞相專領之在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年高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燕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

及某等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暫而

道園集

題跋

奎

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爰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然嘆曰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顧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虛文乎某乃言曰鄉者公奏焚武退舍事玉音荅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觀覽命西役工人揭簡爲帙刻皮鑲金以護之凡二十枚專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書以此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晉

則見於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問其要格心而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敦也然而集賢慨慨切至於孟子之所謂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併書於奏議稿後而歸之

道園集

題跋

奎

趙王維輞川園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及法藏備其勢無由泛及故
傳而摩詰脩載華子岡歆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泝辛
夷塢之目何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
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
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韵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
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傲於玩物者乎善觀
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道園集

題跋

卷

跋字永魯氏貞節傳

禮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是故閨門之內雖有善可
稱非遭遇變故之事外人無得而傳焉然非其族姓
親姻之間有能文筆可信之言則泯而弗彰者多矣
字永魯太常公叙其姑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月委
折咸脩可徵不誣足爲世教勸佐者以太常之文
信也嗚呼秉藝在人貞節恒有而世不盡聞者可信
之文難能也不亦悲夫

道園集

題跋

卷

題高宗臨顏魯公乞米帖

前代侍士大夫禮意極厚祿稱其官不至乏絕況其
貴者乎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
日乎思陵慨想河北能無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剛
家者言之耳士大夫有恒節有不待重祿之勸者涿
郡盧公以此卷表章劉君述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
自乎

通園集

題跋

表

孟同知墓誌銘後

延祐中有旨修遼金宋史至今 年間未遑有所
筆錄者良以舊史多闕軼而國家初入中原政與金
亡時事相關係尤不可不脩然其亡幾百年矣故老
既無存焉者而遺文野史之略無足徵故常以爲意
遇有見聞必謹識之澹游爲孟公墓銘足以考見燕
城中統以前盛衰之迹嗟使人人如孟氏有世積之
善得名公鉅筆識之則安有放逸無聞之事乎

通園集

題跋

卷

題諸公與曹士弘文

春秋時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世官賢人君子無所於
什以夫子之聖猶抱關擊柝至冉仲諸子雖季氏家
臣屑爲之蓋勢然也國家國遼金之舊寄政事於文
法之吏於是用世之士胥此乎出焉故宋以儒學用
士既已士亦無所於仕材彥如士弘氏蚤有譽於故
朝而尤不免從事於簿書游檄之末以沒其身而已
予亦悲乎然博學君子如故宋禮部尙書王公伯厚
某等與翰林侍讀學士鄧善之某 諸公皆名顯
道園集 題跋 奎
於儒林言信於當世而人人言哀士弘氏之位不稱
才遠甚噫此固足以暴白於後世也夫

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

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
聞而誦說之使後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
億說自爲抵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
有所決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
幾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
人輯爲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以爲也事有弗
逮於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固司馬氏之說而粗加
櫟括時未成書而世未傳之其門人楊氏以其

道園集

題跋

奎

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蓋已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
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脩豈不
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爲最重者乎小子不
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
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憾於斯而未嘉葉起振
卿之來京師出所謂喪禮會紀以示予其言曰昔服
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
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脩合於古
少博攷經傳以爲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方

從事有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
如此然猶以爲未足又將益攻其所未至者焉於乎
其志亦大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原懇嚴嚴堅苦悲
世俗之衰微求古音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己
殆非求知於當世以自衛者也顧不鄙子而俾與觀
焉予將番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幕官以
出予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怱怱不暇故
畧叙梗概而歸 溫陵之士尚多先仁之遺聞乎可
以恭微而振精神不遠益加潤色且必有不止於
道圖集

斯者請見於他日尙未晚也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古君子將終則有啓手足之吉非直示以神明不衰
固以垂教也嫁女必有命戒之辭非直情愛之鍾固
以謹禮也河南侍御史程氏遺其子處士君之遺訓
由元先生送其女歸處士之嘉言蓋古道也處士
君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以施諸子孫宜其文獻
之淵懿不可及也況至元以來縉紳先生贊述具在
攷時變而懷古昔者不在茲乎處士君夫人之孫愷
清慎端介爲政有聲其原本有自來矣舉此卷示其
道圖集

敬識而歸之

彭申屠君墓表後

也者生生之本也雪霜斧斤之害相尋息焉
而生者不絕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屠君之墓曰
善人善求諸其質者乎某來中朝待罪國史蓋嘗觀
夫金亡之際生人之類盡於兵幸而生存子孫有
可稱述者可僕而數也間求其世常得其存之故焉
若申屠君家其一也夫善之大本蓋受諸天所貴乎
人之爲人者能存而充之云爾於乎聖人在上所以
教乎人使之不至爲禽犢之歸者蓋以此誠如是夫

道園集

題跋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墓蹟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真
跡世已絕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
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
以遺真知真好者非偶然也某家學荒落加以目昏
粗卷感數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道園集

題跋

集

歐陽文忠公墨庄後

清江劉氏墨庄之說具在方冊著乎當時傳之後世
學士大夫喜稱道之及新安朱子爲靜春氏作墨庄
記始有以啓學問之大原以達其期望之先志臨川
吳子爲公非氏之八世孫自得兄弟作墨庄後記以
農喻士因田之有上中下以喻學之品級以終朱子
之言焉其所以爲墨庄者富矣而自得又欲集識其
後集復何所言哉然得王良爲之御而車弗駕也終
不能以適遠扁鵲爲之醫而藥弗飲焉終不足以已

道園集

題跋

卷

先世之言二公之記細繹而服力焉可也請因用
而申言之墨庄之興至於今三百年不待代易而耕
矣高曾至於雲仍世守之知夫地利之宜熟矣浚之
以忠厚之源潤之以詩書之澤其歲有所獲者匪今
斯今矣二公猶出官然示之以耒耜之利者朱子之
言也別之以嘉穀釋穉之分者吳子之言也善爲田
者將爲嘉穀乎將爲穉穉乎勉於耒耜之利乎將不
勉乎吾知其子孫之從事于斯庄也吾知其爲其有
也如二公之說得嘉穀之利其有

可以衣被生民非止一身一家之利而已

道園集

題跋

卷

跋程文憲公遺墨詩集

楚國文憲公早年以功臣子入見即受世祖知遇歷踐文字風憲清要之任時游廟堂裨贊國論起家東南者未能或之先也故宋之將亡士習卑陋以時文相尚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高江西尤甚識者病之初內附時公之在朝以平易正大振文風作士氣變險惟爲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爛爲名山大川之浩蕩今代古文之盛實自公倡之公既去世而使吾黨小子得以淺學末技溫奏于空乏之餘殆不勝其媿道園集

也歸來山中稍未得盡見其家集公孫之來尉崇仁也乃得公持節武昌時行部近縣親書五十日所爲詩八十九首伏而讀之至于再三不忍去手見其冲淡悠遠平易近民古人作者之風其可及哉而公之爲政不大聲色以爲厲而嚴重崇高儼然泰山巖巖之勢又豈硜硜悍悍者之所爲哉相望繞三十四年而風聲氣習邈乎遠絕敦厚之風猶可繼耶敬書其後而歸之

題幹羅氏世譜

集嘗待罪著廷勲臣諸王侯世家未嘗不得覽焉順德忠獻王社稷大臣勲業尤著又嘗親見而執筆記載其事其族系則未之知也其族孫燮理溥化衆進士高科有斯文之好其仕于江右始得見其世譜如此古者衆建諸侯各有其國傳之子孫則有大小宗以聯絡其族有承地以食之疏弱者蓋鮮矣忠獻以王爵食順德實未始去朝廷父子相繼出鎮中外倚重未嘗就國而卽安是以一從之孫已有困乏之歎

道園集

題跋

今

然而物不能兩大譬之木然本固而封厚者其枝之暢達或在于此或在于彼豈有常乎國家興王之初以幾畧著功及夫危難之間身任社稷之寄承平之餘天下無事則以文學政事顯著而繼之固其宜哉

跋麥井黃氏家譜後

黃氏自金華來其族分居豐城之流江分寧之
製并雙井之子孫衆多又分居筠之上高宜春之萬
載萬載之族有太史文節公之從昆弟戶部郎中諱
叔豹氏之七世孫曰德榮者持其譜相示集愛而觀
之見其終宋之世登進士第者相望殆數十人衣冠
文獻歷歷可數求之郡乘莫或過之集嘗見太史公
家書言馬鞍山事曰冲和偶在此一支蓋古之君子
崇觀其本初則一人之身所分也是以宗族之間有
道園集 題跋 全

盛大者不啻已有之忠厚之至也而豫章集中諸父
昆弟子孫名字行業多可考見而太史公之孝友清
節百世之士也其能保族于久遠也宜哉德榮思先
世之盛而不敢輕其身惟其所在以奉承其詩書之
澤江海之流始于涓涓松柏千仞起于毫末德榮其
毋自卑而慎之哉

跋曹氏通濟倉記後

前代士大夫忠信而篤實於已之所當爲分之所得
爲力之所可爲知之所及無不盡其心焉非必有所
爲而爲之者也仕有世祿民有積業以其有餘分諸
鄉里親戚之不及亦天理人心之常而仁人君子之
事也蓋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如古大夫士之家農
工商隸兼井 而私財不均始相懸絕於是君子
又因時宜而排惻隱之心以行均濟之道以救一時
之急如朱文公社倉之類是已臨川之宜黃曹工部
道園集 題跋 全

家替纓華遠鄉里稱之緒紳道之二百年來門戶弗
墜故翰林學士吳公序其家世甚詳益可以傳信矣
又從其家外孫李本得見其出粟米濟鄉里之實事
舉族同心慮事周密蓋有前所謂無所爲而爲之者
不見其有要譽于鄉黨朋友之意慨思前代之君子
其不可及也如此夫或曰子孫之緣遠殆食其報理
則固然而非君子之所計也已近時偶有水旱之變
朝廷不愛 以勸分于富室或者又有虛濫
之欺速報以自銜吾儕小人朝不謀夕將不過于
手

以曾氏世譜後

南豐曾氏之族其在金谿者以故宋南安守仕于國朝食福建閩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議大夫致仕諱平子之孫元默命其子衍以南豐金谿曾氏世譜示其受而讀之作而歎曰善夫文昭公元豐七年所爲族譜敘也文昭之言曰家傳舊世系以爲溫彥博高士廉所撰而有不取信者經唐末五代之亂又有不可攷者自其身追尋先集之遺至其鄉石記鐘銘之屬得其六世之名諱猶有不能盡知者蓋盛之至也

通園集

題跋

卷十

曾氏一門若文定文肅文昭一世文獻之懿度越古今文肅貴爲丞相自可以見其原本之深固而足以知其流裔長久盛大矣世之人曾不知古人之意妄引名族賢者而自附焉覲以自表而不知誣祖之罪其爲不孝甚大而其官爵年代參錯舛誤徒貽識者之誚歎是故若文昭之志其族譜所以爲君子之道而後世之所當師法者也且夫子孫既多支分派別而服盡而親盡而譜有不能及者遂至如途之人士夫人家著譜者膏病之而文肅之言又曰後之續此

書者世緒既遠並載則不勝書彼此各書則可以互見此良法也此小宗附于大宗之微意也士大夫家作譜者之所當知者也曾氏自南豐而金谿三百年間人文並著譜無遺闕而按察兄弟三人在故宋時並踐華要推恩先世至於師保南豐三君子以來金谿又其一興也集嘗觀於臨川之乘自宋初有黃門樂侍郎晏元獻公王荊公之家樂之子孫尙多晏亦有之而王氏之後分居金陵其後人特少南城旣自爲郡南豐又別爲州其居金谿者復爲臨川之大族

通園集

題跋

卷十

何其盛哉集嘗待罪國史歷觀國家貴戚勲臣世系承詔撰經世大典必移文其家按其文字石刻與簡冊不謬又詢其子孫至於故老而後敬書之正恐他日有溫高之致疑於後世乃若先朝之故家遺族僅存于今時者集亦嘗得見其人見其譜而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若曾氏者其可感也夫其可敬也夫

跋劉墨庄世譜後

故宋臨川世家莫如樂侍郎晏王二丞相家最貴重
南渡後如橘園李侍郎青田陸先生及崇仁羅春伯
樞密月湖何同叔尚書梅亭李公父中書皆著姓而
有道德行藝文學政事卓卓有述者及他郎官卿監
以下尚多有之內附國朝將七十年喬木故家或著
或微其譜或存或否要必有賢者出而後有以亢其
宗而興之也其自外來寓者則有桐水韓氏子孫近
得見譜于郡城俯仰今昔伊可懷也墨庄劉氏自清
道園集 題跋

江來金谿遂爲其邑之望諸孫叔熙能以垂三百年
之世家及其交游文學之懿輯爲三巨編何其脩哉
憶詩書清門有能世其學者則可以有譽於天下而
貽永於後來矣

重書黃子中澄陂堂記後

君子之所以大過於常人者以其有量也所謂量者
容納萬事而不以爲襍酌酢萬變而不以爲勞世不
見知而不爲之愠時見用而不爲之厭富貴利達貧
賤憂戚無一足以動其心而區區簞食豆羹蜂蟻之
弊破斧之失而愀焉以動執焉而不化者又豈足以
語此哉是故斗升釜鐘之分瓶甕甕盎之盛一受形
而不可易器之物也而人也稟天地之粹精而最靈
豈無擴充之道哉是故昔之言量者喻之以江海而
不足必準之以天地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
望聖人豈易至哉然而其得于天者無不同也而心
之限量虛明廣大亦無不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
益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
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謂之量者漠然於事物之
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矣是故又有言曰考索而得
之者多窒明睿所照則廓然而大公明睿所照識之
至也是以求諸聖賢之遺言涵養省察而自靖焉有
以擴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宜春黃氏之先以澄陂

道園集 題跋

全

名其堂予嘗爲記之嘗攷夫子中自其少時受學於
臨川先生之門蓋有聞焉於是又欲予廣澄陂之義
故爲之言如此乃作而歎曰昔漢東荆世運否塞大
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忿起而救之名
節相先九死而不悔介特而嚴固猶懼小人之不勝
也而叔度獨有汪汪之量爲世所容歎至以顏子目
之當時諸賢信之不以爲過後之論者傳之不以爲
非而畧無一事之迹可以推見於史冊其爲人也何
其高遠深微也哉昔者顏子簞食豆羹不給於陋巷
道園集

聖人者也周子曰學顏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
亦不失于令名予中以所聞於臨川者而盡心焉澄
陂在其中矣

歐陽誠懸墨蹟

予幼年來崇仁得柳誠懸所書稽叔夜絕交書石本
云是中書楷亭李公攜歸蜀物是時未識柳公筆法
亦不知此石鐫磨之精否摹榻之工拙也後官成均
與鄆人曹彥禮先生同席見其所藏柳公易賦靈寶
經真蹟非惟筆精墨妙嚴勁縝密神采飛動至於界
畫粘綴硬黃揭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番几格臨玩
僅半載博古好雅者以重金購諸曹氏後雖數見不
能久矣歸田以來百慮消盡時憶故物了然心目之
道園集 題跋

七

歐陽廉使可堂說後

路提學著廉使吳公可堂之說凡經傳論不可者
撿拾幾無餘焉客有持以示僕者昔在延祐中集窮
學者之諱于成均僦居京城與公同巷其舍相去甚
邇親見公之事其太夫人也是時公尙貧甘旨新異
之味無日不具其夫人親餽以饋太夫人未食公不
敢出也諸孫幼太夫人甚愛之每輟食以飼每食率
先具豐膳使足徧賜而有餘隨以精饌進太夫人必
悅而飽焉退而食於私室太夫人偵察之見其甘食
道園集 題跋

十

謂若與已饌無二者甚安以喜不知其實蔬糲也舉
家長幼安行以爲常是時集先妣已去世先公在江
南日幕適公館見其爲養如此未嘗不刻心感嘆也
夫事親之道安有過哉孝如曾參孟子猶曰可而已
吾見公之爲養者如此而歉然猶若自以爲有未能
盡者也此吾知可堂之可之實一也公後連典東南

數大郡兩拜行省參政以廉明數持憲節福祿未艾
而其子方以時材爲顯官于朝公之數歷中外能左
右之使無顧慮云噫天之報孝子也若是乎

跋宋高宗親札賜岳飛

大元故翰林承旨魏國公諡文敏趙公孟頫懷古之詩曰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集承乏國史嘗讀其詩而悲之以爲當時遺臣志士區區海隅猶不忘其君父何敢有輕之之心也哉今見思陵賜岳飛親札則其奏功郾城時所被受者親親札所謂楊沂中劉錡立功之事則紹興十年七月也是時秦檜方定和議而飛銳然以恢復自任所向有功飛之神將楊再興則邦父之子也單騎入陣幾殲兀术身被數十鎗猶殺數十人而還一時聲勢可知矣是以郾城之役恢復之業係焉飛之師乘勢薄朱仙與兀术戰破汴在頃刻而檜亟罷兵詔飛赴行在而沂中劉光世錡皆以其兵南歸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二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兀术無復憂色洪皓區區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詩其爲斯言而發也歟

道園集

題跋

全

題臨川樓源許氏族譜

許氏之譜因荆公之文而數百年間天下誦而知之許氏之世德固盛矣士大夫家豈無許氏若者哉郡邑之望子孫之傳無所遠聞者不皆有荆公之文故也然而四方之人以荆公之文而知許氏之先不如臨川之人見許氏之子孫而有以信乎荆公之言也士由文而顯人而行君子可不務乎

道園集

題跋

全

跋朱先生答陸先生書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湖東大節蘇偉勳磨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辭辯之中此尤可喜即書中所謂長者亦不以其力辭爲過者也又按朱子答葉公謹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議論大有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適又與胡孝隨書云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工泛濫不甚適固集

題跋

朱

切已方與一二學者力加勸約爲克已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此兩書皆同時所書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學捐書却覺得身心頗相照管似有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之語蓋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至于此也然竊觀其反身以求之說克已求仁之功令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才放心之說直截如此用功蓋其平日問辯講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已反求之功愈切是以於此稍却其文字之支離深憂夫詞說之泛濫一旦用力

其功之至速如此故樂爲朋友言之也病中絕學捐書豈易稿木灰心如墻壁以爲功者朱子嘗歎道問學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噫陸先生之學傳之未久當時得力者已盡而後來失其宗而後知朱子之說先傳後倦之有次第也因見揭集賢無客氣之語有慨然于予心者故爲申其說如此

通固集

題跋

朱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墨帖後

昔南軒先生修諸葛武侯傳以明其父之心以爲無
如辭焉觀魏公與劉和州之書則亦開誠心布公道
集衆思廣忠益之事按文林郎劉子厚著和州行狀
云我先雍公以中書舍人叅費葉公軍事立功采石
時和州獻平戎十二策及防江利害三劄極爲先公
所重卽驟用之遂爲徙海陵公私之舟萬艘焚陰汝
積糧三十萬金人之計失而氣沮其功益不細也魏
公第一書蓋指此乎前代之史大臣有勲勞于國家

道園集

題跋

全

凡文武才畧之士出而佐之者不能矧自立傳亦率
通得書則和州之事魏公及我先公之傳皆可附見
國家列聖屢有修宋史之詔和州子孫得上其遺事
以補闕文不亦偉乎方采石之功旣立國勢畧定恩
陵起魏公於籍委以江淮諸軍閫之手額相慶爭
相効用其區區忠本朝之心青天白日精誠之素孚
于天人者焉可誣也雖李宗趙曲之失不可掩而其
功烈亦偉矣筆削者尙慎之和州之孫新隆州學正
出此卷相示論先契於二百年之表故謹書以

跋子昂所畫陶淵明像

陶淵明集傳於世且千年矣臨川吳幼清先生以爲
其詩泊然冲淡而甘無爲者安令分也慨然感發而
欲有爲者表志願也蓋以優諸屈大夫之辭云然楚
辭得朱子發明之而陶之志悟者蓋鮮又因二子而
推言張子房諸葛孔明區區之心欲明君臣之大義
于天下則同也晉侯武侯事業可見而屈陶託諸空
言而其心之明白天下萬世信之何其偉歟予嘗以
斯言也想見四君子于千載之上恨不得爲之執御

道園集

題跋

全

焉幼嘗遊楚見屈大夫像於山澤之荒祠稱其所謂
憔悴枯槁者晉侯像世或傳之而畫者以太史公言
其狀貌乃若婦人女子不勝其志氣乃以意而少
之似否未可知也歸蜀見武侯像衣冠良是而年貌
深遠傳微疑未必盡然江鄉之間傳寫陶公像者
往往翰墨纖弱不足以得其高風之萬一必也讀其
讀其書迹其遺事以求之雲漢昭回庶或在是云
臨川郡貳幕大梁邵宏父得吳興趙公所寫淵明
之胸次知乎淵明者既深且遠而筆力又足

只道其精蘊是以使人見之可敬可慕可感可嘆而
不忍忘若此乃爲之述贊云

因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峴崎遐蹤遠徵帝鄉莫期
票化以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題跋

題跋

跋張方先生傳後

史臣書事惟戰功文學治迹則易書隱君子之德則難言也一世猶難言之況於累世乎太史公書伯夷傳載許由之塚東漢書黃叔度傳其文雖不及於司馬而能使後世儼叔度爲顏子而人信而不疑亦文章之難事乎張先生四世有隱德歐陽公銘其墓揭公爲之傳皆能發其幽淡以爲有志於當世而安於不用使彼沾沾自喜急於人知得微官竊寸祿久則又以爲不足熱中而求進視張氏不亦有媿乎此

道園集

題跋

史

史官所以有關於世教也予友人張善式先生之從子得其家所謂讓堂之記者讀之則其退然深自抑畏通乎一族上下高曾子孫共守之則亦信其能隱矣讓不爭也不爭不能隱有爭心則不能隱矣然隱顯有時而讓在已君子求其在已者而已可不務乎

題何氏所藏蜀郡名公書翰

故宋尚書月湖何公從子房州使君出蜀時送行詩
一大軸其中有名從方從簡者崇慶太守從並從日
者兵部郎官直寶文閣夔路安撫皆集從曾大父也
我先郡公閑居崇仁從何氏得見此卷又按家集得
曾大父滄江提刑府君同時所賦手書以補之蓋先
丞相與尚書公相友于朝而尚書公鎮夔時先從曾
大父嘗受其薦其契好非至此邦而然蓋二百年于
茲而先公所補一篇亦三十年矣俯仰今昔感涕潛
漣圖集

題跋

生

又

仲安之子元吉以此篇及所謂二十二篇者示集蓋
二十二篇者皆蜀先達集欲稍疏其人爵里以遺之
而此篇則崇仁之大夫士也集先大夫尚書郡侯始
來崇仁而先叅政郡公內附後番此弗能去則亦樂

其文獻之懿云耳而人亡世遠習俗寢失其故集欲
益求此邦前人遺事輯錄以示吾黨之小子此故在
所徵也

題跋

題岳飛墨蹟

武寧湯盤載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王紹興元年所署也文林始以太學生上書論脩禦之策崎嶇兵間以功致文林之命觀此牒知文林倡忠義擊叛潰保鄉里甚直而壯噫可以見其人心之一士氣之盛而其將又有若武穆者宜其足立國於摧敗危亡之餘也盤言武穆之歿文林上書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而張循劉太尉所署別爲卷俯仰二百年而感慨之係矣

道園集

題跋

重

題年集在館中將纂修遼金宋史館中皆以遺書亡

爲說若此者可徵尙多乎哉

題魯歐二公帖

右歐陽公魯公二帖審定真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以資僚友之攷訂者謙讓而周悉魯公家書所以事其兄嫂者忠愛而敦篤所謂盛代之德人文學之歸表也觀者因翰墨而想像其詞氣因詞氣而涵泳其德業所得不旣多乎

道園集

題跋

重

跋黃勉齋所藏醴泉銘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硬則堅苦堅苦則勢易危深山道人積精鍊神滓穢日去清虛日來雖頗清羸而中和內融所以能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于歐陽所以可貴也

道園學古錄

表箋

崇仁虞集伯生著

謝恩表

恩頒召璫命以使華賜浹上尊宥之筐實荷皇明之
下燭揆微賤以奚堪中謝伏念臣性本顓蒙學尤迂
僻論思猷納昔陪顧問之群儒奔走後先願效馳驅
於今日終匪適時之器不遘過寔之譏炯炯丹心每
若霍葵之向日蕭蕭白髮頻驚蒲柳之先秋福過萬
道園集 表箋 一

生病隨年至尚優容其出晝遂偃僕以循牆三徑就
荒幾安身之無地九門既啓惟因夢以朝天已甘終
老於山林敢望復還於臺閣當覓旒之清燕念簪履
於棄遺三公明敷奏之言一札布俞允之旨重煩駟
騎遠訪羈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學煥堯文聖躋湯
敬維志述事奏文母於萬年論道經邦咨師臣以百
揆民物咸躋於仁壽皇風大底於清夷並育群生不
忘細物臣敢不力求藥石思致涓埃宣室縱還何補
聖聰之達康衢有頌深知帝力之加

謝箋

大臣敷奏仍館職以賜環顯使至家錫宮壺而加錦
恩沾草介光駭里閭中謝伏念臣昔事先朝徒日薄
技學雖固陋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代逢聖明謂帝
王之制坦然可舉載筆每親於黼坐細書已納於石
渠庶幾一代之言允作百王之法甫終青汗俄抱烏
號歷嗣聖之重明陪老成之末議深慙衰謬有負使
令疾疢日加不待嚴助之請告鬼神夜間尚思賈誼
之召還沾泥醉醴衣被文采醴酒更設遺簪載華春
道園集 表箋 二

陽下及於苑枯勺水實虞於盈滿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德隆扶日功厚補天憂在進賢夙贊秉文之治人
惟求舊思皇訪落之勤顧通籍之腐儒眇侍輿之故
物遂令屏棄亦被甄收臣質固顓蒙心知眷遇江湖
雖遠孰非日月之照臨齒髮尚存敢昧涓埃之報稱

中書省慶親祀禮成表

寶曆在躬祗服祖宗之訓太官修祀於昭禮樂之文
海宇均安人神交暢中賀德崇恭讓道積寬仁艱難
具察於民勞俟戴密繇於天授卿雲就日護聖綬以
來歸瑞雪宜年洗干戈而載戢圭衮繪龍章之盛節
韶致鳳羽之儀臣等脩位台階依光宸極群工述職
贊文治之成功萬壽膺符受明禋之純嘏

道園集

表箋

三

經筵謝宣表

伏以聖作稽古知崇劾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寧屢
煩於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
蕃之賜於昭睿斷創始明時臣某等頓首伏惟昔
者明王不以天縱而自 先哲式資道揆以開
人故伏羲則畫於河圖神禹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
慎在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方冊而古今治亂
之迹可以鑒觀爰茲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識然守
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任啓沃者先端其心術

道園集

表箋

四

之微故茲曠典之行實重真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
聖賢之蘊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
蒙孚信必至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稱茲選
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尤迂疎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
其章句及 國人之譯方稍達於性情所謂材有限
而道無窮口欲言而心不逮猶重昔人之歎况乎臣
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敷禮廣厦既極詢諮於累歲
茂聞補報於纖毫敢謂能自得師坐進此道更錫官
將之重俾兼誦說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憂責益益

聖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爲德以堯舜之心爲心無
一念不在於生民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遇方畢服猶
虞水旱之爲災群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令二
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支末於
萬幾俾益涓埃於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各盡微
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美必由於正路雖末世之事
不敢避廢有戒於前車尚勸九歌用稱萬壽臣等下
馬無任云云

道園集

表箋

五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續膺正統修禋祀於太宮還坐明堂受朝會於上日
明時盛典率土歡心中賀有德以興無爲而治御袞
衣而酌秬鬯得寶玉以脩符徵于羽舞階麗虎桓桓
而敵氛銷韶依律鳳凰嘯歲以來儀越若鴻禧光於
大業臣等遭逢景運服守成均造士登崇百代先王
之禮樂採詩誦美萬年天子之春秋

道園集

表箋

六

卽位太傅府賀表

龍廷臨御威推侯戴之誠鳳詔渙頒同仰隆平之治
慶彌中外喜溢臣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應運爰丕
承於令緒用克續於武功雷動雲興威信著盤桓之
久天回日轉輝光被履位之初式符宗社之傳允合
乾坤之大臣等恩叨三事心戀九重論道經邦庶有
裨於熙化建極欽福願永保於洪禧

翰林國史院賀天壽聖宮表

春和正月律和舞鳳之延日沐芳每瑞紀流虹之渚
綈儀海舉治象更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有物紫薇
華益煥乎經緯之文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
天開壽域人業熙辰臣等弱齡無功清光有赫對揚
休命絲綸緯繡敷之文歌永年簡冊載衣裳之治

道園集 表箋

中書省賀元正表

陽春發有明新舊日之方中正朔會同鴻博如天之
爲大顯承盛化協慶斯庭中賀神武成功至文脩禮
綜萬機而益裕達四聰而弗違禮樂從容建用維皇
之極圖書宣明緝熙於發之傳假郊廟以受釐率臣
民而錫福臣等叨陪黜鉉式贊鈞陶時和歲豐願保
無疆之祚風淳俗美永歌有道之朝

正朔中書省賀中宮箋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禕衣承翟奉景福於一人
懽溢宮幃慶延宗社中賀柔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
中興五色煉補天之石女工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
彫瑤冊之穠華衍金支之奕葉茂迎蒼曆益介鴻禧
臣等脩位外廷稱觴前殿二南風化詠關雎正始之
音萬年室家保既醉太平之樂

道園集 表箋

上尊號翰林國史院稱賀表

冊奉鴻名俯徇臣民之請禮行盛日丕昭宗社之光
道揆方隆頌聲攸作中賀欽符天則統接聖謨致治
無爲揖讓允稱於至德秉彝有德範圍總 於詠切
誕敷經緯之文克廣繼承之孝脩兼衆美永福群生
臣等叨掌絲綸幸題編簡鏤辭白玉煥乎日月之明
封詔紫泥大矣乾坤之造

賀冊皇后表

龍飛乾位聿觀建極之功象著坤儀首協承天之順
事嚴宗社慶洽家邦中賀盛德在躬至仁及物厚人
倫美教化王道所先行典禮觀會通朝儀不顯益保
基圖之固允宜祚胤之昌臣等忝列禁林欽逢嘉會
琴瑟鐘鼓永歌正始之風祖考神祇來燕守成之雅

道園集

表箋

九

中書省賀皇后受冊箋

軒星著象行麗之陽月就盈文協來嬪之
慶均邦國燕及宗祊恭惟德脩柔嘉身行慈儉肅臨
中壺佐庶政之勤勞祇奉東朝成一人之孝養輩
在御祥胤開祥臣等忝列鈞衡欽承典則致開雕鏤
趾之化實有本源詠生民清廟之詩敢伸頌禱

監修國史府賀皇后受冊箋

宸極當陽際乾坤之交泰中闡定位仰日月之同升
璇璣上靈辰誕膺壽典欽惟柔嘉有則恭儉夙成鐘鼓
琴瑟善繼徽音之美禕綸鞠展宜占元吉之文儼規
範於六宮孚儀刑於四海臣等叨司臺兼總史廷
求賢審官願載思於卷耳厚倫美化詠正始於關雎

道園集

表箋

十

建儲中書省賀皇太后箋

文母思齊公神器以保天下大君繼體定國本而係
人心於赫淵衷率循舊典聿懷多福嘉靖維時策定
禁中繼志重承於至德慮周宇內承祧仍屬於元良
固萬世之基圖受九重之孝養臣等叨持政柄獲贊
廟謨太極無爲妙乾坤之化育前星有耀宣日月之
光華

建儲翰林國史院賀皇太后箋

惟皇作極乃預建於元儲以孝事親式歸尊於太母
臣鄰協一宗社底寧欽惟德合生成恩隆顧復鈞陳
華蓋有來萬乘之朝甲觀畫堂兼就兩宮之養既永
崇於固本宜益重於坤儀臣等脩引詞林遙瞻禁衛
興仁興讓常聯棣萼之相輝得壽得名克保興圖之
永固

道園集

表箋

士

賀登極表

鴻業啓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廷受賀躬膺大曆之歸
欣戴云初謳歌爲盛欽以世祖紹統乾之運裕皇隆
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於惟景命
監至德之無私粵在太宗御貞符而有慶天心攸肩
國勢以安欽惟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
於家法計宜允協於輿情車服旌旗皆昔祖宗之舊
星辰河岳赫乎宇宙之新時開太平人用寧一臣等
叨承重任適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親揚燹訓坐明

道園集

表箋

士

堂而布政永贊成能

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欽承明詔肇啓經筵講明王道考索前聞以進聖學於燕閑之中以裨致治於幾微之表成祖宗未就之志爲子孫經久之謀實出聖上之睿知國家之令典非細務也而臣徒以家世之舊愚慙之誠脩位宰司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仍俾專官雖竭盡於微忱望格心於萬一然而自念昔從祖考屬脩戎行其於明經實慙寡陋况以賤軀衰早養病多時先帝舉一二老儒以次去國略盡坐閱歲時之久未彰啓沃之功今

道園集

表箋

主

又召還禁林復歷茲任以此憂慮深省周思豈非講明有限通譯唯艱虛言不掩其躬行義理不勝於私欲或者顧望忌諱取說耳以爲容僥倖瞻承護曲說以干害私情是徇大體有傷以致繆悠不能感動載惟重負何以自文雖知並進於老成庶肯同心於陳聞竊以周尙父授丹書之日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年期願爲國羽翼蓋古者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於光華實有諮詢於故舊平章政事上柱國某敬歷中外承接儒光懇車於方老之初致

九表之近進退有道天下服其從容謀慮惟精君子

推其練習德以久聞而彌邵心以久靜而益明一行一言有恒有則况其鄉里去國不遠近頒優禮已聳具瞻若蒙延入講幃不致費縻職事几烏之盛已足表儀則其乎感之深不在詰言之末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嚴而神和其爲學也博於訓詁事物之蹟而推達乎聖賢之蘊致察於思惟踐履之微而克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此夫未俗妄相榜標以盜名欺世者霄壤黑白之不同粵自累

道園集

表箋

古

朝從布衣一再召用超擢翰林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爲過前當講說誠剴澗潤深有古風近以年老告病南歸觀其所養完厚尙實哀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必合召還與講資其問學實非小補

御史中丞王毅忠厚敦篤守道不欺歷嘗患難勵志彌確其於四書六經朝誦暮惟不以官事廢業不以衰老退心實欲躬行非徒口說使與勸講必蒙聽策賢大學士趙簡實建初議置立經筵先事遠慮其

切甚著爲此已蒙恩賜褒美其人老成方正深知國
體今除前職實契公論目今未見到任合蒙專使趨
召前來俾與講事必能確守正道不事阿諛 已正
人扶植事體

前集賢侍講學士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
事不談自信端才不嫌忤物先在講筵進讀後以改
除遠去雖係煩言退閒初於義理無歉擬合召還必
能贊助

翰林侍讀學士鄧文原持身清慎信古通今先在講

道園集

表箋

上

筵因病遠去今除前職久未到任合與趨召前來

伏蒙聖恩除授前職切以制誥國史二事皆所以成

一王之大經爲萬世之令典比於效一官任一職者

其事甚重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爲必欲稱其

職任責深慙愧况 世從軍旅歷任省臺學業素非

所優志慮耗於勞動深思追責其在薦賢切見翰林

學士吳澄學通天人道爲師表其代言深如訓誥之

彌文其書事嚴於筆削之成法蓋其修身成德文學

猶其緒餘目今英宗實錄未經呈進累朝嘉言善行

紀錄採補得宜全資學識又有遼宋金史屢有
聖旨修纂曠日引年莫肯當筆使前代之得失無傳
聖朝之著述不立恐貽譏議君子耻之然非博洽明
通孰克爲此今者本官雖日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
明心力清遠及今不使身任其事後當追念無及近
者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已厚然雖使當承旨之
任總裁方可成能合行舉以自代寔爲允當

道園集

表箋

上

請畢奏特加藁城董氏封贈表

自古國家功臣以序各有等差或超異以表勲業或循常以守定品此朝廷予奪之大權也我朝封贈之法自有常制而一二勲臣之家恩素特異禮亦宜之乃若子孫廉退不欲有所陳請者無以表彰實爲偏負故龍虎衛上將軍董俊首帥孤軍內附太祖後於滅金之役戰沒黃河之上其子故中書左丞文炳受知世祖親從伯顏身兼省院之官提軍討滅宋國事載國史昭如日星其孫故陝西平章士選世篤忠貞道園集 表箋 上 孤介剛毅編歷臺省號稱正人其文炳忠獻之諡乃贈典未行之初世皇之所特命士選身後之賜僅備一品常實切照真定史氏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氏清忠過之且亡金武仙人之殺天倪而奪真定也實由董氏克仙與而納史師張九元帥擣宋餘孽於海中也實由董氏既克宋主撫定閩越之餘喘也肅誠爲雋特於斯泰詳宜依張史二家封贈

道園學古錄

奏疏

奏開奎章閣疏

崇仁虞集伯生著

臣某等言特奉聖恩肇開書閣將釋萬幾而就佚游六藝以無爲此獨斷於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並脩閑職感茲榮幸輒布愚忱欽惟皇帝陛下以聰明不世出之資行古今所難能之事以言乎涉歷則衡慮困心艱勞之心久以言乎戡定則撥亂反正文治之業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謙遜有光於堯舜優游方儼於羲黃集群玉於他山栴衆芳於靈囿委懷滄泊造道精微若稽在昔之傳聞孰比於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學愧前修雖旣竭於論思懼無堪於裨補然敢不詠歌雅頌極裏贊之形容探賸圖書玩盈虛之來往與心神之融會成德性之純熙揆微志而匪能誠至願其如此仰祈天日俯賜蒞堯臣等不勝惓惓之至

通園學古錄

制誥

崇仁虞集伯生著

封宣聖夫夫制

我國家惇典禮以彌文本閨門以成教乃睠素王之
廟尙虛元煥之封有其舉之斯爲盛矣大成至聖文
宣王妻开官氏來殯聖室垂裕世家蓬豆出房因流
風於殷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藐若於遺
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繡緯衣之象稱 命昀之銘
通園集
噫秩秩彞倫吾欲廣闢雕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
聞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主
者施行

魏帖本古丞相封太平王制

朕正祖宗之統入繼丕圖國有社稷之臣重維世
範克載於多難宜超示於殊恩具官某沉鸞有謀英
銳無敵我皇考昔撫軍於龍朔面汝父實佐命之虎
臣賜券報功盟書啓籥更累朝而彌顯識大寶之攸
歸手握兵符力扶景祚甫清宮而迎乘猶多壘之在
郊臨陳誓師咸服奉辭之慷慨揮戈決戰衆驚川武
之神明人民懷綏輯之恩城闕壯莫安之勢俾兼司
於將相用修扞于邦家韓信之輔漢皇論定當時之
道園集
制誥
工

攻取于唐之在唐室身爲天下之危安皆莫食於王
封今何慙於往轍是用錫之位號胙以土田禮冠絕
於百僚名永垂於千載嗚呼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
之報朕用獎于勲勞建太平之業而享太平之成爾
毋忘于眷注丕昭至意式克欽承

鄭安大長公主詞頭

皇家制禮恩實重于懿親帝女正儀體尤隆于尊爵
聖慈異數祇協爰章公主某慈孝夙聞肅雍維則聖
慈加隆勅矣！凡朝是綈跪蒙適莫安于樂國爰
進丁長膳又增益于大名嗚呼詩咏穠華德壽崇
十就慶易占元吉世承保于蕃封

道園集

制誥

王

封營都王制

緬懷前朝之恩莫如阿保爰致褒崇之典俾極哀榮
國有舊恩朕無私惠其官某恭良而愿慈溫厚而老
成十口之昔歲東朝之簡用擇其可者並居甲觀
以扶持乎爾若丁勤勞不少番于耆艾肆予踐阼首
錫褒封時爾次于近郊秋露久濡于宿草顧茲貴
典未究深衷爾命外廷更申異數於戲五等之爵重
莫過于王爾子某之邦親莫先于爾義旬尙 英爽承
長嘉休

營都王夫人

蔡圖撫運崇德報功追念爾勞克任保持之力至於
今日共享安榮之時天不假年禮宜異數其官某出
入禁掖左右朕躬安其煦育之柔稱爾溫良之懿邦
家官府共興故舊之恩車服土田何愛 蕃之錫爰
頒予渥俾相其夫於戲若昔諸侯王下缺

道園集

制誥

封營國公制

國之令典必兼恩義之隆時維舊勛宜錫褒崇之盛
嗟其遠矣今俾申之具官某自其幼時在朕潛邸襁
解其共澤恩隆懿典之周旋越在艱難尤負勞勩屬
榮難而未解傷雨露之途深輿輶以歸籌幄頓失道
於縉緒風雲千載之典獨汝親臣丘壟九原之閭廓
其封光錫以榮名顧未究于予懷乃增時于大邑於
戲萬鍾之祿雖不及于生前兩世之封庶有勸于天

管國公夫人

盡瘁以仕良臣有翊衛之勤從一而終貞婦抱純誠之懿錫以寵數光於幽潛具官某淑慎其身柔嘉維則閔殷雷之勤而勸義守栢舟之誓而無他同穴而藏得相從於地下疏恩以報何不逮於生前責之簡書易其湯沐於戲哀榮被於兩世固申勸于舊勞忠孝萃於一門亦以表夫高節

道園集

卷四

三

封寧陽王

朕纘緒丕緒聿懷舊德之臣敷歷治朝夙被先皇之眷未及懸車之歲遽聞拱木之新爰命有司脩循彝典具官幹赤剛明而有守沉毅而善謀衛於藩垣治軍實于幕府自覃懷而入定內難與贊廟設望龍朔而奉導前驅仰承天表進拜集賢之任旋參儲極之寮編踐清華具瞻臺閣往南服偶逢草創之天兵乃使北還猶駐襜帷而按堵不遺憂于宵旰真知體之股肱久簡朕心方將柄用乃致憊遺之諫實深耆艾之恩賢子能臣在朕左右真王加錫賁卿始終並兼封贈之崇式表哀榮之極於乎往哉魂魄樂壯美之山河宜爾子孫輔莫安之社稷

道園集

制誥

六

封寧朔王夫人

瞻我大臣既極褒崇之典相其內助宜同恩數之隆
傳增耀於禕瑜用濟華於圭袞具官幹赤妻鐵理糸
嘉而端肅恭儉而和平克贊其夫始終股肱之任善
儼諸子服勤左右之方身致康寧家用昌熾命錫封
章之貴養宜啜食之珍於乎紹功方實汝世家之
舊蹟於上壽用成賢母之名

道園集

制誥

七

趙平章加官封制

宰輔者政之根本特疏貴爵之封老成者國之耆龜
爰極文儒之任進登崇級增重化權具官趙集方嚴
而精明果毅詩禮卓矣榮韃之胄儼然韋布之風
始事世皇御拜御史多歷年所徧踐臺司閱簡書
每先幾而扶直作新風紀必正色以摧奸常依日月
之光不暖冰霜之操游在政府蔚爲名臣嗟賢者之
遽屯見予家之多難蕭望之身雖機禍幾殆咎于當
時汲長孺面質深文耻獨爲於君子暨于戡定嘉汝

道園集

制誥

勤勞審是統宗既蹈危而奉義至其子弟亦見毅以
成仁方圖報之在表屢引言以爲說載念紫微之務
實資黃髮之求是用建汝上公保茲東魯可優游於
錦閣以相於國家於戲慎乃威儀赤舄具瞻於幾
幾俾之耆艾泰山席作於峇峇爾其欽哉服我休命

封蔣山寶公和尚制

不續鴻圖中興景運致百靈之扶翊出庶兆之禱
科迺瞻真如尤深簡注寶公和尚現化身而濟世持
應器以垂機顯密齊彰神變著聞於當日慈威互用
蔭休行及於千年藁在大江之南常主道林之上朕
昔居潛邸恒仰寶坊萬石懸鐘表明珠而不灼四阿
承雷輯多寶以新成暨予踐阼之初首致加封之敬
若稽祀典宜錫贊書億尚鑒至誠豈直朕躬之禱益
弘願力俾堅兆姓之安

道園集

制誥

九

封悟理閒八制

粵有高僧來從西域式弘丙教爰錫嘉稱悟理閒八
歷世勤修一源不昧寶月長臨於逝水慈雲隨起於
祇園遠探風智之因如指其掌廣說真如之蘊實契
予心紹隆佛種之傳以稱國師之號可特授智勝妙
行宿慧通應圓悟佑福國師

封鑑贊八制

家教之行國家所尚宜申嘉號用表高僧鑑贊八性
本天成世隆佛種昔弘宣于內典蚤有譽于諸方物
不累心舍奉已者二萬戶事融於理獨隱居者十餘
年既徇請而一來宜具書嘉善可特授宏智正悟
大辯總持勝濟慧照國師

道園集

制誥

十

封張真人制

朕惟有道之君臨治貴無爲而民化故先哲相承於上德而至譽不執於常名朕茲大曆之在于懷昔異人之輔世具官某倣以興運哀然來儀咨庸方篤於睿思悟對卽符於神會嘉謀入告其辭如徵於著龜成功不居其志固輕於軒冕處身於至約之地毓物於太和之中酌酢事變而先見其幾從容朝廷而不濡其迹設教獨高於衆甫傳宗最號於多賢盛服齊明保合天人之際基命宥密贊襄邦國之休遽脫屣

道園集

制誥

士

而弗爵每當宁而未慨猶慮人間之爵莫縻方外之游俾極崇稱以表高致於乎陟降左右相陪列聖于帝庭出入有無恒佑萬年之皇祚尙紆玄覽祇若寵章

引道教十一祖張真人制

朕慨觀古昔有懷大道之惇歷攷聖神悉尙至誠之本緣名而設其教論世以嗣其宗其說之興於今久張某淵乎授受遠有師承結宇丹臺仍載皇人之筆奉祠黃石蓋由老父之書惟神物之猶存乃嘉名之是錫率由其舊眷渥維新噫與天下而爲公朕用敷于至意居域中而同大爾毋斁於真

道園集

制誥

主

封燕上郡知院祖明里

我國家教孝以勸忠以近以及遠德之茂者名久而後著恩之深者爵加而愈隆具官某愿而能恭勇而知禮始逢景運當東征西伐之殷先啓戎行有左弭右贊之助克勤乃事竟隕厥躬顯榮不及於當時勲業乃興於後裔往稽故府宜錫嘉邦於戲古昔專城重地莫逾於上谷責諸幽壤名王是賜於主封汝其有知服我休命

道園學古錄

冊文

崇仁虞集伯生著

皇后冊廟冊文

伏以進承大統奉宗廟以無私升脩閟宮在邦家而有制永言徽懿宜極尊崇英宗皇后兗吉刺氏婉德英皇相時至治作新禮樂親孝祀之苾芬總覈權綱成化工之簡易重資中助丕顯前聞故周南咏輔佐之勤坤道著順承之美昀湖夕逝感霜露之恫 椒

通園集

冊文

一

掖宸空驚歲時之卽遠乃修緝典式贊嘉稱謹遣冊大尉某官臣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莊靜懿聖皇后升祔英宗廟堂伏惟濯赫有靈陟降在上歆此大享於斯萬年

皇后冊寶文

皇帝若曰朕祗服祖宗之成訓式嚴統緒之正傳躬荷洪休勉登大寶揆乾坤之定位觀日月之合明乃瞻靈闈聿崇稱號皇后兗吉刺氏專靜謙抑懿柔淑嘉世有令儀來相宗事肆朕膏勞於遠外兼夙夜以勤暨予力濟於艱難亦先後而輔佐效昔冊延之 冊茲典禮之常官府具宜邦家興讓今遣冊太尉某官某持節授冊玉冊寶章以陰教乎內脩協人父以順承乎天永寧地道噫生民之詩作不忘厥初開離之化行庶幾有助尚綏景命克配無疆

通園集

冊文

二

明宗附廟冊文

臣聞統必有宗生嘗得以致其讓廟必有主沒思所以尊其名稽古考文宜錫欽惟先皇帝夙秉勇智惟時元良體傳次之成言避諱歌而述出雖身居絕域多歷於歲年而義動遠人樂爲之先後德威孔著未堪大業之艱貞事變匪常猶憫生靈而慎動庶求蘇於侯戴爰戡定以奉迎已謹清宮俄虛黃屋臣民寡祐永遺惠澤之敷施天日有臨尙想神明之如在孔叢升附誠脩顯揚謹遣太尉某官某奉玉冊

通國集

冊文

三

玉寶上尊諡曰翼獻景孝皇帝廟號仁宗伏冀睿俯回歆格克綏丕祚垂裕無疆

皇太后冊文

臣等謹稽首再拜言曰臣惟祖宗積累之勤奄有方夏先皇仁讓之至全付渺中奉神器以持盈仰慈恩而思報欽惟皇后陛下德齊睿聖躬濟艱虞相協成功著坤儀于天下彌綸大造凝昉命於禁中爰尊大母之鴻名祇若我家之盛典式隆孝養保祐方來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皇太后伏願上帝昭融眷我皇國於萬斯年介以景福永言思齊祚胤千億臣等誠懼誠忤稽首再拜謹言

通國集

冊文

四

道園學古錄

論議

崇仁虞集伯生著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

大德三年論故中書平章政事趙冀公曰忠亮延祐三年五月有旨加贈定諡於是國史禮部太常會議改諡曰文忠其議曰人臣之功勛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而可名其有潛融密化於幾微之間者無迹之可見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道園集 論議

著之焉前議 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王 之

師與平濟南李璽之亂敗襄陽夏貴之兵定高麗廢立之變而謂之忠亮善矣然而未足以發明公之微也始者國朝以馬上取天下未有以儒術進者公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從事學問及見世祖皇帝於藩邸獨以儒士見且是時國家言語未盡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以國語釋論語學庸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後貴近之從公學者始知聖賢修己治人之方矣故世祖嘗嘆曰漢人乃能為國

語深細若此蓋孰察而深許之矣於戲此其所啓沃者其可以淺近論哉論法德美才秀曰文宜合舊諡而易之曰文忠矣謹議

道園集

論議

二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

議曰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
量明理事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其責
者而後可庶幾焉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
以有定力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夫
以狹薄之資險忍爲術汙陷爲習巧佞爲伎命其時
進位以侍致者充位之辱欺世之禍彼且無避於天
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贊
國論不爲近利細故所動搖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

道園集

論議

三

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
榮祖何可少耶公爲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爲所
危陷公守職不爲之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
在公矣成宗皇帝在位允澤公之威重沉毅荅刺罕
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正人君子而公獨以
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者哉幸能
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典利之徒聞
出其間傾國家財用之急積歛密講將有所作爲議
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

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
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
最著者也數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
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歿之日賜金給用之外
不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
其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
小易宜乎

道園集

論議

四

陳文靖公論議

言者有道之君子內克然而有餘無所待於外也求
善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
知其有道專而信用之則爲之出於是應之以文
以政事隨施而見不爲喜幸不用則不爲變移其志
矣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
以僣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爲可誣也耶
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
之心及爲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諄
諄之略無厭常喜奇高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迨
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
無能而求用選事而取名以倣忽欺罔一時者爲何
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
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脩之教論禮則欲簡一
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接物處
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
陋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蓋法道德博聞曰文有
以進口靖諍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道園集

論議

五

道園學古錄

策問

崇仁虞集伯生著

會試策問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是
道也吾夫子修禮正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天
下萬世賴焉漢立學官經制博士名家之學史具可
攷歷唐以來定爲註疏立教者用之國家設科取經
術之士今十餘年矣廓而明之不在學者乎夫自漢
唐至於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否悉論焉則累日
不能既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者而問焉易自王輔
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有存者猶當攷夫邵子
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子之傳朱子之旨意
所指文義所當有異同乎書有今文古文之辨傳者
終不敢折而爲二以昔人成書有未可輕意者乎詩
自毛傳盛行韓傳僅見迨朱氏傳出一洗其故其有
授乎毛鄭傳說猶有可論者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
與經並行久矣至於啖趙陸氏始辨其不合而求諸

道園集

策問

一

和若子庭之三子之說果盡得聖人之旨乎劉氏惟
衡三傳並審於陸而劉傳果無餘蘊乎胡氏之說其
立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
周官小戴記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忽講乎大戴之
記猶有可取者乎周官之制可互攷乎鄭氏之註其
歸一乎此固之君子積習而素知者其詳言乎

道園集

懷問

二

會試策問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以脩水旱
之虞耨其功尚矣然其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入
故鄭渠鑿而秦人富蜀犂成而陸海興漢唐循良之
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爲務今畿輔東南
河間諸郡地勢下春夏雨霖輒成沮洳關陝之交土
多燥剛不宜於墾河南北平行廣袤早則千里赤地
水溢則無所歸往往上貽宵旰之憂至發明詔修廢
政出粟與幣分行賑貸恩德甚厚然思所以永相民
業以稱旨意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
用之則灌溉之利瘠土爲饒不善用之則泛溢填淤
湛潰嗜食茲欲講究利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
患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之術何先使關陝河南北
高亢不乾而下田不浸其潴防決引之法何在江淮
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陳之
以觀諸君子之

道園集

策問

主

廷試策問

洪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景祚列聖繼作四征不庭鋒旗攸指靡不率服迨我世祖混一區宇職方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國紀元立司府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帝德王功之盛燦然如日星之行天四時之成歲也六十七年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天下晏然守其盛成者又何以加之哉朕繼承正緒夙夜祇懼承我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禋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道而未能也夫親親莫先於九族今百世本

道園集

策問

四

支繁衍盛大則既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之道乎尊賢莫先於百今世臣大家勲業昭茂則亦既富方穀矣尚有以體之之道乎多方內附之衆因其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之道尚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雍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鑑於先王成憲其承無愆朕之志也予大夫咸以道藝來造於庭其脩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月月星辰之爲天丘陵川澤之爲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爲人也三極之道有以異乎宗廟也朝廷也禮樂也師旅也佃漁也耕桑也時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爲治之具豈有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別歟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

道園集

策問

五

之時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倫矣何以有待於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待于箕子然則群聖之與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予大夫習之於師考之於古得之於心宜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以爲非伏羲神農黃帝無以爲道非堯舜無以爲德非禹湯文武無以爲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通予大夫共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治源策

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以受教以至于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僣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于學校無益也如此望師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子弟初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自非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

道園集

策

六

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誦誦其言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章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

道園學古錄

碑文

崇仁虞集伯生著

武衛新建先聖廟學碑

國家初建大都乃分侍衛親軍爲列衛布諸畿內武衛其一也至元廿六年始置營在涿州南去京師二百里凡衛必有營營有城郭樓堞門障關禁官治行伍廬舍庫庾衙署市井而特立先聖孔子之廟儒學在焉衛之官有都副指揮使以下將帥偏裨什伯之

道園集

碑文

一

長委積營作之署幕府文書之史而特設儒學教授以教士大夫子弟焉衛士以萬計自非征行則有內府修繕之役歲巡幸則以精銳從其番屯於營者三之一其使之長率以近臣領之其官治京師中而分任屯事於營者使或副或二皆三歲一更將亦各以番上獨教授嘗在衛治教事此衛有學官之大槩也天曆二年武衛都指揮使洪顥分衛事治營中迨日今天子聰明睿知文治彙興天下莫不嚮風而趨顥也世懷忠孝得偕戎行少游上庠得受

丁亥而吾衛廟學未立師弟子散學無所於在非關
與此誠顧之責也時亞安方爲衛使之長深然其
言卽以建學之事上聞上可之適以軍務之暇度地
於營東南廣袤八十畝適基適堂於其燥剛觀泉審
方作新文明經營材用石木陶台工作程度心畫指
擬具有成法明年知樞密院潤閣台來代亞安見儲
待之悉協欣然相成之卽日復以興役聞於是經是
於至順辛未之三月作禮殿以奉先聖像顏子曾子
子思孟子配從祀十哲分位殿中東西鄉七十二弟

碑文

二

丁給廡下作講堂齋廡庖廡垣墉門衛皆如常制凡
出用一箇公帑不以煩人及冬而告成是年中書平
章政事阿禮海牙公以宰相兼長衛帥陸榮齊臣敦
詩書禮樂以佐天子之治教尤樂其有成爲慶營旁
地得二千畝俾耕以食學者乃以廟學告成人請於
上命臣集記之臣受詔再拜而言曰昔我太祖奮揚
天威爰啓帝祚世祖神武不殺遂一海內列聖相承
功成治定至於今天下晏然兵措不用爪牙之十
乃得優游絃歌於其間豈非千載之盛乎臣嘗學於

五朝氏矣其言以爲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
其君者也又以爲壯者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則雖制
兵可以勝敵蓋言人心天理之足恃也如此今學校
設其教則仁義之道也其事則孝弟忠信之行也
設其剛強武勇之士身衽金革而知學焉則仁義素
習於胸中忠信不遺於平日緩急有所用焉知義利
之辨得遠顧之決識定志堅見危致命以親上效長
則功國家名顯後世復何疑焉然則學校之設豈
小可哉敢作詩以頌之其辭曰

道園集

碑文

五

皇命建學制自都邑通祀先聖中外維則周廬列藩
環拱中極率是有作以造成德維時武衛載度新宮
其飾有文以爲已功衆勸其來有敏其功相臣冠軍
日宜有崇旣崇旣完入告天子天子曰咨我旅多士
輯爾干戈妥爾鞭弭俎豆游歌庶其在此侃侃將帥
而文而兄勉爾孝友勗爾忠貞出奮于征歸力乎耕
輯睦清 勿怠勿爭有牲有醴歲時用享觀德于射
我祀爾相端爾威儀節爾飲讓神之格思錫爾多慶
崇禱言言過者式之有伉其門來者則之麗牲之

史有刻辭永言勿忘君子之思

國集

碑文

四

上都晉守賀惠愍公廟碑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父有牲牢饗豆之數歌鐘羽舞之節賓客宗族之會孝子順孫得以盡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非賦承地之入烝嘗之禮得有廟焉者益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著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自己而起者也故丞相晉守賀公有廟在上都西門外我國家禮亦宜之某年廟成某年勅臣題其勝曰故丞相

道園集

碑文

車

上都晉守秦國賀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勅命臣製文刻其麗牲之碑臣奉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世宗皇帝在潛藩建牙纛廬帳於灣河之上始作城郭宮室以謹朝聘出政令來遠邇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國定都於燕遂以是爲上都而治開平爲大駕歲一巡幸未暑而至先寒而南官府侍從宿衛咸在凡修繕供億一責於晉守之臣然地高寒饑饉著種藝之利在野者蓄牧散居以便水草在市者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事爲多懷柔撫綏

而厚往然後奇貨用物本末纖鉅莫不畢至充溢盛大以稱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自監尹僚佐至於府史以時遷改獨賀氏受命世祖之世至於今六七十年父祖子孫世守其官列聖相承莫之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賓客與其父老問賀氏之所以爲政者則曰京師浩穰公上之供給用之目或一事累鉅萬之費微至一瓦一木亦聽裁決吏抱文書以進或漫不之省公一見之隨事語吏若某事當用物幾何取之某所其工當以幾日成卽上有

道園集

碑文

本

所賜與曰某人某人歲幣當幾何口授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工之病勞者餼粟或不稱而奇袤多重獲以傷官商之弊每與吏通大爲奸利而實居貨應急需以成事乃至曠歲不與直公明察而均平虛實情僞無所罔民之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寡公之倉庾出納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爲政而公治之甚從容也廣學校延師儒以設教身率而勵之海內賢士賓客及門者迎款有禮眠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勸懲有方獄市無擾嘗有强暴委禽

寡婦而奪其財則絕其婚而不使之逞工執藝禁中後出而有司當以關入則推其無罪而奏原時宰用事習殺人之獄則卒歿之而無所奪此尤氏之所稱道者也都人士所以尸而祝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臣嘗攷之於書昔之保釐東郊成周者周公君陳畢公三君子者相繼協心而後足以底治而是都也賀氏獨以功成豈不盛哉西門之廟宜乎其奕奕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及其沒也國人請祀之而其君臣直以爲不可乃相率野祭其後始聽祠

道園集

碑文

七

爲今都人請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天子又如賚之湛恩濡澤何其忠厚寬大也哉公會祖諱某贈某官祖諱某仕某官贈某官追封雍國公諡貞憲父諱某仕某官贈某官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公諱勝仕某官贈某官追封秦國公諡惠愍子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孫某臣既實書其事又作迎送神詩以遺之俾歌以祠焉其詞曰 帝作神都言言其郭時巡歲來神靈具扶旗轟車馬魚魚雅雅顧懷 從公其來下兮升鼎於庖俎有獻羔苴藥筆之亦有菊椒鐘鼓旣

在酌式歌且舞公其胥樂兮衮衣繡裳劍佩
銷乘車彭彭不馳以翔賓客在右僚史在左燕寢孔
適公無去我兮公有令德在其後昆世世公侯保我
子孫肅肅尸祝躋昨盛服千秋萬禩嘏我皇圖兮

道園集

碑文

八

淮陽王廟之碑

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臨淮統率豪傑畧定郡縣
在震河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師攻河南旣滅金將移
師取宋乃總諸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坡戍開田護畊
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
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祀汝南忠武王西
廟祀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祀王第九子淮陽
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諡武康又贈推
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
也贈銀青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烈又贈推忠効
節翊運功臣左監門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
諡忠武皇慶元年獻武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
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諡獻武進
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
諡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
入中書歷相英宗皇帝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
賜忠武以闕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天子肇開經
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

道園集

碑文

九

疾告歸未歸三遣使趨召見上聞其病重不煩以政
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則
就焉有問使來告某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皆有
麗柱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勛德既具刻而銘之矣
惟獻武之祠或以泰預國事不暇私顧其家故未有
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某曰刻文敢以
屬子某辭不獲則對曰昔嘗泰爲太史屬固嘗知公
家世勲德及進講內殿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
雖不敏敢次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

道園集

碑文

十

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畧上計行朝番揖其府事
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爲暴王
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
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言
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世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
以王爲總管三年李壇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
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爲行軍總管且行請總帳於
忠武忠武曰汝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瓊達天必
敗汝勉之雖然瓊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

懈心兵必致歿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
立功汝則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瓊出軍突諸將獨
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
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
之夜沒其壕加廣瓊不知也明日果擁飛騎來攻橋
不足踰壕軍陷其得凌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歿降
兩賊將瓊遂歿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真吾子
也或言於朝曰瓊所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
也以此問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

道園集

碑文

士

者王亦因利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畧入宿衛上召見
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
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徵服行民間察其
所患者見倉吏收民稅稅所當輪倍從怨言最迫明
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
租稅無所出王輒免之奸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
上前曰臣以爲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擅免
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
雖實而民歿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

於家獻取之有恒非陛下府庫此所謂大舍也上
曰知體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好吏不
當至使自經从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王不與之
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
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里退然閒居不以介意六
年大括詣道兵益園宋襄陽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
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陵之援主者
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
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

道園集

卷之四

七

然而憂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
歸峽行李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
時乎若築城萬山以待其西立築瀧子灘以絕其東
則庶幾斃之道也奏用其言移王軍萬山令嚴守
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太出敵兵猝薄城
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
此何事敵至將不戰耶敢言退者死卽被甲上馬橫
戈立遣偏將李應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
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間陣而待王下令曰

敵皆進擊木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至
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
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攻樊城
外郭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東剗見主帥曰
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
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交攻之則樊必破而
襄亦可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
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
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命

道園集

卷之四

七

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畧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
堡敗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驛宋相賈似道以其軍軍
無湖其率孫虎臣等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南大兵繼
之宋師潰王前行而宣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
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聖
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
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闔外緩急之宜難制以
常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卽日自
馳驛至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州

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楊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楊子橋都元帥阿木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陣王以十三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同紇人鎧伏甚異躍馬出衆奪大刀出前趨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頓墜馬下立陣者同口驍野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濠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槊比戟衆尤

道圖集

碑文

古

服其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等悉傾國力率水陸軍陳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于圓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毫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爲請遂還之忠武王之事憲宗皇帝常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攻無敵之名也於是上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

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制號稱臣請以伯姓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遂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于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尉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安之期月境內靜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上曰宋主既亡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昀與弟廣王昀

道圖集

碑文

圭

南奔既立昀於閩而卒又立昀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陛辭昀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恐乖節度猝能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番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旣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今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尙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爲心則予嘉今付汝大事曷之哉而賜錦衣玉帶又辭曰遺孺未息延命海濱奉詞遠行

事予衣帶也苟以劍甲爲賜則臣也得以及國威
軍幸不聽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上方寶劍名
甲聽自擇其善者既拜賜又諭之曰劍汝副也有不
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恒爲貳從之至揚州選
精校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先鋒
弘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
私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
險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俱持滿以待王丁
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

道園集

韓文

七

寨不虞也忽揮軍連拔數寨圍橋三江盡拔之至漳
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
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
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
潮若惠皆圍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
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
間獲宋斥候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
至厓山而他將自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
相下有驕蹇意幾敗遠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

一人衆乃悍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
艘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

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
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奇兵截其汲
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甥韓某
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
小舟更授以二海艘戰船守北向二月癸未我師
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
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

道園集

韓文

七

里許下令曰宋師西藏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
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軍一軍乘
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爲且宴少
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
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令之日聞金聲起戰先金
而妄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
鳴今撤障孤弩火石交作頃刻連破七舟宋師大潰
宋師以其主廣王赴水次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
哭吾軍而遁令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

吐風壞舟與將士盡溺歟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
矣唐匡山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良
厚王以瘴癘疾作矣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
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畫必盡使速愈之
勅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
宜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
面闕再拜返居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無
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爲之出南征時
賜劍與甲以俾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
道園集

碑文

太

忘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月十七也得年四十
二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
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祔葬祖墓而嗣子佩全
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珪入覲上謂太師月兒
魯那廼曰此家父子相繼自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
取江南漢人有勞于國者是爲最張氏史氏俱稱拔
都史徒以籌議不如張氏之百戰立功也所以爵其
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
自是蒙歷歲三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

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修髯如
畫機明氣銳言辭捷利勇略絕人輕財下士拔用衆
材已不以爲惠尙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
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洒落理
辯愈切初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金行賞而王後
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至雖貴
近材勇無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陣未嘗
後受賞耻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
解疑快類如此簿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
道園集

碑文

尤

常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
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
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証果明南征時宋文
丞相天祥之軍在湖之五坡嶺弘正掩擊獲之縛文
丞相以至偏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
或諫王曰敵人之相臣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
無他求其族屬使俘者悉還之及四京師聞王薨至
爲之垂涕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堃禮之於家
望以爲子孫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

御衆賞罰信則人自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者
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者也凡軍非對敵未嘗
妄殺吏卒有病者必親視醫藥不幸歿必轉送其家
凡上賜與必分頒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
然曰人宣力如此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
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爲之
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憫惻申論仁聞
饒者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
謂集曰先王棄世子尚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
道園集 碑文 辛
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於今畧以漸盡雖欲廣聞不
可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有信史與王
李二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故凡可知者脩書之而
不敢畧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
一人某官某某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旣沒所在
未爲立廟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或曰宜聽立廟
成都又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共言
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
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丞嘗止於私門

非所以存德念功追述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汚陽親
蒞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祀者皆限至廟君子以爲
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勲臣之舊
故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股心肱爪牙之臣
無所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以脩樂歌云其辭曰
維昔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旣庭遂開中原越是南國
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在師不取不遲
不殺而神赫其神威江流湯湯談笑畢渡木顛草偃
有什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以俟
道園集 碑文 辛
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銳養完牛酒旨豐王乃叩關
請具爲奏若峻阪馳寧扼其後面上方畧報不踰辰
往臨厥都雷嚴疾神丞相傳言天子聖明以順來歸
請更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弗庸罪在柄臣
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
奔於海涯延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入告天子
不極其征臣不敢止乃錫神劍名甲副之扶瘴排炎
廓爲清夷膠舟於壑存其餘幾王言三進永訖炎紀
橫梁賦詩波濤不驚磨厓勒銘表於鯢鯨功則多有

位弗逮榮隨哀興業以久大三錫彌尊以啓王封
冕賜佩圭盛服在躬維茲毫人服德以世享嘗於廟
從王孫子於赫世皇濯濯聖靈萬神景從翼之風霆
我思淮陽陟降在側孰是下國顧懷來格言言新宮
高明深宏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
君蒿浮游孰感而致維毫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
王爲阡陌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額額
我藝黍稷亦有稻秔羊豕在牢以庖則盈笳簫鐃鐸
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忤肯我父祖荷千執爰

道園集

碑文

圭

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旣濡秋降霜露王其享茲
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詠嗟咨毫庶士孰知其他
王有嗣子相我仁廟正言於庭必扶其要遠深蔽虧
群讒切膚帝尚仁孝寧之厥家英宗赫赫如日斯烈
搜好 不假毫髮臨軒視之命 其軀托之股肱
思信渠渠天難譖斯難起倉猝慮深謀遠罪人斯得
聖明繼統車塵徐徐亦惟世臣謹度不渝旣寧旣好
厥保陳經路心非法不道申申其居侃侃其容
孚于膏粱以世師工王師奕奕視此無斁 匪毫是私
國有恒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公惠政碑

家置中書省以治內分行省以治外其官名品秩
同所以達遠通均勞佚參錯出入而天下萬方如
指諸掌矣是故匡衡無缺則宵旰紆其憂顧毫髮有
間則舉體爲之不寧藩輔之寄豈不重哉江西之爲
省東接閩浙西連荆蜀北逾淮汴以達于京師據嶺
海之會斥交廣之境蠻服內向島夷畢朝提封數千
里固東南一都會之奧區而隆興則其治所也昔在
至元始置省事于今六十有餘年貴人大官來治於

道園集

碑文

圭

斯者何啻千百其有大勲勞大論議以宣布德意而
鎮撫其民人利澤施於一時聲名著于所部或由此
而遷他鎮或自此而相朝廷豈可以一二數哉然而
室之書民間不得以多記歲月之久閭閻或至于
遺忘此豈非著作之闕文而今昔之遺憾乎邇者隆
興郡城耆老以爲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伯
撒里公之來長行省也惠澤深厚我民感焉以集之
管承乏太史也來請紀述其事集曰吾聞平章公承
天子之命佐丞相以分治德化者天子之盛也政令

言朝廷之故也公其當自以爲功乎且公之爲德厚而謙抑盛名譽以極稱述將非公之意也且集老曰病矣敢辭久之耆老以告其守臣守臣不能道也貳守燕珣爲之啓請藩宣之俊良度諸風紀之清峻則皆曰平章之得民心久矣閭閻之言也信士民之請也宜於是使其吏郭元善謀於臨川守臣袁說而爲之請焉乃使崇仁監邑賓童來言曰昔唐渾咸寧治河中連理之木生於其野野人以爲言而史臣韓愈民爲之頌之今我伯公自中書領行省所治數十

道園集

碑文

書

郡或安於惠而不能自知或遠于府而不能自言隆興之民以其居之近也而知之深以其感之厚也而請之切市井草野之民所請何以異乎然而是不可辭矣乃作而言曰昔我國家之興也寬仁弘遠豪傑畢出群策並用時則有若康里氏來拱來翼有以奇材在禁近有以經學定計謨烜赫光顯世載其勲今平章公揚休山立垂紳正笏以臨其民儼然泰華之列岳華星之在垣也執事東朝溫恭有恪佐政有聞寬裕有容其分政而來也欽妙用於無爲而細民之

信之也愈深著成效而不宰君子之望之也益重乃仍收至元之二年寇起南海人用震驚適公始至調度有方恩意旁達兵不告勞民不告病信惠所及巷月討平于是衆庶樂業年穀屢豐儲備有恒運輸無闕所部善治奸慝不作乃若門隸使令不以政事干官府賈市服食不以二價虐小民用人則盡同列之伯而不專議事則廣忠益之言而不惑五年十二月城西安公親率有司救之登城望拜卽反風火息其感動之神又如此明日出私財爲賑以賑失火家不足出府庾之贏餘以給之民又大悅然則是不可以不書也乃使復其耆老曰昔唐韋丹之治茲郡也去之數十年時王觀諸舊典始詔有所紀述以慰其吏民之心仁者之惠雖久遠而不能忘也而又何亟乎耆老曰吾儕小人朝不及夕願有紀述以傳見於將來矣乃爲次第其說采其歌頌而載之庶乎觀風者而取焉

道園集

碑文

書

其詞曰於穆聖皇顧諟而服選於近臣往長藩牧南服乃彌奠于湖江作鎮豫章臨制海邦下城來總相

仁理公來匪亟赤烏几几盜在海隅勞我師于宣
風孔時不動色言執訊養醜以歸司寇永韓賓佐定
功入奏波座不驚風雨時來載瞻我民休休以懷遠
人鄙夫啓處食惠孰知功能貽我帝則願願印印如
圭如璋春日載陽衰衣繡裳旣安旣久成績不有口
惟天子上公所保民不我欺自我不欺吏不我違
我不違嗟彼耆耄孰知君子知其所知平易樂
載謠惠及我私毋以公歸天子葵之

碑文

建寧路崇安縣尹鄒君去思之碑

高唐鄒君山頤從吉父之尹崇安也去官已三年邑
之君子庶人耆老與在邑在野之民若僧道之流咸
有遺愛之意願伐石以紀其政來徵文以刻之得其
邑人文書述郡中守大夫詣都刺列實錄以上諸師
府憲司者及前進士三寶仕邑士彭炳所爲序兼取
學校閭里之言而觀之小嘗不三讀而三嘆也太
德澤之在人心傳之於久遠者非言無以宣智慮之
精微見諸行事者非文無以達因一法之善著一時
之利尙可使後來推見以成其餘况乎除鄰邑通弊
之積立經久之法守而行之可以百世推之州里可
以通行不出于斯世于譽而真使民不忘者其可以
無記載乎崇安之爲邑區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
十田賦之多寡畧相等也自民產之無制大家之田
連跨數都總爲一家以受役升合之賦力不能出其
鄉則受役無時而休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爲糧六
十石其巨室以五十餘家兼五千石而有餘其細民
以餘家合千石而不足而賦役者常以四百之

碑文

卷

經民配之五十之大家貧者一日當役而家已破是以三年六次預定之役常紛然不寧而民病甚矣君之來也取其都之田而分計之受役之田不出其都有一石之田者當一石之役有一斗之田者當一斗之差均齊方正較若畫一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歸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而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小康矣郡守善之命盡致其法於諸屬邑而推行之而建寧賦役之均是爲四方最嗟夫遠方之民貧者不能自活而籌厥之念生兼并而莫之制者驕

道園集

碑文

去

猥以生變一激於貪暴之吏而生無涯之禍者百目之所及可知也孰能如君爲法于其疆又放諸旁邑既有成効如此使盡施之當世民有不被其澤者乎昔趙清猷公之治此邑也鑿溝洫以興水利溉民田數千畝去之四百年溝湮而田荒莫有過而問焉者公修長溝十里植樹陂壑疊石以爲固陂當大溪之衝水溢則隄易敗君又鑿石山數十丈蹠渠以分其力而溝洫起公之遺跡無復餘患矣邑多山田而歲易旱君以其公田之田修平糴之法而民從之致粟

且千石而不以其道至者雖效之百石弗受也明年以時糴之民忘其憂頗得其息若干會盜起海上軍興所過郡邑騷動有不忍言者其出入君之境也相告勿敢有所犯而君爲芟舍資糧靡酒載醫藥迎勞將送取其於平糴之餘息而民不知擾是以鄰郡若信若鉛山之民以飢散去而自歸于君者數百家咸受而授之業荒閑之濱幾無寸土之不闢期以三年之復而新舊之民交相友助而無嫌焉此其爲治之大畧也國家立鈔法以通天下之利幾百年矣朝

道園集

碑文

去

憂憂其久而有弊思所以救之以其久之者莫不詳且盡而山谷之民愚不知法饋而徂利僞造者滋多衆四方之通惠也君之來至崇安也民有險阻以爲辭徂利刃以拒建大張聲勢以恐公私莫之勝者或反爲之用不測之憂幾在旦夕蓋六七年矣君簡其兵夜出其不意以捕之孰爲僞者數人得其鉅數百錠論如法餘黨散夫盡毀其巢穴而一郡僞造之風息焉而地勢僞濫事覺吏人因爲奸利輒疏富者而孫之良善至不得休息君察其詳安不輕追遣安

得僞造者遣卒械其賊至崇安求所識而執之賊
卒謀盛服帶兵馳馬率吏望風入人家淫虐並作莫
敢誰何君亟捕之得其狀執拘以歸諸安慶自是僞
濫之連逮無至崇安者其民稍莫枕矣連氏母告其
子出不反衆以無明驗却之君受而察之踰月得屍
于山中則其兄某殺之也僧不文引黃貴清告保安
僧殺其兄者君鞠之執不文得汝殺人而誣他人手
黃之兄果爲不文所殺而更誣保安以奪其寺且以
說已也童德誣告呂十二殺其兄君偶以他事上府
道園集 碑文 三
他官不察其誣下呂獄君歸而理出之坐誣告者人
服其神明遠方之俗部使者行郡則什伯爲群相率
以訐官吏虛實蓋未辨也部使者之崇安無一人言
縣政不便者適朝廷有重使道過邑部使者告之曰
此邑鄒令政甚善已爲文書薦之使臣至朝廷幸
言之使者曰吾已審知之不待君之言也福州
而事繁獄訟不治帥府憲司檄君權推官多所中理
崇安人詣大府乞歸君於邑者千百不止遂歸君崇
安君以某年月日上某年月日受代在任之歲

人同而所立卓卓如此亦難矣哉明年朝廷以例
遣官選調閩海守令以下於是行省帥府監察御史
憲司咸舉君之能時漳州寇始平郡邑未安葺署若
爲郡判官以綏撫經進之所謂極當時之選者矣君
之入仕也耆直禁衛久得官故御史中丞濟南張
公養浩以大儒歆臺省寬大嚴正英宗時嘗極諫
放廢事時人比之蘄子瞻泰定中七徵不起天曆初
陝西大旱民相食郡縣爲空起公爲西行臺中丞拯
其民如赴水火見飢者哀之至於慟哭旋以捐館陝
人至于今思慕之君嘗得牧民忠告之書於公焉蓋
其所受教者深矣其同官主簿真保與君居未久而
先去及調安溪監縣以君之行事爲師法而其邑以
告治所謂朝廷舉一而勸百則才賢君子之效將遍
乎天下沛乎國家之福哉乃爲取其民之所頌言而
次第之俾得以誅歌而不遺於方來也其詞曰
俛俛我民孰父母子奇矣富人饕貪已踰歸視共家
朝不謀夕歎盈倍徒戚戚同役君來顧斯以均公平
出無華車食不鑿精分田畫里多寡小大以俱

行正無害事上敬共無言不孚從容教言孰侮孰誣
獨有詢寬來虛受先民之勞以飲之酒奸究沮藏
外絕不虞柝因與夷養恬舒舒第山深原樞牖戢戢
征吁之卒無所繫突匹夫匹婦飯黍豆羹先祝而嘗
斯君久生君有王命傷殘往撫不惠我私控告無所
孰沃而嬉謹自畏持孰勞而疲亦無倖遺黍稷盈疇
辛牛多碩以享以食繫君之錫老者日衰壯者日興
君之所成民得以稱山有松栢野有豐草雨露之
君子壽考天子命之臨方蒞州視君之爲莫不具修

道園集

碑文

奎

崇仁縣顯應廟冲惠侯故漢樂君之碑

崇仁縣治南望七十里山焉廣大高厚巍然其前
其巔峻而並銳能出雲雨蓄神明凡水旱災害之請
無不通焉蓋邑之望而吏民之所依也謂之巴山後
易稱相山巴山者相傳云東漢尚書樂巴字叔元魏
郡內黃人而神仙傳云蜀成都人史稱巴好道順帝
時給事殿庭仕至黃門令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
禁不與諸常侍交摺拜郎中遷桂陽太守始爲桂人
定婚姻喪祀之禮興立學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
皆課令習讀程式最隨能陞授七年乞骸骨用李
固薦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巡行
州郡巴使徐州還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細
民嘗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
壞旁祀剪理奸誣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
百安之是時方分豫章郡東地置臨汝縣則今撫州
之境也而相傳以爲巴治妖民嘗至此故民間思之
不忘以巴之名名茲山云其後嘗置巴山郡在縣西
故十里遺迹猶有可考而縣西門曰巴陵門巴山

道園集

碑文

奎

至縣所從入也則山果以巴得名久矣巴後遷沛相
徵拜尚書順帝之葬有司多毀民間墓巴上書切責
禁錮還家二十餘年用賓武陳蕃薦徵拜議郎蕃武
之禍以黨譴爲永昌太守辭病不行上書理蕃武寬
丁延尉尉殺而相傳巴有墓在山下而立祠焉今爲
廣教僧寺而山顛并祠南昌尉梅子真與叔元而唐
鄧葉二道士配之蓋出近世云故宋紹興二十六年
有宣教郎知縣事鄭國孫懋爲令以告民曰周人以
諱事神而名不以山川名山曰巴懼民久以爲未安

道園集

碑文

書

也洞庭有山以洞庭君之所居而謂之君山樂君自
豫章爲沛相獨不可謂之相山乎乃酌酒以告神而
神悅暴之於民而民從遂更名相山矣咸淳元年縣
公朝奉大夫知邵武軍事師得過等言於朝曰縣
有漢光祿大夫樂豫章之神祠墓在焉其神名在史
冊守郡有功立朝有節訟陳寶之寃竟以身殉風節
凜然可以謂之神明者矣吏民禱祈必應而淫巫瞽
史名稱鄙野非教民事神之道按祀典崇寧三年賜
巴縣栢梁橋樂巴廟日顯應廟大概四年封巴

神惠侯顯應廟矣其山顛之祠與梅子真同命得賜
妙濟靈純真人之號者則用道家之言也樂君生時
靈異甚著人人能道之有求輒禱有禱輒應千百年
以來殆不勝紀而國志無古文字金石可徵攷而邑
民飲食必祝則不誣也國朝大德丁未予甫斯邑是
年大旱八月旦迎神至縣治大雨連夜嘗識其事於
廟中已而廟燬予文亡焉後三十四年爲至元庚辰
之歲其旱尤甚苗有未入土者民甚惶懼乃四月三
日也承直郎達魯花赤鄂城保童齋蕭民望遣其簿

道園集

碑文

書

將仕郎豫章舒文琰疾馳詣廟迎神像至縣以禱拜
起未終鄰寮方熾而林風四起陰雲以興薄去祠下
涵濡之詞方伸要迎之具未起震電已作於門應聲
奔不及於茲馳保童率其屬奉迎于西郊祝史未及
成禮而沛澤滂沱衣冠盡濕隨至邑治雨連三日夜
乃止四境以霑足告大家細民具生載醪酒大享相
繼神之冠服與帳旌旆燁煌一新不待勸而自至乃
命典史豫章胡天祥伐石于城北使教諭新城朱禮
述予文以傳之子曰諾又使掾劉濟南魏淵奉神像

遷祠所過旄倪番戀欣感淵乃周覽祠墓之舊迹適
山川之奇偉而歸告得神之情焉旣而五月又不雨
徧禱群望神在禱中是年會府及郡禱皆若 而縣
六月三日雨十二日雨而旬日之間雲雷並興四郊
在望者或十里數十里或百里或一日或二日或一
時隨地而足稽諸旁近最爲沾渥焉是時保童悉力
禱祈以爲已任齋戒兼旬而不間嚴屠宰之禁厲不
度之俗家有疾苦而不顧身勞苦而不辭忠竭校
尉縣丞縉山張崇與簿及典史寔協心焉必得雨而後
道園集

碑文

集

止爲吏者其憂民如此其必有以鑒其誠者乎天祥
以石具告乃序其事以傳之爲迎享神詞曰
有敦維崇其阻九陵時翕時舒 雲俱興降立作神
朱紱赤舄尙書邦君司命司直自古在昔于我故懷
我識其來嘗與雨偕公宇斯穹私宇斯潔神君假思
無怒伊悅高山峻嚴孚與禴禴禴禴不違俯依我人
我人何有有尊有俎黍稷既阜酒醴維醕 脉爲羞
有 有美神來顧歆百物之精神昔故鄉父老燕娛
或在斯不醉無起乃大乃神碩彥乃生爲嘉爲壽

原缺

題李古錄

碑銘

崇仁虞集伯生著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
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字寧父卒于京師七月戊辰
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
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焉嶺北行省治和林
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爲萬里比邊親王師
道園集

碑銘

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爲其省丞相吏有優秩兵
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布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
十年來婚嫁耕植比於土著牛羊馬駝之屬射獵貿
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煦咸安樂富
庶忘戰鬪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關內猝有變未
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並
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
活走和林無食或相食或枕藉以灰日木是道無行
人方是時除吏率率怯顧慮辭不往獨公受命卽行

曰豈臣子避事即安時耶既至日事就急於賑飢者
明日告其長曰幕府謹治文書核實錢穀知前遇事
變無甚費失上下因爲奸吏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
民間粟食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
人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卽亟請于朝日倉儲無幾民
與軍俱天子赤子賑民飢將乏軍 謹儲之則坐視
飢者之歟不得已飢者急在旦暮已擅發願急募富
商大賈先制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邊勿
惜一日之費爲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聞天子爲遣

道園集

碑銘

二

使護視賑飢且下令日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
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五十千五月至又減
五十千至皆卽給直賈連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
爲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鉗制以相承吏守之勿敢
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泛索公持法一不與王怒使人
謂公錢豈爾家物公獨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
不敢擅與且謹惜樽節非爲已私王幸察之亦無以
爲罪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見王亦知公徒行
于名馬公受而傾橐償其價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

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間酒一缶
趙仲良五人當至省府論如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
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論當坐猶
當用詔書審復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
上其事中書省刑部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
有明決爭者悉請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遣不
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卽孔

道園集

碑銘

三

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
始卒其王朝延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
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
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
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爲真定守山西姚公天
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
使者程公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
樞密院中書省皆出官承直郎中書省檢校官刑部
主事樞密院判事皆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
事然皆有可稱考定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

正河東所按問無自言寃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
方能正色感媿所事令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
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
出厚貨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
則持合其徒數萬凌轅州縣爲奸吏不法者能爲明
其誑誤者出之田廬貲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
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閨二歲五往返京師
以其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者至
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

道園集



四

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立威勢
赫然中書掾多從尙書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
尙書省罷分鞠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爲檢校
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収之得吏曹官資高
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
犯者能却時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出主
盜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
在樞密斷事府能辨庶弟之誣其兄奪其官者總計
之蓋未嘗一事苟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

道園集



五

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
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闕遺理密物非刀筆
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
士公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
爲政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材志 畧志在
用世之士不由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
也而世或端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
利爲訾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從吏
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爲吏視文
書可否奏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卽闔門不通問謁
對妻子如肅帥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
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于教子餘俸輒買書遺
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樂城
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祖成考榮祖以公貴贈某官
妣吳氏贈某君遺事具見塋碑娶劉氏封某君某官
女子男一人天爵也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
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能不用浮屠者女三人適某
某孫男曰淵於是公之年纔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

乃召公爲大中大夫兵部尙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今司憲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然無復可望者矣又日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聚歛怨也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

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歿君子惜之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群公好善已出就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永氣重而昌寒寒舒舒何行弗臧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椽大府位卑志行四命于朝彌光以亨頤頤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里國人居之各馬雲生尙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簡徒執以書孰害其人據義挾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日爾從我弓馬錫千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揀語孔文紐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繒幕府維最邊人方懷公不少留見用駸駸而疾不瘳炎炎弗趨寂寂弗變當爲而爲當辨斯辨退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爲宦成勗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牟伯成墓碑

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
彭州府通奉大夫杜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
累贈光祿大夫諡忠靖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
卿懋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
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忠靖公喜
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為文
章志趣高邁忠靖公以直道事理宗為時名臣登其
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公萬里參

道園集

七

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
浙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
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
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
儉衆口附和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相廷鸞曰君欲
與忠靖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
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迪
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之而不敢置上第時光州定
賊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

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媿也沿海置司辟為屬未
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晉公夢炎事世
祖皇帝為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
也先生不荅晉尚書媿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漂
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
之母鄭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
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
前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
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遇

道園集

碑銘

人

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為
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咸服以為師表焉其
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
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
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爵
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
家習孰見聞而然也其為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
所至不止時人以為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為學也
先生筆飄屢三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愧荷非義

不受與人交樂爲真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
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自
號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也先生
娶楊氏某官女先卒再娶程氏某官女楊程皆眉山
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三子楊出早世二子程出女
三人適某官先生卒于某年月享年七十有八以是
年塋于某所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某始
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其門
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

道圖集

碑銘

九

於世蓋及我時爲我著小傳某承命不敢當將請吳
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三年冬程夫人
之弟江山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必勝書來請某爲
碑銘曰先生之志云某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
門戶畧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
托之以言是有以處某矣某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
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其不可知者固不
敢言言固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者則其本
蓋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

學孰爲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掇次偏駁欺世之
文孰爲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嚙嚙粗工
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
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道圖集

碑銘

十

桐鄉阡碑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
官閭中以皇慶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夙
必葬諸其子祖常奉喪北歸至於光塋焉表之曰桐
鄉阡云某與祖常嘗在太史故屬某識之按公家世
歷官行事日月已具神道碑此獨著其係光者以示
光之人焉初金人侵宋江南宋論淮設關塞列保障
而金之窺光者自陳州出宛丘窮息坦途千里無天
險可恃故光之不得寧居者垂 百年每兵至郡豪
道園集 碑銘 土

輒率其衆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以國家
既盡有宋地且七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
畊者不足周其土來占田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
君子固亦盡然重有感於斯已方是時公以有爲之
才撫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自信夫千古之託豈偶
然哉惜夫舉錯之微有不獲盡知者矣獨聞在郡時
有請歲稅光畝出粟十萬者功力持之卒不征光人
操茶山中以爲飲運司行不法江南歲有吏索光人
幣貲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敢復至乃立

學官而躬教之謂司馬公實生是邦象而奉祠示之
德行以革其頑鄙若此者光人之所以思公而公亦
以自信者與昔人之所謂桐鄉者良由是噫計公之
去光而歸塋至于今久矣昔爲公民者少者壯而壯
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以詔其昆弟子孫已乎今天
下日已治平光爲內地取賦有恒制民生無與乎外
事地力完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賓旅所通出
無車馬貨財之交無所好乎華靡民之易治益愈於
昔國家法令修明釋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
道園集 碑銘 土

也嗟乎茲阡豈直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
所觀覽矣馬氏本西北貴族由兵馬爲事號曰馬氏
而光之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第爲代間人諸
第君子相繼以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故特著之
以俟夫考世徵德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戶部尚書馬公墓碑

世祖皇帝之初拔用豪傑恒出其望外天下既平思與民休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歲時習故事者不尚也成宗皇帝數十年間遵以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民庶晏然可謂極盛者矣方是時公卿大夫往往深沉敦厚有泰山喬岳之勢若尚書馬公溫恭在躬樂善不倦政本於學退然若不能者今其可得見乎公諱煦字得昌姓馬氏大父父贈某官妣贈某君某夫人初馬氏居磁之滏陽不知世次至父公和道園集



主

勸農公以能官見推於時而弟天驥方治書御史府一門之盛以著州里外家劉氏苗裔有異花或以爲瑞徵而占之曰是當在其女子之二其後公與其兄河南提學曙國子助教昉從鄉先生大鹵楊震享學並爲聞人而世遂以爲傳信矣公以至元初補大司農史轉辟御史臺掾某年除某官某年出守某地延祐三年以戶部尚書致仕入官四十年凡十四遷自奉議大夫至正議大夫入進秩治績之著不可勝紀其尤閔民事者可書以傳焉在行臺時湖廣省臣托

停廢之籍私挈其人萬家無所詣懇官以冀取正公按還之爲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方急督運者怙恣輒匿粟三自入而以風水爲解公決而奪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猶號富庶爲吏者縱欲以求獲民不堪命俗尙氣常百計求直因得善訟之日實因貪殘迫之非素然也公行部劾治其暴橫者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其耆儒與爲賓主進子弟而教之風化丕革朝廷以內附旣畢大料民新版籍自淮至於海隅不知奉衛民多驚擾公在廬州令其民

道園集

碑

古

家以紙疏丁口產業之實揭門外爲之期遣吏行取之卽日成書廬民獨不知害佐江西幕時值行省復爲中書盡去尙書舊吏獨留一人其所部郡擇民甲戶主倉庫民新附不識法又懼怯不任事率爲吏卒攘竊及歲滿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更有司擅爲上下予奪而尙書省治財急富尤甚公曰富人狙安秦寧知官府不欺何待此爲患無已時常用精強吏代之遂爲定式倉庫無闕事吏更以勞賞進用至于今便之時民又以版告大家者長吏爲

震動而告者 賄幸亟捕治之公持不可曰叛當有
物色踪跡遽以一言大索此得實已破家非一人矣
白遣所信吏往察果妄坐告者如法此二者江西人
言及之猶感公不忘也守濟寧時有重車過濟州橋
橋危馬逸車下注有嬾人行不及避舂輪下有司論
御者辟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徒責金以給葬其在
潮官商以備舟師至他郡者溺舂或喉舟師妻訟商
殺其夫與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吏誣商成獄又有
三人同市飲者後三者其一人舂既葬或誅舂者子
道園集 碑銘 主

獨煩擾皆有成法二郡之民思之不減於江西矣是
故荅判罕公之爲相也病選法之滯公適左攷歷代
典故故白之深爲丞相所敬重至遣其子今平章脫
先公禮之以爲吏師左戶部時天子遣使分道問民
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廢置緩急先後號爲得體於
是朝廷屬意大用公而公亦自信久矣一總大司寇
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不惜哉然公於讀書
尤深於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人太行之麓有神磨
山者泉石幽勝公旣歸遂日與門生羽人游息其間
道園集 碑銘 主

訟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吏亦誣之成獄公一見皆
釋遣而豪家殿人致舂納井中以溺聞吏成其獄公
曰無溺狀訊之得實遂竟坐之其精敏平允如此富
家私田跨縣邑貲無算援結大官貴人如平交氣勢
出守令上達甚折其戶役爲數十其等在最下賦役
常不及已而中下戶反代之供輸莫敢問公因買
絲之役會而均之遂無所逃隣郡多法焉胡安定先
生墓見奪於何山浮屠公遷之高原而祠之置守塚
二家徹注祀二百區興學校築塘濬嚴保伍懲豪縱

不以富貴往事介意其所存固非人所盡知者矣不
然公之所能至豈不足如他人哉而時之人卒蔽於
世故視神磨之樂不能以彼易此者多矣公又何憾
焉公以延祐三年卒年七十三娶某氏封夫人四子
早世從孫某爲後用公蔭爲某官一女適賈某某
所後泰定二年立碑神道賈某始來求爲銘故銘曰
神磨之陽淫流洋洋有燁馬宗世爲之望望之儼儼
有梓有杞桓桓勸農侃侃御史爰暨中書中外踐更
宣秉國鈞以究其成善止弗踰亦未期耄有終璚璚

臨登以潔軒軒乘車沒齒走趨孰不懷鄉存其幾餘
思表令德勒辭比事匪子孫是遺用憲國士

道園集

碑銘

七

御史中丞楊襄愍公神道碑

奉定改元詔書以朶兒只中丞爲帖木迭兒所構害
命昭雪之三年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
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諡曰襄愍明年御史臺奏
用其子武脩庫提點不華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
司事不華既拜命乃泣而言曰惟先臣之歿於是七
年矣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釋冤憤感德于地
下臣雖萬歎懼無以報稱顧於法得立碑神道願載
其事于貞石以昭陛下之明聖敢昧死請明日臺臣

道園集

碑銘

七

以聞制曰可且命臣曰汝某其具書以聞臣再拜稽
首而言曰朶兒只事且見明詔天下咸共聞之臣敢
具終始可徵者武宗皇帝方賓天皇太后在興聖宮
以帖木迭兒爲丞相踰月仁宗皇帝卽位遂相之居
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興聖左右至爲折辱宰輔撓
制中書諷以再相而居位怙勢貪虐克儆滋甚中外
切齒群臣不知所爲於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拜中
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朶兒只自侍御
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已任上都富民張弼

殺人繫獄時宰使大奴脅番守出之乃強以它奸利
事不能得丞相坐都堂盛怒以它事召番守將罪之
番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它寔無罪丞相語
細得解去而中丞已廉得時宰所受張弼賕鉅萬大
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寔入奏而御史亦輦
直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天子震怒有詔逮問時宰
臣與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天子爲不御酒飲者數
日以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時宰終不得中
丞待之急與聖左右以中旨召中丞至宮門責以違

道園集

碑銘

九

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
違太后旨天子仁孝誠恐出太后意不忍重傷拂之
徒罷其相而中丞亦遷集賢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
對曰非職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帖木迭兒雖去君
側反得爲東宮師傅在太后左右恐售其奸則禍有
不可勝言者其後仁宗棄群臣英宗皇帝猶在東宮
帖木迭兒復爲丞相乃宣太后旨召蕭拜住朵兒只
至徵政院與徵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禰問
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

道園集

碑銘

十

汝以謂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同時
爲御史証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脩風憲
故爲是大議事耶坐客皆慙俯首即起入奏未幾遽
稱旨執而載諸國門之內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都
人皆閉道路相視以目及天子即位詔書遂以誣罔
大臣爲之罪名焉其勢旣成睚眦之怨無不報太后
爲之驚悔而天子久亦覺其所譖毀皆先帝舊臣滿
不悅未及有所論治而病歿會有天災直言會議廷
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圓圓皆曰漢殺一孝
婦三年不雨蕭楊等死豈直一孝婦乎是時帖木迭
兒諸子列在禁近威焰猶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
及珪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拜住曰賞
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楊等冤何可不
亟昭雪也丞相趨之帖木迭兒之子相繼以賄敗遂
藉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之歲不遑暇及今上皇
帝入繼大統詔書首以爲言褒贈哀榮相踵而至幽
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粵若我仁宗之仁孝文物大
宗果貌法度修飭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爲者未

能與並倫而一帖木迭兒常思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治天人共憤久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沒而忠臣直士爲所誣構者乃有待于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技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方其盛時宦寺同結于內術智爲用于外幾莫如之何者其計亦畧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效見其人之行事以表忠直之臣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朶兒只者臣敢不敘次以塞明詔之萬一謹按公名朶兒只姓楊氏世家

通鑑集

碑

圭

河西寧夏祖某贈某官追封夏國公諡忠定父某贈某官追封夏國公諡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紹亂知自植立語言儀觀已如成人兄弟相勵以勲業當時卧以大器期之事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在懷孟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咨刺罕定議迎武宗于北藩仁宗還京師稽察禁衛密致警戒仁宗咸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內難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爲大中大夫家令承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亦決于宿次

衆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怜之存問優渥待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已子家人化之循循然毋敢失辭氣進政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召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上顧視之曰然終不及用也仁宗始統大政執誤國者將書按而誅之公曰爲政而尙殺非帝王治也上感其言特誅其尤無良者民大悅服上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孟以公爲第一上是之拜禮部尙書初尙書省改作至大錄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錢爲

通鑑集

碑

圭

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人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肯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足之遷宜微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上以宣徽膳用不聞囑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上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張公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于上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爭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上喜竟用張公言公珪御史上宴會時群臣侍坐者或言笑過則上見

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贊而諧言興矣
賴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閏月拜資德大夫御
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問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據
河渡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問罷江東西
奉使幹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奸異不問公劾而杖之
幹來媿死御史納璘言事忤旨上怒巨測公救之一
日至入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
名上曰然則其左遷爲昌平令昌平京邑地近而境
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給令稍非材恒不免撻楚

道園集

碑銘

書

以是苦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然以
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有爲陛下言者不
得請數日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上顧謂曰魏徵古
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
雖直焉用之上笑曰卿意在納璘耶赦出之成兩直
名有尙書論朝廷闕失而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囚之
司空將殺之公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
以示信於天下是時之三公其職矣上悟釋之於
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獎之且以重耳

日之寄時位一品者多乘間取旨以趣王爵贈先世
或謂公尙方重苟言之可得也公曰家世寒微
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况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諷
勵僉倖者遷 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大學
士而卒時年四十二娶李氏某官女先卒封夫人子
一不華也繼劉氏某官女公卒時權臣將奪以畀人
夫人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子一文殊奴亦克稱其
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獎善如
不及疾惡如仇譬用人必當其材能故一時風紀號

道園集

碑銘

書

爲得士論政事必合于義理正言無所徇麗臨患顏
色不變凜凜乎古大臣之風焉凡公之行尚多可述
者不悉具特書其關於國事者如此其墓某處故係
之以銘詩曰

河漢西郵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爲國駿良駿良伊何
忠亮正直柔不爲隨剛不爲屈昔在仁宗治功安成
文和武寧詠歌太平躬爲孝恭以事神母教言時來
有順無否或 其幾不驩以呻投噉膠膠竊竊初大均
天子曰嘻誠有地樹彼爲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襄愍

執法在中侃侃犯尾以折其衝太母命慈天子尚孝
神不防兇稽我天討國有大故結憂慈幃彼獨創心
假時逞威朝衣載市家憤巷哭日莫風起百身莫贖
人亦有言害生于恩忍爲克殘遑恤有君君子可殺
名不可滅天定人 幽枉卒雪明明天子別于奸忠
敷言萬方大道爲公至榮極褒豈止哀歎勸忠方來
祿施孫子春秋之義誅意慎微谷示來者尙微臣詩

大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高昌王神道碑

古者大臣有勲勞於其國則範金爲鼎彝而著之以
銘近古以來凡頌德紀功者於廟則有麗牲之石於
壑則有下芝之碑因而刻文焉於是推而樹表神道
則有趾首丈尺之異以別等殺知禮者未之有改也
我國家六合混一人文具興王公大人之家率是而
行之其盛大有加於昔者矣泰定五年春榮祿大夫
賈問來告曰昔我先世曾由高昌未內附以前者事
逸不可攷自歸國朝曾大父大父至于我先人歷事

祖宗至于今且百餘年而我先人在延祐中遂啓王
封于故國朝廷之恩德重矣先人之沒已二十五年
今莖諸城西三十里之田村者法得樹碑神道凡有
十四年而未刻者非敢緩也誠願少有所建立以報
稱萬一歲月逾邁大懼湮沒今願有請於太史氏賜
之文而刻諸石某嘗聞之故事正六品官以下官中
書奉勅 署牒以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尊者令也
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煩令惟皇太子立必
兼中書令樞密使皇太子既受冊 中書 獨署

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聞天子即以宣命超五品
官其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最於群臣者不得也
宗皇帝既平內難武宗皇帝即位立仁宗爲皇太子
令中書如故事所署勅則買閭也內外大小之臣容
嗟感嘆以爲不可及者焉國家之制受分地而建五
爵者自非宗藩大戚莫能得元臣之有功以建國者
則或有之亦不常見也惟群臣得推恩先世者五等
之爵視秩爲差卽受姓之前或所居之鄉以命之至
於有名號嘗以君長來服之國有司不敢擬授焉

道圖集

碑銘

毛

而買閭之父月魯哥仁宗皇帝特詔追王其故國且
詔曰此異數他人弗敢援以爲請嗚呼不亦盛乎故
諸其容傳溥所爲行狀蓋達卽拿生脫因脫因生月
魯哥月魯哥生買閭也延祐二年達卽拿贈某官追
封公諡康武妣封夫人脫因贈某官追封公諡安僖
妣封夫人月魯哥贈某官追封高昌王諡莊肅妣封
夫人皆其學士草詔付主者行之贊書具在然則詩
列敘其世而刻之以文禮也昔在太宗皇帝時睿宗
皇帝以皇太子在藩邸剛明英偉赫如天人左右僕

從侍御之臣苟非其人不在茲選而康武公以幼烈
之年出入帷幄宮庭之內一服御一食飲事體甚重
必以屬之治稻田者爲戶三萬所以供湯沐俾治焉
撫其人以盡其力敏其生以給諸用不營一毫之私
自是邸中人甚敬畏之是時草創無闔入之禁或造
其帳下自康武掌門衛然後以事出入者進止不敢
踰分凡宴飲貴屬咸在酒行或醉失顏色以康武執
法爲監毋敢譁安僖公當憲宗皇帝用兵於蜀時以
宿衛子孫善騎射得從戰比有功世祖皇帝在藩邸

道圖集

碑銘

毛

定難於朔方又以謀勇見任使奉公忘私家用不給
上聞而賜白金以兩計者三千五百帛以車計者五
并受至家曰恩惠豈可私輒以頒諸族人故舊之貧
者裕宗皇帝爲皇太子慎擇輔翼主金帛者於職爲
要以其廉也特以命之而莊肅王之生實中統建元
之歲也宗藩乃顏起兵內向世祖皇帝親征是年王
二十有六以扈從在行宣力奮擊爲上所知從官
其父輩行皆嘆其能自立如此成宗皇帝之撫
方也命之在行常出所御服賜之世皇天祐

紹大位以京師之浩穰也四民襍處遠通畢集摘伏奸慝必資半擊命爲大都兵馬都指揮使賜錢六千五百緡又以泉南之地外接海島驅舶五市蠻夷交關非慎密者不足以當其任命以爲泉州市舶使且食閩海省事以重之不拜大宗正者國族之事隸焉或得罪蒞其刑罰蓋祖宗建國之初官制之舊惟此而已遂命以爲大宗府也可札魯火赤又有鷹房數百人蓋裕皇潛邸元從之親臣也兼命領之而指揮之任如故於是內而宗親之家外而豪傑之民素知

道園集

碑銘

无

其威重母敢犯法焉美髯長身風度高凜都人望之固以愛畏之矣或過市以民有政詈之訟立馬詰得是非雖戴雨立泥必斷訖乃去請托無所及京師肅然謂之神明夫人尤以剛正嚴肅助其內治然每有恩賞必均及微賤故能成其家云年四十五而卒夫人後三年而終子一人買閭也自事仁廟於東宮歷家令率更令府正典牧凡東官營膳魚衡之事無不掌焉廟廷之士莫肅於臺憲自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無不居焉及仁廟登極凡晉守太監列用宗正功

德之事無不統焉無日不在上左右或以休沐出必亟召常命之爲平章政事力辭不拜人猶以是稱之云大承華晉慶寺者仁廟所建神祠也出金穀之產以資之豐贍無算特命以爲都總管仁廟賓天奉神御于寺中至今領焉仁廟常奇其材命爲學讀書由是折節下士積書萬卷朝誦莫惟未嘗去手幾若儒生焉孫曰定住達里麻吃刺失思朶兒只忽都帖木兒也先帖木兒皆就外傳無倚統之能時人以爲難能嗚呼王家先世之積至買閭而始發自買閭之際

道園集

碑銘

手

過一先王之封益隆豈不顯哉我國家起自龍漠誕受天命鋒旗指嚮如風偃草國邑之大部落之細強者無所用其力智者無所施其謀靡然內屬而臣服于是拔其豪傑而用之執干戈以爲矛爪侍帷幄以爲腹心推至誠以待之無新舊遠邇之間故能得其人內侍禁近外布行列語言文字之用尤崇于儒族而其人亦多貴且賢若王之家又方以文學承之

高昌之所鮮有者也嗚呼休哉故爲銘曰

於皇仁宗如日行天下被萬物昭蘇惠鮮巨直輔翼
亦以振德孰非吾臣而不肯飭何功無報何德無褒
常如薄酬不究臣勞咨若宗正執戈輦轂無賤無貴
不暴以肅慨思其先既忠既勤歷時孔多是日世臣
獨有令子在戎左右祭其有文以效職守迺眷高昌
念德故鄉雖不及生往追以王邈乎冥升歆此異數
在爾孫子實愛其祚於維仁皇風馬雲車顧瞻下土
荒宇渠渠半羞膳耶既甘既育率循敬共思致先時
先皇之遺托茲別祠天子弗忘永言孝思歲遷月移
道園集
碑銘
手
夙夜無替惟皇累朝臣亦四世保功寔難在爾後昆
赫赫王封永思其存

一徵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受天命乃定國都建號紀元立朝廷宗
廟社稷官府以君臨萬方若稽古制定國本以係天
下之心卽其都邑立元子爲燕王兼中書樞府之長
未幾冊拜皇太子是爲裕宗皇帝初世祖盡得天下
之豪傑而用之以成大勛建大業而執事於東宮者
文武材能之士彬彬可見矣乃若身受信任委寄之
重始終官府之事其忠愛之心信於朝廷署於簡冊
則未有過於魯國忠獻張公者也公以至元二年見

道園集

碑銘

手

裕皇於東宮卽受知遇常侍左右七年以父薨州節
度任官當外補裕皇愛其才晉不遣後數年伐宋取
之盡取其府藏貢賦輸至於內府而拆入於東宮者
備待充斥司會不能舉其數十六年置都總管以治
其貨用命公爲嘉議大夫工部尙書兼領之創法嚴
整至于今守之十九年丞相阿合馬方用事妖僧高
菩薩千戶王著乘人心之不與搆變圖殺之時裕皇
方從上北巡賊遁結黨數百人僞爲儀服器械矯稱
皇太子夜扣建德門啓鑰而入直抵太子宫西門傳

令開宮門公方留宿禁中遽起叱戶者毋得擅啓聞
使語傳令者曰他時殿下還宮必以完澤賽羊先請
見二人則啓聞矣賊計窮往返數四氣益索知不可
給循牆而南行且語曰前門可入也公偵聞之曰其
詐明矣亟遣人走告守前門者而賊已至急呼阿合
馬出與左丞郝偵俱爲賊擊死變起倉卒中外不知
所爲公遺宿衛士馳射擊討賊取得詐狀賊誅死而
宮闈晏然則公精審持重決斷之力也樞密副使張
易素稱有權畧爲上信倚故以宿客留京賊之入也

道園集

碑銘

墓

傳太子令索兵甚速易不能辨其僞不敢抗以兵與
之坐棄市而論者以爲易知謀請傳首郡邑公入告
裕皇曰張易不察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而謂
其預賊謀則無也大臣被罪而死傳首則過矣裕皇
悟言諸上而從之公遣士討賊時右衛指揮使顏進
在行中矢死而怨家指以爲賊黨法當籍其孥公曰
吾實使之討賊而死焉可誣也賊起變京城至僞
爲太子故上與太子甚惡之獄起連坐者禍不測莫
敢爲言公挺身明此二人議獄者得致其平允云於

是上更化相和

革宿弊而新之分首薦易州

何公偉東平徐公琰馬公紹獻州范公芳裕皇次第
用之侍從以下因公言而見用者徧市朝著一時號
爲得人公惟賢才是達不以疏遠親密爲取舍是以
能若是之沛然也是年冬十月立詹事院拜公詹事
丞公內謹侍衛外肅僚屬出納緩急思遠而慮周得
宮臣之體也則又曰輔導德性則在於老成重厚有
經術學問之士其關係甚重也於是賓客論德贊善
某某等諸君子公每候宮中閒暇時身先後其出入

道園集

碑銘

墓

使得致其開導之說二十二年裕皇卽世詹事院無
所受事時議將請廢之雖官府舊僚不能無惑志公
抗言曰有皇孫在固宗社之所屬人心之所係也柰
何爲此言乎廷臣以爲當三十年丞相完澤薦公曰
昔妖僧之亂能審詐以禦變者也遂拜中書左丞仍
兼詹事丞是年世祖崩成宗卽位追尊裕宗冊母后
爲皇太后卽東宮爲隆福宮以奉之改詹事院爲徵
政院公爲徵政副使餘如故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
書右丞相因史院修世祖裕皇實錄公以舊臣在中書

習知典故 其事 司馬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
力辭機務遂以平章之名預中書事徵政副使如故
元貞大德中皇太后母儀東朝保佑匡正之功天下
稱誦焉故徵政之任重擬朝省而公小心謹慎通紳
識大體事無鉅細裁決可否待公一言而從定聞望
所在莫或比隆五年改授大司徒徵政副使領將作
院事凡宮室服御之事土木金石絲纈采色之工經
公指授製作精異非衆思所及受事者若怠且不中
程懲之無少貸及以成功獻必極道其善而賞資之

道園集

碑銘

三

故人得盡其技而樂于趨事蓋善用人之道也上以
公老且病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諭之曰朕知卿
必以禮辭誠念卿官府之舊不忍卿步履之艱也其
勿固辭既而又詔曰昔在東廟卿於事無所違缺朕
素念之今佐朕理天下如詹事時朕所望也且具訓
於外庭時人榮之六年加光祿大夫公之事上蒞官
也夙夜無懈以家政盡屬其弟九儀而自嘗治園於
南門之外作堂曰遂初花木水石之勝甲於京師常
以休沐與公卿大夫觴詠而樂之治具潔豐水陸之

道園集

碑銘

三

珍畢具車蓋初望衣冠偉然從容論說古今以達於
政理藹然太平人物之盛於斯見之非直爲一日之
榮也然公之心未嘗侈然自逸故東朝嘗又賜之別
墅或勸公可以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勞
伐越之積旣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
受裕皇皇太后知過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
鞠躬盡瘁歿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以勤勩而終其
身云公幼有其質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以大器
自許旣歸不忘其初裕皇幼冲時世祖命儒臣勸之
學是以於儒術常番意焉公嘗進言曰京師首善宜
建國學以風示天下裕皇趨之學之有官公實問之
於先也大都之學在南城公曰昔嘗游焉吾不敢忘
也春秋舍奠於先聖先師公必具牢醴以相執事者
二十餘年不廢又爲學舍於四邑鄉曰吾先人之所
居也願與其子孫見弟講習於斯焉好賢樂善出於
天性寒俊之士四方來歸因材而用之宗族鄉里疾
病疾喪悼孤無以爲依貧困無以爲生者隨周之皆
有其道公德業之盛豈偶然哉大德六年十二月

大星隕於其第公薨年六十一追贈某某魯國公諡忠獻後天曆三年某子金界奴世其官爲大都留守天子建奎章閣以觀圖書而敦德性特任之爲都主管工事日見親近上愛其能而思父之忠也賜之神道之碑而命臣某著文以刻之按公諱九思字子有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縣人曾祖祖父贈某官諡某妣俱贈夫人公娶唐氏某官女世祖又賜某官女劉氏子三人公薨時唐夫人年三十金界奴方七歲家法雍睦嚴而有教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攜入見興聖太后上嗟悼久之命加恩焉界奴年十二已脩宿衛甚稱旨意事歷朝皆有功今爲某官孫三人襲某職公葬某所嗟夫國家建元以來至於今治平七十年矣京師貴富之家興替消長於歲時旬月之間何可勝數而公安富尊榮豈弟壽考而其子年在韶齔已起而繼之精敏修飭有聞於時父子遭逢國家之盛無小間而聖上之眷遇方未艾不亦盛哉臣集奉詔紀實爲銘詩曰 猗歟魯公盛德有容起事裕皇夙夜匪躬世祖聖神居國元子國有大政是詢是理

於穆裕皇仁孝以承孰佐天宮衆賢策與肅肅以朝雖繼以養一人以寧萬國咸享明堂孔揚制度考文秩秩春宮亦諗多聞時惟魯公進見退食輯思無遺以究厥職孰輔道義國有老成授几設醴公爲導迎寶藏王府禮在不曾公視其掠有正無忤臣作福威盜乘其間不虞哭來公束識奸群疑既亡宮壺亦固不執不驚惟公之故文母皇皇聖孫之將隆福有宮萬民所望德音安安以出政紀匡之翼之公將其旨相臣進賢虛左待之造於兩宮有猷有爲至元之治於斯爲盛民物阜康法令修整者壽俊又樂乎熙辰公爲詠歌以燕嘉賓時之方殷而公不待生榮歿哀君子之慨顧瞻其家有木維喬衰衣未輪相繼以朝嗟此喬木豈惟在宅南原有封亦長松栢松栢九九垂三十年有孔子嘉克象其賢佩玉垂紳入侍天子左有問葵右有國史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府中懷爾先臣神道有石可載功德乃命太史著文以刻盧川云云西山峨峨山夷川湮茲銘不磨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國家之制凡禁近之臣分服御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皆世守之雖或以材能授任使服官政雖盛貴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孫無改非甚親信者不得預焉祖宗以來冠帶之家習於國事已出入左右擬於國人之族者蓋甚少而於其間又能以直道不容有間於當代者冀國賈忠隱公豈不偉哉公諱禿堅里不花姓賈氏世爲大興人王大父以甲申之歲自大興謁太祖皇

道園集

碑銘

表

帝於龍漠太祖方有志於天下從容問全燕之形勢扼塞戶口兵寔攻取之計論辨明敏俾在宿衛治養事賜名普剌命其氏族視蒙古人從睿宗皇帝于和林迎昭睿順聖皇后於雍吉刺之地甲午從太宗皇帝滅金戊午從憲宗皇帝伐宋攻蜀合州戰有功世祖皇帝卽位賜金符領尙食尙藥卒贈某公諡敬懿妣贈夫人諡孝節大父丑姐子方幼時世祖甚愛之每坐之席下旣長而驍勇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斷賊腦破其軍已未從征鄂州有功卒追封某公諡顯毅

道園集

碑銘

碑

夫人毛氏尙所賜官人也卒贈夫人諡靖淑父忽赤林勇而有謀能通諸國語時阿里十哥之役獻馬助軍從北狩道值風霾晝晦則乘間爲亂擊定之有功歸領尙食尙藥世職也歷尙膳使兼司農之長置宣徽院僉其院事仍領尙膳使卒贈公諡忠靖夫人忽八察安西王乳母之女也閑習國禮武宗皇帝逆后嫁嘗爲女師以姆教相之故恩寵尤異封臨汾王夫人臣汾王八子公其第三子也幼以世臣子奉其祖父之職勤敏著聞授奉訓大夫尙食尙藥提點世祖愛婦人材於故家舊人尤所加念常奇公所爲以爲他日可當大任者巡幸征戰無不在行親征乃顏之役軍次亢海敵兵突至公馳入其陣斬首數十級身被十餘鎗猶奮然無退志戰功多論賞卽賜黃金一百金二及亢海之寇乞降議者以爲親犯王師理在無恕公言於宰臣曰亢海吾人也或之以叛豈其心哉宜撫而有之固仁義之道也或竊議將殺降者於兵法爲不祥其可爲乎大臣以聞上深納其說公信公爲可用矣陞中順大夫同僉宣徽院事自爾論

以得失公常預焉據理直言其氣不俚

問

嘗命公察乎宿衛之有材能可用者論薦之公列其名上聞因以得官他職者毋慮數十皆稱其用而賞賚亦稱事有差時論翕然歸之大臣以公之敏於事也奏陞嘉議大夫成宗立詔加恩舊臣公進正議大夫世祖在位三十七年而後崩成宗始卽位宗親諸王皆來會于上都舊餼燕享之節賜賚之數尊卑疏戚多寡之分小失等殺則弗當於其心故宣徽之事爲甚難而公在職獨以能聞典故常侍上宴坐中貴

道園集

碑銘

聖

人往往指公稱朝廷有人而上亦甚善公曰宣徽之事任卿足矣何待他人乎陞中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大德四年上弗豫召公入侍膳飲湯液凡太官尙醫之事公兼視之必親嘗然後進及愈賜餼二萬五千緡固辭上解所服衣賜之八年上嘗坐輿巡遊禁衛中見衛士戶陞問意甚勤懇感戴使人行勞之皆進曰臣等幸被番直衣賜以時餽粥充給誠荷陛下厚恩然宜承有法使臣等均受大惠者則宣徽能官亮堅里不花其人也上悅賜賈珠衣一駟馬關里吉

思以酒得疾上命公設醫醫得盡其方疾愈還報上

又曰起拜宣徽使公固辭而應允言于上曰臣之所以致身於此者非臣之能也自祖宗來先臣服勤於茲者二世矣國家恩誠甚厚而官品之隆未嘗至此何敢有加於先臣乎有詔褒贈行封自其曾祖以下凡三等而三世大夫皆有號諡當是時推恩之典未大行獨二三世家得之而夫人之諡尤異典也九年朔方乞祿倫之地歲大風雪畜牧亡損且盡人乏食其部落之長咸來號救於朝廷公爲之請官市驄馬

道園集

碑銘

聖

內府出衣幣而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報賜七寶笠以旌其功十年上病甚公視疾之謹如前歲而加憂焉及大漸公揆正義以自處無所撓武宗入繼大統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某某官至大二年上大賚北方軍出內府金帛鉅萬擇使指以公明習典故知軍中事宜又能用心不憚勞險有足任者因命遼陽行省平章與之偕卽軍中與太師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公徧歷和林北金山亢海八兒思闡等處思食均布人情胥悅無異辭聲名溢乎北境守

邊諸侯王服其廉慎皆累章以聞上深善之拜宣徽使命章佩監卿出兼金之帶於內藏卽其家以賜三年上御便殿訪群臣以治道公陳生財儉用之法以爲治國安民之實條目詳盡同列皆以爲莫及上多承用進光祿大夫餘如故仁宗皇帝卽位以舊臣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贈三代官皆一品延祐四年朔方又以風雪告公復爲請如大德時更出私家馬二百以充用上酌其直勿受解御衣一以賜之公在宣徽以四方爲正之供悉出民力托恩幸以求泛賞輒

道圖集

碑銘

聖

裁正之小人固已多不悅矣同時爲宣徽使者帖赤私取海舶之貨公曰此軍國之賦爲數甚夥非人臣所得擅私帖赤私甚銜之王廷顯亦使也而蒙賜當買玉帶賜其直三百定以太官市羊之錢充之公又執不可而不悅滋衆矣七年仁宗崩公以疾辭去位而帖赤稔惡以累上竟譖害公聞者傷之帖赤旣以大逆伏誅而公事得自有司請贈某官封冀國公諡忠隱妣封夫人子四忽里台爲監察御史又某爲某官公墓某處忽里台之所營也忽里台御哀茹恤越

歷歲時始克申其情事天子問焉天曆三年三月大司農卿哈刺八都傳勅命太史臣某著銘刻之碑臣觀於世家自太祖時已知名見用歷仕累朝至於公父子四世公自奉議大夫積官金紫四十五年之間常領宣徽之任可謂世家者矣而昆弟子孫又方赫奕繁衍何其盛乎臣集謹奉詔爲之銘曰

太祖膺命神武載揚顧瞻中原紀綱萬方于時豪傑四面而至有智有畧燕有奇士哀然來朝造膝語言容詢孔周屬之肝饗旣勤旣老嘉汝黃髮入侍幃帳

道圖集

碑銘

聖

出從征伐享帝養賢大亨維時守道以官蓋取諸願世祖建國百度維作群公受職世臣是若嗟嗟冀公夙已見奇承厥父祖祖命罔彛歷事成宗武考仁廟靖共于位有正無撓忠愛之誠豈爲燕私自適及還振及寒飈歲大雨雪朔漠告病往極往哺公爲之請武皇在邊熊羆如林爾公爾侯干戈腹心乃續大統乃有大賚乃出金具帛幣裝帶至於朔郵宣旨勞勩往咨大師盛饗于軍大軍彭彭載酒候羣曲羅落均飯同醉賢王相臣合言來聞曰茲虎士威公之勳

天子賞功命長其祿公雖再辭三爵逾節盜臣肆欺
竊取貨寶公曰不可是謂不道雖能奪之而怨已深
患失之思實蓄厥心盜之患失於國猶忍彼忌則憚
以攝忠蓋可殺者身不磨者名我忠彼奸不係歿生
忠亡奸存是用隳敗人之傷公亦爲國慨天高日清
衣冠舒舒昆弟子孫入朝以趨既貴既蕃恩舊之故
襟山帶河公墓則固鬱鬱公懷文以信之垂示後人
天子命之

道園集

碑銘

聖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
熙洽太平將百年於斯矣於是乎有博雅耆俊之士
歌詠德業贊勳訏謨於其間以資飾一代之盛三代
以下未之或先也嗚呼士大夫之生于斯世安富尊
榮自壯至老優游以終不亦幸乎中統初天子慨然
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成憲以貽
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政刑之要習乎禮律之
通自外官召拜右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

道園集

碑銘

聖

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禮樂由于賢者時則
有若王公磐以亡金高科大儒召拜學士承旨文獻
之事悉以屬之薦舉成材獎勵後進則王公司其權
矣故承旨劉公廣尚書之孫而師王公最久者也故
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而不紊用能
以老成爲國著參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終
豈偶然哉公歿之後天子久積大統作新斯文建奎
章之閣以尊德而怡神以問道而興學故老漸以漸
蓋閣學士忽都魯都彌失在翰林與公同爲承旨十

年慨公之不及斯時也間爲上言之上以爲感制
詔臣某著文以載其行事以刻諸神道之碑謹按公
諱廣字熙載世爲洛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
陰德命其子儒治儒業始爲儒生深深生肅肅生慤
公慤之長子也某年授某官某年陞某官至光祿大
夫堯年八十一娶某氏封夫人無子以弟子某爲後
生女二人適某葬某所建元延祐命官猶皆有訓辭
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書上直或扈從而史館
方修太祖以來實錄與途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碑

道園集

碑銘

聖

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
常方治神人修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士御史
中丞崔公方承眷遇有才畧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
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蓋公平允
篤寔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於本朝精采相
蕩輝意氣相雄高而退然沉毅畧不與之較而言語
字畫之出人竇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朝廷肇以科
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而後文時人化之其在成均
生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

氣循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
次升其名 貢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
謀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親老同
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爲養
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
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與讓焉公官
一品年六十七父孝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煖
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仁宗聞之曰此
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賜以尊酒因其

道園集

碑銘

聖

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集自皇太后皇后皇
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鬚髮皓然
貌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
葬畧不以衰廢禮蓋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
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畢事無
惰容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于人也
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
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
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衆默然以其上之

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其尤卓卓者臣忝國子博士
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壻孝靖而
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語臣曰先世堂域碑銘幸具而
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於
今不忘今奉明詔敢爲作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經是程百年之間
研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邈矣
白髮倉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佩珠履入而奉親
董榆滌灑多士在門有公有卿誦詩讀書亦有諸生

道園集

碑銘

三

金券瑤冊賜葬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傾瞻在列
孰肅孰乂孰爲浮夸朝與夕壤孰爲強梁外肆中陰
衆人尤之君子攸慨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
久而有微尚書制作秩秩在庭孝靖式穀退若弗勝
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
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葬校焉卿公孫案

賀丞相墓誌銘

世祖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
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幸中外百
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相望供億之
計一統之留守故爲職最要焉自非器鉅而慮周望
厚而幹固明習國家要典深爲上所信嚮者殆不足
以勝其任也自世祖時以屬諸賀氏至于今三世矣
方奉元忠貞王爲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
之共伍又有林 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

道園集

碑銘

三

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他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
元之世數十年間有增秩賜金而不可遷居他官
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顏
以小字行幼從魯公許文正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
以大臣子脩宿衛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
參乘輿無晝夜寒暑未嘗暫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
機密非國族大臣不得與聞者時獨不避公或命
番聽近侍或言論語八僧之五章若誦今日者盡去
詣上以問公公曰夫子爲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

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爲天子有天下豈當下此亡之
逃遠小名而自居乎上然之廿四年乃顏叛率其兵
入寇上親將討之將戰之久唯近臣只允哈良帶劍
立寢門外雖親貴人不得輒至而公直帳中受密旨
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擐甲前導牙纛旣成列還侍
上側王師奮擊遂克乃顏明日上顧謂近侍曰昨日
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懼容者惟伯顏爲然都
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惧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
臥輿中苦足寒公解衣以身溫上足乃安寢及旦蹕

道園集

碑銘

聖

駐始寤他日上自校獵還宮伶人進迎有被色繒綴
襍象獅子以爲戲者載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
能制公時侍上在輿中卽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
者始得迫及斷輶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上親
撫之命尚醫尙食謹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
初定四方無遠聞者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
千里又上所親信有使事輒見遣受命無番行役命
無後期所至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憚
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樂計其所歷無

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高海內已定每嚴畏天象以
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以闕閏拜公集賢學士服一
品服以領之桑哥之爲相也怒忠貞之尹京常不下
已中之上前旬月之間數十奏不止賴上察公父
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奸無敢爲上先言之者公嘗
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罪上之改尙書省爲中書
省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以爲孰當吾心者公再拜
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之輿望以爲
太子詹事完澤線真子也端重忠實可屬大事上曰

道園集

碑銘

聖

然吾并得所以佐之者矣遂相完澤而以公爲叅知
中書政事時年二十八耳叅決朝議明允通練一時
驚異焉久之拜某官成宗卽位忠貞告老尋歿而公
拜某官至某年又拜某官某年又拜某官三進而彌
尊遂兼台司之貴而留鑰之寄如一蓋世官矣上都
地寒不敏於樹藝無土著之民自穀粟布帛以至織
鉅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官府需用萬端而吏得以取
具無闕者則商賈之資也吏多並緣爲奸一旦稱
公所居以集事而直不時得人用病焉公嘗曰文書

後而與之無或失其業故來歲市者沛然日增以稱
京師之盛公坐府視事謹辰酉吏舍肅然具饋無敢
玩出內無敢欺貴人大家或以上命得給賜若營繕
市易多遺私人逼脅府史凌辱僚吏撈係其民人豪
橫過取無可誰何公必畫奏抑治之而善柔者亦必
得所當而去吏有持上供物入宮門迫莫不得出所
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闖入也力爭之吏得
不歿奉聖州民高氏隸籍虎賁衛以多貲名身死而
子幼貴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強娶其婦公爲辨
道園集

間安堵時方隆寒士馬凍乏縣官芻糗衣著不時具
公以私藏足之行者以爲感仁宗乃命工畫公像勅
學士爲贊識以天子之望而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
公有足疾辭不任劇願賜骸骨歸上曰祖宗以上京
屬卿父子民安化行朝無顧慮久矣徒臥護可也乃
賜小車俾乘以出入得至禁庭焉當是時太師帖木
迭兒爲丞相子弟繼虐於民公一繩之以法官時宿
儲而丞相家奴擅罔市利責高直于官公每裁抑之
又惡其惟薄之不修也而貪嫉日盛絕不與往來都
人張弼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無算爲折辱留守
舊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
御史中丞楊朵兒只遂與公等顯奏之天子震怒罪
且不測賴太后仁恕以爲言幸得罷去相位而諸公
之怨不可解矣英宗之卽位帖木迭兒復爲丞相乘
間肆毒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旣已被害卽
誣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爲非禮而執之激怒主上遂
遇害公歿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怒
相視以目自是廷中不附已者固已盡中傷之而無

遺矣久之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歿於家載作
所樹頌功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功之冤未及有
所昭雪而上崩今上八繼大統發明詔以憫撫天下
顧未暇他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爲言蓋知天人積憤
之故本由巨奸殘忍以啓之也於是奸逆忠顯之辨
大明歿者固已少自釋於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
振焉明年贈某官封秦國公諡惠愍賡書哀惻聞者
感動命下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萬人
子惟一卽拜某官某年集執經講帷從在上都而惟

道園集

碑銘

墓

一適遷陝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恩受京
師之托父子一心所以圖報稱於萬一者天資臨之
列聖實鑑之我先人遺罹奸克遘屢危禍此惟一泣
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帝聖明灼見隱伏不遺故
舊褒卹之典極用哀榮又不以惟一不肖俾嗣世職
感恩戴誼是以未敢申其情事期滿歲而請行今易
節以西賓過鄉里是天所以賜惟一也將以某年月
日奉以歸葬焉惟先人始終定于國是非一家之私
言也打諸幽官上勘不朽者非太史氏其何微乎敢

以爲請此又惟一忍歿以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
乃攷諸見聞與其客呂弼所爲狀得祖宗什囑賀氏
以上都之事與賀氏父子之爲治者乃并朝廷哀忠
臣愆往失之意而具書之按賀氏世家平陽隰州之
永和今爲郭縣人曾祖贈某官妣贈夫人皇祖考贈
某官諡某妣封夫人子二某爲某官女二適某墓在
郭縣某里從先生也銘曰

道園集

碑銘

墓

舉綱挈維紀目亦程維昔周郊陳寔繼旦慎始和中
異體同員我則不然世官尙賢保綏成功動循故步
公始侍中年壯氣銳出入踐跋百世無替乃贊國均
乃佐 兵乃欽長等以督畿甸時巡至止百用具給
清宮言還番鑰是執歲率其常年與位遷替力則非
精思弗愆時人禁闥衆起咸拜名王細侯亦仰而慨
曰此老臣世皇之臣祖事孫承刼其都人公出視政
獄市無擾商曰予獲民曰予保公用子野徒御不驚
有警無邀具告公芳公惟小心不辭彌謹義之有激

事在無隱竊位爲權彼竟爾天我則老臣忍從危顛
二三君子倚角不制不竟於斷階此大鵬嗚呼昊天
不淑謂何 威神明編爲百詛國論素定公則不耶
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沒寧豈必爲身身枉義神
抑又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還葬忍緩思報之道
奉節過家天子命之承志正丘天道聽之嗟彼都人
不歌以相曰此有祠公庶來享南山峨峨共鹿維林
公從先 歸復自今貞珉刻辭作於太史千載之徵
亡魏孫子

亡魏孫子

碑銘

熊與可墓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父炳
父希曾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某官
未上而宋亡世祖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
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晉公夢炎固以
爲內相尙書而王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
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露苟進隱處州里生徒
受學者常有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
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名公
道園集 碑銘 卷一
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狃儒者
倚以爲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
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
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
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
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加葺焉徙
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學官矣劉公宣之
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政
事爲問先生慨然曰郡學上下釋奠諸生有與先生

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言其賊首執而
擄之業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
尙有此又何問他乎劉公曰有是哉即口密得定即
破械出此儒卽以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有
則於此古而終不敢以事劉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
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叅政徐公
瑛等列薦先生爲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廬陵
爲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爲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
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築篋

道園集

碑銘

堯

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
學者化焉故其爲教有不止于詞章記問云旣歸有
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判官致仕先
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
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 雅瑟而閒歌以爲
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懷
懃爲說經古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爲文人
達官舉進士者頂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
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種

明詔爲恨獨江西行省諮問于先生勸中執度因以
申請四方得遵因之請先生爲考官則曰應試者十
九及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二行省皆卑辭重禮
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
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先生嘗以周禮首荐鄉
郡而今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絕未見先生
屢以爲言後得周尙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
由先生啓之也英宗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祠大廟
奮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

道園集

碑銘

李

足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聽言於朝以先
生爲薦未及召而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
止有常喜怒不形于色接賓客人人各得其意又有
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
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楊
氏子男永先象先太古以某年塋先生太古與其門
人陝西行省左右廉 前進士魯翰等使以書來京
師求銘某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
友誼甚重某再以待制召後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

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誌賦二篇余某書之
蓋有所屬某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
易矣銘其故後乎故爲之銘

維昔先聖舞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辨其正先生修能
興遭宋亡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
沛乎述作失斯遺則疏越步絃我則不聞欲知先生
視茲刻文

道園集

碑銘

空

林彥栗墓誌銘

延祐五年冬林君彥栗手書其所爲文十餘篇以示
予予讀之見其奇峻刻厲三歎而起曰世固有致力
深苦至是者乎意謂予之知其用心求爲識之遠巡
未能而彥栗遠以氣羸而卒予雖欲有言於彥栗而
無及矣悲夫彥栗七歲能屬文十歲盡記誦六經十
二歲以書干東平徐公子方徐公有大名當時方按
察浙西以人材爲已任問經義皆條對如響日彥栗
爲神童期之深遠然彥栗不自足也爲學益力其父
恐其勤苦致疾常禁其夜讀使休息彥栗密藏火候
夜分親睡潛起微誦或至旦不敢令親知年十七喪
父哀毀過節盛暑衰經不去身家素清貧能自立不
墮其所守教其弟坦宏堅宇理以學而父在居吳中
二十年開門授徒以爲業從游者皆白遠至成業乃
去然性好山水之樂游錢塘靈隱天竺諸山動或經
旬月乃一歸聞四明雪竇尤奇特卽冒暑往游其山
中多高僧隱人見彥栗風神高潔愛而從之者甚衆
其觀覽風詠皆錄而傳之此去猶不忍別往往送

道園集

碑銘

空

過浙江乃還卒之歲年三十九其爲人可知者如此
悲夫而其爲文亦從可知矣宇曰兄之來京師非有
仕進之事徒以宇在此來撫之爾今不幸客歿宇致
之也嗚呼痛哉於是坦亦在京師奉其柩以歸葬吳
興宇知某之哀彥栗也故求敘其世次而恐遂湮
沒云彥栗諱寬其先資州人曾祖某祖某樂清令考
某湖州錄事君娶某氏子男二某某年月葬於某里
銘曰 善乎歸全從其先人歿生往來友愛則均復
安爾居包山之虛其精者文子孫傳諸

范園集

碑銘

從居明

張隱君墓誌銘

張隱君諱堦字直翁其先青州人唐時有謫居吉州
者遂爲吉州人曾大父輩宋某官大父稱父煥皆不
仕隱君避兵湘州至來陽遂居之今爲來陽人娶蕭
氏子一人某女二適某繼室吳氏子二某某孫某君
歿某年年五十有五明年葬某里其壻文矩以某所
爲狀來請著隱君之行而表諸阡云隱君早孤能自
力學習進士業有聲聞居來陽買田築室將終身焉
或勸以仕不應大延賓客師友諫其子以學州建孔

道園集

碑銘

書

子廟君出私財作禮殿及東西廡爲七十子及諸儒
象其中又爲象舍鰲山以表四方學者事未集而歿
子鈐克成之州道塗下者沮澤高者嶽崎君悉募治
使隆隱平夷又浮舡架梁通嶺阻絕歲躬視而葺之
民取子錢者法三之君又捐貸者三之半雨暘之愆
必齋戒爲之禱有疾者君爲之醫藥歲飢君賤買發
其蓋藏或送捐而與之或使以木償因以爲棺給貧
者之殮嘗之武昌道過賜灰者倒囊注善劑者活之
過餓仆者傾糗糒食之虛行五十里困不能自達

衣易米以炊衡武陽洞盜起焚剽鄰道君聚其囊
篋落置庭中日吾於鄉鄰爲獨勝盜至先得吾財
則鄉鄰免矣而盜卒亦不犯他日有十男子求見君
察其非常揮從奴散去獨與之語已而偕行度甚遠
乃獨還入室中少時又獨去如是者再四妻孥莫知
其所爲後十年乃與矩言及之曰嚮有十賊劫我云
得金若干乃出不爾禍且及我語與約使待於野
我獨歸取昇之重不可持故至再則彼取其半以去
曰特試君耳無用許也慮家人泄語或掩襲有弗克
道園集 碑銘 奎

揭志道墓誌銘
志道諱道孫姓揭世居豫章豐城少篤學爲文章通
陰陽卜筮方藥之說親疾常再剔股肉和藥而進之
遂愈好痛飲狂歌方醉時視天地間無一物足櫻其
懷者中乃力稼灌園教授鄉里晚又不飲酒不食肉
刺于指血寫佛書率徒弟某出錢建壽聖報恩佛寺
歲時合族人共祀其先祖寺中某年卒年六十八某
年塋某處娶黃氏男二人某某孫男五某某女二適
某銘曰 少也不羈引酒爲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
道園集 碑銘 奎

佛則有功揭以祀祖從神來斯繫志道甫

王知州墓誌銘

昔我仁宗天下太平文物大脩自其在東宮時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登在其左右文章則有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後復有揚蹈厲藐諸秦漢書翰則有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密流麗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南公德符以世家高材游藝筆墨徧效山水尤被眷遇益上於繪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而永嘉王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效在界畫運筆和墨毫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圓

道園集

碑銘

卷

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爲法拘嘗爲大明宮圖以獻世稱其絕廷祐中得官稍遷秘書監典簿得一編觀古圖書其識更進蓋仁宗意也累官數遷某職某年部饒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既蒙恩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又蒙恩賜先父如振鵬之秩此皆皇上之遺恩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也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昭示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予感其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

王氏始自會稽遷永嘉宋時先世以武功得官爲保義郎數傳爲自強生挺挺生由字在之某年卒年三十五今贈某官配張氏封縣君振鵬其子也銘曰偉哉王公積德開封繫子之功功由名藝仁宗之世積拜寵異先朝文興孰究孰承慨茲其微

道園集

碑銘

卷

趙曼齡墓誌銘

中議大夫太子家丞趙君曼齡以某年月卒于官朝之大夫士來弔巷隘不足容車馬既殮殯諸京師東門外執紼者相屬行路之人頗皆咨嗟以爲何致客之多也踰月歸相塋於其鄉於是某來告某曰趙君之子幼其藏也無以識諸幽則無以示久遠比其子長知詢問其父時事則口既遠矣請托銘於來世是僚友之義也敢成子之志乃求其爵里歲月以示某而敘之君諱某曼齡其字也姓趙氏相其鄉也自尙

道園集

碑銘

卷

書工部辟知印轉 作司提舉翰林國史院管勾番守司照磨京畿運糧提舉彰德路林州知州戶部司計覆定司提舉典設署丞拜監察御史太子家丞積官至中議大夫者其官簿也諱珪者其大父也諱訓者鄉人士尙其文雅著聞稱曰柳溪先生者其父也先生贈朝散大夫同食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追封澶淵郡伯夫人李氏追封澶淵郡君者由曼齡貴而世恩也娶宋氏亦封澶淵郡君女二人皆先卒今在者子男一人林童也葬某鄉某里者從先塋也昔太

常公歿大夫人使之游京師卒能成名以成親之志

曼齡之孝也加意宗族又推其惠及於母妻之黨其

幼穉自我而撫育婚嫁者若而人及曼齡歿哭之哀

如喪其所親曼齡之義也學無不通而明于正術施

無不能而宜於法律所交游無賢不肖惟然以相接

而陽秋之辨無所顧慮曼齡之能也轉粟入京師歲

有定則曼齡之任職也善用其人無怨無倦歲增運

者多至四十餘萬石什郡也曼齡習知其土之鄉

俗治之得其情寬條約以佐善良剔蠹弊以革尤祿

道園集

碑銘

卷

糞瘠土爲沃壤通未作以佐民又以其隙爲儒學新

孔子廟爲醫學新三皇廟民不忍其去具刻諸石至

今存爲國家宗廟之外別立神御殿於佛祠會其成

功率共費十餘萬及曼齡董役工加於常而費省其

半復以歸諸計於是重有賞資以旌之若此者曼

齡之政也以練習由御史擢丞春坊御用矣

年不過六表官不過四品而遽以卒告此人之所以

爲曼齡惜也銘曰

帝眷春坊慎簡賢能載謀載詢家用克承濟濟多士

孰是之使靖共正直曰必御史哉哉法冠易其綬圭
食穀食飲或謹攸司書功計勞不日以進如何不淑
泯以漸盡安陽之墟有木離離昔辭而遊今歸以依
其依維何永妥以固利其後人至于終古

道園集

碑銘

墓

汪夫人墓誌銘

彭應松葬其母於所居之近三年矣猶日思慕
若未葬焉其言曰始吾父棄諸孤吾大父母高年亡
恙非有子婦也而吾大父母樂養終身吾母之孝
也吾兄弟之生也力足以致乳母母曰毋以已子害
他人子也皆親鞠育之及長又擇明師以成其慈訓
使吾得世詩書爲善士於鄉吾母之教也始吾上世
傳世惟一子今而後子孫衆多吾母之澤也自吾母
主吾家家日以大用日以廣然而祭祀賓客之事與
凡役力粟米公上之供常裕而弗匱吾母之功也吾
舅氏貧約自處吾母給助之使得脩甘旨以終養吾
母之助於姻戚也歲有餘蓄別儲見乏食者隨周焉
吾母之惠乎鄰里也不幸今不及養矣又無以顯吾
親若幽德之不遽將無以示吾子孫則不孝之大者
乃因同郡汪叔昌述其狀以屬諸某爲墓銘云敘曰
彭母汪氏也貴溪之田西其鄉也華卿其曾大父文
娶其大父也衍其父也諱英字叔華父嘗其夫也應
松應某某其子也宗漢宗海宗某某十有一人皆其

道園集

碑銘

墓

男女則四也紹德其曾孫男女亦一也宋端平乙未其生之年大德丁未十有一月乙丑其卒之日也石之下有土謂之圭侯石者其葬所也葬之所有石石有銘爲之銘者西坡虞集也銘曰

嘉德維貞特生不扶久始克達柯條榮敷柯條榮敷上德之厚如家克繁由子有母匪彭無盛世鮮弟昆衍自汪母四子多孫孫之多有支別易遠遠而扶陳視此其本子孫孫子來省歲時永永勿替石具有

道園集

碑銘

圭

胡彥明墓誌銘

公諱景元字彥明姓胡氏彰德安陽人也資懷恩寬厚力幼時以好善聞於鄉里稍長接事物務爲含容以不欺爲主本無與之忤者或忤之亦不以介意而忤者至自悔責謝待之亦不問於初里有貸人錢者多至十數萬貧不能償主者責之急將自經公呼而與之語曰錢可得死不可復生何遽爲此乎因之已金使償之其人得不死既而爲券質公所公咲而焚之由是共推爲長者尊之日翁至不敢以字稱之兄

道園集

碑銘

圭

景哲早世兄子亨在襁褓鞠育教成之不異已子事寡嫂岳氏有禮內外無間言子葵以儒學進用歷踐臺省與謀議侃侃正色不爲俯仰明議法令出入經史言于廷中與宰相相可否率關政事大體爲時名臣大抵公之教也今年公八十朝之賢士大夫樂公之有賢子而廷臣有高年之親也相率爲歌詩以道之使歌以壽公未及遣乃二月六日公仍與親戚高會言咲飲食如平常忽舉手謝客端坐而逝計至京京爲位哭踊俟旦見星而行某往弔之囊旬旬號

曰請忍外一言葵抱痛終天無所適罪敢以誌其
請某退而考行事狀云胡氏世本河南鄆陵人族
葬之墓有豐碑參樹皆龜趾螭首雖其文契漫漶考
其時則故宋若金之顯仕者也國家兵至河南河南
人北遷故公之父諱某府君始來彰德遂爲彰德人
其三弟皆歸故鄉而胡氏之在彰德者自府君始以
受推恩贈某官以葵貴初封某再封某進封某三拜
而獨尊公不以自高也出入閭里常御車馬不御輿
故人父老遊子孫或具杖几亦不扶也是以葵爲左

道園集

碑銘

圭

何司數請歸養不許乞郡便養又不許朝廷亦知公
之康強也番葵爲工部侍郎公娶黃氏封夫人勤儉
克相年近於公精神不衰子曰葵次 某官女三適
某男孫某國子生孫女二某年葬某所從禮部之兆
次也大德中某與葵同爲學官京師固已聞公之德
久矣葵爲工部主事時來就養某得拜於床下焉瞻
其容止之淳懿聽其言論之篤實未嘗不慨然自愧
其涼薄而嗟嘆其福祿之未艾也於是南人有爲饌
奉公者行炙公食而甘之日燔不至焦澤不至濡何

能若是召庖人問之對曰法以上下釜皆新鑄置內
其內無旁附密其款頂趾加大焉公曰得無損釜乎
庖曰不啻計釜也公覺然曰一釜之成謹而用之可
數十年今一食輒毀吾不忍也後勿復爲某於是嘆
公之慎於用物者蓋如此事雖小可以觀德焉故善
觀人者常於其微此公之家再世封君身享榮養而
子孫衆多且賢所以致之者殆非偶然也故爲之銘
曰 胡氏之先胄繇神明塋于鄆陵歷時積榮安陽
之分則自鄆至敦本尚質以啓其世質本伊何稼穡
詩書百年發與不亟不遲祖父孫子具名法從橫金
拖紫異席同寵宗伯啓之考工成之蔚蔚翰林中立
勝之既壽既考盛德則有有如弗宰益以遺後有水
維漳清流洋洋維是固深千載不亡

道園集

碑銘

圭

曾巽初墓誌銘

國家龍飛朔方甫定中原中統至元間始建國都立宗廟朝廷修祭祀朝會之事而禮樂興矣至今天子出獨見親祠太室而廟官儒生言制度考文者彬彬然而來時則有廬陵曾君巽初著鹵簿圖五卷書五卷郊祀禮樂圖五卷書三十卷上之江西行省行省丞相幹赤善之二年以其書上聞中下其事太常禮部會議皆以其書爲然太常禮儀使田忠良等以告中書丞相丞相以告天子有詔太常以圖書與

道園集

碑銘

七

著書人入見而巽初得對

上曰禮樂之盛如

此皇帝之所以尊也而儒士之用心亦勞矣太常其命以官於是太常奏爲太樂署丞未幾議立圖丘方澤奉太祖以配天凡從祀壇壝玉帛犧牲樂歌與博士撰議巽初援引考據沛然有餘有司習於禮者咸推讓焉是年郊於圖丘天大寒雪執事者多不勝而巽初在壇上領群公登歌作樂音節諸亮世其藝者不能及也明年武宗皇帝賓天而太常綴禮樂之議會其兄德裕告病歸同還西江之上延祐元年與端

曾勛光祿荐爲典瑞知事弗就中書用御史集賢荐

除遼陽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史館番爲編修官編

多暇尤得悉心文學者周易治鑑及克廣郊祀鹵

簿舊說繪中道外伏等圖脩極精瞻而幹赤丞相入

爲翰林承旨因入見以其名聞有旨召見幹赤丞相

審直命巽初以其書待於駟龍門下上方盛未御膳

幹赤丞相言臣所荐進圖書人候進止延中傳旨召

入徧閱其圖問人馬物色甚悉日後當有用勅秘府

藏之而命幹赤傳旨命巽初爲學士巽初不敢當力

道園集

碑銘

七

辭遂循進奏爲翰林應奉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編

修官七年英宗大駕自上都還卽親祠太室始服衮

冕大駕之至廟也有司舍卒凡旗幟繖蓋之屬就以

立杖行皆重大率數人持一物天子製通天冠絳紗

袍服之而輅弗素具遂易常服御馬而往弗稱上意

丞相拜住太常入昔吉思奏取秘書所藏巽初圖書

而鹵簿大興矣於是改作太廟凡川蜀江南大木之

美悉致之凡旗幟之綉繒者作於閩浙人馬鎧甲被

飾者作于江西庀事嚴速務極華好方是時治平既

夕生息繁阜一時民力畢用於此郁乎文物之盛然
與與初同事者或昌其功得大官而與初亦不以介
意識者多之有節晉守造五輅晉守召衆工謀之皆
曰自建都於茲凡宮殿城池園囿與車服戈甲弓矢
金木玉石齒革羽毛之工靡不精巧老於事者或至
年七八十皆無不更歷獨以爲輅古禮器誠不知其
法奈何考工省官殊憂之廼曰必欲爲之無如曾應
奉者命與初專董其事按圖指授動中繩墨工人咸
悅將成又請習馬以脩駕朝廷尤重其先慮未幾國

道園集

碑銘

志

有大故遂事已而巽初亦歸居數年爲天曆二年以
集賢照磨召天子大興文治巽初因其長官以圖書
進見於奎章閣未報予言于朝薦爲太常博士亦未
報三年月與初遂以寒疾歿哀哉予以故人往哭之
而纍然孤子之在側者號曰歸且葬無誌敢請予不
忍聞也因爲次第其家世云曾氏本武城人邨公之
裔也自其祖據生漢末至晞顏七代皆顯宦也晞顏
公父以德裕資贈某官與初諱申某年卒年四十九
某年某所與初少敏于學事親孝待兄弟宗族有

禮慈而愛物兢兢然惟恐傷之好讀書手不釋卷著
書滿家尤好內典體甚清麗終歲之間齋居之日十
九夜半卽起讀誦至旦無曠廢愛古器物名畫書購
之不計其貲嘗作武城書院於鄉聚族黨子弟而教
之生平所著述自上進之外有致美集成三卷心性
論理氣辨經解正詭合若干卷崇文鹵簿志十卷明
時顯橐若干卷超然集若干卷韻編杜詩十卷補註
元遺山詩十卷過間錄二卷藏於家兵部初登進士
第爲連州教授而我大父尙書實守連常荐之巽初

道園集

碑銘

志

爲撫州儒學錄時我先公叅政寓崇仁道過必來見
某也與其兄弟先後皆同朝而巽初尤久善故宜銘
銘曰維廬陵曾系出武城分於江南日以茂盈恒以
美德出見於代歲月宮封家有記載在永豐者昔
文聲遠於我朝父子迭崇肅肅兵部宋名御史風
整峻荷橐有煒天命維新濟濟來朝乃使學事殿
崇謙才名孔揚將召將用而不少晉宰本云拱伯氏
之來令與四馳逢時制作試于百爲入直翰苑出
考功曾未幾時以退爲恭文事之委人曰李氏

舒弗弗弗靡舉體清虛奉盈弗勝問學沛然如川
方增治平百年禮樂斯脩有國有書諮詢攸在至治
之歲猶行其言旂常載塗法駕軒軒方行如尼天意
有待於赫今皇文治方大集賢之長文獻是司以其
書聞天子用咨于時在廷咸荐其美庶聞多儀光於
前紀鬱之松弗茂而摧洋洋之淵弗暢以涸故川
之麓藏此遺志志藏氣轉澤在孫子

道園集

碑銘

全

穎川夫人黃氏墓誌銘

撫崇仁陳君德敬之妻曰黃夫人諱斯崇其先豫章
人故宋吏部尚書諱疇若之曾孫女吳國先生公傑
之女也其歸陳也是謂故朝請大夫知融州兼本管
安撫諱元晉之孫婦湖南節度推官同祖之子婦也
陳氏自安撫以進士起家宰贛倅長沙守融爲邑望
族我先從祖亡姑爲之配封宜人有二子節推其長
次爲江西運幹諱懷祖無子節推之子長曰將仕郎
舉孫次曰應孫是爲德敬爲運幹後德敬方弱冠當
宋始亡陳氏故大家不足以勝新附之重役困迫有
甚編庶節推爲德敬求婚猶必擇詩書令族是以夫
人歸焉敬戒如禮宗姻戚悅相德敬承節推之喪娶
家務于搶攘之際竭營辦以足官適斥簪珥以嫁孤
妹歲時祭祀親戚慶吊未嘗疎濶德敬故昇平公子
好賓客輕貨財不以時異事殊爲意而家幾毀焉夫
人左右彌縫補苴遺缺終德敬之既老益以勤儉
自勵撝拾遺餘家用小康生于日宗謀以節推遺命
爲將仕後抱從子宗紀以爲已子一門之間母子

道園集

碑銘

全

弟諒如也蓋夫人昔聞訓於家庭舊矣其族自雙井
分居今富州之沅溪宗人甚衆至尙書公貴顯詩書
文獻大聞於世至巽園數傳矣遭世變不能安其鄉
來就夫人以居義冠褒衣動止嚴正口不道非法之
言身不交凡近之友寧受躡藉攘 畧無爭報之意
讀書以自怡賦詩以自見雖以慷慨係之而無悶是
以夫人之爲女爲嬪居兩大家而有足稱道者云其
生也以某年其歸陳也以某年其沒也以某年又某
年月宗諱等葬于長安鄉四都耐塋德敬之兆德敬

道園集

碑銘

全

用江西帥檄爲崇仁江夏巡檢旣而棄官不復仕宗
諱子二人某某女五人某宗紀子三人某某女二人
某集大父尙書雍侯旣出蜀以宜人之歸陳也過茲
邑而因寓焉至于今五世矣是以宗諱等求銘焉銘
曰 貴窟之阡陳氏繇興 其興降升夫人
世家人門實稱寧魄于茲趾美來徵 貴窟葬所地名

王伯益墓表

某年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御史趙敬父
同某等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之兄巢
州知事莫正已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殮而殯于城南
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爲詩文傳之又爲
作畫像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迥補國子生踰月
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以某年月塋某地
其先塋也載本又請某爲文表其墓後人知其爲
伯益所藏云伯益名執議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

道園集

碑銘

全

月中已能習畫群兒所讀書其師爲絕席引賓坐側
群兒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繼
其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
章卜灰木翰林承旨唐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爲已
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不敢以進用常秩晚伯益
將言于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不得知二公志
尙方符寶典書滿三年當得官四品卽以伯益爲符
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繼去世無爲伯
益言者柳唐佐爲言於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隆福

窮貴久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爲上客番署其府爲徽
政院照磨調真定錄事陵州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
益皆淡如也徒日與彰德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
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爲神交時人望見之皆
以爲古仙吳人吳一得遇大爲幸聞承旨時在翰林
謂人口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之伯
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爲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
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
十八悲哉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宜騎馬遇好友卽

道園集

碑銘

金

提杖出門竟日去不返顧語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
用囊中金不識記數及資盡益困至終日亦不以介
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
辯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惓然無間而胷中不了
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爲詩簡淡蕭遠如在山林
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者當
委身往遊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
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
多避于事物而律法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爲知

言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仙又嘗深坐默究爲禪定
雖莫究其所至然灼不爲外境無疑矣杜本日伯益
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歟惜乎年
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莫歸坐閱
案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
柎幾却卧不復言禁鍾不盡一聲趨喚楊載杜本來
而遂瞑嗚呼若伯益者豈非古人所謂超邁不群者
耶方伯益在殮某往哭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
人何以爲生幼女若爲得所歸弱子若爲得所長咸
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爲已事一坐皆欷歔不能仰視
是以莫知事治棺槨後極堅緻理其家尤脩此皆有
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于人如此則
伯益之所存可信矣嗚呼是爲表

道園集

碑銘

金

賀丞相神道碑

皇帝清暑上宮洪禧殿之西亭有詔賜故丞相上都
書守秦國賀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某製刻文臣拜
手稽首而言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氏遺事及惠愍
歸葬京兆其孤惟一嘗求臣爲之銘坎諸宮而納諸
其行事歲月畧已具見今重述焉恐燕陋不足以上
稱旨意請辭不可則退而歎曰聖天子覽都邑之形
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見夫世祖經營之勛列
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寄若京兆賀氏父

道園集

碑銘

金

祖子孫世守其官且六七十年官府治辦工賈通易
人用樂業以克成厥功何可忘也於是有賜碑之詔
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某仕某官
其父歷任某官贈封某諡某臣嘗以爲世祖皇帝之
子某官女適某俱器而末錄某臣嘗以爲世祖皇帝之
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攷諸惠愍之事而
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教固已密
矣察之固已詳矣然猶以爲未足又必使之知經術
焉覃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以佐治化一時貴游
之英俊必遭受學焉其所成就雖深淺不同要各有

道園集

碑銘

八

可稱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區君之嘆於今爲訛辭
上疑之以問公公乃爲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
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此爲說使前聖之言
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此是以
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以動
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上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
在目前以決其幾公乘傳將指徧歷吐蕃雲南廣海
之地往返觀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以歸報或乃夕
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乃顏之役上坐武帳流
矢及其前內外嚴備至使重臣只見哈忽仗劍立韓
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敢輒入見而公密以進退
節度指揮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振甲擁纛以先勇
氣百倍事平師還多風駕上春秋高車中苦足寒不
能寡公解衣抱持溫以其體上爲安寢達次舍乃興
又嘗校獵還宮伶人有效獸舞以迎駕者驚與象莫
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絕
剝去象乘輿安而公創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家
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

諱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上於公不
惟不聽其避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急矣斯見矣
自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
一時之所嚮勢或有所不能奪言或有所不能入則
功莫如之何者多矣以上之聖明而相歌以黜貨得
幸專政柄爲天子欽然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
廷臣固將有言而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爲上開其端
而言者始得顯奏而誅之是時相歌亦知公且沮已
設事危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奏賴上知其故而諧
道園集 碑銘 全九

不行論誅相歌之功公存心致勞而迹甚危矣至元
末上既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間以問公
公慨然曰人望所在以爲詹事完澤可上賴之及拜
完澤丞相遂以公叅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
他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贊決之功也
及以世官留守上都歷武宗仁宗之世治以日成望
以日隆而二宗之所以待公者日以重矣帖木迭兒
之專政也上數怒欲斥去之輒希附東宮求免上性
仁孝每以是曲容之而反覆辯駁益甚公曰吾老臣

也寧自愛其身弗爲國家去盡平會其家人受富民
賕鬻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
朵兒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仁宗崩復得
爲相遂并諧害此三公者朝廷爲之驚惋天下爲之
嘆息諧者以爲得志會不旋踵無以亢其宗而公直
亮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于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
人爲勛臣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道論之果孰得
而孰失哉世祖之於用人審辨之慎察之而後信任
之若賀公者豈不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
道園集 碑銘 全九

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外者其置曰勅賜故丞相
留守惠愍賀公之廟蓋都人之所作也父老幼穉歲
時具特牢醴酒考擊鍾鼓而祭饗之依依如將見之
者蓋不可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於
民至於沒世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亂曰
賀氏之先度隰以居聿來百年遷是雍都南山之下
風氣孔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鄂鄣保其民人
索賦以朝爲之守臣守臣令德八其王所皇建大都
倂奠土宇以益以存以經以營啓是宮寔由忠貞

袞衣赤舄車馬有赫相臣來歸 卽雍開國自公而王
進而彌尊令德不匱實有子孫其子伊何丞相留守
自其弱冠在君左右入部毀幃出侍乘輿不有其躬
以嬰不虞惟帝省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主以入告
惟帝審發謹是樞機出入之間周密不遺帝念在茲
既信既篤一日出令俾替大錄惟是登庸固將受遺
不競不綵布政咸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乃睠朔都
歸爾是職于廬于旅肅肅于城勸其佚勞日閑弗敷
工歸執藝賈售盈市本敦末錄胥樂女工冒禁非罪
道園集 碑銘

十一

原之以情于貨委禽忽遂其成令行以法民樂法守
興學以教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既奠既安賜車出游
衆庶聚觀公曰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考錫我多祜
惟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欽臣我挾其器多藏靡悔
迷國之宰予今弗憊天子奚賴君子用恕去而弗誅
辜以間興實其天乎衣裳之璫榮以加等人心大公
迨反未遠侃侃令子蔚爲名臣奉孝思忠公伸其志
公受其所有松有栢公食其廟鼎俎有寔國家萬年
公名不壞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尉使趙公既贈通奉大夫湖
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諡
文惠其子彌寬詣大史請述神道碑銘按趙氏世爲
臨淄人唐末撫州刺史霍遜地衡州至宗族益盛奉
議郎士庠始居衡山之崇嶽鄉奉議生楚國公世勛
楚公生魯國公宋魯國公弟常生端明殿大學士太
師衛國公公方爲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使
大興國公公靖公葵公諱洪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
道園集 碑銘

十一

七歲以郊 恩補承奉郎舉童子科召試中書以大
臣子免詮試四川宣撫大使司辟主管機宣文字除
籍田舍出通判信州轉宣敘郎監進奉院遷將作
監丞元正以極恩轉奏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
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真秘閣利路轉運司
判官不赴服闋以知太州轉朝散郎又明年除大理
寺正轉朝散郎與文閣知衡州轉朝請郎又明年
除尚書度支員外通判以直學監出爲浙東路提點刑
獄兼知衢州節度觀察信二州軍馬入爲大理卿轉朝

奉大夫政真龍圖閣廣南東路轉運使加右文殿修撰
刑部侍郎又明年自廣州節兵海上我國家
既取宋以宋太后手書罷諸軍之爲宋守者師至廣
州公得書再拜慟哭而還是爲至元十四年也江淮
宿將旣內附數以公爲言十一年行省承制署公廣
東宣撫使趨入覲秋見世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
夫湖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衣冠輿馬而遣之北
還凡五錫宴官其從者四十五人千戶五人百戶三
十人總把十人居七年天子思其材命奉御察罕集
道園集 碑銘 九十三

賢學士詹玉召公足疾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
二十三年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辛未卒于長沙里第
年六十九至大元年十二月庚午葬寧鄉縣之原塋
翰林學士涿鹿盧肇爲之誌又二十三年爲至順元
年彌寬調官京師請易公名於朝於是得以致事
追贈官封而賜諡焉初胡文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
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寔受而傳之與新安朱子共爲
絕學於百世之下游張氏之門者唯長沙吳伯德文
氏得其傳而衛國事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而得其

下於德文氏而克以學問任大事赫然樹勛業于當時
則過之矣至於冀國與其兄忠敏公范並以才畧世
其家而冀國卽軍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政而歷受
方面之寄隱然爲國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往出
其父子所獎拔百年之間亦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
在齟齬與其兄制置使潘皆親見祖父用兵治民收
挽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占與營
繕戎器之事胸中具有成策潘旣以忠義著而公遇
事亦有足表見者應童子舉時五經策問數十條應
道園集 碑銘 九十四

對如響故參政吳公淵許妻公以女旣而與其弟故
相潛俱得罪遠竄或勸之絕婚公曰詠利害而淪成
言市人不爲也冀國善之爲請於朝而親迎焉人以
爲知禮宋末列郡多驕兵守吏率懦弱縱弛不能制
徒增賞以悅之賞不時至輒奮怒爲亂以嚇守吏守
吏避去朝廷亡奈何則爲之罪故吏易新守而已矣
公判信州時才弱冠守少之而才賦文書治辦發臆
吏而按以法守大駭服信兵有威謀武雄兩楮揮凡
二千餘人初自諸鎮還以克久之物故不復

郡中無賴子弟求主將以充數郡守秋閱賞不素具
軍亂守匿求救以公公出語衆曰淮上健兒百戰有
功尤不敢恃一日違節度則立治以軍法汝等敢爾
耶叱吏持首亂者榜之百衆遂定

路鈴轄詹

汚者以故群盜降得官位迫守倖好侮儒吏或擁卒
射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人挽疆命中
竊取其弓引之不能寸始畏服豪猾吏數十陰藉其
聲勢侵苦民人資力富強部使者不能治以屬公公
執之無敢遁期理椽三日獄具畫杖春而黜之銅諸

碑銘

九十五

道園集

碑銘

九十六

國主明日中朝貴人教之者書至則皆死無反矣治
興國兵亦橫不聽守將命或相率自盡八人家取其
資以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裨校耳何敢然且
日坐府統制官以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衢州寇
起連結處發信之間勢甚張大浙東提刑牟嶸行部
盜逐之守郭淵入郡盜又逐之朝命以毀司兵二千
與公往定衢公日毀司名吏子牙而兵寔不足用
反損威撫之以道當無他不然准卒足

辨之至

境捕得數人聞之言詹視兩家爭田郡不能直相本

忽起聞擊不能自已喜辭者聞風相挺爾公釋其縛
日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聞朝三日來納款不然
吾所統卒皆善戰必盡殺乃已未幾皆自歸寇寧公
言于朝曰悍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爲兵以配江上諸軍
庶少安公去官而衢復亂又還公治之復散去宋之
將亡也郡縣之間盜賊軍旅之事如此以公之世將
才敏而見用僅如此嗚呼而不危亡也哉朝廷撫有
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尙因其素所信服者而
用之故以公鎮湖南者七年既致事來蒞於湖南者

以民爲問公懷爲言利害便不便亦不勒也公嘗飄
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 善藥以抹人疾苦
賓客之及其門者與之燕樂贖遺貧乏孤嫠者振恤
之雖重費不復計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硫黃
朱砂黃金等物爲神丹以資服食斲琴度曲爲文辭
圖畫以自樂遂終身焉文集二十卷名之曰太初紀
夢藏於家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爲神仙數方
公授以其術久之隱去人或以爲不公思之一日見
其至喜而問雷之李先生曰遠來甚熟請具浴公

命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且暮公親侯之
見有光昱昱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

李氏書藏公家今稍稍傳人間云天水郡夫人吳氏

先公 年卒子四人彌寧彌宗彌審皆前卒彌寬

用公蔭今爲奉訓大夫韶州路曲江縣尹女二孫男

六人巖嵩巖崇巖崇集先世勲業與公家相先後冀

國以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守永州至元中先公

歸自嶺海道出湖南當與公往還道故舊某以童子

侍猶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待罪國史得以契家

道園集

碑銘

七

執筆紀公遺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世皇

既定南土迺輯邇安不震不怒乃 赤子安其母父

任以弗疑何間疏附頤頤湘沅頤頤其城民人衆多

有財有兵翌軫之墟其岳維衡有赫炎靈祝融所營

王有膚敏世將世相世文世武君子之望命服錫馬

勞以六轡歸撫其民皇威孔邕優游鄉邦亦既有年

既老而休溫溫德音嗟世溷濁言思翩翩密室凝虛

鑄金爲冊我懷公家學問有口以孝以忠著作信史

國三史存澤及孫子遭時休亦既撫仕故物不遺

古學亦微授琴鼓之繼以弗洩松桂在山澤有蘭蓀
不忘而存庶其在茲

道園集

碑銘

七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自教養是時國家規取江南重兵在襄鄧間公始以善書記從軍稍遷行省掾隱然已負時望至元二十一年擢荆湖行省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中書左右司郎中行中書省改行尚書仍爲其郎中治行軍幕府數涉危險計度餽餉益精脩上功造都漕運選材進以爲判官尋遷海南北道廉訪肅政副使病不赴元貞初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廣行中書省郎中用御史臺荐進官遷湖廣宣尉副使

碑銘

李本

年遷江西行中書省郎中丁母夫人優皇慶元年服闋除潭州路總管未滿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歲賜黃金虎符拜海道運糧萬戶滿三歲就除兩浙鹽運使至治三年正月以年七十請致事三月卒祖某某官父某某官母某氏某封以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某泰定元年月葬公南陽先塋之次太史氏虞集以故人子當篆其墓之右以銘叙曰世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之論議

以混一字內豪傑之士以軍事立功天下且定立官府別郡縣治租稅有調度繕作禁令之事士始以文法趨具善承運辦治爲務而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矣末流之弊更爲之名以自別於士識者聞焉夫乾之有用之材常趨所急以致用故其所樹立有足表見於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照策數一見卽要其歸雖他見或反覆卒如其說而後定吏具牘或至數千百年不了了于情致公歲筆立更定不致語燦然有文微密周緻皆傳經說吏民

道園集

碑銘

李本

謂焉數被旨問大獄累年不決者至公皆情見無隱朝廷病有司慢弛遣使四出號日奉使宜撫得端決不憚大吏湖廣人或諸使者言行省不如法者數十事且言故沮持憲臬者尤不同幕頗爲慟公曰果自吾手出當不至是使者至以此爲首事卽日集省憲王者兩府門列坐條問以目舉一事公輒對以因起及施行與憲司論議相關者云云無一不中律令前後月日各款錯綜細微領倒詳盡隨閱文書不少差盡一日凡十數事皆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

有所可問更贊公而罪言者一時會府人人倚公爲重矣宣尉湖南者數年潭人素服其威信守潭之命下民甚悅而豪縱者望風避去潭大都也爲使者常歷於兩使者憊沮不得有所爲公上之日宣尉廉訪兩使者率其屬親與爲禮持文書者往往門人故吏并起不敢仰視文書畫時刻下州縣以遠近艱易爲期庭無晉事千里之內洞燭如神明蓋其爲政實有舉措收縱而非冥行偶中依稀近似以爲各是以未數月郡中遂以無事有富人子爲不法事至府公召

道園集

碑銘

二

問獄具萬端求解卒無以變公意是時憲府空無他官有獨專憲府者大爲奸利寔畏忌公富人子夜急投之爲請緩公不可多方爲牽制因求以罔羅公者踰月無纖髮近以可指會屬邑尉公事後期當笞以老故未卽論立請尉當有賕免罪者尉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過客食蒸糲是某庫吏所致蓋官錢云以此劾治困苦之數月不解事聞朝廷卽驛召使者會赦乃敢夜遁去而公亦去位及治嶽益有餘財海道還輪係國計至重而上江不時至請築倉建康以冬

受淮而出之損益以法民不駭而事速辦兩浙並法橫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決因盈庭嘗先日出盡日入乃已每愀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清乎時朝議用公爲戶部尙書未命而報卒嗚呼世之以才自信而人亦信之而果有以異於人乎哉若夫曾無之慮

徒以取給自詭者固公之所素耻者也然則公以計時數月積官三品視其同人幾不及其最下者而憂患勞苦死而後已不亦悲乎嗟乎有之而不見用已而不獲盡君子之常也公亦何憾於斯故爲之銘

道園集

碑銘

二

曰才急於需樸畢輪優游無虞梗桡薪樗朝服于于各駟大車爾畢爾夢善駝利超人其日賢已則信然弗顧弗疑克顏以前不愧旁視有閔無恙既勞既試終不自致安平在時則亦弗思後或當思既遠曷追思則考行此有成躅刻石載文以慰以最

福州總管劉侯墓碑

泰定丙寅三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侯 其子江浙行

省鎮撫 上事京師也使以其 來告曰元亨以

祖父之緒屬當戍行遭時承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

脩效用然至將肯歷至西南諸邊幸不辱命粵自荒

服俾守茲郡粗息肩於奔走以酒濯其瘴癘始克自

思曰先君之塋三十年矣而神道之碑未立蓋未遑

也其敢日將有待也誠懼先世之德久鬱而弗彰將

無辭於子孫後世請篆其事於石庶不朽焉敢再拜

道園集 碑銘

使子與請集禮辭不獲已則退而思曰昔在皇慶二

年湖廣行省駁告於朝曰交趾遣三將帥兵二萬七

千寇邊請出師討之朝廷重用兵而又不敢忽其事

議遣使即閱其寔而究其便宜廷中未有稱其選者

元亨自浙省以軍事入見廷臣曰此其人矣即日以

聞乃授之弓矢馳驛至廣西兩江先使兩師府出文

書慰安邊人而申飭州縣毋敢以使者為名擅有徵

於乃親至大臨少臨昆侖諸關來賓柳邕諸郡凡所

見於交兵處綠高絕深觸熱茹毒犯虎豹踐蛇

危無不至焉當是時非止出蠻獠不意而吾大小

吏亦悚愕踰絕望外矣於是得其情實即負固者傳

譯申諭之既仰首聽命乃手自為書反覆數百言喻

交人以逆順禍福且示以審實致討不輕用兵之意

交人來書辭謝有加賄焉元亨斥其賄切責使者以

其情之所匿未幾交人奉表請罪使還南郡不施一

鏃遂以無事又上其事宜皆險阨之要控宇之宜任

擇遣吏之說由是天子知其名廷議言才可用者常

存元亨矣雲南在

道園集 碑銘

皇帝親征而理之諸蠻大牙

相入負恃而強忍 尤甚數叛以煩官兵議者請

擬其腹心而制之乃即烏蒙立一宣撫開屯田而蠻

知顧忌矣前後二三十年易置官府至於再三凡為

費鉅萬萬吏士或亡或勦物故者幾數千百人終莫

能定以為朝廷憂延祐五年冬更擇行省官領其事

而佩元亨以虎符銀章專制屯府之事果能明賞罰

別利害排衝要立營壘部伍相乘首尾應合近而不

遠而有制繕生養以固其志嚴詆訶以絕其奸止

其水上之利公有餘而足以用衆私均瞻而不敢貪
私又通其醫藥市易禱祠游觀之事幾不異於中州
木及三年而隱然不可動之勢成矣其報政也竊美
其事而問焉則曰昔者先祖命我先人曰予以生長
兵間不獲事學問世且平定子孫其無廢學乎是以
先君之教我嚴甚今日之事粗識義理通古今幸不
致曠敗者蓋有自也時聞而異之已欲問其父祖時
事以觀其爲人而未暇也今檮書於我其可以不敏
辭乃按其事狀而書之曰侯諱濟字濟川姓劉氏世

道園集

神銘

重

爲大名人在金時常顯官而事軼不傳所以名知
者義軍千戶暉而已義軍生權府忠於兵間況鷺善
騎射金亡挺身歸朝從連不臺大赤阿木魯三大人
於軍歲丁酉領其郡兵八百號千戶從其師攻宋隨
州破一寨獲將一人歲辛丑破二寨獲將四人歲壬
寅馳解宋圍於葉追敗其餘衆獲將一人殺將二人
自是往來江淮間歲丙午敗宋舟師于泗五河口歲
戊申守韶信龜山之險治戰具大敗宋舟師殺其將
八小八人歲甲寅以功將入見皇帝於六盤山授管

軍千戶中統二年始受璽書鑄印佩之從破光州至
元四年從守潁州從軍三十餘年大小數十戰年六
十二矣而侯年亦已二十八以通書數計策善戰聞
於軍中請任之襲其軍事是時行省益善其父子二
人不肯偏合故兩用之以侯鎮其父兵益以懷孟彰
德之卒五百會攻襄陽而潁州萬戶方赴息州聚議
卽以其父權萬戶府事晉鎮潁州宋將夏貴知潁帥
已出乘虛攻其北門權府設伏敗之遂完城以待侯
于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邑無虛日矣至元十二

道園集

神銘

重

年伯顏忠武王管兵守無爲規取淮西侯分地守城
北宋師水陸並至攻北門侯先犯矢石獲其將二人
北門旣捷宋師遂潰論功侯爲最又以其軍敗鎮巢
叛將而獲宋將一人明年仍成巢決水圍之盡舟踰
濠蹙宋兵入水死奪其輜重遂降鎮巢十一年權府
謝事而侯始以修武校尉爲千戶十四年擒獲焦湖
僞欽者歸之有司讓其賞弗受從攻安慶府野人原
馬齒山龍山臨天堂塞等或諭降或誅討殺獲甚衆
遂盡得司空山黃山寨水口衝之險案功狀既上還

軍過廬州其師晉以自助適黃州叛以侯并領安慶
軍夜赴之未至三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
以功加武畧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
所犯民甚安之是歲其父卒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
法不許二十年還鎮饒州饒大郡隣壤多險新附
自侯至無敢竊發者明年建寧賊起旁郡苦于過軍
獨饒以侯故不擾二十二年盜起其屬縣監郡幾陷
賊手侯破賊出之二十三年移戍他郡饒民爭詣行
省乞留之二十四年侯以二千人與十將之士屯田

道園集

碑銘

屯

考陳叔毅二十餘萬築隄二百二十里建水門水
二十餘所以脩蓄洩整大渠自南塘抵正陽凡四十
餘里以通轉運二十八年加授中千戶六月卒屯所
以某月葬年五十二侯娶李氏生子三元亨其長也
今亞中大夫福州路總管次元英元真十女其婿曰
某某孫幾人與其長也襲世職今超拜奉直大夫江
浙行中書省都鎮撫治軍有善政聲聞畧如其父云
其墓在其縣之留墳鄉長卿村或曰長卿者唐諸州
刺史也因以長卿字其鄉劉氏蓋其子孫然無可攷

証者國家既一海內自將帥諸校功簿在樞府誠事
傳子孫承平既久世其祿者往往無以自見於當世
况其安逸而罷軟下戚者乎是故功多之跡富貴之
所因起邈然無聞者蓋多矣今劉氏專對授政卓卓
有可紀述而其言必曰祖父祖父是其祖父之遺子
孫者功多識事云乎哉故可銘銘曰

於皇世祖撫運以興惟其智能大小軍升虎賁鷹揚
大帥十百列校衆正威傑俱特伐簡爲青武功是書
大且弗勝細因遺餘備哉劉氏以德爲勇世領千夫
道園集

碑銘

頁

曷究於用雖未究用其儲則深建材發能後克有任
煌煌治朝四極無際去兵垂橐川淨雲委茅孽弗齊
孰莫孰治使將恩言頽首自歸大廷之問濟濟多士
授言遠父必爾孫子邦君之榮上及重親贊書啓封
既聞既陳桓桓武績濯濯文藝表其盛者以詔來裔

知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
爲河南安撫使既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三路提舉公
嘗從紫陽楊真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裕宗皇帝潛
邸郝文忠公遣之使宋也宋人晉之真楊間宋亡天
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迎之還京師久之除承直
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世祖
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召在宿衛與故
御史中丞劉公爲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合馬秉
道圖集 碑銘

竟

政癸欽罔上估權寵常伺察言已者中以危禍廷中
相語以目無敢論劉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合馬擅
生殺人莫敢言爲國蓄積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
不得徹上聽情事叵測似秦趙高私家之蓄過于公
家覲覲資藉情事叵測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及時
論法按諫之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
意力足使中貴人抹解事得幾他日以爲宣德錄治
弗治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爲同知郎以折 課額
萬緡爲長卿罪下吏郎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

沒入其洛陽家產人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
爲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
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秦仲以諸父之
當國家之閑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貧不能起此
風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爲書藏之不以
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
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廢不及難曰山甫求無
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怨乎曰自古君
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爲悔又慕效
道圖集 碑銘

章

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
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
急聚欽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苛酷吏
請盡辟知名清彊吏以任事公雖居閑猶被迫遣治
徽廣德之會是時公府之山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
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竊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
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國不辭吾去而他至則其害將
不可言爲物色其稍可逆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
能十一二也更以數少責之亦不 後五年行

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
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爲樂自號歌竹
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
城南後歸葬洛陽永康胡長儒志其墓夫人喬氏男
子四從龍授大夫僉泰禧宗祿院事從德授大夫中
書左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三孫男幾人惟秦氏先
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修皇朝經世大典訪問遺佚
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父事已報史館否得歐
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州以子贈某官
道園集 碑銘 重刊

夫人封某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銘曰 明主
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危身公以從子泣血
憤德豈曰避仇實厚蝨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名公
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極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
一試信道不同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聽
後人並立朝著爲國材賢綽有令譽維洛泱泱潤澤
德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官

真定蘇氏先茔碑

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蘇志道命其子天爵奉狀來請
曰維蘇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真定者數世
矣志道不令無敢違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以獲
祿於朝先世之餘澤也然而遺事隱德之可知者曾
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上家牒軼於兵難無
可考故行唐之先坐相傳在縣西南黨家原旣莫知
其處墓真定府北新鄉市新城原者曾大父嘗言東
北一丘是始遷之墓族人而同塋異兆而藏者猶識
道園集 碑銘 重刊

其爲某親某親今隱然高可 者相屬亦莫得而名
之今天下治平人矣非若曩時之迹難鮮敗也志道
又幸得立石表之不爲踰禮奈何忍使龜焉湮沒以
遺子孫無窮之悲平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願爲文刻
之石表請墓道云曾大父諱元手資純厚儀狀偉然
嘗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以其家從金主徙汴汴且
危同徙者猶乘便取人美田宅乃嘆曰已矣無可與
爲者吾歸守吾丘隴死耳崎嶇兵間數瀕於死期月
而始達居久之遂以貲貨雄其鄉樂用人之急故數

餒常在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之始汴亂時舍卒失其弟物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輒垂涕其天性可見已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誠少長戎馬尚氣節喜施與尤謹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爲學者獨能教其子爲鄉人先諸豪觀望時勢所爲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避之獨能番養其親使諸豪無敢犯或更從其化道焉敏治生而不喜殖產業善飲酒不亂然既老得酒意氣猶見於言咲聞大道二年某月卒得年七十八娶畢氏

道園集

碑銘

三

子五人曰榮祖曰立曰實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嘗從同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者將叩門亟止之曰聲遽將驚吾親徐待門啓而後入祖父嘗泄利被寢席手掬去之而浣滌以水岸備敬愛鄉之士嘗舉以風爲人子者焉與諸弟居衣服飲食雖一瓜不共食不食也教子甚嚴或勸之曰君止一子孟少寬必正色對曰豈以一子故不教之也耶事師尤謹有疾親奉侍之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售之道過其友家偶墜地其友故藏

之以觀其所爲竟起去顏色不爲動其友語之曰吾嘗服子有量今益信家藏書數百卷手錄讐校不倦因金大明曆積筭爲書數篇頗易其舊法旣而嘆曰爲成書久亦必差夫曆數者民事之所當先而儒者莫之習何哉凡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日禮節所宜有疾苦必賴其飲食醫藥之餽有闕者聞一言明是非可否之決各解去不復請吏名旣著消起從都轉運使辟監真定稅務贏餘不入私家以廉平稱未幾以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三十七而卒至元

道園集

碑銘

三

十二年五月也娶吳氏子志道也女三適某女孫三適某志道從弟七人某某從弟子某某真定蘇氏先塋者凡其族之卒者皆以其次爲兆塋焉而其配從之脩書其子孫之名者著其族也獨詳志道之世者志道長且貴又爲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爲憲府史從御史按事遠邊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猶有所不爲君奈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轉行者竟以賄敗某由是識志道與之游至大二年尚書省立志道爲中書掾

志

道泊然守職不變不退後察其行事多力有寸義心
敬受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爲刑部主事皆與集爲
同朝集爲國子師侍天爵爲生以鄉學尤見親故爲
之表而銘之銘曰 蘇氏始封自司寇秦從武節遠
莫究越郡相望接選胄去之百代世職復司刑郎吏
儼冠綬歸視高生廣以表斧形馬龍莽回伏子後父
食孫祖侑繼宗聯支有疏茂體魄下寧氣來就何別
蜀詢諸維舊祖尊親著族用叔法之著銘表神道世
世子孫可長守

道園集

碑銘

五

穎川郡侯謚文肅陳公神道碑

昔我世祖繼太祖之丕緒用宗親英賢之輔奄有四
海底定中原乃議禮制度考文以成萬世之業方在
潛邸已得姚公樞公茂許公衡仲平其諸賢置諸
輔導尊禮而信任之暨登極改元則皆在輔相論思
之列矣時則亦有恢弘之才勤敏之績持之史議論
以贊成于其間爲諸公所器重則故河南簽省柘城
陳文肅公其人也公諱思濟字濟民幼知孝弟出於
天性讀經傳隨達其理爲書氣韻有法弱冠事世祖
於藩邸以才器聞博聞積學顧聞進退靡所關遺中
統始建中書省以總國政諸公在朝講論爲治之道
推明用人之法立官府修典章斟酌古今視察遠邇
郡蒙畢獻百廢具修奏稟施行殆無虛日公於是時
專主奏記之事于掖垣矣天子方憂陝西地重而勢
近以平章廉公忻都忠諫有爲命以分省往鎮辟公
以行廉公果能絕顧慮以定變天子嘉歎平章王文
統得罪死公從廉公還朝仍主奏記銓衡儀節悉以
廉公分省東平擢公左右司都事以從及還仍

道園集

碑銘

五

兼知管差除阿合馬亦位平章在廉公下請立制國
用使欲侵國政廉公常以正氣折之廉公中於詔言
阿合馬坐省堂氣焰薰灼祿史抱文章不敢前公獨
以其文書進阿合馬擬署於廉公之位以手覆其書
曰公不得署此衆愕恐蹈不測公恬然攝文書以
退首相避其言卒不敢擅署時人甚以爲難公在朝
外知朝廷以兵革初定農事卽廢乃立十道勸農使
以糾治之總於御史臺大抵以得忠厚款惻惻備循
吏以成其功此皆十餘年中爲政之大者公皆執文
道園集 碑銘 夏

里而與聞焉至元六年置高唐州以公積勞命守其
部農桑水利奏最拜監察御史阿合馬專政立尙書
省中書爲虛器公率同列魏公初太初雷公席上章
言之上命推 曾公仲一召御史置對同列皆致辭
公曰御史言官爲國事非私已有所辨訟拂衣而出
九年授奉訓大夫知沁州戒苛擾務簡靜平賦徭理
冤滯閭閻遂安豪右屏跡江南初內附民未孚於新
政擢公中順大夫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盜起新昌
玉山宣慰使陳公某馬公紹帥師往討方立馬無諠

民將感服飛矢中陳公而歿宣尉司以事聞合兵縱
擊平之或告言城中少年將與外寇合謀爲變者軍
帥大怒執郡中少年得千餘人將殺而屠其城紹興
郡僉多新附人不敢發一語公謂帥曰千餘人無反
狀一日以無罪見殺人心危亂變恐不止此郡矣請
以家人百口保其不反帥曰陳公之愛其民如此止
兵不殺合境得生全者皆公之惠也公承檄徵獄浙
西多所平反桐廬民有以輕罪久繫者公閱其羈而
釋之明日旬旬而前日公仁恕平明不就公決公去
道園集 碑銘 夏

而復囚瘦死矣公卽論而出之除同知兩浙都轉運
鹽司事浙民甚苦私鹽互相牽引無完家公止坐見
犯不聽旁指浙民以安拜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
使丁母夫人憂御史臺四起復之不爲動二十三年
陞少中大夫同知淮東道宣尉司事未幾移節浙西
浙西大水民饑無宿儲以濟而浙東多粟公曰昔天
子之民也可坐視乎請於上移粟以救之民多全活
又移江東朝廷命造五軍甲公董其事省臣用請將
因欲中傷之公措置有方未半年而成他郡民授

未就也。謂者乃不得志金陵。早禱于鐘山。未迴車而雨。桑哥用事。奏請通行理算錢糧。實以無義肆虐。屬民空其家財。往往妻孥寒餓。固辱有不忍言者。中書右丞忻都。浙省丞相。仲哥臺奉行尤力。檄公分理浙東。公至。言曰。湖海民貧。而猶必激變。得寢其行而本道承意。剝樹尤甚。公繩督吏卒多所還。付朝廷。以兩浙盜法。壞擢公嘉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禁私煎。抑權豪。獎革而利通。公私稱便。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守池州。以恤民理學爲先。務行省

道圖集

碑銘

三

也。速達見威迫。州郡取淘金者三千戶。僅得其半。公力言無復可克者。遂止。歲且終。省檄郡縣橫造綺段。而初不給其直。列郡取于民以應之。又平中危迫。不知所爲。公命民間有絛者。借納明年夏稅。不日而絛具召匠戶井工成之。踰月而就。民不知有此役也。時又有括田之命。公令有田互相報括。增田三十頃。以應命。而反覆苛橫之苦。視他而少息矣。江水溢。池民受其害。鄱陽尤甚。公既賑池民。兼憂鄱郡之害。請于省。憲借軍儲及官吏之俸三月。以救其急。徐設

法而償之。公私無所病。擢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黜昏。階擊貪冗。濫食官府者。望風而去。禁越訴。懲誣告。憲牘爲清。大德五年。授通議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及上以十二月十六日歿於池陽寓地之正寢。享年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尙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謚文肅。嗚呼。公美髯豐下。偉然大丈夫也。慷慨有議論。非國政民事不談。始仕內朝。省府廉尉江南。諸道皆有異政。而位不充其德。不能一還朝廷。論事廟堂之上。豈非命乎。故某官張公

道圖集

碑銘

三

孔孫夢符。推憲淮東。時述公爵里行事歲月如此。而墓碑未暇立也。仍敗至元之五年。公之孫副憲節於江西。以集自史館歸老江上。有同朝一日之好。使爲之銘焉。大德初。董忠宣公士選自江西左丞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集以賓客從。時文肅守池。出見江館。集得謁焉。忠宣公此世祖潛邸時老人。中朝之舊也。四十年来。望其風采。如在目睫。豈意得執筆以書其遺事者乎。娶王氏。追封潁川郡夫人。先公三十年卒。生子三。某其早世。誠以蔭入官。歷遷某官。致仕。次四

曰元儒學官次五日楚業儒張出也次六曰經仕某
 官女適某官李崇武孫男三允文浙東道肅政廉訪
 使次允武允中未仕 銘曰天生碩才以足世用廟
 廊則高民社斯重維昔盛時百取百宜侃侃其謀翼
 翼其儀老成在前英俊在右佐我興運泰錯多又惟
 文肅公文學風成飭其修能從事禁庭龍飛之初接
 武諸老造次德容警欬治道肇開明堂奏納惟勩論
 功敷言文史彌綸出入始終閱歷之積忠賢我承奸
 匪我抑列在御史罔匪正人立言不踰直道以信方
 道園集 碑銘 百五
 州適止資其豈弟嗟涉南服未究新理會稽邈悠朱
 之遺墟彼頑弗知勞我兵車大師死忠郡丞敷惠有
 節有恩大服民志愛民之誠久而彌孚江海之間千
 里與區三治宜闢兩貳益筴憲輟屢陞郡綬增秩知
 無不爲動無不宜荷紫橫金蒼顏雪髭烏臺鳳池孰
 不來歸江淮湯湯而我獨遺協恭外朝用老伊始殿
 於九華諸尼其止尙書屨聲竟不復聞文肅易名可
 徵者文奕奕有子世爲御史至于賢孫冠豸者四持節
 浙江舊治足未遺風凜然後賢寤懷昔忝國史書事

惟職老朽在野豈敢有述昔瞻公儀又職公孫垂遠
 之言敢辭復醇

道園集

碑銘

百五

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贈夏國公謚襄敏楊公神道碑

維昔我朝建國之初神武四達方域內附悉出其豪傑才智而用之結之以誠惠之以德莫不竭股肱之力以衛腹心而經營訃謨大得志於天下矣逮我世祖天度恢廓聖鑒昭晰小大遠邇文武忠孝之臣無不因其資性職造位置之有道器使之有宜顧育之有方所以使夫繼承大業者得人才之用然沛而無窮矣西夏之歸在祖宗時其國人多已見用有若式道圖集

碑銘

重刊

臘唐吾台者姓楊氏自其國來見世祖已誠諱察待遇不同于衆人國制禁衛之嚴出入有定處無敢違越式臘一見之項郎受命在左右以門者之未素識也特勅令勿有所呵宰臣知其賢請命以官式臘固辭口外官有奉賜爵秩之重聖恩甚厚然一日去帷幄則不得日睹天顏非臣之願也天子察其忠止其命官而使給事裕宗於東宮益見親信至元十年始大城京師於大興故域之北中爲天子之宮廟社明市各以其位而貴戚功臣悉受分地以爲第宅式

臘公得建第和寧里在內朝之西北於朝謁爲近惜乎不得年以卒卒之日長于教化年六歲次子朶而只纔四歲耳朶而只卽故御史中丞襄愍公而教化所謂襄敏公也公兄弟幼鞠於母夫人趙氏號焉相顧未有以自見裕宗旣崩隆福太后居東宮謂宮臣曰昔式臘吾台事先皇最久且勞今有子否對曰式臘歿其妻趙氏與二幼子在耳乃召見之曰二子明爽壯重他日可望也因使公事武宗而中丞事仁宗矣武宗總兵朔方鎮祖宗之故地諸親王諸軍莫不

道圖集

碑銘

重刊

聽命內朝以王章賜之蓋天子之所服用使施諸所部以爲機密符令之信武宗顧左右忠信可任無如公者命公密懷之卧起忽去肘腋他臣弗知也軍務纖悉有所出命則公以其章行焉時西北有軍旅之事武宗方遠征而仁宗奉興聖太后出居懷孟大德十年公以軍事入奏京師是時上病已久宮府不能無所觀望北鎮歲賜不以時發公之來也因併請之而太府卿某者執其不參不下而重有所要公不勝憤前謂之曰太子躬擐介冑蒙犯霜雪諸王將帥士

大夫軍萬里外敵愾責不恭給用賞功賴此而已無所私也汝奈何阻之恨不得面質汝罪於天子即引所持搃擊之曰此所以職也廷中咸媿而壯之及上崩內廷與宰臣議所立非祖宗法荅刺罕忠獻王吟刺吟孫持重不發遣信使趣仁宗還鎮京師以迎武皇仁宗得報未即就道公適在京師晝夜疾馳見仁宗曰太子在北方尙遠事亟矣不於此時還京師宗廟社稷之所係司不容爨尙遲回邪即遣李益朶而只乘傳以先不數日入朝定大難迎武宗歸即位方

道園集

碑錄

猶豫時由公一言之決可謂忠且勇矣既即位郡臣以次見至主藏吏上顧公曰執爲汝所擊者太府卿勅誅之以其家賜公公拜而言曰此誠罪當死然事在新天子赦前不可以細人失大信請勿誅至於以其家賜臣臣不敢奉詔上嘉歎而從之論定難功超拜正議大夫同知太府院事至大二年秋御史臺奏公爲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公將行入辭上曰官所去此幾何公曰三千里而遠上不悅曰此朕左手何可若是其遠耶即日晉爲將作院使爵之

官五月而疾作天子遣醫晝夜問遣不絕竟以某月日薨享年三十有二上聞爲之震悼賜銀二萬五千緡太后加賜萬五千緡以恤其家自中書以下百司皆致賻以某年月日塋某所公娶李夫人先卒生子一衍飭繼室王夫人適公時年十九甫四月而公薨越二十八年夫人亦卒皆祔焉李夫人事君姑趙夫人至孝有疾侍湯藥不解帶公在北方軍夫人治家皆如公家居然族人咸賴之王夫人於其孤鞠育恩勤如已出者勸之學尤薦嘗曰吾門惟汝一人耳不

道園集

碑錄

重刊

力學何以自致見其能學則少慰當居端莊不妄言咲坐茵故敝而完絮不易恒處凝塵不除晏如也朝之士大夫莫不稱其貞節有母道焉衍飭之功得見仁宗摩其頂而嘆曰其父忠勤孝克皇以及以朕使今猶在朕以何官授之噫其子矣出內帑鈔若干賜之而歲賜粟給其家今上獨運乾綱明於庶物思夫逮事皇祖之故臣有子孫可用者得衍飭焉拜南行臺監察御史清明端直有先人之遺風方見用云大父世刺贈夏國公謚忠定夫人某氏夏國夫人

夏國夫人特贈公某官夏國公謚襄敏夫人李氏王
氏皆封夏國夫人贊書純至臣子感焉中丞子不花
佐憲河東又死國難中丞次子文殊訥公子衍飭受
知聖明皆起家爲御史一家再世有大節前後五人
皆受耳目之寄豈他族所可及哉集往年待罪國史
嘗奉詔中書丞遺事於其神道之石衍飭自來以爲
集雖老退田野筆墨荒落而粗悉其世求善爲銘詩
不敢辭也其詞曰 維夏盛強亢於西垂相時來廷

道園集

碑銘

二百七

世總其師民之多難疾威靡一保族以康令德之積
厚本長源有楊之宗忠良之賢乃啓其封心雄萬夫
應靖有作一見天子默有遐託雅志本朝不樂外馳
俾事裕皇寔由眷知二惠競爽而弗及見箕箒發孤
卒克有踐公事武皇從軍朔方塞塞中丞弟兄相望
天親之傳聖武有訓變生宮掖幾失正順宗社之危
有爲克斷弗疑公來贊之大事之機中不容界
一言之與國事攸賴至大清明聖功甫成統宗會元
國之經聖子神孫有永無繫立言有初具在史冊

世昨卿邦栢圭衮裳燁燁煌煌有貞永藏暫徵復葬
有今御史思其先忠以報天子兩褒之旣松栢桓桓
史臣有書千載弗刊

道園集

碑銘

二百八

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追封天水郡伯趙公

神道碑

晉承之國史觀乎中州當國家興王基肇之初而
大亡金喪亂之迹以補史之闕文而太平日久舊
聞散失苟有可稱者無鉅細執筆不敢忽也得故禮
部侍郎安平趙公事狀見數事焉公諱思恭字晉敬
姓趙氏先世譜牒軼於兵可知者曾祖溫祖德父仁
金鈞州同知金之亡其民顛沛奔走無底止四民無
所占其籍徵調一起柔彊並驅俊乂無別太宗思養

道園集

碑銘

百元

其賢才而用之乃擇知名之士乘傳行郡縣試民之
秀異者以爲士籍而別於民其尤異者復其家而序
國老子之徒亦有定數然後軍旅驛傳工人之役遂
按不與得以世修其業而二之兢起亦自此始矣
是時鈞州以國亡不仕而見知朝廷在被命試士之
列吾黨之賴其優存者多矣其一也金之衰豪傑起
而保其鄉里収其財賦以自歸于朝廷急于稅課開
市之征令長多所辟置傷殘既多草萊弗世祖建
元中統以來深優邦本之在茲也始置十道勸農使

總以大農爲之使者皆取于故園老人君子長者親

行田里諭以安輯教之樹藝而匹夫匹婦始知有以

養生送死之日而天下之治自此成矣是時勸農於

河南河北而爲之使者侯公爵也辟仲敬以從奉行

新條不厭不迎而知名於時矣其二也桑哥專政用

事深忌御史臺不便干已求所有沮害之者自臺官

御史以下不得行其職惴惴憂畏其事多端如立臺

舊例六部史以時抱文書詣御史府御史閱其牘誤

者正之者治之皆有常式而桑哥以爲戶工二部

道園集

碑銘

百千

事繁吏不暇給奏御史搢印誦部而閱之意將以陷
御史也當是時公與趙魯公世延俱爲御史當閱工
部卷趙公與公議曰吏奸旁午觀望首鼠盡索之將
不勝誅而易於激怒以傷大體稍有疎漏彼因得以
爲我罪宜何出乎公曰盡索之而激怒因禍出不測
而以疎漏縱容見及禍亦不測不如詳覆之寧受嚴
密之禍猶不失御史體也公性本寬易於此乃檢劾
搜投無細不察經時而後畢桑哥果使人覆視之思
慮至到畧無可議者趙公后歷臺省之重思公之才

不盡用作辭以哀之其三也國家歲以二月八日迎佛于城西高良河京府盡出富民珠玉奇玩狗馬器服俳優優雜子女百戲眩鬻以爲樂禁幸外衛中宮責人大家設幕以觀廬帳蔽野諸王近侍貴臣賓飾異服馳駿盛氣以相先後國家一日之費鉅萬而民間之費稱之桑哥者本大浮圖師之譯者得見幸遇故其事尤侈纖染提舉儲普華者高良寺之人也並緣爲貪虐尤甚公以御史執而治之以桑哥之令求解不得桑哥召而辱之詰之曰汝不欲爲天子求福

道園集

碑銘

重刊

耶禍且不測公徐曰儲普華欺上虐下爲天子歛怨非求福也桑哥不能屈而罷爾後頗知國用之耗或間歲一省或畧應故事不復如昔之盛其四也因公之行事而國政之可攷者在焉是皆當書以示來者非私述矣公生於喪亂之餘長乎建國承平之始讀書以知義利爲要明習法令以剛之高公鳴名士也其守彰德辟以爲史以廉彝稱遂佐勸農之行奏功轉刑部史陞大司農椽又轉宣徽院王元某年授承事郎宣徽院照磨明年遷承直郎本院主事院陞二

品就陞承德郎本院經歷院之所司天子之膳羞宴饗諸侯王大臣軍旅賓客廩餼牲牢籩豆之實酒醴之用水陸之珍百品咸具皆禁近大臣世守其官而領之經歷主事之官視文書出入簿正供具之出于四方者無所泛濫臺除提刑按察司判官召拜御史聞山北饑卽以賑恤爲言因命之往勸給有方山北之民存活甚衆而歸其子女易粟而爲奴者遷奉政大夫大司農經歷而董公某尙公某皆在公條農務之當行者二公贊而奏行之上爲嘉納時御史臺見

道園集

碑銘

重刊

屈於權臣中丞何公榮祖董公文用前後顯奏其罪而桑哥諂內外意府始得伸其職遂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以振起之廉察判之官皆勸農使以增廉司兩僉事而邦公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公之在憲府所至率師弟子員行禮學宮以爲教而吏民之頌罵不率者亦不貸以法好善士後多爲大官知名當世如郭公貫安公祐劉公慶其人也歲十一月行部大名得疾卒于官舍元貞二年也是年董某所先登得年五十八娶焦氏金進士茂才女後

道園集

碑銘

重刊

公二十五年卒合葬公之墓次公平生儉約自處初至京城在官者皆分地以爲居公貧且介弗有也外無僕役身親賤事夫人明詩習禮相公以學躬執任勞無使令祭祀賓客靡有闕事公之讀書六經之外非有益於世教者弗觀如程朱之遺言則手自編錄若夫陸宣公奏議真文忠公大學衍義許文正公文集等則未嘗一日不紬繹也及卒於官幾無以爲歆真介然有守君子哉以次子天綱 退封天水郡伯夫人封天水郡君子三侃翰林國史院譯史年十九卒天綱舉茂異除宿州儒學正以御史大夫掾見知文皇超拜某官天經蔭獲某官年二十八卒於官女二適某官孫五植構楷槐棟構江西行省檢校官曾孫四某某天綱副憲廣右旣得推恩封公夫人杜還至儀真而構除官江西適至乃命之曰侍郎之葬四十七年矣而墓碑未立蓋有待也今蒙上恩官爵勲封皆四品亦已三年可以表諸墓道矣我昔在憲府嘗識虞大史伯生氏於趙魯公之宅魯公爲府君故舊之好嘗言先世遺事六史其必識之今歸老臨

道園集

碑銘

重刊

川汝至江西其代我請銘其客傳若金著行狀以其書至集曰嗟夫人孰不欲使其親之有見於後世其言行無所係於當世則亦末如之何也予觀其狀與昔聞於魯公者諒可信故爲之銘銘曰 在昔世皇建元命官小大文武雍雍桓桓寬則易弛容則多肆肅而正之乃立御史慶賞刑威有勸有懲治朝清明奸慝不與天子仁聖置相委政彼點而 竊我威命孤詐虎虺肆爲百欺烈日嚴霜陰妖莫施以爭以抑不遺餘力義我惠文撫劍莫擊公於此時勿亟勿徐攜印就曹閱其文書急則爲傷緩則以靡分條析縷以極其理鈞錐無施反歎其能不惡而嚴官有恒尊詭異之觀君子所斥謬謬有言在御屏息公贊大農務植本根卿奏其書以孚上恩王食不食底那畢獻度其常供有正無羨繡衣舒舒紉紉周諏三千載還盡瘁以瘳嗟當治隆百吏樂職我獨多艱弗踐以陟垂五十年令子登崇持節海嶽天子所庸遺忠遺直父訓斯在爰及其孫夙有冠佩歸視其阡松栢如雲伐石巖巖來徵斯文三加彌尊有爵有秩 觀者必式

臨川隱士孫君履常墓誌銘

孫君諱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來居臨川高祖彥魯祖次康祖果父震妣蔡氏君未成童而孤以母教知警策自樹立臨川文物之邦昔有行義文學政術之士相望於代宋亡故進士數人衣冠偉儒爲衆庶儀表三四十十年而後盡君之生後於諸公而頌詩讀書檢身慎行蚤有舉於州里郡人力足以致客者具禮幣迎君於家塾身率子弟受學候問敬養如事父兄久之從學者日衆始卽家居而講授焉一畝之宮近

道園集

碑銘

重五

接園園樹竹數小門庭蕭然外齊內燕嚴靖有恒戶外之履常滿與門人考德問學以孝弟忠信爲主本言溫氣和聞者油然而自得虛驕暴厲之氣自然消沮故雖童孺亦知所趨向不違軌轍而郡中俊彥有聲者送迎皆自以爲出其門矣君居必端坐出入有節待親戚鄉里禮意用恰言論之間無幾微及人過失長短而不經之責非理之干亦無自而至前矣士子過郡者必來見多愛慕之不忍卽去自詎使者卽長吏以下文武吏士仁且賢者莫不下車徘徊至於

君之里君樂易莊敬接之以禮言不及于官府而豈弟愛人之說則深致意焉江西行省憲司聘辟皆不就朝廷當遣奉使分道問民疾苦于天下齊太史履謙學者也實來江西以遺逸特舉君一人學官歲時

致廩餼皆却不受自卿大夫至城市田野莫不稱之曰淡軒先生云君雖甚貧事母至孝母夫人性嚴君承順甘旨不銜常足以致其歡心寡妹有三甥女皆養之親側及笄審所宜歸而歸之女弟有痼疾居室無間言母夫人年九五而終君時年已六十哀慕推

道園集

碑銘

重六

毀不敢自以爲衰君子稱焉君以某年卒享年七十有三娶程氏先公廿年卒無子有女三適某某君歿時命從子繼祖次子益爲已後明年君之親戚門人與爲之後者以某月日葬某所使其甥女之子李葵來求銘君有文集若干卷其門人將刻而傳之故翰林學士崇仁吳公伯清叙之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於此可以觀其人焉君有近體詩曰自是難容力那堪預作期勿忘仍勿助非速亦非遲可以見其學之所至矣文安公生臨川金谿近時郡之學

音益以爲鄉墓吳公當喟然於私曰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不可尙已聞其風而悅之者或莫究其實際而昧其指歸其失之遠矣深可嘆也吾觀孫君教人篤實平允守經循理庶幾不知者之不敢爲過高自欺之說以自詭而今亦亡矣噫吾將誰與歸乎爲之銘曰

化俗達材本乎君子奕奕侯邦民庶來止孰敦吾涼孰廓吾鄙躬行以率人用知耻有游有從觀感成美仁義之言其著在此銘表其鄉以最髦士

道園集

碑銘

重刊

臨川處士吳仲谷墓誌銘

臨川有隱君子吳仲谷先生者生故宋某年享年七十有七而卒以元某年月也其孤肇考塋某所求爲之銘其先居金陵南唐歸宋卽來居臨川東門買田金谿築室城東以居郡故多氏吳者別之爲東門吳氏云世爲儒家而隱德不曜淳熙中金谿有大儒先生陸文安公以卓絕之學尙友聖賢與新安朱子曰時並起以其學教學者天下師尊之而文安公實聚於吳則諱漸府君識文安於齠齔以其女歸之他日

道園集

碑銘

重刊

子孫祠府君于書堂以文安公伯食名之曰清澗用晉人語也府君生武寧主簿文盛武寧生惠子有書曰易論機衡其弟國史校勘正字有書曰二禮經制書上送官並免本州文解而校勘用荐者得召對稱旨而爲之屬矣是爲先生之大父而先生早喪其父瑀鞠於伯氏伯氏歿服伯氏之服而喪之三年母朱氏年八十六而卒服喪禮亦如之先生之居是邦十世四百年官雖不甚顯而清修文雅見稱于君子公卿大夫有過於清澗堂之門者莫不見焉

先生以貧而書堂不立而教者不衰則先生得以繼之者 先生嘗謂國家混一之盛野無遺賢而端居講授鄉里自右之伯帥牧守御史部使者與文學之吏若辟相望終身不爲之動先生無妄交而學士大夫過郡無不見焉故楚國程文憲公見知于世祖凡所荐引起家臺閣風憲者數十人而嘗貽書於先生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獨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程公好賢聞天下而先生待之猶如此則其爲人可知矣先生諱定翁字仲谷

道園集

碑銘

重刊

弱不好弄儼然如成人自長至老衣冠以居寒暑不懈讀其遺書保其先業以長子之孫不求贏餘以自廣而於人子弟婚嫁喪葬竭力以助之宋亡時有故淳安令平山曾子良退居其鄉先生從之游其要以爲求聖賢樂處崇仁甘涿中先生以爲邁而能隱以其卓識高致悉寓于詩自以爲人莫之及而人亦信之先生從之學詩尤得其音節氣岸久而造於冲雅則其自得也故翰林學士同郡公以爲有盛唐之風而今學士豫章揭公曼碩引以此諸涿郡廬公莊

以爲廬公位顯而氣完不若先生之藹茂陳淡皆確論也先生初與曼碩友同郡孟均盱江程百年劉時習皆其人也後皆出仕或至貴顯先生泊然自如又有孫君履常亦自金陵來徙者也數十年來與先生同爲是邦之望而先生尤爲清苦詩特其一學之美而已集從先生寓是邦五十有餘年退而閑居者八年始哭學士吳公先生又三年而哭孫先生又三年而哭先生而郡之老成盡矣吾黨之小子學者將何所仰乎故不辭而爲之書先生娶鄧氏繼畢氏則某

道園集

碑銘

重刊

某女長子肇有文學象州儒學正次端爲伯兄後又次載女三人適某某孫男四人某某女孫五人適某某先生平日之言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蓋名言也其歿也自始病至寢疾飲食服藥如其常其將沒召子孫申誨以先世之所以久遠者屬以輯其遺文而不及他事沐浴具衣冠卽席久之脩然而逝可以見其爲學矣銘曰

先覺既遠學述其宗高者爲崇愿者爲恭不足之欺善狀之容君子憂之就爲汗隆我瞻 卓哉獨

陽春高秋青天白日孰造其原不載以積吾信同學
每病其室繳數先生於學其傳安節躬行不矜不遷
我咏其詩幽茂自然梅江有藏隱君之阡

道園集

碑銘

董重

二弟嘉魚大夫仲常墓誌銘

元政嘉魚大夫虞槃仲常甫以泰定丁卯六月七日
卒明年其孤宜堊之撫州崇仁縣禮賢鄉二十六都
圓湖石鍾山後十五年其兄集歸休而老始克叙先
世列行事著銘刻石於其墓云虞氏系出虞仲世家
會稽唐永興文懿公諱世南陪塋昭陵爲雍人後十
一世諱從信宗入蜀守仁壽郡固家焉八傳爲五
世祖故宋乾道丞相贈太師雍國忠肅公諱允文四
世祖直秘閣贈開府儀同三司會大父利州路提刑
道園集 碑銘 董重
贈朝請大夫諱大父故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國朝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諱考故
國史院編修官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
叅知政事雍郡公諱汲妣雍郡夫人楊氏仲常以故
宋咸淳甲戌生於臨安先夫人之父故宋給事中工
部侍郎國子祭酒眉山楊公文仲方拜太常卿而仲
常生于館故小字日常明年楊公出守海上我先人
從之旣而宋亡國朝至元戊寅歲內附先君出海北
還仲常已五歲干戈中旦暮不相保無書冊可攜先

夫人置我兄弟於膝下口授論語孟子詩書等又二
年庚辰至長沙始得書之摹本而仲常已盡誦諸經
畧通其義矣蓋與集同學而勤苦尤過之又七年至
撫之崇仁先君有友曰吳公澄幼清氏先夫人曰此
大儒非常人比故我兄弟雖學於家庭而仲常深究
力攷已爲吳公所知二十娶潮州治中宜黃譚氏則
姑之女也姑氏遺女資裝頗治仲常不以動其心予
家甚貧而其頓安之仲常之身教也其幼時嘗讀柳
子厚非國語以爲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

通圖集

事

書三

非非國語時人已難其識民間傳聞朝廷得李斯傳
國璽者御史中丞崔彥使秘書丞王植辨而上之乃
著頌極其所欲言而未始進也時人美其才稍從諸
侯爲賓客署湖廣行省龍陽州儒學正全州清湘書
院山長除辰州路儒學教授冀斗升以爲養然所至
論學設教饒粥初不給也辰州未上而延祐科詔行
歲丁巳以蜀遠就試江西明年廷試賜同進士出身
除吉安永豐丞丁郡公憂不及上仲常之家居也無
晷夜手不釋卷事親之暇內接親戚外交朋友酬酢

人事有方有節井井不紊於詩於書考諸傳註常病
其傳襲爲說而無以知古昔之意皆定著其說凡數
十篇其學尤粹於春秋以爲諸傳不足以得聖人之
旨亦別著爲書尤病左氏之夸于辭而謬於實也遂
并史漢之謬而論之其書具存其平日慎重不發故
知之者鮮而及其門者又不足以究其學之所至未
有以傳之每與吳公論其所學必爲許可讀吳公所
著諸經說他人或未足盡知之而仲常輒得其旨趣
所在蓋其用力精深而有以得之非泛然也後之君

通圖集

碑銘

百四

子有得其書而讀之始慨其人之不可得而哀其所
見於世者僅此而已先君之服除集復召歸次對而
仲常除湘鄉州判官吾二人者雖志不在仕宦而貧
無以爲家慟哭爲別仲常之治湘鄉也州官多自進
士出敏于爲官而仲常信所學頗稱廉古有富人殺
人而使受役於已者坐之上下莫不阿從而坐者亦
無他辭矣仲常獨不署而死者坐者卒皆不冤有巫
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明日某方火即火又曰某
方火又即火民以火告者仲常皆赴抹至達晝夜居

行數十餐食盡廢而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而厚
禮之又日將有水與吳兵且至州大家皆盡室以逃
幾不成州巫大言惟虞公不信我仲常聞之謂其史
日吾未暇耳行當召問之明日得却火卒一人訊之
盡得 巫之黨所爲狀生捕盜司召巫至鞠之無敢
施鞭箠者仲常命可告語者二人謂之日此將爲大
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其奸狀與其黨數十人羅
絡內外果將爲變者以告諸長官同僚皆無敢出治
日君自爲之仲常乃斷巫如法并其黨各歸諸其鄉
道園集 碑銘 五

而官府氏家以安始服儒者之爲政如此秩滿如京
師將與集相見而道中暑卒幼子豈從行殯諸桃源
縣之北而奔告于集叔弟葉同在京師乃營葬費
葉與豈歸其喪未行而宜已自臨川奉柩而歸諸崇
仁嘉魚令之命下而仲常不及見矣嗟夫故宋衣冠
之世家百年以來幾已盡矣而遺經道學之傳尤鮮
焉先君先夫人抱先世遺教于萬死一生之餘忍貧
茹蔬使我兄弟得以就學集之不肖雖竊祿食無以
顯揚其親以仲常之積學立志著書立論有可傳者

而所至止此此皆集不誠不明上負祖宗下負賢弟
者也是以歸來數年之間宣等屢以斯文爲請每一
執筆與思輒流涕而不能成章今年已七十疾日加
甚恐終無以盡吾情者乃叙而銘之子三宣且登孫
六裕覲埴椿桂埴女二適某某有諸經說若干卷文
集若干卷藏于家銘日

忠厚之心純明之教我親孔艱保我視做學而自信
行而自持乃克有爲我親之思同習異成不敏在予
孩先去後我哀弗除精神何之託翳丘土明復爲人
道園集 碑銘 五
孰待來古

故修職郎建昌軍事判官雷君墓誌銘

君諱昇字則順姓雷氏豫章豐城人雷氏自煥得劍于其邑世宗之為望族故宋時有諱蔭者自邑之會昌遷居城溪三傳生才才生震震生雲翔翔生通直郎楚璉生安撫司幹官祁君以為會大父禮部尚書資章閣學士宣中君以為大父通判韶州國乘君以為父君本尚書公之弟諱憲中之第五子也以某年月日生前三夕尚書夢得寶鼎于狀元坊既而君生尚書語其弟日是足以當夢剽之祥矣我將奏之

碑銘

三四七

以官必以為吾子之子六歲背誦論語孟子無遺句稍長髮如成人弱冠為諸老所器重會德祐改元尚書遣進表行在逃將仕郎以歸時方多虞間臣急于用材辟建昌軍事判官出官修職郎是歲尚書起鎮廣州大兄家居晉居家尚書在廣州効悍將易正大而尚書亦以言罷出廣州還至曲江道梗不能還適大社除倖詔奉尚書將入城國朝軍自湖南至大社死于兵而尚書南邁至于馮村之地而止焉後三年北兵卒至尚書所居傷及尚書之身兵去

請瘞之尚書曰國事去矣吾何以生為遂死踰年計

始至干鄉君服喪如禮而族人或謂尚書家遺業甚盛將不利于為之後者君曰國破身亡固其宜也且族人固吾祖父一身之分也何愛而不與之共乎即分與之有差已取其餘而已獨歸視南海則以為已任每一言及則慟哭流涕不能寧處求申其情事歲在丙戌江南之內附已十年矣而嶺海之道始通君辭所生父而與之訣曰大社固已無可奈何一尚書旅視不得則兒未有還期遂去至廣州番數月訪

道園集

碑銘

三四八

諸故吏某得尚書殯處奉柩泛海及廣州遇海寇洋中鄰舟人赴水死君手銘旌大慟號詣寇曰故尚書雷經畧之棺也寇為之感而問曰故宋雷尚書乎曰然爾為誰曰尚書孫也盜義而去之乃得還而門生故吏猶有在廣州者迎哭哀誄相屬於道北還數經險阻身先輿役行道之人哀之而鄉黨宗族咸謂尚書有孫矣是時朝廷錄用故宋官及其子孫程公斐卿歸朝荐君為清江丞不就遂終其身云至元尚書尸山之里第燬君奉神主抱遺書簪笏誥命以避而

不及其私居北園三十年求聖賢于方冊與名士爲交游前進士范登氏題其齋曰止善表其爲學之志如此鄉人有蒙誣於官而不直者邑大夫適見君君爲道見誣之故大夫從而直之其人感君恩懷金爲謝君斥去不受大德至大間里中饑至順庚午又饑君皆出已粟賑之全活者甚衆里中爲之謠曰六十年前歲庚午雷氏出粟活饑者後庚午歲歲復饑雷氏出粟如當時雷氏子孫力爲善文章貴重當復見其世澤可知矣卽广山爲居如尙書時規制人不以道園集

碑銘

萬九

仕妨朝夕之養丞歸侍側不兩年而先君竟棄諸孤庶幾其遺事之傳於不朽也敢以墓碑爲請集觀於故國世家其子孫漸以凌弱者多矣若尙書大社皆死國難與君歸柩之事皆可書且其婚姻家又皆前代簪纓之舊亦可尙矣故爲之銘曰赫赫宅里世濟其美尙書之孫大社之子奉柩海濱安其歸魂大社有子尙書有孫鍾鳴鼎食來爾姻戚生縣令儀其狀可式

道園集

碑銘

首序

劉宗道墓誌銘

宗道諱自誠其先臨江人自其祖某生某某生某而至諱有傳者君父也以某年生某年卒年五十四是年四月其從兄自得以其從子微來見請書其墓石以文予先從自得得其家譜知其清江遷金谿之世次思其先世博學大雅而觀其子孫忠厚而衆多蓋爲之屢書其遺事茲又何靳乎乃得其從叔父有容之言曰予于自誠生而愛之也深歿而哭之也哀欲其久有聞于來世也故屬信亂以待於傳遠之文乎

道園集

碑銘

百五

予乃按而書之曰宗道幼在父母之側容貌莊謹而敏於事時大父故無恙也故家老人頌言先訓蓋不自知其文懿之及人深也而子孫習於見聞修飾靜好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况人能從師力學以自立其所成就豈起於一旦者所能及哉以長子綜家務雖身任其勞而裕稟以時無敢專任內治田園之生外應戶門之務不亟不除條理井井不役于利而用恒足事旁午而至處之裕然一不以貽親憂使其親日休休然觴詠爲樂故州里之所其愛慕者也某年

歿某年母歿終喪無違與其二弟居無間然也後四

年長弟自任歿踰年幼弟自勉歿自任歿時子微纔

七歲教育如已子親爲加冠而授之室又十二年仲

弟自重歿十餘年間手足之念實鍾厥心曾不以家

督之勞爲病也讀書之外留意醫術病者來告診而

與之藥輒愈人多感之廣先人之廬以居務爲完美

不加雕飾而古書名畫佳木修竹有足樂者延名師

勝友與之游是以有可閑之亭焉而人亦謂宗道爲

可閑矣娶周氏子一人任女五人任居喪方弱冠微

道園集

碑銘

重刊

懷伯父之撫已也佐佐治喪事惟謹族人善之是以請銘而微實來墓在某處葬以某年月日先宋文學大家在江右者歐陽王曾劉相等今劉氏子孫獨可徵如此盛哉銘曰

墨莊之遺播于金川有苗有秀有實丕堅匪今斯今

幾三百年濟濟衣冠豈弟之士鍾和流芳自宗道氏

尙有紹之以攢永世

李仲華墓表

至元十九年宜黃縣言於撫州有谷起仙桂鄉之南坑邵言諸會府得檄調兵命監郡虎翼招討郭昂捕治之兵至其處乃議曰環賊出入之道盡圖分其地各以兵殲之行軍令史李榮獨抗議不可夫造事與變一家容有所不知今盜起平民已受其害今不誅盜而欲擅殺平民乎脅從者猶當貫之况不知情者而可殺乎切聞國家之制有罪者父子且不相及群盜可以名得數十里之間口且數萬其可濫及乎當

道園集

碑銘

墓表

是時內附未久守吏率欲以威服衆軍中又利其子女玉帛往往計皆出此而莫之爭主者聞榮言皆變色榮又言此吾天子之新民也公爲首將不思撫綏以稱國家懷柔之意而欲盡勦之脫會府有命如此猶當申理其可殺乎兵官怒引弓射榮榮曰殺我活萬命可也兵官媿悟納矢箠中更好問曰然則當何如榮曰盜烏合草間無持久之計當按兵勿動以鎮之吾良民豈不知逃死求生哉吾以誠意諭之智者効謀勇者効力不日而盜咸擒矣用其策民大感悅

牛酒交至獲盜首四人戮之餘散去鄉民遂安當是時微榮一言則枉死者衆新附未安之民疑貳反側其禍有不勝言者今五十二年矣府史文書具在予過臨川有諸生李本來謁循循進退有學者之風從容問其世家事則以鄉先生孫履常氏所爲述墓田記相示且言其詳如此爲之歎而勉之又明日仲華之子季淵率九十諸婿與孫來請曰先父南坑之事昔者其鄉之民感之今其子孫或忘之矣昔者閩郡知之今聞之者或寡矣得一言于太史俾信于我後

道園集

碑銘

墓表

之人不勝季淵等之幸也敢請如是者數至于深有所慮焉諷之鄉人言當時與俱爲慘者何止數十人獨李氏有子孫衆多而本等治儒術與縉紳先生游豈天之所以報之者歟表其事于墓足以爲世勸固吏官之事也榮字仲華 牙末年尙少 郡守多儒者愛其明法律推擇爲吏至元以來仍從事於郡以嚴敏稱連出佐其屬縣尤爲多所平反憲司聞其名辟書吏檄至而歿賴本益榮棟其長子故賴州路寧都州蒙古字學正伯源之子也棟樞樞樞

淵之子也季淵孝於母嘗三刲服療母疾輒愈郡人多能言之嗚呼漢儒多出於名法吏家况李氏有陰德其後必有顯者乎是爲表

道園集

碑銘

墓

佛國普安大禪師塔銘

至順二年夏上都大龍光華嚴禪寺住持僧法琳言首在憲宗癸丑之歲世祖嘗命我門山溫公統釋氏於中原後五年丙辰之歲始城上都又三年戊午之歲作大龍光華嚴寺於城東北隅溫公主之溫去世而少林雪庭裕公主之裕公去之二十年竹齋諡公屏岩顯公雪松微公至于我先師筠軒壽公六世矣在壽公之時英宗念茲寺爲世祖所築作而新之加廣大焉命壽公爲司徒以董其事壽公以爲溫公

道園集

碑銘

墓

昔事世祖豪卓瑰異有足稱者宜表見於茲未及有所爲而歿蓋自溫公至於今八十年歲月滋久恐遂湮沒誠願伐石紀事以成先司徒之志而不敢自專也乃月日上在上都清暑于洪禧殿之便坐侍臣某以琳之言聞且以臣某侍書奎章閣下在從官中請使屬文以賜之勅曰可明日某傳勅至臣所臣從琳得溫公事狀云師諱至溫字其玉號至一刑州郝氏子也幼聰敏異常兒年六歲其母攜之至龐馬村見寂照和尚于淨土院寂照曰汝其爲釋氏乎師心許

之會寂照避亂去隱遼西乃禮寂照弟子辨庵訥而
視髮焉無還富公主等主蒞衆甚嚴師不以爲貴與
貧之歲無還開法萬壽師與十僧同往佐之萬松某
公以青州辨公宗旨開示法要門庭高廣四方尊之
師見萬松殆以才氣過人稍不容于衆然而博記多
聞辨論無碍百家諸子之言多所涉獵又善草書有
顛素之遺法年幾十有五爲萬松侍者凡萬松傳頌
法語一聞輒了之遂得法焉常以侍者代應對談鋒
迅利不可犯時人已深期之故太保劉文貞公長師

道園集

碑銘

墓

一歲少時相好也劉公厭世故思學道師勸之爲僧
嗣奈西京資勝明公旣而爲世祖知遇侍帷幄爲謀
臣者師可大用得召見與語大悅將授以官弗受曰
天下佛法流通臣僧之願富貴非所望也苗王庭多
有資益居三歲遣還出賜金資日用不計其費時憲
宗命海雲主釋教詔天下作資戒會師持旨中外宣
布而輔成之世祖征雲南還劉公請承制賜師號曰
佛國普安大禪師總持關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
原府路荆洛磁懷孟等州僧尼之事刻印以賜師號

意衛教凡僧之田廬見侵於豪富及他教者皆力歸
之馳驛四出周于所履必獲其志乃已自其門人或
勸之以憩佛憐也五臺山清涼勝會凡百晝夜既得
請興廢于兵火數十年之後師假貸以經始旣而四
方雲集響應金穀之施與瓜果之供養及有過承平
之時而山之真容等院因以完實新美若此者特
其材畧之緒餘也師旣開山龍光又作大都之資聖
真定之安國汾陽之開化彰德之光天固安之興化
三河之蓮宮餘不能盡紀憲宗末年僧道士有諍各

道園集

碑銘

墓

爲違言以相危上命聚訟于和林剖決真偽師從少
林諸師辨之道主義墮難鬚髮者十七人道宮之復
爲僧舍者千百計中統建元釋教大盛僧衆賴之甚
思師之功焉而師遂納印辭職每歲官賜金修寺之
外世味泊如也至元年月日以疾終于桓州之天
宮寺西向右脇而化當暑儀形如生更有異香三日
火浴之心舌久不壞衆庶培其地深數尺猶得舍利
云壽五十一僧臘四十師有草書詩文傳於世可以
觀其人焉其老也將有所論撰不及而歿臣聞世祖

聖度如天善取豪傑自在潛邸至于混一海內天下
之人材小大畢至以足其任使故其功業之盛巍巍
然赫赫然三代而下帝王未有或之及也浮圖氏以
寂滅爲宗而才器文辯如溫公者亦豈常人之流哉
敢叙而表之以見夫與王之運其人如此銘曰

維昔世皇始理開平作其潛藩有宮有城顧瞻東隅
泉甘土厚毓毓來止屬垣負阜命建祠龍先是名

權輿來尸僧有豪英氣如虹霓辨若風雨縱橫凌厲

莫敢干侮世皇有爲群策是稽召見從容出其端倪

道園集

碑銘

三

善其利器俾及初服執德不回屹若孤鵠翰林釋徒
稟教以居孰爲紛更入主出奴天子有命存完云駭
我馳我驅立折其角燕趙之間至于陝關我田我廬
來歸匪難世皇御極民用寧一而擇之門旣振旣息
時龍光帥燕居弗馳敬其緒餘爲書爲詩詩揚宗風
書縱逸趣沛將有述棄而遽去維時名僧至于公卿
有詩有辭夫之若驚乘八十年英標如在誰知表之
嗣音七代義舉有聞天子喜之命臣屬辭以係遐思

鐵牛禪師塔銘

衡州鄒縣靈雲寺鐵牛禪師去世三十六年其弟子
智溼自吳越行乞歸茶陵謀建禪師之塔以天日僧
惟則所述狀來求爲之看銘集于湖海間方外之士
其學有所不能盡知而來求者隨分贊難使天下後
世有所觀夫一時人材品節之盛也初予得鐵牛病
後普說而觀之嘆其用功之實勤見地之實到其語
人也以其踐履經行之真實無假借無掇拾無崖險
以驚眩 茆于魑魅魍魎狐兔虎狼之窟山會不事

道園集

碑銘

三

奔走耐應居大剎以爲宗其從之者實爲死生之事
以求決擇激勵誘掖必有實得而印之非有所因藉
推引以爲衣食進用之計者也予早出仕踪跡不得
至湖南吾師以告寂常恨不得相見而予三弟前進
士榮仲常父少年宦學清湘嘗一見師師告之曰此
事最好著到亡弟儒者也亦於師言有所感焉是以
予甚欲知師之始末而不能得也今以是相囑而則
之言鑒上金石凡所紀載不待櫟括叙而錄之無愧
辭矣師姓王氏諱特定吉安泰和人故宋戶部侍郎

贊之九世孫也以嘉熙庚子八月十一日生自幼輩
血不接于喉吻清苦剛立而世緣頗奪之威淳與年
年三十一矣始得從肯菴勤禪師于其鄉之西峯寺
乃得剪髮如其志既而雲巖欽公禪師住宜春之仰
山師往事之服頭陀行聞嚴公上堂云學者工夫七
日夜一念無間眼不交睫而無入處則老僧爲大妄
語師默有所領迅厲奮發若請師主束淨師爲衆僧
除廁等是年堂中僧多病病下師悉力俱持亦染其
疾居涅槃堂鑒以爲不可爲師乃內自省究平日所
道園集 碑銘 重

付所用盡不得力師取觸器於屏處危坐其上勺飲
不入口屹然如山經兩晝夜不動其三曰一念無生
前後際斷四日至七日動靜二相不生至二更盡忽
見山河大地通界如雪天明月乾坤包不得久之聞
擊木聲通身大汗而愈見堂中燃燈草仰頌之曰脫
皮脫骨髓如白玉未點以前河沙遍燭自信踴躍不
已振衣扣方丈通悟岩連舉公案詰之應答如响乃
示偈曰昭昭靈靈是甚皮瞻得眼來已蹉過兩邊籌
子放光明直下元來只是我則癸酉歲之六月廿四

日也居衆中六年當我國朝至元十五年之戊寅岩
於空字堂前以衣付之有偈云無相福田衣我今付
與汝悟明心地後如龍吐舌兩目是從大僧歸堂脇
不沾席者又六年一日闍上堂舉亡僧燒了向甚處
去自代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言下疑情蕩盡
身如湧高丈許衆退即詰方丈曰適來和尚舉揚般
若直得法堂前石獅子咲舞不已岩云試道着師云
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座無法身超出如何
舉咲倒西天碧眼胡岩獻面前桌子云山河大地一
道園集 碑銘 重

座無無個甚呢師作掀倒勢岩云一采兩養及入室
問云親切處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岩云爲甚麼不
道師拈起手中香盒子曰者箇得來不直半文錢岩
云多口漢巡堂次師以楮衾裹身而睡岩召至方丈
厲聲云我巡堂汝打睡道得卽得若道不得卽趕汝
下山師隨口答曰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犁就雪
眠天地白銀都蓋覆德山無處下金鞭岩曰好個鐵
牛遂因以爲號二十五年戊子歲師遊衡陽之鄱縣
有桃源山者頗險絕邑人嘗塞之以避兵天兵至招

之不服盡殲諸其下骸骨狼籍自是無過之者畜聚
怪毒傍近甚畏其害師至衆請居焉師與其徒數人
妻舍其間風雨香暮狂獸異類號呼環繞師喻以迷
悟因緣上授之戒其怪遂息師素不知禪學邑長伯
顏令程公相率入山受教而豪強者亦來盡禮瞻拜
邑人尹桂芳與其族人捨地段德祥父子等創毀割
田以爲先倡管構日盛爲大精藍四方禪衲踵至寺
曰靈雲者因桃花而命之也鐘鼓既設大弘雪岩之
道儼然一大道場矣行百丈清規亦畧其繁細以爲
道園集

碑銘

一更三

有妨於工程也行 坐究以身元之其將有覺者則
躬候其時而發之嘗因僧病次示之曰泰涅槃堂禪
正是當人捨身命處直使如虛空不掛纖毫念方有
自由凡其警策激切類如此然勸辨之次棒喝正令
則不輕許可矣其得法弟子若豫章般若之無誠瑞
州南山之智清天臨皇慶之克紹白鹿之師念紹陽
南華之智規江凌資壽之福鑑臨江福林之永椿皆
得法於師者巨徒梗衆各得其遺風焉度弟子凡七
十餘人師之友曰陡崖慧公魯山慧公生同里同時

爲僧又同得法于雪岩而感公開法於其鄉之六字
峯與桃源法席相望二百里近出岩之門者何其盛
哉師于貧病凡庸誘而接之皆無所遺缺西庵之後
連普濟之塔盡飲山之遺骨瘞之僧之終於其寺與
鄰近之人歿而無歸者皆得藏焉其用心之慈普如
此壬寅之冬師將示寂作長偈以示學者弟子正悟
結庵於茶陵曰雲居距靈雲四十里迎師度歲明年
正月十五日化去遺命火瘞弟子不忍也奉全身歸
靈雲以陶器函蓋而歛之瘞諸西庵越三年啓而視
道園集

碑銘

更四

之坐而生灰髮俱長云泰定甲子移瘞於寺北三十
里曰沙潭今營塔所也是行也涇與其徒時發俱來
予問之云先有鐵耶先有牛耶涇曰先師親見仰山
來予咲曰吾試與汝畧模畫之師嘆曰師用盡平生
之力與岩翁相見但得碧眼之朗大發西天之笑堂
前獅子不勝起舞之歡果何干涉乎噫微笑密傳久
奉七徵者猶有待於劍竿之倒西來直指通霄立雪
者曾不辭于斷臂之艱傷德方甘於墜石馬駒何啻
于磨磚一花五葉之分披善巧多端之方便然一

之關五位之貴心識指要義海晦機傳者寥寥母與
翹企若夫大機大用全放全收肇開河北之原近接
汾陽之曲乃有間關微服跋涉殊方化行東南威振
江海華公虎丘之嫡子兼揚大慧之宗風子孫衆多
班班可攷遇風卽止之嘆吾不能不慨然於近歲焉
雪岩坐禪一歲銀山鐵壁以無爲門非萬全牛之力
猶恐無纖毫之分以相應也及其門者或得之於咳
唾之間或顯之於語言之際豎大法幢鳴大法鼓豈
止一人而已哉信其七晝夜之言行七晝夜之事師

道園集

碑銘

五

言不妄表之後來則惟吾定公也哉噫曳屣長廊之
松風關話方爐之夜雪吾不敢輕於初學亦有堅持
勇進能如定公者乎吾所以歷叙是事傳之方來蓋
以爲佛法初無繫綴于人而不如是不足以得之也
雖然漸源覓靈骨於道吾洪波白浪必有爲涇言者
乃述贊以爲之銘曰

我觀古尊宿刻若成佛道勞辱病穢惱諸不堪忍者
如牆壁木石不着亦不碍專一如虛空亦無虛空相
如是七晝夜塵勞乃真息如師之可見淨如雪中月

無有山河體宇宙可包括剎剎見法身佛說衆生說
如是兩六年履踐悉真實以我真實行所證亦真實
以真實化人得者無虛妄靈雲桃花海嚴淨無變異
夫人非人等一攝一切攝凜凜金剛王過去不思議
石岩如楞伽莫可至其頂偉哉顧盼雄一見更不疑
拈草作梵剎釋之所贊來者如客霧一一爲法故
一一接法流不昧其初心分座導諸方其法無別二
不遺勸請勤留此空塔波見師真實相無在無不在
世間文 贊歎不能盡

道園集

碑銘

五

中書平章政事蔡國公張公墓誌銘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勲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某年薨某所遺命上蔡國公印丞相卽日以聞上爲震悼勅有司贈官致賻如禮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中外聞者莫不嗟嘆異口一辭曰嗚呼正人亡矣其孤景武等以明年月葬某所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端故蔡國武穆公某之曾孫汝南忠武王某之孫淮陽獻武王某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道園集 碑銘 一

武王平宋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留公攝管軍萬戶明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獻武薨京師世祖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勅入朝上親撫之因得面奏曰臣幼軍事重聶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陳幸以副臣上曰知求老臣自副常兒不却出此厚賜而遣之徧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戍湖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以使事入見上賞識其成立切凡內宴忠武以功賜坐諸侯王上至是特勅公坐其

故處還軍盜起于徽宣徽尤甚皆僭號署官掠郡縣燒府庫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搖應者日衆至犯杭之昌化行省以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率步騎向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于行省曰宜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以彼此爲解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他將會惟公卽曲所過無擾宜部士數爲彫剗將奔潰公傳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莫矣

道園集

碑銘

一

欽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宜卒敗而怯毋累我衆使持旗鼓爲聲勢自以所部爲二隊命之曰賊勇者在前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烏合耳遣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陣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酋斬之其賊三百而自相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賊吳盜者以妖術起兵亦有各號恃其妖來往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 公以駭服其衆公得其情卽執斬之麾下其黨大懼而他酋猶將襲公公夜伏兵上令知賊至而起明日擊賊

是山伏起蹴賊墜崖死礫其首宣州平賊之寇徽者
已兩敗萬戶軍公曰賊輕矣我往必得之獲生口卅
縱之使歸散語其人曰張萬戶知汝柵居保族迺死
耳官軍不掠汝以賊擊汝與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
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蓋明日稍稍以牛酒來見
皆即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以信服有持金帛
來者勿受兵弗動而安者十八九矣獨南嶺西坑之
寨尤險固又嘗劔官軍慎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
計導勝兵百餘人鳥道緣登其巢背戾已至奮兵擊
之賊出賊巢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亢不得
還其孥由他道走或請邀之公曰不可賊以孥得出
益憚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酋送之行
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不能支公
得檄帥輕騎數十赴賊賊並臨陣公不介而馳之賊
靡賊見無後拒引眾圍公公揮鎗出入殺數十人賊
傷公脇裹創復戰斃其子以一矢官軍大至斬首數
千級賊平郡人德公至于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
安於耕鑿以共賦稅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害

得故宋禮部侍郎鄧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業授
公曰熟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
實二十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或曰天下事定
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瑄者以漕省參知政事任海
道運餉亦以爲言樞密副使賄伯問於公公曰見上
當自言見之遂召對蓋張方以運餉得幸公恐其權
利海島因勢用眾將非其福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
罷亦非瑄所宜言制省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
事非始計乎上曰不罷行院樞密院論江東功奏公
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上曰其命爲副使太師月兄
魯那演言張珪年尙少姑試以僉書果可大用請俟
他日上曰不然是家爲國家 金甌宋畫虎力者三
世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真定史天澤與其家耳史
徒持文墨議論孰與其家功多而可新此耶拜鎮門
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久勞之師新附之
地賴以鎮安焉成宗卽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巡行天
下詔公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
冗無益於民者贖探馬赤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肆

昌氏之復僉爲軍者皆其事也此還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浙西宋之故鄉民物繁庶賦稅雜糈倍徙它鎮貪吏豪右甘心其間朝廷嫉之以公爲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吏以下罷劾三十餘府吏胥徒無慮數百其贓鉅萬七強民有殺人持其贄不得具獄更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受成於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有知條制焉得監司奸吏事根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道園集

碑銘

頁一

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天子爲遣官數人往襍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益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召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叔都之子也故事侍宴別爲衣冠制錦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逆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逆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爲盜期以百日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僦居于上者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省江南因上疏極言天人災

異之故其目則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臧冗官惜浮費以憲法祖宗者是時中書大臣有因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貶湖廣關節近侍求復相位而江浙省臣之首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驛回疏論之併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疾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武宗時仁宗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復遷詹事辭不就尙書省臣監殺無辜輕革錢幣中外洶洶中丞執法久

碑銘

頁一

上方圖任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苟不稱我任其責上卽日召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三寶奴矯詔赦天下赦常赦之所不必赦者未幾上崩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上雖得不死猶杖之仁宗將卽位廷臣用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太祖世祖之位也隆福太后之宮也舍大明弗御天子果卽何位乎上悟移復大明遂卽位賜只孫衣一十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爲帶受衣而辭

金不允制帶以賜之上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爲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譴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辨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諸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卽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明日上謂近侍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謂之曰朕欲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道園集

碑銘

東二

因以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曰贈澤之所在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無失皇慶元年八月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戍江南者踰嶺以戍率二年而代遭犯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黃之死地耳奏請屯置近邊其嶺表要害固其土人以戍不幸前死者官給槨傳還其家從之繼而失列門請以供賊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書宣府衆恐懼承命公曰宜徹省左右都衛軍足路工役又欲此將何爲固不署事得寢而怒自思害公矣延祐

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中書之務得專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爲令教坊司曹變住拜禮部尙書公曰伶人爲大宗伯何以示後世上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爲太師萬戶別薛泰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上道德鐵木迭兒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爲外執政上深許公言而東朝之怒滋矣失列門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者間車駕時巡既度居庸皇太后宮幃在龍虎臺修遣使召公宮門下以中旨切道園集

碑銘

東四

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賢人士大夫祖餞感嘆以爲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忍斯事也所謂質諸鬼神而無愧者與公子景元蒙上眷遇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革告還歸上驚曰卿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泣血不敢言上不擇遣泰議中書省事換往往賜之酒遂拜爲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憂廬墓三年寢苦啜粥病腫濕或勸之食肉不聽日於其間累土墳次如臺者三七年正月上憶公生日擬上尊解御衣以賜之蓋仁廟

於公如終之意固將有爲而竟奪其志悲夫至治二
年英宗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
以政公辭歸遣近臣設醴侯諸館東平王拜住爲相
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矣廣
言路是冬起公爲集賢大學士而鐵木迭兒復爲承
相遂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上都留守賀伯
顏皆籍沒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救
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以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
弭災當究其所以得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

道園集

碑銘

黃五

等冤死非致沴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清議
猶可昭白母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
初公將兵時所佩符及歷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
符也非他官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
三不允至是以聞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侍宴萬
壽山又特有玉帶之賜仁廟範金爲主盜竊之時叅
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以叅
政遷左丞姑曰序進而太常奉宗祀不謹當待罪而
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遂革其命時有勇暴者名

兀從中怙恃恩私肆爲不法有賢婦飾而過市六七
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強盜械送府盜有
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
告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力命捕之皆
得諸權要之家會解有售珠於內府校論之一小
者有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幾家之產會其珠比幾
萬乎且戰國小君猶以得賢勝照乘曾微識之不若
予又不疏極論法度寬弛紀綱日壞汚穢虐虐恬不
爲怪逆順不明於人心耐亂之鑒不遠惟聖明奮其

道園集

碑銘

東夫

乾綱以振德之則仁厚之澤無黨偏矣不報而公病
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
至殿門下上聲聞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亂之
故命左丞相與公領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脩
頤問每更講公舉張爲上敷說皆義理之正無幾微
權謀術數之說焉自是辭位甚力上委曲勉留而後
許然猶封蔡曰公三爲臺事別刻漢書公即以賜廢
喪其少留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召言暫歸天下之功
成名遂身退者未嘗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

公期以必見公力疾而謁上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曰臣老寡客不足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動有司畢瞻之如公意又一日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國公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弗祠多高潔可以願神已疾卿擇良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老人恐乏侍養宜以時還家得無平因遣使撫諭之務在順適其意於是公歸矣少間長衣道園集

碑銘

東

幅巾逍遙泉石之間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悅上稍聞之以公爲愈矣起公商議中書省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歷事六朝矣一息未盡其忍忘朝廷乎而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強闕數月又病上遣人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凡爲定三百餘悉送還官上聞傷其意留其奉請府城而公薨公質本高明又輔以學力積世勲崇朝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侃侃正色勇於敢言千鈞萬折人所不堪公志

不爲少變而氣益昌雖貴倖臨之奸黠侮之公一以誠怒自處久之而各失其恃者多矣究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大帥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虎人立矢洞其喉一軍譁囂及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無慚筆諫之臣讀書不尙章句務求內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之士以悅生佚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娶烏氏郭氏並封趙國夫人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次景魯某官景哲某官景元某官景德木仕卒景城某官女五人適某某孫男十一人長曰旭次曰昌某官餘某某皆幼孫女六人銘曰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今是用啟封公子公孫游揚世武追王奕奕曰淮曰汝顧瞻先履有成孰不胙土我于其生於皇建官畧用漢制將軍詩馬丞相御史三府相望賁國成人登其一已極顯榮我以世將典司風紀既貳宥密亦使宅揆公曰噫嘻我曷致茲于公先

道園集

碑銘

東

人曰嗟哉德則維世

知周盧淵乃克有濟世皇作之成宗溼之穆穆武仁
心焉度之大車既載于行而柅孰謂得君衆忤搆厄
既退既藏侃侃大綱先帝遺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爲
有言有烈相時檢王睢眴震懼大駕之來法宮既清
出納諍諷屬於老成人亦莫聞政亦莫適抱其遺
積誠思格白髮蒼顏安車以朝侍瞻威儀德音孔昭
公雖言歸公鄉近止公來觀止公今不來
天子永懷一鑑之亡四國之哀勲在王室德施孫子
著名玄堂作者太史

道園集

碑銘

真

終

通門學古錄

行狀

崇仁真集伯生著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公諱文用字彥林真定路藁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
也公生十年元帥公歿王事於歸德母李夫人治家
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
受學侍其先生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

真定時以真定藁城奉莊太聖后湯沐歲庚戌太后

道園集

行狀

一

使擇邑中子來上公始從中獻公謁太后和林城世
祖在潛邸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
祖以獻宗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
弟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
世祖令授皇太子經是爲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爲
使召遺老於四方而太師寶公然左丞姚公樞鶴鳴
李公俊民敬齋李公治玉峯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
得人爲盛已未世祖以憲宗命取宋公發公邊蒙古
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久德將

抗我水陸軍容甚脩九月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
誦曰宋恃江爲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
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授之
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泊南岸諸
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
世祖世祖方駐香爐峯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
鞍立起豎鞭仰指曰天也卽賜卮酒使主帳下宿衛
且命傳令他帥曰今夕毋飲酒毋解甲明日將圍城
既渡江會憲宗崩師還世祖卽位建元中統公持詔

道園集

行狀

二

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克侍衛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
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爲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
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叅議都元帥府事三年山東守
臣李壇叛據濟南從元帥闊闊帶統兵伐之五月而
克其城壇伏誅山東平元帥率公還都元帥阿朮奉
詔取宋召公爲屬公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
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畧使總重兵鎮山東我不
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爲說公病不行五年
改元至元之歲也上曰董某安在年始壯不使爲國

効力今安在召授金符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卽中
中興自渾都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
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爲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
宜鎮以靜乃爲書置通道諭之然後趨安始開唐來
漢延秦家等渠壅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上爲
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
具更造舟置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渾叛之來降者時
近屬貴人曰只必鉄木兒者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
旁掠不可會計臣不能支公生幕府輒折以國法

道園集

行狀

三

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巨測公
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辨天子
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莊聖太后来詰問公
不承貴人肯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成不足計我所恨
者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威鎮遠方而其下毒虐有
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僕指其不法
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曰貴人卽名公謝之曰非
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念自是語
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經畧便宜還以上言

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爲中書省
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西兩
道提刑按察副使以仲兄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不
及赴八月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巡
行勸農使十一年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山東中
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
其墾僻有方公爲詩表異其守 今刻石在州治

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爲天下勸
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公爲中順大夫工

道圖集

行狀

四

部侍郎代紇石里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其徒問安
童公罷政即使監鷹奏曰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
給鷹食鷹且瘦矣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逮公入見
上望見公曰董某顧爲汝治鷹食者卽置不問別令
取給有司阿合馬知不可謂十三年出公爲少中大
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 路總管佩金虎符郡
當要衝民爲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
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於道警衛
輸輓日役數十夫公 然憂之曰吾民故矣而又

妨穡事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都邑管校足餉用
不必三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卽行公言事萬
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卽爲手書其官職姓名保任
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
於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
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會是未運而
民憊矣乃爲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以紓十四
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泌水北東合流御河以
便漕者公曰衛爲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輒溢出百

道圖集

行狀

五

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於河卽浸淫及衛今又導
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
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高與泌水平勢
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爲郡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
郡教授陶師淵所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退
觀之亭于故丘茅茨數椽僅蔽風日讀書賦詩怡然
燕居自號野莊老人裕宗在東宮數爲臺臣言董某
勲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爲山
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

爲大中大夫兵部尙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
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
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卧
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今司憲僅在紀綱猶
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然無復可望者矣又曰
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
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何使阿合馬售私忍而朝廷
聚斂怨也及使按察司勦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
懼民有所赴懇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
道集 行狀

六

推抑也後悉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尙書遷翰林
集賢學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
得幸權要竊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培克爲功
迺建議曰茲並茲治財視常歲倍增而民不擾也詔
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
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
矣牧羊者歲常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
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
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

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毫猶有百姓乎世榮不
能對丞相安童公謂生中日諸君董尙書真不虛食
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
厚本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
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件董尙書每折我不遺
餘力二十二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
知政事公力辭上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上曰卿
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
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不敢辭遂行行省
道集 行狀

七

長官者素貴偕多傲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
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
就雖數計之不顧也有以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宮
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
而欲併大興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
不堪矣少徐之何如長官者日參政奈何格上命公
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勞民力民心有變豈上之命
公拂袖出然竟得少舒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集
廿三年將用兵海東徵飲益急有司爲

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乃請入奏事大畧言朕
國家可保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
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
細務吾當力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祗通等十餘人爲
按察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
極選方是時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貴臣
見桑葛皆屏息避無可誰何以舊臣任御史號不
易爲桑葛令人風公贊已於上前公不荅又自謂公
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
道園集 行狀 八

丞慙傲不聽令沮撓尙書省諸肅治其罪上曰彼御
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
時雖貴近以誣譖遭斥辱者不一公徒以區區之誠
賴天監主知而免于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時又從
奪民田爲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爲翰林學士
永旨廿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耆舊欲使公授
皇孫經具奏上上命之曰老人畏寒須臾和乃一至
帳中授經內侍視饌公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家故
實丁寧譬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
道園集 行狀 九

又不荅屬朔方軍興糧糗粗脩而誅責愈急公謂之
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
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賊盜之目謂之曰
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歛使至此耳又謂
之曰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
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
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益深乃拔拾臺事百端
公日與辨論不爲屈於是具奏桑葛奸狀詔報公語
客外人不知也桑葛日誣譖公於上曰在朝惟董中

一上上命公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家國厚恩死無
以報臣之子何能爲謹不敢以具命至再三終不以
見是歲世祖升遐公望官壇哀鳴幾墜馬下同列爭
扶持之及至奠喪次群臣皆推公曰先帝漢人舊臣
惟公在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哭失聲今上將
卽位於上都太后命公從治裝賜鈔百定以行旣卽
位巡狩三不刺公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狩不
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趨還京師且聞人君猶北
旅然居其所而望星拱之不在勤遠畧也上卽卽日

其奏是行也上每召入帳中間先朝故事公亦盛
言先帝時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
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先帝時每侍宴與
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常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跪飲
皆異數也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
前曰吾鄉見至尊甚憐汝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賚
甚渥賜鈔三百定至於錦衣玉帶紫笠寶環之賜皆
追成先帝之業也是年詔修先帝寔錄陞資善大夫
知制誥兼修國史公於祖宗世系功德厥近將相家

道園集

行狀

十

世勲績皆得記憶貫穿史館有所攷訂質問公應之
無所遺失大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
事上聞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定以歸
冷一子官鄉郡便侍養六月以疾薨於里第之正寢
享年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禰輒思慕感
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爲學以
誠實爲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爲華靡
其從政寬裕慈愛簡而細務至于謀大事決大議則
剛設正直磊落可觀歷仕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爲已

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
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
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
朝議即會言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權奸定國是者不
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有大
奸剝惡每恨公不願已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爲
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
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俸祿之餘盡以買書
而多無饋弔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債貸世祖

道園集

行狀

十一

嘗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一
自言也逮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
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
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荐亦必日出董公
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至忠教故
國人有爲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
後行公爲開導訓誨足以款動其意至有欣然聽之
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
容待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公先娶某

其官女先卒。娶某氏。其官女後公四月辛子。男
八人。士貞。士亨。某某。六。出仕女四人。適某孫男十六
人。某某。女十人。適某某。曾孫男七人。皆幼公墓兆
某里先塋之東。公國之七臣。職中外久
矣。其德業之詳也。誠錄其歷官行事。梗概如上。
伏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大德七年三月。

都路儒學教授虞集狀

虞集

行狀

三

故翰林學士贊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臨川
吳先生行狀

本貫撫州路崇仁縣崇仁鄉咸口里曾祖大德妣
張氏祖鐸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尉使護軍追封
臨川郡公妣謝氏追封臨川郡夫人考樞贈資善
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
郡公妣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

先生諱澄字幼清晚稱伯清姓吳氏其先豫章之豐
城遷居崇仁七世祖周生二子璣將鄉兵番太平州

道周集

行狀

三

璣生曄始居咸口生公之曾祖矣自是以來世治進
士業先生以宋淳祐九年己酉正月十有九日生前
一夕鄉父老見有異氣降其家後有望氣者言華蓋
臨川兩山之間當有異人出兩山之間所謂咸口里
也三歲穎異日發宣尉公抱置膝上教之古詩隨口
成誦五歲就外傳日授千餘言誦之數過即記不忘
母夫人憂其過勤夜節膏油之焚常候母寢復續火
讀書達旦不敢令母知七歲論語孟子五經皆成誦
聞著律賦九歲郡邑課試每中前列十歲始得朱子

大學等書而讀之恍然知爲學知要日誦大學二十
過如是者三年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專勤亦如之
書誦夜惟弗達弗措十三歲大肆力於群書家貧常
從鬻書者借讀既而還之鬻書者曰子盡讀之乎先
生日試舉以問我鬻者每問一篇輒終其卷適止鬻
者遂獻其書十四歲中角赴郡學補試郡之前輩儒
者皆驚其文十五歲知厭科舉之業而有力聖賢之
學見朱子訓子帖有勤謹二字如得面命而服行之
作勤謹二銘又作敬銘有曰把捉于中精神心術檢
束于外形骸肌骨又作和銘極言周子程伯子氣象
以自勉嘗自言曰讀敬銘如臨嚴師如在靈祠百妄
俱消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讀和銘心神怡曠萬境
皆融熙熙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之也其後又作顏
冉銘理一歲自新銘自修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克
己銘悔過銘矯輕銘警惰等銘節節警策踐履之功
於斯可見矣是歲宣尉公赴鄉試先生侍行時郡守
迎新安徽菴程先生若庸以朱子之學教授郡之臨
汝書院徽菴蓋從雙峯饒氏遊先生因鄉人謁之微

菴未出而外齋有揭帖片紙滿壁皆徵菴特見以語
學者之說先生一覽而盡之及見先生從容進問而
日先生壁間之書以大學爲高明正大之學然則小
學乃卑小淺陋之學乎若此者數條徵菴曰吾處此
久矣未見有如子能問者吾有子日仔復族子楨之
與子年相若可同學爲友楨之者盱江程文憲公文
海鉅夫舊名也自是嘗往來徵菴之門徵菴深知之
而同堂之人弗盡知也咸淳元年冬左丞公侍宣尉
公之疾久而小間宣尉謂左丞曰吾察此孫晝夜服
勤茹月不懈而精神有餘此大器也可善教之蓋宣
尉自襁褓知愛先生間形於言而親戚鄉里以爲有
譽孫之辭矣十有二月宣尉捐館喪葬凡役先生考
古禮稟于左丞而行之十九歲著說日道之大原出
於天聖神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
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
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
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
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

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又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沒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于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于周程張邵一用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于斯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澄之齟齬唯大父家庭之訓是聞以時文見知于人而未聞道也及知聖賢之學而未之能學也於是以豪傑自期以進于聖賢之學而又欲推之以堯舜其君民而後已實用其力于斯豁然以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固未敢自以爲是而自料所見愈於人矣是時先生方弱冠而有志自任如此其後先生嘗識此二文之後曰其見多未定之見其言多有病之言然不忍棄去錄而

之則晚年所進自此可攷矣六年庚午應撫州鄉舉以第二十八名薦明年試禮部下第歸而纂次舊作謂之私錄時宋亡之證已見先生以其學教授鄉里嘗作草屋數間而題其扁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程文憲知其意題之曰草廬學者稱之曰草廬先生歲乙亥皇元至元十二年也撫州內附傳檄至樂安樂安丞蜀人黃酉卿不署狀去之窮谷不免寒餓猶招先生教其子先生從之十四年亡宋丞相文天祥起兵廬陵郡多應之傍近寇起先生奉親避地弗寧厥居鄉貢進士鄭松奇士也迎先生隱居布水谷後人以其處爲真隱觀十八年纂次諸經註釋孝經章句成十九年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大戴記二十年自布水遷居草廬二十一年五月左丞公捐館二十三年程文憲公奉詔起遺逸于江南至撫州強起先生以母老辭程公曰不欲仕可也燕冀中原可無一觀乎母夫人許其行與程公同如京師既至程公猶荐先生不令其知先生覺其意力以母老辭二十四年歸朝廷老成及宋之遺士在者皆感

行狀

行狀

本

詩餞之故宋宗室趙文敏公孟頫方召爲兵部
郎官爲書朱子與劉屏山所和詩三章以遺一時風
致識者嘆之二十五年程文憲公言於朝曰吳澄不
願仕而所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大小戴記得聖賢之
指可以教國子傳之天下有旨江西行省遣官繕錄
以進郡縣以時致禮元貞元年八月游豫章西山憲
幕長郝文中仲明迎先生入城請學易南北學者日
衆清河元文敏公明善時行省掾以文章自負常屈
見先生問春秋大義數十條皆領會至語之
所未契先生使讀程氏遺書近思錄文敏素
讀是書至是始知反覆玩味他日見先生曰先生之
學程子之學也願爲弟子受業終其身城中居官之
人及諸生皆願聞先生一言請先生 郡學先生爲
說修己以敬一章指畫口授反覆萬餘言聽者千百
人有嘗用力於斯者多所感發二年董忠宣公士選
任江西行省左丞因文敏得見先生于館塾以爲平
生所見士未有德容辭氣援據經傳如先生者大德
元年拜行臺御史中丞入奏事首以先生爲荐及在

蓮園集

行狀

九

樞府又荐之一日議事中書起立謂丞相曰士選所
薦吳澄經明行修大受之器論道經邦可助治世平
章軍國事不灰水曰樞密質實乃荐天下士也丞相
逮事世祖親見用人之道平章許文正高弟之得其
傳者是以知重忠宣之言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佐
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詔有司敦遣忠宣又
以手書招之先生荅書云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荐
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
未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稱而况于人乎然夫
子使志願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者
深以開之可仕不可仕開知之而夫子未之知也閔
下之舉古大臣之事澄敢不以古賢人之所以自處
者自勉繼以邵子之詩曰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
由作外臣澄雖不敏願自附于前修成之者在閣下
矣有司敦迫久之先生爲一至京師而 者 矣方
冬寒涇京師學者奉先生而問學焉七年春中丞猶
抗章論朝廷失待士之禮先生歸至楊州時憲使趙
公弘道及高公琬竹公玠盧公肇賈公鈞趙公英磨

公士龍元公明善等先後晉先生身率子弟諸生受業明年八月除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九年校定御子之書十年十月之官十一年正月朔以疾辭去晉清都觀與門人論及老子莊子太玄等書之本旨因正其訛僞而著其說至大元年除從仕郎國子監承朝命行省敦遣二年六月到官先是世祖初命許文正公自中書出爲祭酒文正始以所得朱子小學躬尊信之以訓授弟子繼之者多其門人猶能守其法久之寢失其舊先生既至溪閩夫學者之日進思集 行狀 三

就荒唐而徒從事于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于是六館諸生所知趨嚮先生且秉筆堂上諸生以次授業盡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慨然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夫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夫進修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于是一時游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時朝廷循習寬厚好功名者奏立尙書省更改紛然新政鑄錢貨變鈔法以爲功欲得

先生助已而恐其不可致有士請致先生先生卧病門生家不可致乃歸綽其人曰老儒不善騎墜馬折臂病矣四年武皇賓天仁宗卽位尙書省罷先生陞司業侍御史劉公賡拜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召諸生語之曰朝廷徒以吾舊人自臺臣遷以重國學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質問師不易得時不可失諸生勉之皇慶元年正月先生使買舟通州旣行而後移文告其去監學官愕然貴游之士悵悵失所依有流涕者數十人追至河上懷晉不從朝廷亦遣人追晉或進思集 行狀 三

居不行蓋先生嘗爲學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却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于德性則其弊偏于言語訓釋之末果如陸子靜所言矣今學者當以尊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先生爲陸學非許氏尊信朱子之義然爲之辭耳初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延祐三年先生淡入宜黃出中五峯僧舍以居六閱月修易纂言四年江西行省請考鄉試先生出經問曰孟子道性善堯舜至于塗人一耳而論語曰性相近何也同官或怪其平易先生曰于此有要

知則言不差江西貢士二十二人而答此問不著者
先生以爲纔得三四卷耳五年春除集賢直學士特
陞奉議大夫遣集賢修撰虞集奉詔召先生于家行
至儀真病作不復行渡江 金陵門人王進德家新
書塾所至學者雲集居數月修書纂言六年十月沂
江州寓濂溪書院十有一月率諸生拜周元公之墓
是年北方學者爲多明年還臨川從之者皆北人至
治二年易纂言成三年英宗卽位東平王拜住爲丞
相勵精爲治黜陟臧否朝廷赫然起拜先生爲翰林
直學士

行狀

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 大中大夫遣直省舍人劉

宇蘭奚奉詔召先生于家使者致君相之意其篤先
生拜命卽行五月至京師六月入院時詔學士散敦
集善書者粉黃金寫浮圖藏經有旨自上都來使左
丞速速詔先生爲之序先生曰主上寫經之意爲國
爲民其重事也但追薦冥福臣所未知蓋釋氏因果
利益之說人所喜聞至言輪迴之事談之高者且不
其意止爲爲善之人或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
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或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

虫之學上日月何待子孫若輩且國初以來凡寫
經進奉之事不知其幾者起於不勤見無佛法矣若
其教已妙是語其祖矣擬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左
丞曰上命也先生請俟駕還復奏之會上崩不及
而止泰定元年朝廷用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言開
選進講平章蔡國張公珪領之以經學屬之先生先
生言溫氣和經旨敷暢得古人勸講之體廷中驟見
文而先生首當其任來者法焉在至治末詔

行狀

主

作太廟禮者曾見同堂異室之制新廟作十三室未
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于昭穆之次故命集議
焉先生曰世祖混一天下 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
子七廟廟各爲官太祖廟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
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中書
省六部對列省部之設亦倣金宋之典官府尙從前
代典故豈有宗廟序次而不攷古之典故可乎七月
有旨國史院修英宗實錄時漢人承旨缺先生總其
事分局纂修既畢先生有歸志中書左丞奉旨賜宴

史院致勉晉之意宴畢命小車出城朝士追送于齊
化門外諸生送至通州中書聞之亟命官具驛舟追
至楊州不及而還是年先生七十有七歲十一月至
豫章延祐經理民田時激變賴之寧都中外騷動事
定詔蠲虛增之稅惟江西有郡縣舞文之吏以減削
則例爲名增稅三萬餘石者不得免至治初又行包
銀爲害亦甚先生在朝數年於執政者 泰定改
元中書會議便民之事先生復以二事爲言詔書始
免包銀已命 減削之名而蠲除其稅有司因循

趙同集

行狀

書

未行至是直宣撫在江西其副齊公履謙嘗與同官
成均相敬如師友先生力以告之乃督憲司卽爲除
豁十二月抵家中書言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年
高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有詔而授資善大
夫賜鈔五千貫金織文錦二皆有副初先生與張蔡
公同年告老其再相也力荐起先生會蔡公又去而
士大夫多傳其辭云欽承明詔肇啓經筵考論前經
謀明正道實國家之令典其所關係非細務也而珪
以家世之舊慙慙之誠脩位宰相首當勸講及解幾

務仍俾專官自念世脩戎行所謂明經實慙寡陋况
通譯之難講明有限積成未至不能減格惟願老成
之進庶幾陳聞之心切以周尙父授冊書之戒漢中
公赴蒲輪之招皆以期願爲國羽翼蓋有乞言之禮
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虛文實以諮詢治道翰林
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充而神和博攷于事物之
賾而達乎聖賢之蘊致察于踐履之微而極乎神化
之妙正學直傳深造自得實與末俗盜名欺世者霄
壤不同學自布衣一再收超擢學士有識君子不以

趙同集

行狀

書

爲過前當講說剴切溫潤完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
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然合召還資其
學問良非小補未幾復舉以自代曰制誥國史二事
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爲萬世之昭憲比于效一官分
一職者重輕不若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爲
世從軍旅歷任省臺文章本非所長志慮耗于勞
勩深思遠責其在荐賢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行
足師表書事得筆削之法代言近典詰之文蓋其所
造甚深文學亦其餘事目今兩朝實錄未經呈進

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載事修辭全資學識又有遼
金宋史先朝累有聖旨纂修曠日引年未睹成效使
前代之得失無聞聖朝之著述不見恐遺後悔君子
耻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成此本官雖曰年近八十
其寔耳聰目明心清力瞻今不使身任其事後必追
悔無及近蒙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誠厚然須

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茲谷舉以自代允

協輿論天曆元年春秋纂言成二年易纂言外翼成

游先生之門南北之士前後編應千百人門人表明

道園集

行狀

三

若言嘗從先生論及門之先生恨然曰聞吾郡多
俊秀宜有可望者三平其第三子京爲撫州路儒學
教授迎先生至府城學者無不得見焉進而教之靡
間晨夕雖偶病少間未嘗輟其問答居久之則又問
明善曰得無有未見者乎後數日部使者郡守請先
生觀新熟樓先生賦詩一章懷王丞相陸子靜以示
學者遂登車歸其鄉矣四年禮記纂言成六月先生
廢疾病踰旬屏醫藥使門人告子孫治後事拱手正
身而卧乙酉夏三頃其舍東北隅丙戌日正午

氣泰然而薨年八十有五歲以玄端殮娶余氏追封

臨川郡夫人子男五文蔭奉議大夫同知柳州路總

管府寧後先生二年辛亥先卒京以奉養先生特受

撫州路儒學教授稟置孫男十一當番畬當番畬里

昇畧畬畬畬畬世孫女五適譚觀會文熊鈴表鎮

黃畬曾孫男四人全命命女二嗚呼孟子沒千五百

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子爲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

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鄧子焉鄧子之

學既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

道園集

行狀

三

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
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
延平高明純潔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弟
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則
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于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
旨其于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
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
論也朱子以來又將百年爲其學者毫分縷析日以
增盛曾不足少救俗學利欲之禍而宋遂亡矣先生

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髫髻特異常人得斷簡於衆遺
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
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
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歷觀近代進
學之勇其孰能過之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
之言於邊境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
者之道不廢許文正實啓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爵
名以起天开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
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尙歉然也

道園集

行狀

天

先生自布衣用大臣荐出處久速道義以之三命益
隆遠至內相之貴稽其立朝之日未嘗有三年淹也
施教成均師道尊重勸講內廷意深遠與大議論
大事雖可槩見而無悠久浹洽之功者非人之所能
爲也然而先生入十有五耳聰目明以終其身得以
其學肆於聖經賢傳以辨前儒之惑以成一家之言
天下後世之學者可以探索玩味於無窮矣其于易
學之五十餘年其大旨宗乎周邵而義理則本諸程
傳其校定用東萊呂氏之本而修正其缺衍謬誤其

纂言則纂古人今人之言有合于已之所自得者大
槩因朱子象占之說而益廣其精微若項安世玩辭
等說則因之益致其濳靜至於自得之妙有非學者
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求之者則在外翼外翼十
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
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源曰易派書校
定以伏生所傳自爲一卷不以所謂古文者祿之春
秋纂言蓋取近代儒者特見之明以破往昔諸家傳
註穿鑿之陋夫以已意而折衷之使人知聖筆有一
道園集

行狀

天

代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既采摭群言各麗於經
又用趙氏纂例之法分所異合所同纂爲總例七篇
曰天道曰人紀曰嘉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吉
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
書出於禮則入於法故曰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畢
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渾如天道焉所謂例者學者
以此而求聖經云耳儀禮存者十七篇先生補逸經
八篇者投壺奔喪取之小戴記公冠諸侯遷廟諸侯
毀廟取之大戴記中霽禘于太廟王居明堂者篇名

見諸鄭氏註而其文則甚畧矣有傳十篇冠儀昏儀
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皆取之小
戴記大射義乃自鄉射義而分者聘義公食大夫義
則用清江劉氏所補朝事義則取諸大戴記以脩觀
義而所謂禮記纂言者既取諸義附于經又別大學
中庸別爲一書其存者三十六篇通禮九喪禮十一
祭禮四通論十二篇次先後稍變于舊就篇之中科
分梯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文意聯屬章之大旨標
識于左其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至爲精密
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千有餘年其亡闕僅存而
可攷者各有所附而其糾分固泥于專門名家之手
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矣孝經章句最爲早定
而外傳十卷亡矣其餘皆存也詩則以爲朱氏傳得
其七八其有餘論則門人傳其言未及集錄周子程
子之書既定于朱子之手而張子邵子之書先生始
爲校定次第正其訛缺張子書摯東西銘於篇首而
正蒙次之又以邵子爲孔子以來一人而已蓋其於
邵子之學深有所會悟也先生之博通歟契有未易

言者門人衆多浩不可遏各以其所欲而求之各以
其所能而受之蓋不齊也乃著學基一篇使知德性
之當尊著學統一篇使知問學之當道所謂窮鄉晚
進無良師友而有志於學者循此而學之庶乎其不
差矣又有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八陣圖郭璞荃書
等說卓識精微去世俗淺陋之說遠甚而先生支餘
之學蓋不止此其進學之途轍首見於私錄二卷而
心術之精微文集具可攷見平日 論門人各有紀
述識者有所擇焉嗚呼先生往矣其可得而見者經
學文字之傳於世者也至若厲如秋霜煦若春日論
說如江河之淵源沾溉若雨雲之敷沛親切者如劍
之就礪薰陶者如飲之得醇望之而心服卽之而氣
融比之求于語言文字之微者其感化疾矣不幸天
不憖遺文星下墜後來者不得有與于聲光然而自
昔賢者所可見于後世者亦賴此而已矣嗚呼天乎
集之先君子長先生四歲有交友之誼自幼侍側以
聆其緒餘晚仕於朝嘗從先生之後歸田之日先生
已去世數月蓋深嘆其有不可得聞者竊歎所聞

萬一以言方來之學者謹繕寫上之國史太常使君
子有所考觀焉至元改元十月二日卿奎章閣侍書
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廣
集狀

道園集

行狀

三

道園學古錄

祭文

祭袁學士文

崇仁虞集伯生著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瞻鄭越視漢潯陽王公近臣
尊邑列府鄉士以還民或莫數公生其間不靡不矜
師友是求學問是承先宋既亡交獻淪墜遺老或慙
力接淵懿家藏多書伴昔石渠下至琴奕亦最其腹
博學洽問瑰偉精瑩人無間言公亦自信我從草茅

道園集

祭文

或援起之公以賞延後先京師于時同朝多士濟濟
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辨或論
有定無 公泰而舒我蹇蹇跋二十餘年亦多契闊
公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
勗我慰我亦喜優游自詭其果曰易春秋會與子談
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不廢學惟子與汝終訂無忘
庶其在子言猶在耳俄以計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
儒林木菱壁府星隕伊邦之瘁伊道之閔區區深悲
莫致之託託公鄉人致此哀辭公聞之乎不聞之乎

祭潘博士文

嗚呼維君負奇扶剛與俗寡諧奮其雄辭邁於等儔
國史編摩歷蹟顯階成均之來年與子偕正道是崇
邪說是排學海汪濊浩乎靡涯幾同舟有濟無爭
如何不淑百病攻骸奄然卒歸於土嗚呼哀哉尚享
丹旌掩覆一奠寓哀莫既於懷嗚呼哀哉尚享

道園集

祭文

祭吳先生文

於戲惟皇上帝未喪斯文篤生先生在我大元肅肅
先生早勇進道脫絕凡俗非禮勿蹈方圓平直步趨
惟程縷析條分朱之治經既即既安體克用達信其
有爲自比諸葛宋炮其炎歛而退藏沉潛密微歷覽
無方玩心神明天人妙契時行物生獨據其會私淑
諸人其書滿家地負海涵優游歲華至元以來聖賢
繼作屢聘益尊麟從鳳若君子偕來言觀言依誨言
周詳虛至寶歸慨然歸歟爲世楷則折衷群言以究

道園集

祭文

聖極天錫眉壽安和聰明修辭正經於昭其成及門
之徒景附聲合天不憖遺嚮哭交怛昔我先君來寓
茲邑取友定交實尚道德小子不敏竊聆緒言粗茲
有聞敢昧其原忝位于朝每踵先覺承乏滯留詎曰
能學自江徂燕厥里五千琅琅寄詩意速我還屬
多故得歸孔後卒業之志竟不能究木裏山顛後
之悲一觴寓哀匪哭其私嗚呼哀哉尚享

祭孫履常文

嗚呼前年於酉歸自京師哭學士吳公於吳山之下
斯文之慟豈爲其私去年之春徵使實來饒之城闔
負病就醫乃於其間得觀君子從容燕游言論經史
將几奉席衿佩鏘只穆今清風來自竹間逝川云汭
雨雲在山鹿幾德人易我鄙頑爾俊爾彥楚楚岌岌
來觀來游永有楷式如何不淑天又奪之端行雅言
忽其如遺昔有老成邦士環歸濯濯儒林推幹披枝
一之已甚爰再之爲顧影懷人孰知我思薄莫寓哀
道園集 祭文 四

情見乎辭嗚呼哀哉尙享

至正元年十月閩憲幹公使文公之五世孫斯來求

記屏山書院并徵先生文稿以付諸梓本與先生之

幼子翁歸及同門之友編輯之得在朝藁二十卷應

制錄六卷歸田藁一十八卷方外藁六卷蓋先生在

朝時爲文多不存藁固已十遺六七歸田之藁亦復

散逸今特就其所有者而錄之所謂泰山一毫芒也

先生前代世家以道德文學出成均頌臺史館經筵

海薦清要皆承平之日其所著述則國家之興衰功

臣賢士之遺蹟在焉歸僑臨川塵慮消歇日與四方

之賓客門人子弟講明道義敷暢詳懇以其緒餘發

而爲言深欲闡明先儒之微以究末流之失先生之

學庶幾於此而可見與

是年十有二月

門人李本謹識

道園集

後跋

五

附祭文

廣道園類稿選目次

葛 齊靖調甫
吳群 許輯姪葛雲芝瑞五甫同評
葛 偶端調甫
序

飲饌正要序 應制

豪城董氏世譜序

唐音序

新編古樂府序

韓明善文集序

道園集 類集目錄

楊時齋文集序

劉公伯溫學齋吟稿序

李重山甫廉使楊庭詩序

司執中西遊漫稿序

兩尹先生八十壽詩序

兩尹先生九十壽詩序

國子監後園賞蓼花樂詩序

羅氏族譜序

黃氏復姓譜序

送江西行省全平章詩序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送韓守敬之彰德經歷序

送危太樸序

送李仲永游孔林序

送李棟序

送陳岡游金陵序

送危晉序

送艾禎序

道園集 類集目錄

記

奎章閣記 應制

集慶路王將軍新廟記

雲巖書院記

董澤書院記

袁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曾文定公祠堂記

撫州路青雲亭記

臨江談氏孝節祠堂記

誠存堂記

克復堂記

樂善堂記

德符堂記

思本堂記

知還齋記

主靜齋記

孝思亭記

說

道園集

類集目錄

三

張元中字說

丘岳魯瞻字說

摩嘉積釋思字說

易晉用昭字說

易升至善字說

李士潛文昭字說

蕭瀾仲章字

書法說與劉元

賢說贈易晉

跋

政程氏遺子元氏送二女詩

木齋賦

書堂邑張令去思碑後

道園集

類集目錄

四

通圖類集

飲膳正要序應制

臣聞古之君子善修其身者動息節宣以養生飲食衣服以養體威儀行義以養德是故周公之制禮也天子之起居衣服飲食各有其官皆統於冢宰蓋慎之至也今上皇帝天縱聖明文思深遠御延閣闕圖書旦暮有恒則尊養德性以醇酢萬幾得內聖外王之道焉於是臣趙國公李蘭奚以所領膳醫臣忽思慧所撰飲膳正要以進其言曰昔世祖皇帝食飲必

道圖集

類集序

稽於本草動靜必準乎法度是以身躋上壽貽子孫無疆之福焉是書也是時尙賢之論者云者噫進書者可謂能執其藝事以致其忠愛者矣而聖心溥博又將推以及人於是中宮命胥守臣金界奴庀工刻梓摹印以徧賜臣下於乎推一己之安使天下之人舉安推一己之壽使天下之人舉壽聖天子以天地之心爲心而爲生民立命者蓋如此

著詞無多意極周匝 葛端調

唐音序

襄城楊伯謙好唐人詩五言七言古詩律詩絕句以盛唐中唐晚唐別凡幾卷謂之唐音音也者聲之成文者也可以觀世矣其用意之精深豈一日之積哉蓋其錄必也有風雅之遺騷些之變漢魏以來樂府之盛其合作者則錄之不合乎此者雖多弗取是以若是之嚴也昔之選唐詩者非一家若伯謙之辨識度越常情遠哉噫先王德盛而樂作迹熄而詩亡繫於世道之升降也風俗頽靡愈趨愈下則其聲文之

道圖集

類集序

成不得不隨之而然必有特起之才卓然之見不繫於習俗之所同則君子尙之然亦鮮矣嗚呼唐虞三代其盛矣乎元首股肱之歌見於虞書一遊一豫之嘆聞諸夏諺其僅存者亦寥寥廓絕矣若夫十五國風大小雅周之盛衰脩矣周頌者多周公之所作也猗那之存大師傳焉駉之興魯人作之皆吾夫子之手策也千載之言詩者孰不本於此哉則吾於伯謙唐音之錄安得不嘆夫知言之難也

古意歷落氣體殊高妙 葛端調

新編古樂府序

昔者周有大司樂以六代之樂教國子則黃帝之雲門咸池舜之韶夏之夏商之濩周之武也書傳所記則又有顓頊之六莖帝嚳之英帝堯之章而不與者豈已不傳於當時耶夫子之作也聞韶見武於商之樂僅得商頌十二篇千載而下欲有以盡見夫古人之制作豈不遐哉邈乎夫樂之爲器八所以脩六律五音者有其聲而已所貴乎人聲者有其文辭焉音聲之傳工失其肄習則易以亡絕歌之有辭則意義

類集序

類集序

五

之通可以兼音聲而得之此夫子慨嘆於韶武之辨而刪詩之意興翕純敷繹徒見其始終於語太師之言而其官有秦楚河海之適女樂之餽至聖人亦將如之何哉自衛而歸雅頌得所言樂者庶乎可知其正也夫子有聞於齊後亦無傳而齊景公君臣相說之樂有徵招角招則亦韶之餘裔也齊宣王見孟子而曰非能好先王之樂豈至是時韶猶有在者乎大武之舞記禮者存焉而其詞有繁遏渠之詩則吾夫子之手定者也王通曰通于夫子有同標之恩如

道園集

類集序

六

詩之類乎夫三百篇之詩皆可弦歌郊社宗廟朝廷賓客燕享用之脩矣二南正本始于閨門幽風序先公之遺業皆係于國風者則猶列國之事云耳桑間濮上之變問于葛屨蟋蟀之遺者則猶太師陳之以觀其治亂之跡者也易所謂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非國風之謂矣是六代之樂成均之教廢而學者無聞康衢擊壤等篇雖泰山一毫芒猶可追見帝王之治化亦猶一言一辭之存耳王通氏生乎魏晉數百年之後有以見聖人之遺意將爲續詩而卒無傳於代者蓋無復有二南雅頌之可錄者矣嗚呼自黃鍾之宮爲律六十及正變之聲而七均咸焉盛德大業之興可得而用之所謂威英韶濩之不可復聞其故何哉有志之士掇拾其遺辭於簡冊將以考求其音律於千載之上則可謂有志于古者矣豫章左克明儼然冠裳居鐵柱延真萬年宮而修孝養於其親歲時無缺其歿也買田故鄉與其兄弟之子奉祭祀焉十數年來以儒家之學教卿大夫士庶人之子弟從之者衆聞嘗取中古以前書傳之所

存漢魏以後文辭之所錄集爲古樂府十卷而畧爲之說此吾成均之士左君得而用之其亦知本也夫觀其去取之例約其繁而畧其冗不可謂之無見蓋是時離亂分裂歷年非久流麗清遠哀思悲怨則有之存之以觀其變可也是亦變風而已矣韶濩章夏何有哉則亦王氏續詩之所不見於後世者乎往年東平王拜住典奉常予忝博士嘗爲言制禮作樂將在此時及東平相至治予退在荒野彼召對京師時方大作宗廟欲以前說與大夫君子議之而事有不

道園集

類集序

七

及者矣何幸乎學者有志乎此講明以求其至焉國家承平安樂明良一時必有大制作將徵於諸生則左氏之書顯矣故爲題其端云

古樂府詞思深澍確自變風一流但至今日皆隨題摹倣非艱詭則冷淡馳其神志於無何有之鄉真無謂也 葛端調

韓明善文集序

始遊京師將觀於四方之作者而學焉蓋聞故宋之南渡中州文獻故家多寓於婺而東萊呂氏之學卓然與諸君子並立於當世其在永嘉陳同甫薛常州奇俊雄偉橫絕迥出肆力於遺經以致其說傍通於多學以成其能其定以用世也乎至於葉正則則又文章之盛麗者也其後異人疊出殆不可以一二數而宋遂亡矣予嘗從四明袁文清公問所接之師友則故宋尙書王公與戴君師初其人也王公之博洽不可尙矣戴君之雅懿而不得一用於世嘗竊嘆焉集之既老而寓於西江之上乃得會稽韓君明善之書而讀之觀其養德之久從容應物而爲之言油然君子之思蓋在乎是矣君之爲文優游不迫而陳義甚高汪洋不窮而立論甚要所言者不出於鄉里州閭之近推其所能施之朝廷有餘也所教者不出於父兄子弟之親推之於國人亦無所不足也然而遺文數編特出於其及門韋布之士方外之友所共

道園集

類集序

八

母錄造物者之於斯文何如哉然江西陵先生之學

民之所表著而四明袁氏實尊信而傳諸其鄉歲
月之遠授受之微流風遺韻之所存予有所未知之
也浮圖氏有設教於四明幾千百年浩博而精密爲
書之多世莫過焉其所謂別傳者又並行而對起爲
吾徒者浸浸於其間亦不無矣惜乎余不得一至於
越從其君子以論學也觀於韓君之書其尙有察於
斯二者乎君諱性明善其字也韓忠獻公八世孫生
雖不出其鄉而四方貴其文學行義視之爲師表云
堅而潤樸而脫焉歲朝

通印集

類集序

九

楊隨齋詩序

士君子學問以修己而出爲世用審其所從慎其所
履守節義厲風操則職分以出其思慮而見諸事功
不立異以矯俗不徇物以苟容則福澤可以及人而
有譽於天下矣然而道有污隆時有險易位有得爲
不得爲言有見用不見用至若究禍福於幾微而不
見其跡培德化于潛隱而未著其效是以其行事有
不得而盡見者焉蓋必有托興於吟咏紀事於篇章
顯其志之所存行之所及人材時務得失遠近可得

道園集

類集序

十

而觀焉是以詩之不可無也然而不本于學問以爲
言則無補于治化之實不察于感發之私意則有乖
乎情性之正蓋亦無取焉况乎體制不別於今昔之
合作音聲不辨於始終之中節世亦無傳焉而詩之
道又亦鮮矣臨川太守雒陽楊公友直其知詩之爲
道者乎公蚤歷憲府時陞朝著直而通靜而正不以
憂患易其介不以利達動其中議論常高於縉紳賢
勞無問于荒遠隨其所遇而見于詩非如騷人志士
以華麗相誇者也其來守是邦以共通練詩

行其清和平恕之心簡書獄訟迎刃理解豐樂休息
遂亦無事昔之爲守者有謝康樂王右軍高情雅韻
可望於千載之上公於閒暇登山而高風至臨池而
清流發於是仰而賦詩俯而揮毫顧瞻徘徊視今猶
昔所謂令修於庭戶期月之門而人自得於湖山十
里之外者其在於斯時矣余與公相知四十年其後
同朝頗久公爲郎中書子待罪翰苑扈從上都日有
倡和之樂而未嘗見其詩集之全予老於臨川之野
始得其選體古樂府五六七言古詩歌行律詩凡九

道園集

類集序

士

純懿之論可方卜序 葛端謨

劉公伯溫學齋吟藁序

大人君子學問之純粹思慮之深邃才識之超邁
濟之精微未盡見於行事則託諸登覽吟咏之際者
可以見其所存矣大小雅之作多國家朝廷燕享會
同受釐述德勸勞陳戒之辭其人從而化之者則風
之義也傳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善
觀於世者不亦微哉然則詩之所繫者大矣張掖劉
公伯溫以高志清行博通今古成能於天子之學達
才於耳目之寄其居鄉也本諸彛倫正其道義以化
其鄉人鄉人從之至以爲儀表蓋得聞其所未聞者
也佐外宰相於吳越嘆其蠶絲之無窮憫民生之憔悴而莫之救也其修金史于著庭見前代禁令槩非
先生之遺意流毒未已而莫之革也心聲之發豈適
一人間一政之謂哉伯溫之持憲江右集以斯文之
舊見馬示以詩三十餘篇發感慨於情性之正存愛
忠於敦厚之言是爲不可及者若其體制音韵無愧
盛唐則又時人之所共知者矣學者及門多誦傳誦
自學較之近至山林之遠皆願見焉兒子翁

道園集

類集序

士

其所以與同志共故爲著其後如此
如此論詩又何患士大夫之好詩 葛端謨

厚集

類集序

三

李重山甫廉使梅庭詩序

梅庭主人者江右憲使李公重山甫所自命也梅在
庭而已主之能賦者爲之言不啻百什刻諸堅梓以
傳於代而命虞集序之梅花實兼美之木也精英不
間於歲寒之餘碩果先成於純陽之月其爲用也見
比於商書見詠於召南見用於祭祀賓客之邊實水
陸之花可愛者甚繁而中古以來君子之所以詠歌
者甚多未有甚於梅者也昔人有云觀其所好可以
知其人焉則公之於梅也可見矣宮室之制前有門

道園集

類集序

五

以至於堂其中則庭也庭之中廣可以布武而周旋
有賓客燕享之事樂舞陳焉位署列焉出入升降揖
讓拜起陳其幣帛以相交伸之僎相以相接於是乎
行其客主人之禮焉嘉樹在庭公之主人禮之則於
梅也有大賓之敬而不敢褻則異於常玩矣非凡木
之所能得者也吾聞之享賓之禮則有工歌之盛焉
三百篇皆可脩之聲詩而雅頌者大抵公卿大夫之
所作也吳季子適魯周禮之在魯者盡得見之沛然
見禮知政聞樂知德者矣又孫豹如晉晉侯享之

三敬者三兩不拜而三拜蓋禮之盛而不敢當也今
爲荷庭主人作詩者數十年來國家賢人君子之多
又治之盛皆於此見之主人樂乎梅之在斯庭也使
學者赴而習之時而陳之是爲主人之樂乎梅也梅
之有知其所以致樂於主人者豈不忠且有已乎
是爲序

體製弘整略無纖細家數不爲題句 葛瑞淵

道園集

類集序

五

司執中西遊漫藁序

古者君之使臣馳驅原隰則必有所詢度而歸報者
矣明目達聰無間遠邇居九重之上而周知萬里之
外者用此道也語曰使乎使乎則存諸其人矣傳曰
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山高水深陟降觀
覽非有識有知之君子殆不足以知其所以然則安
有能說能賦之事哉至正元年天子命中執法大宗
正將有所誥治諸侯王於甘肅寧夏治書侍御史張
公公弁在行得自擇掾史以爲輔而東平司君執中
道園集 類集序 夫
以文學明辨實佐之自發京師至於西邊八閱月所
過賦詩凡百餘篇命之曰西遊漫藁古昔興廢之感
慨山川風物郡縣田野悉見於吟咏之間善觀者可
以見其志矣人才之不齊或王事靡盬靡懷靡及無
暇覽觀以述其興感之繇者多矣若夫執中西遊之
作真有古昔大夫君子之遺風也哉集大德初至京
師客授豪城董公之館因得見世祖皇帝禁近舊人
間言中統至元間方有事於四方每大小使者之出
比還奏畢必從容問所過豐凶險易民情習俗有

人材治迹或久之因事召見猶問之也是以人人得
盡其言嘗以此觀人而得之繇是凡以行使者莫敢
不究心省察以待顧問故外事錯綜參伍無所隱伏
此聖神睿知周悉物理可以窺見之萬一者也觀執
中之詩竊有感于昔之所聞輒附見于此云受天子

耳目之寄其必知此矣
和平之音自工 葛端調

道園集

類集左

七

兩尹先生八十壽詩序

君子有青年而居其鄉者祇寒暖之節以適其體治
甘旨之具而脩其養調其容色聲氣必循於理以樂
其心志則其子孫共之矣居焉而莫敢並行焉而莫
敢先則其鄉人子弟能及之矣有容焉仰之以爲表
有言焉受之以爲教奉之而不敢忽敬之而不敢違
溫詔以問之束帛以禮之則州縣官有司能具之矣
至若道其黃髮兒齒之異詠其耆艾康強之美倡焉
而辭之宣焉而收之律呂之相和金玉之相應可以
被之弦歌施之宴享於以推天地至和之於以

道園集

類集左

太

國家涵煦之深於以明鄉里風俗之厚於以見德齒
久盛之美因以知時和歲豐庶物阜多人得脩養則
非賢人君子不能已吾於會川尹先生伯仲之爲壽
也見之先生伯仲同年月日生延祐己未之歲皆八
十矣正月一日其生之日也其子孫族之昆弟姻戚
鄉黨將以是日爲酒饌合樂高會以慶之事聞京師
大夫士之賢且仁者皆嘆而美之曰是豈獨尹氏之
福會川之榮乎蓋聖上盛德之所致而太平之明徵

也乃和與歌而咏之可傳而觀者如此嗚呼盛哉雖然今日地大物衆古所未有也德厚仁溥歷代之所莫及也然則海宇之內田里之間以八袞識其甲子者豈止兩尹先生而已乎而咏歌若是其盛者何也

道園集

類集序

五

昔一以壽著於今而其生也適皆以同乳見異不謂之異不可也以名顯者見稱于聖人見錄于傳記以壽著者見之咏歌采之史氏一時之雅不亦宜乎然而兩尹先生之生也天也其壽也亦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兩尹先生之敦行孝義友愛敬讓子孫順焉鄉里化焉則其所以致此者抑又有由矣尙論耆年盛德者蓋亦觀諸兩尹先生可也先生之孫侍書下邳嘗與予遊故爲之序

臆思運以贖筆不至掩骨也

兩尹先生九十壽詩序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強健聰明二翁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十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長史澄伯氏之孫也來語集曰昔翁之歲八十也子嘗序其事以啓辟公之賦咏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間里舉酒爲壽白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推

道園集

類集序

辛

咸集莫不歡慕而頌禱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爲我復爲之可乎集曰昔之壽朋見咏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之中而精神丰采足以聳動乎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既老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者在信史見乎咏歌以爲一代之盛美者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平之世物有盛而異焉者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猶或喜傳而樂道之况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壽

人生焉人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
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
邇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甲兵未盡
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淳固之氣已潛復於摧傷
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之盛身
受安樂共養以觀乎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
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
自斯翁矣若頌者常自一家之善而推本聖代之昌
亦必自斯翁矣集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錄乎

道園集

類集序

三

寫得有意無意是重紀體文旨雖與前序同而
遺自別

葛端調

國子監後園賞梨花樂府序

壬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雨適至我司
業先生樂雅樂之後古顧甘澤之及時於是乎賦喜
雨之詩推本歸功於成均之和邇三月辛巳國子監
後園梨花盛開先生率僚吏席林臺之上尊有醴盤
有蔬殽載雜陳觥酌交錯飲且半命能琴者作古操
一闕禽鳥翔舞雲風低回先生於是歌木蘭之引以
寓斯文之至樂而詠聖澤之無窮也明日僚友酌酒
而廢之又明日諸生之長酌酒而廢之氣和辭暢洋

道園集

類集序

三

洋洋乎盛哉虞集起言曰古之教者必以樂故感其心
也深而成其德也易命大夫者猶與之登高賦詩而
觀其能否茲事不異矣今吾師友僚佐乃得以講
誦之暇從容詠歌之於樂而不淫者亦成均之美
也命弟子輯錄爲書以贈諸好事可覽觀焉

妙有指大氣力稱題

葛端調

羅氏族譜序

世有爲諸系於其家者獨看出蘇氏書法最爲精
略遠近親疎之殊可引而觀也後之爲譜者必稽焉
不豫章羅氏族譜斷自前以下凡十有五世分十八
派合其族子弟千百人夫定其可知而不妄授於已
遂詳其所至而不輕遺於已疎所謂質而不誣詞而
有序者庶幾得之然予竊觀其數世之間偉然以科
第自致仕宦至郡守有間人當時者相望可謂盛矣
及其末也去爲老佛之徒或不得其名而姑次其甲
道園集 類集序 圭

乙甚者或無以爲斷亦足慨然矣嗟夫盛衰之相形
盈虛之迭至彼千百人之身其初一人之身也豈其
一人身而福澤沾被有鍾於此而遺於彼者則其理
吾有所不能知者矣古者天子之廟七諸侯五大夫
三士二庶人祭於寢聖人之心亦豈不欲夫士庶人
者皆有以掛其烝烝之孝上及其遠始魯高之祖而
無所間歟其貴賤貧富尊卑之殺有不容不然者矣
彼其立爲大宗之法有百世之議者蓋必天子諸侯
之宗爲然他非可及也故宗廟墳墓以系之冠昏喪

余以合之紀之以昭穆氏族養之以采地相親又
三宥制刑三致其嚴凡其宗族子弟之賢者必薦之
以爲諸侯卿大夫士而其不肖者莫不資於上以自
養而不必有流離淪替之憂然則雖百世可也今吾
黨以布衣蔽廣之約領能記錄其族從至於十餘世
而不止豈非用心之厚者哉然於祭而無其禮也於
親而無以合也抑亦姑使其後之人知其身之所自
而不忍於自棄而已嗟乎其亦有所感也夫
意深厚詞精美 葛端調

道園集

類集序

圭

送江西行省全平章詩序

詩不云乎顒顒昂昂如圭如璋今聞令望豈弟君子
四方爲綱何其善言君子乎鳳凰麒麟非所以資服
乘也醴泉芝草非所以適飢渴也然而一日至焉山
川爲之春涵草木爲之玉潤蓋天生神物稟乎中和
之至自然有所暨達無所事乎用力也今平章全公
名臣世家高情雅節至正而不厲至明而不察達乎
事物之變而不屑於言究乎天人之蘊而不滯於迹
淵乎其有道充乎其有容氣完而不忤於物接用大

道園集

類集序

重

而不事於小施幾古之所謂

者乎江右有水

旱之蓄民力竭矣天子慨然輟公於親密之地以往

鎮之吾民其庶幾乎豫章之流湯湯廬阜之雲蒼蒼

超然有意於其間乎君子來朝其旂旆旆鸞聲噦噦

請得與都人士共候焉

華練嫻整可入文選

葛端調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自昔著作之廷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
與乎有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之在是官前旣出受
交趾方貢今又分典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
嘗以子方爲刑部主事辭不就意若避劇要也而特
無憚遠於是行何也子方之言曰世祖皇帝之集大
統也實先自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之鎮之以
親王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獄訟繕修政
令之屬莫不總焉獨不得承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

道園集

類集序

重

者服冠帶治文書內地之人與土著豪傑參伍而雜

處使其皆受命於朝而後仕也則道里遼遠將不勝

其往來每三歲輒遣使者往卽而臨定焉比於閩蜀

二廣祖宗制法之意微矣且選調之法自中書吏部

才得擬其七品以下其上者固造命於朝廷今使者

之出難三品之貴猶得按資格擬所宜居官以聞其

下者如使者所命卽治其事歸報出成命授之其重

如此是以嘗遣大官若精強吏以往自有成法以來

行之四五十年未嘗使疎遠文人以館閣之職行也

而序之以附其家傳使其後之人猶有考於其本而知所維持焉則庶幾先王之遺意也

議論宏碩非沉湛經術者不能道

葛端調

通園集

類集序

以爲雖一乘之使其風采材畧如此莫不充然

而歆美恬然而厭服知朝廷之有人也非子方其孰

能與於是乎同朝之士以其行之遠也慕回路相贈

之誼皆爲歌詩以遺之嗚呼殆亦難爲言哉將言其

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應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言

其山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親歷之固能照者也

則果難爲言矣雖然跋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休

乎試取而咏之亦足以之深

情之正矣於是察

所以期望之意其亦有發乎

大受之辨矣哉

通園集

類集序

元

此篇文意凡三層皆用正合而說末路以縹緲之

致牧之通體皆掉

葛端調

送韓守敬赴彰德經歷序

本之爲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爲規欲方者取以爲矩居者取以爲屋室衞者取以爲舟車拯之爲弧矢屈之爲栝橈惟其有是材也因夫入之所急定之爲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也初未有士農工更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尚則群趨之賤尚黃老則趨黃老時尚申韓則趨申韓時尚儀秦則趨儀秦尚風節則有黨錮尚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尚人之所趨則豪傑者

道園集

類集序

无

必爲之先故尚黃老則人材出黃老尚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尚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多奇節清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爲人材也豪傑者趨其所尚而表表然出乎其間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末之爲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戶口既塞之數律令章程之故會期征役之趨赴奉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採他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貴富之貴公卿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

哉豪傑繇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

用也無疑矣邇者聖上嘉尚儒學而爲儒者或以迂緩異懦取訾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富貴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屑有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富貴公卿之器以用足夫世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各有可觀者哉故愚嘗以爲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

道園集

類集序

无

也時尚有以驅之耳必也端其尚而正其趨使夫人錄經術道誼以達其才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京師自昔稱浩繁而今尤盛爲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己身親治之者乃在所謂警巡使使之佐日判官尤責任之叢繁者也衛輝韓君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爲之牧牧乎其有餘也政成還爲中都開寧尹又選爲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者也使贊畫諸於臺省猶受爲之况一郡乎信乎人

之徒見也余爲成均博士時其子豫歸國子生
還爲監學典籍從余且久君之適相也來求序其事
以徵詩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贊其行矣
詩經層疊平理輔以美言何其詞致之雅健也常
不止爲飽貧之用 葛端訓

送危太樸序

川危太樸釋書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廣集酌
酒送之而爲之言曰夫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
士有天下之士一鄉之士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
矣况一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而見
之者矣况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以爲鄉鄉之人
多矣列千里之封以爲國一國之境廣矣合萬邦之
士以爲天下天下之體大矣而士也以一鄉以一國
以天下名其何以知之乎邵子曰有百人之人有千
道園集 類集序
人之人有萬人之人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
所謂天下之士必有所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
居之鄉矣以天下之士一國之士而處乎一鄉焉吾
不待去親戚遠墳墓而得見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
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文勵行立志自信曰范君德
機者太樸旣得從之至臨川二百里而遠又有一人
焉經明道立爲人師表曰子吳子者太樸又得而師
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之在夫一鄉者乎
而二子者歟世矣宜乎吾子之徬徨適遠而有所求

他吾問諸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矣吾子其行矣登東山則見魯矣登泰山則見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鄉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國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之善士矣苟得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太僕而爲之執御焉雖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蓋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

道園集

類集序

奎

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固求至善之道也余若且病不足以有所適徒將頌詩讀書思古人之微以還子之還可乎

議論空闊有招水大歎之况

葛端訓

送李仲永游孔林序

章甫逢掖之士視魯孔林如支庶流裔觀於父母宗子之家孰不以爲歸往瞻仰之地乎國家混一以來有欲觀乎徂徠之松新甫之栢瞻龜山之雲咏沂上之風治川有舟航陸有車馬不待羸糧計日而可至視前代分裂隔亂之世欲往而不可得則其遊豈不快哉然以布衣陋巷窮居終日坐誦書史安于閭里之近無其志者有之矣桑弧蓬矢有四方之志而力不足以克之者有之矣有其志有其力或仰事俯育

道園集

類集序

書

供給公上之類又足以累之無其時者有之矣予年垂七十數經濟泗之間每以王事有程不獲伸閑里之敬歸老臨川自意無復是行李遠仲永視予年僅將半之有其志有其材有其時欲爲孔林之行其行矣哉毋因循毋簡慢毋退志爲飽日有予之游者乎呼昔傷中立先生自程門歸叔子歎曰吾道南矣既而宋失中原而南渡然道統之傳自楊氏爲豫章羅氏延年李氏乃得朱子其傳諸胡氏者得張宣公其諸君子之學究有端緒身不必如子雲元之遺而

取乎金絲之音也其望聖人於千載之上若親炙之
不可誣也然則學者之求乎聖賢固有在此而不在
彼者乎仲永之先傳即公實爲朱張二子所稱道議
論名節見諸文章仲永尙論先世其亦有所聞也乎
然則仲永歸而求諸者既如此今往而游觀之者又
如彼予安得不快其游乎

若誘繼勉終則誘勉交深悠然見敦情于言表此
作贈送序正格 葛端調

通園集

類集序

三

送李棟序

臨川李氏有活人之陰德予其諸孫質美而業儒鄉
人君子多稱焉今年二月本來居月餘予爲著君子
堂記以勉之後一月其從弟棟又來而云將遊於四
方也夫子弟生於陰德之門譬諸草木生乎沃壤其
所因者厚矣然而嘉穀芳草之生有待於人力非若
稊莠穉穉易於蕃茂也是故閑之護之而保之父兄
之事也扶之持之以匡直之師友之功也故有內外
之辨而無遠近之殊矣嗟乎徑寸之珠不需於三家
之市千里之馬不試於山徑之蹊棟之隘其間里而
欲有所觀乎四方豈非內視而有餘者哉昔者君子
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豈非有志者乎棟堂學詩
乎詩曰芄芃黍苗陰雨膏之言欲其潤澤長養之深
也又曰芃芃棫樸薪之樵之言有成材人將用之有
不待已之求也又曰兼葭蒼蒼白露爲霜蓋言其時
至而器成則其所至亦遠也乃書以贈之

時俗漸澆只是前輩不善教子弟所致此誠痛此
之由也然身教不先徒以嚴律之則亦至於相夷
而已竟何益人才之教耶此文真切可讀 葛端調

送陳剛遊金陵序

昔者程叔子之言曰有欲知先兄之學者某之學即先兄之學也是以先儒稱程子之言更不分別伯子叔子之異其學同也其道同也伯子不可尚已叔子年高弟子親承教誨之月多而易傳晚出皆其子筆是故善學程氏者辭叔子之教而入進進不已於伯子豈有間者乎蓋嘗論之譬如堯舜之聖焉吾夫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觀堯舜之所以爲聖而道圖集

類集序

卷

可以觀二程子之所以爲賢矣是故同德同道不可以異而言也臨川之士有陳剛伯柔者其學於程氏遺書也先取明道先生之語讀而尊信之間嘗以語集集告之曰伯柔之見高矣去凡陋之俗遠矣吾聖人之道非如外學之虛爲高遠者也必有入德之方以至造道之極蓋二子之言廣大精微不可以遠近精粗分也觀夫聖人之全體大用叔子未嘗不極其至至于學者切已反求亦有所淬礪磨發漸磨鞿絆之切吾黨凡下蒙叔子之教爲尤多也其後伯柔

與其友李伯宗講之始通二子之言而學焉今年聞

伯柔將遊金陵金陵之上元明道先生嘗仕於此也時邵使者有欲得藥而不敢信采者獨信明道先生之僕而使之嗚呼何能使人之信已而并信其僕也想像其盛德如此而不知其所以然也他日讀其語口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一體乎晝夜未嘗暫已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錄此觀之程子所以爲程子者庶乎可知哉子柔遊金陵知

類集序

美

有精舍祠明道先生以伯柔之尊信程子如此試往遊焉有爲程氏之學者伯柔試與之講焉觀其較量處有十分敬慎之意今之安排斥前人以恣已論者讀茲可以知愧

葛端調

送危晉序

學道者何事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事也漢儒得遺書於灰燼之餘專門名家以傳之簡編之存蓋其切也受而學之者篤行之君子則有其人哉然而道德之原性命之要苟無得於心造其極則表裏精粗不能一是以然有見於清虛卓然自勝於高明反得以指之爲俗學也於是說者有道家儒家之分不知舍道何以爲儒哉儒不知道則或曰彼哉彼哉者固其宜也自伊洛先儒之出學者始得其宗以知大道

類集序

集

夫原之所自出而致力於天理彞倫之正所謂下學而上達體立而用行者也繇是儒者始知其所謂道而彼所謂道者亦茫然自知其高虛而無所據矣自是不惟訓詁者有所攷以知其指歸而豪放淫靡馳騁陷溺而無所底極者亦凜然有所愧恥於人道之重矣此道學之中興也然而近世學者不信於前言往行才智之高者已有所放逸於異端同出於儒者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亦不無矣此昔之君子所以深

於千古之上者也臨川之士有危晉伯明論詩

道集

類集序

集

書以卽事備育危坐終日湛然以思人或疑其思之過也予讀樂其冲然者將有以自得乎他日將遊於江海之上而未其同志焉予故爲之誦其所聞如此意吾道之傳也微矣是非之較然者易辨也似是而非者難辨矣言出於異端者易辨也言出於吾儒而多岐者難辨矣古之學者必有師師焉則信之矣孰曰師周程朱張其人也讀其書而有所知信其言而有所行是卽師之之道也無外此而他求矣言有所疑則思而辨焉行有不得則反而求焉持而久之神明將啓之不悖不謬者至矣悠悠江波人才實難伯明試以此言而講之同志乎

醇雅有徵致 此與濂洛新安嫡派道統不遂絕
於元季者伯生先生一人之功耳 葛端調

送艾禎序

士之生乎斯世也惟居與遊耳居則有所養非口體之謂也游則有所行非利祿之爲也一居一行道義存焉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千乘之富萬鍾之祿一遇而得之君子弗善其能也居天下之廣居其爲居也不亦泰乎行天下之正路其爲游也不亦通乎臨川艾禎之季父遊京師也嘗求言焉予旣爲之言於是五年矣禎將往省之則又求予言焉居無所請而遊則有求予不知其志之所從出然聞有薦之於國

道園集

類集序

聖

學以從貴遊之後者嗟乎予嘗竊食於學舍矣蓋聞而見之其爲教也非聖賢之書不讀也非聖賢之言不傳也非聖賢之行不行也主之以忠信虛妄者不得有所發特之以悠久躁率者不能有所成講論之精足以達諸行事而不謬觀感之妙有以資其變化而不偏百年之間需是以出者甚多有之昔者朱子著近思錄而嘆窮鄉下邑無明師良友觀此可以知進學焉况乎天下師友之所聚乎禎之父兄昆弟皆以美質樂善從師爲學詩文粲然有聲於鄉禎之行

也必將有得焉則有視鶩外而成風者有間矣

石骨餘 葛端調

道園集

類集序

聖

大象圖贊

皇帝畫大象圖賜皇太子監察御史前典寶臣少監
某承命裝潢而寶藏之翰林直學士臣集再拜稽首
而作贊曰

有偉馴象貢自南域偉華鏤錫路車是服維皇在輿
游口于式任重持安視力知德燕閒以恩賜几格天
章龍文臻妙造極嗟爾微勞尙軫宸臆師武臣能
有不察識若稽包犧受圖布畫遠取不遺以啓神易
擬茲形容克配古昔臣用述贊與世作則

道園集

類集贊

聖

小題說到大處爲帝王作宜爾然切而不迂所以
爲佳 王聞修

素佗圖贊

皇武肇迹宛宛龍漠不居其康輯乘爲郭有服爲佗
礪肉戴岬毳旃維房條輓等郭輒軋千里載泉于素
黃頭羔裘騎引領却入習見聞聖獨有作深宮穠清
恩詔勒灼手著厥初伊勞匪樂公劉績殺于邦式廓
襄糧啓行致祚八百史臣作雅稽古允若
是雅頌體 葛端諤

道園集

類集贊

聖

奎章閣記應制

大統既正海內定一乃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曆
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閣脩燕閒之居將以淵潛遐思
緝熙典學適置學士員俾頌乎祖宗之成訓毋忘乎
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
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爲閣也因便殿
之西廡擇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不重勞於上
木不過啓戶牖以順清燠樹皮周以棲圖書而已至
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爲處

奎章閣

奎章閣記

聖

也跬步戶庭之閒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
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
密有所圖諍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
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
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叔智善於怡心養神而培木
浚源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此者也蓋聞天
有恒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勢水土之載不墮
矣人君有恒居則天地民物有所繫屬而不易矣居
是閣也靜焉而天地爲一動焉而天地弗違底乎有

道之福以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

莊嚴舒雅不窘於幅
葛端謂

奎章閣

奎章閣記

聖

墓路下將軍新廟記

子之爲治也先事而致思舉一以諷百是以舉陶
伊尹舉而不仁者遠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
子於比於洪水之平知幾其神乎此識者之所以
撫事而三嘆也東晉之興僅以自立詩曰無競維人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下將軍與王茂弘諸人共佐威
帝將軍慷慨之論茂弘尤將愧之蘇峻之召將軍蓋
力論之而庾元規不察也峻入而事迫以都督出戰
力疾赴敵以疾二子從之雖將軍父子忠孝垂諸千
道園集 類集 宋

哉而無愧贈官表墓叠見於身後而溫之跋扈玄之
僭逆相望而起使將軍在豈復有敢侮而動者乎後
之國乎東南者顧瞻山川思其風烈廟祀固不可廢
者矣宋之慶曆可謂全盛金陵邈在江南而守臣刻
石表墓以率其人者其志亦微矣迨至元祐末忠厚
老成之君子其餘無幾而一切功名之說其猶未已
守臣曾肇大興將軍之祠作文以記之其意之所在
以爲西晉以來清談勝而節義廢學士大夫不以節
義爲耻然於將軍之祠不一言其謂無幾乎

而宋室遂亡其至禍之繇豈直清談之流乎宋之南
渡視晉不甚相遠異儒苟且阿附患失之小人潰亂
國是有志之士不遠去則死爾率不得畧如其志若
魏國忠獻張公其人也胡忠簡公銓以口語爭之卒
蹈大禍宜其與將軍之祠彷彿慷慨而不能自已是
以胡公爲張公記將軍廟事將以發千古之悲開來
世之烈後十餘年文武之臣有以禦侮而定難以存
其社稷者蓋諸君子相與風動之也嗚呼往不足
言矣洪惟我世祖皇帝觀兵大江隨定南服方伯連
道園集 類集 宋

師列置都會惟金陵東南之總也是以挈其領而爲
治焉置行御史臺寄耳目之寓以臨察之潛机深畧
聖謨宏遠矣哉是以江海之表大小率職民物又安
則皆有以畏服其心志而然也噫天下治平之日久
矣列土分邦豈復有前代一隅之慮乎然安不忘其
危治不忘其亂此識時之俊傑常存心於不見是聞
之時也是以今臺臣激濁揚清其生存於今者固無
不盡 荒丘遺廟近接聞見有可以表章君子將軍
之祠者亦無所遺忘長顧却慮致悠久之思於歷歲

之間此豈非世祖皇帝至於列聖之所以望於耳目
之臣者哉使封部受事之吏四方遊觀之人有所觀
感而傳誦無遠不屆忠孝之念油然而生於國豈小
補哉

及後牽引綿時有致

葛端

連園集

類集記

栗

雲巖書院記

古之長民者治而教之之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
期會徵調共億趨走逢迎之煩私計之迫而得盡心
於民事者或寡矣而舞文殖貨者又不與焉其善者
豈無德慧術智者哉而於先王之法意未知其何如
也是故時之仕者審獄訟時賦役慎保守不大得罪
於民則已爲難矣豈復有爲治之具而況於教乎若
夫以儒入官者宜有見於此矣或者於道實未有聞
於學實未有德蒙其名以進一旦蒞事不闢茸鹵莽

連園集

類集記

辛

以取謬悠之譏則反睢盱恣且竊取時俗之緒餘以
苟且毫末之得而不耻者亦何心哉噫何吾民之重
不幸也如此吾 况侯肩吾則不然自其少壯讀書
已有用世之意及部使者連帥方伯取以爲椽持法
嚴明而能恕蚤有聞於時稍遷監筴堯庫乃能從容
爲大府建通融之計使其言盡用所益固不細也泰
定末爲光澤大夫始得其民而用之委曲於當時法
令之所得爲達其能卓如也下車之日富強民素爲
長史信從畏憚者一不聽入謁獨諸生講學則循循

與之言於是始有延師教子者侯曰然則善人也乃稍以是得進見訟者在庭一見得其情僞其負者故可立決也侯曰吾非不能立決立決則傷而閭里親戚之情矣輒教令退思之是以多不終訟嘗有兄弟爭田侯曰吾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授以伐木之詩身爲之諷咏解說使日誦於學未踰月皆感泣求解知爭田爲深耻縣學敝侯率儒家者更修之曰善爲之吾不以他役溷爾也而富人或請出財以助侯不許口有公上之供以待爾修學非爾事也不日而學成

道園集

類集記

辛

合邑之境民聚爲社者皆請建學立師如令而教養之舍或畧倣於縣學則又爲義倉以附其傍寬爲之制使民受成而守之侯乃慨然曰訓其子弟而不本諸父兄殆不足使之易知而速肖也卽邑南三里有雲巖書院故基在焉故宋國子錄通守辰州李先生方子講學之故處也先生祖子孫三世受學朱子之門邑之鄉先生也書院廢李氏有遺田亦侵沒於人侯日退食卽其處理泉石斬荆棘徘徊咏嘆若將見其其人者得

遺文數篇民間稍與學者誦說

之於是昔之願修學而不得者造庭而言曰自侯之至於斯也吾無汎役而有餘力請更作書堂以成侯之其許之乎侯曰今可矣聽爲之乃作室象夫子燕居又作祠象先生作一講堂四齋舍作容師弟子門垣庖廡以次庀工經始於天曆二年二月八日某日成理侵沒之田而得之收其入以爲養率其僚吏諸生舍禾落成郡守西公以其事達部使者使者選之問帥上其事請列爲學官至順三年侯至京師請子書其事將刻石以示後之人子乃爲之言曰昔周

道園集

類集記

辛

子程子作於聖遠言湮千載之下而程子門人楊中立氏之歸閩也叔子嘆曰吾道南矣宋旣南渡中立氏以其學傳之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至於朱子而益大顯明焉當是時閩之學者比於鄒魯子從侯得先生所謂朱子年譜序知其於朱氏之學確守而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蓋終身焉及其爲縣學記恨恨焉欲其鄉之士息奔趨流浪之志以從事於愛親敬兄之實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經明行修然後謂之成材噫先生之於其鄉之人何其愛之深而

上之遠也鄉之人誠能求先生之言於無窮錄是而學焉則可以趨乎聖賢之域而無太過矣嗚呼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寥寥乎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得吾况侯乃能篤信而推用之吾焉得不爲之喜乎斯邑也錄况侯而知先生錄先生而知學道則吾况侯之遺愛豈有涯哉四方長民之吏聞况侯之風必有作而興者矧光澤之後至者乎侯名達廬江人後居高安今爲某官其爲政若平反冤獄之類有去思碑此因著其敎事云

道園集

類集記

垂

起手摹敎頗似柳州後稍欠裁警

葛端調

董澤書院記

帝王之爲天下治與敎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爭分是故表伯子之墓者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孟軻少百世無真儒治弗出於真儒雖治弗善也昔伯子之師友則周子邵子及張子與其弟叔子也程子之學出於周邵氏雖若別出及伯子論其學之所至謂之安且成則固無異矣前聖既遠此數君子者出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有知其說而得以見諸行事焉此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之所繫者也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實渾融磅礴入莫得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說益以用事有侍於匡闕而爭者起矣門人徒以其說相傳衆人固林於利害棄絕而弗之從已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趙公偶奮自頽靡諸生獨能學邵氏於其子學程氏於其門人得其說而尊信之生歟以之而弗變也及相其君以危難之間庶幾行其道而以貶歟非天也夫公子孫以此多留江南而其族人之在董澤者無恙也我國家混一始得以音聞相通今國子博士負

道園集

類集記

垂

翁公之六世孫也得請於朝祠公聞善縣學董澤之族人聞之來走京師見翁貧謁告與之歸將作書院於其鄉以淑其人庶幾公之遺意焉蓋距公之時已二百年矣貧翁來求集記之集受言而作曰嗚呼公爲相五年人心天理之所存者遠矣而害之者日勝卒不得盡行其志以爲天喪斯文乎而周邵張程之說至朱元晦氏而條理發明以推致其極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夫博士將有以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國史論定百世人得而觀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則

道園集

類集記

奎

凡朱氏之所述者有之矣昔者周子之言必合伊尹顏淵而並論之而後賢之誨學者亦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游於董澤者其以是求之哉

樸茂
嘉瑞詞

袁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宜春之爲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明民生其間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小都魯繁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歛焉自保政用不煩昔韓文公以文學爲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迨夫故宋肝江李氏之作學記有以極世變之故而風厲之及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以教其人其君子有以成其德其庶民有以從其化休休乎其無斁也然而世之相法漸已遠矣我國朝

道園集

類集記

美

以來慎擇牧守豈弟之舉相聞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在郡時嚴君仲毅來長其幕作而言曰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公甚賢也吾民甚易治也然而鬼神禍福之說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譌豈非學校之不修而教之無其素也乎仲毅職在文史何足以知斯文之事哉然志之所能力之所及作新吾民之觀瞻以定其心志則不敢不勉焉如其禮樂則有俟乎君子矣乃另督學賦之入無敢通遺時其師弟子執事者羣精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而得錢若干將大作學宮

平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以成廟宿衛之舊連守
郡以寬厚治辨聞其來茲也守居間清民以寧壹監
郡通守別駕幕府各司其職咸無間言事有宜爲順
而不撓學校侯聯也而所以屬諸仲毅者益得盡其
心焉乃購巨材於故家取良斲於遺庾作尊經之閣
於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尺深四十尺廣五十尺
楹之崇如深之數形勢規模之大丹雘塗墍稱焉東
南學校建立之盛莫或加矣爲兩廡以屬諸講堂之
左右作櫺星門於南餘屋之適用者以次而就自一
道園集 類集記

奎

木一石一工一役備估之宜親給以時不及吏手如
治家事畫諾之暇日必至焉略無風雨之間以其蒞
事之嚴明施諸斯文之崇重是以周約而利周敏成
而固久足以流美於方來也舊有夫子燕居像奉而
置諸閣後李氏學記石刻置堂中經始于仍改至元
之五年歲在己卯四月至八月而落成予以過客得
從而觀覽焉郡長吏以下授簡俾爲之記集乃爲之
言曰美哉乎尊經之名聞也人之於天也天下之於
吾也一家之於其親也蓋有恒尊矣上古民淳謂

夕息於其所尊無所違失繇之而不知者蓋有焉聖
神之出因天之所示而示之猶未著於言也風氣旣
開人文宣朗帝王迭作已不能無不親不遜之憂盛
哉巍巍乎成功盛德之大洋洋乎文章禮樂之興斯
凡也自得於天理流行之中有循於日用彝倫之則
於其所恒尊何有少慢於恭敬奉持者哉孔子出於
羣聖之後當世變之極王者之迹熄斯民之禍起生
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貴至重而不可踰也
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以有憂
道園集 類集記

奎

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以復禮
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以行乎治化
是以儒先君子以其功過於堯舜而有罔極之恩焉
然則天下萬世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錄以知
尊其所恒尊者也可不尊乎奈何後世之學者誦習
文義以爲工不真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妙以爲勝
而謬於其所尊之實其憂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
子之記在來遊來觀於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尊
者矣豈徒爲瑰奇詭異之觀而已乎

詞通可誦不嫌
實詞焉端

曾文定公祠堂記

君子之欲行其道者時王之制有所不得爲則推其法意之所得爲而爲之此聖賢所以無不可行之時也昔者諸侯之國其昆弟子孫得以公族爲大夫爲士有田有祿以養之國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子孫祭於大宗五世之子孫祭於小宗而祖考之神靈蓋有所歸矣後世貴爲公卿而無國邑惠澤無以編及其族人君子原本而充類盡然傷其心是以有置義田以待後人之冠昏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

道園集

類集記

堯

無斯君子思賢賢尊尊親親之道而不得有所爲焉於其賢者則緣夫尸而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意則亦庶幾而已南豐曾氏自魯國公有六子其顯者三人文定公子固最賢子開之文如其兄而子宜最貴子固之學在孟氏既沒千五百年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六之中沛然而有餘淵然而莫測赫然爲時儒宗而文章深追古作而君子猶以特公之一事云耳魯公沒時公弱冠未仕也家甚貧孤妹九人必得其所奉母夫人至孝老歿不衰

天性者純明得於經學者深至所以行其道者衆人固不識也是以官爵不過於郡守奉入無踰於常僚然猶悉其貲力置義田於臨川郡城之後湖與邑金穀之南原立爲規約以惠利其族垂三百年矣此所謂得行其法意於可爲者乎不然何其能久也今其族孫元翊以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於後湖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本居焉而敬其身則公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烏有終窮者哉嗚呼公之至元翊八世矣於廟則已遠於社則已疏卽其所

道園集

類集記

本

楚田而祀之使群情之渙者有所萃也不亦可乎元統癸酉祠堂成適子自京師歸臨川來求文以爲記故爲書此俾附諸義田規約之後而刻諸祠下云

粹淑醇雅中骨法自嚴鍊

葛端謨

臨江談氏孝節祠堂記

諸侯之廟在其國大夫之廟在其家有等殺焉士之廟先祖與祔而已無田則不祭庶士以下從可知也蓋宗廟之制位有所不得爲祭物之數祿有所不得具是以禮之所在不敢有加焉盡其心所以盡其禮也盡其禮所以盡其心也後世士大夫貴者有賜廟於天子而不常得仕官不必其鄉廟不得恒有其處先儒君子酌人情之當揆禮法之宜於是有祠堂之制焉祠堂同屋而異室自先祖之室與高曾大父父

尊祖集

類集記

李

之室爲四以右爲上主之所居祀享之所在也士大夫家多用之墓之所在體魄之所藏也非祭所也世有慕其親而不忘者廬於墓所卽其所居而祠焉則亦孝子慈孫之志云耳噫人子之於其親也無時而忘之則亦無處而不在也於家焉於墓焉魂氣之所依體魄之所存在此乎在彼乎因其所在而求之禮義之實必有所安者矣有祠親於其墓若臨江談氏逢辰逢元兄弟之所爲而請予記之予安得不哀其情而爲之言乎逢辰逢元之父承以身代父之歿

之孝子其母守節以成其家謂之節嬪皆著于鄉里

聞于朝廷者也孝子葬清江茂材鄉之常山節婦葬城南之富壽岡喻水三十里不得合葬者江南人土地之吉其非有不可兼容者祠堂之設于節嬪之墓者孝子之墓遠節嬪後歿逢辰等旣塋而廬焉因爲堂而合祠其考妣有庭有門幾擬于廟歲時省墓則有時食庶羞之奉有祭之意焉謂其堂爲孝節者因其平生之行而著之也臨江文物之邦昔之攷于禮者詳矣學于春秋者嚴矣古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焉凡民有所化焉庶乎談氏孝節之傳而子子孫孫無窮也

道園集

類集記

李

敘法甚隨意而詞調實古雅篇格亦高

葛洪

誠存堂記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
以自處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
所以爲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蓋得
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司直番易
周君之爲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斲必純構締必堅
縝面勢必周正戶牖必疏達溫清必宜適待其後之
人必久而無斂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曾不以
是自佚方挈孳然以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淺者顧
道園集 顏集記 奎
使集爲之記集何足以知之嘗試卽堂而言之仰升
俯降卑高之位定矣處深窺明內外之辨嚴矣左揖
右讓少長之序列矣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
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之情可得而洽矣靜以養動
以思朝以興夕以寧儼敬乎燭之而弗迷也粲粲然
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確乎其歸之
無異本也釋釋乎其繼也渾渾乎其無察辨之有待
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夫而集又
何足以言之大江之南番爲大郡物殷而家給土木

之盛甲乙爲此而又以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素
其質而大者也集又安敢不爲之記哉惜乎集之不
足以知之不足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堂
作以某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姚公端甫題之者集
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

得攷工梓處而批其艱駁有異乎濟南費東之假
史漢者 葛端調

道園集

顏集記

奎

克復堂記

克已復禮之說在聖門雖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邇得前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予嘗反而求之沉冥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爲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技本寒源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爲此好絕于胷中矣而周子

通園集

類集記

本堂

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旁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粹純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鄉非周子識察之情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故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乃欲以齒莽苟且之

以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旦暮不忘者也國子伴讀掌儀康生敏以克復名其室而求文以爲記予既喜其慕向之高远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寅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高之一二也

深造有得之言 葛端調

通園集

類集記

本堂

樂善堂記

京師之南城有爲堂焉而名之以樂善者承事郎左藏大使渝公胡君善甫之居故應奉翰林文字駱公之所命也後二十餘年因鄉貢進士史君質求子作文以記之集聞諸長老曰昔吾蜀全盛之時以詩書文學起家若勲業事功昭著閭閻見聞可攷知者不論論其事物俗宜近民者云城邑自漢晉近逮唐宋豪傑所營置往往而在其所完聚有久固之勢不幸間有僭竊者崛起撓撓于其間非降卽亡事亦旋定道園集

類集記

志

故其民積安于豐厚屋室之華壯錦繡之穠茂滋味之腴盛貨利聲色之殷阜精麗自東南言纖靡者莫或過之是以婚姻喪祭之禮宴游之樂服御之飾恒出於有餘又漸被夫文章詩禮之懿下至市井田野婦女兒子往往習誦讀知古今以孝弟信義相尙其不然者衆指目之詈斥之以爲風嗟夫使其人所以易爲善者豈徒然哉然而盛衰治亂興廢之相尋非惟其數也理若是矣國家將起南服獨先受兵交夷則利者幾百年而後昔之所謂盛者始掃地無復遺

餘矣脫身百年之下遠而去之既生全焉又富完焉又將以子孫衆多而貴焉此其先所積累者豈不異哉然則樂善之名駱公蓋有以徵其前而望諸後者矣不記殆不可也胡君盡力所事受知世祖皇帝特命築庫保定非常例也常歸其鄉修先人墳墓而收其族八子弟鄉里之貧弱者教養恩義甚篤君子以爲難能有司嘗旌異之今官進而年益高三子歷仕將顯要其福蓋才艾也前五十七年駱公解舟鄂渚風引之入世祖皇帝軍中得召見論兵事奇中世祖

道園集

類集記

志

以之北來然不願任故以翰林應奉終其身史進士之父史先生駱公之甥也胡君嘗以駱公之命續兄弟之好是以進士爲之詩集亦蜀人也故爲之屬筆以記不敢辭後有以盛德之家稱於燕山者將在胡氏尙有徵於子言也

敘樂善處如漸離擊筑荆卿倚酒和之俯仰之間音采甚壯

葛端調

德符堂記

古之仕者不必出其國大夫士非有朝聘軍旅之事
未有舍其鄉黨親戚墳墓而之他邦者自侯國而入
仕王庭蓋可數焉春秋之末善用材者稍不盡出其
國雖聖人不能不轉環於四方矣井田廢而士不出
於農矣封建廢而人自達於天子矣於是材者能者
之用不自止於郡縣矣而士大夫始有去其鄉不復
能自歸者焉若仁人君子之心詎能一日而忘父母
之邦乎是故去家而見用於世既貴而復歸故鄉此
道圖集

類集記

充

國人情之所同欲也然而能得之者或鮮矣高唐王
公仁甫從其父時宦遊東南聲譽日起編歷臺閣及
特節江南副司臬事始得一過其家顧瞻源泉之深
長竹樹之慈情慨然從其老人昆弟求問其大父王
大父釣遊之舊躊躇嘆依依然始不能舍而去之
王事有程不可留止而中心之往來未始一日忘也
天曆三年自忝議中書拜治書侍御史眷遇日隆事
任益重公亦自知其未可以遽歸也故其思加切焉
因以告集曰里有宅宅中有堂我構我成祭祀賓

客之所也然而鬱乎在望莫之志焉子何以表之

而繫吾志也乃為攷諸王氏之故取諸三槐堂銘名
之曰德符堂云夫善言德者必本於父兄古之道也
今夫大山喬岳之門滄然雲興沛然雨作土石發乎
光潤英華榮乎日星豈無所自者哉仁甫氏以令聞
令望見知天子為名公卿固其符之已見者矣古人
有言有感於斯應必隨之符之謂已仁甫氏以學問
為術智以政事佐化功則所謂者復為感矣感應
相於無窮者豈有涯哉王氏有賢子孫善求其本

道圖集

類集記

丰

始而得其符之所自發其在斯堂乎烏乎君子之為
德也自家而鄉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善推其所為
而已矣然則王氏之德之符也其見信於斯世豈不
遠且大乎

文清款曲遂覺意言敦

葛端訓

思本堂記

宜春黃元瑜氏好古博雅取所藏三代秦漢以來圖書器物居於一堂名之曰尚古故翰林學士吳公爲之記而告之曰尚論古之人莫如易書詩春秋之爲古也元瑜之所尚孰有加于此者乎噫公之爲元瑜言者至矣其望於元瑜之所至者厚矣嗚呼觀其器而知其用觀其文而知其實則凡觀於古人者皆所以成已之能也繇是四方之君子深有期於元瑜焉後二十有餘年元瑜使來告曰某以先世之餘慶出

道園集

類集記

主

而食士之祿歸而有家於鄉願吾族人昆弟子孫其初本一人之身也乃作思本之堂於居室之近聚族人之爲學者飲食而教之又於歲時具酒饌蔬果率長幼以享乎先祖庶乎凡吾同氣仰而望焉各思其本之同出而精神血氣之感 蒿 如在於斯庶有以盡其誠乎哉取私田五百畝之租入別儲之以脩斯堂祭與教之用而請爲之記焉然後知元瑜之真有志於尚古者矣吾聞古之爲道莫重於祭莫切於教思本之堂爲斯二者而舉予安得不爲之記

于夫古今一道也而時王之制有所不得行往昔之

事有所不得爲志之所存有所不能自己者取其得

爲者而爲之豈非善學古者歟昔者先王之制祭禮

甚重且大也染盛牲殺器皿衣服之等甚備也求於

陰陽鬼神之義甚至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各有

廟焉以妥祖宗之神靈以一子孫之心志交庶之不

祭未嘗不得伸其敬於宗子之家繼禰之小宗未嘗

不得專食於子孫 而有國有家之族人幾無不

祀之鬼矣後世貴爲公卿封不必有其地名爲世祿

家不必有其田於是廟無所於立不得以行古之祭

道宜無以聯屬其族人矣而况於士庶人之家乎先

王之遺教彛倫而已矣其始教至於德爲聖人極其

至而已矣自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之家黨衛之間其

教一而已矣士之仕不出於其國農之耕不出於其

鄉無所事乎遠外故鄉里親戚之情親友助扶持之

事近至若閭巷之間其耆老日坐於里門其少壯且

出而誨之以所當爲夕入而督之以所不及則是父

兄無不教其子弟者矣後世身無以爲教教不以其

道園集

類集記

主

道或工文藝以事進取趨游末以繼利欲遺君後親之心舉世不怪不厭又何責於閭里之間乎噫苟非真知古道之可尚者其孰能知致力於斯二者乎想大斯堂也結歌之聲作少長有序而不紊邊豆之事舉神人交孚而無間於是歛福祚而敷施之通幽明之故合隳戚之情勸酌頌祝宴樂醉飽行之有常久而無斁也前三百年宗家太史公之言曰冲和在此丁技也其殆爲善思本者發乎然而祭典教之道猶有可言者吾聞元瑜子弟多好學尙有以推明其說

道園集

類集記

卷

而品節其事以佐元瑜之成能乎

弘博浩衍汪汪千頃波

知還齋記

相國李秦公公小寓於君第之後取陶淵明歸去來今辭中語名之曰知還而命集記之集對曰夫身任天下之重者必有周天下之慮慮周天下則凡所以竭其心力者勞矣於是求高明廣大之居以供其身休其氣息其聰明之用以待事物之無窮者人之所同也而竊嘗觀盛德於下風矣初天子之在淵潛也公以仁義爲之師處憂患於危疑之日而不爲動決幾微於造次之頃而不爲懾懾宗社於大安之地而

道園集

類集記

七

不爲矜神閒意定若初無爲乎其間及天子卽位公以舊學爲之相大綱細目疏治條理不紊不遺意若有不足而公方日與天子坐論道德治乎無爲四海晏然蒙其澤而莫之覺此其所存者大而所息者深又何假夫居以厚其養哉領乃因方丈之室托微物以見志若懼滿盈而有退然之意者其憂深思遠之故集何足以知之雖然公命也集不敢辭乃爲之記曰朝出乎喬林而夕返乎一技者衆鳥也故隱民遠士得以寄輿而自喻也乃若鳴鳳歷數千百載而一

出其進退豈直係其身也哉是故奉其身以爲進退者庶士之事也進退不係其身而係其道者大人之事也公以身繫天下之安危其道著矣今而自托於此是豈以功名富貴易其心者哉集以是知易道之所以貴夫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也

思力回厚 葛端調

道園集

類集記

圭

主靜齋記

監察御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吉題其齋曰主靜而求予發其意焉昔周子作太極圖其說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自疏其下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又自疏其下曰無欲故靜周子承祥聖之絕學開示萬世之學者人之所以學爲聖人聖人所以與天爲一者在斯而已矣蓋聞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陰一陽互爲其根以是知動靜相因於無窮而太極未嘗不行乎其中也故人之爲道一

道園集

類集記

圭

動一靜相爲體用而維天之命未嘗少有間斷也周子圖說所以明乎易也六畫之卦分上下兩體論之二五其中也陰陽各得其正也以重卦而言之三四人之位也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人極立而三才之道脩於我矣其中正仁義之說乎此之所謂靜蓋言太極也萬事萬變不出乎此是之謂主學者之用功抑亦考乎定與主之說乎然而未易知也未易能也切以學者之事擬之而言焉天無欲故靜靜之一言則固人道以觀天之道最爲深著夫耳目口

其之接飲食男女之際喜怒哀樂之發人之所不能
無者也而遽曰無欲豈易言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
寡欲寡之云者未能盡至無也周子曰寡焉以至於
無是知寡欲者學者求為無欲之漸也且之象曰艮
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釋者曰外物不接
內欲不萌此求為無欲之道乎二程得周子之傳其
教人直以敬之一字而使從事焉知主乎敬則可以
馴致於無欲矣自學者論之主敬則即主靜之道無
疑矣橫渠張子又以禮教人動合乎禮所以踐夫敬
之實也一毫之非禮則一毫之敬失矣一事之非禮
則一事之敬亡矣故主靜者莫如敬敬又莫切於知
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故切於為學者之事必知夫
禮而不可易者而後能有所定此可以見聖人之道
必先有所定者乎夫主靜而無欲者聖人之能事學
者之極功愚是以知之即其所聞于父師而用學
不倦于萬一者如此宗吉以文學躋高科以才識歷
華要常人之情固足以高視一世夸耀一時矣反而
求諸身心之學以極于天人之際而取周子之至言

退園集

類集記

卷

以名其齋而嘗曰在之此其志豈可及哉不以予之
老退荒陋而遠徵其說且夫世俗之學質樸者安於
固陋以不事猷為為靜而浮薄者以不踐聖賢之成
迹不攷經傳之微言罔象高虛益飾疏鹵以為靜者
此皆昔賢之所深憂而今日之所慨嘆而莫可止者
也趙君有得于已方資進用又有以扶其正而抑其
偏焉則此齋之設其功豈小淺也哉

從流合源先儒同術異詞處得此而一貫之

葛端

退園集

類集記

夫

孝思亭記

國子伴讀莊平梁生爲子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以孝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栢成林爲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亭以表其處而求文以爲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蓋無墓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脩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苟於是乎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而墓無祭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廟所以祭而墓非祭也有廟者必道園集 類集記 末

有主主之始立也三祭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有福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自祖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大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是合族之大法也而近世王大夫家廟主之制或莫之攷一再傳之後昧於世次者或有之矣況於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惜也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又有一焉今中原之

地平衍溫厚故其爲塋兆也高而不下凡子孫皆得以次附葬歲時上塚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爲某親此爲某親拜於墓下者孰爲某親之子孰爲某親之孫蓋深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苟以義起禮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孝拳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用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感今追昔慨誠良深足以動人仁厚之思

道園集

類集記

今

張允中字說

有一言而可以通天人之際極神聖之原以爲道學
無窮之傳者其惟允執厥中之語乎人受天地之中
以生人之所以爲人者卽天之所以爲天者也堯命
舜舜命禹仲尼實舉而言之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
傳而述之以爲中庸者亦必示人以喜怒哀樂未發
所謂大本也是故萬世之下學者不於是而學焉則
無以知聖賢之傳心以極夫天理民彝之至者矣昔
之君子以爲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其本之在此也
道園集 類集說

全

學之道必致危微之辨於善惡之機擇之而不使
有所差執之而不使有所失庶乎至精至一終日言
之而不離乎是矣允者信也世降俗末所以無得抑
學者近不信其師說遠不信於聖傳人之所以得乎
天者亦不自信是不自信其爲人矣可不憫哉是故
自學者求至於聖人莫有在于信乎吾友河中張君
允中之學於成均也講之有素矣貢於地官轉平西
臺持文書審政令出謀發慮以佐其長閱歷歲月以
成其能而佐憲幕於江右所以不敢有過不及之

者豈不本諸知是之篤者乎嘗聞先儒之論治必欲
聚天下之人才而教之大學學成而布之天下則其
爲學也一而不雜正而不偏其爲治也通而不僻同
而不異所以爲均齊方一者也今國家建國學於京
師以教胄子與凡民之俊秀取其才器而用之往往
不失其守有以見於當世者是道也吾於允中見之
美賢者有益於人國也豈不信哉是爲允中說
善於取勢故踈秀而無腐色 尊端訓

道園集

類集說

全

丘岳魯瞻字說

臨川丘岳字魯瞻習文史憲府受代耕之祿其進身
有日矣因其字求說以自勉乃爲之言曰予聞之孔
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所至者彌高所
見者彌遠善學聖人者之所當知也是故必去凡近
而獨游於高明必恥汗下而自至於遠大然而有其
方也書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先正之言
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因措足於平正之地則不什
貴乎進之有漸也如此丘之爲文象山之並起於地

道園集

類集說

全

也丘於山高之至也魯又禮義之國也天下之望莫
加焉高者人之所共瞻故又戒夫自處於高大者萬
日之所瞻不可苟也危則無以安險則無以完易曰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其善爲瞻者乎是爲魯瞻字
說

節促而音甚修詞質而義極轉小篇之最善者多
於大手不經意中得之 葛端調

陳嘉績釋思字說

晉雅曰績勲功也功績貨登平明考就成也蓋習之
業執之爲事成之爲功攷之爲勲而績者獨假絲
絲之工以爲言何也事業有作輟功勲有細大皆有
公速難易之不齊惟治絲者累日積月緝績不倦能
無間斷無疵類精一持久經之綸之毫忽尺寸丈匹
告成故以類取其純以色取其素是故以嘉爲言者
言其美之至也會稽陳君嘉績家世搢紳設義學以
廣教謹士行以視身粲然光華而無所矜伐卓然高

道園集

類集說

全

尚而恒若退藏固足有用於當世者哉其父兄師友
所以名之者如此則皆有望於嘉績矣他日請更其
字於集集與建德夏公大之論所以贊嘉績於成者
莫如釋思釋也者納釋而不忘於中念之念之相繼
而不絕則心體之精微有緒而不紊學問之浹洽如
水之有源以之爲已則爲已之道成以之治人則治
人之效考非卒然偶成之功非漫然無根之業古之
所謂大經大本者有在於是矣故取其名曰釋思云
便便可以待叩 葛端調

易晉用昭字說

易晉字用昭蓋取周易晉傳之辭所謂自昭明德者也其父景原甫求子爲之說予嘗聞之心之本體虛靈不昧未有不明者也然而人品不齊則其爲明者不無大小通塞之異矣明膚所照者聖賢之所自施而大者也攷索而知者衆人之所以塞而小也故善爲學者求爲通者大者而不願爲塞者小者庶乎其本然之明無有不盡者矣是故能盡其明者然後能用其明不能盡其明者則不能用其明矣其善用者

蓮園集

類集記

金

出於大公至正則謂之明所以用之者如天地之大有日月之照矣不善用者用之於私意小智則其所用者察察耳非明也譬諸舉管以窺天鑒牖以爲室其爲用也亦狹矣況乎察之愈失而明愈背者乎是故欲知天此者學而辨之可也嘗試卽其知覺之動而求之原夫性命之正者擴而充之則聖賢之明可得而用矣其出於形器之私者則克而治之然後無所乎乎考索而所謂私意小智者亦不復行乎其間矣

晉之爲象日之出乎地上而用乎明之時也

夫有不用其明之時乎不用其明者日在地中之時也非無明也不用其明也必有靜也而後有以啓其動必有晦也而後可以生其明晉也果欲用其昭乎勿表暴勿浮躁勿淺露沈潛乎不睹不聞之地謹畏乎暗室屋漏之中有以存養之久篤實之至自此而用其明明何可禦哉雖然難矣未易言也未易能也予姑謂所聞有志於昭昭者試以此求之

沛然只如一句命意極足 葛端訓

卷

類集說

金

易升至善字說

至善者極粹精純美以爲言者也維天之命人受以生有不可以名物而擬諸形容則贊而稱之謂之至善其言止於至善者如曰人而能盡天之道則極其至而無所他之者也斯善也非與惡對待而分別其是非大小消長進退而有福祥殃禍之徵也學聖賢者其自治也至乎此而盡其極施諸凡民者其治之也亦必至乎此而盡其極以學聖賢者而視凡民則不一矣然而皆欲其止于至善者其原諸天者一本

道園集

類集說

全

得諸已者均有是以必可同至乎極而無疑也易景原幼子元名明德而字之曰至善後改名升而字弗改景原求至善之說焉或曰以至善字其幼子不以泰乎噫學聖賢者猶以此而望諸凡民爲人父者豈可不以此而望諸其子乎雖然無孔子之教則已之德不知所以明無堯舜之治則民之德不可得而新求所以明之新之者且不可得何以止於至善乎魯子所傳之經千五百年而程子表之以授學者朱子取師說折衷補正定錄以爲成言永傳而人之

矣况吾鄉大儒縉紳先生發揮尤切其去世未遠緒言之存有可贊問而從事焉愚不敢以一言集之也
理明詞勁 葛端調

道園集

類集說

全

李士潛文昭字諱

王正五年十月憲使李八重山首以書來告曰有孫
日士潛天性孝好讀書弱冠嘗從學於成均矣待予
崇漢欲遣從誨誘聯未遂所願字曰文昭請一言以
商之潛之字昭也其取諸正月之詩潛雖伏矣亦孔
之昭者乎蓋周大夫因繁霜之非時感偽言之惑聽
衆人不知其可憂已獨見其物理之必至而作也子
思子引之爲言以申其慎獨隱微之意李公受天子
耳目之寄於東南先天下之憂而憂以致治保民於
道園集 類集說 允
幾微之際者固已無愧於昔人之咏歌矣賢孫亦知
念夫祖德已乎然觀其肇錫之意深有望其修聖賢
之學也蓋中庸之教自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時
而又示之以至隱至微而有至顯至見者焉是以當
慎其獨也釋者謂獨者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傳
所謂人之所不見者乎曰隱曰微所謂潛也曰見曰
顯所謂昭也其可不慎乎是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無聲形接乎耳目者固不可得而言而莫見乎隱莫
聞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誠之不可揜也學者

此則情獨可得而言矣然而有欲致力於此者豈有
他哉亦曰敬而已矣所謂不欺暗室不愧屋漏皆其
事也故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是而慎之可
也其惟顯微無間乎故曰純亦不已乃天德也知天
德可以語王道其要在慎獨然則學者舍慎獨則無
所用矣士潛歸而觀乎家庭祖父之德行出而得
乎成均師友之誨明其爲昭也豈不聞然而日章已

溫厚和平之致 尊疏調

道園集

類集說

牛

蕭麗仲章字說

蕭謂以仲章爲字久矣其如命字也蓋取水之盈科道之成章以爲言焉釋者謂澗水之動而湍急處也動而至於湍急畧無間斷止息則有以見其源之深長而非潢汙行潦朝滿夕除者矣蓋無本源則汗漫而無歸短淺而易涸而無盈科可進之理矣以論學者之爲道必成章而後可達焉章猶文也於六書之義音十而爲章十盈數也陰陽倡和至於十則成矣故合音十而爲章也凡學之成章皆因固有之本積

類集說

李

累而至於盛大者也成章云者先儒以謂猶言篤實而有輝光也猶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也猶言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德之盛也然則所謂成章者豈自外至乎水有本故其澗可觀日月有本故凡可以容光者無不照君子之欲達者則知本也乎然而初學者未易及此也雖然遊於聖人之門舍此何所事乎今欲以舍本之學不足之才而欲以用於世則亦危矣傳曰仕而優則學澗也從事廣帥之府敏於事而名亦成矣猶能致思於師友字之之意而求予言焉

書法說與劉元

書之易篆爲隸本趨簡然君子作事必有法焉精思造妙遂以名世方圓平直無所假借而從容中度自可觀則譬如冠冕佩玉執璧奉盃事君事神恭敬在中威儀見外揖拜升降自然成文則其善也乃若顛表反側怒張容媚小人女子之態學者戒之王右軍古今書法第一見中郎百經徘徊三日不能去謂其子獻之書非獻之不能知又意一日右軍過驛亭題壁獻之潛洗壁更以已書右軍還見之嘆曰向去時

道園集

類集說

李

誠大醉書不佳也就書字者論之觀此二爭思過半矣子病目七年隨手引筆不復可識聊記彷彿耳真定劉元元善居浙中與善書者游又好作漢隸至山齋語及此書以荅之

小景正見古栗 葛端調

醫說贈易晉

醫之爲道仁人之事也因之惻隱之發究於其藝之成使人得遂其生而無害焉其學亦重矣哉予來居崇仁五十餘年邑有醫師之良曰易小雅氏故儒家仕族也自其父時識之至於今四世矣小雅之子四人世守其業敏生以爲養居室怡怡無間言小雅甚樂之而思亦嗟夫鄉黨之間罕有及之者豈非天有以鑒其醫之良也而有以報之乎其季用昭好讀書能詩文精神之有餘傍通陰陽之學取其精微以

道園集

類集說

全

相成其業予甚善之無旬日不從予遊也一日其親欲使之遠遊以益其學而來別焉乃告之曰古之人安於其分而嗜慾淺心平而氣完外邪之感無幾也風氣既開欲動情勝以傷其內外之乘者入焉而醫之業始矣聖賢之書可攷而知可按而行也若夫蠱惑僭妄蠱賊於其內而不可測垂淫淫暴攻伐於其外而不可窮苟非精於其技則紛然變恠離見乎甘而面知所以治之者亦難矣况乎晦蒙頑鄙初不問經書之傳很僻躁妄謬於見聞而自用不知邪之

在而誅伐旁及於無辜不知病之所山起而探伺以觀其僥倖或立危論以傷孝子慈親之心或爲大言以肆其冒襲移奪於同列庸俗之態如此豈復有全人哉易氏之爲學數世矣父兄子弟之間溫厚而舒遲懇款而詳密守其世傳而不敢失也考乎古論而不敢忽也治藥必精而不敢苟也視病必審而不敢率也弟有不足問諸其兄子有未知請諸其父受病或深悶悶然求盡其心而不厭及其成功也亦嘗有一言自矜於人以予觀之修仁術者鮮有善於此者

道園集

類集說

全

也以用昭之精敏其出也必有遇合焉進其藝以顯其親予於用昭有望矣故書以遺之

真切警透可砭俗醫之謬

葛端調

木齋賦

本章閣藝文監秀才方積昔在匡廬讀書群木之間
謂之木齋余愛其品秀而賦之辭曰

大何碑碣以嗟嗟今據積木而鬱盤有復榦與豫章
今翳松栢之九毛攬芳草之盈庭今聽呦呦之鳴鹿
濯余纓於滄浪今沐余髮于飛瀑余潔清以有待今
歎望之而彌高絳余驂以弗馳今氣縣薄而心勞感
春物之芳葩今又晚實之不食更千歲其未已兮退
自修乎茲室

道園集

類集賦

九五

書堂邑張令去思碑後

至大二年夏五月余授國子助教入京師舟過會通
河會河間運司括行舟取鹽海中余亦爲津吏訶止
食于邸族之主人未具主人日起公府有急速至者
眾避長席予之子更他席坐察來者意甚沮相顧曰
張令在寧有是哉予因問張令如何皆進曰官買物
數月不予直民寧不願待願歸治生而縣益急追以
來終不得直部使者以責吏而又徵我曹今道路府
史之費且十倍吾安用得直爲張令時官有徵買皆
道園集

類集碑後

六

親載錢至市若鄉悉召父老大家甲乙立告以縣官
所須與物賈使自推擇當費所有者主名卽受賈書
牘期某日以某物詣某所吏無所出入是以事集而
民不知且令行縣中無忤視民甚畏愛之市井婦稚
無惡言強壯無異聞卽有訟令親詰諭往往悔悟去
或有當問卽出廳置案不以示吏手書當問者
鄉里姓名縣門其人如約至亦知令得實不煩鞠治
卽承罪謝去以爲常縣始多無名人竄迹吏舍中鈞
人爲訟使兩不得解因以詩介佐伸縮爲已利至是

無所得志皆自免歸田園令去稍稍復來矣既而予
憩道旁大樹下有二三父老行且歇皆依樹坐久之
忽慨然曰客書生耶吾令張君亦書生也皆爭言張
令官科時召民曰民有戶小賦寡力不足自致府者
勿予鄉正里長其會諸令所三日小民自悉致所賦
諸令令總其戶之所出親至府上之而大家亦無後
期者令去爲太子文學吾賦爲鄉正里長微去隨用
之不以入官期既迫官疏不入賦者逮治之我等奔
走失業家且破矣悲哉寧復有張令乎予願從者曰

道園集

類集碑後

七

小子識之是吾友人濟南張希孟也明年見翰林真
學士元復初爲堂邑人作張君去思因錄著其後云
君自文學爲監察御史遷翰林待制今爲右司郎中

道園集

無卷數 江蘇
巡撫採進本

元虞集撰集有平獠記已著錄此集不列卷數惟
分八冊前七冊題曰道園學古錄後一冊題曰類
稿選然前七冊非學古錄之全本後一冊亦非類
稿之全本蓋坊刻摘錄疎舛實多且每冊之首皆
題曰崇仁虞集考集雖寓居崇仁而其平生詩文
皆自稱蜀人不當以僑寓之地改其祖貫此必撫
州書賈所爲欲引集以重其鄉土不足據也

伯生詩後三卷

〔元〕虞集撰

首都圖書館藏民國三年上虞羅氏輯雲窗

叢刻影印元至元六年劉氏日新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虞伯生詩

續編三卷》提要

伯生詩續編目錄卷上

○四言

樵寓

和陶軒

洞賓像

○五言

謝吳宗師贈芍藥名酒

送熊太古下第歸

表伯長韻贈陶羽士

把菊軒

○七言

金人出塞圖

天台圖

桃源圖

孫康映雪圖

南交黎侯景高郎官湖上修太

白祠

戴和甫歸天台

牧牛歌

送丘教授還臨川

墨竹

豐州李氏孝義卷

楊補之掀蓬圖

溪山圖

雪嶺駝車圖

墨龍

金馬圖

廬峰秋夕

城南春曉圖

送家兄孟脩還江南

卷中

。七言八句

送張伯雨入茅山隱居

贈雲游道士

贈道士鄧雲山

為熊舅初賦靜觀

送人回湘用曾子鞏食院韻

送双林西白長老

石岩詩為道童總管作

浚子旦欽賁賜金至山中用溪

山韻

虛齋

臘雪詩與熊舅初

和華岩長老見寄

張道士蜀山圖

真止軒

董稼湖山堂

題玉華山

天師庵壁墨竹

周昉畫

送朱仲讀南歸

竹所詩為馬照磨作

寄趙中山

羅若川畫松

商德符幽篁古木

贈敬上人

無塵道人

與陳推新

壽吳先生

留上方道院

僧了堂溪聲圖

理太古金石編和韻

先天觀

寄陳湛堂法師

天峯道院

荅陳明復

題王庶山水

父著作家窓間看竹影就題息

齋墨竹

題文子方簣當亭竹影

贈郵生

送李仲淵雲南廉使

贈董生

送阿里仁甫舟中作

謝人惠樓兩笠二首

下卷

七言絕句

金丹五頌

固陵寒雀

李陵別蘇武

寄謙上人

恭華道院納涼

又二首

述懷

又三首

夢良梅

凡二首

和靖行吟

捕魚圖

竹枝歌奉陪諸公送舊而歸莫

聞短歌江上其竹枝之遺響

乎回賦三章

寄蘇州開元光公

清臯旧隱

雪水烹茶圖

延祐丙辰過金鴈欲禮諸公以

王事不果今二十年

寄墨芳咲隱

息齋竹

寄王本齋

禱題二首

送紫高士南游

題能靜齋

和書巢禱韻

明皇出遊圖

自述

宮詞

西村山水

和余道士

柯敬仲墨竹

雙鳬手卷

悼亡四首

西湖景手卷

題橫塘寺

宿天寧寺

孩兒桃

贈王自得

偶題

五言八句

簡天碧山水二首

和山谷韻四首

贈表上人開講番易

題南禪壁

為熊易初題雙駿圖

題織錦迴文詩

覺非齋

三咲圖

和尊賓月

城山閣

五言絕句

畫鵝

畫鴨

鴈

天鵝

荷鍾圖

並鵲圖

墨蘭二首

漁樵耕牧四畫

送程用和歸

是集乃學士晚年所作比
常作尤為得意致刻梓
與騷壇共三岩至元後
燕居劉氏日新堂謹識

目錄終

伯生詩後卷一

四言

樵寓

青松為閑夕雲為戶其迎無賓其位非
主假夢得鹿遇奕忘斧不去不留是曰
樵寓

和陶軒

春木晨榮秋華夕滋流雲行天逝者如
斯柴市葛巾易能歸來我懷古之徒
其詩有義君子高友先覺靡靡不吟
詠不屬豈無它人孰以追躅優哉游哉
君子之樂吾儕小人力能乃休猶可以
馳曷其停輶卷舒無闕入聖是優敢以
未成窺方前脩祖德之述尚論其世我
獨何為夙墮羈縻聞君贊歌祇以生輝
既曰知非清勗餘歲

洞賓像

洞庭喜波明月萬里我時見之劔若秋
冰

五言

謝吳宗師贈芍藥名酒

講臣不常參寂寞奉朝請故人得好花
持贈迺兼秉金盤日中出品目標禁省
一尊重數鉢大與牡丹並醖香實尊貴
深城更和靜看然荷慰藉相對空畫永
起求神農經錄在淮海燒天々美致真
留不耀朱景上京素高寒夏至冰在
沙草不滿寸苞葉成枯梗同生亦異

榮梓何不寫此豈芙蓉丹遂是太阻
灼々天女嬋藐々步程整盈々銷卷
况彼南國迥移置諒不可孤賞且深領
雖與名酒俱絕飲畏停冷頗聞好事者
采擷置充茗刀圭果三嘖五臟化俄頃
文章麗出日儀鳳同煥炳言誇衆應錄
所貴仙者肯

送熊太古下第歸

風浸閭闔興花向上陽開歲月去如水
之子殊未奉兩雪載陽道下生影奇

乘以千金車籍之五色綵意重謝成失
捐棄來何先哲尤待價歸哉神永敦

用表伯長韻贈陶羽士

憶昔白雲君高居保黃寧夕煉黃帝真
晨誼神農經群真時滿坐遂響每盈庭
寸田既無畔幽閑那可局兔裘萬物表
婆娑瑤帶鈴歸來外塵事曾孫冥虛亭
所志在高遠三筆列青冥類然得所止
一念三千齡崑崙安明跡旭日曜帝育
盤柏有童子乞田求伏苓

軒輦車

高軒何所植杞菊交根枝紫實既秋熟
黃花亦脫落嘉名信所愛何以樂予似
此邦号富庶士賈志懷資蕭條山石間
誰復見惇嫠遺脫兼并條稚剝無完肌
侵彼百畝受寧得安寂耕種此閭門由
庶幾終奪思捋捥易為節烹茗貴有宜
三咽可千歲逍遙奉天隨

七言

金人出塞圖

海風吹沙如捲濤，高為陲磧深為濠。築壘其上嚴周遭，名王專為氣振豪。肉食湏飲田為遨，八月草白風颼颼。馬食草肥輕骨毛，加弦試弓復置橐。今日不樂心慍慍，什伍呼其曹。銀黃鬼鷗明綉袍，鷓鴣小管隨鳴靴。背孤向虛出北皇，海東之鷲王不驕。錦鞵金鍔紅絨條，按習久畜思一超。是時晶清天翳絕，駕鵝兔來雲帖帖。去地萬仞天一瞥，離婁

屬望目力竭，微如聞風驚一掣。束身直上不回折，遂使孤兔一片雪頃刻平荒。洒毛血爭誇得雋，頤足悅挂鬼懸狼。何足說旌旗先歸向城闕，落日悲風起蕭蕭。屑煙塵滿圍鼓微咽，大茵邀王具甘歡。王亦欣然沃焦熱，閑支出迎騎小鐵。琵琶兩姬紅顰頰，舞歌迭進辭燭城。穹廬斜轉睨觚月。

天台圖

天台八萬四千丈，下視東海如一盃。金

雞候鳴日欲出，吞吐瀆瀆聲奔雷。白雲彌散，綿絮綰眉顙。戴出三崔嵬，一一十翠撐拄千一百。瑤樓臺王生染白，作莽碧回風御氣洪濛開。古亭高卓盤石上，橫丹自插煙林隈。老楓古檜立岸側，云可自此登天白。尚無雞犬識村落，况有車馬相喧逐。我少學仙，意疾得首如蓬雪。俄陪總臨風，每憶坐忘叟。深愧失脚，妄由回尋常夢遊。如宿到忽見益本，與余懷仙人王至和，小家靈室安在。

我人間百斷何足許，存想終日勞形骸。庭間竹葉可再楫，羽衣生雲歸去來。

桃源圖

曾啜複嶺何崔嵬，流泉委注波無迴。昔人尋源既解往，孰謂後世無能來。徐生采藥渡瀛海，生人之資悉滂沛。洵舟一去不復還，還自是秦皇親為載。商於祗在咸陽南，城中日見晴嵐回。翁采芝到頭，白何人往，問窮幽探信知桃源隨地有。自為狂馳不回首，莫向神仙詰渺茫。

且對新圖玩春畫軒轅鄉裏真固師果
得脩身不衰年穀順成物不疵玄黃
衣裳送委垂

孫康映雪圖

千岩万壑明積雪老樹長蘿挂孤月下
有先生眠破戶隙穴窺書癡凍鵲何如
出戶歷瓊田翻身夜入通明天手把瑤
草招飛仙人召昼史那能傳

南交黎侯景高歸 朝三十余
年自五元中被 命駢馳軍旅

勞効顯著後賜田江漢之上以
吾暇日作安南志若干卷示不
忘父母之邦間嘗即郎官湖上
修太白祠皇慶初元來 朝大
夫士多為侯賦詩者

郎官湖邊太白祠百年毀壞誰顧之黎
侯自是南海客寂寞湖上看明月間關
歸國故時心馬上鬢毛今是雪春來幾
見湖水清春去還看湖草碧今人蕭條
古人遠黎侯此時淚沾臆臨湖作五祠

太白一日祠成人嘆息千年太白豈復
得惟有長唐射西極光芒彷彿雲委蛇
黎侯起舞天為泣鯨魚上天終不返黎
侯悵悵坐成晚君不來兮那可期黎侯
之心湖水知湖水波浪潮樹葉以來德
是迎送辭

戴和甫歸天台

戴先生日飲五斗醉不得再飲一石不
甯眠昨泛桃源來兩袖携以煙長安市
上小兒女拍手擲道呼人仙馬如游龍
花如雨蹴踏春秋作朝莫東方不解寒
中戲上帝還令海遶玄海遶玉虹何日
收貝宮珠闕皆蛟虬芝田玉樹久相待
天上老仙那許畱戴先生鑑湖之水三
千丈不可以鑑可以釀明朝亦脫錦袍
去與尔酣歌釣船上

牧牛歌

學人曾是牧牛兒细雨斜風總不歸豐
草長時情似水懸崖絕壁命如絲不著
境号不離境繩杖隨身端息瞬歷年勤

苦一朝忘贏得半川風月冷君不見太
江東短蓑依舊隨春兩橫笛何曾別脫
風大地山河等甘露嘉禾成熟萬方同
國泰民安歌頌起無言可贊牧人功老
師兄善自牧露地當年已成熟大千妙
用一毫端不是寂寞聊自足

送丘教授還臨川

黃金作臺好留客好客不留秋月白東
風吹雪滿衣襟却賦長歌送行客遼東
之山醫巫閭六月五月雪不除昨夜遣
使降香去五尺冰上飛行車知君江上
慎舟楫快馬如龍亦徒設東取來時一
束書還向江波對明月我本蜀人隨水
來結舍與子相隣隈白髮京塵不歸去
悠悠相送心悠哉

墨竹

南風吹雪盡成竹北園老人寫群玉枯
梢不逐蛟龍化密葉終堪鳳鳴宿數枝
東出好弟兄蓬、紉佩激聞聲兩枝又
如父携子老者偃蹇稚者榮我昔西持

澤州驛破綠繞梗具朝食摧殘僅同蓬
興麻太守清貧那復得羅山甘竹笋乃
佳移根便欲泛山家雲峯春嶺即持去
為我細作風枝斜

豐州李氏孝義卷

沙中枸杞已成封的皪丹珠飽秋露蒲
萄滿堂間鐘乳上堂饌食有肥羜壯者
已老少者壯蜂房各自開牖戶此是豐
州孝義門莫忘河南李家譜

易補之掀蓬圖

十年騎馬燕山道飛雪如花着烏帽清
江不復泛扁舟况是繁枝挿晴昊揚承
拈筆寫江村滿卷荒寒共郊島君不見
金盤玉露錦成團胡蝶東家怨春早

溪山圖

曉日朱方得牙鶴一直衝風上康廓橫
翔八表覽九州下視山川間城郭清溪
縈繞千萬尋金銀宮闕檜森々商山紫
雲何處好惟覺蕭亭秋氣深

雪嶺駝車圖

七月八日山陰道積雪平溪沒深草三日餐冰度積道重載素駝發車早當此推蒙茸王庭傳令疾於風却怜聚落任何谷可以踏歌酣馬棚右膺閩南百萬里春兩草青平若砥鄉非羊馬便高寒所不懷歸如白水

墨龍

所為畫龍妙當世神思已盡誰能繼陳家漫見海珠君也向毫端分九似越藤一幅瑩且完雲駕江凌春端不知何

歲因轟擊破卷瓦上青雲端

金馬園

賈胡自騎千金馬解鞍小憩荒城下平原多樹起秋風夢到陰山雪橫野太平疆宇大無外外戶連城無閉夜不然那有獨行人懷寶安眠如畫者

盧峰秋夕

紗厨如水春雲空汗夜香潤資薰籠北窓虛敞足幽寐蒲葵塵尾來輕風銀缸欲竭酒力散連床清話今宵同山洋縣

遠無更鼓唧唧草虫階下語十二闌干月轉簷鵲疑初驚振霜形明朝歸旆山中國首西城暗煙雨

城南春晚圖

天台先生有山僻卧起多山朝不食菜年騎馬聽朝雞嘉隗諸峰挂胃臙陳生受意不受辭竟拈秃筆為掃之既安樓觀對奇石復着梁棧橫清漪游吾曰游釣吾約隔林彷彿闕幽鳥瓊臺何知無挑花此是城南莫春曉夜來天子傳詔呼先生直上奎坡趁盤盤迴復一萬里無限好山并好水如從島上見陳生盡寫歸來登堂裏

送家兄孟脩還江南

家兄八月來作客六年不見頭然白五人兄弟四人在忽憶中即淚沾臙我家墨西忠孝門無田無宅惟書存兄司篋庫實父廕弟竊餘澤承君恩文章不如仲氏好叔氏既壯今亦老土即五歲未知學嗟我何為長遠道諸兄讀書俱

不多又不力耕耨素何愛來每與二三
友看花把酒臨風哦蜀山峨峨歸未得
盤之先寵臨川側碧梧翠以手珥移應
與蒼松各千尺朔風吹雪河始冰先歸
烏帽何眾之明年乞身向天子共讀父
書歌太平

伯生詩續編卷上

伯生詩續卷中

七言八句

送張伯雨入茅山隱居

攜樽扁舟入白蘋隱居旧宅去極真囊
盛肘後存丹訣書到人回梅道心未覺
白雲高任晚也知蒼木寄來頻手招岩
上騎黃鶴當是華陽第幾人
隱居閑道無人蹟麋鹿未依白雪深每
隨雲氣得芝木莫怪丹光穿對林茅土
自騎一虎下木客或與羣猿吟想尔此
時最相憶遲予飛鶴度子岑

贈雲將道士

神室誰開自洞澈紫烟爲戶玉爲扉春
容淡薄胎仙舞晚景虛明脉望飛繞樹
風雷龍睡醒滿囊雲錦常馱歸猶憐長
物煩聞見更上高臺一振衣

贈道士鄧雲山

一片春雲乃何山六盤戴向海波田金
銀樓觀蒼龍戰日月旌旗白鶴間拋骨

有丹宜早服靈心如冰及秋還九重
與蓬萊近者仙衣造玉班

為熊夢初賦靜觀

睡覺東窓鼻息微水流不競落花稀風
簾底用生分別塵鏡何情辨是非春去
蝶隨游子夢秋深螢入定僧衣可能袖
手高閑者看到行雲作雨歸

送人回湘用啓子羣食院韻

東門有客上扁舟舍弟還從數昔年清
宴羣惟明凍草高談羽扇動江蓮湖南
賓客今誰在湘外蘭蓀自可仙珍重太
常臨別語毋忘食菊飲寒泉

送双林西白長老

峨眉山月半輪秋我憶家鄉念白頭
踏出原流去水身隨海岸到時舟長空
一鳥飛無迹白雲千峰爛不收却嘆
來消劫石雲興百問若為酬

石岩詩為道童德管作

維石岩一氣象超俗憐培塿獨岩荒八
風不動磐坤軸一柱高擎切斗杓江郡

真雲白遠封湖陰積翠上春潮便應
此為霖雨直向中天絳節朝

從子旦欽賁賜金至山中用溪

山韻

鍊金丹里來天上旧賜新頒捧拜條去
國和遲漸補報榮家歡喜度空靈孤臣
清淚三生夢一寸春陰數葉書更買青
山可終隱不妨投老得安君

雲齋

誰識空中有至真一庭芳草自生春風
雲變化閑來往日月揮持在立賓賓
有神凝鑒水金丹參真現窓塵忘言本
是吾齋事莫負空同問道人

臘雪詩與熊夢初

官橋柳外雪飛綿客舍尊前急管弦
鄉曉分驚臘日獵圍晨出憶殘年白頭
空對青山在華臺誰為翠黛憐獨有寒
梅能老大擬將清艷問江天

和華岩長老見寄

講帷秩々退晨朝只尺東方寶月遙

露甫承天子賜慈雲還赴梵王招
一日香薰普瀛海群公意氣飄白
人非玉局敢將詩句語參寥

張道士蜀山圖

碧玉參天是蜀山舊曾老度歷
風上接空歌外蘿月長懸合景間
試矧丹崖秋隼疾濯纓清洞夜龍
閑君家塵靖歸來日舟蓬壺為憶還

真止軒

乾坤定位易行中星共辰君象亦同修
日有言寧高此先天無事若為工音
倡和黃鐘始水火浮沉土金空世法
多相比並閑循斗柄玩東九

董掾湖山堂

九江秀色何處好新堂正值甘棠湖
春水初生蕩洲渚晚九欲起散魚鳬
自食對脩竹教子讀書編綠蒲知君
應恕足陰陽行見高門紆紫朱

題玉華山

何處清江擁玉華手題名榜寄仙家
光

疑石幾千年雪影動銀河八月樣
藏藥寶函騰王氣說詩瑤席散天葩
奎章閣更無能賦得似新宮蔡少霞

天師菴壁墨竹

憶昔卧起脩竹地當林日看風生白
雲時來衆仙降皓霞如瀉孤鶴鳴吹笛
江深星斗動釣竿對老浪波平何時置
我北極下獨倚高壁聽秋聲

周昉畫

岳上雲生日轉簷海風吹雨暮寒
尖春明玉色遠鄉澤夜定珠光入鏡
奩纖得妃央隨綠斂教成鸚鵡啄紅
甜試令鼓瑟應無語月斷歸丹思未
收

送朱伴讀南歸

喜子南歸盱水上經過為我問臨川
家種橘霜垂屋何處蕪葭月滿江應
有交游伶達道試從父老問豐年寒
穰星晚成春服一一平安報日邊

竹所詩為馬照磨作

蕭々脩竹倚闌干幙府高秋獨坐
光

化欲隨清珮響鸞停長共碧梧寒幾年
冰雪培根節一日雲霄見羽翰聞遺武
公方弄愷永歌淇奧報平安

寄趙中山

清鐘徹曉輓轡乾十載霜蟾獨自看護
法老龍思淨梵化人孤鶴報平安相逢
歲晚頭俱雪想見春陽氣若蘭擬辦芒
鞋求覲面晴塵双景共消寒

羅若川盛松

莫春多雨昼冥冥羅生昼松當素屏老
蛟化爲劍氣黑白鶴下啄苔痕青傳來
日莫自篝火夢入幽岩尋茯苓不遇胡
僧露双脚石函自了讀殘經

商德符幽篁古木

湘君宮在洞庭湖幽篁古木龍所都石
壇雨過碧苔蘚水香風動青珊瑚老人
歌枕看蜨螳發婦停丹聽鷓鴣江南蜀
道問來往商公之孫今有無

贈敬上人

二十進方四十歸人民城郭松依雲

生谷口爲雷去花滿林畱作雨在窰窰
爛瓦成宝器諸天劫石拂鉢衣扁舟穩
上番陽去更問雲門莫了機

多塵道人

雲霧岩衣月作裳天壇獨自禮虛皇龍
收古劍沉秋水鶴識神丹起夜光金井
有声惟墜露玉階多色下凝霜無端下
累松凡動又欲飄然上鳳凰

與陳維新

新公家在觀橋濱茅屋蕭蕭不染塵通
夕跡跡光烟之經時神至火勺之一杯
秋水留仙客幸嶺春雲共野人借問如
何參絕學破除妄想不求真

壽吳先生

承明三召意勤渠歸老從容遂燕居九
杖雖塵无倦色經綸不用有成書春綠
雨露多沾溉昼永風雲妙卷舒華蓋滿
丘漢儒行千年高並翠夫渠

畱上方道院

卜隱山中事已遲歸來死處著幽栖打

穿溪谷却車馬留宿高齋慚黍雞茶
蘇明參石鼎燈從太乙借青藜百年身
世半塵土一日林泉何足稽

僧了堂溪聲圖

磨衲歸來閣倚坡地開半月引泉過蒼
龍入鉢歛凡雨白象卷湖吹浪波宴坐
不眠花癖飛行無迹影婆娑廣長舌
相何時了未覺遊人一偈多

理太古金石編和韻

上林曾見衆芳春雨湛溼冰有柔何
處壯山留客住未聞東閣為君開
具眼方留迤琴有知音不用媒多學少
成嗟我老每看精藝欲心灰

先天觀

畫象新構先天觀更欲工吟勝登師山
挾風聲雷起陸水涵天影日當池長生
有道人到溪歟死為了知不是三
年不題句卷中為有范曄詩

寄陳湛堂法師

月宮桂子為岩阿想在林間閱貝多持

足地神衣拂石獻珠天女襪凌波香因
結願留龍愛水為烹茶喚虎默寄到竹
西無孔笛吹成動地太平歌

天峯道院

衆峰羅列總名山更出岩崑紫翠間上
直父星天一柱中含道氣玉重環臨池
水月清秋老繞閣煙霞白日采溪上墨
香傳遠客令人思與鶴飛還

答陳明復

城頭雲重鴈飛過憶過江南夜雨多
對嶺前雷破石稻秧田裏水盈科何暇
短棹鄭荳菜盡日長松為女蘿賴有仙
翁知此意不固樵唱即漁歌

題王庶山水

蜀人偏愛蜀江山圖畫蒼茫咫尺間
馬橋逐車蓋合百花潭上釣舟閑
子義貪饒賦應歎揚雄老不還花重錦
官誰得見杜鵑啼處兩斑斑

文著作家窓窗看竹影就題息

齋墨竹

數个簷當一小亭南窓承日印寒青水
晶簾裏珊瑚樹雲母屏間翡翠翎却愛
微風動蕭瑟翻疑落莫倚娉婷憑君更
有鵝溪絹莫為空花結定形

又

文翁寫竹髯成絲不作茭芦與柳枝日
色分明見真本天工端的是吾師動搖
時與禽相語偃蹇惟條石不移蕩蕩春
雲好才思千姿万態總相宜

已學夷齊願惜陰如何逐日轉蕭森
揮自出形容表摸寫誰知造化心持照
不堪憐苦節卷懷無遠愧幽尋更看月
夜風塵定着意沉々落墨深

題文子方簷簾亭竹影

憶昔竹枝皆楚歌何曾舞影見婆娑玉
山雲氣了然足是湘浦兩痕空漫多環珮
因几猶錯落旌旗拂日轉委蛇白駒皎
々誰能禁霧閣雲窓奈老何

贈鄧生

君是銅鞮道更優我歌錦瑟送長遊景

純厠上灰瓦初一行門前水逆流曾把
仙翁面醫鶴要知衙將面如猴談天談
到八十一好問九州之外州

送李仲淵雲南廉使

海上瀛洲想玉珂綉衣念歷幾坡陀資
人會合還憂少自古文章不用多統扇
誰迎桃葉渡芦笙莫奏竹枝歌不令駟
馬歸金馬奈尔相如好賦何

贈董生

李公昔守清江上翰墨交游有稚川
泛遠海凡兩至共對小山松桂眠攢灯
何處得古法修池忽欲每千年嗟我李
氏孫尚幼川翁家學子能傳

送阿里仁甫舟中作

送客江邊醉似江漢村留宿已雞栖凡
平山影搖舟楫雨急灘聲入鼓鼙故老
別來誰尚健新吟吟罷更重題却因農
事催歸去臥看浮雲送上溪

謝人惠棕雨笠

浮雲滿空無所依高岡獨行來若歸仙

人冉遺松老鳴鹿吻生草肥伐木
遠聞何如谷傾筐近渴故時薇山中雨
來霧先合此日先生戴笠歸
歸路江波自濯纓白頭徒步一身輕蕭
白雨荒陂晚恰黃鶴夏木清杜甫
堂於詩更瘦遠公許以酒相迎野僧三
四回素往此日先生戴笠行

伯生詩後卷中

伯生詩後卷下

○七言絕句

金丹五頌

靈槎八月自天來瞻望初陽歷斗箕白
鶴青鸞相對引九霞光裏識真師
手把金針徹夜縫死央綉出錦機空万
人如海誰親得製个紅袍似日紅
枯樺軋曉寒微破帽籠頭只自知重
為祖孫添註脚可怜喫苦為孫兒

等閑拈出一丸瓦補破扶衰信手為不
因混沌擲落地問君那得火龍騎
海上三山一徑微半間茅臺滿烟霏詩
成喜有題名處月裏長懷玉雪輝

固陵寒雀

暮尔微命出蓬蒿
高鳳凰那類此
暮尔微命出蓬蒿
高鳳凰那類此
暮尔微命出蓬蒿
高鳳凰那類此
暮尔微命出蓬蒿
高鳳凰那類此

李陵別蘇武

老羝已乳鴈書倚玄位初分哭向天
自節髦歸漢地將軍應是執轡然

寄燕上人

不見燕公二十年石橋依日駕晴川空
應和及空山集倘許人面一句傳

恭奉道院妙涼

手持道書入山館長林無人月落半松
花拂衣清露深長嘯它峯起巢鶴
松凡滿天山月高踰雲一似駕海濤不
知身是浮丘伯細哦四言吹鳳匏
虹玉通天闕夜章不留榻上付仙郎一
時准解騎雲者乞分龍瓢洒下方

述懷

青鞋踏遍莓苔迤万里橋南几瑟之一
双白鷺也多情隔岸飛來如送客
菱花半掩無消息腸斷城頭秋月白故
園能隔幾長亭羌笛一聲歸未得
登橋南畔行人立芳葦蕭蕭舡去急雲
連北闕與天深秋落西山和露白
玉顏惆悵江波隔夜之流塵空室瑟可
伶蓬鬢已驚凡好在葵心猶向日

夢良梅

汀煙冉冉竹重々老樹踈花吹曉風北
遊燕薊今白髮憶踏江舡如夢中
茅簷曝日歸來晚野水荒雲誰是伴一
枝已見故人心三尺未愁橫幅短

和靖行吟

擁鼻微吟午夜清心空與月合圓明无
端却作梅花想着影綠香夢不成

捕魚圖

數罟臨溪晚不收蘆序三尺抱寒愁金
鱗自在江湖上烟雨重々具釣舟

竹枝歌奉陪諸公送舊而歸莫
聞短歌江上其竹枝之遺響乎
因賦三章

江上婆々作大招行人見者為魂銷使
君若愛桐江佳莫道上江無莫潮
銅雀臺中朝暮思蹇帷作伎望君來江
頭只是須臾別何處多情更有詩
使君魂魄已飄風那有恩情更及儂自
是人心難冷暖不辭江水濺衣紅

寄蘓州開元光公

推擢軒中少塵事恩公昔共兩青藜只
今主人相憶否風雨扁舟覓白題

清臯旧隱

春雨初收水滿田村々桑柘綠生烟隱
居聞在巢臯上長見沙頭呼渡船

雪水烹茶圖

烹雪凡流祇自娛高情何足語家妹果
知常靜為其樂列金間居之不須

延祐丙辰過金鴈欲禮諾公以
王事不果今二十年

昔禮岩頭一趾羅願香猶在石磐陀上
人幾歲離金鴈海月江雲弄碧波

寄曇芳嘆隱

優鉢曇華一度開梵天帝釋自拈來人
間讚歎那能盡慚愧文殊大辯才

息齋竹

西清閣老剡丘公愛寫疎簷弄晚風玉
殿不局秋夜冷好看極鳳月明中

寄王本齋

揚州何處好吹簫海闊天空碧樹遙故

遣湘江孤鳳去長吟休負月明宵

襍題

湘江風捲白蘋波北渚雲深帝子過欲
采瓊芳渡江去翠衣輕薄晚寒多

江上青山生白雲鸛鳴啼處有湘君行
人來截華瑄日暮青林玉氣分

送紫高士南游

偏入名山採紫芝只餐秋露已忘飢東
南際海群峯盡欲向浮羅更覓誰

題靜齋

綠陰承宇無塵中有幽人坐不驚
杖閑來看竹露小窓何處得秋聲

和書巢襍韻

北巷高齋滿硯冰柴門唯許小童應幽
人自得延年術不信昌陽是掃苓

坐上清樽未始虛長歌誰歎食無魚主
人何物為生計五尺危巢万卷書

一簪金粟長靈芽不待春凡自放花收
拾黛螺和玉屑昔時眉臉是君家

客來相對飲无何客去杯羹手自和未

許傍人空嘆老誰知小屋得春多

明皇出遊圖

輦路凡微曉霧開華清宮裏看花來五
王走馬誰先醉倒着宮袍去不回

自述

每懷衡岳讀殘書似憶青城舊隱居萬
一天恩憐賀監勅令何處結茅庐

宮詞

夜半宮車出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曲
闌干外銀燭照見芙蓉葉上霜

西山山水

一段雲山一段秋蹇馱尋壑更強丘宅
年後老鍾山者應向松間覓旧遊

送余道士

憶昔遊京最少年等閑詩句被人傳君
今似我當時面玉雪春凡上客舡
諸老愛賢飢渴如牙華減義重容虛子
當徑上蓬萊閣偏讀人回來見書
應有多情問故人為言溪上舡頻春
東面道清如鏡照見蕭蕭白髮新

柯敬仲墨竹

千年老蛟化為石蒼蘚枯槎角三尺事
玉互好兒孫長倚天凡動秋碧

双鳧手卷

五湖烟雨一扁舟汎汎聊忘去國憂最
愛奴奴如夢畔一双紋羽伴人愁

悼亡

吧臣不飯會稽章井旧終身愧孟光縱
有它年千石酒寧如當日一盃漿

地中代我忘悼一去無由再見之欲

負音容頌

以重先生無睡已多時

十載思君久別離歸來忽作死生期孤
燈夜雨深坐正似燕山恨別時

比似燕山恨別時鬢邊添得雪絲絲祇
今心事真如水可得才情更賦詩

西湖景手卷

五雲樓觀日華东每踏紅塵氣若虹誰
道小橋流水外數竿煙竹弄秋風

題橫塘寺

扁舟風雨莫接僧簑笠敲門八尺藤知

我自來無所住一龕留得佛前切

宿天寧寺

丈室千函貝葉心疎篁幽鳥在庭除野
人久不到城府愛此洋如澗谷居

孩兒梳

書檯春晝雨續紗一封梳花思不群彈
指樓前當日面莫教童子是雲雲

贈王自淂

江上秋九月深丹楓烏相掩堪吟可
能阿閣承朝日玉作參差學鳳臺

偶題

文章光燄貫長虹來者無窮往者空頭
白眼昏心力盡高堂深夜燭搖紅

五言八句

簡天碧山水

千仞青山裏和衣坐石苔看雲為雨去
聽水共凡春春盡揚雄老秋清宋玉哀
故園誰賦得空對畫圖開
雲氣連山洞松声夾雨寒抱琴穿竹逕
留棹倚江流夕照歸神女春陰帶錦官
此生旧同里偏解寫潺湲

和山居韻

冰泮溪流玉雲生島岫輕陰殘夢重
遠樹亂愁中鷺淨燕晴繁鶯閑共晚
地偏山氣近兔窟濕房櫳
落日亭前水翻几雨後荷翠簾明
荷扇按清歌影淨鷗千頃涼生蚊一柯
布舟成獨咏秋思尚能多
露冷天光逼溪澄夜景圓水花含窈窕
山吹散清綿為覓洪崖侶重尋赤壁舸
翻然孤鶴外迴互萬山連
歲晚冰生壑山深雪擁舟清齋須把菊

甘餌足獲苓水繞階庭靜杉依石室青
白雲麾不去書影弄虛樞

贈表上人用講番易

法席初鳴鼓龍天已滿空花飛檐外雨
幡動室中風室氣來天上金声振楚东
點類無如石應是孔生公

題南禪壁

南禪住北峰林影動秋空登意声塵表
吟情水觀中幽叢收墜露老穉下微風
不有維摩詰誰能丈室同

為慈惠初題双駿圖

真駿不受羈衡凡忽競馳雪翻兩足捷
塵引一編然國士不並世神龍難力追
故應双劍氣昨夜起天池

題織錦迴文詩

宛轉千姿緒綢繆一寸心文章遺彷彿
情識墮幽沉春日閑睢意秋凡蟋蟀音
文園空解賦終愧白頭吟

覺非禪

今日非昨日始覺昨日非龍光揮利刃

鼠穴絕跡猿猱漁業收私効身心盡妙機
聖言成自証何日聖賢歸

三嘆圖

入社心無適遇橋途漫存自嘆機事失
空與登園論白羽秋凡靜黃花夕露繁
詎能隨眾咲我亦付多言

和葉賓月

凡日宜芳歲烟霞落燕居坐深閑省亦
竹冷靜修書臘醞紅生玉春盤綠間蔬
但須門有客不問食无魚

城山閣

最愛臨川郡城中自有山雲邊開翠嶺
日上擁青鬟酌酒為親壽擎書倚子還
仙翁重相許可以樂高閑

五言絕句

畫鵝

夜雪軍声急春池筆陣高波清翻雪掌
沙淨卧霜毫

畫鴨

亂噉幾將闕能言故不烹秋江寒華影
春水綠同生

鴈

戢羽橫烟莫遺音折葦秋衡陽千遠水
汾曲一荒丘

天鵝

校獵上林苑回身太液池白雲去不返
雪影下荒陲

荷鍾圖

天地一醉鄉今古有淮醒拚死劉伯倫

令人教深省

並鵲圖

双玉振胡晴花梢墜露清永懷書閣日
春日綉簾明

墨蘭

霜几萎蕤刺独秀騷人因世多色自媚
吾玄尚吾德
玉韞不自獻清高伴幽人芳禁此時素
中有無迹春

漢樵耕牧四登

漢子正垂綸煙江曉色新舉頭看疊嶂
那識武陵人

我本青城樵偶然嬰世網谷口夕陽收
高歌與長往

淋漓春雨足綠野趁歸畊尚有泥塗若
山深獨自行

寒林有歸牧隱約牽黃犢一笛晚風清
吹成太平曲

伯生詩下卷終

伯生題葉氏四愛堂詩卷序

江東葉凱翁至京師訪予芝亭之上適子謁告得數見焉見其雅適而端慎介不違於和易不苟於汎知其爲孔老通家之佳士也又從知其能以道行交神明致風雨則其素守可知已間出書一卷袖中則故宋遺士詹府僉程國錄爲其先人成甫氏所著四愛堂詩文也所謂四愛者陶淵明愛菊周茂叔愛蓮又附益以林逋仙之梅黃魯直之蘭者也並植此物於庭戶之間而尚友四君子言將同其愛者焉故曰四愛云耳又有所謂半隱者成甫之長子元翁隱於是而求先志焉言半者以其半待凱翁也凱翁言出山游四方非有世俗之求也願得見名士大夫如泰華黃河者得一言以詠四愛焉亦所以報父兄也欲爲之序引云夫愛出於仁者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以天地生物之心爲心則玩夫生物之理而見天地之心焉亦無

所不愛也而所愛亦豈徒然哉即一物之生而知其與道爲體也其樂焉可已哉是故思有以成其愛而非私也栽之培之煦之潤之附益其不及而防閑遠去其爲害者皆其事也古之君子因物以致寓其意焉非溺情於形質之偏也姑以周子愛蓮之說論之竊意夫日用彝倫之間飲食男女之欲同行而異情者非出於淤泥而不染者乎明睿洞照安行無爲而不矜詫以索隱行怪者乎

非所謂濯清漣而不妖者乎不蔓不枝者純一不雜之謂也亭之淨植者中立不倚之謂也此其所以爲可愛者乎推是言也餘三子之意就其所詣安有流連光日一惠乎葉君隱居辟地其必有得於此若夫善頌則在能賦者云蜀人虞集叙至順癸酉二月八日

玄教宗師吳全節

方今文采重 奎章光照芝山四愛堂
梅蘂春融冰雪界蓮花晚靜水雲鄉湘

累往矣蘭爲佩陶令悠然菊泛觴千古
高風猶一日迢迢歸夢楚江長

中丞馬祖常

幽蘭有貞性佳菊有至節始出水蓮
露下玉洗白杲空谷梅歲晏立冰雪
屬愛九君子畜之以爲德

至熙癸酉四月十三日侍講伯生
老友遣子邀予賦詩媿不能工姑此
以塞命也

參政高履亨

愛菊隱逸情愛蓮清潔志愛梅遠世俗
愛蘭絕世累性愛固有殊亦各在適意
偉哉四君子趣同而世異人品有定論
寓物盡高致遼々千載下孰能遵道義
葉翁達尚友所愛兼其四猗與後來人
先志慎勿墜

玄教嗣師夏文泳

十畝煙霞曲徑深四時佳興足幽尋菊
芳梅綻清詩骨蘭秀蓮香肅道心半隱
肯堂嚴繼志百年喬木易成陰通家自

有全書在閑倚南窓聽玉琴

翰林學士歐陽玄

葉凱翁來京師受知吳宗師又爲名
公卿所愛禮得四愛堂詩甚富此行
真不虛也爲賦五絕

亭々淨植自中通千古知心太極翁幾
度庵山看明月玉簪浮出白龍宮

右瀛翁愛蓮

粲々中央色不偏風霜搖落義熙年男
兒一種剛腸味不讓隆中老子先

右淵明愛菊

紛々桃李下成蹊騎馬山人聽曉雞如
光暗香相慰藉懲書猶到六橋西

右君復愛梅

餘少花濃雨露深政緣猶有市朝心豫
章太史春秋筆不遣山王預竹林

右魯直愛蘭

涪陵翁解識春陵薛映何如刺史弘葉
氏堂中知尚友不緣花有愛和憎

右葉氏四愛堂

翰林學士揭傒斯

蓮菊梅蘭共一堂父兄子弟愛無忘對
花便擬書徵士學道唯求接素王孝友
家傳人所羨橫斜句好與偏長百年心
賞千年意一種風流四種香

監丞王倫徒

原有梅兮隲有蘭君子之愛何幽閑陟
崔嵬兮履潺湲胡不歸樂山之間岸有
菊兮渚有蓮君子之愛何清妍雜佩有
贈勿棄捐胡不歸兮樂歲年瓊臺石室

何威夷親之所愛子所思托根后土深
且滋春雨秋露無已時

草庭真人謝君与

道友葉凱翁趨

京遇知於

奎章閣學士虞公爲其父兄作四愛
堂記形容備盡又曰此行爲名利乎
凱翁荅言到此觀光足矣虞公愈加
敬之如入芝蘭之室以發兄弟棣華
之彩四愛堂詩偕和一絕于後

梅蘭蓮菊各爭誇風月平章屬大家四
愛堂前親手種乾坤生意四時花

修撰王士點

予所愛兮崇蘭植之兮堂間思夫君兮
山谷紉翠佩兮雜青綸蘭芳歇兮日在
山欲從之兮不得閑予所愛兮脩蓮
植之兮堂前思夫君兮瀟之水濯冠纓
兮叩漁舫蓮馨富兮水泥煙欲從之兮
不我賢予所愛兮秋菊植之兮堂隩
思夫君兮桑巾漉酒兮任生英

黃兮江波縱欲從之兮不我復予所

愛兮細梅植之兮堂隈思夫君兮澗之
湖吟清淺兮句容栽梅拊素兮雪飛埃
欲從之兮勿予猜

伯生餞梅野詩序

近代揚補之作梅自負清瘦有持入
德壽宮者內中頗不便於逸興謂曰村
梅補因自題曰奉勅村梅集嘗見故家
有藏徐熙墨杏花者用筆圓潤有篆籀
法亦恨揚不能知此也今鑒書博士丹

丘生忽用此法寫生大快人意存渾厚之意於清真去衰陋之氣為纖弱所以為佳也譬如少陵繁花晴昊之雄壯視昏日淺水為如何耶樂平鍊師葉凱翁舊號野梅子曰以野標梅未足盡梅之趣以梅名野庶乎廣莫之風請更曰梅野而以丹丘之畫冠之永作證據使錢唐臨江君聞余此論猶當俛首歎伏也虞集書

昔結絲絢侍

帝宸青鞋今許

津

說白髮相看意更親

初甌翁先欲南還欲僕作詩送行而僕今先有行色故為題此為它日一咲之資也

虞伯生詩續編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虞集撰僅詩九十餘首目錄末有至元後庚辰劉氏日新堂識語一則稱是集乃學士晚年所作尤為得意敬刻與騷壇共之云云考至元後庚辰者順帝之至元六年也是年集年六十九歲李本訪集山中編其詩文為學古錄者即是冬之事本所為序則在明年辛巳之十二月是學古錄尚未出不識何以有續編之目中問題目字句亦往往舛訛此必當時坊賈以集負重名故掇拾其詩數十篇梓以射利之本耳

選校范文白公詩集六卷續

選三卷

〔元〕范梈撰 〔明〕楊肇選

北京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范文白詩

集六卷》提要

選

公討選六卷

已校

則諸家塾而傳布焉 又文白名枵

一字德機臨

也自文白

作百五十餘年

名其鄉誦其詩

弗忍

之其賢於人也遠

國本計七卷是臨川葛

收得十六焉然獨文繡

局歌

而爾刻既成熊公

廼弗余陋爰謂余

以之余因併閱

八類元音等集正其

若干於是系

元起胡族竊神器

七十年變逢掖

亂太雅以韎任斯

文白

顧能高潔自持

至於居

化亦皆榮榮可法 所謂不食之碩果

蟬蛻乎羶埃

余嘗慨元史不

爲一白獨立一傳而延附於虞氏集繫傳末
母抑少貶矣乎大抵江詩派有二宋則黃
大史元則范文白

旨法社少陵氏然黃

得其

者皆並稱於世云顧今

黃集

莫多見迺熊公獨愛而

刺

哉裨益文教之功非尠

小矣

嘉靖癸亥季春錢塘九敘禹績甫序

選 文白先生詩集序

清 學自文白先生始師古三百年來讀

其詩想見其爲人冲襟潔操凌厲千古草廬
吳先生以東漢諸君子方之非過情也惜舊
刺經兵燹靡存間嘗與龔刺史汝南劉二守
惟貞劉生子振前後蒐輯散亡得詩凡若干
首雖魚豕畧正而陰陶帝虎政自不無故不

敢輒付諸梓竊嘗謂詩者人之性情以性情
爲詩則其聲和聲和而詩道不遠矣讀文白
先生詩者當先求之性情究而論之則蛻化
蘇李湔紐韋杜而闢藩于風雅其性情所宗
則一以少陵爲歸如平臺晚懷之類杜之感
慨外諸作杜之悲壯也中朝賦逋杜之
典 編也歷試卑秩繼繼君親杜之忠孝

也。游徃復曲盡衷私杜之溫厚懇惻也如以解而已則覃思入冥刊落大過豈所以中聲色臭味者之求哉是歲仲春朔大叅閣泉熊公寄書自河南以清江孫教二家新刻見貽又溯求淵源亟取先生詩繼刻甚感心也先生之學其精華在翰苑其實履在傳誌此其緒餘恐不足以究先生之大者猥予小

子奚敢去取姑以此致命閣泉公而就正焉公別歷大藩淵懿駿造方將宣潤

皇猷以鳴昭代之盛必能以傳識飫聞詳加訂定於其所謂燕然稿東方稿海康稿豫章侯官江夏百丈諸稿詮次而類附之以復先生。印本則清江詩學廢幾一振云

嘉庚申仲夏朔清江後學南城楊翬識

選校范文白公詩集卷之一

清江後學楊翬校

五言古詩

送張鍊師歸武當

張君瀛洲人來作武當客始來武當時祇着謝公屐弟子百數輩稍稍來服役誅茅立萬柱空中現金碧辛苦三十年夜卧不側席以之律鬼神故亦如短墨元年踰冬早失火燒四國堊谷方焦燉六

月畿甸亦朝廷亦不愛犧牲與圭璧僵巫暨慙史歌舞無消息君時待詔來公卿初不識一朝傳天語問以濟旱策君云臣鄙愚造化非所測陰陽有開閉此寔智者責公卿復致辭物生今孔棘已勑京兆尹取足輸粟帛此如解倒懸祀事惟所擇君聞猶固讓心寔內憂惕飛章白玉闕瀝膽殫悃幅臣寔才淺拙臣寔學迂塞臣有一寸心願輔后皇德后皇本愛民民今早爲厄或者罪有由皇亦重

開釋祈謝各有方呪禁各有式上堂薦明水下堂
考金石夜分請命既昧爽大施設爲壇東市門經
紀法靈冊庭中玄武旗飄飄墨水黑君臨一揮手
怒髮上霄直指麾東方龍卷水東海側指麾西方
龍卷水掠西極北南暨中央各以方率職某日某
甲子漏下五十刻我在壇上伺不得忤區畫豐隆
與飛廉列缺與辟歷汝將汝風馳汝遣汝雷擊汝
雲馮勿濤汝雨必三尺汝不從誓言不畏上帝勅

至期果響答動蕩七日澤常時人所難君若不以
力公卿奏天子是必有褒錫可以寵號名可以蕃
服楊君曰天子聖卿從誠所格臣敢貪天功况乃
歸計迫昨得山中書至自清溪宅向來百弟子遲
歸在朝夕暝時冬序半霜下木葉積明當課斬伐
結構西巖壁山田晚報熟芝朮及採摘獼猴長如
人夜夜盜柿栗隄防苟不豫六氣盡蠹賊公家事
既已私事容棄擲方知用世士遺世等糠粃所過

如虛空焉知去留迹我持一瓢酒欲以贈遠色歲
暮不見君悵望空中翮

奉同元學士以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爲韻賦贈鄧提舉之官江浙

青天青如石星辰何磊落適見北斗高忽復滯郊
郭感此流電驚行邁孰爲樂况值杪秋令清商動
涼幕芳燕候朋親驅車背河朔登高望四野下田
畢新穫於時不同賞惆悵睇雲岳古人有云然末

契重交託託契自有初相睇在結髮請持交龍鏡
比似空際月昔月三五盈今夜三五缺月盈自有
時俟君采薇薇采薇陟崇岡空筐不易滿季女懷
朝饑日下光纂纂豈無機杼思十旬義一齡含悽
就經緯意長絲緒短路逢相識親要入鮫人館泣
下仍成珠更苦哀歌緩緩歌浮雲停急歌流水促
水流亦有宗雲散復成族踽踽行路子離居振羣
肅會合寧無期載感時運速晨風懷鬱林玄鳥辭

華屋明發念飛蓬秋聲浙江曲浙江名山水在昔
最餘杭浩浩負海區地絕川無梁執玉夸禹會帶
甲宣吳疆慨彼仁義都風俗殊興亡末代綴繇會
周徬涕絲篁聞之虛廟閼斷雨生蛩螢幸及九域
一四海樂時康游歷須慎重勿用多殞傷矧茲極
新命出布堯文章雖當日月遠足昭雲漢光逮其
金氣厲嘉寶方飲藏楊柳卧極浦蒹葭委嚴霜物
情各有歸我獨不得將仰視雲中鴈肅肅俱南翔

雲鴈明天中回首顧齊州沙嶼重綿互竟復少遲
留欲知鳴鴈心黍稻非終謀視彼羣飛者天心良
不猶不猶將何謂豈復不如茲明年擇聖蹈既往
無復疑譬之鷗蹄駒昂藏養雲姿下來歲百駕逸
足誠誰歸伯樂偶並世當受智者知長鳴待儔侶
首路復安之所之在東南斷水列風嶠至人遺吏
隱出處惠兼妙于莫居匣中千年逸神耀一朝持
入手未言心相照照之千里外如在咫尺間明夜

夢見君怡怡越河閼惜去不須更念來亦循環古
時歧路人何用涕潛潛景巖草木斷虎豹啼空山
方冰先春水野飯維清灣買觴斲魚鮮再謝金鷄
班此行竟遂媿亦慰親友顏天目掃烟岫日夕飛
禽還山中桂樹多廢爲故人攀：花貽遠道洵美
道中輒若復無相忘報之隻白璧美人如芙蓉隔
浦無相識舊交日已違新交當日得各自有殷勤
初不在容色俯水愧遊鱗仰空慚飛翼眷言執手

地歲莫霜霰迫踟躕復踟躕悽悽重悽悽

寄謝周文學

周子雅孝友聲價動江隅有德斯有言新詩數道
睽示余以咏歎累日不知劬雅亡風亦衰賴爾亦
區：與子初識面青春滿洪都別來二十年王事
勞馳驅山澤念耆舊風塵揚鬢鬚焉知離憂中乃
得此長娛公園橘柚寒驥鳴感修途發音詠隆施
重見能來無

贈馮鍊師歸岳陽

王子吹笙侶精神如九秋楚携碧山屐傲歎帝王
州江湖未識面寄語旋鳴驥夏雲逼幽澗春鳥啼
芳洲行色當及春景氣適惠柔春：將歸客勝日
懷林丘何時謝燕闕亦得西南游洞庭木葉下期
爾岳陽樓

贈學正洙扶櫬歸真定

朔風吹急水哀鴈遠天鳴送子川路遠浩蕩扶神

於少年挾高藝求任入皇京祖父通籍家蟬聯及
弟兄柰何抱長痛鞠此霜霰情伯氏外江居心殫
慈母驚奉命持哀來留連鎮陽城會言襄祔事各
復東西行生養死當葬若為好爵嬰勗子泣血日
寡言收視營尚愛千金軀以保百代真

次古體二首

偶為淳朴語即有希夷風在世能勿忤聊以古為
同大巧三代人所拙辯偽工曲哉末學士妄擬述

作功至性苟能盡焉得推盛隆先師與狂狷蓋憤

失所中於時得依歸敢嘆吾道窮

聖道缺已久文不充其資自從夏殷來因革當從
誰中更鳴鳥聞載嘆德之衰寥寥大師樂復得存
卿猗大音苟有託不必稽其辭設有盈尊酒日夕
斟酌之舉杯常在手自今不復疑胡為不復疑賢
者當明知

和胡掾

三遠江海春再見歲將夕開軒暢微風忽近載陽
節鳥鳴氣適和晨鵲亦稍集逮歡不由令萬事已
逾昔緬懷命世士具為智所役翻知不賢名可足
濟身策而我拙自藏流動日月積達觀良有餘仁
者造其極播美明珠篇時草當更碧

貽字述魯翀編脩

悲風動日夜游子絕河山一別十年流四方幾時
還憶子旅江外過余撫林間曉色竹掩霽春容杏

蘭珊陽坡鳴赤難陰館來白鵬文義相剖析宴歌
亦循環吳星逐夢變楚月帶愁寄自來燕薊中相
望漢沔間初傳教下郡或道釣清灣起居雖未悉
聲聞已難攀明聖御八極震驚折羣奸登賢彌制
斷進士嚴刊刪倒澤起游泳搜空集翺翻斯時麟
見郊絕世驥在閑豈期脫布衣復得聯朝班始疑
迹異方卒見意俱閒惟此冰雪壺近當雲霧閣紀
戴竹帛藏潤色絲綸領儲才藏地閔抽思刮天慳

固當讓俊逸焉得委疎頑物化豈堪玩仙樓庶可
扳寤寐在靈嶽傍徨愧塵寰碧草蒙澗沚青霞冠
雲鬢長生願不負竟往事無艱常聞羽人言頗落
俗士顏早伐九節杖倚之聽潺湲

蒙恩供奉翰林未行改佐闕幕自豐城便
道取疾絲撫過盱與郡守薩侯約遊麻源
不果明日別盱

翫遠雲霞觀却希山水音珠星聯極下璧月動江

潯始集寶氣亭復趨金晶岑馬飲樹連澗猿啼風
滿林揚瀾思汗漫睇嶺寫嵌崆輟棹更垂釣推書
時弄琴石門生夕景麻源籠曉陰是郡遇賢守佳
致契幽尋樽俎迫清好絃歌彰古心郡中宜鳳集
泓下或龍吟頗愧塵務逼還為旅病侵一行混吏
軌千載負國琛即往事莫究于茲念方深姑仙如
有意遂許一登臨

上巳日文宣王廟陪祀事畢歸西館有作

奉貽儒官諸同志

禮殿肅春薦齋居清曙鐘斜街星斗轉阿閣霧烟
重久去金華直整依赤社封非才沾教育希世念
遭逢休風泄洙泗治日舒黃農深恩曷報効彝典
幸追蹤繫金石列鐫珂佩從飲福嬰多疾高
卧對千峰

送樵隱侍親之濟南

春晚川陸靜日高風雨收斑衣隨授節畫鼓送行

舟未知會面期寧識離思憂崇旌殿歸鴈柔櫓答
鳴鷗遠去遠四美幽尋考三周菱荷生歷下烟浪
際吳頭設有來魚使因之寄舊游

八月十九日城東辟喧孤坐書懷

始生值高秋久客感流年
睠茲琳宇閤瞰彼滄海
壖霧畜朝雨洩雲沉暑風還
辟人非絕俗淹病寔
妨賢昉膺良晨會適使中情
宣靜能驅百慮生已
慕孤鶩焚香禮碧草種玉思
藍田焉得青鳥使馳

歸王母邊

留贈黃明府

黃甫古傲吏而多清白心
屈身試下位載道發清
音洗刷邑敝陋宣揚民
滯淫荒村無吠犬秀隴有
馴禽淵明不醉酒子賤自
彈琴未必盡師古何曾
暫渝今裁詩俯碧澗煮葉
玩虛岑清眠消白晝高
視抵黃金我本江海人常
聯桑梓陰携持粵山酒
寤寐朔城砧鴻鵠歲月晚
鯤鯨烟浪深還為異鄉

別攀手一沾襟

繇海昏入武寧道中

登高勢欲墮踰險心始領
戒想適其恒經過何由
騁洩雲行崦杉零露浥澗
茗女蟬振山淒白鷺團
沙整久盼歸舟近况懷垂
釣永豈不畏嚴程無因
攬流景烟霞蘊至樂歲月
啓深省百文有幽期眷
茲心耿：

九日報熊敬興

羸疾卧江潯承君慰高秋
木落鴈墮淨天朗氣暄
柔便了晨光中授我雙螯
蚌呼童敬薦之風味宜
南州憶昔客燕薊白雲從
方舟於時見此物千錢
三十頭打黃試新羹爛醉
天市樓一日食一百更
爲明旦謀三日困暴下傳
笑諸公侯此邦誠罕見
初市愈難求矧當浮萸日
傾道俗如流厚價得雨
鰲持之比琳球物有少為
貴感事重綢繆柰何雷
回者政復多優游欲折黃
金花報君向滄洲此花

若未發少待歲寒酬

贈安西王提舉別

車聲何軋：去我亦翩：借問車中人幾時到秦
川秦疆數千里西與雲棧連行人秣馬過猿啼上
青天長安古帝州宅土腴不偏聞君答平昔宦游
祗晏眠十齡涉文史十五懷家禮二十學壯游五
十綴朝聯奉常老掌故今已二十年功業晚何就
蕭：髮垂肩天子念縫掖錫官頗靜便紫衣綰黑

綬此是車中緣飄飄上都門白馬錦連乾舉案招
青山益光老猶賢大兒坐車軒小兒調馬鞭中兒
又絕好國語荷珠圓旦夕俟君至買舍清渭壩此
皆足慰意日食官俸錢俸錢足養親親自自有圭田
人生慕富貴富貴翻受憐不有鐘鼎食亦無膏火
煎前日三市事目擊心凜然當時氣凌人不得呵
烏鳶觀君浩蕩去萬事當棄捐孔子不西行及河
軌再旋今君涉河流西路方綿：終南與嵩華是

中多神仙仙掌出浮雲上有三峰蓮真人玉柱杖
掛在明月弦便當往從之吸月升大玄金鼎交龍
虎使我神貌堅奈何二三月百憂集離筵空花如
錦機野色相交鮮楊花亂愁思萬條散青烟我不
酌美酒敬讓故人先搥碎琥珀盃獨酒春風前春
風澹無言徒以別慮牽別亦無所慮所慮應當宣
顧及相思時中腸鬱糾纏爲吹篳紫燕銜書到君
邊嬌：蕭微君珠貝藏龍淵一別如列星隨天夜

移躔鳳有五色瑞時下岐山巔請君問起居歸來
定何年

宿夏莊

陰晴知何如開戶月滿地主家種長榆竟夕薰風
至半生朝市踪頗負山林意及茲登覽餘亦復纏
世累踈籬臨大道嘶馬駢童稚衆卧復離披躊躇
獨無寐江上轉寥落星斗亦聯綴丈夫十載間豈
獨鉛槧事

贈方永叔往教重慶路

汲水得明月倒影上青天客行三十年未識蜀月
國中宵夢已蜀秣馬辭燕服成都雖云遠未到意
已足遠意不可期宿夕宛見之雲迷飛鳥道雨急
卧龍祠干戈何草：祗說渝州好但得渝州官甘
就渝州老渝州古雄城彭君舊建旌至今江石上
猶有古時名豪傑世已矣空城復流水復有江東
人來教渝州士方侯天機深大雅託遺音沉潛萬

夫敵脫畧五湖心翩然別我往長揖仙人掌疾風
吹大旗落日明斜舫即此少相知相知長恨思巫
山桂樹發析寄定何時

天冠山

江東有天冠山翠鬱嵯峨浮嵐銜縣郭鳥啼若笙
歌古來有真人學仙雲若阿丹成脫之去晞髮臨
咸池年深化爲石石色切星河至今剛風吹梁柱
不偏頗羽人室其下獸見頂婆娑朝陽夏影縮秋

月夜陰多吾欲勅五丁擬之超滄波東掛扶桑枝
此心諒匪他弘彼日月光不可將如何天寒歲又
晏雲露滴烟蘿

送吳真人持詔寧親

垂楊十二門旦：羅鳴駿千騎萬騎中孰是邈世
儔美哉吳夫子脫灑住丹丘氣涵羣象動思與萬
物周天馬出名駒逸態橫九州自從下地走但飲
星河流明月落中江倒影射斗牛飄然持玉節去

犯蒼山稠紫鳳把細華逶迤仙巖陬遂經三茅岑
已登閣峰頭還家拜封君玉冊珊瑚笑問游子
衣不獨五色優門縣朱雀旌坐擁金明裘開建邺
芳醴魚觴進庶羞承顏開淑訓慰爾道路修爾歸
奉天子萬歲更千秋番君大國壽賀老清湖愁烟
水三萬頃宮袍在扁舟荷花合古渡此處不夷猶
雲錦復鴛鴦悠：戲汀洲東風長年來揚我闌檻
幽白馬絡金羈柰此甚盛休儂家閣峰下霞竹數

稻疇鶴集偃松雪青雲互綢繆自從干戈餘川岳
秋蕭騷骨肉倚四海風雲擾吟謳聞君復此去浩
蕩懷今游罷酒黃鸝鳴高花艷城樓良晨難能別
嘉會易爲酬至樂夫子行子行無滯留

贈李端朝別

驅馬別舊故舟楫麗城隅欲復少款敘子云不可
須哀銘激長雲羣飛滅霄衢孟冬猶溫風嚮此川
途迂賢良策上第再命出南區沉沉大藩府勤事
以馳趨幸接江湖歡豈期流坎殊一朝遂西東何
以慰踟躕高霞映列嶽寧不眷名都解組翕清譽
在德由豐輸要當給餘用初終保瑾瑜

散步還南軒

幸自塵鞅絕起游欲何之江遠夕氣澄開軒納新
詩莎雞振陽砌蠟蛸結陰池珊珊脩木靜宛宛好
風馳桃李競秋園旋隨時草萋寧不悅生植肅敬
乃其宜于斯見發育及深霜露思嵇康本達節竟

受薄俗嗤快哉東方生嘲謔得吾師

市汊水驛候邑吏不至北亭書懷

端坐息萬慮於此道心存江沱歸鴈集楊柳落柴
門刻符期邑吏日晏已成昏相望不百里曾莫思
崩奔以爲公家須緩急義所教嘗抱慢令戒空復
殷憂煩藩羊蹂嘉蔬頗傷主者恩雖非四隣物祛
除奚討論小橋通北亭澗澗青烟繁未明後來日
暫得辟塵喧塵喧不足辟班馬在丘樊遠想高堂

君逝將返中園

發富州

駕拙謬承乏巡游至茲邦登危始出幽歷覽見長
江不與夷曠會焉得壯心降力小而任重民憂正
紛龐斯須舉隱隱頽俗何由扛初下豈水船與氣
夕浮窻柔櫓奏長風中流鳴鶴鳴獲景晏川色靜岩
際懸漁矸行止欽聖則胡能守株椿

寄劉掾

往與魏盧亘談君在直廬會時春月和省事重跡
躡聞子大夫掾廉厲久猶初羈孤限馳驅不能枉
尺書建康古名都自昔帝王居陳迹今具在斯人
定何如清吟足度日羹飯可無魚勿論爵祿事於
此自有餘廟堂議賢寶璫美常安舒哉我惠文冠
四海將誰譽

嘉澤

嘉澤徧羣物山郭餘寒收日臨公館靜聊足散優

游古松含晚秀春桂吐新柔樹聲鳥語和苔徑蚓
行周念彼農畝士生涯託巖幽雖無愷悌賢亦免
鰥曠憂而我妄素業布衣以遨遊謬通金閨籍一
志旅荒陬還歸吏鄉部胡寧心不休深承采菲意
終負伐檀羞庭闈迹江外何時泝扁舟誰能違天
命且復盡人謀

度澤過閔山

單車度大澤有似游梁山初飛鴈驚徒辱在葭葦

間季冬陰風盛雨霰紛珊々念我離大府行役何
時還朝臨昌邑浦夕指番陽灣衝泥赴農村老屋
夜不闌燃薪設供帳風味猶百蚰蒸烘濕衣裳徒
御相迴環極知道路難猶念奔走藉傳餐逮明燭
饑渴未容慳春和理稅駕且以慰衰顏

古干將

曼曼古干將經世不再見豐城匣已空龍亦久當
變百恠日夜出思爾一剗斷裝佩美紛紛不爾真
百鍊又恐百恠飛翻着他人身麒麟或失所題題
氣益神不如且深藏慎勿干星辰我歌干將行庶
為君子陳

須句曲

朝望須句曲青桑被原野牛馬何茫々盡在大隄
下隄高容可隱河水隄上流年去復年來青蒲送
行舟偕問行舟裏誰是回鄉客燕趙與東吳憧々
競晨夕山中有老人白髮不可量自不緣年壽何

因爾許長

汧漳水有懷在京二三子

晨發宜姑階迤邐汧黃流天清鉦鼓和穠櫓隨川
浮南征卜利涉陽晷適三周野花明遠川時鳥詠
芳洲麥苗已含秀蘆笋亦吐柔一行被明命豈不
職司憂時物已供爰吾未得行休養：二三子秉
德聿宣猶宗高諒能淑大業非人謀惡乎報終令
庶以答山丘

盧鴻

在昔有志士隱居高高峰行誼槩四海矯若人中
龍天子念治具詔書訪孤蹤既來亦竟往去就何
從容架巖結茅堂虛砌籬蕪封身雖草土間道為
世所宗攀躋采石華引手接雲松朗揖謝污瀆長
笑紫烟重不能諧聖君豈徒愧萬鍾安得起斯人
千載以相從

和答楊茂才

始我南山居與子共朝夕服事子尊君德義藹風
昔焉知二十載萬變如頃刻漁釣負平生浩蕩隨
所適進慚負官箴退愧尋幽迹而此山水間時勤
問消息夜深欵巖扃蘿月在屋翼清言溢前聞子
學日有力世好將未忘相資庶有得

春鴈

嗷：九春鴈整列嚮天端雖念洲渚幽已違霜雪
寒羣行旅陽土亦為稻梁難啜食曾未克知時詎
能安衡蘆領孤雛蕭：理羽翰明年還當賓勿與
中路歎

選校范文白公詩集卷之二

五言古詩

韓山曲

韓山白雲下遙見翠竹祠其祠何代人云是宋君
時里中有周氏子孝母深慈所以樂慈母不吝千
金資爲母築別館勾帶好園池母曰我暇日臨眺
良懽怡夾山爲壽藏死汝葬於斯及死如母言攀
恨無窮期即館奉母容灑淚松栢枝至今空澗阿

幽鳥鳴聲悲故老更爲語母訓猶父師子亡孫已
貴孫復昌書詩紫衣腰黃金入侍白玉墀間歲萬
里至展省甚光儀流水莫自急浮雲有餘思誰能
和此曲爲繼荆棘辭

二杏

北隣杏一株身作龍盤拿直上青天中虛空高結
花南隣杏更好枝幹相交加三月二月時匝地堆
紅霞自我來京城寄居諸公家其地僻且阻茂樹

逸窻紗亦有桃與李盛節爭豪奢雖富無可人紛
：亂如麻晚遇此二杏突兀超塵沙常時好客來
立旆遙咨嗟欲去復顧戀往：至日斜我昔直詞
館羸馬道路賒晨往昏黑歸無由領其嘉今我已
投散終日猶枯查朝莫出見之百匝虛簷牙而我
又將去何由報繁葩誓將適南郡辟地江之涯種
此一萬樹漫漫被荒遐花成實給食收拾歲盈車
此事亦易集但恐君疑誇

道靈巖峽宿吳都人家

野飯寄峽寺重過已三秋雖苦涉降險頗惟臨眺
幽風翻白練帶樹響黃栗留舊宅有主人無復識
先猷向者之名園老木陰相繆青山入坐席白水
抱門流自傾難忝載感古心悠：

谷口散暑

谷口月上漁火出橫塘門前面稻畦蠶黽雜風
簞童弄山墅今茲白髮長新婦稍結構日徯江

海涼琴書散衡宇藥物布滿床謝告未緣衰以疾
不得將維時仲夏半織女當西堂常恐梧樹落莎
雞戒衣裳平生荷耒志經歲失豐穰此行庶無負
海內膺時康

登石城驛亭

南游未是謫北行不當歸今旦涉崇岡飄飄風吹
衣始我在京時雙闕凝秋暉別來守窮海故國音
書稀竊祿滋愧負何時覩柴扉胡不依白日去即

能如飛驛樓俯平川其下白雲圖兩餘足稻梁可
以信豐饑去：道路遠王事毋稽違

饒國吳氏晚香堂

大江秋似練楚樹落清曉岩際不逢人翮：數歸
鳥饒君庭宇靜澗水黃花繞爛錦照天朗繁錢承
露小何當鵜鴂鳴誤識春事了焉知歲寒姿獨立
西風表乾坤有清氣欲少未易少搖落暮春期美
人烟霧有

立秋日分司書懷

清晨鐘鼓鳴海角金氣應芳樹哀蛩歇凜節亦已
微如何向亭午毒熱尚炊飢是宜起居謬不與安
養稱逝川無回波駕馬少返乘簪髮耻虛名丘園
激高興飄：百年內過者已增證強學而有成庶
以道自勝

將赴江浙大府校進士試會疾止建安驛
上後山東眺郡城作十二韻

青雲建安郡人物故鍾秀承旭開芳樹凌虛列選
岫溪聲涌夜長石角吐秋瘦漁沙府圖識仙室川
浸滌征塵汨災毒服事彌奔奏澹：鴻鳩舉蒼：
鷹隼候山英若在淪館飯菰登豆勤渠相國誼忝
竊大夫後顧惟論賢能奚取推寡陋吾欲勅五丁
雷電激宇宙疾飛移萬壑及此洗昏疚起為梅子
真南崖掃丹白

送答里麻廉訪使

龍節倚皇：六轡忽如流聖主命大吏出按東南
州東南何所有榕荔蔽山丘深有險踈履淺有佳
遨遊繡衣闥庭戶法署若瀛洲提封憲令行霜日
淨高秋公來天爲惟公去海生愁渺渺衆庶望爲
我少淹留郊庭接烏石楊柳蔭清溝鳥弄方覲曉
花林復綢繆吾聞古君子弗替進退憂昕朝正圖
舊廢用慰忠謀

贈別羅元友教授之應昌

翩：郡博士騎馬涉長道居庸關門北仲夏綿茂
草應昌信殊僻宅近今豐鎬雖當清冽鄉足以消
熱惱天家振文治造士充國寶延攬必時髦如何
悲芹藻驚風吹過雨川水白浩：但祝慎馳驅歸
來顏已好

四月朔經陽林作詩奉命宣布郡縣值大水蠶麥俱盡深念民生

吉日涉大川單舟若鴻毛搖：遇順風泛：凌雄

濤已過赤岸渚復宿陽林臯權師何心術在險亦
無勞受命未踰期觸目歎所遭黍熟麥再空萬口
聲哀嗷年時有災地白屋皆陷：不能補分寸異
用徵秋毫綸言本溫厚下布肅官曹奉宣吾職爾
廢用救蕭條

八月十五日公堂讌別

悠：我行適去此粵山端遲明駐征車爰盡公堂
歡開筵俯城郭簫鼓集儀駕謂欲戒醉飲重此良
晨難開門集會府僚友並征鞍更辭無別語但祝
長加飡役者四五人相從出林壑亦復路傍泣豈
獨殊肺肝况我離慈母朝莫偵平安送行各如許
焉得不辛酸

秋日海康齋居

吟事久已落茲晨遇高秋冷：空中籟襲我書帷
幽如何寒暑疾徑與大江流江流不復轉歲月已
還周游子去京華邈在天盡頭胡鴈不踰嶺春：

非良謀排雲挹飛觀金爵露光浮在遠心所仰胡
爲滯滄洲茅屋足花草洵美難久留苟能一吾志
斯道將何憂

懷丹丘奉寄元尚書

舉酒撫徃日酒盡得離愁初謂歸心迫海天今已
秋虎豹守玉閤宮殿天上頭青春白日麒麟鳳俱
來游廣成攝四象安期扶九州下視汚濁世漂轉
空烟浮仙人要我來招我住丹丘豈非交不信景

晏此淹留明日鼓桂櫂徑泛星河流高樓有長笛
黃葉下滄洲

曉出西郊

自春已及夏歲籥寢中更平旦西郊道始聞啼鳥
聲川暗樹氣佳夕露枝條盈西峰近在眼白雲夾
路生一從遠風昔好懷鬱難并未知高世意忽復
何以營屠狗與漁釣俱足成大名卓哉箕穎客使
我抱深誠

登西山顶還方澗作

弱質有真向依：任物表謬當城闕隘故意窮昏
曉晨興理良轡啓途慮已悄白日滿澗阿林虛答
鳴鳥幽尋晚適過頗覺智者援俛仰古人迹達生
未爲少緬彼高翔禽凌空自騫矯

郡中集事十二韻

儋耳九州外邈然在南荒周回数千里大海以爲
壘古來非人居禽獸相伏藏自從中古來貢賦登

明堂其或失撫馭山藪更陸梁聚則成蜂蟻散則
驅牛羊高結舞大鹵上衣不備裳殺戮乃酬勸誅
之仁者傷吾嘗七八月持節泛滄浪一旬錄郡獄
詢事考纖芒問之守郡人莫識爲治方但見西風
多解宇秋蕪長聖哲戒忠信勿謂不足行及茲蠻
貊邦始見斯道藏

出甘蕨州

清雨氣候變移船孤石根已行千里餘始驗初冬

寒暫解霧露毒稍知江山寬
新人異言語故事同
憂惟思昔夏后氏封建天南端
伯業起勾踐世遠
子孫碑無諸佐大業遂作漢王宮
身受閩君策白
日海澄瀾至今崇臺上列戟綢衣冠
古來樹名節
於此事常難惟有精英在青霄
明羽翰

苦熱懷楚下

苦熱不可極念此西南風誰云灝氣遠
乃在戶庭中我家百丈下井上發梧桐
向夕集歸鳥未秋足
鳴蛩自從別家來江海信不通死
維桑思顧從孤征鴻夜夢白髮親
惟笑携稚童倚門望子歸未歸
憂忡東華無良田何以待歲豐
盛年將稱意無爲學轉蓬

觀錢塘上人墨蘭二首

蘭以比君子所貴在幽深
黯然空谷中遠爲人所欽
志士慕美德如玉復如金
篤實而輝光芳騫出喬林
偶然爲時出節義凜森
下愜蒸庶望上當

君王心功成無所累
風好在雲岑翰墨者誰子
妙年出江關剪鬚事浮屠
遊戲在雲山時將騷臣意
寫入尺素間嗟彼爲形士
長往不知還其心猶有慕
豈不薄茅管學古寧爲人
誠念修己艱聖哲雖異代
詎云不可攀

蒼山感秋

蒼山秋意長池館靜而悶
雨止脩竹間流螢夜深至
黃羲世云遠雅頌日凋敝
舉于過類波誰識作者志
烏啼魯東門泗水不染袂
後去三千年直可肩聖智
機關係風化詞語特細事
月落閉虛簾坐夢大古帝
揚眉頰玉色盡發養生秘
勿謂學仙難此道可立致

酬申屠子迪

碧月出海底掛在青天中
美人如明珠滄波思無窮
身非千歲蓬欲逐萬里風
願因紈素衣托向孤征鴻

筠州東都遇雨

高林展夏綠，果日轉城岡。四國金石流，忽見飛雨涼。
飄飄西北風，亦復至我傍。我行初涉旬，去意已徬徨。
親交苦滯留，川陸訝阻長。遠行雖有命，期至詎能忘。
宵分睇南星，命僕戒川航。豈無他方願，具及顧舊鄉。
舊鄉寧非懷，吾生未渠央。

遠游

遠游非吾志，偶墮天一角。去就亦有期，寧能計今昨。
料理貧居士，守書負西郭。清心見古初，德澤甘寂寞。
杜門坐春深，綠竹解寒籜。雖無清時賞，幽意各有托。
千載非長生，松喬未足學。焉知勾漏令，不厭宦情薄。
山中歸去來，朝霞可以酌。

閱除目仲淵宣慰傳之廉訪俱出山南暑夕有懷無由傾倒

舍下初秋至，明月出雲端。清輝延細竹，爽氣集幽蘭。
江漢不容越，方舟逝良難。瑤琴誰起坐，中宵爲

我彈

湖上值雪

農事傷下澤，官曹限窮年。崎嶇盡所歷，繾綣何由宣。
窻明變松雪，室冷延山烟。少歲守恬淡，未敢輕棄捐。

贈涂雲章將游江東遂如京師

有客扣門來，乃是豐城珍。倒衣池上日，共語識情真。
憶在司臬署，住與石司隣。閒門擁芳草，幸子時相親。
別來能幾何，空谷變鶯唇。高冠講古義，幽抱向人申。
子負濟世器，盛年宜國賓。深居守經術，文藻日清新。
聖人顯比秋，公道溥無垠。古來明睿君，當有遺逸臣。
欲試或自致，不用無傷仁。玉堂吳大夫，白首掌絲綸。
學行表四海，愛賢心直恂。念子得偉薦，歲寒保松筠。
飄飄上都門，悠々此問津。黃河勤堅冰，且度吳山春。
金陵多美酒，事業百年身。酣歌思遠行，莫學謫仙人。

樂會縣

早發端趙村暮投樂會縣：阻道路長但見水葱
箐輕風掠溪縻好月觸石面前行日已分後從氣
猶眩後者向我言前年土蒙變黃旗伐盡鼓樵屋
擬牙殿居民絕烟爨檣併入淮甸却又遭劫殺流
動靡安莫羣夷盡蜂起盡用血洗箭公然肆淫暴
請與官軍戰官軍幸努力摧落得深便雖獲覆其
巢茲愚不勝譴于今郊原間芳草白骨徧我行適

夜分聽此毛髮旋前罔明炬火叫應欣蹂踐官吏
候我來始與人相見沿河島汜深間路山田轉啾
：鳥鳥鳴靡：鞍馬倦一從違京國幾度夢霜霰
何所非異鄉開懷謝身健

次韻楊茂才九日舟中作

盛意不自揚君子蘭蕕若斜行謾相糾小人比叢
薄結髮趨聖軌學至反說約萬殊同一本孰曰混
善惡曠懷感秋晨川陸竟蕭索平生同居者各在

天一角招之即云來奚尚歎空廓雍：木蘭橈所
歡在春酌止與三五遇詎被空寂縛貂狐鄙賤褐
藜莧耻大嚼古人輕貨貝達士重然諾陋巷長蓬
蒿吾自樂吾樂

夏夜杜山人本自武夷來百丈會宿

好遊迹非矯古訓風所欽久違鷺鳳集及此息雲
林永懷西海彥如玉復如金丹霄謝鵷舉紫壑寄
浮沉不意故人車間迴南巷深自承閩州問契濶
遂至今良辰得佳遇足以滌煩襟喬木生夏涼廣
池鳴夕琴景會理應愜况此月下斟緬想改築戒
式協山水音但恐忤所性頗依丘隅歲何鄉如華
嵩攜手歸中岑

雜意四首

燕趙有名姝少小隱房帷長大不出戶問今行何
為翠雲高岌我玉佩光陸離適當仲春節游服展
脩眉日晏珠汗流有馬不能馳衆中一婉娈見者

齊鮮願徒感暮思若自傷昭質虧

樓：東窗下覽物究玄始妙極領其會有時瞿然
喜榮芳剥落盡年光澹如水東風何處來榮我桃
與李中園含麗思列樹散晨綺自非真堅姿明旦
復飄委盛衰各有代天運固無已

古來好樂者乃是魏文君樂新不知倦聽古無由
欣大息虞夏世同此正氣分有時感韶護夢翻洞
庭雲平明各得所鳥獸思其羣

榮：金河水上有垂絲樹青皇披拂之婉委柔風
注雖當韶媚景物情各有故輪蹄交李下一笑千
金顧嚶：枝間鳥爾獨何所慕嚴霜斷野草芻：
歲易暮

歸次雷州答劉文學四之二

楊梅蘊熱屬薄寒亦中人圍形大器內錯迕四時
真昨暮新病已行樂蕪城根扶衰謝近知遂扣城
南門殘臘見佛桑花開一丈春長安多冰雪陌上

無游塵我願有美酒與子歡相持及亂聖所戒偶
醉亦神奇去國悄行邁未言心自嗤幸有前識人
在眷采新知先民有名言來者猶可期苟能念交
脩勿用徒傷悲

柳口與張州判復別

放船背峽風野飯維柳口薄雲空際歸盛水烟中
吼岡沓渺回互草樹相紛糾清晨初下瀨瞬息復
何有但恐山中樵還家戒溜久欲為慰旅魂停盃

更搔首

奉同陳應奉月夜齋宿玉堂有賦五首

崇館肅玄閣虛扉敞彤碧詞林何蒼：國器皆奕
：顧惟撲檄材謬忝文字役嘗僚負簡陋祗事深
跋踏于焉嚴明享况復在今夕

奉禮慚明信欽誠資宴歇風露灑九天星辰逼復
闕屏聽未效聰規行如改則春容啓華萼宵影動
林樾思君空中雲惠我席間月

幅員施廣圖輪魄照睟像三后猶照臨萬代極瞻

仰寶之在禁密本以肅靈爽豈伊程必芬遂爾通
膺璽洞：乎其中洋：如在上

塞直慕南董明良憲夔臯孰爲非我事相命須其
曹被褐審寒素奉璋恭俊髦王勛在簡冊臣職效
牲牢忠敬道無二笑談誼彌高

燭暗曙鐘遠詩成春漏沉古臺見隱約幽檜響蕭
森皓雪留寒色青雲延夙心在闕諒當補唯賢庶

可欽願遂銀蟾彩長栖丹鳳林

贈別朱生爲南海醫教得問字

拜別辭中闕鳴簫下南郡天晴木葉空江暖梅香
近解鐔風成陣開堂月生暈欲酌扶胥碑移船定
相問

述古

朝登崑崙頂舉手攝元氣九州甚博大日月照四
裔唐虞古聖人共繇在廷陞鄉無故逐徒何以禦

魑魅

天下有大坦人自隱多岐任理忘恩怨何乃累吾
私元氣育萬物雨露豐倖之豐悴雖有恒還復係
其資強者固弗已弱者自有期向者橐籥中竟是
誰設施美哉唐虞聖至治以無爲

選校范文白公詩集卷之三

七言古詩

奉題先天觀山水圖

學仙之人與山爲徒住在台廬之奧湖江之區張
公鍊丹作龍虎丹成御氣游六虛後來出者絕代
無復有一人住玄都玄都之壇角井孤上摩萬里
之黃鵠下伏千尺之饑飢陰森檜筠自大古斬種
力與開闢俱扶桑朝暾挂絕壁坐見觀閣青模糊

擘崖控弦瀉哀壑春雲秋露芝田腴我亦人間山
澤癯偶陪時髦賓唐虞有時一醉黃公壚長風三
日撼不蘇折花不得度弱水揮手始識仙凡殊玉
堂學士危與吳遺我茲山之畫圖尋窻數戶久歎
息無因置我雙樗蒲獨行幽人不受呼掃葉青瑣
聽啼鳥日暮蘿徑相縈紆相縈紆向何處明朝爲
偕麻姑鵬我亦騎之上天去

大別山禹栢圖引爲安南陳平章作

卽官仙人業奇右頃騎黃鶴朝帝所示我山寺古
栢圖霜枝半作死龍虎何所樹之大別山復奚種
之曰神禹何浮屠居而是栖禹官故在大別下何
悴而敷北面榮：悴寔兆何寒暑答云足徵有此
畫志者眉山蘇父子交州賢王更博雅遣容描模
肆傳觀昨朝走馬過衡門命爲新圖徵後語我思
夏道日已遠去迹茫：九州土自從塗山玉帛分
攻戰流連血干櫓三光動盜五精移元氣根株猶

爾許胡然一物玩萬變撫事令人淚如雨返君圖
畫心始休再拜青雲漢之渚我拜非徒重所聞重
是前王封植勤方今天子育庶類至德洽于三代
君於乎極知此栢當更久六丁冥：慎汝守

奉寄翰林鄧侍講

曩承持節江之東騎驢再上蓬萊宮蓬萊仙人歌
白鶴聲落五湖烟雨中世間爵祿不易致何獨去
就如飄風朝廷禮樂須制作六經隱義資發蒙論

思廟堂集耆碩啓沃寧讓前諸公閉門讀書古都
市四輩冠蓋方隆：我生：長在窮谷那有文字
爭人雄謬蒙引譽百僚上負祿府署慚無功一別
十年還又五昔者少壯今成翁誰知復容七閩下
隔二千里來詩筒羸軀賴醒瘴厲惡賴以慰此心
忡：粵王城南浪自白粵王城西花正紅

寒禽

三兩幽禽抱枯木東枝孤鳴西枝宿豈不念東鳴

與西宿歲晚天風破空谷

贈海康舉進士者

聖主徵儒用文學翻：五士起海角元戎虎帳飛
薦鴉泮水成材玉新琢吉日舉餞鐘鼓作皇華大
夫繡朱襮快馬鑿蹄輪脫斷相從西風出郊郭問
君此行事何若於菟要是赤手縛候鴈南飛不踰

洞庭山秋木葉落詞場先鋒奪霜鏑萬里青山
黃鶴明光官中問禮樂董生策有經濟略一朝

聲名動河朔往取青紫如陸博前年禮闈開峻擢
明當接武絲綸閣歸來錦衣照丘壑人生無如進
士樂於乎人生莫如進士樂勗爾高步翔寥廓

送菊

卧病高秋留海浦明日重陽更風雨杜門不出長
蒼苔令我天涯心獨苦籬角黃花親手栽近節如
何獨未開含芳閨采亮有以使君昨暮微詩來凌
晨試遣霜根送畚土雖微甚珍重極知無意競秋

光任作寒窻歲寒供憶我初客天子都西垣植此
常千株結花年：應吹帽始信南邦事盡殊願得
封培自今日何間朱崖萬家室秋香端不負乾坤
但嘆簫管亂傳匹歸去來方雖得歸念歸政自莫
輕違他日采英林下酌誰向清霜望翠微

閩州歌

閩州土俗戶不分生子數歲學繡文圍綳坐肆雜
男女誰問小年曾識君古來夜行斯秉燭今者衡

路走紛：那更誅求使者急鞭笞一似難羊羣古
來閭閻佩箴管今者女工徵六軍雖復太平少征
戰設有備豫將何云去年居作匠五千耗費府藏
猶烟雲官胥培克常十八况以鳩歛奪耕耘祗今
棄置半不用勞民竟是誰歡欣歲：條章省煩費
幸且不省無方殷唐虞在上儉且勤後王猶復錦
繡焚豈有夔龍讓姚宋不言忍便憂心熏觀風自
是使者職作歌雖遠天應聞

奉陪京城諸友游南城尋丘尊師道場

我本漁釣清江濱三生自是華蓋君往從竹浦拾
明月初向芝山尋白雲聞有仙人姓丘者舊廬正
在燕城下杖藜徐步躡天梯千尺雲門淨如灑門
前流水清且深朗如石鏡開煩襟中有輻輪輳浩
劫多見聰者無知音高莫高兮嵩山之中岑幽莫
幽兮壺嶠之雲林萬金買間不易得到城市無

寂寞獨留一人在丘壑問渠羽

駕來仙壇夜：疎星迷皓鶴我為長春行興在碧
草間白日又欲暮浮雲無時還十年住天都塵土
浣容顏於此意不慍冷然遂還山更將携手上烟
蘿曾是軒轅弓劍過我來正值五月半青天漸少
綠陰多每思東山公興來恣婆娑左持玉麈揮俗
客右引彩扇遮青娥明時豪達盡如此逝且不樂
今如何我亦欲喚細腰舞白馬馱酒金巨羅誠恐
道人嗔我慢空遣弟子來相看上堂槌鼓日色晏

孤我青精白石飣黃金臺前春已歸海榴花發乳
燕飛同行佳人莫相違相思更贈女蘿衣

贈劉山人遊湖南

楚山高：楚水清之子西還復遠行手持懸空寶
月鑑人中到處測公卿楚有羈臣面如削千載奸
諛膽驚落誰能早向太平年識得聲名等光岳洞
庭湖上莎草生湖娥祠下鷓鴣鳴與人言必據忠
孝豈獨賣卜嚴君平子言亦是蜀州士家寄錢塘

小江洩九野飛鴻逐便風行色將來泛湖水
上幾時來自古生才須世用試爲今人青眼開

搗練圖

深宮佳人白日長夜感蟋蟀鳴中房起視河漢心
回皇雲鬢籠鬆分作行清水如天收素練翠娥帶
月杵玄霜轆轤無繩金井悄邊頭不見梧桐黃
縫熨帖坐在床載玄載黃公子裳制成不遠煩寄
將但見寒暑週三光身體甚適平時康君不見古
來邊廷士雪壓關河征戰多折盡衣裘淚如水

題李白郎官湖

當時郎官奉使出咸京仙人千里來相迎畫船吹
笛弄綠水何意芳洲遺舊名唐祠蕪沒知何代惟
有東流水長在黎侯獨起梁棟材彷彿雲中昔軒
蓋南飛越鳥北飛鴻今古悠：去住同富貴何如
一盃酒愁來無地酌西風大別山高幾千尺隔城
正與湖相值青猿夜抱月光啼掛在東湖之石壁

黎侯本在斗南家枕戈猶自憶烟霞祇擬將身報
天子不負胸中書五車昨者相逢玉闕下別來幾
日秋瀟灑黃葉當頭亂打人門前繫着青驄馬君
今歸去釣清湖我亦明年辭帝都過君湖邊定相
見爲問仙人安穩無

王氏能遠樓

游莫羨天池鵬歸莫問遼東鶴人生萬事須自爲
跬步江山即寥廓諸君得酒勿少留爲我痛酌王
家能遠之高楼醉捧勾吳匣中劍斫斷千秋萬古
愁滄懷朝旭射燕甸桑枝正搭虛窻面崑崙池上
碧桃花舞盡東風千萬片千萬片落誰家願傾海
水溢流霞寄謝尊前望鄉客底須惆悵惜天涯

梁掾枉教冬菊之句仍韻答貺

中書省郎梁茂才嗜好雅興時流乘休衡歸來繫
閉戶剥啄或爲幽人開屋前枯楊千萬樹屋後官
槐傍官路別起新亭翼瓦閒晝閱黃花夜吟句自

別仙城白兔公采英泛菊九秋同江清木落鴻鴈
遠我思古人烟浪中彼美人兮無此美不見憂芳
見之喜本是千巖萬壑姿如何肯落君家裏昨夜
遺詩兒過門桃鏐三誦月黃昏更酬迭唱未足報
要須共倒花前尊君不見長安富兒賈歌笑意擲
千金惜年少桃李如今不似春勗子舍和保真耀

杏葉黃

杏葉黃天雨霜穹窿攜日照八荒回光照見白玉

堂：中美人雙佩璫中宵抱被直西廂忠君愛親
兩不忘奈何零露沾衣裳清曉樓頭見征鴈不如

謝官歸故鄉

侏儒行

君不見東方朔長九尺餘不如侏儒長三尺朝捧
一囊錢夕竟飽死復何益死者不可作饑者食有
餘堂：之軀天所命生之短者續則悲嗟哉世之
人羨彼侏儒復何爲

轆轤怨

門前水楊聲似雨幽人當窻碧絃語東里狂夫去
不歸一雙蛾眉鏡中舞年：井上板轆轤勞心只
恐秋葵枯他家種得長生草梅花落盡青：好

田君寫真

田君力幹成霜鐵一筆能開萬豪傑總是人間敵
海愁但自不忘泓穎別我所思兮大江清欲往致
之道路分安得煩君寫作巫山與洛中有美人兮

泛江上之遊鴻行岩巔之素雲於乎此君不可見
獨立乾坤淚如霰

贈鄭元澤別

燕城閉門百花節鄭郎騎驢索我別示我高人王
右丞朝川之圖淡明滅一從辭山去吳越寤寐鄉
關五情熱偶逢此卷即欣然人間何處無奇絕虞
生教授司成館文字精神萬人傑品題一百二十
言一言不作溪山說卿云亦有溪山趣事與虞言

當合轍贈朋與親各有義頗愧紅塵驅蹇拙更欲
相留度小春夜深縞杏都成雪年旦何以答畫圖
為解臨江渡佩玦

西黎歌

一十三縣海之州四城結帶相綢繆中有羣黎集
百峒耕鑿不知堯舜憂手扶長弓架鉤箭白馬白
似白花片此又外黎漸漠習讐殺從前如旅勸春
花滿山禾滿畝婦饋壺漿天血戰曾不如深居不
識禮教人又誰使之君若縣黎霧山高叢白雲哀
猿驚鹿夜深聞下瀨戈船今已遠行人猶說路將
軍

掘塚歌

昨日舊塚掘今朝新塚成塚前兩翁仲送舊還迎
新舊魂未出新魂入舊魂還對新魂泣舊魂丁寧
語新魂好地不用多子孫子孫綿不如絕曾孫
不掘玄孫掘我今掘矣良可悲不知君掘又何時

望瀛海一百送危大樸之四明兼簡廉訪

1. 鄧使君翰林袁侍讀

危君英妙年獨往志千載天馬出名駒行空見風
采昨日銜書到空谷甚欲留之不能得九月開帆
指四明要逐高秋望瀛海：水上接天漫：世人
不知此別難當君夷猶碧峽日是我對月永夕損
狄啼青岬江樹葉飛天雨霜江上吳歎思斷腸窈
窕徐家兒與女却望蓬萊思故鄉君行却向三山
望雲霧軒窗六鰲上東方雖樂不可以久留歸猷
仙公白雲唱西過錢塘過順風為拜湖南持斧翁
會稽學士卧雲島朱絃流水鳴孤桐道我寄語莫
匆：送君有情亦如海：水有盡別意無終窮

重登興真觀小樓

瀕湖觀戶舊顛倒新起小樓明且鮮道人慣養
白鶴飲啄却來堂下眠偶聞使者薄暮至考鼓過
鐘吟昊天春茶煮就且莫試慷慨憑高詢往年

至日行

長安夜半通明光羣公冠佩列鴈行秦壇三成樂
萬舞布衣類得齊鳴璫小官需次祇自賦當日再
拜謝日長多少朱門園艷質何當起視東方白

得黃太史重碧沽春酒輕紅擘荔枝十字

扇面以歸友人

豫章先生行孝友作書往：心應手想當揮汗臨
風時不在荔枝與春酒竹枝歌中喜鵲鳴食蓮感

秋思弟兄素紉便面大如斗送與君家作千壽

孟先生

孟先生愛青山看山累月出不還蹇鱸長笑天地
間杖頭酒壺時取酌身雖卧病多容顏往時佳句
動明主富有聲名無比數先生遇之亦不驚去卧
南山紫蘿雨嗟吾豈是先生徙朝：飽飯渴禁廬
幕歸却向衡門趨刻畫造化論錯鉢但有千載名
衆人不知而已獨信非其愚未知吾師先生先生

師吾孔子不師周公吾亦聊以自娛嗟哉先生獨
不得相與同世雲龍上下游八區

七月一日颶風

海上颶風久不來一日示我破柱雷乘此便欲歸
蓬萊炎州四時無落葉大木不拔軀幹折恠事何
止犬吠雪蓬門土鏗雖足憐日月晝夜行青天借
爾楚竹洗蠻烟

奉觀許尊府遺墨

奉常許君玉色立手抱父書紅錦製紛茫蜀令九
霄神挾摘郢州千首濕鍾張雖云世已遠任趙未
可肩相及葉滿天地雨聲急我縱覽之重於邑却
憶風雷昨夜顛萬壑盡起蛟龍蟄不然又素尋常
爾何得蕭：有靈集草堂驚怪不敢留至寶豈復
能輕酬還君子孫世善收扁舟歸弄五湖秋

夜上烏巖

扁舟夜傍烏巖棲燃火上巖尋古祠老巫輟睡啓

神戶牽幌請客窺漢儀漢家將軍利於鵠征行往
往皆良奇當時光武皇帝聖舉以善馭皆周知將
軍再出定窮粵忠義耿耿光精垂不然夷祀已千
載何得至今歌舞之高懸銅鼓五獸缺以手摩拂
增深悲蜈蚣宵行蛛網結不識款書何歲時庭中
蕉葉照石面猛虎出谷靈風吹澤魚導從吏扶掖
欲留頗復懼深危登臨有客動必戒况此星路景
遙遙獨立蒼茫間橫浦明月江山勞夢思

題皮野逸亭

方丈新亭隱叢篠下有長風蔭清沼林間白日漏
游絲空外青烟送飛鳥人生百歲今半之更有千
歲將奚爲麻姑自是好風骨按行蓬島歸何時

釣臺歌

吾慕嚴子陵隱居富春山故人乘六龍身隨魚鳥
閑羊裘大澤雪在鬚忽來導從入皇都掉頭不受
諫大夫高風逸節何代無慎勿滄浪輕釣徒

張明德經歷松石園

張君畫手天下奇往者京城曾見之濟南叅議最
博雅每爲對酒題長詩深山大澤生喬松緘封寄
我章江湄問君安得致此本吏牘政類麒麟羈又
費臨川有日假不爾能事何能施澗阿無人白石
爛飛泉但見下連漪老天對此神慘惻况近歲寒
霜霰垂高齋展玩意未已便欲共赴青雲期搔首
絃歌白駒操悠悠四海將誰知

懷舊游贈別杜君還益津

往與羽人曾結滄洲期醉騎鯨魚躍天池北走幽
都摩碣石所歷至今皆見之澤國波光秋潏潏津
亭月色晚參差山夾踈鐘和雪度樓栖斷角引霜
吹蘭園坐送流鶯亂華觀行聞住鶴悲別來幾度
斜陽裏平曲風烟勞夢思安得狂心化爲浪去隨
流水到天涯偶向燕城逢杜子爲我立馬歡相持
自言家在碣石西石西易水清連漪易州風帆日

日至佳人何事重來遲重來易遲去易速便欲從
君川路返歲年冉々思無限詩成鴈過雲濤晚

用韻酬劉茂才

弱冠從游狎山水三十餘年屈伸指南隨粵鳥北
燕鴻祗今甚矣吾衰矣學問無成不了事况望清
名照書史得歸重賦茅屋春青眼相看賴吾子丹
鉛曾近更生閣但惜紫頭螢亂死世情浩蕩何足
云高人不厭席爲門百丈山前秋屢過九州外事

憶重論昔傷萍梗流滄海暫喜梅花侑翠尊制古
直須追左契聲英必合紹前聞昨朝示我清江作
洵如壁壘瞻風雲愧我徒當大敵怯此陣何止摧
千軍流離天驥志遠道悲鳴往々思其羣

留諸生

凌晨風雨踰山樹把書對酒聽鳴扈牡丹初茁柳
新芽復逐春光向何處元舅曾聞白水誓婦翁更
審清冰譽二家姻好信無匹四海交游加有數我

於卿門誼不薄况此阻隘泥中路元宵只在數日
間天氣未佳須少住

凌雲篇

往與凌雲山人披虎豹謁大清是時東風滿瑤京
綠楊三月聽流鶯君隨掛席湘江行子亦騎馬趨
承明手把宮袍厭縛身却憶南溟有縱鱗四年辭
海岳一舉上星辰逢君却向凌雲下心上經綸甚
瀟洒半夜清猿四合啼長松古月照回溪桃花源

上路一去意都迷我本凌雲峰畔客何日相從卜
其宅早服還丹生羽翼共脫朝衣掛青壁

舟下龍舒望九華有懷秋浦守集賢周使
君

長淮初四月照見九華山不見秋浦人使我心忪
然昨者蓬萊闕下相周旋白雲冉冉招歸舫子亦
泛海追羣仙未知成道何因緣可憐舵頭月咫尺
成吳越安得馮夷半席風疾似南飛寄書鴈從君

今夜過江東

小孤行

小孤有石如虎蹲西望屹作長江門洪濤萬古就
絕壘雖有勁勢不敢奔大哉禹功悉經理何必有
志今能存大者爲綱小者紀不徒百谷知王尊靈
祠正任石壁下我來適值秋風昏明朝東行吊碣
石更與尋河間九源

張吏部宅山水壁歌

高堂秉燭見翠微岩崖突兀當兩扉庭前繫馬霧
露集老樹倒掛藤蘿衣問誰妙手能至此筆墨簡
古世所希天官主人爲我言翰林供奉精天機憶
我尋山客南粵地暖四時皆芳菲中得此了不
易使覺宇宙揚清暉旅人獨行歌采薇滄洲茅屋
何年歸安得峰頭買雙鶴相逐蓬萊頂上飛

贈李山人

平生慕事華蓋君四海孤踪隨白雲峨眉山人住

吁水駐馬重逢帝城裏別來相問意悠悠北走南
飛又幾秋昔向貴溪尋講鼓又從荊郡攬征裘展
圖示我青山屋山在吁城小江曲東風日蕩人
歸明發行歌載黃鸝憶昔上帝勅遊華子岡中道
勒回鳳駕賓炎方是行倘或如私願華子岡頭定
相見麻姑應解索題詩碧桃花發報人知

己未行

二年六月己未朔京城五更大地作卧者顛衣起
若吹起者環庭眩相愕室宇無波上下搖乾坤有
位東西却自我南來觀再震初震依微不今若昨
朝展席坐堂上耽玩圖書靜無覺空下羣兒又驚
報方饌餐人喪杯勺櫛者倉皇下床榻門屋鏗鏘
振鈴鐸祗今猶自騰妖訛旦暮殊言共郭郭大家
夜卧張穹廬小家露坐瞻星落焉知恠變不可屢
安巢蓋日南飛鵲首聞上帝憂瀛洲親勅巨鰲十
二頭特爲羣臣舉首戴萬古不與水東流豈其九

州亦類此：事或誕或有由上帝甚神吾甚愚戴
者勿動心優游

次韻賦吳尊師漱芳亭紅白梅花二首

梅仙之宮在何許五尺青天隔風雨冰雪肌膚綽
約人鐵石心腸軟媚語行藏一粒粟中寄品格百
花頭上數所以商庭和鼎功大獲登之六代舞於
乎安得東皇錫白社昨以金陵爲爾土
惟梅本是神仙侶別有芳姿照微雨人嘗娛作杏

花看我亦戲作蓮花語即色非空還是色邊數不
終須悉數偷服丹砂忤玉唇頰顏謫向春風舞於
乎安得東皇錫赤社昨以朱陵爲爾土

贈陳九

侍御諸孫美絕儔辭我遠行遊桂州道路炎暑正
足畏山水清涼須暫留昔我效官滄海上歸棹春
前拂青嶂極知茲郡烟水樂欲往終然背晴浪送
君此去信傷悲夢寐梅花雪片時故舊相逢憑問

信何時重與覓安期

奉酬段御史登岳陽樓之作時分理盜賊
至海康

誰能手鋪湘水手剝却君山看洞庭昔人已騎黃
鶴去樓前亂芷春蘭青豈知繡衣後千載遠違鳳
闕來江成馮高吊古落日紫領客置酒開雲屏酒
酣點筆賦新句薄海傳誦令人驚憶我初游白玉
京與君聯步趨承明手宣皇猷敷帝績濟學士

如登瀛一行竟墮萬里外回首滄浪思濯纓守官
區：事無補惟有白髮欺人生惓惓水外萬竹底
四時鳥語烟邊冥思：此地復相見恍如幽夢求
仙靈中宵秣馬不遑暇君又北駕予南征如茲后
會復何日念之使我獲涕零宮中聖人總四溟所
過海岳須澄清鐵冠戡戡望天下青雲快覩皆脩
程由來豺虎伏仁獸況有鷹年當秋橫明夜相思
隔雲鳥月落高臺聞笛聲

贈答楊顯民四方采詩

今人論學古人詩事皆天者非人爲文章由來貴
爾雅但顧有法何妨奇六經固已殊緩急樂子飛
騰自茲入國賈寧懷大寶疑宮工肯效微綃泣志
至言從意自足何必王風繁流俗觀變時、到黍
離宗周思近西郊突十道使者明如水閭閻盡在
冰壺裏觀風本是使之戒太息幽人爲之起昨雨
綠苔生晚閣黃菊花前共秋酌采、芳英不盈掬
月落樹聲連萬壑去、牛馬汗如泉既別勿計歸
來年治平之音斷可傳無庸使我心煩悵

蕭鍊師

若有羽人吹洞簫拂手不拾松門樵身披破褐笠
一瓢獨携雲霧通青霄幼曾逢人越嶺椒教製造
化爲科條坐致雷雨不終朝颺颺不憚持斧燒其
徒夸者長嘯、時夏汙流金石焦山川圭壁走乘
輅大巫結舌小巫嬌但見宇宙行肖翹人謂蕭師

服神僚胡不試手須人邀師乃含思坐中宵謂患
不禦猶助妖便以誠意答神調至期發號從不驕
閉戶亦脚飛招搖白鬣倏忽未鱗超赤日捲上青
天潮四郊冷、蘇旱苗列缺一去天迢遙喝噉曲
士慚顏銷何且坎鼓更煩囂爭以俎豆相呼招誰
知玄功坐不要師方歛手歸雲寮卧聽流水鳴朱
橋采詩觀外給空謠我負師約秋光凋昨暮敗葉
西風飄相思無由驚岑寥我作此詩比鉤調誰其
和者以報蕭

登君堂酌君酒爲張氏敬順堂賦

登君堂酌君酒願君有親千歲壽有蟠者木巖彼
堂前越女能舞秦女能絃羽觴流月翠幙張天漿
、在側羅列庶鮮登君堂酌君酒願君有親千歲
壽昔屈生去芟君子貴之鄭莊狗愛終悔其爲先
師遺言戒爾從今至孝之道豈不在敬酌君酒登
君堂願君有親千歲壽歲、壽且康

城南諸園觀牡丹

燕然牡丹絕世佳名園處，列如麻清晨步騎醉
暮歸膏中稍得一萬花青雲長街若木日綠水亂
泛天台霞神功天巧奪心目依稀半在侯王家欲
持此花表衆芳斗大亦有欵與斜堂：不動吾所
敬似者何得爭豪奢我從年少過花下雖有車馬
不敢諱未知時人作意否俛仰宇宙思深遐

奉和效古意醉歌

憶我初年三四齡當客唯對聲冷：夜誦漢賦
千字朝來千字仍心冥自許英年逼華蓋豈信流
光不相待祇今四十少二年坐念立忘足悲慨我
當贈君金縷羅君當答我黃鵠歌吳南水遠春似
盡欲行未行可奈何莫使風雷寄鳴缺莫嘆羊裘
隨烟雪人生萬事如春花瑤花雖晚君須折

二月行

二月欲丰春風顛對食廢殮心黯然排沙蕩石忽

到眼須臾几席無光鮮昨朝出門吹欲倒乘黃不
病不得前百園大木拔莫動決折斷幹追烏鶩驚
雷萬車碾空過倏忽捲地散百川未知何日蛟龍
怒坐使老屋如流船先生老屋十五椽寄住主人
從昔年崩騰直爲居者惜過客東西何用憐幸自
環堵無足樂屋雖朴陋形製堅但念素衣髮如漆
白黑變盡思歸田勉焉守之勿易地會且風止天
清妍君不見古來列禦寇御之還得同飛僊

送蕭二十

東郊蕭條生意微快馬日：趨朝歸黑頭游宦吐
梁肉青眼高人歌蕨薇僕家旅食強甘苦何物俗
流輕是非百歲乾坤消幾屨三江風浪隔庭闌柳
根臘雪春猶凍沙上晴雲煖更飛昔擬此時具吳
榜送行何故不沾衣

雲林歌爲貢供奉作

朝望宣城夕企雲林掃花釣月清我閒心城東之

山倚天碧手捫南斗近咫尺幽人築堂面山坐絕
似謝公舊時宅謝公今何在蒼苔翳行迹調笑誦
新詩流水照白石看水作明鏡年光靜來往夜深
敬亭雨坐見南湖長清風被長陂鳥度菱葭響雲
之林兮不可扳中有青嶺白鶴相盤桓林之雲兮
不可縛時來宿我青簷端昂藏老仙人抱劍臥山
側憶在中華時相逢髯未白問之不言亦不言阿
家中子瀛洲客却起遺我寶字書依稀攝精鍊魂
魄相期后天無極年共爾守之合自然專氣還得
同飛仙未登雲林堂試作雲林歌嗟我久客意衰
邁雲林雲林柰若何

芝山歌

自公習隱華山丘園公既未相清乾坤三光回明五
秀秘諸靈肆啓忠孝門昔在至元侍潛藩出佐刺
史窺汪源二十年間攝台輔即復拂衣辭紫垣憶
昔尋真渡海岳騎鯨相見芝山根手挽仙人綠玉

杖頷笑爲之顏色溫芝山嵯峨熊虎奔屏風百疊
翠波翻青天芙蓉剪秋水高堂宴罷浮嵐分醉陪
藜杖陟山榭桑麻被徑松滿原此時細矚方外理
但覺泉石多深恩帝恩舊臣振顏敝下詔明言徵
吏煩使車日歷林間曲復携白雲朝至尊觀公出
處握至要自許當有古道存方今明堂力更化願
陋周漢追光軒蚩夷來庭百辟享聖心正欲嚴天
元黃鍾九奏樂萬舞廟薦無日無受膳大脯精神
蓋六合民物自爾能豐蕃功成次第勒彝鼎歸去
欵委尋筮尊此是英雄千載事慎勿輕與常人論
只恐門牆少壯客白頭猶是芝山村且持此山爲
公壽願益公壽如崑崙

和李監丞辭贈羽人之作

自從墮地愛名山五岳尋真去不還青山無津度
日月旦暮御氣行其間九江西來赴海門中有道
路古來難笑談解入蛟蜃腹脫此命與松喬班吾

嘗左揖三茅君右手直接高飛翰至今空濛偃翠
蓋望雲懷我斐珮環君從茅山來青衣白霓裳肝
膽出古劍刺裁尤甚揚玄元皇帝雲輿仍稱世舉
德朝未失偶吹龍笛過九市共君斟酌北斗傍浪
傳北斗不可揖酌之昨以白玉觴百觴未已已復
醉援此織女天機章奏頭自送南歸鴻我自滯留
君還翔縹緲美人絳珠宮絃白雪兮歌清風浮萍
流水相遭逢何獨不在岐路中相思昨夜春缸紅

官河曲

官河人世居河水邊嚴冬二月河水堅饗厨待汲
烹庶鮮朝投壺先衆女十指凍墮貂金蟬今日
出門又苦早行人爭惜少夫憐明知鑿冰難得水
堂上養姑欲姑喜

選校范文白公詩集卷之三終

選校范文白公詩集卷之四

五言近體

奉酬冷祭閣依唐見寄及與令弟游清水

巖五之二

翠谷栖遲在丹霄結構侵像章天地德棠棣歲年
心靜日尊中酒暄風席上琴采芝端有約未老得
重尋

迥野飄晴絮高亭接晚芳遙遊長日在嘉問感情

傷振厲文章氣沉潜道德光尺書千萬折陳義可
能忘

游大梵寺登秋屏閣望西山次王掾二首

城陰散珮珂梯徑上煙蘿使者車調輅仙人升擁
螺隨花思緩步折柳應長歌賴倚賢賓佐從游共
琢磨

初陽啓梵亭古檻俯漁汀句就輸心匠爐存示德
馨潛蛟深水府游鶴遠煙屏萬古塵沙盡千秋翰

墨靈

夏夜登後亭

縣酌群山置亭因古堞安幸無多檢校于以小盤
桓潦倒淵明釀淒涼子賤彈杖慕聽夜鶴世慮若
無端

延平西峽

巨浪劈山傾孤舟與浪爭逆飛天地肅捷出鬼神驚
至險追前事終身願太平不然忠孝理值此更何情

即事

隨地居能勝因人景信饒折風疏菡萏移雨近芭
蕉放浪明高蹈留連久要虛心待世慮已任過
雲飄

過峽山寺

飛來何代寺重過念孤踪木葉鳴秋飭金人坐晚
鐘去留原不礙喧靜若爲容記說號猿點知藏第
幾峯

荅陳愈之

全族歸時論英人振德音松筠存大節蘭蕙出深
林緼匱知藏玉被沙喜見金玉風韻已久尚敬法
森

聞袁侍講亡

由閔將返浙未到忽傳悲便欲雲中覓終成地下
知天光虛劍匣海氣颯書帷舊事交游輩誰當寫
墓詞

百丈晚望

樵舍晚：落仙峯歷：尊鳥回修竹寺人語夕陽
原地覺心多妙池叅性不渾欲歸長不定既止復
何言

夏日園林二首

古樹當江合晴雲拂檻開遊魚依碧荇聞雀墜黃
梅孰接山公載還因賀監四年來與年去得任故
人杯

藻井泉通口莓牆日隱腰託身非故里竊祿是清
朝宦學真何補漁樵幸見招信書寧自誤坐起敬
唐堯

浦翰林家萬年松

雖云小草志已負大年驚失水曾頻稿非春即自
榮古煙勞遠寄細石伴長生偶識靈芝下棲遲倍
有情

和辛編修中秋玩月

道路何時短星河此夜高山浮白玉兔水動紫金
鰲待養須萍食排憂憶桂醪明年萬里棹定照九
江濤

盧師東谷懷城中諸友

契濶遙如許淹留空復情天遙一鶴上山合百虫
鳴異路嗟何適冥棲得此生平居二三子今夜隔
重城

寄甘州吳二奉禮燾

去乘西極馬萬里看沉沙伯父當周翰郎君比謝
家殊方翻事簡新學與年加記取燉煌俗歸來種
美瓜

清明日懷雷州

今日清明日殊非異域春祗疑衝雨客猶似望湖
人柳狎鶯求友花交燕卜隣未厭酬節物思遠獨
沾巾

淵明醉眠扁

閒居得名酒遇醉即頽然為問號呶起如何爛熳
眠鷗夷松影外蝴蝶草痕邊記得衰榮事醒時莫
浪傳

蘇李會合簡

未識沙場苦空曾捧使來詎知羶羊約不抵鴈書
回漢節風霜古胡笳旦暮哀誰憐太史令心為故
人摧

登南城樓

樓倚清通外登臨延賞心微風孤鴈過落日萬蟬
吟客路侵薜樹鄉愁接楚砧爲尋官下筑流水似
哀音

六月初十夜雨止玩月有感

雨歇青林迴虛齋生夕涼簾帷方度月枕簟已懷
霜地角家何在雲端路轉長慈闈近安否歸覲不
能忘

雨後寄懷李宗伯待制

一雨洗煩暑城隅秋氣高閉門掩簡策閒徑理蓬
蒿不怪經從少應嗟士入勞扁舟雖未就歸思滿
江皋

送任德淵尉河東

瀟灑河東尉揚舠此間程一官居衆後百里爲君
清郡縣殊秦記風煙故晉城寄聲西使者薦薦必
高名

壬武子相馬圖

偶然來廐吏喚作九方臯毀譽依名立周旋逐物
勞神馳風電足眼冷雪霜毛事有遭逢者騏驎圖
自高

至日奉寄盧脩撰

此日足吾愛餘生任爾催極知春在望勝喜客能
迴度酒迷憐竹樓詩渴飲梅同僚更同好經歲不
曾來

延平江閣

山勢抱重險津流合衆源詎知從事劇不類大夫
魂光彩潛猶見精忠死尚存幽靈如何問吾意豈
忘言

八月十五夜

城上初聞柝天遙獨倚樓可憐今夜月還照異鄉
秋燭暗頻移席簾虛不上鉤回文錦機字寫得大
刀頭

風雨

風雨忽如此空山方晝眠
故應爲計拙可復要人
憐燈火鄉村路桑麻社曲田悠
今視昔把卷一茫然

寄朱鍊師

仙人江上館帝子閣前村
一去無消息三年廢討論
雲深燒葉隴水近種花源
惟有清風至時爲掃門

蘄州城下晚泊與士人語及西方事有喜

而作

野濶秋無際天空夕始涼
漁船下浦急畚火入雲
長洲遠懷鵲山危指鳳凰
戍人新飲甲垂老幸時康

百丈山中夜坐聞鐘思將還憶甲寅入南
中正此日也十二月十三日九六首

近得雷州信遙聞弟姪來
江山遠望天地保疎材
向爲魚羹起今寧馬豆
積殘年有心事未定看

寒灰

欲雪翻成雨何天恰吝晴
似緣春在近故與月爭明
谷樹行々暝川雲冉冉
輕往年當此夕孤棹適南征

歲月嗟匏繫乾坤信梗浮
蹉跎逐月鳥迂濶問吾
牛正道曾無弊旁觀各有由
聖人如可起吾欲詰東周

斜谷驚風合空階墜溜鳴
燈昏時作暈滴遠不傳

更但得林間趣何須谷口名
是誰超物外不用計浮生

往儋清華賦寧知獲落心
槐街春日盛杏省干煙
深出試終何補還歸敢自任
祗慙山澤吏空受二毛侵

客行身萬里家在地中分
爵命優臣子江湖遠聖
君夜瞻龍鳳氣歲出狼虎
群舊故無消息低回瘴海雲

寄題嚴氏樊川別墅二首

先生天下士小隱鄆東村
梵水緣開徑楹山對掩
門土風寧近洛川姓不離樊
尊祖心雖問衣冠口
已喧

亦欲西流去相尋素濂邊多應百年術少見一人
傳生事空芝朮心期托蕙荃
明當詢大藥畏子不
論錢

引兒灣晚泊

席塵波心正舟移岸脚斜
夕陽明細霧秋樹擁荒
葭問道獨如夢懷京却勝家
客愁不自整更苦暮
啼鴉

秋雨寓舍酬夏編脩四之一

亂竹通隣舍修梧限掖垣
日長惟有雨秋半祗如
昏野色愁俱破河流畏更渾
惟應好僚友孤寂義
彌敦

九月十四日過紫極宮熊道人房

層軒俯江竹欹枕對連山
雨止煙霧集洲迴鷗鷺
閒紫霄行有徑白日戶無
閑但見空中侶飄飄不可
扳

九日諸生携酒至城東看菊

楚：臨階菊重陽特地開
慰人良有意報汝愧無
才
卷杆聞鷄發隣觴送蟹
來采英吾欲寄悵望倚
江臺

贈李石叟

怕：李石轄行義古人期
緩急倉公傳勤勞衛母
詩滄波大地轉白首老
天知莫罵青田鶴鳴皋
重我思

酬孔大祝

蘇郎懷印緩不計收貂裘
一去青山下三年白露
秋
關心悲地隔涉患見天
游殆管深無那看時動
戍樓

移居東城

移居古城喬桑竹似村墟已謂丹霞近無嫌白日
疏天晴時見鵲池淺尚通魚賴有知心者過門亦
下車

王維學晚過舍下翌日貽詩二章用韻答

貽

客居惟所適不是遠時人聞喜池臺僻來依第宅
新月涵鐘警夕風引釀生春頗得過從來相看莫
厭頻

平生病大火淺陋愧曹邴自足封函谷聊須壘受
降黃鐘知和寡白璧動成雙天外誰招得清風滿
八窓

送張月梅

卧病空山裏君來起素秋扣門驚逸字扶杖揖清
流潦倒炊梁客從容樹橘侯偶同螢夜語行李又
何州

贈別李大祝還廣平省親

六祝周遺禮千官漢威儀聲名無此達少壯任君
爲孤戍程雖迫萱堂拜恐遲都門四月別愁殺萬
黃鸝

寒食百丈山夜坐

乙新寒食火更近暮天鐘花片隨風滅柴扉帶月
重以開酬官遠將病抵心慵本不從耕稼臨江愧
老農

月出

清風起夕陰明月出高岑遠識袁崇理深齊去住
心裏先振砌昏鴉未休林不有詞奇字應誰載
酒尋

正月三日大雪

大雪生何處飛來應早春清寒微看物光霽亦宜
人日月復吟鬢乾坤獨病身濁醪差可近祇爲有
天真

九日和危大樸見貽

年：江海上飲菊對重陽又復茲晨至都無少日
狂遷峯栖戶碧敗葉擁池黃只有長生事于今墮
渺茫

貴州

離思久不愜幽情晚旋添天宜明月獨山與宿雲
兼望語通交柱蛛絲映卷簾若無光霽在何以破
朱炎

寄劉雨之

故人去南海已度百花時萬事須重到孤舟何太
遲雲迷帝子渚月過伏波祠幕府文書省來須慰
我思

贈別韓德卿歸安西因候蕭司成

十年閑龐道文學老貂裘久別重相見相看更自
愁早膺朱綬寵暫為白雲留寄謝蕭夫子巖栖向
幾秋

東齋秋後花葉俱有生意

田園雖尚遠未肯效淒涼葉就離成蔓花因徑作
行豈惟延晚趣自足信年芳頗改隣人婦驅鷄不
過牆

詠荔子

思歸江路永荔子幾時丹祇念遠親久何嫌待爾
難園林有專美霜雪莫留寒記得珠厓道長吟立
馬看

細雨

細雨沾牆竹輕風發檻桃幕分流水靜樓抗遠山
高但長琴書癖寧知染牘勞起朝未覺懶與味屬
吾曹

和謝梁內舍過訪

承聞招隱處獨占萬山青乍見心如醉多憂眼遽
明薦遺唐四岳道付魯諸生欲理幽尋事惟妨夜
鷄鳴

河口

神女大河口逸入陰洞中船鳴谷雨浪門掩荔枝
風鶴鶴行相背烏鴉宿自同爲於百年內試問鹿
皮翁

三山對月懷山壽

公名

豫章千里月漸鮮向天高安得山兒慧能知海客
勞榕城咽韻鼓竹館淨香醪何日苦惟下清輝映
鳳毛

晚上南山觀燒

渡口向寥闊夕暉生翠屏隨風初繞電翳霧忽如
星鳥獸燕宜避柴荆照不局關都春始過雨洗合
重青

贈顧史僧別二首

問子家何在名山越水春來遊萬里道去作五臺
賓乞食寧忘祿行歌若有神曾逢陸修靜招入社
中人

未是真顛者能顛故有餘試留吳辟幕爲報揭陽

書帶日辭銅馬投門聽木魚南歸何日定白象守
林廬

閱友人壁間韻有懷舊游

謾說經行處雲遊第二春石林投倦客畫壁跋高
人跡與風鶴轉心魚野鶴親平生許玄度自叱白
頭新

和李溉之園居雜詠四首

書劍上青霄卿閑雨雪遙年華侵水竹客思墮山
苗會想商巖綺將徙鄭里橋文辭誠小伎祇比俗
情饒

豈是幽栖地飛騰亦未量城根分鼠壤池面合魚
梁名久宣卽署歌時感女桑畏卿青調苦疇復責
相忘

圓色依蕉障天光切戶庭草生連夜雨花落徧池
星未遂翔寥廓真堪托晦明逢時須紫燕得意拂
青萍

亦欲依家耳，衡門斗極遠。鄉心微化鶴，宦徑貼飛
鷺。白日拋書送青山，拂檻延風流自無。已憶上五
湖船。

重過太傅忠憲王園林

一代王章寵于今，勝地非野池。花自發春日，燕爭
飛坐送笙歌密。街迎劍佩稀，願榮游子騎。修景澹
忘歸。

登覽山寺

遠見浮觴頂，逡巡及寺門。此行如有待，何地更無
喧。山背斜陽惡，泉侵落葉潭。沉：委臺殿，多是賜
金襴。

六月菊

蕭然故可愛，况在五侯家。未到三秋節，先開萬點
花。風霜寧未熟，歲月自云除。漸愧青松幹，昂藏照
島沙。

送劉脩撰赴湖南提舉

久淹詞館寄新章，墨書還白髮臨漳。水青雲動楚
山文，稱一道重收類。百司間設有湘南騎，因之解
別顏。

林尊師招不果就別

甚欲振衣去，仍煩折簡呼。意孤林下約，還想市間
壺。野館侵濃樹，春波亂嬾蕪。看雲解榻意，秋露近
玄都。

野望

思遠卑栖地，憑樓獨望辰。峽雲低度晚，野水靜含
春。語鵲開梁迥，歸鴻歲月新。不堪回首處，橫笛倍
傷神。

送鄧慶長衍從宦吳中

聞說吳中郡，青山萬壑開。雲霞通井邑，水木映樓
臺。子去嗟何恨，吾生念却回。辛勤官下養，書記合
頻來。

正月三日海子泛舟

曉日明如茜春波凝不流浴危浮斷梗過鴈折危
樓頗歎吳兒狎何傷楚客囚沙遠紫小楫初愁玉
京游

和雲知事赴餘杭

一舸發春潁涓沙鷺明官煩南郡佐禮重北城
迎海浦潮聲暗山城日氣清宗卿懷故掾早晚薦

高名

暑夕

煩暑不能寐望卿憶宵征開門海月白高枕林風
清不飲畏投轄將歌思濯纓誰家橫短笛吹盡楚

關情

七夕詞

天上新秋節人間巧夕詞不成兒女笑空負歲時
悲璧月當軒墮銀河帶闌垂低頭愧烏鵲寧為遠
南枝

離席合賦贈南劍教授盛後之官十之

四

前路向未及士閥猶到官麥收風漲暑梅熟雨留
寒氣候隨方異才名自古難豈容賢若爾教授老

江干

閩南荔子熟問客倘能來暫為諧生屈寧傷獨茂
才行雲飛絕塞落日過平臺賦就新詩別扁舟且
莫催

昔向遼東郡長歎覓管寧此行無贈策故事有談

經豆實登朱荔江光映紫萍龜山文物在未用嘆
凋零

躍馬問入郭解龜聽鞭衙江沙侵細雨牆蔓覆疎
花政事離書閣吟情上釣槎有懷當皓月玉樹聽
啼鴉

奉寄淮東憲孔知事二首

日有烏臺使因君問合肥熊章官下食虎畧幕中
威易改聽時報交深念日逢知音借上列須假續

為衣

昔在東門別相離數歲星一官何委折萬里獨飄
零楚樹春頻落燕雲晚自停幾時淮浦月仍與共
揚鈴

遺懷

柳影侵門暗桃枝亞竹高年深詩並進春在酒爭
豪吏隱嗟何擇行藏信所遭斯文如未喪端合付
吾曹

贈別徐教授之欽州二首

徐子雅好易白頭來上京如何懷遠檄竟往教專
城山近煙霞密江澄瘴癘清朋游政事少況在仰
脩名

冉：歲月暮悠：閑塞長歌鐘凝旅宴舞袖拂征
旌到日梅花亂來春蕙草芳南金自昔重寄贈可
能忘

五言排律

贈別南劍李使君三十韻

北戶羣山表南雲九域西君今行欲徧此意別都
迷妙句人誰識前年手自題李以烏微宣慰同知
改吏部侍郎使交趾
有南社絕塵鈎象譯懸徑摘烏栖炎隩通冠冕遺
陸重璧珪禮新尊璽節名故籍金闥勞有恩言切
歸無寵數躋宸心端外見廟誼肯中稽望紫騰青
瑣輝光拂紫泥旌麾深假借民社載扶携猛氣排
蒼鵠幽思啓碧鷄動應多愜會行豈強扳提皂蓋
喧童稚黃堂拜堯倪天機馴虎兕帝力及鳧鷖越
厲冬深少烟煙晚向邊野人封水竹郡吏接山溪
漢碧荷香弱坡紅木實齊九秋鵬鴟翔萬里鷗鷺
蹄導從羅弓矢登臨按鼓鞞少須青玉案與報白
銅鞮忠信先黃霸文章協璧奎熟云當近眼不遠
愁蒸黎執手閑河早論交歲月暌物華盈眼亂春
色傍人低謝豹空洲隱王鳩遠樹啼國容方整：
旅病轉悽：謬忝詞垣密微能官秩卑從班窺遠

霜浪漫笑山稽何日同尊酒因風獨杖藜延平寶劍氣旦：候虹霓

寄甄氏訪山亭二十二韻

問子亭何許滄泥舊水頭谷陵千載異風物四時
幽城郭長無事琴尊或此游窓櫺平野秀戶接亂
泉流猿鳥相賓送渙樵五畝酬大行晴日近碣石
晚煙稠莽：青天外離：碧海底都將神迹化只
可笑談求大檻花周映虛階葉竟抽豈容黃壤汚

祇為白雲留更就諸峯老亭頂萬戶侯心知嗜好
酷勢肯去來休予亦尋山者人難避世倚偶然依
紫闕不步謝丹丘薄與江湖遠類嗟歲月周夢嘗
經五岳思屢繞三洲室宇憑誰寄園林誓自收把
書消旦暮種葉引春秋地僻澄官冗天空掃旅愁
幾時携古劍萬里覓扁舟賸想高人趣空懷賤子
羞猶勝徐市俗瀛島計悠：

曉山謠贈別金陵陳處士

昔我望天岳于時春正深鷄鳴九州陌鶴警萬花
林旭日騰重海宵霞映別岑露條冰蝶熾雪澗瀉
嵌菴馬足無由定鶯聲不可尋畏鐘牽逸覽枉筇
紫虛襟每想丘中趣如懸空外音十秋傷浙水千
壑記捫參晚過陳夫子高談契夙心天形疏造化
月眼識浮沉宦路悲懷玉君門惜和琴豈因平旦
氣薄示暮年歲但恐丹厓失何愁素髮侵會當期
絕畎與爾鍊黃金

贈裴秀才

江邊見立春花老問征人物色隨鄉異風光逐候
新朝廷方貴士經術足謀身奉世皆騰踏如君獨
隱淪鳴山應驚鷺在野決麒麟已用遺經試寧辭
累績陳飄飄行李別繼續酒盃頻四海多英俊諸
公自等倫雲霄開大道溟漲接通津百轉倉庚近
雙飛蛺蝶勻款留俱溫藉歸到莫遲延肯薄傳家

賦猶堪博釣綸

曉山圖

一望成千里長年擾寸心
林含宿霧重江並古屋
深荻港驚漁唱柴扉攷客尋
石橋臨盡煙寺隱沉
：何日投朱紱其間寫素琴
愁時應莫展恐有夜
猿吟

贈李提舉之官豫章

公孫閣下士多似魯諸生
昨者聞高誼茲行起盛
名文亭南斗近征旆北風輕
余亦懷鄉郡今猶帶

帝城關河驚半面雪霰念孤征
方宴絲簧咽新詩
錦繡成長途心果怯今節眼增明渺：饑鷹度嗽
：旅鵲鳴露凝秋浦白雲散夕堂清是物關流動
何階計合并會須營桂檝相共嘖尊羹徐孺亭前
水因之幸寄聲

立春日和王翰林

北斗紅雲上西城皓雪遙歲華今若此
宦味故依然
節輸荒冬後寒驅夾日先樓臺通帝極井落散

人煙登眺臨無際歡娛信有年
客情關外地農事
庾陰田只有傷絃促那能却
屢穿幾時歸櫟社盡
日接芳筵寶鼎昇平瑞金蒲
淡蕩妍遙迤朱鳳集
瀟灑白鷗眼遠業嗟何就
高明賴必傳道雖沾世
用意漫逐時遷願過煩頻數
欣榮頗信于江湖萬
里興爛熳百花前

寄福建杜廉訪使君

集府群工表言官百世公
君王咨稷禹臺閣起黃

龔吳越睽閭服蠻夷偃漢風
九州諸道右一柱萬
流中虎豹精神肅豺狼
道路通青冥行勁銳白日
貫精忠斧綉颺秋隼泉阿
達夜蛰壺冰元自潔瘴
雨不勞空賤子嗟何幸微
心誓盡躬望來方切：告
別匪奴：祗為文科重尤慙
祖饒隆客魂銷海
鳩病骨瘦溪蟲謬故辭王
事私嘗泣老翁髮綠思
母白顏每應人紅尚俠
義倫薄其如祿養豐以茲
三選撫捕獲二天蒙上幕
刑雖簡滄洲道未窮請

將心萬叠寫入嶧陽祠

題翰林山水圖

敏絕丹青手，驅馳翰墨場。
力能移地軸，藝直破天荒。
素壁青風起，蒼崖旭日光。
喬林交混沌，巨石偃滄浪。
鶴背芙蓉隱，牛頭薜荔香。
參差殊不謬，奔峭亦非常。
仙去遺真館，人來倚釣航。
何知萬里近，不費一生忙。
擬乞丹砂洞，長尋碧草鄉。
松喬如可及，結友更何妨。

奉觀百官迎香輿出南郊

聖治尊皇極，天章達紫微。
禮宜宗報祀，時則重瞻依。
吉日初躋策，圓丘肆大祈。
相君蒼玉佩，卿士赤金圍。
高管寒猶泚，清鞭畫漸稀。
合鄉來北闕，數隊出南畿。
夜雪恍過晨，烟漠飛難叨。
惟帝澤獨敬在天威。
禮樂寧無述，歌聲合有歸。
知從克德大，不外贊巍。

和謝友人惠范君用筆

毛君好伯仲，枉駕及東堂。
盡縛曹無桀，蘇龍友周行

倍有光。欲飛隨燕上，未化學龍藏。
盛賜懷全璧，斯文托一芒。
姓名彈偶合，潤色柰奚當。
且效峨眉老，題詩西上陽。

次韻朱尊師祠天寶洞

天風散欲寥，海月隱岩堯。
一逕入垂鍊，千山含洞簫。
水沉蒼玉信，爐養紫金苗。
妙意今誰識，奇踪古不銷。
長當辭組紱，共往契煙霄。
攘：淮南桂八公。

應見招

選校范文白公詩集卷之五

七言近體

贈別鄧脩撰歸杭州

東風二月禁門驚天上佳人有遠行惜路頻瞻霞
上日望家直到海遶城休須滿假辭三徑定約重
來賦二京回首津亭萬家柳初非憔悴獨關情

雨後寄懷田師孟郎中

山雨不來喧靜夜江雲猶自護清朝一羣青雀園

花老發箇黃鸝嶺樹遙何有深心期管樂獨無高
步接松喬未能徑去成飄忽且可相從慰寂寥

謝冷架閣春日東麓見懷

容谷白駒消息遲東風柳楊萬煙絲環憶為同
心贈書榜傳看俊手施曾以陋居追往昔却因嘉
邀感今茲相思恐涉山靈恠不過仙人不詩記

送別周儀之推官赴錢塘并簡李四秘書

武帝龍飛第一春京華相送各沾巾詎知邂逅文

身地總是栖遑皓首人山驛蛟眼星滿洞水鄉雁
起月迷津若逢李洞南天竺為說前書感謝頻

送李秘書洞

秘書出自蓬萊苑流落東吳又一春見月定懷騎
鶴侶聞秋肯讓膾鱸人吾曹事業徒溫飽子等居
諸異隱淪海表何由攜手再相憐同是老詞臣

五月二十九日口號

金門清平亂鶯啼市柳宮槐綠影齊裴關鳳飛天
咫尺千官鵠立路東西欣聞有詔推茲極未省無
書遠慰熱直欲萬方歌聖德功成誰合奉玄圭

寄題龔氏山園

居士名園何處求無有是中風物幽岩花故鮮分
藤綴澗水新能合竹流綠幕黃簾圓玉樹青天白
日映朱樓醉吟自爾人難識況是心輕萬戶侯

題棲碧山

李白山中答俗人當時未識宿心親桃花流水鵬

南意茅屋蒼苔鴟上身但有漁樵說幽事斷無車
馬惱比隣使君自有青冥侶莫怪衡門異逸論

五月二十日發雷州過徐文次驛候役者

不至留二日

久約歸吳美釣舟海天羈思復悠悠誰知樹底春
生月獨坐人間地盡頭粉壁舊題分薛讀瓦甍新
酒接花筵鴻固是南來絕為雷城信滯留

余使君以僕歸自海外惠詩相厲辭氣有

激因韻奉荅

瘴海蒼地盡頭遠煩使節按春秋莫論橋外求
三害且與詩中補四愁見佞常懸神草指憚勞不
念聖樽浮過隔水猶如此何況人間大九州

瓊州人陳伯臯自京下携趙郭西學士書

來示將教授南恩以詩別用韻送行

白首乘雲謁太清還家又復海邊行起居試問三
山侶教授須求六館生上國書辭南土重異方花

鳥比人驚暮年要壓春州瘴多種梅花護四榮

初擬九日至章貢泛舟而此日止到韶州

因懷劉子儀勾漏舊作奉懷

勾漏山前題句早藟孤臺下泛觴遲一徙滄海輕
為別再見黃花重所思書畫不嫌花類碧髯毛空
嘆色成絲登高不得賢賓主并負西風落葉時

出嶺即事奉寄中書元翰林

幾人生士鬼門關我獨從容仗劍還扶病猶能驅

瘴厲投閒應欲選雲山炎郊未用辭行役函海光
當秦廢艱賦有均輸今再倍相携賣子盡諸蠻

挽黃徵君

生平不面死何言忍送輜車出薊原已去幸逢中
野墓未招最是北方魂碣辭義許門生識弱祭期
當郡士奔五十年間社負外曾將旅柩托諸生

送元經厓赴廣東

番禺直北望長沙元帥持戈鎮海涯萬里送君歸

暮將幾時為我寄梅花雲蒸巨浪魚吹岸柳壓荒
山獠陣牙欲托卿書妨枉騎酒湘西上是吾家

壽宮

武帝初行祀灶方祠官宮女儼分行石闌井：通
金殿金蓋童：出畫墻但見樓龍呼作相未聞騎
鶴拜為郎祇今松栢緣原廟時接浮雲下大荒

初冬即事

天街昨夜鳴鵲早清曉金門拜赦書紅日暖過三

丈正碧雲細作萬行舒懸知幽犴無留繫更約冥
鴻有定居凡域祇今重譯去太平不用指南車

贈陳提舉

便令白首縮青銀已負南宮第一人文武既興殷
士貢申轅猶比漢儒真雄鴻苦事風霜急伏驥深
心道路親若過清溪尋舊隱洗觴猶及艾陵春

元旦口號

新春喜氣動坤輿準擬豐年大有書遠貢休煩大

宛馬近郊爭望指南車勤勞孰是仁人敵清淨當
知治道餘但見生民無一事朔南處：樂樵漁

哀李集賢并序

燕人李恭字子亨以善琴至元中嘗召至
玉殿大賞之卒官直學士無子其女后喪
盡道為營塚壙碑志既數年又因其私親
孟遵為序走諸士大夫之能文者乞詩以
表其光德

之死從知萬慮休女郎獨抱故篋哀關心政繫青
山塚遺事寧稽白玉樓臺上哀龍曾映日人間絲
鳳不鳴秋于今過馬廬溝雨宰木蕭：敗葉流

奉酬辛編脩高齋詠懷二之一

行止於人道未年有底誇盡好高齋浪傳外客虛
生事切喜新交足雅懷秋鴈照草神先俊晴翠當
風意近諧高閣夜涼生白露莫教螢火亂空階

八月十六夜與長安侯孝昌會宿西山亭

月露秋生松栗林高堂駐馬倚脩岑平生萬事蜀
稱意三見美人傾盡心歎笑直魔時序感鬢毛深
戒雪霜侵壯年自致須勲業一去雲山足賞音

韓食樞宅看臘菊聞梁掾亦有嘉種

食書門館靜如山黃菊花開落木間照日大錢分
箇：背霜新翠簇班：深知窰宅藏藏密益敬茅
菁捍衛艱見說比隣梁掾長衙回清賞閑榮閑

送夏蘭谷同知赴會昌州

承聞吉日上江船佐郡分符落雁遙野館西頭三
晉雪山城南下七閩煙庭春花氣迷銅墨市暝溪
聲合管絃何日周廬尋舊直行需報政九重天

奉賀陳尚賓應奉雨中雜韻四之二

鰲背地形盤楚越雁遄雲路接青徐古人以用三
千贖今我尋無一字書賴有交親分翰墨時因寄
贈階除治平最忌聲歌怨且莫逢人問卜居到

小白幽花類素著沾泥帶露映書樞尋常愛慕無

由見旦暮凋零未忍聽不為獨居娛耳目祇緣多
病役心形便當去結浮丘伴早服還丹制朽齡

題黎別駕安南圖志

三萬人惟一士奇圖書托始更堪悲未聞島客從
王日有似天官命子時郡國終須刺史駕山川先
識撫軍旗何當表上歸瓊館未據如今政用知

壽恭政却公

相公不着惠文冠猶得歸來學謝安萬寶如何看

玉樹千秋祇可托金丹層冰積雪開元氣霽月光
風映歲寒欲助蒼生霖雨祝夜瞻南極倚闌干

和謝伯雨兄惠之作

騷靈逝矣不堪呼幾欲南游訊楚巫城郭煙濤乘
白帝星河風露浥黃姑幽人往恨九關豹佳士今
猶千里駒久客政資相慰藉可憐無意謝飛鳬

十月八日至懷安縣是夕入福州城

山城列嶂駐餘霞水與長空映遠沙芍藥省中人

望直荔枝林外客思家遙：徐市三神耀渺：張
騫八月槎早歲學游今白髮不應猶戀棗如瓜

平臺晚懷

落日微風生晚涼平臺西上萬山蒼佳人獨不生
同世樂土那知是異方海岳雲霞千古意鄉關道
路九回腸丹青不寫歸田賦徒以虛名累霍光

蓮房

憶得花神一笑歡六郎家住小江干佳人怨等秋

風近稚子眠聽浦雨寒強為折來開戶牖誰將鎔
出擬盃盤少年太守思兄弟戡：青頭莫漫看

桂子

盡輸金粟三千斛換得瓊枝數點秋
種失却從世上異香浮石巖夜見呼猿摘葉白晴
敲伴兔收十月天台誰見得西風吹夢落山頭

寄武夷杜伯原甫

徵君家住武夷山白鶴玄猿夜扣關船泛清冷凡

九曲屋分丹壁只三間世人往：知名姓仙子時
：定品班孔壁秦灰天未泯幾多魚豕待重刪

雪後和鄭司獄

江皋雪止雨蕭：時見殘雲抱樹腰久愧彈冠隨
列從聊將來帶狎群寮汀州下地宜朱橘瘴霧南
天暗綠蕉回首昔游今變絕可無持酒給清朝

正月節日上寶曆寺行禮述退事

朝恭不見承明廬夢想三更尚是初宵：重山遮

列炬冷：流水逐行車柴關響接群僧磬草澤心
馳上帝居聖壽延長天廣大回應延養及煎漁

晚經皮使君江居不見賦簡二之一

使君直節更無雙又非濃恩出海邦絕域未播惠
皂蓋名園碧樹倚清江山明殘雪當松塢岸斷斜
暉射石砭愧教會稽王子敬過門未遂此心降

松湖渡亭子夕眺懷西山朱鍊師

不鮮無愁只遣愁憑高試看水東流一天鷺影摩

仙關兩岸蟬聲送客舟肯信先生居錦里不將夫子住丹丘如聞舊按蓬萊節松下時：省釣游

題阮茂才詩卷

炳：人間阮嗣宗能詩作動每愁懷九霄震日聞鳴鳳六月深淵起卧龍前輩文章工祖述後生師友係遭逢一篇欲返明珠寄寶匣看君不敢封

贈熊處士還山房

并序

廬山中有山房宋李尚書公擇藏書處

今廢矣海昏李氏為其先作書堂於達

昌州亦曰山房并記尚書為蓋有慕廬

山者矣聞熊脩業是間故作此記之

尚書舊隱在匡廬亂後曾開宅已墟祠宇祇今誰薦鞠鬼神猶自護遺書石泉宛：輪池細川樹茫：映日疎不識海昏熊處士冥棲消息近何如

贈傅汝礪北游

十年身不到瀛州江上逢君又素秋行李祇今何

處在看花須及俊年游滄波遠去尋三島白日高懸照九州大旱若將數說命賢良記取舊弓裘

大明殿退朝

曉星寥落動情霄瓊闕香雲近眼飄警蹕西來天影近衣冠北上海^光遙開因止笏知春漏忽報簫聲押畫朝忝后詞人雖寡陋極知聖主體軒輿

清熱奉教

日上高城烟霧多玉簫前路散珂鳴開筵迥出清

川上對酒其如綠樹何南極有星朝玉闕中天佳氣板塋坡長年不負經綸寄願及昌時養太和

四月十八日詣東華門奉迎香輿

天香曉報出宮城已辨隅頭合樂迎黃鳥低斜衡隊過紫駟踈蕩着班行百王盛祀無遺典萬乘深居有至情失喜共傳湯沐賜禮官識姓不知名

禮成還齋宮

九重雅有將儀形猶遣精神接杳冥朱戶瞻星拱

帝座清天分月下，鄰庭周旋宛若羹。牆見薦祿徒聞泰，襪馨歸舍何人發。新詠却魚鳴，瓊雨遑聽

至夏莊懷平坡舊游

平坡谷前挑杏花，年時着屐到君家。祇今可買惟村酒，無後能來試石茶。簾幙高：通紫燕，溪流款：伏青蛇。同游昨有虞公子，却為盧郎得浪誇。

贈王主事如上都

天官幕府盛諸卿，又從皇興赴上京。邂逅同為遠

道客，比隣猶有故鄉情。秋風響近彈琴峽，夜月懸當直斗城。須記今年上馬日，麟蒲盃裏試長生。

長春縣奉同夏楊二編脩為九宮道人作

絕妙新亭九宮下，似盃非杓異山鑿。昔從樹杪凌風去，今向天邊洒雨來。芥子量應容宇宙，黍珠竟不外樓臺。從師斟酌行藏事，小悅冥堂一萬迴。

送梁知事之婺川

皎月青雲若箇遙，送行恨不共吳船。新官浙下皆

名郡，舊宅山東有賜田。禮樂固應張盛代，簿書勿用嘆流年。經時不見曹員外，今日因君重惘然。

追和盧脩撰張平章園亭觀花飲

白藕花邊香已秋，雨郊風物野亭幽。未須短杖扶持病，且遣孤尊斷送愁。紫氣近連飛鳳闕，青山遙隔釣魚舟。勝游縱在招要外，猶解因時頌醉侯。

秋日集詠奉和潘李二使君浦編修諸公

十韻十之八

古薊城邊白露零，秋聲不任旅人聽。差：乳燕朝辭舍，啞：高鴻暮過庭。以病酬閑翻自惡，將愁抵醉祇難醒。何人解擬匡廬賦，千仞岡頭添滿鈴。生也無涯死有涯，拋書發擬問南華。要知立志非多事，但使成言自一家。寒樹接天霜映鵲，蕪滿地雨生蛙。相過倘逢樽酒檢，按牆東野菊花。迴無江左管夷吾，誰復能稱晉宋書。運本閑天聊爾耳，力能蓋世復奚歎。百華草：雲龍地，四海慈

：法象蘆曾向鍾山酌芳草至今心死及菑畬

沅落移家白帝都低頭愧盡馬相如題橋一字終
何補賈賦千金竟或無風月長留前輩詠塵沙滿
戴古人書此身汎寄空江上已異當時舊髩積
潘公牆角樹連亭曾是笙簧晝夜聽門巷祇今埋
冀壤輪蹄自昔走雷霆長因午睡思茶灶却而朝
吟欵竹局若續濟南名士錄莫令憔悴鵲湖亭
李侯高即若空晴論議詩書滿腹撐期接仙舟應

少便偶分宮硯亦多情蠻荒異俗中年歷河漢頻
秋向夕傾此去暫煩南郡守旗旄勿用野人驚
浦君高價本璫瑛多幸兼獲得所於學道初輕千
里驥收功直到九州魚詩探飯顆尤難測賦擬蘭
陵定不虛月：西垣更役直還應共我惜居諸
秋入江山錦繡開白雲紅葉盡詩才句成底用三
年得樣在應須八月回自是每為浮客累非關不
受故人催恐將寄語詞林老風雨重陽又近來

送白無咎太守之郡

瀟洒中書舊省郎排雲曾攬舜衣裳一麾况復守
名郡萬事不如歸故鄉馬首漸違燕闕雨鴈聲欲
度晉城霜漢庭擇相皆良吏早奉蒲輿謁建章

夜坐有懷舍弟在江右別來凡閱九冬至
矣

天遙此夜逢冬至江表頻年望客還謬戴詞林深
雨露却憐隸萼遠河山周流本已遠長策趨走那

堪益厚顏何日求田歸計定一尊松下詠閒閑

寄別倪大同

知君久住玉貞壇日與飛仙弄紫環從此便令行
地縮蓬誰不說上天難鷗邊紅日浮錫送馬首青
山抱檄看相好何因不相別寄詩應到暮雲端

將赴雷陽送羅提舉之任廣東

松滋暫泊薊門船後指番禺路幾千茉莉香深和
酒露枕柳葉暗煮藍烟齊人舊笑無遺策漢史新

藏有剝錢莫為避荒心力怠珠屋更在海南邊

休日出郊三之二

丞相祠西柳子園新開湖館見遠村風含碎羽珊
：過浪湧長干刻：翻止息幸然無鵝鵲去來應
或有鵬鷗江遙柳樹晴相倚祇為行人作斷魂
歇馬高林烟霧開感今懷古獨登臺迂臣逐客皆
前輩幕長郎官盡上才放浪已聞窮九域飛騰終
合近三台謝公自有青雲屐且與從容步紫苔

寄友人

繡衣行部直南州幕府英名早歲收如此一臺兼
二妙令人萬里破千愁枕柳葉暗潮聲暮薜荔花
懸岳影秋此去三湘寧久住近天須應重書求

題燕山食事絲繡堂

海康城下白雲飛南部親風使者歸督郡須持直
指斧歷階尚掛老萊衣高堂見月思丹檄遠路逢
春憶翠微賴有勝流詞翰在定隨華榜照林扉

寄上甘肅吳右丞二首

塞上孤鷹白雪毛塞門風物靜蕭條黃河西去從
天下恭華東來板地高枸杞莫將如意苒醅酬足
飲勝蒲萄遙瞻主萊還朝日正屬江湖心緒勞

郭茂才要飲舍下忽報董中丞重樞自上
都至出城迎之遂負此約戲奉奉謝

相期把酒對秋暉忽報中丞旅櫬歸遂逐城東朝
騎發遙憐江口夕鴻飛陶潛宅憶波吞石謝傳山

寒雨打扉人事雖殊風物在笑談豈可眼中稀

九月十九日出京與董右軍諸公別至通

州還寄在京朋舊

臨分強顏作笑言上馬慟哭投烟村十年經伏舊
交力萬里獨懷明主恩南極下頭星象少東風近
處柳梅繁時人祇恠丹砂冷曾以虛名舊討論

十月十九日詣天光門上進三朝寶錄

儀臺簇仗滿雲端玉鑰初開衆樂橫三后龍光周

典冊群臣鵠立漢衣冠爐香看日浮晴霽宮樹班
霜試曉寒千騎前頭都不見祇傳學士拜金鑒

畫馬

一自房星下渥洼龍媒多在玉皇家赤毛洒血微
生汗黑羣圍雲整作花不待老能知失道圓應來
是涉流沙如今豈少真神駿猶有丹青紙上誇

石氏壽母

鶴髮西風尚健身綠衣天上四麒麟函門皆可二

千石此母何妨五百春露下齊山紅樹曉雨生灤
浦綠波勻勝筵偶覩諸賢詠盡敬東州學士醇

歸來

小戴歸間來草堂入門喜見葛山蒼慈親已慰占
烏鵲稚子行堪詠鳳凰新理園池幾物小移風
竹且分行卜居未是居難卜為思傍人笑楚狂

題新喻吳氏浩然堂遺事

釣磯西畔問扁舟回首空山又素秋曾見龍蛇飛

敗壁每疑魚鳥識扁舟風雲一變衣冠異城郭重
來水石幽傳得眉山遺記在吳家子弟最風流

過隣人園林

隱者園林畫不詳冠山樓閣護青霞平安日上瑯
玕竹富貴春回錦繡花高鳥時排朱檻過遠溪正
帶白雲斜江城只解聽絲管何處能來玉女車

贈楊茂才

西峽淅：秋雨生南塘蕭：樓觀清玄蟬抱樹一

時靜老鶴懷山終夜鳴放形海岳爭雲水託好音
書猶弟兄未知此別會何日為子商歌無限情

到京七日親祀禮成聞喜有作簡曹奉常

南征被命過柴荆瘴土歸來溫病嬰行撥烟霞歸
上界卧聽風雪打長更侍祠想動鳴珂密出次先
知警鼓清拂曉齋宮聞好語誰人不說恭膺平

辛酉歲元日

西山千仞鬱崔巍山下樓臺紫翠開王帛會同來

萬國璣衡懸運屬三台開海客談金鼎更有祠官
進玉盃慙愧詞臣今白首久無賦頌歎蓬萊

百丈春日紀懷三之一

江墅群芳手自栽春前相次斲蒼苔隣僧昨許山
蘭送社姬新分國葉來本為聖情思於濟更饒生
事得相催粵王溪畔韶光好推想經年逝不回

隨聞縣懷京下舊游

平生不識張廷尉中歲方聞馬伏波昨見山川皆

膽落稍侵霜露始心和皇恩遠荷優隆至旅況深
漸慨惜多天上故人安好在西風遲莫意如何

泰定二年丙寅歲元日

閨藩傑構入青雲簫鼓聲高萬壑聞曉粵誰存封
建業唐虞真是聖明君蓬萊瑞氣皇居正太夜恩
波御席分身遠祗懷歸妾佩絲綸閣近最繽紛

奉和吳尊師退朝

柳外朝冠古進賢雲間觀戶舊通仙蓬萊豈隔三

千里華頌宜過一萬年香並袞龍浮瑞日聲隨蕭
鳳下晴天文臣不顧金莖賜但想黃封到竹邊

答李河

客居離索感芳晨頗耐物色惱詩人花心盡逐陽
和動柳眼宜於故舊新萬里清江家共遠九春皓
雪夢兼頻鹿門自有龐夫子長往烟林秋後春

獨立

能詩不得靜中師又是天涯獨立時高閣夕陽人

影亂曲河新水棹聲遲一身慷慨家仍遠十口淒
涼歲暮飢偶爾憑欄感風物臨流先被白鷗知

奉和王維學懷濟南舊遊四之三

前輩風流漸漸濟南舊錄故人詩遙知靈運初游
日正是元方後載時青社寒成異物丹丘皓

屬遐思壯年易動離居感繼綵花前金屈卮

樓上看山翠黛浮樓前沽酒錦纏頭登臨試與詢

湖鴈豪傑親曾似海鷗沙嶺曉晴雲散出野亭春

盡水交流意中故舊那能得強擬偷生賦遠遊

手接新詞絕底清一隻白眼為君青囊臣正待新年
數江漢徒傳赤日萍斷雨潛蛟虛水榭遠波迴
驚寔雲汀此情可在齊川外不解無人問獨醒

和田師孟郎中寒食西曹即事

正是西曹遠翰初花落寒食柳微舒每因作者留心
若多恨時人守法疎詩思偶閑錄上吏刑條正
作朕中書萬卷蘇居士皓首東坡雪不如

平生

上真應寺觀寺後龍湫：在屋上由寺北

下馬並高數十折得之又數步許得巨石

有僧龕其中云即唐盧史所隱成道處時

日斜方焚香誦經聞客至乃輟誦相迎作

茶云

憑高竊窺辨精藍濯佩還思訪石潭字扁孟家題
處竭洞留盧史去時龕近人野鳥如曾識問客山
精不散談聞說平坡猶在上登臨雖倦且停驂

雨後坐郝大恭亭子

每見人來問草堂偶從燕坐憶滄浪地形遠競朝
霞爽林氣清分宿雨香移石旋成竹葉徑漳泉思
引釣魚航他年策緩蹄黃閣几杖苔生儘不妨

挽劉提舉

逝川無力可勝攀又送先生塋碧山化鶴不歸華
表上鳴雞倘在白雲間空歌楚水巫陽豈不見蓬
洲使福還畢竟脩文陰有待玉樓何許淚潛

七言排律

禮部侍郎王君桓急流勇退者也隱東

原田間二十年既壽止康同其姪翰林

奉簡二十韻

慷慨掛冠神武門從容結會洛陽園朝廷卿從思
遺直鄉里兒童識連尊款石杖藜烟際寺竹花蕭
管水邊村尚書舊履飛仍得內史新經見莫論霜
雪飄迴疑久操雲霄空淨尉孤騫聲名即蔡公無

等文彩風流子又滿玉樹枝柯交雨露冰壺表裏
照乾坤誰能與國為元氣獨肯將心養靜根八袞
已開仁者壽九重方紀載之元從初拾草向何處
此處種桃應滿源仙境六時蒼鵠列帝城二月早
花繁題詩遠托滄江使知有冥鴻在魯原

送沈教授南歸

城邊古樹四時青那得秋陰滿近垌總為殘蟬嘶
并急不關病馬涕先零故人聞已扁舟其此夕還

須促拍停首在雲眠思上國今承露檢下明廷未
厭群俊登三事且為先王守六經行色暫疑紛似
雨生徒未用散如星江通湖漲春吞海樹壓山光
盡射庭或者可無貲誚責總之不外靜儀刑十年
鄭老又稱館百里陶公粟在甌自我雲間聽鶴唳
笑人閣上拾流螢亦知多病非緣別但得長愁不
願醒滿眼風雷決江漢與心日夜赴滄溟
選校范文白公詩集卷之五終

選校范文白公詩集卷之六

五言絕句

張果老騎驢圖

細柳官橋路騎驢不用鞭先生誠有道此去亦千
年

竹樹圖

老樹半垂紫疎篁斜露根若無煙霧隔應見石西
村

秋江

秋生洲渚靜露下蒲荷晚忽憶釣魚時人家楚鄉
遠

建昌小湖望廬阜二首

青雲覆疊嶽白鳥度平湖釣峽夜來雨山深知有
無
我懷真鍊士多在巖谷陰惟有高林月長知望遠
心

絕句五首

障擁芙蓉競燈隨棹柳移繁星臨迥野疎雨過高池

江上打魚舡有頭那無尾與卿相見時不望如魚水

卿路西州是延平那向東片帆懷會使祇是怕隨風

水清灘自急蕩漿直須人勸卿休恨水多為不知

津

水如青銅鏡山似綠芙蓉中天明月上此處好相逢

看東亭新笋

問竹何年有親曾共歲寒昨傳新笋發扶杖繞林看

送別

為君垂別淚更向楊花側斗酒問離鴻幾時歸故

國

燭夜

燭影夜侵牆桂松成行列鼓絕草虫鳴四山露華結

秋江圖

雲裏衡陽鴈網下武昌魚石門秋共遠江樹雨餘疎

疎

芙蓉

芙蓉生石壁雲錦映青松那憶南州路歸船處：逢

端溪峽

芙蓉生石壁猿鳥路東西維舟逢暮雨戴笠看端溪

東署

習靜天常見居深路僅通陰塔垂葉露空院長花風

絕句

日淨芙蓉遠春明薺菜長
誰憐玉蝴蝶正似錦鴛鴦

晉賢驛亭畫竹

道路黃塵裏蕭然見此君
遙知不是畫為有氣干雲

東城夜讀聞鴈

如何歸未得庭樹又飄零
夜半鳴涇鴈開門倚杖

聽

七言絕句

懷小栢

手種庭前小栢樹分枝散葉絕天成
涉旬不見長相憶況是經年別及生

楓林雨止

籬角楓林露雀巢
春深翠葉未全交
山家老屋潭相似
千里行人識把茅

題黎氏家山圖

漢：家山在白雲石橋流水路斜分
狀元坊裏重來日還有新阡表陸君

社日

丘隣雨止散青煙
白叟相違已隔年
忽遣大兒三角結打門來覓社神錢

五月二十六夜宿松林蘭若

白沙塞下接飛霞
行至招提日已斜
睡覺忽聞山

鳥語不知今夕離吾家

瑞州城東水迢過
老翁稚子蕭然有桃源

想

花牆竹柵護松長
雲去柴門晝啟封
不是武陵州縣古
秦人那得晉人逢

登高風亭

罷官本自亦由君
直節高風世：聞
天下布衣能致祿
多應無傳附青雲

桑落洲

桑落洲前秋興孤白雲遠見近還無傳聞酒更經
年罷美釀家：得繼沽

潯陽

露下天高灘月明行人西指武昌城扁舟未到心
先到卧聽潯陽鼓聲

題山水圖

煙崖冒樹葉：三面漁舟戲碧蘭不鮮買山頭

已白今朝又得盡圖看

試院中戲題姚檢校山水圖

故園不涉已經秋何日徑辭黃鶴樓却借仙人綠
柱杖乘風散上碧峰頭

鍾陵夜宿聞鐘

中年江海夢靈皇夜半聞鐘似上陽一百八聲猶
未已更兼雲外鴈啼霜

宿村莊見高進士留題戲作

三水橋邊望翠簷行人駐馬立昏黃因何乘燭來
校宿州判題詩在草堂

院中夜直

此身只似到南州莎草寒鴉一片秋後夜玉堂誰
上直料應少睡更多愁

休日

暫解晨綵不出關有時持酒憶南山無端却被詩
牽引斷送先生此日間

十一月十六夜

本是圓時半不明非緣掩見後何情更無雲表真
消息鐘鼓並聾亂自鳴

離楊州

孤蓬如磨遶汀沙葉滿平湖藕未花回首竹西亭
漸遠一江烟雨酒旗斜

贈裴氏二子

并序

二子唐晉公之後家有胡銓盛德堂銘

其先世固守是郡家焉至今尚為儒流
有後泚知晉國賢傷心不為海南道相逢莫笑無
多贈猶是詞垣舊俸錢

過三合驛

一春歸計又蹉跎窮粵風光奈病何總有青山千
萬直行人長少鷓鴣多

江閣望雨圖

高閣秋風樹半枯連山更帶雨模糊幽人把釣空

江上縱有扁舟不受呼

清明後聞隣莊牡丹盡發館中獨遲雨晴

忽開一枝咏以志賞

千山綠雨兼風憔悴群芳二月中整待人家春
事過小亭特放狀元紅

題楊補之墨梅

學到逃禪自一家洗空塵墨映江沙筆端不有蘭
亭骨莫寫圓林雪後花

江上古祠

老樹昂藏倚岸隄祠靈經歲鎖蒼苔豚蹄卮酒能
多少但有群雅旦暮來

重感

曾謁聊城太守歸吏扶殘醉踏斜暉重來柳下停
船處太息人間萬事非

湖面

湖面春深暖氣勻青蕪未損已知春沙灣散駐張

魚客葦室時驚射鴈人

經梅仙壇下

懶慢辭朝梅子真空山祠廟已千春自從上疏東
都後燕後江湖有直臣

錢生幽禽圖

誰人剪下碧梧枝誤落西風粉墨池立斷小禽飛
不去朝陽何事鳳鳴遲

登耆嘉驛樓自此渡海

半生長以容為家，罷直初乘瀚海槎。始信人間行
不盡天涯，更復有天涯。

瓊州出郭

自出瓊州古郭門，更無平衍似中原。重：葉暗枕
柳雨，知是熱人第幾村。

正月十六夜渡門觀燈時閩閩官吏皆集

渡門此夜啟崇臺，次第東山好月來。自古金吾原
不禁，少留大將與街盃。

二十六夜得舍弟書及知無敬與茂才消

息期旦夕有會良慰快也

故人天闊騰新薦，舍弟雲溪守故廬。未省東歸何
日見，挑燈細讀寄來書。

七館夜坐聽雨

更聲隨雨動，蕉門頗似聽泉宿。楚原客裏青燈如
骨肉，獨漲相待向黃昏。

懷京下親友

海上經年思殺人，絕憐京國舊交親。過江惟有傳
柑使，寄得書回是暮春。

池上晚步

清池斜步竹烟微，鶯嚀重門鎖夕暉。退食幸堪無
趨謁，見人慚道聽公非。

不寐

鉤角連天月滿城，芭蕉葉上露華生。思卿不寐占
潮信，說是中宵夜半平。

夜坐池上館

沉：盡戟隱高牙，月滿閩都十萬家。竹外小曹人
睡穩，杖藜獨立聽鳴蛙。

臨觴

幾見春鐘度上陽，偶因寒盡強臨觴。故鄉只在車
輪月，自是青雲路每長。

寓書

欲馮御書寄故園，行人已遠意空存。舉頭却見南

來鴈箇：隨春度塞門

憶得

憶得佳人白苧詞，幾將天外數歸期。
自從落盡庭前樹，夜：秋聲總不如。

贈郭判官

慈烏夜：向人啼幾度，紗幮兔魄低。
自有平安三百字，無因却寄大江西。

靈應宮

萬花如繡擁青紅，梯石校層見梵宮。
一十二時春有刻，日長半在鳥聲中。

芳草

忽逢芳草思綿綿，^綠偏郊原翠滿川。
不是王孫歸未得，盡緣春色有今年。

酬友人月夜見寄

舍南舍北流觴通，高荷柄倚微風不識此時明。
月夜共誰談笑水煙中。

題沈季二山人談道中

白雲流水兩無情，一段忘言盡不成。
昨夜天壇明月滿，野風四壁候虫鳴。

春日山平坡寺

羅徑陰：近百層金輿，記是昔人登山僧。
苦避寺詩者，牢閉柴門喚不聲。

省災至建安山谷中山家

恤災猶自慙漁樵，大息無時緩賦徭。
日暮解鞍仍秉燭，強顏聚吏戒科條。

山下

樓外風江集米船，樓中光景月流天。
空洲此際無鳴鴈，猶比山深少夜眠。

章儀門送人還南城觀臺

郊原平晚綠萋萋，獨上高樓意轉迷。
古樹蟬鳴城下路，送人長憶向城西。

西垣感春

簾幙沉：燕子歸社，帶露迓春暉。依然畫省風光，妙少同去年人足非。

挽西蜀先生

八十猶傳隱者名，乾坤未足負先生。無端白帝城邊水，欲載哀歌上玉京。

歸自館中聞鶯

春來竊思不堪論，日：瞻星謁禁垣。昨夜歸來津口，聽嬌鶯啼斷內城園。

友人壁間寒山圖

行盡天涯不見秋，君家庭院冷飈飈。太平欲選風霜吏，盡使當居第一流。

東郊

東郊芳草綠萋萋，欲到渾如戀馬蹄。總是都門好春色，隨人直到大江西。

絕句

幽人不出戶，長開看盡東風。長綠苔多謝有情，雙

燕子暫時飛去，又飛來。

懷南省海棠感新事作

海棠花發醉題詩，猶記西垣下直時。今日豈無歌舞地，一尊先被外人知。

贈盛之：官宣德

帝城微雨見黃鸝，門外風光大較遲。想得牡丹花落後，先生初是到官時。

十二月十九日候進賢，該吏不至，看野人。

家道書

社農家近白鷗沙，再繫停驂候早霞。閒啟古囊看法錄，此身如到玉清家。

小年仍宿北山

臘日才過又小年，那堪澤國雨連天。兒童把酒傳明燭，遠想慈親尚未眠。

題秋林圖

霜樹前頭欲下禽，遠行遙有暮歸心。佳人昨日天

際去紅蓼作花秋正深

孝友堂

堂前多種棠荊枝堂下能啼白髮兒但恨後來風
雅廢南陔不似古人詩

和揭萬石茂才嘗過臨不過留題牆壁

麻姑早解髮成霜况說山中海與桑久別城南壇
近客西風殘照憶題牆

題烟雨圖

似有江南布谷聲亂流觸石野橋平何由招得漁
竿客共上西峯看晚晴

題稚川蘆鴈圖

不見羅生心惘然畫圖河朔盡流傳滄洲舊隱無
人識止似寒蘆落鴈邊

伊孝子

是州寧有古藤君子弟班班行義聞又說水村烟
郭近伊家表樹抹青雲

公堂暇日二首

新起危樓接大荒海天奇觀壓殊方周牆恨未高
千尺猶見他家竹短長

闌干祇合護花黃石運滴簷底自斜又是一年秋思
過重烟瘴雨滿天涯

西庫二植

緋桃結花儘自濃是誰着汝配蒼松也知不是凌
霜伴或可斜沾避雨封

山茶欲開還未開蓓蕾應將數月來十分艷色固
易悅一種幽意自成裁

楊左轄養疾城東道宮因佳候之會其細
君亦至戲成

分觴每在雲霞表飲葉還尋水竹邊本為避人來
紫府翻成拔宅上青天

道中

撫政如何與百端極知民病求應難採山不給公

家用及此逃亡問長官

雨宿白沙明旦過羅方市留題陳道士山

房

橋邊禽語白雲和何必幽人在薜蘿
早識壺中家近市應能風雨棹船過

將如靖安徐文學自新學舟來候良有古
意以詩留別

西風危棧逼青雲稍下臨江細路分
問縣尚須窮

日到棹歌無計得留君

靖安縣看繡山

野人呼作外臺賓出見青山即所親
大抵相看無顧避祇緣泉石不干人

玉隆宮

東晉真人尚典刑石並同在葉飄零
閣前正是升天處雲路笙歌少得聽

初歸自西郡

漁釣江湖本有情不應猶自縛浮名
秋風吹起連天葉地近不聞熊鼓聲

口號二首

憲綱高張意曷如太平只在巨奸除
君王神聖與國廣但願公卿守詔書

方冬瘴毒不曾消民命無能保暮朝
聞道嶺南多曠縣新官初去已飄飄

宿山寺二首

湖寺風烟接暮雲遠行心緒著雲端
此生豈不如

高鳥猶計投林一夕安

晚堂初啟白雲封班馬悲鳴道路重
自有黃梁炊未熟上樓獨打政和鐘

將至三陽渡

何日重書大有年調和當在四時先
江南鴈下霜清熱又是輕車按澗天

湖陰投宿

野人閑戶避前旂，聞定官名始出迎。
一夜檢書更秉燭，信和田里樂昇平。

懷京城諸公書佳州驛四首

甚憶清河元侍講，送行猶有玉堂詩。
只今夜，隴頭月照見征人有所思。

後憶濟南張吏部，作詩文氣壓諸公。
佳兒亦是門生輩，尚想他年似若翁。

繡衣御史果能文，蜀道新來有李君。
記得京城黃

菊爛，為余來覓董將軍。

妙為文字吾推甲，精切于今孰與儔。
說着秦常虞博士，恨渠猶不見佳州。

縣下鑿池種樹成聚，晨起視水深五寸而

草樹冰夜雨後蒼翠，鬱然可愛。戲題廳柱

檉柳池上芭蕉雨，更種垂楊十六株。
中有玉堂蕭散吏，檢書正對輞川圖。

至烏石邸舍二首

不見居人只見村，離離茅屋又黃昏。
向前滄海來

無際聞，說占城對縣門。

苦竹叢西石色烏，來時依舊驛亭孤。
自從歷徧屋州路，不敢夢方射鵲鳩。

懷東坊

帝城東下有柴扉，手種黃花宅四圍。
歲年得相見如今，只似故人稀。

送清溪傅鍊師二之一

清溪水上柴扉扉，自此時人得見稀。
下界雨晴年數熟，晨朝親理芟荷衣。

福州雜詩十之五

幕府前頭桃樹枝，小寒新綠尚參差。
東園昨夜銀花開，偏比較春功已太遲。

前日題書自候官，計程今日到雲端。
家人定得平安字，最念痴兒不鮮看。

海隅霜熟嬾房肥，獅子橋東望翠微。
安得建陽一

斗酒少隨甘肯到柴扉

素梅落盡見初春
自爾乾坤喜氣新
乾鵲祇知庭樹好
飛來飛去肯緣人

虎豹幾曾驚石鼓
魚龍獨鮮隱金沙
遮藏翠蕚餘千剎
掩映朱霞倚萬家

至海口

曾隨仙杖集靈臺
流落于今豈不材
但比麻姑休狡獪
兩行持節過蓬萊

上元日

蓬萊宮闕峙青天
後內看燈記往年
誰念東籬山下路
每逢春月向人圓

會同道中

緩乘羸馬踏蒼苔
山谷風驚瘴雨開
白髮換柳林下吏
侏僂似道客曾來

炎州歌四之一

僊人七十未為稀
白髮龐眉盡布衣
更說峒儒過

五百眼中思見社鴻飛

二月二十四日自瓊州出白沙驛阻風二日不得渡海是日有幕客送寒衣却出賦

詩二首

盲風恠雨一時清
又阻扁舟兩日程
天意似將留客住
明朝浮海看清明

芍藥荼蘼已結花
無人江郡寄天涯
淒涼更欲辭寒食
猶恐傍觀議大奢

趙僉憲舊居

閒門付與東風掃
獨客殘春思遠道
日午不見蝴蝶飛
細看兒童弄草芳

鬱林次韻寄懷王天輔知事

乍喜連山瘴霧收
黛眉更自鎖鄉愁
自從行李遠滄海
九日初逢第二州

峽上芙蓉

峭壁芙蓉盡作花
深紅淺碧映江沙
由來客裡無

聊賴獨有秋光勝在家

青山亭

粵水燕雲幾夕暉
鄉心日夜繞庭闈
郵亭正在青山下
却望青山未足歸

元夕出南門下觀燈

杖藜烟路感疎鐘
殘照隨人飲亂峯
看得漁村昏似墨
一時清水出芙蓉

齋居即事用教徵君韻四首

故人不見意何如
流水孤村處士廬
猶記去年霜橘熟
分柑曾得寄來書

讀書堂上煮春茶
兒子風儀靜更嘉
近謁麻姑人間道
手持壇左白蓮花

傳業須知道子安
持家莫學故人寒
青雲猶解梯空致
不事高懷不可干
桑溪竹園路園門
巷都非少日看
送客棹頭頻借問
向來江面是闌干

雜韻四首

江浦梅花無一片
野堂燕子又重來
誰能不飲拚書卷
却後將歌入酒盃

曉來急雨洗青春
便似翻江送鬼神
且喜新堂無下滴
猶嘆缺壁見東隣

陽春久無春筍生
今年浪喜新竹成
直須向上開幽徑
白日尋詩取次行

芍藥新來結五花
臨階憐汝泥蓮蓀
有時剪盡都緣雨
無意尋開別似霞

綠雨無意尋開別似霞

題羅氏思亭

我亦山中有所思
新亭獨缺廣平碑
吾身有盡情無已
不係春秋雨露時

戲題林塘二首

種柑何日向橫塘
眼見枝梢逼短牆
指日風霜成細實
採來須慰府諸郎

一曲清江抱隴斜
東風點徧菜蓀花
是中豈有陶

貞白絕以江東學道家

四月

長山四月洗如秋
新竹蕭蕭白露稠
空谷病身偏易感
却思萬落戒征裘

初發即事次陳愈之韻五首

春歸已覺川源暗
地僻初逢舍宇晴
階下清池潛躍鯉
日中翠木響流鶯
物色如斯桑病何
新詩賴比去年多
祇緣未得交

游棄時肯敲門載酒過

隙地初無半畝寬
雨餘妙長碧瑯玕
滿川風月無人共
且遂支筇獨自看

臥病江天白髮侵
簾櫳自足養雲林
情知賤是吾家素
尚肯誇人帶上金

珠璣落手有餘清
絕是陽春白雪聲
謾為無成嗟皓首
文章須用老能人

春日次韻友生絕句四首

馬頰河陽近北晨
去來猶爾恨通津
陌頭總是春風樹
自笑楊花只戀人

莫恠經年笑語頻
長因無語易傷神
擬將何事留功業
賴有麒麟畫是真

旅食京華日欲曛
家園迢遞隔天隅
妻孥預識羈懷苦
鮮事新來一字無

詩興逢春尚未闌
玉巖驚見雪初殘
衆芳深自閑天意
不奈顚風弄晚寒

雨後二首

皇天何意倒滄溟
不放好山來戶庭
昨夜土中三尺潤
南隣椒樹有微馨

離、野草異荃蘅
莫恠行途未識名
省得秋風來十月
繞門應自逼人生

題社工部春游圖

大帽長衫蹙蹙驢
春風不肯潤詩臚
陌頭無限尋芳者
何故今人少畫圖

寧懷西臺潘御史二首

使來承問蔡安西想及卿山蕩蕩齊人世祇騎驄
馬好也須多負醉如泥

燕門杜東西風高西園佳人朱繡袍河經華下東
入海我邈懷之心極勞

觀瀾亭

水晶簾影壓青天獨立悠々見逝川始信平生萬
里眼勿々不似畫欄前

琴山

青山遠與暮雲連載酒重來又幾年一夜驚鴻啼
到曉不知流水似鳴絃

明德堂

嘗因涉世感吾初學問工夫拂劍如八尺橫窓天
似水丹鉛獨坐看遺書

崇真宮陳真人院會宿四之二

雲宮烟闕夜沉々知子深居長道心我有高齋在

城角相期欹枕聽秋砧

玉堂金馬自浮沉異代東方避世心况是藍宮今
會宿夜深鐘磬雜清砧

中秋

欲倒清尊待月生樓西樹々作商聲須臾瀉作天
街雨洗淨浮雲分外明

月下曲

楚女修眉不解頻偶逢秋月倍傷神也曾低似庭

前樹暫到綠空愁殺人

贈洪教授歸江南

春莎換得綠朝衣笑具江船萬里歸莫遣沙頭鷗
鷺恠隣莊秋雨稻梁肥

菊

萬壑秋聲日夕哀主人庭戶菊初開寒香正爾多
情思自是游蜂不解來

夜中大風菊盡拔曉起觸事而作

昨夜秋風繞敝廬
心憐黃菊映秋渠
闌干本為花
藩障顛倒朝來總不如

登樓

獨上高樓望帝州
浮雲滄海兩悠悠
縱然得逐飛
鴻去猶自不知天盡頭

西軒即事二首

見惡如農有至言
閒居因物感心原
清霜只得芭
蕉葉不肯深根長子孫

行廚晚食坐蕭條
欲買鱸魚待早潮
鼓絕山城門
未掩夢和疎雨度西橋

春日西郊四首

東風千里福州城
綠水青山老送迎
惟有垂楊偏
待客數株殘雨帶流鶯

佳人不讓海棠嬌
喜見天晴泛露饒
君使有詩寧
費日便令無酒亦終朝

江上登臺望眼迷
西禪更在石峯西
尋常楚嶠看

花日此處青苗綠已齊
南澗清晨不易得
無有更似此時春
米桃暗李都隨世
紫蝶黃蜂故趁人

經石門鎮

搖落石門秋水清
殘僧樓宇映沙明
買船欲上江去路
轉峯高聞鴈聲

廣居查尊師家藏東坡竹

古藤五尺霜烟交
不見長身見墨梢
千載高風猶

一日不妨僂耳住
無茅

聞角

西風嫋嫋拂方旌
千里來看曉角聲
縱使淒涼歸未忍
炎州此外更無城

懷臨江寓居

石霜峯北滄西頭
寄住林塘數畝幽
此及到家猶是客
對人強自說鄉愁

清明日

旅庖欲禁自無烟酒裏中原熟食天不分小桃紅
似火為人兒女照秋千

范德機先生詩序

范德機先生者臨江之清江人也少家貧力學有
文章工詩尤好為歌行年三十餘辭家北游賣卜
燕市見者皆驚異之相語曰此非賣卜人也已而
為董中丞士選所知召至館下命諸子弟受學焉
於是名動京師遂薦為左衛尉教授遷翰林國史
院編修與浦城楊載仲弘蜀郡虞集伯生齊名而
余亦與之游焉伯生嘗評之曰楊仲弘詩如百戰

健兒范德機詩如唐臨晉帖以余為三日新婦而
自比漢廷老吏余獨謂范公詩海內無雙若此唐
臨晉帖殆未逼真故改評曰范公詩如秋空行雲
晴雷捲雨縱橫變化出入無朕又如空山道者辟
殺學仙瘦骨稜層神氣自若又如饑鷹掠野孤鶴
叫群四顧無人一碧萬里庶幾可彷彿耳晚尤工
漢隸吳興趙文敏公曰范德機漢隸我固當讓之
若其楷法人亦罕及其居官廉直門不受私謁歷

佐河北江西閩海三憲府三棄官養母天下稱之
嘗一拜翰林應奉文字而有閩海之命至順元年
卒于家其詩之傳廬陵楊中得其骨同郡傅若金
得其神金皆有盛名其平生交誼之善終始不更
者同郡熊輔也楊中將刻其詩遺其子繼文來求
序為書其本末如此於乎若德機者可謂千載士
矣楊中字若允若金字與礪熊輔字敬澳允詩若
千卷至元六年正月五日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

揭傒斯曼碩甫序

元故丞務郎湖南嶺北道肅政廉訪司經歷范亨
甫墓誌銘

士之汎濫於虛文而忽畧於實行也久矣波流茅
靡之中有孺立獨行者為予烏乎不以東漢諸君
子例之哉清江范亨父一字德機家貧早孤母
熊守義長而教之天資穎敏所讀誦輒記憶年未
三十予識之於其鄉里富人之門雖濯然清寒而

熱察其微有樹立志越數年漸著聲稱其處也苦
節困窮竭力奉母其出也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
其耽嗜於書鑽研於文用工數十倍於人：鮮或
知之也年三十六始客京師熟舊故家延致放其
子弟藝能操趣朔中彪外流光沒：以達于中朝
薦舉充翰林院編修官滿部汪建昌路照磨憲臺
有聞名者改擢將仕佐郎海南嶺北道廉訪司末
屬不憚波濤之險瘴癘之毒巡歷遐僻每務興學

明教民之抱冤官之受誣者一：為全活申雪政
譽上徹仍其所職遷江西湖東憲幕憲長嚴明於
僚屬中獨異視選充翰林應奉又改擢福建閩海
道知事言俗本汚而文繡局取良家子為閩工無
別莫甚嫉之閩之作歌詩一章具述其獎憲長采
之以聞于朝其獎遂華居十月越會江淞行省禮
請拔進士文卷行至建寧移疾竟歸託於外族而
家斯喻之百丈山天曆二年授湖南北嶺道肅政

廉訪司經歷以養親辭不赴其秋自湖廣校文還
逾月有母喪明年十月以疾終年五十九娶楊氏
先卒晚有二子庶出也持身廉止不可干以私疏
食水飲泊如也為文雄健追慕先漢古詩近體尤
工藹然忠臣孝子之情如杜子美又善大小篆漢
晉隸書金溪士危素慕其風數從游處未終前兩
月往哭其母時疾已劇延羸骨立謂素曰世道之
卑士氣之陋甚矣子其勉諸吾殆將死已而果然

素知其卓犖大節浮湛下僚又不獲中壽其子長
者甫七歲幼者四歲懼其湮沒無傳乃擬其事行
徵予撰銘將伴龍虎山道士買石勒諸其墓嗚呼
亨父誠特立獨行人也而素之高誼亦薄俗所稀
范之詩文有所謂燕然稿東方稿海康稿豫章稿
侯官稿江長稿百丈稿總十二卷銘曰

介樂之行瑰瑋之文而止於斯也來世倘有聞乎
噫

至順二年辛未秋七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
誥同修國史臨川吳澈撰

范文白公詩集續選卷之一

鐵塘方九敘選
清江熊達校

五言古體

昨夜書懷將行且書且賦因成十二韻

鉅海截上國危星轉清昊去來抵二極倏仰適周
晨往鵲無遺影潛魚有縱鱗勁風山葉碎濃露草
根勻卓彼趙李輩鬱為唐宋臣忤恩非棄置知命
有高屯妙句鏤金石荒臺蔓蕪新憑高重回首懷

古獨傷神記別玉堂夜來尋丹籙春常悲學仙侶
亦猶避世民蓬萊雖異隔即此是通津

上牛頭石望海

人謂此石險我言茲境佳日兼山氣動雷與浪聲
偕平浦煙浩渺高林雨參差游魚依碧澗飛鳥却
丹崖飲濁逞孤坐乘危費亂排稍知舒磊沈初不
近排諧玄圃知何訐蓬萊在所懷將尋白雲侶高
處結茅齋

重五日至西峽渡鮮后閣即王侯盛稱山
川之壯余謂可以為知矣亦復有賦渡近
方山之下

繫馬西峽間朝曦射屋赤城中見方山江上成亂
石緣流感重險攬勢得鉅敵不有歌詠懷徒困馳
驟後因之竊歎歎美哉嘆息尊醕清晏佳樂荔未
新摘紛麗異方俗卓犖同門客去：無久留薰風
蕩南國

西岩夜宿懷雷州幕府同僚

月出萬籟靜岩宿紫烟深解后逢清景飄蕭澄素
襟久辭蓬萊苑後憶嵩高岑掃雪待白鵝凌霄看
翠禽如何較奇賞而此事幽尋雖負簡書畏還希
金玉音逗暗泉移澗風疎星滿林領持千里意空
外寫瑤琴

袁州謁韓祠已宜春臺晚眺

乘月泛修階凌晨訪崇臺層甍匝地起疊觀凌雲

開時須炎夏首斗柄從南迴四周翠嶽出六合清
風來王明猶日月憲令若風雷惠澤綠郊樹陳蹤
蒼澗苔缺鐘代寂寞輪軫路徘徊開茲守郡者自
昔何雄哉百鳥見孤鳳衆星嚴三台吏負鈞石寄
法已蒙分缺云胡答臨眺遠揖謝英才

過梅尉祠下

梅尉清萬古許全騰八埏能官不必高：者迺其
賢真材儲世用遺疏或如蟬嘗疑說者謬何獨今
不然斯人并竄處往：在林泉還丹成可學但恐
難為傳

七月初二夜洪州對月懷百丈親舍

初秋公府肅明月到南軒開懷納清輝林影類溪
園偶得塵氣靜萬籟此中存物生感氣機候蟲噪
四垣心虛無所入起坐復何言猶不如鴈飛逝
抵高原

和廉將軍卽居二章

居止簡物競頗受歲月侵誠願輸崑崙避舉遺浮
沉時冬萬物飲野迴景載陰鴉鳴穡在場煙火村
巷深兒女戲我前有酒聊自斟自斟何足貴得飲
勝千金聖哲去已遠六籍傳其心受生故不受發
憤聽長吟

念世居難終忘世亦易度今旦庭樹落空明見飛
雨沉疴從誰解采草時自炷萬里無一歸願得妙
者悟寥：宇宙間舍此復奚慕

夏日奉酬汪使君

浮雲無時停浮雲有時停：雲在何方乃值初雨
星我亦毒炎伏歡言酒盈餅鮮帶斟酌之醉已萬
慮輕飄：翼長風便欲東南征林壑蓋青天上與
霞霧爭^得必徑至此念之觸中情使君新詩來陳義
富且精私慚應涉淺如畜不充羴：已量須進茲
乃聖所營冰然內熱鮮始識道非名

冬至日

冬陰已解剥天運旋其初晨興理書策盼望周太
虛纖雲無凝停旭景亦已舒未知太史家偵言復
何如古來聖明世不必徵其餘和氣乃致祥斯培
端不疏大田黍稻滋秋事在菑奮誓將理歸穢臨
江卜吾廬

贈揭景哲茂才別

司揭本楚官子孫以官氏揭陽漢建侯氏寔出於
史同源而異流，各味其源泛舟在中河安得窮

寬畚驅馬燕山市路逢子揭子為我述其先本自
司揭始及乎吁徙洪著與揭陽通以茲究其源頻
海而南東南東煙濤惡將身犯蛟鱔連拜故侯墳
遺蹤尚如昨歸來見翰林贈以雙南金集賢亦敬
嘆高文留賞音二公天下士子亦庭階美胡不攬
家璫黃朱耀閭里九萬扶搖風相看尚轉蓬高樓
有橫笛送鴈上長空

鵲來巢

靈鵲空中至栖我庭樹枝樹高不尋丈下有美丸
兒朝騎庭樹府莫仰樹巢窺寄巢欲生子值此將
烏為是以舍巢去拮据恣如遺青天漫上林何息
非所宜物情非有異念亦顧其危倘逢愛護者鵲
有後來時鵲聲但報喜說似主人知

贈別白忻州

昔年上都門送君作太守今年太守來失喜狂欲
走問知郡中治稱寬下容口曠欲對酒歌愁引杯

去手古來選郡監本為奸慝糾豈宜肆其私鍛鍊
易妍醜幸逢賢執法白日雲霧剗快馬蹄并汾且
以慰慈母失身落州縣茲事無不有君子善奉持
凡百淑爾後排難與解紛吾此魯連友明年江之
南得寄消息否

檢校菊吟

百花已爛熳雪雨更及晨疾風吹青空好日麗芳
鄰自知園居僻少與繁會親編籬種黃菊元不計

秋春昨朝新芽吐大葉已輪囷軒昂各有意未謂
非其神故廬凌雲下若攘多荆榛孤芳久不見貫
酒間達人

雨後山莊圖

川谷麓過雨百谷會新流溪路凌高轉佳木鳥鳴
幽我田橫山下黍稷歲可收不謂有生意乃復見
將秋時從野老飲歡語載道周宇宙無終極此外
更何求

肇慶李知事會別至峽上阻風因以懷李

取別非云莫王事有程拘臨流遂執手復念野
鴈季秋北風急送：引方臚出峽江始放送：波
浪數仰天覺形全俯地會心娛暫得佳組鮮樂典
漁樵俱撫事悉解后迴翔且須更滿秋不受更竟
行涼非愚

詠古

五言在王國安所雕琢工肇及蘇李輩猶復相冲

融往還離別者人情之所同正聲始微茫與世狎
行隆遂令天地產山川與雲風鬼神百物恠屈曲
歸磨礱組繪麗群巧爭以為長雅雅道日以晦六
義誰折中後無述作者仰止泣麟翁

感興

龍駕迴層霄陰衡伏照光聖人一萬歲有道過虞
唐我與二三子群珮爭翺翔玉京陳義問金匱發
寔藏春容麗藻繪晨色法孤芳停思候物媚沉思

鬱難當顧及西北風馳之通建章

止酒

大鈞播群物壤：勞吾生得酒足痛飲何用身後
名所以戒飲酒豈矯世俗情昨日足歡笑今日愁
思盈多見桃李花亂語作棘荆反以飲召歡何以
忘虧成靡數漢詔切喪邦周誥明美必宇宙內獨
有屈子平

秋江釣月

秋江明似鏡，月色靜更好。之子罷琴來，蘿迳初尚早。衆峰更滅沒，橫笛隔幽鳥。我船爾權歌，絲綸蕩浮藻。潛魚却寒餌，宿鴈起夜縞。誰不可招，白露下烟草。高臥桐庭士，俊業渭川老。同是釣魚人，那應不同道。把酒酬清輝，如何答穹昊。

晚登南樓眺烏石九仙方山諸峰

自來閩中郡，僑寓公宇偏。身病縻服解，卑居日如年。憲署歷三試，愚庸寡所宣。茲行臨辟道，過勉以

周旋。日夕登高臺，遙眺四山川。山川亦云美，宜興萬念捐。慈幃隔江關，稚子目始：連夜夢新堂，嬉戲在我前。祿食無寸補，遠游何當還。東風號陰澤，此土候氣先。草木相哀榮，已復爭碧鮮。思及方春時，買船向邵延。長歌蕩暄景，吹笛王臺烟。行止欽聖訓，我著良象篇。此豈不在人，虛心以勉旃。

四月八日訪閩粵王無諸古城遂至蓮花

峰下僧寺，乃唐王審知祠

維憂氣清晏，原藪樹龍蔥。上弦適休暇，游詠紫烟中。石澗演新流，山苗含惠風。肥芋膚隱白，崇榴葉張紅。撫節驚代謝，未歸憂心冲。承官勘政術，但覺祿養豐。旬稽困日月，始得治游騶。觀看職何補，庶望俾至公。適丘隱莎草，廢剎在空濛。而况塵境事，斯理固有終。

數日毒熱喜雨適立秋先三日也

夏末始炎毒，沉憂坐匡牀。起行無所之，登高睇遐

荒。問昔西風歸，向何方往還。不可期，賴得天道常。聖主御大歷，故可稽明堂。紫：白駱駝，晨郊路長念。我伏遶次江海，葉再黃。旅懷抱焦火，思濯寒冰鄉。忽來浮倉雨，爽氣吹衣裳。稻田已就獲，晚種待新秧。微驅亦易持，但願燕黎康。

新雨增除花葉倍，我田里生意懷之欣然。

情至有述簡諸作

久旱埃霧集，間居寡高情。微雨夜來至，滿庭花葉

生長年憂里閑退坐若無營偶携一盞酒得喚故人
傾念彼此隸使勞生在耦耕存饑苟不熟何以
供王程幸天沛時澤食息日已寧繕性衡門下寒
饑無足驚

贈宣掾蒲瑛還靜虛山房

掃地謝塵鞅坐誦聖賢書妙年涉府署復食猶休
居聞子進脩地花葉羅齋虛惟靜故能定有容當
在虛而虛乃非空養之貴安舒苟能充至理德業

將有餘予本西蜀珍西南散簪裾問知其方俗有
苦輪華胥教化本自然匪學故有初況彼聲教敷
封疆常晏如清秋武昌郊氣霧夕開除誰能不重
別執事以跼踖

明月幾回滿

明月幾回滿待君：未歸中庭步芳草蝴蝶上人
衣誰念同袍者閒居與願違

七言古體

奉新縣樓對月望浮雲山李八百洞超然
有懷

白露泛宵桂月滿浮雲山遙想山中人與我身俱
閑少日曾陪供奉班流浪三千隨百蠻海水接天
看不足却歸萬壑聽潺湲累土成岳諒非艱蚤服
玄英劫太遲金闕玉清名籍在不應猶自戀人間

錢舜峰畫馬歌

錢君畫人勝畫馬安得名驄妙天下青雲逸約見

龍紋有意軒昂駛華夏圍官山立頤而髯朱衣黑
帶高帽尖閣渠掌握詎有此牽控寧知人女嫌君
不見才士受束縛往：因之縱寥廓

題姑蘇丁氏一樂齋

人生開口日幾何一日所得亦已多請君為我酌
美酒我當為君歌樂歌堂上仙翁紫錦袍堂中碩
人冠羞我瑤池日遲暄五色椿樹春生交萬柯借
問綵衣行者誰丁令家緒如絲蘿兄弟無故父母

存此語未必慚卻柯况昔知君在朝列贊教國曹
懸瓊珂當時權倖悉故舊青紫可恰不肯阿扁舟
一去江海遠事實由己非由他：人東縛我掉手
此又一集信所過要當高名日益昇使廉如華分
如何歸掩茅齋坐清宵松竹交蔭花成窠丈夫所
就類如此劍絕即與浮雲摩脚題長歌送君去出
門啞笑臨鵬波

贈彭生

自來西垣二月吉品裁良士無虛日上感天子大
聖明下知朝政靡闕失耳聞目見心所然莫此名
郡彭君賢辭官歸養終二親流水二十有四年古
人作官計百世今人動作晦朔計赤面持籌舞銓
吏哀哉賢愚同一致豈知彭生後時寵更二十年
猶如至耕田足雨稻刺波種樹繞天花地未知
義和多少事但願堯舜一萬歲千鍾有待亦人情
尺璧無瑕乃士貴四牡以之不為傷蓼莪以之不

為廢王人若微雅道闕清席朱弦倚三二美哉彭
生淑慶源孝子亦在忠臣門幾人嘆嗟向穹昊下
馬指點同臺村

張月梅子昂竹石圖歌

近來海內寫竹石集賢學士有李衍吳興翰林公
更神大抵不令石作板半幅蕭蕭烟霧枝如卷中
有千尺奇洞穴常起鬼神疑嵩華恒岱狎童兒金
溪處士清似鶴攜此逋秋訪幽壑我憶為公故僚
吏細撫遺書雙淚落吁嗟翰林今世無一筆猶可
重江湖鳴鳳之下士瑾瑜高風況足勵頑夫

朱鍊師洪崖丹井歌

城西山相鉤連隔水照見鬱藍天中有芙蓉碧嶺
然真人手持綠玉杖瀛洲一去茫無邊谷岩歷落
桂飛斗樓閣崔嵬凌紫烟古松當道石作根松下
寒瀨淅淅浹百花盡遠諸峯前：有神龍藏九淵
赤鱗蜿蜒過千尺四海豐登長晏眠堯舜在上位

佐明皆惠宣豈如秦漢王燒丹學飛仙白玉之牒
黃金編樓船美人去不旋窮極耳目欲思此喬松
肩烏知清靜化乃可與長年

古杉行

丹陵觀有古杉屹如隄闕當雲門云是鍾君之手
植君去此樹餘空村尾搖翡翠梢八表根結蛇蛟
行九原幽遙豈無鬼神護深處直形天地恩一方
拆裂刷穿溜猶是百年燒火痕蒼皮樹裏漸欲合

始知草木有道存或云下有丹火伏四時地底皆
春溫神遂優壯此其驗疑是自此無傳唾平生政
坐青竒古來看適值寒冬昏長歎沉思遠其下夜
半月高松露繁飄搖葉縣危為影牢落豐城龍劍
魂何當喚起博物者共騎黃鵠凌崑崙

首陽山圖

山漢：兮谷逶迤中有二士形容穢問之不答告
者誰在肯父死人致國弟讓兄薛俱去之一朝隱

居北海北去亂就治歸人師遇世偶有戰伐事叩
馬垂血陳愧辭君王知名臣義直，不退聽將疑
為見兵不果事乃定耻食其粟隱於斯終然饑死
茲山下到今稱頌猶當時白旄黃鉞不可追功業
甚威德甚衆救民水火事誠危三綱一失誰扶持
是以聖人表其怨謂彼仁者良由茲首陽之墳高
幾尺自古富貴埋沒野草空累：我欲酌北斗薦
以黃金危展圖涕漣漣而此意畫者宜不知

贈余相師

幽人本自居丘壑誤上青天養黃鶴長教四海不
知歸幾見珠玄雜花落厭原山下遇余君語余世
事徒紛：書眼猶如牖中日宦情正似嶺頭雲

二韓詩為韓吏部作

太行青雲城上頭城下亂水亦東流誰家烟中楊
柳樹鳴鳥一似黃栗留是時東風蕩瀛洲瀛洲冠
帶集英游有客抱琴來海岳罷彈而我誇韓侯韓

侯家慶邦昔始異代流風尚能耳九十丈人住丹
丘猶子類翁：類子一門兩世百八十更問千年
今有幾余係生子：生孫錦衣爛照晴空裏我向
瑤臺聽洞簫靈風浩蕩迷宮徵桂枝翠弄月光寒
一時秋滿芙蓉水神仙中人無俗費說似青天：
為喜往年初識吏陪君吏陪有子才絕群與我同
僚內相府給事朝夕均勞動是則知君莫如我作
歌盛德況所欣皇都二月花紛：美酒斗倍錢萬

文把酒欲醉春日曛為君却日呼流雲此歌此事
今罕聞

題冷梁閣脩原圖

曾泛修江入海春更數百里緣人村道至常州
久猶未遂得窮河源山人世：原上住示我畫
圖照秀句安得移家向碧峰釣磯長倚沙頭樹

贈別清夫遂吳

新雨不作泥鉤輶樹上啼征夫懷遠路家在太湖

西別家今幾度楊柳江邊樹念卿車輪下漸是中
年路萬事中年尚可期人生且莫長別離長別離
向何方九江落花清浦香王睢班：鳧乳黃南望
不見三高堂奈何游子思故鄉我家諸公濟時早
功成身退合天道當時未必知者賢晚不迴之卧
烟島後未聞盡虧成事始識從之去時好找不能
赤手縛虹霓又不能委身同草木生逢堯舜世肯
受泥塗辱昨者誤喬龍門雷蛰蛰朝之自云足憂

來奉觴酌白日惟有皇天照空谷張公子吳江生
我有千載意不羨身後名為君寫作贈行曲：中
鑑憂難為明君行不聽我意平明日買船捩秋聲
亦欲東下窺蓬瀛飄然此去白玉京須卿禹穴來
相迎相迎未見須相待客行雖遠心未改

元城行

元城郭使君愛母不遠養利木願慈母去官西山
漬上堂示甘旨下堂候寒溫人見使君孝作書細

討論我論使君政亦由孝所教虞周雖已遠此道
今幸存嗟乎使君天壤何茫：此道誰與期天雖
高孝心本自達天德地雖厚孝心當有徹地時何
必邦人子弟能化之致之家國天下皆爾為秋風
吹庭樹：葉秋如雨秋樹則有枯鳥生長顧雖

范文白公詩集續選卷之二

五言律詩

黃州道中

逕轉山仍掩沙移圃自成蕪葭連水白楊柳蔭門
青無後論餘事真堪了此生眼中陳仲子九鼎一
毫輕

贈孫秀才

四海襟思邀雲仍復盛名白駒空谷遠黃鶴大江

子去何瀟洒人知盡老成特來客貴近次第取
公卿

舍前龍骨樹

鵲夷離落見誰種此江津結幹多于葉成陰迥不
塵取材因惡刻慮事撫長身安得艱難際相從作
四隣

壬戌秋錄因晚行寧州道中追錄

曉發高平鎮前旌路未分小橋煙外過流水月中

聞虎豹宜多隱豺狼不可群
居人敵炎暑報有竹連雲

數日跋涉泥淖至北山始暮經鄱陽湖
川路遠長林歲窮千里心賈舟栖港近樵火出村
深欲雪應消瘴因風忽解陰轉移足清景難受客
愁侵

寄謝董簡卿

高人北斗下遂與世清疎
悵望九霄鶴携持千里

魚風雲今邇只泉石後何如
詔讀須中密無疑未見書

步畦

白髮榮中將清晨步菜畦
祇言無所事寧後有相携
日靜聞禽語泥融散馬蹄
讀書不解俗猶自負幽栖

秋雨寓舍酌客夏綸脩三首

左丞京宅下太平
貯蛩螢客曳栖烏地披爭卧鹿

場幾時衣定暑昨夜酒生涼
大息時人語依稀不可庄

平生談笑口未是向人慳
直以朋友內難為伯仲間
陳君元下榻賀老自懷山
見謂前脩事因之一破顏

倚巖桂許遜負水揖文蕭
萬里初隣並長年此寂寥
不要麟閣畫虛累鶴書招
同是西江客君當結夢然

三月十一日遣家人送舍奉侍值雨十四

日值晴作

具船聞解纜想像係朝昏
到日初收雨沿流定達村
初生南澗藻好近北堂萱
載感飄零慮清江是故園

題山居圖

平湖含白水斷岸見青林
籬落初秋氣雲山向夕陰
養閒祇用拙避俗更懷深
為問舟中客何時澤

畔吟

社前七日作

久旱春始雪社寒猶未妨沈：鶯待木語：燕歸
梁靜想親交絕儀求旅處臧以身觀萬物應繁末
輝光

奉訊浦編脩

聞君踐馬厄詩賦日應多但倚文為命烏知病是
魔蒲萄添卷雨莖荷遠湖波未始無相憶經過奈

禮何

送譚殿卿歸徽州

送君從此發何日到徽城以是夕螢亂況堪秋鴈
鳴行藏無定策仕養最關情見誦卑懷守名家舊
有聲

晚過孔奉常舍下

滄江一萬里書信近如何向暮客懷薄及秋鄉夢
多故人相慰藉並舍數經過但願長無事彤庭接

珮珂

悼遠用友人韻

采江莫采蘋思食莫思尊間歲曾為客經時獨夢
人林園花動夕惟悵草留春萬里燕山暮空懷涕
泗頻

贈別李教授亭赴五羊先往餘饒覲省

行色動西風卿心去住同諸峯五嶺外之子大江
東且羨還家鴈無愁度海鴻若逢天上使書記莫

叙：

十二月五日雪答傅淵道

薊門臘月雪初似楚南寒祗悅年光盛寧愁旅宿
單濡毫思謝眺掩戶憶袁安昨暮瀛洲暑蔗當菓
馬看

和二章已而微者適主戲用韻為再疊云

久客歲云暮悠：念異邦病因詩雙愈愁為酒先
降屋忽踈篁半城依老樹復晨朝有好鳥命我隔

東憲

頗忤君家使徵求太迫人徒知心匠若况後物華
新報慶天開夜思歸水豎春綴無青玉案寄贈莫
辭頻

用韻報李宗明

李侯持重器隱若一稚邦敵至嬰城守威行走傳
降薰絃須知五古劍肯埋獲見說研朱地車聲繞
碧窓

古來筆數下不畜逸淪人况有龍門舊寧無歎錦
新江山改如畫松柏自宜春可是東城曲過從步
驟頻

三月二十三日雨中示諸生

後園僧寺裏聞有蜀葵花好趁今朝雨移采向我
家編羅雖待菊引蔓盡藏瓜總在經營力秋成莫
浪誇

贈答吳二奉禮

新詩走風雨感謝老兵來葉園昏長樹柴門靜古
苔妬晴鳩狎喚怯冷燕頻回解說銷愁事何由斷
酒杯

山壽生日

見爾開三歲堪余謝一官常憐為子重更念報君
難曷日勝來馬子天學鳳薦終當慰老眼空濶萬
人看

九月二十八日濟上作

昨日立冬雨內河中夜雷晨興猶未定震懼忽如
摧衰柳並寒在早梅何處開饑年方禁釀不飲稱
無才

快閣延望

快閣延江望清尊息坐彈風鷄猶戒曙雪鴈每辭
寒莫使晨歌廢聊思飽食安百年會有故終不愧
儒冠

題秋山圖

我愛秋景好自緣秋氣清江空石露骨木落風無
聲偶向畫中見猶如雲外行祗疑對與虎無地得
縱橫

康太監善慶堂

大府聲名舊京華有此堂棟梁深蓋制花竹淨分
行世美尤當濟名身賴必揚自公常退食把易細
焚香

發橫浦之永淳縣

急乘開辰漲孤尊已夕陽水北排快靜洲勢背城
長太史才無敵將軍義不忘感傷今歲月淹泊愧
滄浪

晚至沙塘

風雨病妻涉煙山知幾重平湖番近服大邑艾遺
封受粟常慚吏看花正閑裴固原已徧度明旦復
何從

古木

誰擘蒼烟破依稀露老龍偶違風雨會遂感雪霜
蹤飛動開元氣沉潛見物宗何階韋僊使千歲此
相逢

寄宿維揚驛寄懷王儀伯

水墅見明月通隨歸棹圓故人在郡國今夜隔風
烟何日徵河內常時誦隱川經過因念此書信賴
流傳

題靖節徵士歸來圖

維公楚杞梓作令晉衣冠得志但恐暮濟時非所
難古今絃韻寡歲月酒杯寬渺：山中去深：畫
裏看

題吳生雨冷圖送寄清江皮野

江雨四時吟故人未遠村如何一見面還面兩忘
言老樹經蛟淚空花斷鴈魂由來前日畫妙手出
吳門

病中

世故只如此予生今若何不憂新食少但喜好詩
多野鵲來濠上山猿落澗阿平時朝夕者經歲不
吾過

袁文集賢時奉使南海道并

樟海距天關道踰千萬山空傳靈雨送不見使星
還旌飾青楓晴樓臺白水間鄙人唯我最遠客涸
潺

贈葛推官

五罰從容至群生泥塞多但無為已甚勿問達如
何早讀子公戒終傳召父歌故人風雨節為我數
經過

張別駕山居產玉芝

高秋別駕宅異草吐奇芬為爾撥白雪服之乘紫
雲但恐仙靈物長遮虎豹群待人棄間事先報赤
松君

贈別李全

士以才名重君猶梗槩先間闕百年道浩蕩九春
天不為歌彈鋏還尋與酒錢古來自如此相問澗
西田

晚興

古寺山重掩平田縣對門鵲鳩藏白晝蟋蟀破黃
昏共賈多通市藉偷每近村殷勤省風俗慷慨動
心魂

澄邁縣有蘇內翰所題通潮閣在海上

候館駐征騎西風獨夜清開門聞葉落倚杖看潮
生有禮齊蠻俗無歌學楚聲淒涼蘇季子行處足
高名

將行值暴漲

雨發蠻山漲來從五指原風樞初沒馬到縣已侵
門甚欲乘槎去還思棄佩言輕身犯南斗信有北
溪

晨至西郊池亭見新荷有感時物而作

虛亭結構美驛路帶垣斜山節含晚翠池響集春
蛙官荷已展蓋僧蔬欲架花晚仰賓從役孰與測
出遊

庭草

為愛庭中草經春坐不除澄心皆淨域履道即安
居海氣含樓閣年光映簿書昔人傷廢事作吏竟
何如

昨游

昨游居士澗春入羽人丘面；山相引年；水自
流乾坤燧燭展江海一渙舟知我能來否啼鶯去
復留

雪觀雨後對薛老峯

高閣飛雨過新涼連海隅竹溪漁板集松寺鶴巢
孤吏逸非魚得登臨適自娛盛名蘇季子猶是老
征夫

京下思歸

黃落薊門秋飄：在遠游不眠聞戍鼓多病憶歸
舟甘雨從昏過繁星連曙流鄉逢徐孺子萬口薄
南州

次韻曾五判官

磊落將軍石周游太史遷世人寧見爾我輩故超
然膽急投豺地神銷過蜴天祗今誰可語壯志必
同年

送施處士還東溪

東溪子故物歸去一身輕樹曉雛鶯坐沙晴乳鹿
行乘舟不盡興罷釣忽忘名憶我南山下蘼蕪繞
舍生

期出東郊不果却率便河間橋詣張道人

菴尋故舊作

却欲東郊去還尋北渚來江翻垂水動風過雛花
迴旭道迷米數虛空見紫臺世氛渾不奈憶得是
蓬萊

和季瀝之園居集詠

都無京國意滿眼舊生涯壁隱磴洞水穩家
花善隣垣故闢愛客酒能賒暇：荒途子音期只
爾遐

偶從畊鑿事便有古人風井瀉千畦碧林然獨杏
紅世情何近遠宦秩自卑崇任道流行意寧壇或
與同

磊落人間士名成定不虛顧陳元有策交薦可無

書莫道從師苦因將作吏疏吾徒豈念此媿盡馬
相如

丹柰花初結米櫻子半成覆與因物變筋力與年
增燕拂承塵去蜂隨曳杖行玉泉幾千仞好在翠
如傾

種瓢二首

或言種瓢蔓長必翦其標乃寔予齋所
種因樹為架蔓綠不已果多虛花欲去

之慮傷其凌霄之意因賦五言為之鮮
嘲云

豈是階庭物支離亦自奇已殊凡草蔓綴得好花
枝帶雨寧無寔凌霄必有為秋：群鳥鵲從汝踏
多時

秋後瓢果成一寔輪囷可愛余嘉其晚成
而不群答賦云

嘉瓢吾所愛孤高更可人不虛種植意終繁發生

神有葉誠藏用無容豈識真明年應見汝衆子亦
輪囷

戲簡北太祝

人間最好日祇在菊前花頗怪采今雨相看語後天
門階銷俗客冠佩切飛仙願約秋風住長年泛酒
船

寄季彥謙御

古燕城下路柳樹落西枝每到重來處長憐欲別

時鵬飛平照急鵬集遠烟遲此去秦州什應須寄
我知

寒齋對雨書懷

冬暖久不雪天分雨破顏依稀才酒戶慘淡欲連
山垣屋重：密壺尊獨：慳烏知魏闕士隱與吏
相閑

客至

客至冠纓好殊非舊友生曉晴霜太重冬暖日偏

明覺我肥膚弱典言感慨并子雲工賦述切莫論

公卿

詠梅和陳城南

我亦吳頭客年：念遠梅孤根元自植冷蕊高誰
開因覩城南詠深思嶺表來北人盆裏看應不近
蒼苔

守歲詠懷次韻

大年在今夕旅爵記前除時序無閒事江湖少定

居燭花分坐委漏箭落城隰底後窮廬嘆人生各
有初

送貢仲寔還江西

送行何太頻日：見行人又後風霜節相違旅病
身浮名非甚急遠意獨難信念子閑勞苦題詩莫
待春

題友人山居

游居展靜好盡日有高情竹下流泉過花間時鳥

鳴因人間葉果要我操琴迎本自無知者山林頗

近名

游招提

勝地相從日應無俗客縱春花濃夾騎盡樹靜藏
鐘妙理端深得佳游亦漫逢憐渠綠夾竹觴上見
西峰

送白港作尉金溪

離思已無極尊前况夕曛開門六月雨行車萬重

雲遠祿年雖壯名家代不群
縣人迎主簿應似太浮君

離席合賦贈南劍教授盛後之官

盛君海江士直氣軋霄崢翻為詩書苦為初印綬
榮度遠曾萬里走越更千城便是來難得鄉關近
慰情

江浦見黃鸝石榴花滿枝欲攀猶屢惜已去復何
疑發長紅英亂還常絳帳移驛程動易隔留待寄

相思

娟：沙尾鶴毛利映江鮮去住長如此飛鳴豈偶
然仙家應汗漫侯泮莫留連憶得東門事須君正
壯年

碧草津頭郡雖偏是勝遊野人頻識劍稚子亦能
舟稍定傳衣怪聊資宦秩周南來記風物有待細
詢求

杯酒莫停手路長思八閩精靈深狎客瘴霧莫侵

人海近漁船集山空鳥道鄰來京書一束賴爾老
隨身

黃帽催辰發郵籤艱旅程邈風斜帽舉虛日亂弦
鳴異俗徙誰變真才不自成倘于高第內歲久得
歐生

范文白公詩集續選卷之二

范文白公詩集續選卷之三

七言律詩

晚經皮使君江居不見賦簡

憶得去年尋葉圃甚憐此日負花時
擘舟况說看燈及叩閣應煩把酒思
浩：古今奚我獨悠：江海茫吾師
西牆倘遂投年願來往風流或可期

贈熊文學

江東閔閔冠郡倫多士如君復幾人
庠序絃歌時

雨潤廟堂俎豆德風淳
嘗因矯舉思鴻鵠何幸昇
平觀鳳麟黃葉薊門寒色早
佇看天上紫泥新

送馬掾遷湖南

聞君暫典故交違去逐西風落葉飛
看劍未成今夕會擘舟定復幾時歸
雲開帝子黃陵廟月過將軍赤壁磯
事業還須各努力收名即用繡衣

八月二十日晚試院得雨次時作

彤庭下詔簡賢良大府新開藝戰場
一道風雷嚴

號令九霄星斗煥文章求才正合隆
天爵發策應當急歲荒昨夜雨聲傳
數點爭燒銀燭待新涼

贈李宣使

故園雲卧四三年府署依然念子賢
莫為馳驅傷遠道但將忠孝感皇天
湖南收譽聞爭薦日下絲綸許近傳
為報津頭蒨菊藥明當照我上江船

秋日集詠奉和潘李二使君浦編修諸公

將身跳市市間壺姜賈由來不用沽
大地騎鵬須

共化中宵上鶴倩誰扶
庶幾未老投簪去尚可長
生折簡呼此輩終非塵土物
明朝種橘學諸蘇
浮世有由虛尺寸明時無使
答涓埃偶隨青瑣須
高步欲縱丹書甚寡才
斷壁雲過溪笛逝虛林映
雨寺鐘來幾年間却持螯手
強為清秋送酒盃

奉同陳應奉訪友人不遇

翰林小暇出西城京國餘秋晚
更明鵬度折磯心
乙熱馬逢危石眼偏生疾
風稍定樓臺色微照猶

含鼓角聲會合何因得惆悵潛夫祗魂未潛名

休日出郊

上方鐘鼓畫依稀出定諸僧綰法衣迎客猶能下
殿走訪人更有待尋歸禿鷲近水行仍啄危燕當
梁乳更飛自右旅懷當慰藉並游萬事莫相違

贈余使君致仕還江東

九華山下女蘿蕨使者旌旗發粵中昔至本膺母
詔重今歸唯頌白頭公百年自喜行藏定千里何

當語笑同門口侍船應有待大江西即大江東

焚樓鎮志曰漢大將焚船處也今為文昌

縣懷古奉簡邑文學

龍節過：去不歸漢家將軍建國威當時曾見樓
櫓集異代空聞塵土飛風塵春潮吞亂峽岸分古
木轉斜暉旁人猶解祠神女何故功臣廟貌稀

立春日

今辰春即喜新情況是山堂此日成畦菜撥餘傳

葉美逗桃留在著花明雲開萬井蛟龍動雪盡蕭
岩鶴鶴鳴失喜浪傳京邑信未聞隣舍識高情

寄題何處士竹閣

吳漢仙翁丹井西君家高閣俯清溪冷：脩竹鶯
時到井：空烟鶴盡啼鮮帶欲圓蒼雪遠敲門待
看綠陰齊何當試登臨願繫馬宅前楊柳枝

屈原廟前觀雨，止渡口觀魚

年來脩去峰前雨半落未開沙際花春遠客懷淹

燕雀年荒民命假魚鰕徒聞黃霸能為郡豈識張
騫苦泛查早謂仙人無世慮山深往：飯胡麻

送毛鍊師奉祠禮成還京

仙官持節下青冥海濱嚴祠衛百靈行為治平循
禹服禮從禮祀想虞廷東風到處隨神雨南極歸
來奏壽星致福要當宣室問鵲書先報白雲扃

龜潭塔

征夫魚貫涉秋澄樹底照見石磷：板綠唯有千

古意搖落獨如三月春天青過潤猶飲子日晏噪
林鷄警人七曲權歌誰按得他年重問塔頭津

題秋江釣月圖

舊識先生隱者流偶因圖畫想滄洲斷雲滿路碧
窓晚明月何年青嶂秋世故風塵雙短屐生涯天
地一扁舟何由白石空磯畔招得人間萬戶侯

寄上甘肅吳右丞

要使唐虞化遠草玉門關下屈征驂多憂總為民

心苦有喜佳聞即姓甘日晚邊沙黃澆二天晴隴
樹碧瑤：國風不繫秦州外自此西人識召南
歷數先朝輔弼賢如公熱可語同年二童一馬臨
荒鎮百感千憂倚上天深厚已聞薦詔趣平安不
用鴈書傳別來濯：春城柳誰信秋風慰目前

山齋

山齋朝雨竹光勻茶竈催添石火新對培黃鶴真
不俗飛來白鷺淨無隣辭榮豈故要時論賁靜猶

應愧古人報道林河春漲起少須重理舊絲綸
幽栖自足少經過葉農書囊奈癖何仙井朝來雲
氣重洞房夜盡雨聲多江湖舊習深思憶臺觀風
威尚琢磨自爾索居增固陋負苓誰問首陽阿

送陳從事歸江東

長年京下送人歸初及扁舟指翠微豈意遂聞鴻
鵠操却須同製菱荷衣清江碧樹重：見紫燕黃
鸝處：飛如此交游二三輩何因中歲每相違

吳儂呼劍每通神鐫作由來極苦辛天下縱無增
價士從中須有識光人即今况躡青雲地何日重
翻紫陌塵金第而街清顯甚定應攜手接星辰

傅之經歷謁告還湘中未培別而宵征翌

日與僚友追送生居亭中

美人歸思落滄波昨者論心肯重過寒盡極和春
意在夜深無奈月明何海隅雖暫違霜幕天上應
須接玉珂如此才賢移病去瘴烟端的為誰多

北風盡日破南溟行客經年倚壽星子有全家依
翠岳我猶萬里隔青冥山田鹿下投書去水館猿
啼却坐聽王事馳驅知有素何由重見此却亭

和柳提學贈危太樸

伐木丁：秋滿山詩簡忽到興開頗當時有客詣
花洞此地經年上竹園絕域尚懷身倚劍深居曾
夢手持環文章政類龍多變識察能通豹幾斑

贈王文學

法樂洞天曾一游君家聞在水西頭石潭密映藤
蘿月山葉深藏虎豹秋豈意吳城祠下路共尋楊
子岸遙舟中富有天官學莫為東南久滯留

次韻送人之五羊

豫章遠接五羊城白鳥飛遙道路明昔我乘桴游
汗漫今君攬轡度崢嶸湖垓夕下潮聲轉斗角寒
深寶氣橫總為觀風揚職業有詩才不負茲行

七月一日度毛竹山

毛竹山高風物幽夜宿白雲新雨收沿溪而上鐘
鼓導自昔以來仙聖游久知地迥飛猿點新喜天
空鳴鳥稠折險紫危蓋吾力此行耶不負秋

曾教授趨韶州

荔子紅遙五月初廣文去住定何如報恩豈變將
軍馬治盜聊迂太守車多近藤蘿安吏舍少憑椒
葛附音書到官定有佳聲薦瘴雨蠻烟細祓除

獲鹿西郊在熊舍下十里鹿脫井走山麓

余驅騎者陪之以縛自隨時藩兵方燎原
靡得觀者傳訝

獵人大火布江磯準侑平章旦出圍鹿齊看赤
手獲驚鷹猶旁碧雲飛叨叨尚想山居縱獵事
忘野食肥天上神仙不得力心安束縛從吾歸

靖海縣

海縣春深沙氣暄居人生事不離村上梯取芥料
桑尾抽嫩移舟繫柳根已過清明遠帝里不妨紅

白編江園持盃試與酬風物深規樊邊學圃言

百丈春日紀懷二首

東風久不到新堂生意雖微未卒荒草上萌萋偏
挺特花間蘆蕨故高長時來盡栽培力物化須
知長養方葵藿有心終莫奪每聞支笏照滄浪
飛：燕子守繩樞愛爾由來似鳳雛肯謂撩人嘆
坐對向曾去我憶巢孤塗泥須責經營若瓜甯無
供啄哺娛春社風光時有每天生品彙各應殊

太樸絨至君靜清詩讀之耐快斯文周獎
之餘安得見二桀然者敬嘆敬嘆一詩寄

謝并簡君瑞要知於二賢傾倒之至也

元豐宗匠是吾師幽夢江湖每見之在昔才名真
孟代祗今子弟好能詩六經更待黃麻擬嘆劍終
因紫氣知衰疾連秋猶長物扁舟未到謝相思

吊張鍊師

名家接武依丹陛壯歲招魂入翠微遂使老聃成

自吊不知丁令竟何歸蛇蟬豈悲尋山蛻難犬曾
聞扶日飛獨有皇恩無以報昨傳天語慰松扉

李原李翁

魯國先生九十餘百年消息定何如世情看作東
流水天地留恩下澤車龍西供奉豈無酒河上丈
人空有書見說鄉隣問何事扣門語及莫鐘初

寄題集賢周司直悠然閣

番陽東下萬山圓魁閣崢嶸面翠微雲接大荒迴

古色波涵落木動晴暉宦情靜與游魚逝詩思長
隨夕鳥飛久待倚闌成獨酌凝睇了事各須歸

自我府士還珠門晚歸辭舍

光迎署府千花樹秀入河橋萬柳梢春日樓臺圓
翠缺夜晴燈火接青郊昇平舊俗今猶在浩蕩流
年又過交董奉接官何處宅相依願與結衡茅

閔山神光寺西屋上觀唐李陽冰篆二為

山僧架屋掩所壞居始二十二字云

城西有寺忽如林伏地叩霄台
辭侵古人題字看
欲偏令我杖藜來相尋
潛蛟在壑不多見
飛鳥過
岩時一吟斫破荒祠
小鬼怪祇饒游覽
重千金

游南澗寺：乃唐卽度使王審知所建

閩山東面啟松門
梯石層：見梵尊題表
尚存唐
節鎮地圖
渾似洛林園
亭因聚遠開
幽迳棧至臨
危出小軒
最是躋攀宜
健步病身無羽亦飛蹇

伏觀中書以內郡鐵編行極採新令感激

有作

江南往歲早連州
河北今年水逆流
恭體朝廷寬
大意少紓田里散
離憂表章有道誠
長策衣食無
功本拙謀國制由來
重農畝太平政不在他求

憲司雙榕輪囷數十圍其葩數畝雨止觀

白鷺

榕樹庭中翠欲曛
飛來白鷺動如雲
每當彈射思
傷物忽到裏
細感離群護子鳥
鴉來辟易附人鵲

鵲漫繽紛要知得失都何與
含育無由報聖君

歸思

陶公歸思定如何
山郭春風長薜蘿
直道當官唯
任拙庸才負祿祗慚多
江山寔自歸家隔
日月虛
隨閑戶過點：飛鴻向天來
憂端不類漢中歌

到官

陶公到官八十日
今我到官踰半
暮勸農省俗了
無補暖衣飽食將何為
常思在山深虎豹
威曾當

道假狐狸英雄見義尤
鐵渴可使文人有愧辭

風止聞鵲

荒山遠水放輕舸
頃雨顛風戒
樊袍五六月餘鄉
間絕二千里外客心勞
樹間鳥鵲聲頻好
天上麒麟格自高
獨有武夷看未了
野人寄語壓香膠

奉觀郊廟禮成簡曹禮部元用

西山半壁影鉤陳
晴雪新消路馬塵
兩歲通行三
大禮千官中稱一
閑身伊臯事業何當下
管樂才

名不用真遙憶南宮舊詞伯退歌清廟屬生民

和馬貢士元夕同觀燈之作

已戒金吾夜不譁西山又被雪微遮幾年禁釀知
誰力到處看燈似我家旅夢比嘗經赤甲病身无
欲恋黃芽雲端此日烟霏暖遙想仙人立露華

調馬君

平時有酒不解醉愁至方知酒道尊一萬里程兼
雪霰三千年事隔朝昏何同沈盞花間峽更與停

鞭柳下墩寄語東隣馬貢士今晨琴筑好溫存

張留公母

山風遙引紫雲車樓閣春深阿母家更五十周重
甲子後三千歲一桃華綵衣故綰封留印白璧新
隨蜀使查見說麻姑舊行處至今源上有丹砂

奉和王維學懷濟南舊遊

每愁大手不如燕多見公侯勝昔年計拙欲求千
戶等心勞政類十洲仙幾回見月思歸去暫到臨

風後惘然剪盡綠楊三萬樹多應無處着啼鶯

雨後過王長史

近佐三公府想得深懷似故山風急游絲當
院靜雨餘芳草閑門間未離塵土長思蛻已近江
湖不論還自爾相看慰岑寂不聞朝晉有新班

七言絕句

贈卓秀才遂澧州

不說從師學道難一身千里暮雲端是行若拜庭

闌罷有使題詩抵寄蘭

祭湖口

已過匡廬却向西片帆猶逐暮雲迷路長止是思
親節取次驚猿莫浪啼

十月白牡丹郭中孫氏家植也

霜檻枝頭結素雲分明便有繡成綢紫皇為愛春
風早持向瑤臺折贈君

八駿圖

天上房星照九垓：西域畫龍媒崑崙一去無
消息空見人間八駿來

以瓊扇一極奉致黃明府

拾得炎州月一團殷勤持贈此琅玕情知已是秋
風後留作明年九夏寒

詠鹿

可富終然不稱家呦：如怨復如嗟何如送汝歸
山去許令臺前卧落花

千憇村落竹溪上

竹連流水：緣村上有青山蔭芋園此處不容居
士住短牆千著特侵門

日晏

昨日相期早出村今朝日晏未開門可人一夜東
風雨綠徧天街舊草痕

四月三日蚤作訪夏編脩

曉穿甲仗抵晴沙橋角垂楊亂映花春色予人元

不薄將詩勾引到君家

答贈晚春

懶向佳人說翠微長安陌上見春暉誰家門巷花
狼籍吹作漫天白雪飛

初六日在院中僚友無人至

乘興聞喜達皇都自此玉堂宣鎖無閒殺幕中揮
翰手日長獨坐數花須

因杜石父編脩贈痔醫

祗痔曾聞獲乘車王卿妙藝復何如祗因杜老波
瀾筆絕似齊人治驗書

贈黃道士別

二十四岩烟霧幽輕舟橫笛戲清流萬人舉手風
塵下祗殺仙人夢遠游

隣燈

星：遠映孤村外炯：微穿落木間知有隣姬思
遠道續麻應待夜深還

戲題二牛

燕山丈人年九十戲筆掃此雙犂牛江南夜半春
雨作老農驚起為君愁

見觀西人家石榴

石榴始華寔已紅橘柚照日青玲瓏自來南州感
風物賴得隣人生意同

十月十一夜東署聞鴈

久別雲林舊草亭南江都邑歲彫零可憐此夜長

空鴈正在青松樹底聽

詰朝進書西宮問盧九脩撰借馬戲奉絕

句

作書太史具有喜徒步拾遺方可憂明日待朝天

上 贈我紫驂騮

高齋

俗客過門應有數祗言渾似野人家少齋高接萬
林杪坐見城南城北花

候孔校書

永聞舟楫 河干久別深思再見難已具一尊林
下酌好求共慰百華寒

悼鄭

百華高下櫺晴天竹屋方林興悄然忽憶逝人泉
下冷學燒楮火作新烟

江東晚泊

雲間列岫映朱樓江水東來打石頭不是行人惜

光景人心舊有帝王州

北山谷中老父

無多林屋冠青山長子成孫鬢未斑問我鄉原何
處是半生江海未知還

題萬竹秋聲

山人愛竹手自種萬箇直臨江水邊長吟浪被秋
風寬散作宮商聲滿天

封州作

魏闕迢：隔綵霞別來幾歲客天涯春風二月崖
州道時見棠梨一樹花

渡端州峽

權郎得便泝清流忽報舟前曉霧收
蛩語酬人翻是苦好山不敢問何州

正月二十四日至寶圭驛是北流縣自此

遵陸指鬱林矣

遠辭京闕碧雲端泝盡夷江未到官
司鴈峰南更

千里是行誰為報平安

謁海神廟

南州未識莫州嶺初向沙頭問水神
料得行藏無用卜乘桴人是北來人

德樟樹鎮便寄家書

商船夜說指江西欲脫音書未忍題
收拾鄉心都在紙兩聲杜宇傍人啼

臨高沮雨

恐傾南海成秋雨急喚西風作晚涼
淨掃黎山須見骨莫令楚客屢回腸

檳榔寨

秋入黎山風雨多長江不定駐驚波
翠榕葉底聞鷓鴣自此無如客思何

定安縣

鴈上晴雲滅後生誰家吹笛海天明
縣堂晚起西風急半是深黎夜雨聲

至富七

承恩千里出江鄉轉歷三關道路長
黃葉霧開山市集見人鳬鴈憶橫塘

西樓

童子出春親掩關春來芳樹伴人閒
別家五月不得信獨上西樓思遠山

游南臺閩粵王廟

海角釣龍人杳：雲間待鴈路遙；
若為借得山海角

頭石每到高秋坐看潮

元夕

危樓向暮倚層空故歲今年不得同
記取合沙元夕節滿街簫鼓雨兼風

南潤志見

繁桃只稱倚紅扉蠟酒吹香看舞衣
樓底誰家吹玉笛一雙白鷺上雲飛

建安館夜坐聽流水

平生慕愛武夷君及此名山阻白雲
九曲水聲流過却夜深猶得世人聞

路傍樹

路傍古木是誰栽更有山棠次第開
東海神仙求不得何因百歲客重來

聞鴛

何處聞鴛最是悲京門獨立晚晴時
鵲庚一去荒郊遠惜問春光有底遲

夜誦賦觀花

膽瓶折得樹頭花初是東園一片霞
西窗讀書過夜漏忽隨燈影上窓紗

山僧養犬

不見岩扉淨業君山僧養犬謾成羣
人知自此來看少秘向山中吠白雲

聞東隣歌

促指繁歌涕不停月高絃語轉明星
莫令知有西隣客獨坐挑燈課六經

贈聊城施主

京國相逢意若何向人平歛路人哥
臯陶此去為廷尉似子寧疑一椽多

種樹

種樹江頭不記春年來年去祇傷神
今朝忽向江頭見稍有清陰范路人

溝上

御溝新綠動來關溝上垂楊盡可說唯有西山九
千仞朝：關角 晴寒

卧病

朝來忽見樹藏霞碧草春遲迢迢佳客不來春
雨盡山禽啄徧小桃花

清明日留西山

離家六度見清明知是何時出帝京今日登臨倍
惆悵好山多似豫章城

西谷訪人不遇

出郭幽人晚未歸青天咫尺見何稀一年祇有春
晴好多是楊花雪雪花

題閨人望遠圖

即行不用苦悲辛久別心如萬事親看取江邊垂
柳樹最先零落最多春

楊花

穿空透戶本無因若便隨風慳殺人我似楊花：

似我年：飛盡玉堂人

戲題張平章所贈洪生書後

一翁二季習皇都未必遭逢事太殊祇惜翰林歐
學士當時書讓蔡君謨

贈水鑑道人寫真

鑑盡公卿寫盡真此心澄徹故通神世間未用論
滄海何日河流照得人

送薩僉憲至石頭渡

石頭渡口風烟古洗盃開尊對淺沙却喚祿曹無
覓處移船坐寺看漁花

戲題奉寄行營董僉事

五月沙山鐵騎雄將軍無那太平何恨前養得堂
人鹿祇愛行營芳草多

題松雪圖

傍人不識歲寒松憐殺深山大雪封待得化為東
海水青天白日睡蒼龍

桃花原是漸嶺對江

雪晴尋路入華原
絕愛清江北
遠村行處祇貪幽
樹好不疑山谷易黃昏

叙范先生詩集後

遠曰范先生詩評者多矣詩家一指二十四品評先生得其八曰沈鍊新奇委曲實境悲慨形容超詣飄逸虞伯生評曰如唐臨晉帖揭曼碩評曰如秋空行雲晴雷捲雨縱橫變化出入無朕又如圭山道者辟殺學仙瘦骨稜嶒神氣自若又如鵞鷹掠野孤鶴叫群四顧無人一碧萬里此其詩評也乃若草廬先生以東漢諸君子例之則評其人云

遠嘗即東漢諸君子^方之而忘為之評曰先生之行如范氏詩如張衡大過之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夫獨立不懼者守之過乎人也先生當大過之時而猶介超卓天正固窮隱於賣卜以自給竝有東漢諸君子之守所謂獨立者歟其典金溪危素善未終前而月疾已劇^{母國}庭羸骨立猶走數百里外哭素^{母國}缺此典范氏友張即事何異迺若先生之詩出於是時發憤之所為作者可擬四愁詩而忠厚惻

恒尤過於衡至其間文繡局取良家子為閨工作
 歌而獎革非如衡之詩不得通於時君比其殆溫
 采敦厚之效目虞揭吳危諸公以來卒無知之
 者何也孔端 佩幽而彌光荃蕙蔽匿久而益芳
 達里中且也特晚因循汨沒歲月捐擲外望宮
 牆為益慚焉清江後學熊達識嘉靖壬戌孟冬朔

范文白詩集六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元范梈撰梈詩別有七卷之本題范德機集者乃
 臨川葛離所編刊於閩中已著錄是集為明楊翬
 所選所取纔十之六其刪汰亦不盡當

揭曼碩文選一卷

〔元〕揭傒斯撰 〔清〕劉肇虞選評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九年
步月樓刻元明八大家古文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揭曼碩遺

文一卷》提要

揭曼碩文選引

吾鄉文獻代不一人元百年間虞倡之
揭和之如黃鐘大呂互相鏗鏘其集行
世已久而揭板經兵燹毀沒今不可遽
購矣嗟乎文獻之感吾其如之何哉其
文風格高古獨類左國語簡氣與骨重
神秀其足不朽不讓於虞茲於諸書所
散見者摭拾若干不復別擇槩爲編次
善學者譬之學書家得古墨刻數行摹
之便可名世豈在多耶抑亦念文獻之
感人有同情故家鉅公購藏萬卷豈此
書人無一帙之存倘其惠我以終好事
之心則揭公不朽之文其功臣舍斯人
吾誰與歸宜黃誠齋劉肇虞題

元明八大家古文目錄

元揭曼碩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唐德選評

卷之三

記序碑述

富州重修學記

楊氏忠節祠記

浮雲道院記

資治通鑑綱目管法序

揭文

目錄

豐水續志序

天華萬壽宮碑

大元勅賜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

同修國史賧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

軍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吳公神道碑

臨江路玉筍山萬壽承天宮碑

仙茅述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之三

元揭曼碩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唐德選評

記序碑述

富州重修學記

此碑存現在富州上御經筵之明年夏六月濟南姚僊襲爲富州以舍菜

禮見於先聖先師祝曰惟夫子之道參天地配日月用

中罔敢知而用中實生齊魯之交密邇夫子之訓鈔承

明命來守是州今之州古千乘之國也敢不敬恭朝夕

揭文

卷三 記

惟夫子之訓是承顧瞻廟學摧陋弗稱曰余之責也會

教授清江陳明之繼至議與志合明年秋大修孔子廟

仍其舊者惟殿若明倫中庸二堂江山秀傑樓悉改作

而有加規制必裁就法度出入必限由正途凡爲屋幾

七十楹又范銅爲七十二弟子及諸賢像以嚴祀事暨

半池其前儼古類宮侯載經載度是董是勞更忘其私

上勸其勤涉冬徂春用告厥成而命侯斯爲之記在至

元二十有三年陞豐城爲富州以河東陳侯元凱爲二

尹時科舉廢十有三年矣士失其業民墜其教盜賊滿

野竟數十里不聞雞犬聲陳侯大懼遂修孔子廟建小

學日集文儒故老講求治要悉資以爲政不數月境內
天治知所務今科舉既復亦十有三年而侯實來當天
下文明人後其業猶皇皇焉汲汲焉以興學校明教化
爲先務者其守同其志亦同也夫兼有父師之責者君
也承君之志行君之法者宰相與太守也宰相布於上
太守奉於下故人之生也爲之學校以教之設科以舉
之必使士有恒業民有恒志然後聖人之道可明賢材
可得而治可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盛於唐虞三代而
不能去學校廢選舉以爲治秦去之廢之二世而三雖
然君之學視學校爲隆汙以科舉爲去就亦異乎夫子
之教矣若夫善學聖人者在獻賦則行乎賦賦在魚鹽
版築則行乎魚鹽版築豈待學校之教而科舉之勸也
所上之志而侯所以力行之者況上方親御講筵詳求
聖人之治思雖不敏願與學孔子者共勉之侯廉愔簡
正不爲盛名而人敬畏之蓋賢守云

記學之文而出以欬側險僻之思不傷大雅故是作
家華應經

歷序學之修而原所以立學之意歸結善承夫子之
訓僭端立案運思幽渺馳神峻激似從荆公集中得
力來

楊氏忠節祠記

廬陵楊氏忠節祠者何昔金人犯宋沿江諸郡皆望風
奔潰其先忠烈公邦又以建康通判被執罵賊死韓侂
胄專國擅兵文節公萬里以寶謨閣學士家居聞之三
日不食死故合而祠之也中祀建康通判贈通奉大夫
存者何嘗以直抗蔡京爲楊氏忠節開先也別祀廣東
經畧使長孺吏部郎官孫邦同知崑山州事學文者何
經畧仁聲義實風概天下在廣東三歲祿入七萬緡盡
代民輸丁租不持一錢去吏部開通敏惠奉法循理爲
時良臣崑山好德尚義能以私錢復文節故居割田百
畝以建祠事皆克紹先烈者也天下楊氏皆祖漢太尉
震廬陵之楊則自蜀徙蓋太尉之孫唐國子祭酒騰從
僖宗幸蜀而居眉者之後也自秦漢之後有天下卓然
三代之風者宋而已方其盛時歐陽文忠以古文止大
下之宗明王道之本及其衰也楊忠義胡忠簡以大義
折敵國之氣奮中興之運當其亡也文丞相斬首燕市
終三百年火德之祚爲萬世亡國之光而皆出於廬陵
何其盛哉夫卓然可繼三代者宋也然憂之亡以桀之
暴殷之亡以紂之虐又以湯武繼之宜其東征西怨無
思不服惟周以弱亡與宋同然周之東遷亦有楊忠義

胡忠簡乎。周之亡亦有文丞相乎。是能使周之亂亡猶有愧於宋者。楊忠襄胡忠簡文丞相也。文丞相之死。豈非有忠義文節爲之標準乎。不然何又出於廬陵也。忠義不可及。已至若文節年六十餘。已懸車告老。將二十載矣。聞一權臣擅國。遂至餓死。使在文丞相時。當何如哉。故廬陵若歐陽氏楊氏胡氏文氏。又有身致乾淳之治者。周文忠氏皆國家之元氣也。而楊氏又廬陵之元氣乎。崑山之子元正。請記忠節祠。故并及之。嗚呼。觀楊氏祠。則廬陵多賢之故。楊氏人物之盛。宋三百年。養士之效。亦可見矣。世好。十無益於國。可乎。元正亦楊氏之賢子孫也。臨太常奉祀。爲江西行省屬祠。成於大德七年。記作於元統二年。

重言廬陵由廬陵言忠義忠簡文丞相由文丞相言忠義文節又由忠義文節收拾廬陵只一賓主之法
五花八門錯綜變化脩極其妙

浮雲道院記

廬陵永豐雞山之陽。鷲溪之濱。山川深厚。草木濃麗。其人秀而多壽。經誦之聲。溢乎四境。畊種之民。交乎四野。時危代易。干戈所不加。水旱疾疫。盜賊所不入。人無甚富。亦無甚貧。劉氏族居三百餘年。環里數百家。無異姓。良田數百頃。未嘗去。劉氏冠婚喪祭。必以禮。其給公上。必以時。無金玉狗馬之殃。無高爵重祿之禍。各食其力。各守其常。劉劉字楚奇。闢園數畝。種桑柘三百株。松栢皆千株。木實之脂可食。可燭。俗號山茶。又曰木子樹者。七百株。茶五百株。桃李雜果。松竹之屬。稱是。築室四楹。其中取論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而浮雲之語。扁曰浮雲道院。

如遇義皇之世

資治通鑑綱目書法序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爲萬世之法朱子因司馬氏通鑑作綱目以正百王之統此天地之經君臣之義而聖賢之心也世之言春秋者自公羊穀梁左氏以下無慮

數十家而義猶有所未明疑猶有所未解者魯史不可

復見且聖人之制作也後之羽翼六經者宜莫如朱子

猶不敢言春秋然綱目之作非深得聖人之旨者不能

也故朱子不言春秋而春秋者莫如朱子世之言綱目者

亦無慮數十家既有春秋爲之義例又有諸史可以究

其始末且去朱子之世爲未遠而又有親及其門者然

言愈煩而義愈密非深得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

者不能言也能言未有若廬陵劉氏綱目書法者其辭

則公羊穀梁其義則春秋而其志則朱子也古之有天

下者莫若舜禹湯武然湯有慙德武未盡善舜禹之後

得天下者莫如漢曹氏親受漢禪威加中國卒不能奪

諸葛孔明漢賊之分元魏據有中國行政施化卒不能

絕區區江左之晉而繼之此萬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

者而猶或易之此綱目不得不繼春秋而作而書法不

得不爲綱目而發也此朱子之志也劉氏諱友爲字益

友遺朱詒錢兩門讀書既深於經復長於史其此書

三十年寸寸而較錄錄而積微辭隱義高見特識既足以啟發千載而中有無窮之憂予故曰非深知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能言未有若劉氏綱目書法者而又曰此朱子之志也嗚呼後之覽是書者尙求其志哉

簡而要質而與若自明人爲之尙有許多議論在噫此揭之所以高出諸公歟

揭文

卷三序

七

豐水續志序

此段序屬王順伯修豐水志之六十有三年已陞為富州又二十

五年李君肖翁典鄉校居五年乃輯淳祐以來城池人

物時政之蹟及前志所未備者為續志六卷條敷類析

窮蒐極簡將以垂信方來此段言志物產雅東南物產豫章為下故班

孟堅曰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蓋自古然矣是書

於貢賦之變未嘗不再三致意使為政者戚焉有勳乎

中思復其舊政此段言志政教所施必錄其善而遺其不善此居其

鄉不非其大夫之意亦作志者之法也此段言李君君以碩學粹德

起文獻之家居儒師之位祠先賢育人材無所不用其

揭文卷三序道猶惓惓是書而豈徒哉君子尚求李君之志

意深語潔羅應經

簡而皆尾腹俱備

天華萬壽宮碑

此段言侯唐貞元中吉州刺史閻侯隱於城東十五里芙蓉峯後

傳以為仙去其山世為閻氏業子孫世為郡人此段言山山高廣

可十里俯覽郡中諸山或言古仙人浮邱伯及其弟子

王郭二人亦嘗往來其處及稱山中多荒怪儻忽變化

甚異此段言宮延祐三年侯諸孫弘毅即其地祠浮邱以其一翁

子及侯配廣殿大庭高門修廊皆含制度又割田廩有

道之士以奉祠事明年郡人曾繼修巽申為請於元教

大宗師命為天華觀至順元年陞為宮明年正一教主

三十九代天師加天華萬壽宮并書其額咸謂君子作

指文卷三碑始宜具金石刻請為刻辭此段序侯仙仙按應陵志侯名宋初隱芙蓉

後得道山東南三十里之洞巖臨江玉笥山志又言承

天宮西南十五里南障山葆光觀有吉州閻使君別墅

後得道衡嶽學仙之人固芒忽不可知而戎昱集載送

吉州閻使君入道詩此尤足徵者浮邱事見列仙傳天

下高山絕境類有浮邱遺跡要不可諱然古之士君子

負德行林藝不見用于世或著書立言以傳其道或躬

耕採拾以樂其志或依託佛老以寄其跡若此者世多

有之後世至有因之以為富貴利達之途赫然與王公

大人並馳爭先者侯之孫自壯歲抱其才遊京師數被

薦不合去。最後受知集賢諸學士。薦爲井肅儒學副提舉。又翩然嘆曰。卽見用以踰五望。六之年。馳數千里之地。逐尺寸之祿。智者不爲也。曰。天華吾故土。吾將老焉。其猶有乃祖之遺風與。

歌詞用此語於序中六藝之旨其意以遠

其辭曰。瞻天華之巖巖。令前青牛而後元武。乍蜿蜒而迴伏兮。忽奮騰而軒翥。丹霞爛其高兮。向雲縞乎在下。俯城郭之鱗鱗兮。覽平原之臙臙。香城鬱其在望兮。乃巨仙之故居。枕墨潭之熟澹兮。大江淘而石趨步。靈臺而造神澳兮。顧列仙之攸館。浮邱既厭世而高馳兮。閤仙又攢余而不返。召青鸞使駕輅兮。俾鳳凰以調笙。抗

揭文

卷三 碑

十

交龍之雲旂兮。仍析羽以爲旌。冀神君之來降兮。余將肅其並迎。昔孔子欲乘桴以浮海兮。老聃亦度關而西遊。知文武之不可以作兮。道懷乎其真。留何盛世之孔明兮。亦高蹈而遠引。矧茲邑之鉅麗兮。乃英賢之所藪。君子固難進而易退兮。亦因時而顯隱。神君既有此靈宮兮。日高明而又爽。塏山麓麓以四周兮。綠青川之洸洸。撫下人而顧懷兮。歷千歲而猶未改。起倚檻而浩歌兮。將畢景而靡悔。

註次推曳多姿

六元勅賜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

郡公諡文正吳公神道碑

皇元受命天降真儒。此有許衡南有吳澄。所以恢宏至道。潤色鴻業。有以知斯文未喪。景運方興也。然金三十四三年。宋始隨之。許公居王畿之內。一時用事。皆金遺老。得早以聖賢之學佐聖天子。開萬世無窮之基。故其用也宏。吳公僻在江南。居於畝之中。初大臣強起而不受。其官後朝廷歷聘而用之。雖事上之日晚。而得以聖賢之學爲四方學者之依歸。爲聖天子致明道救教之實故。其及也。深上既命詞臣歐陽元表許公之行於石。復以吳先生之行詔臣侯斯撰。臣材質庸下。於學問無一堪可詎足。以窺涯涘。塞明詔。然國家盛典。敢不欽奉。謹按前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狀。公諱澄。字勿清。撫之崇仁人。曾大父大德。大父鐸。皇贈中奉大夫。准東宣慰使護軍。追封臨川郡公。父諱樞。皇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祖妣謝氏。妣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世有積德。爲儒家其所居。咸曰。此山必有異人出焉。已而生公之前。一名里中人夢

揭文

卷三 碑

十一

里在華蓋臨川二山之間。豐城徐覺。善望氣。嘗過而指曰。此山必有異人出焉。已而生公之前。一名里中人夢

有神物。晚與降公所居。明日生公三歲。能誦歌詩數百篇。五歲就外傳。日受數千餘言。閱過卽記。不怠夜。誦常至達旦。七歲能默誦五經。十歲知爲學之本。大肆力於朱子諸書。尤以大學爲入道之門。必日誦二十過。如是三年。十五遂以聖人之學自任。作勤謹二箴。敬和二銘。十六拜程若庸先生。友程文憲公鉅夫。十九作自新自脩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諸銘以自策勵。二十二領鄉薦。又三年。宋亡。天下爲元。是爲至元十三。年。而政教未舒。民疑未附。乃與樂安鄭松隱居布水谷。作孝經章句。校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大小戴記。二十一

揭文

卷三 碑

主

年。遭父喪。凡治喪從古制。鄉里皆化行之。服除。程文憲公以南臺侍御史奉詔江南。求賢強起。公至京師。居數月。公以母老辭歸。程公旣不能屈。遂言於上。澄所校諸書。宜置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下行省。行省下有司。卽其家盡錄上之。元貞初。至豫章憲幕。長郝文公迎館。卽席朝夕聽講。有所問答。原理數千言。省屬元文敏公明善。以學自命。問易詩書春秋。嘆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終身執弟子禮。董忠宣公士選。時爲行省左丞。迎于家塾。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董公由南臺御史中丞。入僉樞密院事。薦有道東平文貞王不忽木曰。董公不

妄舉。方議行用之。會遷御史中丞。尋以疾薨。不果用。五年詔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誥國史院編脩官。比至。卽辭。執手遮留。不從。竟去。中山王珣張達。河西張恒。輩皆從受業焉。八年秋。除將仕郎。江西儒學副提舉。不赴。明年。校定邵子之書。始推其書。上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傳。明年。校定老子莊子太元。至大元年。以從仕郎國子監丞。召修許文正公之教。次年就位。日講於公文。講於次。寒暑不懈。仁宗卽位。進司業。乃損益程文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大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爲教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

揭文

卷三 碑

主

事。爲同列所嫉。一夕竟去。六館諸生。悵悵如失。父母焉有不謁告從之。而南者。居數年。然後歸。歸皆取高科。爲名士。集賢以祭酒召公。中書不可。延祐初。賓興之詔。行四年。再校藝江西。未幾。詔集賢脩撰虞集。乘傳山中。起爲集賢直學士。特加奉議大夫。明年秋。行至儀真。以疾辭。過金陵。過九江。拜周元公墓而歸。北方學徒數十人。皆從之。至家。留不去。至治三年。英宗卽位。特聘公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進階大中大夫。五月。至京師。七月。詔撰金經公却之。明年春。治任將歸。衆皆懇爲大行實錄計。會朝廷以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言請開經

筵以公及平章政事張蔡公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
官毋進講必三四過乃已泰定二年閏月修英宗實錄
八月書成卽稱疾辭中書知有去志卽院具宴舉爵宴
畢乘小車出城委牒而去中書聞之卽以驛舟追至楊
州不及而返後屢徵不起詔遣使賜楮幣五千緡金緡
紵文二進階資善大夫公上表辭所賜物四方學者日
益衆公雖疾必強起教之又衣食之故學者多至卒業
而後去元統元年六月徵疾乙酉夜有大星隕其舍明
日日中遂卒年八十五以元端殮及治喪一用公所定
家禮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
揭文
妻余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子男五文廣奉議大夫同知
郴州路總管府事袁補國子生京官翰林國史院典籍
稟泗州路臨淮縣尹賈補國子生孫男十一當官翰林
學士里進士第官南臺御史界蕃倉當營舊晏畧界
俱幼孫女五適譚觀曾文熊鈴袁鑑黃出曾孫男五人
俞仙侃全俱幼曾孫女二臣竊惟我國家自太祖皇帝
至於憲宗凡歷四朝五十餘載天下猶未一法度猶未
張聖人之學猶未明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聖繼統纂業
蒙傑並用羣儒四歸武定文承化被萬國何其盛與至
若眞儒之用時則有若許文正公由朱子之言聖人之

學位列台輔施教國子是以天啟昌明之運也乃若吳
公磨研六經疏濬百氏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雖不獲
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又豈一材一藝所得
並哉其學之源則見於易詩書春秋禮記諸纂言其學
之序則見於學統學基諸書而深造極詣猶莫向於邵
子其所著書文章皆行於世公隱居時有草屋數間程
文憲公過而署其牖曰草廬故號草廬先生卒葬本縣
禮賢鄉地名左橋陳頓坑其銘曰
天地之大六籍載焉帝王之尊六籍位焉六籍之道無
內無外六籍之義有顯有晦匪伊求之道何由明匪伊
揭文
明之道何由行皆豈弗求求或未至皆豈弗明明或猶
蔽天監六籍生以哲人扶微闡幽志氣如神其言汪汪
其書洋洋其學之方其國之光天下儒師國中通貴永
配許公以式百世
奉詔之作故用正正之師堂堂之陣羅應綽
仕以行義而公仕而不仕篇中用許公陪說命意最
爲深微

臨江路玉笥山萬壽承天宮碑

天下稱大名山在大江之西者三曰匡廬曰閭皂曰玉笥玉笥又為天下絕境接道書及圖志於洞天則太秀法樂於福地則郁木凡為老氏之宮二為觀二十有一而皆統於萬壽承天之宮宮在洞天之西三會峰之下玉笥之上云即梅子真隱處漢初覆箱之麓有觀曰玉梁相傳初為觀時天降白玉梁因以為名晉永嘉中徙號於此唐之季道士劉潛谷建老君院觀旁曹處明亦建精思院而王處士遂以觀為靈寶院南唐保大中從靈寶文質議合三院之田後為王梁觀劉傳陳紹規王揭文

卷三碑

十六

傳丁守元姚文質曹傳宋懷德汪希聲皆有道者號玉梁八祖宋大中祥符元年賜觀額曰承天宣和初陞為宮宮之衆幾六千指為支寮五十餘而唐宋之君數設金籙懸於此故玉笥之名震天下大觀庚辰宮災各出建壇塲以居寮之存者僅有十三靈寶之支曰超燕浩然水行養真老君曰仁智玉洞玉山壽玉精思曰清音清隱洞潤道冲雲庵建災紹興之際管轄劉思齊知宮楊得清始復其宮何道冲何守元繼之宮日以修成淳中管轄李允一之兄珏為閭門宣贊舍人得幸上為請以甲乙傳次從之入國朝至元二十六年詔加萬壽承

天宮給五品章以允一為本宮住持提點兼本路道錄與知宮謝景異謀大新其宮以稱上賜景異乃種樹積財以待大德三年初作東西廡而允一卒劉壽翁周源深劉居敬何應仙等繼之皇慶三年壽翁源深建壽春閣王宰三官三殿延祐改元建三門及正紀堂鐘樓齋堂庖庫之屬至順二年居敬應仙建三清殿費以鉅萬計居敬及李師周各以私錢五千緡倡之餘皆出諸宮中王實仙等亦惟棟材得巨樹株于郡人鄧守一餘皆取之謝景異所手植者於是棟宇之制金碧之飾象設之嚴莫不度越於前矣又增飯眾之田合新舊為畝萬有奇而宮始大脩君子曰大江之西雖有三大名山惟此山兼洞天福地之重峰有太白雲臺羣玉秦望之屬三十有二壇有太清太乙曜明白鶴之屬三十有九臺有東華赤松白雲之屬十有二谷有形霞丹陽之屬五井有丹砂玉乳醴泉之屬十至若三溪八池七潭六原四塢二十四洞皆勝絕之處高摩天闕深入地軸載之與窺其名勝之真極其源雲雨所都雷電所家金芝靈草之所圖龍虎異獸之所窟天鍾其英地儲其靈磅礴扶輿非遺世絕俗曠景之士不能隔脂也否今歸居得適於此計不可數其幸知各者若秦孔邱明等十

卷三碑

十七

人漢楊子真梁柱雲永蕭子雲唐羅子房羅公遠謝修
通劉道平宋沈麟毛得一李思廣之徒三十有八人皆
磊落奇傑世不常有其不肯各於世者不知其幾且神
禹大聖也漢武英君也皆皆應符受錄於此僕天下
之人披圖志聽游士談說統不延頸稽首矯然如在弱
水之外信天下之絕境矣而壽承天宮實統此山不
亦重乎今宮庭之麗不獨可稱上賜又足以稱此山不
亦美乎然是宮也與於漢盛於唐燬於宋雖後於南漢
又二百餘年以至於今始完且美厥惟艱哉爲之後者
當何如其繼也其以言刻石之由在持提點是宮者通元冲素明遠法

師教門高士何君應仙也宮之浩然堂邵天麟念其修
復之難何劉以上諸老之勤請文刻石余與邵善又嘗
識何君序已復係以言曰

大江之西洞庭東三山鼎峙爭長雄玉筍差巖與天通
千迴萬轉重復重十人避秦入山中池養十魚爲九龍
九人騎龍上虛空赤帝飛入爲九變四海照耀何烘隆
三甌不放莽賊克曹瞞欺天塞帝聰玉梁白雲隨靈靈
壽春真人抗靈蹤玉壇佳氣長鬱鬱兩瑛題翠羽開神宮
九霞照地光熊熊急澗鳴玉相撞春羣峰四合如朝宗
承天萬年亮天宮太秀幽詭郁木同重巖洞堅守鬼工

白猿夜號寶氣衝我欲求之白雲封金闕先生碧兩瞳
弟子文詠敬以恭巢雲駕霧翥飛騰元洲長史白玉容
八十二口來相從一人不復世莫逢忽而見之若發蒙
朱宮玉堂繡簾櫺青童素女清而丰桃花杏花相映紅
忽而不見空冥濛或聞玲玲磬與鐘或如金雞啼曉風
何劉沈謝數十公遺聲遙響猶飄飄霓旌羽節何當降
霞衣飄飄珮琅璁下與世人哀瘵桐身爲風牧常先鴻
上佐皇羲播時雍遐澤返樸服孝忠物不疵癘年穀豐
氣酣飛上三會峯周覽四極摩蒼穹前有天柱如華嵩
落日照作金芙蓉三峯東出號赤松雲臺太白相橫從
羣玉金扇遠更濃兩峰相倚如駝駝紫微高閣紫霞冲
石橋金柱爭龍從長江外抱如白虹束以驚峽轟奔洪
千今萬古聲淙淙百神歆集元氣融超凌蓬萊軼崑崙
仙來不來我心冲山中有草名碧茸食之千歲顏如童
我欲求之不可窮願佩含景從仙翁紫袍白馬來兩騶
奪取神君一尺銅望閱絕景忘春冬

臥遊勝槩羅應鑑

韓昌黎記畫妙在細碎使讀者一一如觀其勝柳子
厚記山水妙在刻劃使讀者一一如過其地而皆有
一種逸絕之氣拂人眉宇皆史遷之妙也若此題則

又難於鋪張揚厲矣而自見逸絕之氣當是韓柳嫡裔

荆文

卷三

干

仙莖述

豫章之新建黃堂陸道宮道士羅君大年言仙莖事甚異其辭曰昔有神人許旌陽者出於豫章之境西山之下能以忠孝累功行致仙道師事謚母於丹陽之邑黃堂之墟母既授以道要旌陽感之曰吾必歲朝母母曰吾即從此逝矣去汝居南五十里吾有飛茅在焉汝能得茅處即祠我歲八月一至足矣已而謚母果仙去旌陽還得茅叢生而地亦曰黃堂即建祠祀謚母歲如期往朝之旌陽亦仙去其徒歲八月四日具饌蓋儀衛鼓樂奉旌陽像朝母如其存時以爲常其後擴祠爲觀復爲宮至今行之不衰茅在祠前弱而復生如揚州瓊華不易其處茅其六味能致六養誠能養氣率能養血能養筋滑能養胃甘能養肉苦能養血人得茅煮而飲之可以已疾厲和榮衛延年却老

仙跡無之而不奇

荆文

卷三

干

揭曼碩遺文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元揭傒斯撰傒斯有全集已著錄是編記序碑述
凡九篇爲宜黃劉肇虞所輯前有肇虞序稱揭集
板兵燹燬沒今不可遽購因於諸書所散見者撙
拾若干不復別擇概爲編次云云蓋不知原集猶
存也惟其中吳澄墓誌一篇爲全集之所未收然
已刻於支言集首矣

存復齋文集十卷附錄一卷

〔元〕朱德潤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成化十一年項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存復齋集

十卷》提要

澤民文章典雅而
理致甚明獨惜以
畫事掩其名然識
者不厭其多能也
自茲以往澤民當
豐於文而嗇於畫
可也

虞集題



存復齋文集序

朱澤民為桐子師時以文墨故與予交三十餘年間得許道寧畫謬尔塗抹適臻其能在仁廟時潘王器其才引對于嘉禧殿授征東提學以婦人不知其於鞭辟近裏尤用功也藝於聖門固曰小學之能事然以欲觀古人之象與夫繪事後素可與言詩者推之其於指畫之形有切近於書者聖人於藝以游而言儕於道德與仁而四之一以小物不遺動息有養故耳况夫以山水言仁知之所樂者於進而吾往也逝而不舍晝夜也為學為道一以體其重厚不遷周流無間凡得想象而求以似之何藝非道耶使刻意於文字不有以載道而追逐於月露風雲之狀庸何愈於藝成而下者此詩之國風所以出於民俗之歌謠後儒極力無能彷彿也澤民績學而為文理到而詞不凡下神會心得有妙於斲輪不能以喻諸子者非謂謂以求售於人如凡近

一革也天下之物無影無形難以擬諸形容者曰惟風聲莊子噫氣之論一以可聞而不可見者之琴琴之調調之刁刁曰獨不聞曰獨不見貌出天籟一節子露無遺則亦深於文字者曰精於藝耳不然孰無一畫筆能神於化工耶澤民藝能而妙由妙而神神有幾於天者言之精者為文由精而超於自得則有配天於無言者德藝兩忘道術無蹟神而明之亦存乎人澤民可與語道矣有不合天人于一耶登峰造極風詠言歸聖賢氣象相與往來於文字以狀出之山立揚休不無悠然於一見者姑將以為序

至正九年秋閏七月望後合沙俞焯牛翁序

元征東儒學提舉睢水朱德潤澤民著

曾孫夏重編

賜進士湖廣按察使東吳項璵考輝校正

銘

延祐六年冬德潤以太尉藩王見知徵入京師
道經淮安得端石硯作硯銘曰

美哉茲硯平而不砥方而不器涵文之英蓄文之粹
涵文之力養文之氣是謂筆墨之粹

心遠堂銘為張清夫提學作
人之虛靈壽彝好德一理萬殊惟心之則心遠地偏

靜德之履不遠伊邇繫心知止太湖之塘松溪竹軒
君子構堂孰迫而喧遠兮無垠六合懷春心與境忘

張公其人

止齋銘為无身之御史作

惟士之志北南西東匪動則貞悔吝吉凶是以君子
或息而止四方一室知止所履止孝惟子止敬惟臣

匪止弗安匪安弗臻渤海之原齋居拳拳服膺至善
止我勿遷

古鼎銘并序

至治二年春集賢學士顏哥識律得古鼎實堂中且
論朱德潤曰斯鼎形範歸元文鏤亦難其三代之製

與德潤曰昔后王君公列鼎而食作有由自易姓

迭興君或命之臣亦作之列食於家豈特廊廟今學

士公溫亮淳厚質直有容懼糾向之饒銘傲考甫之

三命寅畏小心承家之光迺真斯鼎思古所作堅不

變質文不飾華公則效之惟古是式匪玩其物前人

作之公寔用之易寔先代請曰公鼎庶幾似之銘曰

範金作器虛中央三足負峙奇耦張黃耳玉鉉昭文

章革故鼎新止吉祥饗饗戒味早青梁鑄鑲象形俾

勿忘昔公先王平夷方豐功茂德佐世皇偉哉斯鼎

今在堂對揚休命釐尔章式偕祖考祀孔明請和益

梅續馨香

壽樂堂銘并序

至元十二年王師下江南時呂公浩史以故宋命出
使軍前持節見淮安忠武王抗辭不屈明年南邦混

一宗臣悉朝于京師公與焉朝廷授公嘉議大夫淮
東宣慰使仍賜金符玉帶寵慰其行公拜命以疾辭

職歸卧吳中二十六年而卒初即虎丘之陰構堂扁
曰壽樂且曰人生百年自古賢愚之士同歸丘隴其

不朽者惟名義耳吾幸際天朝得完首領以殁將何
望乎於是以餘資豐酒肴延親舊披圖玩史以樂其
天年大德間公歿葬其地今公之孫濤求余寓其堂
之景且徵銘焉德潤以先大父淮西之役於公為世

郭而濤又與德潤游乃作銘詩誦公之萬一云巖巖
高堂翳其松篁山川紫紆厚公之藏公昔抗辭受命
不欺南顧時來朝京師宏矣大元覆天洪麻勸孝
移忠實列侯錫以交榮玉帶金符順天受命歸休
于吳中堂有仙燕寢孔碩來我友勿樂我親戚不夷
不惠緊公之德子孫千億來世其澤

太守見侯除運使銘

公田膺膺八百其前侯之來吳民思其撫侯之去吳
民食思餽鄉土異宜與衆聽之勿信小言小言或欺
為政在官賦役在民欽之勞之高下俾均侯之運司
邦境則隣凡此牧養孰非吾人匪嚴弗威匪寬弗安

寬以字良威以戰茲失此其中往事則艱凡百有政
古式是觀

教授聽銘

漢之校官今郡文學典教泮宮橫經師幄吳邦之風
思魯一變律已以先庶則人勸言慎行脩乃式乃矜
勉茲古訓庶列槐陰

道傳圖銘為柳待制作

粵稽先天孰玄孰黃人文既闢圖畫乃彰繼善成性
由陰與陽維彼先覺純一惟誠行在天下言在六經
如愚推類一唯惟曾何莊之辭土苴緒餘奚苟之辨
指禮為儒瞻復日月云何其獨高山景行庶幾在日

同初銘為同同待制作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體制有定其象可模舍彼厥初
同此一善太和以成庶彙萬變山川草木發生於春
克已復禮天下歸仁

魏伯禮瀛源亭銘

漢中之丘瀛源之記左昭終南右環沔水有美一人
結亭其址竹樹紛披烟霞綺靡宇宙中和襟懷粹義
瀛以溥施源以知始書盈架積酒在壘沈山迴亭

君子所履

武夷山銘

元氣孕物武夷秀偉石結群象雲行雨施玉女峰高

大有傳卷二

蒼屏隱翠有祠者屋微圯所祀學究千載道濟斯世
念者瀛洛有開群蒙不有朱子學傳孰剖纖悉
理窮孰通九曲迴溪山高水深明月當戶清風在林
傳傳淵泉以慰我心

江浙行

右丞岳石木公提調海漕政績碑銘

至正四年春上命資政大夫江浙行省右丞岳石木
公提督漕事于矢遵舊制也于時岳公既承漕府長
佐賓屬咸在公曰海運國之重務官有定制事有常
程尔皆能職矣又將奚言然而上既付予以綱領其
敢不夙夜在公敬承乃事汝惟昔勤于官用選在茲
漕有良規汝擇其長來告予其從之有愜于心不順

予民予其除之衆咸曰嘉言若茲敢不聽從公既視
事併召甲戶之俟官給直為備撫總顧稍可之費者
即預期昇之使從容完葺毋迫期者且其春夏漕官
督運夫裝糧載巡視舟楫比歲例探籌投鉤益嚴
至若銖斛之量倉貯有登升聚斗之費運舟有水蒸
日曝之虧漕所以是與諸郡歲常抵牾公使各驗所
損量得其平初公至吳有司館穀一皆弗受及抵崑
山次舍見供張重幣庖饌豐美愕然曰此非民力所
致乎卻之弗顧所屬化之悉從簡約歲兩運卜吉每
先期祀

天妃於郡城崑山路漕廟所官屬具集公帥執事齋

後宿廟下周軼漕漕隋雲遙往奉幣享神之旦五鼓
樂既奏公率掾屬漕府官以下恪虔致禱拜興肅然
丙敢怠譁由是兩運既發海無驚濤舟行如履坦途
於乎自海道通而東南之漕運日益若京官廩祿
方軍儲燕民足食咸仰於茲五十年間太倉之粟
腐可謂盛矣然往年漕期或停波沸騰變異百出而
公是行也政平事簡糧艘具達于直沽蓋所謂天神
祐其誠漕府贊其義有司憚其嚴民庶樂其惠又能
慎終如始則其休績可不勒諸金石以永其傳乎公
自初筮仕部郎官歷省臺幕職尚書兵刑部集賢學
士兩臺治書准西廡使參政湖廣留守上都行宣政

使凡二十一遷而江浙右丞則公之素行不有偉
度長材以獲知于朝廷者其何能若是乎是年漕糧
為石二百六十四萬餘舟為載一千四百有奇夏五
月漕事畢公還于省吳之屬司邦之民人懷德不已
乃俾德潤為文記其事且為詩以歌之曰

東南漕運歲集海邦官莫其直力役其氓府長有屬
惟時俊麗國有常度孰拙其章帝命省臣俾提其綱
惟此岳公克盡其良如機運軸一轉百翔漕夫既來
仰給相望公則先期付幣葺航江左列郡廩貯其糧
漕舟往載官吏具張俾各投鉤毋辭遠方銖斛之較
俾平其量次舍重帝公辭弗當有司奉宴公謝弗違

歲吹天妃杜宇我將式轉其誠齋被稽顙焚幣于庭
齊酒芬芳神顧來歆錫祉襍穰飲福燕喜鼓鐘嚶
始時運夫貪官之饋嬉笑出沒習水登檣或繫其後
肅歌傍徨今欣而誦如屬上禮曰公惠我保我家慶
曰公福我于艘葺航公之故神在我昌厥明啓舟
公餞于艤檣為北指歸舟少公曰漕官勉乎是行
國有大順毋憚海洋南風送帆海波不揚天如効靈
百示助祥如此漕役既達于京京有儲積民以久康
懷來之思歌矢弗忘刻諸堅珉以示久長

賀夫人阮氏銘詩
淑慎和柔是謂婦德慈惠是謂母儀惟此德

夫人有之式其家子孫蕃滋浙江東來雲山披披
改卜是宜我作銘詩以誌其德說茲茲斯

肅政銘為趙公去之惠此南國民將歌之

維天有經民有彝淳風既斷禮義乃虧爰立王度
教之治之呼牧星羅畢司是規維此今憲百司經維
明以燭遠昭以察微民曰趙公來撫我羸瘵瘵無告
趙公是咨庶政存恤趙公是裨茲暴作應趙公弭之
民瘼歟恤趙公去之惠此南國民將歌之

知止堂銘

人生而靜動乃其執行必知止履則弗危銳焉退連
定乃神怡安而能處止故弗移事物既接心情交攻
不有知止孰究始終猗欤馮公克踐其實講堂揭扁
進退惟式左圖右書王昆金友出則奉公入則善守
高堂巍巍誰其馮師曾思心傳其追庶幾

得雅齋銘為杜堯臣作

元氣絪縕萬物化淳人惟至靈心德曰仁中含太和
雅素合真含哺鼓腹林林而羣有赤帝治陶匏結繩
禮物始備元酒大羹孰為犧尊下散其標孰為丹漆
不素而黜民澆俗漓世競抵於朴素不復言淳行遠
際我杜氏世德之義淳以性天雅以正始仕優則準
力致其勉質之素之匪石弗轉

高德基太守善政銘詩

大江東南甲郡惟吳國賦賦夥民生而三農食力
終歲艱食不有賢守孰恤其瘠亦有城里官寺陪祖
民浚其膏里胥助輸商稅權配百役具將不有賢守
孰寬其償維此高侯倣漢名杜善緝其民以永令譽

金壇縣尉顧屏銘詩

金壇之坊宰邑所治高君作尉來撫瘵瘵先令後尉
聽之信之弗使餓寒庶恥是腐凡此維政克念在茲
宜惟尉邑作郡庶幾

四言銘詩送高文海秀才歸京師

惟士之生泰孤蓬矢志在四方動則以禮俊矣文海
有嚴父師幼學壯行惟此其時京師之陽河水映映
送子行適觀國之光京師之邑多士雲集願子擇勝
講以受益煇赫貴勢勿諛以趨華侈宴樂勿慕以愉
徐行弗顛慎言靡悔矢詩不謬歌以贈子

資善大夫中政院使買公世德之碑銘

皇元混一區宇際天所覆罔不臣服干闥尤先效順
時則有若不花刺氏以佃巧手藝入附從置和赫又
遷於西京朝廷設局院官曹以領之今資善大夫中
政院使買述丁之曾祖洪城公寔在焉公諱馬合府
以天文之學獲知于朝不屬局院領中統初親王阿
里子哥拔公與其子撒的迷失隨官軍相事有功記
賜名馬白金至元十七年國家建洪城屯衛換公

夫長及洪城公病篤呼諸子謂曰吾自內附以來心
懷忠報未竟乃懷汝曹勉之命長子撒的速失居京
師充禁衛太子哈散散石夫長季子烏馬兒番卒撒
的迷失即今資善公之祖也至順中以資善公貴贈
咸陽郡公上一子諱阿合麻即資善公之父也亦以
子貴贈咸陽郡公年卅二早卒夫人阿魯溫氏生二
子長即資善公次曰間間止集賢院經歷一女適
翰林持制軋哈麻咸陽公歿後夫人守義不移哈散
等嘗有閱牆之侮夫人糾甚直朝端憐之自成宗皇
帝得爾書護其家且勅其子執經太學後亦以資善
公貴封咸陽郡夫人初資善公以李對固丞相奏從
大都丞相入宿衛至大中授尚服院長史再授利用
監大使京畿運糧提舉河間運判集賢經歷俱有能
聲蓋咸陽郡夫人嘗訓以事上忠律已廉撫民仁以
致公之顯貴焉學士楊公德方作錫類堂記以褒之
奉定二年公拜南臺監察御史即言出使官三品以
下止給驛餉一名以蘇氏力天曆初拜內臺監察御
史言為人臣不可僥倖蒙古翰林院官曾數請墨書
護持乞追還官不得再請又言官買民物不許減其
常直京城著老舊設五十名近五門南城續增設一
百名皆富商托此庇後乞止仍舊朝廷皆從之至順
初出為山南廉訪副使至則首平民役俾置文簿編

次以十年週轉甲者先之乙者次之時歲錢公勤
人分移官銀賑濟疾痾者命醫視之至春遣
土番還戶部侍郎言歲和織素一匹給綿布一疋
至今行之是年朝廷以公材幹肯幹氏之訓旌表曰
貞節之門後太夫人壽至八十公再陞左司郎中至
正元年拜戶部尚書言為國當節費養民乞傳不悉
之務及遣鈔局再遷河東憲副中書請復公為長尚
書加授中奉大夫公以兩京供需煩民官給鈔本界
之居庸北洪贊地及狼山土墓燭米店民病遠汲公
省捐已俸二千五百緡復請於官得給錢鑿井居民
便之翰林揭公曼碩嘗銘其井三年陞中書參議詔
賜雲龍金帶四年轉宣徽同知旋授資善大夫中政
院使至正七年國家以軍儲之重起公為海道萬戶
府達魯花赤公至之日斟酌權宜盡轉輸之道九年
又起公為江西等處承運使將行矣使謂德潤曰吾
家世忠孝盡瘁事國則以于闐之丘隴未有以彰厥
祖考者子盍為我紀其實而銘之於乎古者有功銘
于太常世其任子今不花刺氏來歸王庭效 夷陰
止於屯衛長獨資善公以母氏之化克勤政治為時
名卿豈不偉歟而德潤托知於公者素美義不敢辭
乃書其祖代且顧公益屬前脩以永世德焉銘曰

惟不花刺氏來為王臣咸以巧藝或織或紋曾祖有
覺通天文學不墜藝倫平叛有作宿衛之伍寔為公
祖盡瘁小心靡有遷父氏登世賢母守義訓子孝
忠俾學而仕公既顯貴允釐庶政列於名臣錫賚有
慶惟忠為臣惟孝為子尚勤我公終世其美

君子堂銘

苞蘖之卉拱把之木豈若尚氏堂高樹竹君子虛心
卑以自牧君子厲攝節以自昂載歌衛詩惟彼淇澳
挹此歲寒溫其如玉

詩美丁誠之經歷書滿之歸

欲繫者駒伊人之衆食披場苗懷此惠政豈無甫田

力民代食千倉既盈十畝惟後腹餉有牛荷未有農
豐歲艱食積者如壩焉得賦均同際同吟莫匪王王
分惠其貧

開州白太守善政銘詩

猗歟白侯牧伯之良善緝其民底于樂康初憫之人
困於賦役稅者倍償勞者弗恤民飢而弗恤無隙可逃
侯曰均役毋重其徭等甲之殊驗力以敷遏強撫弱
養老慈孤民教而勸吏勤以謹居者樂生通者復業
帝曰守臣惠利我民寵錫其章來帛來璫柯山蒼蒼
善政遠揚我作頌詩俾民勿忘

樓壽齋銘

靈而精維文而質材為身累也豈惟木與人小年
非齒大年非椿櫟之壽也食吾真

自警銘并示方山第

人生百年今其已半難得者親扶持患難富貴貧賤
莫非命運君子脩身克已安分儉以處家勤以治生
勿醉於酒毋肆其情勿違人短毋矜自能出言慮後
聖欲防萌勿以毀恣毋以譽歡毀或造言譽乃俟端
屯蹇憂戚庸玉汝成敢告吾弟兼以自銘

楚山圖銘為元頴子中憲俞作

六書之教二曰象形刻諸鼎彝揭之旂旌用昭憲變
以節擅刑去古既遠風氣淳漓政繁法夥民情愈欺

存後卷一

侯伯邦守字養或爵受陳果司俾純其遠我元大夫
忠厚而威繡衣換節金憲南陳令肅政成百度惟清
作此好圖以代勸銘

府判銘為馮進道作

府判貳卿古曰郡丞方題別駕車列屏星姚崇佐楊
政條簡肅元忠檢洛豪權憚快桐川之陽靈山蒼蒼
佐治通守宣化府堂馮君蒞政廉直不欺惟古是則
姚魏其師

李加訥左丞祀海神銘

維誠感神維忠報國祀神析民穆然弗遠公昔在朝
縉紳屬目及副憲政來惠南服禱祀海神下補坤輿

長驅蛟魚民獲安居有懷令德頌聲載涂吳山岩堯
泚水紫紆民歌公功與石弗渝

石凡銘

端溪之石質堅理密琢為直几可憑可拭朝鏡日惕
弗發怠惰日省吾過憑几而坐毀譽相尋榮辱危機
登高自卑損者益之日省吾私憑几而思

壽域銘為吳思可左丞賦

大哉壽域仁基義垣東序養老西郊尚賢政教之澤
洽於人心天地覆載日月照臨皇建有極宰臣贊理
五氣斯順四序時履雍容吳公荷帝之錫五福具來
好是懿德式訓忠孝貽謀子孫願崇令聞佐國佑民

岡陵之壽松椿之年我穀永昌如此頌言

雪屏圖銘為秦元之治書作

天地布氣陰陽潛幾為豐為瑞六出霏霽山川律玉
草木成琪乃卜有年乃歌衛詩四時順序休徵攸宜
曷特雨露膏之沐之譬彼風雷厚之毒之君子設教
萬夫是依愛之養之誨之勵之肅若冰霜降當其時
昂此秦公庶幾似之

生生堂後銘為豫章胡伯雨賦

天地成化仁心生物萬變一理維誠無息五行殊功
二氣資體動靜互根那有終始元者善長生生相續
繼善成性中和位育仰彼先覺有開我蒙圖書之作

萬世永功

周凌雲思親圖銘

孩提愛親天性之衷爰失怙恃所思無窮問之前人
曷棄其族今田復完食祀嗣續思親之里雲水壺壺
思親之子克世其美中田有廬貽謀有書太史善志
以永厥圖

萱壽堂銘

大椿之年比黃耆喬松之齡宜爾後豈若孫孝子構
堂孔昇班其彩衣進其醇酒如萱之忘憂以祈壽母
希遷齋銘為李一初提舉作

克已實踐進德之功老而不倦希之者誰曰惟李子
寡過未能式念在此湘南之壩有齋隆然茂以草木

鬱乎山川居焉有圖學焉有書希遷真積俾復厥初

太守師侯碑陰銘

賢哉師侯侯弗猛弗敢抑彼殘暴撫茲靡疲民懷其德
久若渴飢頌吉載石如師侯治後來太守視此作碑

存復齋文集卷之一

符復齋文集卷之二

元征東儒學提舉睢水朱德潤澤民著

曾孫夏重編

賜進士湖廣按察使東吳項璉芳輝校正

王京路承天寺藏經閣記

維至靜可以感至動至寡可以合至多至無可以名至有此物理之自然而人有未之覺者故佛氏居深山窮谷而土木其形骸為鳥其飲食初無求於人也而人見其土木形骸而為鳥飲食也於是有所廬而舍之者捐衣而衣之者饑食而食之者由是至靜至寡至無皆轉而為至動至多至有而人不覺焉方其

有復齋

深居靜默自寡言至於無言一佛氏也自一言至於萬言一佛氏也何哉見其人之趨慕之來之多也始以利益扣之佛氏不以利益為動而隨問即答如國王如長者如居士如比丘如耆舊雲集而問答愈衆其辭愈多乃至演為二十四十八卷也其書自漢魏以來由西域而播於中國而播於東土則此三韓之人建閣以藏其經者是也所以奉其教者比中州為尤盛又非特結廬捐衣饑食也至治三年高麗王京大承天護國禪寺因其佛殿之西建荆築垣構木運甍校不計工用不計直鍊梁聲飛金碧炫耀為藏經閣者大小共十有三間自屋楹而下列為輪

軸而棲於其間藏經至三藏焉噫予聞之佛嘗以性命之宗究生滅法自有言至於無言自不以言至於不以無言則五千四十八卷之多為有言耶為無言耶為不以言耶為不以無言耶以藏經閣之宏且麗也為妙矣嚴則生而有相者耶抑滅而無相者耶然有無生滅之道人能覺之而不為有無生滅之迷者抑有其入焉抑無其人焉泰定二年春三韓比丘善謹來求予文以記其閣成予欲無文而善謹求之至懇之切故不能無文而以至靜至寡至無為佛氏之功用以無言無相為性命生滅之理書於藏經閣下善謹歸而刻諸石睢水朱德潤記

有復齋

二

凝香亭記

大元一海內列郡縣極航萬里咸以驛遞傳達且建候館餽餉相望於道以待使客敬上命也姑蘇驛隨南接行者北抵大江東南貢賦并兩浙閩海之供悉繇茲道是以送往迎來歲無虛日大德間即府其舊館適民役告勞工弗克固距今二十載風雨摧圯無完客所元統三年秋太守張侯正議顧以賓館春秋所嚴盡繕完之而慮民力弗給乃為倡首併率諸僚佐指俸以備工費雖一木一石一磚一甃躬自指畫故工役相資材物就聚民不勞而事集自秋踰冬凡四閱月而館成乃於其北築亭為使客休息之所

仍得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李永魯公題其扁曰凝香
因唐刺史章應物詩意也亭之傍栽花植竹曲欄迴
檻繁榮左右皆垣高峙之勝蓋昔人所謂凝香者刺史之燕寢也今太守則躬
履卑隘以昔人所云者為賓所為太守故佐命功臣
濟寧張侯之孫也聽政之暇與民休息全寔以天子
之使命惟重迎勞惟謹是營斯亭夫使客解鞍停轡
登高望遠瞻泰伯之舊墟訪館娃之遺跡來游于斯
息于斯飲食于斯則凡暮至晨往者寧無預情之心
乎太守既俾僕記其亭之作矣仍為之歌曰

吳山墨墨江水瀟瀟作亭于館太伯之里太守燕喜

執竿莫洗餞天子使石湖刻蘇橫山嶠嶠惟此使客
執轡先使如公子孔萬國是賓或貢厥篚汎汎揚舟
來觀于亭載歌載游謂此太守賓孔孔脩經之營之
教之食之匪教弗勸匪食弗溫百未使視此銘詩

石魚亭記

至正元年冬理問和侯九思治地於杭西湖之集慶
山土崗面陽石老泉清杉松檜檉交樛于上蒼藤碧
蘿蔓聯于下工役之始銚甕既舉鑿深九尺計得石
萬其如魚昂頭掉尾有躍禹門鼓北溟之態土工不
獲私有而進於侯侯曰吾方鑿池置魚而石魚出豈
其微耶於是鑿石畚土疏泉瀦水置石魚於其中仍

結亭其上環以竹木軒窓丹漆磚瓦蒼黝堂與客遊
於斯亭鰓鰈在焉前為龍往來四山圍繞雲霧滃鬱
石魚於泉誠是可樂焉雖然魚介鱗之水族其大者
為鯢鯢浪成雷噴沫為雨乘長風一躍萬里蓋非方
池圓沼之能畜也今移形山石母乃易其性乎意余
知之矣侯少勤敏及官理官廉約有為方暇暇進用
而輒以來山釣水為事茲石之出豈非湖山之靈托
形象於變化以遺吾子乎何哉抑於情者情其志安
於小者忘其大此君子所以寓意而不留意也歟若
丙穴之嘉魚浮陽之儵魮亦麗於留意於校人而已
曷若是石不墮鉤餌不為腥腐有飛騰變化之象九

思觀於茲而思其托風雲於高遠者則他日之所就

又豈非石魚之感厲耶書以為記

魯齋書院三先生祠堂記

於乎道之大明也蘇徽國朱文公生於東南道之復
明也蘇勉國許文正公生於中原蓋文公歿十年而許
公生二公之學相踵四十三年而傳相去數千里外
而合一旦得時行道以濟斯世豈非天乎初文正公
以其學講授於魏郡王寅歲始詣蘇門因左丞姚公得
程朱之書於江漢趙先生遂一變舊習精思默契為
志力行為時儒宗中統初元以憲文大史薦應詔入見
至元七年拜中書左丞八年授國子祭酒講授國學

其後弟子繼司鼎鉉四方學者咸知宗朱氏之學其
於贊治之功豈小補哉至正二年天台陳君仁本以
文正之學播於海隅即慶元府治之東構祠塑像列
於學官將以春秋專祀於公而又以姚趙二公合食
於堂終歲設教養士然而廩餼供張尚未完也三年
踰浙右泛二江游金陵以需成於臺端可不謂有志
之士乎今陳君得請將還迺作歌詩使婦以祀公歌
曰滔滔海濱巖巖宮祠冬嚴夏蕙蕙然來思昔公在
朝佐聖濟時聞教燕魏入矩出規江漢之濟公學之
緒姚竇文游程朱傳註始時國生箕朴而武今文以
嬉周旋拜舞相業將略公之薰漬邦範國紀公之能

劉大本拙庵記

盈天地之間者萬物也知周乎萬物者人也其材林
樛樛日燭事赴功以樂其生者人事也中世以降民
風異滯變詐百出故賢人君子或晦迹巖穴忘情軒
冕或問如不知或犯而不較往往以高節邁世而立
言於不朽者有矣若古之辛甲瞞子下逮長蘆王狄
其言則本清虛自守卑弱自持至老瞞氏則謂大巧

若拙而陰符亦謂性有巧拙可以伏藏此蓋所謂古
今善處世者矣劉大本居淮之陽暇日葺茅茨堵垣
繕築室為隱居計仍以拙庵自號且能謹於事物之
接此豈非善處斯世者乎於是而有感焉嗟夫聖
人脩身立教凡所以處綱常而不惑者納之於中而
已毋使過焉母不及焉即父子而父子之道親即君
臣而君臣之義定即寒暑而寒暑之歲功成即窮達
而窮達之天理得凡所以虛靈應物而不窮者若持
權衡然不失其正而已又豈以伏藏之道存乎心哉
苟伏智焉蔽巧焉則事物之接而觸吾心之是非得
失者不得以直道遇之也夫豈真誠之謂乎夫豈用

拙之謂乎雖然人固有質而不文拙而不巧者則亦
勉之於林樛君子之道而已易曰君子所居而安者
易之序也蓋得其序則安矣劉君以拙名其庵慕古
人之志欲行古人之道居是庵也其必有擇焉書以
為記

十將軍新廟記

至正二年月日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
許有孚言故晉尚書令忠貞公卞壺之塋廟在集慶
路大元興永壽宮之南偏歲久祠宇不治考晉史載
公之忠二子之孝昭如日星後世仰慕而使行道之
人過其故祠顧瞻咨嗟有不能釋然于懷者若無以

興葺其廢對植其高則將何以表章其風烈而懲勸
世者式列今聖朝追崇古忠賢之祀典有司禮文
具在其可弛諸繇是臺目咸是其言俾集慶守臣請
於江浙行省得官出緡錢計一萬五千而更新之仍
移文永壽官主者虛白先生陳寶琳總督其事有司
相地度材命工計直擇以 是年月 日 始至正
四年四月廟成先是延祐之初寶琳之祖松公欲脩
之而弗果至治間官葺之而弗固今虛白先生自如
督工及終經營輪奐之義無遺錙銖故工不費而完
好廟當通衢東西植兩坊題曰忠孝前建三門繚以
周垣夾以兩廡街道森嚴廟室中起以奉忠貞公之
像而以劉將軍趙鍾侍中雅配其公之二子於軒
食後崇寢室則裴夫人主之官宇宏麗軒窓聲明是
以聲觀瞻而發遐思昭神靈於既往皆忠孝於方來
於國家勉勵臣子之意豈不偉歟初忠貞公在晉室
庶幼於直不肯苟同時好時則慕王澄謝組之放達
公厲色曰侍禮傷教罪莫大焉嘗觀東晉之衰取叛
於前玄楷於後豈非禮教廢而然哉蓋公之明若著
龜衡鑑不待蘇峻之禍而先知矣獨惜王庾諸公不
能聽納其說悲夫自公之沒後六百餘年南唐建忠
貞亭徐錯為識又百餘年宋葉龍圖清臣刻石表墓
又五十年曾文昭筆記其祠堂又十五年胡忠簡公

復記其廟世代之移而諸君子之題誌疊見於前後
則亦豈無意於當時也哉大江以南金陵為東南之
要領行臺為諸司之儀度其忠臣孝子之出於今日
宋陳斯廟聞其風而作興者則亦豈無望於耳目之
臣哉僕既述街史許公興墜舉廢之善而又嘉其褒
社勸來之義為文以記之矣仍作迎送神之辭於左
佖歌以執籥豆庶異聲氣之達於神明而獲乎感則
又可以侑民物而介繁祉也然則有國有家者非忠
孝其何立乎掌廟事陳虛白先生凡歲時致祭晨昏
啓闔香火之嚴祇奉惟謹且將求卡氏之後以永其
傳焉御史臺官及有司執事者之勞併載諸石其歌
辭曰夏屋兮丹楹藻壁兮蘭房組羅帷兮玉璫藝芳
馨兮盈堂肇極事兮孔明駿奔走兮踰踰列鼎嘉
毛魚載羹陳俎尊兮散蔬桂漿神未歆兮薪陽之神
上升兮雲茫茫鐘山崔嵬兮江水中央錫純嘏佑
我忠良風雨時兮豐年穰穰福生民兮壽而康
成慶堂記
人事之可慶者孰為可慶今夫居高官享厚祿子孫
盈堂是可慶矣曰未也美材藝多名譽功高於時澤
下於民是可慶矣曰未也家千金食列鼎使足使
令是可慶矣曰未也得時行事賞罰由之於後畏服
各承其意是可慶矣曰未也然則孰可慶曰有慶焉

非是之謂也。子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是可慶焉。人莫之能也。主君者，誠昆仲五人，有宅一區，居海津之原，奉其八十之母，愉色容克盡子道。雍雍怡怡，伯倡季和，庭無間言。以故人稱其孝。里有窮乏，則力餽之多。所不較歲常以南方濟舟集於其處。漕人去，家萬里，遇有不給，則假之以濟。其急以故鄉服其義，蓋其父善甫發二十有五年矣。嘗以敦睦為家範，而諸子克遵遺訓，茲非所謂可慶者乎？嗟夫！今人處富貴之地，父母在堂，伯仲成列，有不能協于家者矣。而王君守其家法，內則以親外

遊江陰三山記

余嘗遊名山，未嘗不慕記其勝。江陰云：吳百八十里，不聞佳山秀水之名。至正丁亥冬十一月，既望，因永

嘉通守余公德憲約為京口之行。余公適舟行，速僕舟，遲不能追也。遂自無錫之北門數里，大石橋入過水村，漁浦野田，荒野草木，枯謝舟行六十餘里，至青陽鎮，始見酒市，村市客舟駢集，又十里至佗村，岬高丈餘，河流灣曲，若蛇蟠之勢，始抵江陰州治。晚謁翟仲直州尹，夜宿杜橋岬。下明日，西回登覽高丘，則東瞰長江南，連吳會，復自灣河過佗村，而北皆義田沃壤，斥壤相望，迤邐青山，迎棹樵歌，牧唱相與應答。舟人迴牽沿山前小河而行，村墟相接，岬交映，兩山之間，浦瀆縈帶，北通江口，地名石堰，既而舟轉岬曲，板橋為梁，即三山塢，其間民居，輳集屋瓦，參差稍結，堆委連甍，比巷如壠，如櫛，風俗熙熙，翁呼兒，美婦餽姑，級牛羊在山，犬豕在園，鳥噪于林，鷄登于屋，露然太平，豈豈稔之象若古朱陳村焉？其山皆不甚高峻，而松篁蒼翠，石磴丹堊，或頽然如屋，或頽然如虎，窺然而漱林然，而壁以焉，却出山塢，有橫山在前，野田開豁，水港漸寬，詢其地則常之晉陵縣界，於是舟人鼓棹，稚子扣舷，風帆二十里，抵官塘，漆市橋而泊焉。豈夫一元之氣，融結於亘古，煥氣於山澤，而有孕靈育秀，僻在荒陬，不經名賢遊覽，遂寂寥無聞。江陰諸山，是矣，余不識溫之雁蕩，若吳之靈岩，常之惠山，迨不過是，惜不得與德憲同為尋幽討勝之癖，而品題之。

且舟中微恍覽之未詳姑書以識歲月

聽竹軒記

造化之理動靜鳴呼互為循環方其憂然有聲者動也寂然無聲者靜也然憂然而鳴者靜之復也寂然而感者動之機也是以人之聽發乎耳而後憂然之鳴入於聽物之聲生於激而後寂然之感通於我聲之憂然而調調之刀刀者無形之氣也然其所以調調而刀刀者激於有形之物也當陽余君太易築室於京口乾元宮之傍舍種竹環繞朝聽而憂憂焉莫聽而憂焉焉其以為得聲之自然者故扁曰聽竹軒予於是感于君之托於物而聽也因試聽之則竹聲托於風者也風聲托於竹者也而風與竹又托於人之耳然後聽竹之聲與聽竹之名有所托者軒也由是知形聲之相托動靜之相感天地人物皆然而況於草木乎余君然予言書以為記

雲龍山石佛寺記

徐州之西十里有雲龍山焉山之麓有寺寺之岩有石屋屋高可三丈許其中有石佛像突然而起可二丈許東西北垣皆因其崖石鏡為小佛可千像許土人相傳宋武帝微時常憩宿于此有雲龍旋繞故因以名焉武帝既貴州人皆來羅拜屋下焚香而祝願之歲以為常至梁天監中有僧來一居其屋遂神其說

為裝嚴之像此石佛之所由鑿也自而後歷陳隋唐五代宋日增月累以至於佛之多而寺之所由建也

至今州入有所願者猶就工鑿像以為因果近世間寺僧妙果積小華大供於是殿宏其材簷網其此寺之所由新也至治元年夏德潤自京師還過徐遂登而觀焉東望則彭門之隔黃樓故基西望則項城之築戲馬臺也北望則九里山長坂大河界其中南望則睢陽泗濱紫帶左右山川如昔而入移物換久矣予觀石佛之興於梁亦而鍾靈聚祀於茲境者謂知非前代英雄之遺烈乎世代旋移成壞毀滅之相畢而石佛晏然如故則又詎知非佛氏之願力堅久者乎日既天微潤時峰妙果求予書而誌於石是歲四月六日朱德潤記

靈璧石記

品物流形於開闢之初而一元之氣鍾賦於精爽粹吳者非特一木一石也靈璧石產於泗水之濱質堅理密形秀色潤上世常以之為壽則五者相宣律呂調暢其渾然天成如岩如壑者則又昔人之所貴焉至正六年秋客有從汴來者以十二峰見遺其澤如髣髴者如金玉大峯巍然中聳若尊者居之而後兩峯若護衛之又旁兩峯若輔翼之右一峯峻出若賓對之下兩小峯若隨侍之左列四峯若趨迎之中懸

一竅則若洞天異境可望可即又中界二台則若下
通迴溪可濯可相背負以沙則點綴疑瀾之初璞也
其玄光玉質粹然如可親臨然如可敬則又形容所
不能盡者豈非精粹粹之石乎予於是置之座隅
於賓勿談笑之頃飲食讀書之暇皆得撫之挹之親
之翫之鐘彭蠡之落星平泉之醒酒自謂無過是矣
嗟夫世道之移君子之精矣粹美而可親者則又因
毀譽以疑其行村名以來其忌而凡可以狎而玩者
小人是已又豈若茲石之美似君子哉雖然吾情之
同遊或能以愛君子之心如愛石久而愈敬則又非
世道之能移者矣書以為記

遊靈岩天平山記

吳郡之西為湖東為江獨靈岩天平為山之勝境予
昔陪宋尚書談大來游距今十有七年矣其山巒林
麓陂池之美蓋嘗親記而不敢再覽其詳也至正己
丑春莫判簿顧君定之毗陵潘子儀曹德文約予為
山行於是買舟携具於城西之楓橋入過雁港先抵
吳安山下即乘舟與行二三里至觀音山有寒泉二
字鑿於石字皆方丈餘又行抵北山樵墟松還宿
衍福精舍明日復就者與由吳安山左度天平嶺瞻
文正范公故祠喬木森茂異石林立轉過野橋村店
山迴澗曲樵歌牧唱相與應答以翠微空曠之間里

入所謂雞經山虎子谷者突然乎其左琴臺嶺羊腸
嶺者兀然乎其右迤邐而上坡陁經華嶺曰觀音峰曰
猿愁嶺皆陟險攀緣而上直抵靈岩山永祚塔寺後
迴望諸山皆在其下萊畦麥隴蒼黃相間入寺觀八
角井步響廊廊陟香徑登琴臺予足力倦距兩親而
止迴撫偃松倚盤石坐涵空閣南望三山環抱即太
湖之洞庭山色蒼茫湖光鏡淨散飛於木杪拂雲
帆於天際於是臨前軒濯浣危池寺僧揖予於小亭
而憇焉詢昔遊之記則已刻於五至堂矣客舉酒
相屬倘倖久之皆步出前三門有亭翼然則陸象先
之所曾遊息也故刻象先二字於扁即由山徑尋所謂

靈岩天平山記

西施洞則古佛石像在焉遂緣山而下路兩傍松杉
陰翳蒼藤如虬蟠鳥聲聞闕遊人交蹕真一時之佳
致也乃躡山而峰復抵天平之白雲寺入拜范公祠
下出則日色已曠烟光點淡諸峯如人立如戟插如
筆卓如拱如揖如迎如送皆天造之巧也僕謂定之
曰人生聚散之蹤來不可期去不可追矧歲月奔馳
一倏一仰恁為陳迹物是而人非者有矣今則天和
日晴川朗山秀心開而目明意適而情暢有勿倚足
以倡和酒會足以獻酬誰知非它日之觀美乎則斯
遊也不可不記至正九年三月廿二日朱德潤記

舒雲室記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者此至公之心也故君子居廟
堂之時思堯舜其君而皞皞其民者或未達寧無耿
耿於中乎然山林之時思堯舜其君而皞皞其民者
固未達則心寧無耿耿於中乎余知政事蘇公伯脩
居真定古城之東其先世隱居讀書之地也至正六
年秋公以奉使事畢去歸其鄉嘗憑高覽遠若有廢
于懷者於是因高為臺築土為固結構於周構屋其
上
年
月
日
臺成因乘晉處士陶元亮歸來辭
中語扁名曰舒嘯焉或曰舒嘯者宣其悵鬱之氣也
公仕於朝登館閣歷若臺典機要出則奉使宣撫廉
察郡縣參佐行省可謂榮且顯矣其何以舒嘯其悵
鬱者哉噫是未知公者欤夫公以儒者學業措之政
事其立朝也秉紳正務嘉謀讜論而思所以致君澤
民者有其道矣時或不得盡行其志則其耿耿於中
者寧不思登臺而舒嘯乎其在也建節行部宣化
鎮俗而思所以致君澤民者有其道矣時或不得盡
行其志則其耿耿於中者寧不思登臺而舒嘯乎然
則臺之築公之志也公之居古趙地也南望則潞沁
之河滋水東注西望則廉頗李牧之故墟也山川如
昔而草木之榮悴於春秋者曾不知其幾也而名迹
之相傳或有不滿於當時者矣今公之登斯臺也以
忠君愛物之心不忘於一舒一嘯之頃尚將援賢材

而利於國求善治而施於民樹名節於來今垂光
於不朽則斯臺之色與實也將與宇宙相傳於無窮
矣豈特廉李之云哉公之心蓋曰憂天下之憂者將
已為已任樂天下之樂者以為吾君吾民之樂而不
自以為樂焉此臺之所由築而舒嘯之所以名歟因
書以為記至正己丑歲八月四日睢水朱德潤記

存復齋文集卷之二

皇恩浹上澤施武事講文教社稷乃四方鼓舞萬里
襟航如八祝渠無遠弗屆玄荒黑嶺致禮其邦斥侯
靈寶貢之道氣齊濟納之方故以姓之人間鐘鼓
管絃雖三尺之童皆尊食壺漿然後知曠百王天
之威乎唐億萬年大元之方昌今聖天子殲精圖治
寬宥有容紹祖宗鴻熙之運體上帝好生之功將以
仁義為基道德為宗詩書禮樂為治政刑法度為公
正以紓羅俊又駕馭英雄則鳳凰鸞鳥不足以為貴
麟鳳白澤不足以為崇豈特西旅之焚太冠之龍芝
房之之歌寶鼎白麟之誦蓋將息牧野之知虎如
貌獲渭濱之非熊非熊聞一善以為訓明一藝無不
席國家有基命宥密若臣有同寅勸恭躋生民仁壽
之域如太古淳龐之風臣愚懇懇村草萊陋質愧不
足以潤色皇猷宣揚盛世裁前賢錦繡之文鐫大經
金石之字微雅頌之作興表德澤之流洩他日庶幾
河圖洛書龜龍負瑞先以寫臣寸寸丹衷詣壽安獻
賦之意

幽懷賦

肇姬封之邠商考老聃陽之曾孫歷滄海而屆都
嶧邦畿之無垠茂品物之化育兮醞六合而俱春攬
六古之參教兮齊民風而俗醇何世隆兮謂其時考
欲窮而休生兮寵辱而勢危物情靡而倘論發芳

端行而政教劇禮度疎兮豪滑僭兼并威兮良民饑
饑寒迫兮靡恥喪苞直行兮仕祿卑淫紀威兮正直
塞游食多兮未技施我思古人兮邈其遠而觀所行
兮或放或持盡大智兮弗撓躬力行兮弗馳事專榮
兮弗榮臨患難兮弗欺苟余心之無憚雖公毀而何
疑豈矯世兮獨立俟同心而可為嗟歲年之不偶撫
朱絃兮自悲倘效用之得所雖致身其何辭秋風兮
木落遠道兮陸離耿幽懷之惻惻兮慕重華而致詞
願早夢之謨明兮歷康衢而歌之 虞伯生先生題

沅湘圖辭為峻子山太監作 秋基好辭

掛扶桑之夢兮方臨東方之啓明聘六驥於廣莫兮

宜備之可量及前賢之方駕兮又何憂乎吾行慨
時俗之淫薄兮曷淳風之渾龐絳繡虫之得失兮孰
澄清之是遠耿予懷之遐邇兮寫秋風之沅湘苟天
定之或存子雖王傳其何傷倘鴛鴦之可辨兮願俟
時乎吾將行信馳張之有道兮聊隨宜而倘伴

秋風辭為柳道傳待制賦

秋風颯颯兮鳴雁飛山空木落兮猿狖啼我所悲兮
天一涯好其儀兮矧其辭悵望弗及兮莫將歸蘭橈
桂棹兮江之湄歌楚曲兮慰所思白雲滿川兮佳人
忽來

有懷子山學士

青山盤盤芳白雲浩浩我所思芳在遠道荆榛交被
芳易其時到白日忽往芳歸乎將老開荼蘼芳則遺
文苑名氏芳思故人關山千里芳有懷莫陳欲往授
之兮隔浮雲

秋日送譚道者北游

秋蘭生芳洲諸舟子游芳別墅放瑯琊芳觀舞薄空
同之天柱揖群仙芳邀翔身欲飛芳不羽

招孝子辭并序

至正五年秋天台道士鄭君蒙泉來為子言四明人
金子文之孝也事親能養事兄能弟一旦從父母命
往省其舅同於廣南俾為親親之義而舅氏亦念其

姊遠不克常會願以息女事子文乃走一介通其殷
勤仍致舅姑之禮於金氏舅姑諾焉子文遂就婚於

周氏春秋代謝今忽踰十年矣子文每思歸省而不
獲命於父母於是晨昏定省之節惻然於懷霜草風

木能無思乎能不歸乎蒙泉以其友義倩僕作數辭
以招來之其辭曰

孝子歸來乎山川迢遶中路紆沅吾船芳脂吾車行

人相呼征在涂子不歸芳親倚閭長河之水多魴魚

喬林啞啞返哺為孝子念此芳歸來乎

孝子歸來乎廣南道阻三千餘里見舅氏母心娛子

別母久當何如晨風以衣露沾視寒思衣芳食思哺

綠衣班斲置林隅室家安妥觀獨居明發不寐意馳
騁孝子念此子歸來乎

孝子歸來乎來憶昔云時棟花開子行歸還花幾回宜
男然枕書時諸三年方先抱與携双親思兒白髮催
鵲原急難兄弟懷高堂羅幃銀燭煨風燭奄忽誰能
追孝子念此子歸來乎

孝子歸來乎來子昔去時母縫衣衣裳帶續易袍襟
私蓬矢期男兒為非功名情所限明當寸草春輝
毛生奉檄人尚嗤曾參臂痛當馳鳴廣南之山樹依
散托柳葉猶難鳴啼望白雲香孤飛孝子念此子
歸來乎

有義人寄李誠之負外

有義人子釣於淇水願毋子菱荷衣輕高子時忘
換濯餘浪子誰是非

思君子為王維學准書賦

山寺隱子摩天水泗水子微一嘆一嘆子魚與為
審物理之自然思君子子路解縣思瞻之以在前

至正甲申冬推官馮仁可憲以札賴機酒介備

賦之蓋譯語謂重醪酒也辭以求學荒蕪指辭
弗精承教番四勉擬古人餘韻而為之賦曰

崢嶸山人嘗讀書閨門窮冬通局朔風盡臥國夢忘
熱袖手不溫錦戶牖之堪塞方霞霓之飛翻六石

而虫螫徒兀坐以鴟鴞悵然懷友陸凡忘言俄而款
藪蕙蕙起問童子剥剥啄啄衡門誰啓乃有麴生之
流駢肩累足接迹而至揖予而前曰子何癖色之如
足耶衣不寒乎食無飢乎衣食粗足思慮何居得非
天氣之東烈威發之陽呼生與儕輩洗爵奠觴提壺
挈觴汲甕底之新筍沛醅餘之宿嘗法酒人之佳製
造重醲之良方名曰軋軋橫而色如酎貯以札索麻
而氣微香卑洞庭之黃柑烈列肆之瓜薑笑灰滓之
衆石薄泥封之東陽觀其醲器局鑰之機酒候溫凉
之殊觀一器而兩圖鑑外環而中蘊中實以酒仍械
合之無餘少焉火熾既盛鼎沸為湯包混池於鬱蒸

鼓元氣於中央薰陶漸漬凝結為湯瀟瀟若雲蒸而
雨沛霏微如霧融而露瀼中涵既竭於連燠頂溜咸
濡於四旁乃濁之以金盞盛之以瑤樽開醴楚而命
友醉山頽之玉人但見醴顏眩耀餘嗽淋漓亂我蓬
豆屢舞傲傲麴生掀髯撫掌笑歌欺側勸我飲醉若
有德色謂日費萬錢或時飲一石眼長安酒家之市
倒黃公舊壚之側若斯之勸酒奚無益僕謝曰誠不
敏亦有古語子試聽旂昔儀狄釀醴大禹疏焉醴歌
恒舞伊訓是宣義和綢淫而時日廢慶封易內而國
朝遷陽豎獻飲而子反去楚灌夫使酒而從相於燕
故古人節之以酬酢戒之以誥誓避酒拘於將萌飲

終日而不醉賓主百拜一獻而始三爵為燕享之誠
九獻乃上公之禮觴祓兕觥設于賓筵玉璫黃流薦
之廟祀豈予庶幾飲不知止倘罹驕淫君子所耻子
雖勸飲吾弗為矣麴生復感頽而前曰噫當今之盛
札莫盛於軋軋橫蓋達官之所薦豪家之所施子居
隘陋曾不之知山人唯然而咲曰子知今日之所尚
風俗之所推亦管見於一斑猶覓聚之醴雞子不遐
奔重為言之也祐之秋僕以文藝見召隨天使而北
轅曾持命於公車屢承宣於禁垣聞宿衛之遺老談
中統之初年魏魏乎世皇儉德之義昭昭乎聖謨貽
厥之傳謂飯羊毋棄其醢醢酒醴莫漬於衣檀玉齊

以饗寔廟三酒以祀昊天光福監六村之劑宣徽進
五方之鮮駕輿與歲幸於開平醴醴時頒於太官盛錫
燕於群臣講宴酬於內園太常列朝儀於班席御史
肅朝會而糾慙喝臚傳而杯舉節樂應而絳綈既醉
既飽弗諱弗喧于以示大羹元酒之質朴子以見嗣
元生物之甄陶索神化於一區降德耀於九霄饋五
漿於喝者賜三舖於老饕襟米朝醴發西涼之馬乳
鵝夷屬車載大宛之葡萄玉門有保障之酒泉鐵城
有金山之羊羔和連有和酪之水蜜玄菟有濁醴之
松膠白壤有宿熟之魯醢黑獐有顯漿之椰酒福安
兩都恩沾四郊臨辟雍而養耆耄擴淳風而化澆獍

措天下於泰和之域澤生民於仁義之膏又豈特羨
隋人之玉薤責焚貢之包茅也哉於是麴生之派聞
吾言遂巡再拜遙隔極進退有札羞前之為將弁
盡觴於糟丘之澤揮盞盡於牛飲之池謂寧歎於扼
腕毋終酣於噬臍僕曉之曰酒者元醴天之甘輝時
和歲豐家給人足翹舉以時湛熾潔熟以之享神神
降之福以之祈年年登五穀勿酒斯享親戚用睦吾
試與子札飲是勗有極具陳孟盛新沐問答未已春
陽煜煜箋吾賦於禁几記報尊之相屬

天明辭寄元類子中都事

閒闔啓子天明八區蓋子萬彙成子午循環子中氣

右復卷三

清嗟人心子破獨靈及論龜午子結惛誰理維綱常
子為道之軌浮俗夸誇子純朴散徒混沌鑿子妙語
驚世安得羽翰子橫際天登泰階子趨紫垣揖咎繇
子札樂先齋散家子開乾乾

盧對亨秋山圖

皎皎白駒子空谷負笈携書子如玉路長漫漫

子為草木天步艱難子遲我獨安得軒車子房

躡千里子信宿

挽馮侍御

登高原而懷望子頊喬木於江城謂耆德之方茂

將續年而百齡奚巫陽之下招子返帝閭之

邦之群芳子俾何授乎老成昔公同派四方
世路之險平與林泉而棲遲兮方
興之不冉兮揭丹旌於郵亭於
子閱泉石慘物交兮鳥悲鳴嗟孝子子心荒荒

山陽招隱辭為段吉甫助教賦

有義人子山之陽菱荷水兮芙蓉蒙抱修能與嫻節
子願侯時乎將行何蓋施之雜杏兮欲蔽義手蘭芳
山之陽子連林重岡曉嶠碑碑兮嶺嶠嵯峨將石瀨子
珊珊雲谷兮英英潛蛟躍淵蹕尾子深不可量赤豹
文狸子左騰右驤美人歸來子山中不可久留子盡
將返乎吾鄉

右復卷三

答招隱

山之陽子蘭茝芳泉甘土肥子稼穡香食耕釣子衣
蠶桑隨所適子將何望高門列戟子公侯之防深官
網戶子室家之光泰簪齊縷子綺紈之常蛾眉子
子巧咲之成吳歃蔡謳子雅音之傷炮羔蜜料子鼎
食之良美人子召余霞佩子頽顏吾不能以此易彼
子惟山之陽

黃鵠歌悼亡妻

黃鵠高飛子翬失其慈托異巢而匹偶子引雛以棲
忽飄風之木落子散為故林之傾歟天公之不一恒子頊
其故雌幸故人之來招子渺千里而懷焉何憐人之

只

南山招隱辭寄王君實左丞

石印疾過可醫

答招隱寄元顓子中書司

梅歌

遊朱方賦

東則於

宋則表其天限齊陳則矜其地雄梁則金甌無缺吳則鐵甕城空郡實浙西之障山為江左之衝近有庾詵之泉遠有鵲栖之峰京岷高弓龍目並曲阿下而練湖潒黃鵠旋西白兔駛東杜鵑開而鶴林仙去猿石臥而謀臣箒同崇丘昇弓五州見卯澣壕弓千鐵通碧瓦鱗次朱樓翠重其陽則阡陌之饒其陰則巖壑之叢包吳越而帶楚尾引淮泗而號汴中豈非京口之壯觀而為南郡之所崇哉余謂客曰子旣已悲茲境之盛曾未厭於吾心蓋山川非人不勝郡望惟前賢之登臨余旣與子觀江派而知海納蓋亦思往古而評來今昔也江表為鎮為牧轉運節度刺史

都督世代旋移幾千萬人之相繼晉則謝玄桓中唐則
則德裕旋移江星旋移於津渡韓士謀
臣歌姬舞女蝸蟻聚莫不樂其功賞李
榮前度偉言論於主其騁矣豪於茲土矣觀其踴躍
功名際遇風雲凌厲山川指麾民人恍千古如一日
追陳跡而無存慨江派之如昨情百感而難陳吾方
興子攬江山之勝際瀕漁樵之洲島瞰天地之一身
若驚塵之樓草壁既往之難留思無窮之矣了於是
挹林風而振長袂坐盤石而飲清流知天命之已定
與造物而同遊任去來之自得復遑遑乎何求

張憲蘭

閭闔嗟兮梓里以交澤兮蕭騷悵思君子無聊采蕙
帶子臨朝紉蘭兮盈懷綠花兮紫臺時不可以再來
折芳馨兮徘徊

濯滄浪

塵襟煩兮欲濯滄浪去滄浪水深不可渡風高浪翻
潛蛟怒欲撥芳子君之故芳馨盈懷兮君不我顧白
雲滂滂兮來時路青山白屋兮我安所處

卷之三

文集卷之四

元征東儒學提舉睢水朱德潤澤民著

曾孫夏重編

賜進士湖廣按察使東吳項聰彥輝校正

鄭決際詩傳序

前曰子發氏携宗鄭決際先生詩傳訓詁謂德潤
曰先生昔在閩中紬繹之暇集為此書其間摘詩傳
之詞隱辨事物之名義真所謂後諸儒之所未發者
於此以校正是本俾德潤讀之思按德懷黃氏謂文
公集氏因雪山王公質決際鄭公燕去義刺以言詩入
當於鄭傳取其切於詩之要者以備集傳矣獨惜當
時明人學子各宗其宗而不能於會折衷之以見
書之有補於學者噫漢儒專門訓詁一經之旨揚鑠
今路使後世學者莫適其適而經之本文亦乖戾破
碎至宋濂洛諸儒出然後諸經之旨豁然明白今考
載籍詩傳自伊川歐蘇諸先生發其理運而渡後季
迂仲張南軒呂東萊戴岷隱嚴華谷諸先生又各自
名家而方今學者咸宗朱氏者豈非以其義明理暢
足以發詩人比興之旨趣鮮簡意備足以資詩人賦
詠之情乎至於詩篇之可以彼之音樂者仍按周
禮入詩謂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賦比興者作詩
之體製也今觀鄭氏傳引山川草木虫魚之辯五音

六律六呂之所諧誠可以發揮後學之未究而海明
千載之微辭與義者也如以雀無角為雀之角以龍
角之合為二角之衛露彼管茅非雨露之露有豕白
蹄為江豚之豕溺之風雅頌為四器十二器之聲合
其他如國風二雅三頌名物度數毫分厘析豈非詩
傳之大備者乎善乎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
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德欄修朱鄭之學有
得焉蓋朱氏之學傳故其理暢鄭氏之學博故其義
詳寧著者不可不兼該而並進也理以明之義以析之
則斯傳也當初為引用而韻詠之義非後學之所深
願歟至元改元清明前一日後學朱德潤序

臨川曾氏郊祀禮序

臨川曾氏之族孫元明以其八世祖文定公之郊祀
禮文繼述成書將上諸朝且俾德潤訂其成式而序
之謹按宋元豐諸儒詳定禮文陳密學寮請夏冬奉
二祀李尚書清臣請用漢五祀之制宿廟以告宿北
郊以祭宿南郊以祀王尚書存請以孟冬純陰之月
分祀陸左丞佃請即圓丘之北以別祀地祇自是而
或請合祭或請分祭或請攝祭動輒千數百言皆以
禮文繁多國費不給故蘇文忠公以為宜從舊制而
元明之授八世祖文昭公于開以為宜損益德潤之
以授躬事之實札今元明之書蓋如是說而數暢之

者也遂以其次第定為有司行事之條目而御其大
綱之義文摘古制之要宜於今者而列諸篇是也蓋
用其心也已先儒謂天地異位祀典異類陽明異宜
春明異類夫子表冕有制臣下章服有章圓丘八陛
如特用牲而燔柴之誠掃地之質蒲越之潔陶匏之
古嘉穀孤竹之和其制備矣至於慶穀之詳則又見
於陳傳士之所集儀禮抑何言焉夫天體至大而
無外萬物本乎天入性至善而無雜故人本乎祖
天一位也無自饗之禮焉故以祖配周公郊祀后稷
以配天此其義也天序循環陽復於子故冬至祀天
就陽月也南郊圓丘就陽位也升壇以氣達於神格
也奏樂而不而初神和也蓋夫古制既遠後世繁文
制禮以為煩民之舉而不用其質吾於曾氏之書有
感焉說者為禮有隆而無殺愚謂事天之禮不可殺
也凡出入儀衛行宮大陳之禮可殺焉百官有司廢
補錫賚之恩可省焉雖然世從循習久矣是書之出
愚猶恐夫不樂於從古者以為駭也元明能以其宜
於今者而成書其心可行也已善乎元明曰時為重曾
氏之論有合焉至元後二年十月望朱德潤序

集清畫序

自左犧氏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因龍馬負圖以畫八
卦象在其中矣故蒼頡作書之義與畫體同而文異

是白鳥跡既茫如小篆日之為④川之為山川之為
山景之為鳥與之為蟲母之為冠類皆象其物形而
象字蓋字書者吾儒六藝之一事而畫則字書之一
變也周官教大書二曰象形其義著矣後世以楷易
隸以隸易篆然猶有左畫圖右畫方之意焉僕少小
喜作書畫至日漸月漬不覺為玩物喪志之習今屢
為公事取乃欲罷不能然於風和日明傍花隨柳之
時觀山川林壑遠近之勢處春夏草木榮悴之變朝
清而夕昏遠淡而近濃憑高覽遠足以樂天真而
適興焉余結書尹君從善質淳而義氣清而和且好
古博雅暇日求諸名勝作為繪事以寓遊覽之意可

謂為於清事者矣故為本真義題曰集瀟而圖之於
左 友山詩序

莊燕高堯臣氏嘗以石山置其座隅集瀟而圖之
自淳風移而友道廢吾歎與山為友而思夫靜默不
移之君子以為久敬於是作為歌詩復得於西山之
西而寓意焉德潤曰吾聞在所以求友者合志而同
方有不合則詩問問言不疑達則在官有一心以輔
仁不達則責善於草野必盡其平生然後已君何以
山為堯臣曰古人不可見矣今夫閒居杯酒吟歌劇
談若見其肺腑者忽焉患難而不扶臨制而擠奪皆
毀而妬能者有矣維山也至高而有止至大而有仁

近之不見其後遠之不知其味吾嘗以至靜之理不
言而叩之山心默然而領吾心之悅也悠清而呈麗
吾極其樂而枕泉漱石有松籟鳥鳴相與倡和足以
快吾情心之憂也雨霧晦冥草木搖落有猿猱夜啼
若替吾愁被軒窓以相迎縱白雲之去留若斯之友
吾安能去此而交諸德潤聞斯言是之且盡其辭
曰戲古人逝莫留淳厚離濁風浮矧吾貌吾肯肯道
不同不相與謀安得義如管鮑添矢生死永無尤富
貴不耻貧賤傳古人心一片石涅不淄磨不磷又胡
止空與丘刪吾故刊吾履從友山其遊遊

送和九思之紹興路同和杜序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蓋法有盡而情無窮惟德足以
感之礼有隆殺之實而不在于文也國朝典章具定
而礼制或有未盡者士之臨政出治當原人情而以
法意行之無幾德礼之事也歟且以婚喪二礼古者
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則親迎以樂士子之家當
先齋戒告廟然後為酒食以會親友是為情文之稱
而礼之實也古者婦為姑之喪舅在則齊衰期今則
婦為舅姑之喪斬衰齊衰皆三年而飲食燕樂如常
日士子之家當致齋敬事三年如初是為情文之稱
而礼之實也噫世變風移有不止於是者寔關邦國

之治為至正三年秋理問和侯九思除同知紐與
事且將推朝廷愛民之意而以德札行之撫字焉仍
得太守達公燕善首新其政自經界始分田授役使
十畝之家不得詭隱而逃百畝之家能足食以自存
此方今之要務官雖無定制以多寡之今則使民得
安耕而無幸免者以此法意所施之驗也其它如行
飲以教民諒去放禁以教民淳皆善政也九思當率
是而行之可也雖然民者念慮有所不盡而民情
多變矣為之隱尤不可不慎焉至若荀卿所謂無用
之辯不急之察棄而弗治九思之臨明固非僕敢擬
而太守以舊知僕者也敢不以是言請外之治民內

之事君終始若一惟侯動之他日政成太守與和侯
又將羽儀朝端冠冕士類又豈止於為郡今姑以治
郡言而太守倡之於前而九思成之於後則越民可
慶矣豈惟越民可慶百尔在官率是而行之天下可
慶也僕敢不為九思慶

送延平學錄序

自黨庠術序之制施於中世而成均之官亦隨時更
革宗嘉祐初侍講胡公瑗管勾太學始選諸生之端
謹者補正錄及熙寧元豐間內外舍生增益至二千
四百員有奇判國子監李公定乃請選試外舍生禮
宗益以校書郎充學錄則學錄始命官也其職掌佐

學正考察籍記諸生之行藝而糾正之元祐三年又
以上舍內舍生為之至崇寧元年分太學正錄二員
以隸外學由是郡學亦稍以齋生充補國朝初外郡
府學惟教授命官而正錄以下悉從各學推選繼又
從提舉學校官選委充小學論而後陞正錄至大中
乃例以直學後滿陞授至正初元朝廷復科舉興文
學臺憲官以謂直學職掌金穀而轉登師儒之席乃
別選行藝生舉以充諭歸焉太原郭君祖仲實預茲
選三年遂調延平路學錄於是吳人喜為之賀且為
詩以壯其行而俾朱德潤為之序引僕於是而有感
焉延平舊俗尚氣而率自龜山楊公以二程之學倡
於東南傳之延平李公故微國朱文公遂精其義
以質其傳其學究天人性命之理明綱常道德之要
繼而泰溪康公德明連對游公教仲補學於文公之
門遂以其學一變鄉俗至今猶多學者可謂公遠矣
凡官是邦者諒其書聞其遺教其可不與承學之士
勉其規式循其教令以稱其職乎桓仲職敏士也職
於其邦之學其能求諸公之所以學於師友者而學
焉則亦吾黨之所望也則亦憲臺舉拔之初意也敢
不序而送之

送馬清風道人北游序

列禦寇學老子而不以老子言西方之人而不事佛

察造化輕死生寓言無處世若不可羈者視抱朴子專言導引房中為勝然今人學其學者特少毗陵馬清風幼志於道長即出家游方外飄然無拘羈往年之五臺參雪庵老得一死字旦莫究之不輟又之淮南參一悟師然後若有所悟予嘗扣其所學則言性命之宗物我俱忘出入有而莫可準繩之今馬君挾其所有而北游於莫知其所以止且請序說於子噫子聞之天之所命於人者性也所謂道有得於心所成乎人者氣與形也循而行之之謂道有得於心之謂德近而求之不出乎日用之常以言其精微自非聖人莫能也已今馬君欲行其道苟能不出乎方

大有復卷中

寸虛靈之中斯可矣有必欲離形去智謝絕生死則雖足窮萬里吾未知其遇至人於何所也今姑以其所往而記其往者則大江沂淮泗踰襄樊至蕪陽之五祖濠梁之姥彭廬陽之許由壽陽之梅福臨淮之華沱穀城之黃石臨汝之嵯峒維山之子晉皆昔之成名者矣遠而之它弗暇論矣大抵人生天地間有生則有死若旦暮然一氣之消息也惟其有生死所以生生而不窮原始及終其遺也今馬君北游而遇異人有異說吾弗敢失矣因書以送之

送長洲敬諭序

古者諸侯三泮宮於都而下迄族師黨正州長六皆

有學若今之外郡自教授以下縣特設教諭一員得專領教事蓋朝廷備教養之制而其方則存乎其人也近世為學不古教養不備而學官代去急如次舍故綴學之士每不能終其業偶得賢諭切磨常業俾教有方而養有素則多幸矣至正三年秋長洲學諭吳君李寅秩滿代去諸生有懷來之惜豈非能盡教養之方乎僕於是而有感焉學校之設三代以還自國之養老教習子鄉飲射合樂以至受成詛因之事無不在學此士之所以學於學也而必養之以成其六德教之以精其六藝又必使其學之所自於是擇萊蕪幣之札於先師而無廟祀也廟祀蓋始於

大有復卷中

梁世用淳屬之法近代因之恬不為異今則典學者以脩造祠像為先務而以教養次之是可嘆也已吳君之來始登儒席即以教養為先其學厚其文雅足以範後進而又能謹身擇友故縣庠士之優芳皆得其所以有司每有撰述則長洲學為最豈非賢諭也乎於其行吳人士為詩以歌之而德潤為之序引

送海道鎮撫莫侯北歸序

國家歲漕東南諸郡糧三百萬石其轉輸之程文移之制在一漕運府而已漕府所轄運戶幾數萬人其官給之直甲戶之當所司在七所而已曰崑山崇明常熟江陰等是也其所以控制七所而能開決之者

又特一鎮撫所而已按職制所官皆五品而鎮撫獨得控制諸所者以其無漕運之程而有理禁戢暴之舉也故常以鎮撫得其人則我漕寧安我民而無已為非其人則漕功方興而前鎭後銘不無公私煩勞威福自用蓋傍流之民習俗儉樸役難制易擾不直之則雖重法不能治況有徵而擾之耶濮陽莫侯公輔來為鎮撫之數月吏書其所以民懷其惠漕府亦賴其材而事以集然侯性介潔非其道一介不取諸人以故無從阿苟合之舉蓋侯自初學律於臺即凡廉能之習一聞一見皆識於心為終身之用故其官桂京倉官於司稅皆以廉稱稍不合則棄去無留難意今控制方新而侯輒以告老辭然職制年非七旬不得謝也而侯將以是請歸老其鄉蓋其自趣尔而事有不齊孰能棄而留之耶風霜初寒落江城侯歸有日矣敬序其去意而拉諸君子歌詩以送之

行宣政院副使送行詩序

國家混一區宇而西域之地尤廣其上風悍勁民俗尚武法制有不能禁者惟事佛為第一依其教焉以故自何以西直抵土蕃西天竺諸國其軍旅選格刑賞金穀之司悉隸宣政院屬所以控制邊陲屏翰畿甸也獨江左右郡縣以釋氏教屬行宣政院而俾其徒歲課梵典守持戒律以祝額壽算萬年此佛氏

之所以盛於中國也至正六年秋朝廷以故太師魯國忠武王之裔孫索羅帖睦爾元素授中奉大夫行宣政院副使仍錫太官齊酒以慰其懷先是元素公以同知將作院事出為廣東道憲使道過東吳因疾就醫遂假館逾年而薦章累上至是乃拜命而行吳之守臣達官咸餞于郊而士子作歌詩以美之僕於是而有感焉昔公之先王佐大業於初興之日內盡臣翼外開疆土受丹書鐵券之盟四世忠憲王又為至元間賢相一時如許文正公姚文憲公商文定公皆引參庶政以致太平於乎盛哉嗟夫世道旋移仕習援附有不念其道烈者矣今元素公又以介潔之操施于臨事其天資明顯凡省臺典故可為輔弼之綱維者悉識于心此非他教之可以汨其素志者矣是行也特將廣其聞見而充拓其材志以為他日廟堂謀謨之助而成其家世貽謀燕翼之業者也於是

平書

吳興沈母詩序

至正丁亥秋吳興沈自誠來為予言其母徐氏貞子之孝也既有傳矣請為詩以美之德潤曰予不天少失母及壯又失父生也不能致色養致也不能揚名以顯親抑何幸聞子之賢母有傳耶雖然常聞之曰婦人從人者也沈氏之母可謂知所從矣居室則

請使三年之喪而後歸晉者曾子問親迎孔子曰女
在滄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而服期在室為父母前
算暨三年其以是夫貞子既歸沈氏夫有疾扶而
導焉愈收不棄白帝通義曰夫有惡行妻不得去地
無去天之義也而况於疾乎有子既長能教之則學
而列於士內則曰幼子常視母誰自能言能食教之
數與方名至十年就外傳二十冠而學禮雖有嚴父
父母氏之教也徐氏有焉於是傳稱沈母也宜哉乃
為詩曰若山嶠嶠雲水漣漪子之學以成其母儀
王可矩參政小像詩序

伊闕雙峙洛水西迴周東鄰之域也昔者尹和靖從

二程先生講授於其間而道學斯溥至文公朱氏發
明義理之精微以及我朝文正許公源公益治世受
其福此皆伊洛之淵泉溥博有以澤天下之民也至
正丁亥秋高書王公可矩來領清臺公以儒者學業
措之政事潛民方被其澤而公旋拜甘肅行省參知
政事於是暨休寓館乃自橐伊洛山川之勝置小像
於其間俾德潤詳而第之於是高高山之環繞就
門積石之映帶咸在左右公洛人也純和雅厚遇物
有令弘之度下士有邑瓜之義迹其平日講學之功
施之行事豈非聞見之習有所自而然哉若夫可嘉
有不能盡其形容若諸公詩文又足以勸揚之先

曰理無形也聖人假物以明理故立象由象以明理
此圖之所由作歟

送譚清對知事赴河南省掾序

國家自中州入職方而河南行省尤為關鍵之地蓋
其背山帶河土腴民秀為中州都會其力足以內藩
京師其勢足以外控諸夏而其歲產之入又足以兵
賦之供也是以內附之初中書耶律文正公首以撫
綏汴民為請繼而中書楊公內翰寶公又以建學立
師為務由是汴民漸被文教生業日繁而官於省者
者益稱易其故何哉蓋汴之民先疲於金宋更延之
後軍旅數起無休息所至我朝承平以來方復故治

士君子之有志於經濟者每於斯留意焉至正七年
冬平江路知事譚君清對以河南省掾辟為掾十月
既望君行有日矣耶律諸曹即以君之能佐治於吳之
民人而熟於案牘之精惜其去而不可留也咸持肴
執餽饌於西郊之外彷徨不忍別欲繫之維之而難
其請德潤解之曰譚君在吳一郡之民既受其福矣
今將攝河南而河南三數十州之民又將受其福焉
夫陳鄭許汝潁汴之屬邑去京師千五百有餘里較
吳為近以譚君之材幹佐願治之賢宰朝夕從容簿
書問求民情而安治之吾將見其聲譽日著而掾中
書有日矣又奚止福一郡之民哉於是諸曹即與其

民人樂予之言為是乃相率以慶其行仍俾朱德潤為文以序其意

送韓伯臯參政之湖廣序

至正丁亥冬仲之廿七日湖廣行中書省參政事濟南韓公將之任也潤之士大夫咸執酒送之長江之津德潤時亦客未方在諸君子往餞之列酒酣韓公指所服弊衣曰此衣被我卅三十年矣家人常欲絢而新之予不忍也何則吾新是衣則忘其故矣今予我故人也幸而會吾又將西行予蓋為我紀其行而圖之德潤曰僕敢不惟公之言是紀公又曰人生貴賤憂戚固有命焉吾忝官二品崇高非所望也子

親我行也其有憂患乎德潤曰然公之憂患蓋常處也今獨無恙焉何則湖廣地近蠻貊其俗難制易擾今秋以來官剝其食民飢其生是用猖獗推原其情民之樂生惡死者天下皆然矣獨愛俗而因民之情而安緝之或者堅甲利兵不如懷德之善服也今公以愛民利物之心往治茲土上者懷之逆者威之其不易治乎公曰予言是矣然彼土山川之境生民之屬吾嘗識之矣若服其魁則得其心未有不能馴其魁而能服其心也若夫吏貪民偷吾必有以安輯之耳於是風帆高舉江水蕩漾舟將行矣德潤又執酒而言曰公行矣江山千里雲樹渺渺其西北則壽張

合肥謝玄之所以破符堅者也西南則夏口赤壁周瑜之所以困曹公者也又西望則峴首諸山羊公之所懷民人也江山千古歲月旋移其不凋草木之榮謝者惟德與名為不朽也故昔人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無當時之樂而有千古之榮焉公之所憂者在是而諸君子或不察於是圖而序之

送鄧汝霖遊京師序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是謂重積德朱子謂能嗇則不遠而復矣先有所積復養以嗇則其德加矣此老聃氏之心法也而世人習於其教者無常師焉是以終歲汲汲而不知所之也貴溪鄧君汝霖壯年從其教且受業於天冠山之昭真宮道士吳允升其遊也蓋嘗慕仙人王表飛昇之學若昔賢所謂白日生羽翰者也予客朱方汝霖適將北游過寓所聽其言若秋風鳴於万壑接膝而坐猶覺寥寥之逼耳吾於是知汝霖之學有所宗也然京師千里之外達官大人與夫宗工鉅儒道師釋尊咸所聚焉特未知汝霖能以其學感遇於諸君子之門否也而諸君子亦未知能知汝霖之學否乎嗟夫世道旋移養心寡欲者蓋鮮矣能如老聃氏之愛氣閑欲平意靜神則幾於道矣其易所謂不遠之復鄧汝霖學老氏者也其說本於此而諸君子之能知汝

霖者必以此而進之吾見其顯達有日矣因書以進其行

中康如川談三命序

川之為水達矣湘中廖子以如川自號能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推五行生克制化言休咎當代公卿大夫皆神其術每至處倒屣接膝無虛日常語僕以職歲當小康僕不敢必也廖子屢言之僕請以川字為解曰易凡言利涉者七卦皆濟險之謂也而先言亨貞後言利涉者二需大畜也先言利涉而後言利貞者二夬中孚也不言利貞而言利涉者益也言利涉而言君子貞者同人也言元亨而言利涉者蠱也夫同人人所同也宜利君子之真矣蠱則懷亂之象也而言元亨何哉天運循環壞則復治故君子以振民育德為治己治人之先若蠱之上九則是君子不偶於時而自守者也今廖子所與談者多時之達官顯人其吉凶休咎固在於五行之推而其臨事也抑貞而後濟乎抑濟而後貞乎僕不偶者也不利貞亦不利涉廖子其有以教之書以為序

送強仲賢之京師序

國家承平垂七十年治教休明百度具張而取士之科尤廣凡入官者首以宿衛近侍次以吏業循資蓋近侍多世勲子孫吏業多省舊與自此或以科舉

或以保薦內則省臺院部外則路府州縣咸以歲月計遷九品分班而天下可謂盛矣而百家九流之人不專以儒生與言者為官擇人今則因人授官古者選官侍從今則侍從出官古者鄉貢里選今則歸官鄉里此漢世取士之雜流弊至此而人不之察故每有僥倖之心而奔競之習相踵矣吾友強君仲賢盛年而多行善學而能事是宜與搢紳士子頡頏於為序者也獨惜其處江湖之遠無相與薦起者今強君挾其所有將赴京師而觀廟堂王公之偉器聽翰苑名師宿儒之論議而有感發焉則仲賢之學益進所謂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吾見其入仕之階由是始也由是達也幸毋易其初志

送傅文博之京師序

至正六年秋故海道都漕運萬戶傅公之子文博將以世廕赴京師求求贈言於德潤辭不獲乃勉為之言曰古之任子即書所謂賞延於世詩言徂賚孝孫者是也至漢則劉向韋元成唐則韓琬李德裕皆以名卿之後蔭補入官其材識超冠志行卓絕皆見經於前史後世可取法焉今至田傳氏縣歷世蟬聯冠組六世祖仕遼為名進士及其孫傳或與三或登其闕或建節行部二百餘年聞望益著至若公

歷仕清朝昇登顯要自同知留守拜監察御史愈憲
江東出守饒州晚登清府卓然清慎明約所至有水
聲公暇則課子誦詩讀書家法益嚴整蓋其所訓
者有素也今公之子文博清慎謙約彬彬不墜家聲
是真可以紹箕裘矣今將登仕版服官政傳氏之素
所聞見固不待僞言然近世習俗澆漓吏姦民猜非
一言可盡文博苟能盡心於民情吏弊益知閭里姦
邪審察是非誌之於心他日莅官臨政則發於斷由
是擴而充之則傳氏之業益昌大而世澤之滋於是
乎在王太史所謂高門之于三槐之王有所徵矣遂
書以為序

存復齋文集卷之四

存復齋文集卷之五

元征東儒學提舉睢水朱德潤澤民著

曾孫夏重編

賜進士湖廣按察使東吳項璠考輝校正

高麗金元直於海東得趙子固墨梅求詩序

聖元德教所被廣袤際海表俱設學校教養故雖狄
混象寄重譯之人咸知名教可樂文物是貴泰定二
年春三韓人金生來京師挾所為文并贊記求李趙
子固墨梅一紙求當代名公題詠且稱此帑得於海
東閭閻之家蓋若古碑碣脫於牧豎牛羊之厄然金
生亦自荷盛物之美以詩聞於時予於是有感焉夫

一元之氣生物於無朕惟人最秀最靈苟非有格於
物移於情雖方俗淳薄之不同其見義必趨聞善必
從者何也性之本然也何況金生讀書能文雖南東
西北萬里之遠子固聲迹不相聞知偶獲此紙便識
所尚蓋其親翰墨而知能事因文物而啓良心可謂
知所本矣雖然猶未也金生能因此以求於人偏
而文人亦士敬而老師宿儒貴而王公侯伯必擇善
以從之蚤夜以思之信義以得之則金生之所獲為
後日之寶者又奚止於斯哉

贈錢剛中序

剛中錢君曩官黃冠經故鄉曾共樽俎話桑梓情甚

親也時剛中以寫竹得名曰酣詩酒意甚閑也酒酣拊掌鳴鳴而歌放歌既訖志意甚壯也別來四三年而德潤拜朝命走都下剛中於都門市乃挾冊為人失大疑張卜肆是亦大室所謂居卑行汙而季主乃自知命者也然張之肆日賓朋盈必有來問吉凶沐浴咎僕未知君何言之卜也必如楚丘之父卜成季之生間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者乎曰季之昌三家之僭也剛中其弗占哉必如史蘇筮伯姬之繇士刳羊六無益女承筐六無貺者乎曰惠無親斜及先君剛中其弗占哉既不占彼又不占此然則何為而可僕再拜請曰必如漢之所謂嚴君平者為人

贈醫士顧仲原序

天下之疲癯殘疾惻惻縹緲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故士生斯世達則在官以拯生民不達則明醫而活夭折顧君居吳門敦詩書及壯嗣醫業凡岐黃樂味炮炙擣磨刀圭之工夙夜不倦以究百家方論證治歲久鄉稱善醫求請者無暇日顧君益負其

以韓伯休視顧君也僕於君有感焉時官小吏臨民之不幸假以威刑要以勢利及其誦呼求憫然後出之於無度為效貪醫治疾庸何殊而負富其家者有矣顧君獨勤勞布衣而不以貧為已累其視諸要人者為何如哉雖然彼要人者豈不知民命之可重蓋獨無愛民利物之心耳苟有愛民利物之心則休惕惻隱已默會於其中其將拯水火之不免又奚暇要為哉故無惻隱之心者不可以有恤亦不可以為醫

送陳誠甫下第序

自古多英材卓犖之士然後天下之網羅不足以羈縻之上而負鼎割烹下而飯牛扣角前後相望觀其當時事業使人千載仰慕有非可以意料之者而況於科目乎西漢以來曰明經曰賢良曰孝廉孝弟力田茂才等科然而取士豈復有如前人者乎其事業可方否今之登高科聘文字有如此者乎不得而知之矣嘉禾陳君誠甫領鄉李歌應鳴而來會試春官者凡七人皆不合於有司而去得非不可以意料之否不足以網羅之否凡駕之材斯施之士其御之也必有道雖然皆之在官者求於人今也求於官予知其所以有合者難矣嗟夫世之事豈可以意料哉他日有登高科顯事業而在夫七人中者予不得而知之矣陳君勉哉以不評僕今日之所云

贈張允道序

泰定四年夏將季予泊丹東昌寧開務聞方倚蓬傲
兀噴無語者俄有長裾曳履丈夫登予舟問所從來
且扣今春登科人姓名與予語竟因問其姓張允道
其字草廬吳先生高第也明日見諸同家又明日
舟次七級而允道舟在焉予亦登其舟而允道出
其平日講磨之易問及詩文三四篇予讀之不倦又
頃其舅氏死眉皓髮然從外來併言其親劉氏者
善讀書允道之所從遊也允道家彭城今居順德將
南之省親聽其言論為實予將納交而勿疑焉乃告
之曰士之處於世東西北南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交
友相慶者又不知其幾何人利名汨其心志難易其
志毀譽疑其行富貴積其忌則有漸不克終者矣予
方僥焉而思則又有不敏必於他日見良君子以為
久敬也予觀張君胸中隱然豪傑之氣則予所言者
不在今日也予先曾大父睢陽五老宋名臣之後金
亡之初宋之季年由汴而淮而浙蓋想望中原故墟
草木凋謝丘隴蕪沒每一興懷不無感慨於當時
也他日與君過彭城汎睢水訪逖遠舊迹笑談今古
苟可以成後日之耿耿而不磨者幸毋忘今日之舟
中焉書以為序

送新安程伯義之吳江州直學序

聖朝建學校以為教養之地凡郡府州各設文學掾
以為業士者之師各置學公田以為業士者之贍主
其金穀簿書期會之煩又必設直學一人以司其出
納所以尊師儒之嚴而不敢瀆也故居教官職者必識
其大略而直學事者定纂其詳也而直學之選則於
士子之文雅純慎者舉達路府而屬分憲官試可始
俾受府檄以充是職秩滿三載則授邑庠論錄而居
師儒之席矣繇是遴選其職為不易得至正元年秋
新安程伯義始以吳學薦而即得分憲試可遂直吳
江州學事故吳之士人書為之賀也愚嘗聞古者國
有學黨有庠術有序而周人學校設教不領於六官
尊禮事大體重非有司簿書期會之可轄坎至於釋
奠釋粟之禮又皆在有司行事下及隋唐之際州縣
皆立學直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於學今則
庠養之義釋奠之禮備在學校故每歲士擧及春秋
上丁則直學者趨奉府長以供其事故其職為尤勞
雖然學校風化之原禮樂所關今日廩給出納之勞
則後日庠論教養之漸今日趨踰於遠豆簋盛之末
者則異日講教於津官明倫之本也是則居教官者
既慎擇斯士而直學事者可不謹敬其職以資教養
之方乎伯義居鄉好學長為通材質純而行謹吳江
之學誠可謂得人賀學舍居州之左西瞻震澤東望

三江而州多節縣之士他日有能以文字顯而繼三高之風者其孰謂非教養之功耶其孰謂非直學者相成之助耶伯義之行長洲學諭吳君季實者倡以詩而朱德潤為之序

送楊儀父游京師序

楊君之出游也即庵廬先生既播其先世之義於詩序而語其四方風俗之異且為作姓名字說以廣其志意謂物之文者莫盛於聲也故以為楊君名謂其用著也故申之以五禮之吉事與夫軍實器用旌旗車服之飾是其文與儀俱著也故字之以儀父曲禮曰祭宗廟疏趾玉藻曰王后禕衣詩曰翟衣以朝

又曰右手肅翟又見其文之是用焉君夫以札節之則在於楊君抑又聞之爾雅曰鷹隼其飛也聲則其名之義又體夫楊之姓焉先生以是名字之是行且用之方莫備於此也楊君迺遷上京師求子盡為贈言引首弗微子言登既成矣予不能無言以是書于畫左

送顧定之如京師序

元統中淮東顧君定之以寫竹得名日與僕相從於翰墨之間未幾定之調龍岩都巡別去至正五年定之又任毗陵縣判服憂還吳暇日出其近作行筆遒勁風梢雲輪真得蕭協律之法矣僕於是知定之專

之心久矣於是擢公為吏部尚書夫吏部六卿之長也尚書吏部之長也凡內外任官之資得與宰相參可否自七品以下又得專裁而銓次之天官之職可謂重且要矣夫以庶官之賢否列職之當否皆係於生民休戚而內外百司之官有長有貳長曰可貳曰否事不得行矣長曰否貳曰可事必不得行矣方今治教休明際天所覆莫非王臣而比年中原水滂相仍穀麥不登湖廣地接獨當艱難制易獲餘給之餘耕桑俱廢國家經費獨仰於東南而已往年小醜掠海民之饑者偷生而從之蓋以徵輸之過民失其食倉庫羨餘州縣剝之而不留恒天府受之而不加詰凡

此數端皆關於撫字之職欲擇守令之賢固在於朝堂而副貳之選則出於吏部張公是行也以撥煩治劇之材舉激揚清之政入與宰相論事出為國家選材不以計資授官而以量材任職必得長貳俱賢公務畢舉惠之字之教之養之將見聖朝有得人之慶生民有蒙福之賀矣

送王郎中序

周官太宰六計俱以廉為本而後曰善曰能曰敬曰正曰法曰辨其所以選材而任職者亦曰直哉惟清為誥教之本是以治定功成而隆盛莫有加焉國朝制自省臺院部百司及方岳土守之職各有階官以

今書院以學道名其以是歟至六年秋餘姚鄭君學
之宜為書院山長職教養之三月諸生德之邑人稱
之而不可而書院特以是名者豈非以子游之學著
於聖門而吳又為其鄉邑先儒欲使邦人漸其札樂
之教而知夫道之所以發原於天者即人心之秉彝
好德著於行事者也故特揭其名而使夫來教於書
院者有所承也鄭君在吳凡三週歲設訓導以教大
小學入歲組以養耆髦之士居而學者德之去而邑
人歌之豈非能承於古訓與傳曰禮節民心樂和民
聲禮者殊事所以合敬樂者異文所以合愛自周迄
今百世而下聖人之道不泯子游之教不息由祀樂
之教在天下愛敬之道在人心故也職師儒者以是
為教而學者不可不求其所以承也冬既孟鄭君既滿
秩諸先生賦詩以餞其歸俾來德潤為之序引德潤
不敏不敢以學官論敬述言公之訓以為贈言云

送張尚書序

至正九年秋詔以海道都漕運萬戶張公德昭權吏
部尚書蓋朝廷公選也公將行矣而吳人有懷採之
思咸作歌詩以為祖道德潤曰公之居漕府一方之
民受惠矣公之入朝天下之民皆受惠焉公之去
而惜公之去今天子明聖實懷德而不忘公之

心致志非派俗所可知者惜其去京邑遠無相知薦
起以觀天所寶藏以資其筆力之壯而久於司邑以
海其清材一日定之來謂僕曰其將試藝於京師矣
僕於是喜曰吾黨可賀矣定之小心謹畏勤事奉公
凡官於某鄉其鄉民皆樂之今又將趨京師得奉王
公大人接四方學者則其學與仕豈不充且大乎乃
喻之曰夫竹之凌雲聳壑者君子之志氣竹之勁節直
幹者君子之操行竹之虛心有容者君子之謙卑竹
之扶疎瀟灑者君子之清標雅致者君子之平日意
念之所及也况定之以儒家者流講學弄翰其朝夕
思行之義者至於逼真不已今則至於真似竹矣又
復思夫竹之所以似君子者勵之守之施之於日用
之間措之於臨民之際則其為助也豈不多哉曰書
為序而拉諸君子歌詩以餞之

送鄭學可山長序

州郡有書院自宋太平興國中唐白鹿洞始自而後
有嵩陽岳麓應天府四書院皆儒先君子講學之所
蓋古者黨序遂序之遺意也公至國朝凡郡縣有先
儒遺跡所在皆得請立書院且設山長一員掌教養
事學道書院蓋吳國言公子將之故祠也子游在孔
門嘗以文學稱而武城弦歌之風乃被厥孔子之言謂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力使以為禮樂之教

崇其功考其入仕者自宿衛供奉文學文儒優使等
數論以試其材不效則官達人多魁傑英偉有能
國家而寄民命者然而朝廷之火四方之廣或有德
不俾而材不迫者何哉蓋以法制雖一而風土不同
人情變異苟非盡明通村解充治焉古義王公輔卿
東為水庸田食事而勤明而毅嘗蚤夜孜孜於
王事自治教風俗田制水利賦稅經筵靡不盡心詳
究非其道雖一毫不取與故臨事灼見人情如龜卜
計數莫敢欺焉蓋古所謂能經國家而寄民命者也
為治既久遠近驚伏庸司綱紀倚公為重公方驢地
利量民力欲蠲其無徵之賦而達諸朝省未報常慨
然有澄清之志至正十年朝廷以江浙行省佐幕之
入擢公為郎中長官余昔嘗忝執法濟戶部僉憲山
東湖廣歷採四方風俗民情而究治之蓋法有不能
齊德有不能及者矣近俗澆漓抵欺相尚欲脫其事
者購冷言以排斥之併為一談以故事多失其情實
而文牘所記虛言而已公每臨事必察其情實民無
隱焉掩潤孤陋無識開居僻處公每移節下顧談詩
書論風俗而德潤也衰病廢學愧無以資公之遠且
大者願公以天時地利之消長為東南民力之少貲
則公之厚德下民受賜均矣姑書以為序

送王尚書序

至二十一年冬詔以都水庸田使王公士敬為兵部
尚書十二月倭使來迎治裝將行有司祖道民人頌
德朱撫潤執爵而言曰兵部古夏官之職也在成周
司掌九伐之法制軍誥禁以糾邦國領校人牧師職
方司兵之屬唐以來尤重其選若姚元崇杜正倫皆
典其任五季始以司兵屬樞密焉國朝混一區宇
圖廣大於是中書兵部寔掌職方圖籍及四方驛傳
山川險易道里通塞關梁高下而萬邦賦稅海外奉
貢往來使節館穀之供自邦畿至海隅皆置賓館於
州之近甸迨至畿內則較磨舟馳重足交駟而數上
京師則工告其至吏書其物國資其用民惠其結其
職宣不繁且重哉朝廷以是慎擇老成諳練故典惟
茲王公宜在其選然而比年凶荒所及盜賊所經民
多流亡驛遞之難朝廷每加存恤而恩賜貴賈略
於常使於是僥倖執役之民困焉夫中書天下之本
至議論可否惟六部得參覆之王公是行也知天下
民力之艱閔四方圖籍之便明察治體以重若論此
其時輿傳曰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
之今邦畿之內來者所集凡告至書物資國惠民有
關治道之重者參之覆之其在王公乎其在王公乎

中生論

驪山博難於晉嬖獻公謀於宗卿賂其幸臣使太子

申生竟罹不辨之禍由是二公子出奔逐群公子晉室之衰實基於此初姬以申生賢且長國人所歸故速之死然申生雖亡奚齊之戚二公子躡踵而歸重耳卒以霸國二十年間斯民塗炭晉之社稷不絕如線而惠懷無親秦嬴失節晉之宗盟於是乎亂當時使申生後士為梁餘之言如二公子者出幸而天假之年得返晉國以主社稷不系宗祧則必何害於名義倘使二公子皆如申生不過獲一孝恭之名晉之有國其能國乎女孽之禍甚矣自古國亂家亡靡不由茲嗟夫

盜殺韓相使累論

存復卷五

十一

士之未仕也盡孝敬於事親事長而臨下加之以恩處事斷之以義此君子之道也若既仕也以此事君臨眾則可以立功揚名流芳百世為為不然則雖到股食親亡身徇國無足云矣女之未嫁也盡孝敬於事親事長而處閨門有禮若既嫁也以此事舅姑事夫和妯娌則婦德母儀可為家訓為為不然則雖殞身立家無足云矣嘗觀傳載聶政姊一事可謂流俗鄙人之尚者夫聶政懷嚴仲子奉己之私而殺韓相俠累其罪大矣故寧殞身以自逃於王法所以皮面決眼者蓋不自耻其行而不欲暴白於世故寧滅名以自逃於名義此其志也不然其身之不恤矣

其同氣狀而其歸乃哭之曰是親深井至殺政之以意在故自刑以絕從妄奈何畏誅以滅賢弟之名嗚呼以匹夫懷私恩而殺一國相其姊猶稱其賢倘加以偏私犯上者則將何以名之耶由此觀之韓政之悖犯義而成其盜名者其姊也夫其姊也夫故書曰盜殺韓相俠累

蟻聞跖說

朱子夏坐有蟻聞長跖於牖下俄頃跖敗蟻嚙而食之予憐其同類也而相殘焉解而置之則跖已斃夫跖雖類也小腹而長跖蟻亦類也斑而短跖雖差小於跖而其鬪甚力蟻亦利所以跖見敗也

存復卷五

十一

跖之鬪而惡蟻之不仁也蓋宮良久有童子來視之曰長跖蓋俗所謂跖也燈壁間善攝人影則損人精氣予不知其實能否也然惡其所嗜之不仁而亦為不仁之嗜矣書以記之

附虛易說

天地之數陽奇陰耦陽不能獨立也必以陰對持故一必二二必四小數極於四凡一二三四之數也大數極於九凡此八九六成數也至五則變為十而天地之數備矣至于則復為一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天數五一二三五七九陽奇之數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陰耦之數也奇與耦相

得一必有二也。一與二合，一生水而六成之也。以
五生數合五成數，故一與二合，則成十大衍之則成五
也。成必有損，故一以爲用，其用四十有九也。合
奇五，則則天。一與二合，則成五。五與十合，則成
五。玄潛虛乃以五行生數爲原，榮本升基五行成數
爲委。藏未升家，又以生成之數十則去一而存九去
二則存八，而三之去七六五四三二一，至十則不
去，積所去之數四十五而存其五十五行，以爲潛虛
此入爲之數也。夫易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奇而耦耦而奇，三才之道備矣。乾坤闢闢化
育之功也。天地變化生物之序也。一往一來，復始之道
也。一進一退，否泰之幾也。又若損之懲忿，窒欲益之
遷善，敗過鳴謙則吉，鳴豫則凶。天時人事之理，茂以
加焉，雖然久於斯道者，其惟恒乎。至若吉凶禍福消
長存亡之幾，以此知來，以此藏往，子曰誠而已矣。知
微子讀易甚熟，衍數甚精，誦卦文彖象文言其應如
響，求予作天地山川人物草木之象，僕既爲之象形
矣，不能無書，書不盡言，寄之象外。

異域說

至正丁亥冬，寓京口乾元宮之寶德齋，適毗陵監郡
岳忠難平陽同知散望台，侍來訪，自言在途訪同泰
宿衛近侍時有佛鼻國使來朝，言其域當日沒之

處土地甚廣，有七十二箇長地，有水銀海周圍可四
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并數十
然後使健犬駿馬馳驟可逐飛鷹者，人馬皆貼以金
薄，連行近海日照金光，晃曜則水銀滾沸如潮而
湧，若於聚其入即迴馬疾馳，水銀隨後趕至，行稍
遲，則人馬俱爲水銀攔，使人馬既迴，速於是水銀
之勢漸遠，力漸微，却復奔回，遇坑并則水銀溜積其
中，然後其國人旋取之用，香草同煎，皆花銀也。其地
又能撚毛爲布，謂之梭福，用密昔丹葉染成，沉緋浣
之不淡，其餘擢毼錦疊皆常產也。至正壬午間，獻黑
馬高九尺餘，鬣尾垂地七尺，即其地所產，來使四年
至乞失密，又四年至中州，過七度海，方抵京師。馬岳
監郡坐同知既別去，錄書而記其說是歲十一月十
九日也。

蕭景茂傳

蕭景茂者，漳州龍溪縣隔州里人也。性謹厚，以信義
著於鄉里。至元甲子，山寇劫掠漳浦縣諸鄉，景茂率鄉人
樹木五柵，賊至堅不得入，而別鄉民有潛與賊謀者，
引之從間道入，由是景茂被執，賊倨坐使拜。景茂曰：
汝賊也，吾何拜爲？賊乃生置景茂軍中，俾籍以誘民。
脅從景茂罵曰：逆賊國家何負汝而反耶？汝之族黨
何幸而汝累之汝之鄉民何幸而汝累之？賊相顧語

曰吾殺人多矣凡至吾若者皆哀弔以求生未有若
此夫儒強不屈者度其志終不為吾用與其存之
以辱焉若殺之以令眾遂縛景茂於樹剗其肉使自
食之景茂含血而罵曰我食已肉雖死不憚汝等逆
賊將碎尸萬段雖拘羣不食汝肉也賊怒絕其舌而
死是年某月賊既平龍溪縣以事聞給縛葬之孔俾
復其家於平勇狀礼曰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
君必報之以爵禄又曰有義之謂勇敢夫景茂者編
氓也卒然遇寇至能備禦以護其鄉有此間之義焉
臨難能死事有敢勇之義焉生雖無爵死宜報焉

存復齋文集卷之五

存復齋文集卷之六

元征東儒學提舉睢水朱德潤澤民著

曾孫夏重編

賜進士湖廣按察使東吳項璠彥輝校正

譜傳

朱氏族譜傳序

昔周封曹未於邾子孫去邑以朱為氏歷世既久源
長派別支為百宗不可殫尋其緒惟吾朱氏世系
陽宋朝議大夫兵部郎中贈司農少卿德潤九世祖
也初遠祖仁軌在唐咸亨中隱居于亳從祖敬則累
官至正諫大夫兼脩國史至十世祖漢賓事梁太祖
歷滋滑宋亳曹五州刺史贈太子少傅謚貞惠五季
艱難徙居睢陽宋景祐中九世祖質積官至右司諫
進兵部郎中致仕偕杜祁公燕申睢陽為五老會宋
人圖之七世祖喬年以國子監直講進郊社令六世
祖椿年入金為國子校勘轉太常丞五世祖源潛隱
弗仕時金泰和中淮蔡擾攘四世祖直閣公子榮南
奔渡江年甫六歲初抵瓜步津舟人需渡錢無有因
為竹篙挂墮江津俄而舟過丹陽公以登焉舟人驚
訝問所以得渡公曰附舟拖來矣衆咸歎異同渡僧
先譏因携以詣吳郡守要青有故慶曆相賈魏公之
孫也實與朱氏世辨乃俾托居於史元長家及長好

讀書貧無以養時販繒自給寶慶初為江州文學仕
止朝奉郎直秘閣此朱氏渡南之始傳也再傳而曾
祖大有仕止寶錄院備撰三傳而祖應得仕止太學
正四傳而至考適國朝初授無錫縣學教諭又調長
洲學諭即謂人曰吾家世儒冠自前代以來俱稱清
白今為學職而祿薄不贖豈將取諸人乎遂隱居教
授不出車經之暇至遺文小史陰陽卜筮之書靡不
周覽元統中卒於家至德潤凡五傳焉嗚呼禮以大
宗小宗之別著為大令而族屬之三捷再授同堂者
則又盡於絕麻然則大宗之家雖五世絕族者亦為
之齊衰三月則始祖者雖百世祀可也若夫歲月之

悠之土地之遐隔仕止之異涂緣逮其宗族者有矣
今則以其在譜者緒其傳有銘誌者記其行事述為
小傳自少卿而下凡八人使吾朱氏之子若孫閱譜
而得其傳聞傳而知其行事庶乎歲久之不忘而或
有能聞風而作興者則亦朱氏之有人焉泰定元年
歲甲子正月初七日曾孫朱德潤序

東陽柳貫填諱

高祖諱貫字貫道世本亳人五季徙家遂為睢陽人
少警敏嘗讀書一覽輒不忘明道中登進士第積官
至右司諫進兵部郎中治平中贈司農以卿公傳學
有識度常上書言治道簡賢愚不當並進若賢者在

位則小人化為君子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上嘉
納之又言方今四方粗安然非謂太平也何則北有
強鄰西有數虜數擾內地兵疲于外民竭於內而廷
臣晏然自以為太平往年西師大舉州郡虛耗設有
乖弊而起雖善治者不能料其後也況秉樞臣與
戚里同事忠勇之臣不得盡力邊隅此陛下所宜深
慮而明斷也上獎諭之擢右司諫慶曆中將大用為
言者忌遂以兵部郎中致仕退居睢陽偕祁公杜
衍司農卿畢世長禮部侍郎王渙駕部馮平為五老
會亦人形於繪事歐陽公為之賦詩皇祐中卒年八
十九子喬年

宋史卷六

三

八世祖喬年字公壽以蔭補為太廟齋郎少英爽自
負數上書言事為國子監直講以母憂結庐睢水村
躬耕五年俸劬骨立再起為郊社令卒年五十六子
椿年

七世祖椿年字崧之金天德中海陵王南征盡有淮
蔡之地大定中公以選試經義中格授國子校勘文
字三年轉太常寺檢討因議封事不合乞歸田里十
年將有事南郊起復為太常丞上所撰郊祀禮書其
略曰人主事天所以崇報本也若幣帛犧牲儀衛音
樂過奢則煩民而瀆神所費甚廣矣古者掃地而祭
蒲苴菜越席陶器粢尊而能格神祈天者以盡誠敬故

也後世禮文多而教其闕蓋非報本之義也世

宗廟之尋轉掌國史判院事年三十三子源

六世祖源字昌本介潔不群少時不交

人事出謂人曰吾所交者古賢人事何如若輩言

猶出復開戶如初然少嬰疾金承安中卒年三十五

子子榮

五世祖子榮字公顯晚號信庵少機警對人似不能

言金泰和中淮蔡擾攘公年甫六歲從居人南奔至

揚子西津舟人需渡金無有因為竹篙挂墮江津俄

而舟抵丹陽公躍而登焉舟人驚訝問得渡意公徐

曰附拖來矣父皆嘆異同渡僧兄譙奇之携詣吳郡

守賈青得寄育于史元長家及長好讀書貧無以爲

養時販繒自給寶慶初詣行在所上書言時政授從

政郎江州文學又言方今邊隅之臣常受制於總領

官或不諳軍旅者經畫之際輒成齟齬自今已後朝

官雖帶總領亦須諳練軍事庶幾調度合宜况邊庭

之上民情未決險阻未知而輒易守臣此皆措置失

宜也書再上時相難之不報三年轉左虞提轄進直

秘閣咸淳中因論事忤賈似道送大理寺問得秘書

家鉉翁力辨免然猶以婦正人安置淮西至元十三

年江南歸附公婦卒於吳年八十三子大有

曾祖大有字應之性嚴毅雖盛暑冠帶不褫景定中

游藝鄉校赴邵用黃甲免試授太學錄上書言方今

川口襄陽淮陽三鎮糧草不繼而兵多疲弱宜遣公

還州郡適送糧草使持重之人深溝高壘收丁壯為

守禦計設有北軍至堅壁不動則速來之公前進則

有後顧之慮退保則不能久勢自解矣書上賈似道

以為切已不報既而似道謂曰汝賈門婿也何言事

若此公答曰某故賈魏公昌朝孫婿也由是似道益

銜之竟以事籍其家送大理寺問得秘書家鉉翁

力為之辨遂以婦正人安置淮西至元十三年王師

駐維陽公即着青衫乘白馬徑詣軍前伯顏丞相以

為宋探馬得引至前公具言似道誤國失信枝言忠

良故某得至此時平章尤公本因曰宋某名士

遂堅欲爵之公辭以仕官非所願但得正名義歸田

廬足矣南服既定丞相以尤平章至吳城凡公所籍

宋某家產悉還之由是頗營業為隱居計晚歲內典

與阮登炳何處尹等結華嚴會大德三年冬忽說梵

網曰予其逝矣熏沐危坐中宵合掌脫去年七十七

子應得

祖應得字仁仲聰敏有材幹事親至孝定省之暇議

論古今父子自為知已成淳熙午以上舍生會試授

秘書省檢閱文字再授太學正以父言三鎮事忤賈

似道安置淮西至元十三年江南歸附後復吳中

居儒司以學校廢薦起提調學事改營廟學和孔子
使端游歌詩經邑子偉之學既成即復歸隱或勸之
止曰燭之寶已之聲中牟之芻豢未遇彼何心哉又
曰人生一夢水齋而泊火盡而傳天得也大德五年
卒年五十四子瓊

老瓊子進玉機樞中隨父祖間開進得復端吳年
二十五儒司薦為無錫縣學教諭又調長洲學教諭
餘謂人曰今世仕祿不足養廉將學而取諸人乎所
自當以資其生乎遂開門與諸生講授三十年不出
城府專經之暇至百家子史陰陽卜筮之書靡不周
覽聞人有能學如不及窮老盡堅至弗退暇食遂與

存復卷六

世事日薄一室整然陶器琴書外無甚物歲久人持
去而不較性疎坦每游林泉佳處遇樵人牧子即與
忘情談笑終日清貧晏如也三山劉宗師贈號明復
先生晚究易傳作先天後天八卦五屬之圖明動靜
隱顯屈伸之理占歲時豐歉雨暘祥殺悉有徵驗至
順元年歲庚午秋積雨後屋崩忽謂德潤曰明年
歲在辛未幹金支火火弗勝水民其災乎然吾大限
六與歲君併吾其弗支矣曰來倣汝為梓博奪身之
勞以令聞廣譽忌之招也謹之豕曰人道惡盈而好
謙節之豕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凡人欲之
者本於奉養之厚也先王制其本以節之後天也

然久於其道者其惟恒乎以之備身其惟復乎決其
誌之吾家世儒冠先世渡江以來遭家多故不絕如
綫百年五隴汝其保之汝毋死在坐甲向庚前望有
水在艮之坤有剝復之象焉順而止之所以觀象七
日來復利有攸往若順而守之其有復興者乎但隴
抱陰防陰險忌然吾擇之審矣宜弗踰此噫造物者
生我我亦與造物游耳莽祭之禮汝其勤之德潤泣
拜曰敢不惟大人之言是聽至冬得寒疾明年春正
月卒年五十八

趙承旨跋昨陽五老圖

存復卷六

五老遺象儀刑儼然觀之使人肅然起敬朱氏子孫
而能保之真盛事也吳興趙孟頫書

虞伯生學士跋

歐陽公次韻謝借觀五老詩云脫遺軒冕就安閑笑
傲丘園繼倒冠白髮憂民鉅體難丹心許國尚相桓
鴻冥得路高難慕松老無風韻自寒閑諸優游多嘯
和新篇何惜盡圖看當時君子其發愛想慕固已如
此况二百數十年之後併得瞻拜五公遺象於一日
豈勝幸耶乎想見其高節盛德余合於治安極盛之
日三代之下不亡鮮乎卷尾諸公所跋皆南渡名卿
賢大夫觀其書而思其人則有感慨係之者矣按跋
語淳熙以前在畢氏紹熙以來在朱氏今幾二百年

仍於朱氏之曾孫德潤見之信乎有德者必有後也
歟泰定乙丑十月一日蜀郡虞集書

汶上曹元用馬祖常拜手敬觀

廣平程鉅夫拜觀

姚燧馬照元明善

致和改元八月晦河東劉致天台周仁榮宛

平曹鑑彝吾鄧巨川同觀于吳福孫樂善齋

水襟久之謹識

天曆己巳清明日濟南韓鏞題于弼教堂

至順三年四月十二日宛丘趙期順拜觀

至元六年後庚辰歲西夏王倫特拜觀

至元七年後辛巳歲春二月八日白野泰不

觀于吳郡朱德潤之集古齋

許段天祐敬題

朱氏故岳部郎中致仕諱貫在五老中其次四會

時年八十八其後以金兵迫逐渡江僑居姑蘇

曾孫德潤復以藝文遊晉紳大夫間世澤之滋於是

乎在東陽柳貫題

嘗讀睢陽五老詩喜從遺像見光儀青雲事業俱

謝白首衣冠各施期喬木故家今尚在高山景行有

餘思千秋萬古丹青在珍重仍孫為刻碑晉寧

後學王守誠拜手

五老衣冠圖盛事丹青未數上虞山典刑如在八九

十宴賞以來三百年珍重當今人物論風派在世子

孫傳悠悠幾度東門市著德令人敬儼然俞焯拜題

睢陽五老並虛邪近代衣冠掩不如千載高山存景

仰憶從臨浦望直廬湘人李祁書于范氏之義左

嘗思拜觀五老圖象來吳中乃獲瞻拜於朱公之孫

德潤文房豈不榮幸哉詩云謝人君子其儀不忒其

儀不忒正是四國杜本敬題

右宋睢陽五老小象一卷常懷盛治之時人物不

減三代五老高年雅望告老燕居適同里閑遂為嘉

會圖而歌之以為衣冠盛事非今三百餘年儼然如

生陵谷變興獨吳中朱公之曾孫德潤能寶藏之德

潤嘗以才學選為提學官時出此卷於捐紳間因以

自勵予亦省中吳獲拜觀焉於乎文獻遠矣朱氏業

萬子孫其永保之番陽周伯奇敬書

右五老圖譜故不陽誠齋范五湖諸名公題跋

另有集卷不陽誠齋朱德潤拜手敬書

存復齋文集卷之六

存復齋文集卷之七

元征承儒學提舉睢水朱德潤澤民著

曾孫夏重編

賜進士湖廣按察使東吳項璉彥輝校正

贊跋

李伯時二疏圖贊

妙哉龍眠儀彼公卿圖餞二疏還歸其鄉漢嗣中表誰其曾孫霍也無術宣也少恩匪躬之節孰不君位高愛博謗主桀疎弗有退也胡知其榮南金車蓋幢旌進則師侍退則士子我孫我親來借伏觀明仁殿書舜歌南風詩賜功德副使

小臣宋德潤拜手稽首贊曰

於昭聖皇金文玉章宸思層造鳳蕭龍驤南風之詩嗣舜重光克念克敬盡美大韶書賜臣只俾示在朝有協皇猷庶事孔昭解慍昇財用康乂民民懷而欣若時南薰凡我臣子欽我聖文

湯先生碧山圖贊

碧山隆隆有吳之墟松柏歲晚草樹春敷流泉噴薄浮雲捲舒肝脾太古抱質嶷秀如行之端方村之茂茂聖仲尼比仁者壽

丁晉公畫像贊

岳清以淪形堅而耀其遇也

布福其榮也刻玉天書其梓也禪悅道腴方其玉堂中書不知為唯雷道之盛遠及其一紀之紆然後知否泰交極而反覆天道之盈虛者乎

太極圖贊

道原於天無極太極陽奇陰偶聖用作易惟子周子厥圖是寃象帝之先無聲無臭三材既立人稟獨秀有物有則厥脩在懋萬理一貫惟心之靈秉彝好德周或不承仁焉生物隨類賦形稟異欲茲克復惟誠天高地下嶽峙川流希賢作繪用贊大猷

幹克莊侍郎賀蘭山圖贊

賀蘭之山大河之西毓秀孕靈發天機我幹大夫

風雲之姿江湖氣節月露襟期村為國植學則民師用作斯圖品物象儀

貞觀西域圖贊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內撫中夏外綏四裔在唐貞觀房杜迭用遠夷來庭西域效貢乃命特圖肖其形記彼風土方物攸呈自茲迄今八百餘祀宏矣大元覆天無際懷柔百靈莫不來王共大梯海航東盡玄菟西逾越裳南金柁矢象齒琳琅昔效貢職今入王賦昔為外臣今則內附聲教所被遠邁漢唐儒臣奉職翰墨流芳觀畫思古文物至今萬方一統萬古一心藻繪大猷金石永堅黼黻丹青帝袞萬年

雪鍾趙圖贊

天開雲雪紛紜鍾趙降福神辟百邪靜乾坤屢豐

吳仲常太守德政碑贊

封建既遠列郡置牧漢稱罷黃文翁興蜀教民耕桑
私食用足愛脩禮義用厚風俗衍衍吳侯古訓是勗
恕以容衆勤以惜陰不苛不猛不驕不矜豈弟君子
實獲我心

跋蘇武還漢圖

蘇子卿杖大節歸漢水心謂馬後賓駒所以官至
典屬國德潤觀古考績功疑惟重惜乎漢不如古

跋王儀伯尚書棠石

可以實之嚴整可以附之嚴廊其將接風雲薄日月
又奚必問其枯槁豫章固特因筆墨以發其光

跋讀碑圖

智可以絕人而不見其智者謂之大行彼楊脩知此
乎嘆息而書其黃綃辭後併戒夫機鋒之凌人者

跋麋光祿世譜

麋氏世顯於宋自政和中至嘉熙合紫眩耀可謂榮
矣六傳而益貴獨惜讜言危論及於先儒二蘇之於
程氏益有未之知也故嘉祐治平之間先成厚之
替士子一言不合遂有蜀洛之分公至紹聖崇

跋司馬溫公於范忠宣手帖上書通鑑藁

寧開遜為君子之厄可不慎哉麋氏既為吳中故族
七世尚以廩吏稱而傑先曾大父與顏先生堯煥同
年之日蓋嘗述麋氏之出處所謂南山翁事實是也
司馬公通鑑編年一變班馬舊史之習而國家興衰
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備此書矣故以事
繫年月以月繫年而不以日或以年不以月者蓋週歲
之中記事之要摭為一編而君臣父子之是非得失
互見使人得便觀覽者春秋之義例焉此藁標題晉
永昌元年之事是年王敦還鎮元帝崩此江左立國
之一變也故公不得不手書之范忠宣與公雖居相
位今獲觀二公手筆於一紙豈勝幸哉

跋瀛海圖

渤海之東有岱輿圓嶠方壺瀛洲蓬萊五山其山不
峙帝命禺疆使巨鼈十五以負之而龍伯大人舉六
鼈於一鈞於是岱輿圓嶠失負而沉故山海經止云
三山然世人莫得而至焉豈其山川遼絕風氣迥隔
而是山或海中之一國耶不然何以曰四海之外猶
齊州

跋鍾趙氏小妹圖

應齋閑覽云宋皇祐中掘地得宋宗慤母墓誌刻石
其姓名鍾趙氏小妹之始見於簡錄也今

觀石恪所畫一年少婦人四女鬼相侵豈謂是耶其行筆老勁俾色妍麗猶有唐人遺韻故可貴也

跋雲海圖

山澤通氣昇而為雲天一生水環而為海君子李以致其通如雲之卷舒無窮如海之融會貫通可也海虞盛君以雲海自稱勉為圖之且為之題云

跋王達善山水圖上

象外有象者人文也故河圖畫而乾坤位坎艮列而山水以養正蓋作聖之功也故君子以果行育德象山下山出泉王君達善求于作山川之象其突然而高窪然而深者山川之勢也鬱然而青瀟然而蒼

者山川之氣也其所以高深而青蒼者山川之理也惟理至微惟象至著僕既為作象矣不能喻之於理王君其必有自得焉

跋張南軒先生帖後

南軒先生平日以勝私室欲為真積功夫此帖義仲權教授推于德華漢陽關為能明義利之分又復顯其充此志以達於事業誠可為世教之良訓也

蘭亭叙跋

蘭亭蘭亭既入昭陵而歐虞褚薛偽趙諸葛之派摹本盛傳于世蓋如鈎響獨與真蹟不差毫厘而少韻度今觀此本風韻超邁非鈎非搨乃當時對臨真跡

其轉摺向背真褚河南筆意宜米南宮監賞為書家之墨寶也

跋馬遠畫瀟湘八景

瀟湘八景圖始自宋文臣宋迪南渡後諸名手更相彷彿山卷乃宋淳熙間院工馬遠所作觀其筆意清曠烟波浩渺使人有懷楚之思

松石村子贊

蒼松蟠蟠白石屹屹彼何人斯來盤桓豈長沙之賈抑魯山之元歲月云邁道阻且難我思古人慨其永歎

跋徐孝子和傳後

孝乎徐氏子為人所難為割兩股而瘳二親假手於人則不可也躬操刀則心忍焉為君臨陣身披數槍而人謂之忠者敵者傷之也忠孝一也或曰割股而瘳親親存已亡孰能養之况臨忍之際未必能果其親可也於乎彼徐子者謂身存親亡昊天罔極故寧有親而不有身也以為必如是做者有所為而為也

山水圖跋

四極八柱河圖所經三河九江大禹攸疏仁者樂山以靜而壽知者樂水以動而樂故君子以果行育德象山下出泉以返身脩德象山上有水以懲忿窒欲象山下有澤以虛受人象山上有澤書不盡言并著

象意

書黃竹村漫藁後

詩者志之所之也然非觸於情之所感不能見其志故嗟歎咏歌者由情感於物也是以比興生焉體製殊焉自三百篇以下變為騷而為李陵蘇武之五言由五言而加七言則音節不外是矣雖然體製有限而物情無窮上曰得天理民彝之正者為義豈徒月露風雲之辭而已今觀黃君對用漫藁真有物風騷之雅製者因書以歸之

強山人小像贊

若有人兮被羽衣蔭長松子棲遲一琴一鶴兮蒼頭有隨揚揚乎自得表表乎半安蓋將從冠冕而習禮儀子有美材兮不見知銚心雅學兮方有為躡青雲以為期

題宋元暉集畫冊

畫者畫也畫者畫也自奇耦而成象在天為日月星辰在地為山川草木古人識之於圖書所以備仰觀俯察之驗其派為象形寫貌則為高人逸士之托興爾若唐之王維鄭虔宋之燕肅李公麟輩皆以明經博學之餘濡毫象物又豈茲函越鍾之比耶

溇泉圖贊

維天至大惟聖則焉五德比象溇博淵泉周遍其積

靜深其源言則民信動為民先至聖之德如天如淵至誠之道其淵其天欽哉古訓繪畫莫傳凡此後世故告勉旃

石岩恭政山水圖贊

周官六計廉善敬能考治居上臨民政成肅肅道公直哉惟清謹持憲度百司是懲入贊大機式佐阿衡千載丹青用垂今名

買道寧山水圖贊

易奇耦也禮敬也春秋王法也書訓誥也詩風化也五經一理也六藝一教也道之寄也寧者安之謂也乾行艮止岳峙川流尤為道寧之至善言不盡忠記

之畫圖

題高孝敬尚書雲山圖

高侯以文章政事之餘作山水樹石落筆便見雲烟蕭蕭之象真所謂品極高而韻度出入意表者也

題王恭政贈畫王俞伯澄序後

河圖象數人文一畫數以數生象以象物日月旌旗山川鼎彝垂裳作服五彩彰施貴為尊列為民宰惠此後世以協綱常勗我伯澄肖形是圖陰理一為形萬殊外形內性丹青宜極進脩在學俾復厥初

題宋思陵書東坡二詩

右宋思陵書東坡先生人參地黃二詩筆意勁有

鍾繇波法比楊后坤寧殿書則柔婉不俚矣書此以俟知者

跋大星記

至正四年秋進士普頌治安李一初丁誠之俱以去官自金陵同舟過丹陽道經竹篠鎮夜二鼓有暴客拿舟而來欲殺奪三君子之舟且行且避相持甚急呼兩岸告人不應呼鄰舟人不應乃籲天而俾僕夫持靈像具俄頃有神光如大星降及蓬樅復翔而起照耀如白日於是暴客驚噪而退嗟夫其亦危矣當其呼兩岸呼鄰舟人不應赤子匍匐將入井之時也而岸人舟人獨無憫隱之心乎至此而神光獨下臨

存復卷七

又是天之陰陽下民而敷祐下民者未嘗斯須而不在此也而人心之天乃救世習俗之弊而忘其同類相恤豈不為禮教之所闕歟若夫星官之三階九列太極攝提之屬帝卯者百二十四可名者百二十其昇與降弗暇究矣姑書此以歎夫世道人心之不復古焉

題成性齋

成性者天理本然之善也人生而與物接則情生焉情生則欲隨而至物欲蔽則天理虧矣故君子必當省察克治所以存其所存而復其天理之善也故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其以

是夫

跋黃子文詩卷後

自偉書編簡之製廢而筆毛書字尤便紀錄上而諸命下而箋表章奏與夫紀言記事之史民風歌謠之詞莫不皆藉模寫以傳於世其書法則自二篆變為隸為今為楷為章草行書漢晉以下代不乏人然學書者不得佳筆則不能楷法而墨杆格而不勝虎林黃子文擇充製筆間嘗試之雖不如古人用筆意得失齊圓健之全然轉指向背八法具存亦足為實音之雅稱也因書以端之

起蟹圖贊

淵波浩渺山木騰騰春雷奮起頭角嶄然嗟為擇風吸為甘雨陽德正中施澤九土

跋明皇幸蜀圖

天下無事忠臣之言輕於鴻毛視大盜之如草芥及陷亂增謀臣使將竭天下之力而不能救然後知非言之輕聽之者輕也明皇之不聽張九齡而致禍山禍者蓋輕聽也噫玄宗聰明之主也使重其聽乘輿殆無西幸而斯圖或不見畫於後人也

祭文

祭呂梁洪文

維至治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朱德潤母次呂梁謹以

臺酒鴨肉敢告于洪之神曰昔在大禹奠民九州九
河既導為梁為舟易斯凶洪斯然其石舟並行百
夫屢力告尔河伯尔司厥中於皇天朝之土事寧貢
賦万邦靡舟不經神之聽之石則在山難石矣陰舟
載不艱醴酒有肉敢告河伯匪則我舟万民是福

祭太尉廣王文

維泰定二年五月己酉朔十五日癸亥門士某等
謹以元醴少牢盛饌庶品敬祭于推忠揆義協謀佐
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上柱國駙馬都尉濟王
之靈曰於乎惟靈帝錫帝塔貴崇世爵富有國位生
為功臣歿有廟祀委委傑特出於人表忠烈義勇本

祭太尉廣王文

乎天性學自世祖神武皇帝經營四方赫赫皇中
土既平無遠弗屆無人不將于時先王挈國內附相
平遠荒爰降帝女式配于京萬生賢王克孝克勤至
元庚寅哈丹聚師塞於東疆王年十六寔奮厥武凌
險突圍來朝于廷請師靖亂克配則平帝曰底績錫
第於都作藩于邦俾尚帝女世爵其降丁未之歲嗣
贊仁宗定策即內除姦孽以扶武皇遂拜師傳增
封濟陽仁宗嗣位念茲戎功復加太尉顯顯令聞幸
昭先世三韓之民式又武康昭昭厥孫子用保其疆惟
王之生蓋心勤苦跋涉世涂東西北南靡所定必後
播西裔或顛其趾及來壽期竟至於仆於乎哀我初

以榮名如月必虧既讓爵位將順將適胡為纖獲竟
至於詰天奪斯人俾貽後憂凡我門士如騷如躑有
噓于懷有淚如洗茫茫逝川匪晝匪夜豈伊降神際
天惟嶽潔性稟盛有醴醑鬱靈其來歆以慰懷德

祭呂仲山縣尉

於乎天理之冥冥吾不得而知天理之昭昭吾將以
為期謂仁者壽而善人是富則仲山何遽止於斯仲
山之生少也孤特長而聰敏粹然其安行不違乎繩
墨言則慎於樞機克孝而謹好學而思方一命之初
拜時奉親以為怕胡纖疾之弗起俾吾儕之見疑三
汰而慟涕酒明齋上為鄉里悼下以哭吾私於乎哀

祭王對能祭政文

於乎王公名節始終濟時之材有德有言弗貳弗猜
歷任牧伯民教而安緝之以威濟之以寬公之去官
民留攀轅曰帝有命我公是宣公即他郡誰撫我顛
願公在憲庶哉暴茲既陟臺端靜默以治弗猛弗剛
式勸有位及贊省垣有敝賦府重役其民公曰民來
官賦有常既輸既貢奚其多章致辭告老方期永年
胡為纖疾永別下泉惟孝有子惟忠有世清白傳家
公逝弗死

祭鄭信卿左丞文

於乎維公偉器夙成清規自勉有文不燁素於為絢

當迄祐之隆平諷燁聯之冠冕公日侍於紫檀屢承
恩於清宴當眷顧之優渥亦承機而投諫賜金盤之
錯落榮錦衣之煥爛方彤弓之錫慶俄鼎湖之號繼
既拜命而佐省又司糾於風憲治不餘而吏戢賞不
濫而民勸嗟小子之辱識陪儒臣而進見公拭目以
憐特每當朝而興薦念江城之寥落颯悲風於原甸
聞公計而躑躅嗟逝川之不返慟衷情之一哀愴臨
風而三奠

祭柯敬仲博士文

於乎敬仲止於斯耶謂義分難以固守而假之以權
吾不知莽莽者何利以及公姓謂智力可以必就而

祭文卷七

濟之以寬吾不知蒼蒼者何明以鑒四方諒天道之
難識識盈虧之有常或祈主僭爵於席寵或離疏擇
驕而享膏粱審用舍之有節知窮達之難量敬仲之
役焉為使予悲傷當迄祐之六楔予挾冊而觀光同
君游於京國咸弄翰而翔翔及至泊之末紀又同歸
乎江鄉嘗與笑譚今古狎弄杯觴米家畫舫柯氏松
箴發纖題於十嚴探古雅於奚囊予既勝於林泉君
竟躋於帝旁際天曆之景運侍清宴於奎章金馬石
渠圖書之府商彝周鼎宣室齋房念前席之方隆遽
烏弭之遺良遂息駕於東吳迨終老乎耕桑俄而如
壙如櫛爰求千倉將經營其歲暮何一疾而弗康改

賜所於莊榆迫靈辰於大荒豈期變出意外事返康
莊得非義分有限而智力有竭遂禘覓於幽室於乎
罔冥為元吾聞於楊藏身於終吾聞於亢倉天迴地
游風高日涼靈有巡而謳有緇有肴而壺有漿慟
衷情於千古魂彷彿而來饗

至治元年夏丹過彭城有樹而丘者咸稱為亞
父塚因奠之酒而陳其辭曰

人臣享榮名於當世有微勞而功稱胡丈夫之執羈
絏終竭力而無成固天命之有在悔數目之弗聰苟
當時或悟於斯旨吾不知曷智其良平豈項氏之非
君抑丈夫之數奇夫豈不知言之不用後世謂事二

祭文卷七

君者為何為故寧先地下而待項弗聊生而漢師慨
英靈其萬古茲傑士之所悲踴高原以悵望酒三酌
而風淒

代諸生祭陳寧極先生

於乎先生粹德之清吳邦之英學究邃古心傳至誠
講貫之切字畫之精三圖右書至老益劬念昔亂
橫經座隅共盟正席先學之初洒掃振柱先生之居
朝夕獲誨言論孔數然猶猶作我範軌義為師生
情若父子先生既往我徒哀倚尊筵在前有淚如洗
臨風三奠先生以起

祭亡弟方山文

維至正四年歲在甲午十一月丁亥朔越十五日辛
丑長兄朱某等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亡弟方山之
靈曰於乎昔我朱氏自淮祖江來寄於吳歷世有傳
克嗣儒業尔之早歲忽慕老子勉循循若儒家嗣
二師既往尔宜歸旋矣念舊德守廬弗廷遂罹禍橫
切于尔身疇昔之旦予亦語汝岩壑翻覆豈可容足
汝竟不悔遂罹顛踣今汝既往众人咨嗟众人伊何
我哀實多念昔垂髫同居膝下父母之心同氣均育
怡怡鵲原靡有抵牾貧賤憂戚保茲外禦方期白首
歡以為宴豈期永別將後之夜汝言不忘今以少子
使嗣汝後春秋祭享永歆其祀尔靈在堂嚴垂有時
仲月壬寅寔少屆期舉尔靈柩往陽山西有肴在筵
有酒在卮靈其來饗我幽思

廣祭文

於乎同氣之生一本三枝昔歲之夏既折其一今茲
冬辰尔又棄去四十八年生為吾弟詩書之澤尤藉
雋永豈期永別於乎蒼天誰無兄弟如足如手交恭
之義怡怡之情念茲痛割有淚如傾尔靈既來尔柩
在壙酒肴具陳祭奠有助考妣在山嗣續在下辭鬱
佳城西南其户尔其安之以永斯慕於乎哀哉

重建天王堂疏

天王堂居子城西北六百餘年勾吳地為甲郡

十萬戶之往來瞻仰遠近咨嗟謂古跡雖存但
垣壞地待新功重建須還列棟飛甍要金甲度
必藉青蚨用度敢求公力同結勝緣願神靈陰相一
方祝天子聖躬萬壽

河西僧惠廣住觀音庵疏

觀音庵在府治之北垣慈悲顯相舍利子來國都之
西夏徽崇在特豈曰雞園聊資土苑然菩薩之晨香
夕火燄燄之朝藿暮塩仰扣檀那同結因果况烟
地開旋推跡實望信人丁粥飯緣共成勝事
焉清風道人結屋疏

蓬萊別館創業猶駐景之難

蓬萊別館創業猶駐景之難
之所青山雲水此地吾家石洞烟霞當時書隱然則
一臺臺址豈可容身要看植柱構梁便須着力幻出
一佳佳境永傳萬古清風願施士相與樂成使道人
恬然穩住今日債泉為寶地共結勝緣它年凡礫是
黃金同歸大道

請諸儒文會啓

茲以勾吳江左之甲郡古有三讓之遺風曲禮天下
之一經時書六行以比德官師雖具以大典鄉人合
講其常儀郁郁乎三代之文寔為有叙濟濟乎成
宣曰無人式厚士風請敦文會蓋聞朝以爵貴鄉以

齒先非高年無以達尊非厚德無以服人非酒無
以致敬非具膳無以合歡宜就月初請從公紀尊卑
禮讓長幼叙陳有小善則相勉其行有微過則公正
其失諸經論史庶流千載之淳風酌酒賦詩聊舉一
時之盛事願聞札式用列會儀

謝元顏子忠御史薦啓

某感竊以迂選在省部式嘗用於賢材薦章出憲臺
爰下錄於賤士過蒙褒獎益重兢學切念某學本荒
疎材非器使自結髮受在三之教惟孝惟忠至成人
知無二之誠策學策魯終年業繁粗知往史之評積
力簡編莫究全經之旨年踰五十竊位儒臺學慚四

科叨舉文翰自惟滿溢敢望迂陞再履獎裁抑深使

倖此蓋 子忠御史相公以人倫為重以儒道為

宗推賢尚能錄不遺於小善拔茅連茹素嘗忘其鄙
愚而某分已過隆村冀充用蒲柳之質難期老成驚
蹇之材終慚遠到辱掄揚而增愧思補報之無方趙
武子薦士六十人咸登庸於朝野崔祐甫除吏八百
數為異屬於銓衡謹奉啓以謝伏惟台詳俯賜鑒念
不宣

寄王君實侍御書

德潤遐遠丰度將二十載遐想昔者陪言論於座末
每辱溫存論以世故迨今思之感激無已德潤自揆

迂野之質非適時用遂甘分草野然每北望引領時
有不能釋然於懷者思公文章器業清識雅望與年
俱長而襟賞荷堂下之知歲簫雖積能忘情乎德潤
庸陋未學素無足道南端以來饋粥之暇猶能勉強
先儒已釘之經史已詳之典札下追遺文小錄亦不
敢不究心然赫蹄之書非可以發揮盛旦之光華者
比蒙以纂脩史事見招然固思之京國人士所集其
礎網舉要左右之士趨承教習其必有麟經筆削之
旨集遷固所長之論紀三辰五星之變見志方獄土
守之沿革以成一代之盛典者矣又奚待未學然後
備便令哉時康得遯草野之素志萬幸萬幸嚮仰之

私臨風悵然伏冀以道自重即膺台鼎之寄不宣

寄克莊侍郎幹公

德潤去夏初在湖山拜別燕鴻南北岐焉隔歲星環
北拱無遠不然與仰德慕義於千里之外者同尔茲
者朝野晏清纂脩史事儒家戴白之老咸所望也捨
裁願指辭筆一王之法必有攸當歆羨歆羨昔者歐
陽氏謂五代以還主盟中夏者雖不一姓而建國紀
年則有殊例國臣雜傳則有殊例三辰五紀則各因
其分野職方地圖則各因其疆域然而得失不常事
六隨變筆削之士承教於左右者必有博聞遠識以
成一代之盛典矣區區淺陋奚敢重辱薦言人便得

奇示脫葉之萬一以祛惡感尤見不棄德調固守
賤久無他望得賜遂志草野萬幸幸道尚書和
公肅幹自持始終一節且不歸貧賤故敢附字上達
臨風慨然尚惟於察細繹之暇伏冀為國為民自愛
以膺鼎鑒不宣

寄邱菴虞先生

某賤遠蒙範將二十載思在京邑日從游於左右飽
誨益而熟川飯星霜屢移如隔世然嚮仰之私當如
何哉去歲楚石琛上人來吳且寄體說康勝為慰某
區區株守如昨自還家前數年間適罹七喪憂虞備
歷遂使素志俱違無復曩時過從之意某亦自知非
適時用惟杜門強學凡出處窮達一聽於天而已將
復何為茲因張從道經歷為其先大夫乞銘於文衡
故特奉狀以誦台候從道昆季久寓吳下清貧晏然
而奔走教幕於門下之心久矣况其先大夫歷仕南
北俱稱清白誠可稱鴻筆之標題者故敢僭干楮墨
若其潛德之著著於文章則與石不朽矣餘遠未涯
參晤伏冀順適以膺著福不宣

上王伯洪中丞書

某嘗讀蘇老泉上歐陽公書怪昔之賢者飢寒困窮
之下勝以彌於人蓋謂唐韓昌黎也夫韓公豈好辨
於人者必有自矣愚聞古聖賢之所以立天下也自

正心脩身而至於治家國公曰誠而已矣曰教曰政
所以明綱常之要者公無非任賢而已傳曰湯執中
左賢無方詩曰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以上
世明良之會不過如此而天下治惜哉自秦壞先王
之法上之人養士之禮廢下之人奉公之道殊農工
賈不能盡其業以供於官士不能盡其道以事其上
或以術教或以機辨異端紛紜之說以干時君而士
之業卑矣雖董仲舒賈誼之賢亦上書闕廷愈進愈
退唐人上書詣朝堂詣宰相時長史司馬以下將相
得以自辟除而操足以仁其家韓公負大賢之材而
當世無以仁其家者誠不免飢寒困窮之難由是所

存懷集上

觀上世任賢之道豈非時降而使然耶蘇老泉當承
平之日有山田百畝非凶歲可以無飢此古所謂獨
善其身也豈蘇公之願耶愚竊謂今之書生有山田
百畝可得安耕而無飢乎則其難矣又有甚於曩時者
矣士君子立身行道揚名後世蓋亦難矣推其本源
誠信不立也先儒謂惟後漢清議為義然每觀李膺
范滂以名流相高顯然將別白是非而黨錮一興貽
笑後世蓋當時諸君子知名教可貴而不知名教可
重也知名教可貴而疏別派等不如重名教而與賢
材賢材興則派等知所慕矣又何是非別白之能聞
哉切惟閣下負道德之聲名當權衡之要道能臨

世之得失審時事之興滯開誠布公舉賢任能不避
小嫌不辭難事施之今日垂之後世此一時之機也
故試論韓公蘇子之出處以及乎上世誠身而天下
治者惟閣下其察焉

上山堂院使

某奉違鈞範又逾歲篇北嚮馳情曷有弛日去冬聞
除書到江浙有宣政之首命某將謂克日可拜塵後
查厚候江濱竟無來節迺知別有榮擢又不得接晤
語心旌搖搖愈深思仰春暄想惟鈞侯動履介福某
杜門讀書無足云者南俗日薄惟自謹慎亦伯帖木
經歷去時已嘗奉書於左右想達鈞聽茲因尚書相
公赴京之任便中略此奉狀尚書仕浙廉幹之績始
終若一又且不棄儒賤故得附言達鈞聽公暇想
為國為民自愛言不盡意伏冀鈞啓不宣

存復齋文集卷之六

存復齋文集卷之八

元征東儒學提舉水朱德潤澤民著

曾孫夏重編

賜進士湖廣按察使東吳項璵輝校正

詩

錢塘江樓晚眺

烟光凝遠野歷歷還潮今古凭闌意夕陽紅未消

陳留二首

齊河通汶水遠樹遍陳留將相布衣極何須萬戶侯
古木撐頽奔流出遠灘廟謀開國後平易近民難

邂逅

邂逅得傾蓋江邊逢故人班荆無別語長記曲江春

雙松

雙松倚蒼石風雨太山阿忽化蒼龍去參天節際多

黃子之製筆

山人縛兔群曉踏南山雲免置不脫頤製作中書君

晚春即事

柳絮覺春歸輕盈看飛東風好收拾莫遣墜征衣

又

誰道林鶯老金衣薄更新春來復春去老却看鶯人

又

春睡倦不醒午鷄聲喚四百年心上事幾欲夢中平

又

柳絲綠十丈蘸水綠條鮮何事江邊客相過不繫船

又

春情掠客情離思每相縈春去九城外客行多少程

賡龔子敬先生十清詩

無弦琴

虞舜配五行文武加七弦作樂苟非聖一絲不敢懸

硯石硯

落星一誤化突兀書窓前玄雲和墨汁容我筆如椽

煮菴壁

聖賢訓萬世黎美猶不替彼隘一食萬錢安知蔬味淡

竹几書

質當破新管簡繁勞前功何似憑青几箋詩論國風

蘆羌水

杆凍雖受辛和羹非灌畦醉中嚼寒玉未敢論醢鷄

磁瓶粥

學苦甘食淡不學

鼎食有餘憾

魚油燈

鮮以充口腹脂以然膏油堪輝對黃卷終焉弗吞舟

楮拙火

手斲茯苓根煉藥候丹光爐夜向子一氣回春陽

茅屋霜

十月寒氣肅編茅補陰漏青女莫散威初陽在林岫

柴門月

團團荆扉月影轉如縷金夜深啟門坐清光滿長林

團扇古木自題

紈扇何皎潔團團無纖翳聊揮古木枝換却月中桂

秋林平遠扇圖

碧樹遠林杪西山爽氣浮微官抑何絆不及謝公遊

泊梁溪

輕篙掛簑笠野岸泊扁舟醉裏不成睡一天風雨秋

漁釣

林陰多宿雨藻密聚寒魚野客忘漁釣停橈晝讀書

十四日泊安陵

廣川六百里驛道上皇州紫極星辰近黃河日夜流

村明深夕火灘泊過年舟明發乘車去逢人說浪遊

題撫琴士女

纖纖柔荑手為君理素琴閒作求凰操早歲得知音

婉容更清歌願結百年心含情語夫子莫待白頭吟

誦書

笄年受傳訓朝夕誦母儀進御鏘鳴玉婉順禮無違

雞鳴思勸戒衿纓備行辭千金聘窈窕今古有班姬

倦織

處女顏如花懷春出庭戶明粧落飛鳥纖腰如束素

晉城獻示合城眉空惹烟縵成回文詩似寫樓橫軒

佩巾

妾聞古貞女委身期百年白璧雖重寶棄馬弗移天
秋風日夕至班扇能久持安得巾箱寵貯妾黃金闌

和蘇子敬先生遊春韻

烹泉熟旨酒坐石得嘉賓好鳥時鳴畫幽花不放春
山遺今古事詩著往來人楚地數夫子諸生共問津

淮陰

淮陰今南北西源接漢陽離離雲樹晚索索水風鳴
兩曾誰真相三齊快假王虛名足自感臨素高秋塘

遊吳江懷陸子順

昔同書畫船山水弄清暉共泛澄江曲相携遊吳興
壺觴隨處樂鷗鳥狎人飛黃鶴乘仙去青冥振羽衣

送岑罕同知之南雄

秋風吹若谷客子將何之下有虎豹林上有猿猴枝
懷器報明主不畏路險巖只愁羊腸曲世道不可夷

送吳思可平章朝京

微車出鳳池几杖賜扶持朝野太平日功名全盛時
振垣資議論樞府藉綱維國本宜端固高山起未遲

贈黃竹村老儒畫梅竹

烟水肝江渺丹陽度雪寒久憐梅淡白先問竹平安
夜月清詩思春風彩筆端北來知己已歲暮欲辭冠

送周元礼任福州蒙古總正

九譯同文日三山貳教初且陳平塞榮莫誨訓蒙書
海迹聞音雜雲蒸雁字疎嶺梅官路柳惜別意何如

題唐明皇幸驪山圖

驪山西北高萬乘東南至霓旌蒼翠中閣道丹青
憶昔上林遊春寒多垂嚙羯鼓日天奴黃門催力士
霓裳曲未終驚動漁陽騎

對月

雲間一片月照我被素襟為持一樽酒聊成對月吟
月雖不解飲我來意自深喬松引長風吹作絲篴音
瑤光映几席六合清沉沉情舒物理暢萬古同茲心

讀書

憶初垂髫時讀書義微茫豈知禮法貴衣冠自虞唐
歲月忽云邁壯年無寸長幸逢堯舜君謳歌樂時康
窮達固有命為學當自強

山水圖詩呈解之昂御史

山川結靈根厚地乘陰靈神功自模範嶼岊起雙嶠
層巒倚天開仰盼絕飛鳥嵐光變氣候草木通深窈
東山吾舊游納素記行臺平生江壑情藉此寫懷抱
荆關竟已笑吟吮豈真好會當攜丹竈共登天門道

立春

條風吹衣物初日映千山夜半天杪轉春從地底還

葭灰飛玉律彩勝簇銀幡南極農祥正東郊牧政頒
主牛迎歲仗門貼寫聯斑和氣存吾道人情屬大官
每看時序屆更覺世情艱莫惜杯中物歡酬一解顏

次方對淵先生自趙屯歸城中韻

晨發趙屯路郊務局勝紀扁舟轉重灘棹激浪還記
村深鷄競鳴時見出農耜楓林宿霽收茅屋炊烟起
依稀遠江湖漸覺近城市蓬人問歸程舟子行且喜
宿雨起新漲蕪蕪浸秋水思倦名利涂醒心甘洗耳
先生棄儒冠高蹈出鄉里優游吳楚間生事并硤裏
壯年厭世終歲莫少知己欲拂珊瑚竿東溟釣青鯉
學仙終難期世事那有已得錢聊問道垂老無妻子

故人懷千金念固窮士

二月廿日夜夢侍先妣

仲春忽已屆暖氣鬱書房良宵獨無寐思親情懷傷
夢寐見我母被服羅衣裳手憑古書按囑以養親方
無我知生日又如久別離一慟忽驚覺涕淚縱橫揮
恨無返靈術聊慰九原思九原不可作逝者長如斯

又

人生天地間生死河茫茫死者不可返生者徒悲傷
朝菌與夕蟪秋實與春芳轉世如夢寐念此理因常
願求長生訣探藥尋仙侶想此復空言修煉何何端
我生初無有此道不可語悲歡隨情逐懷恨

伯勞捕雀詩寄太湖張君用林亭賦所見

長林松蘿交众鳥鳴未息伯勞飛轉低健翮掠寒棘
微生之效險毛羽空顏色蒼雀不驚猜飲啄共林隈
風輕暮人靜逼雀下蒿菜側身奮一攫嗜血向寒灰
嗟尔百勞鳥寄口懷劒腹尔不鷹其毛食彼同類肉
我曹良君子勿蹈險人屋請作伯勞詩聊以敦薄俗

送馮海粟待制入京

人生百年間會面能幾何昔年送公去冰雪滿長河今
年送公去堤柳青婆娑春塘漾輕舸曉日生微破
柔櫓數聲動遊子行不歇夢隨征帆去思逐春派多
落花粘空樽錯錯落金巨羅聚散未足道且使朱顏駐

又

大鵬牽千里四海為盤渦六翮振天表天門高嵯峨
安得上天去為公駐義和請照孤心丹未管雙鸞鑄
众子不辭此徒以測海蠡我想古先哲言論耿不磨
物論自紛雜天理終無它何當附長揖相與扣絃歌

寓武林聞失火

九月五日夜抱衾方熟眠半夜聞傳呼巡官敲玉鞭
連街報遺火援救喧爭先老兵起驚訝烟焰上逼天
小桶灌滴水巨索相鈎連健兒走掠奪貧富分目前
孰云可撲滅况非燎於原錢塘輻輳地居處層樓巖
板牆不隔尺萬家手可傳一遭天祿災樂歲如凶年

延祐六年九月廿二日渡揚子江

驅車丹陽麓津吏迎晚漈擊鼓動連艘楫急浪花舞
水溪蛟龍蟄日落鷗鳥度金山畔樓雙塔逾青楸
黃金鑄古像歲月逐江流誰云限南北停撓歌壯遊

別後懷權贊善李仲思二宰

來來凌冬花夾道多荆管驅車踏前轍我襟衣裳單
良集既已定敢離行路難懷人在東南歲晏路尋曩
軒車來何晚凝睇登噴屹蒼天雖咫尺安得生羽翰
幽居竟晨莫旅食惟加飧夜寒飄風寂水涸零露溥
相思不得寐起舞影踟躕天垂四野靜落月金團圓

次韻陸友仁寫二首

鐘聲警晨思枕底宿夢醒盪出庭戶
木高亭亭細雨綠漸暗清鷗滿中庭
朱絃作還轍雅音誰我所安得附黃
鵠携子凌蒼冥康壯醺糟粕
父子醉未醒道義混薄俗
荆榛繞闕亭不見仲山甫
夙夜憂王庭不見桓桓夏
歌筆良可聽古人不可見
默坐心冥冥

和虞先生榆林中秋對月

開前節候早秋半
露衣出牛羊散原
隰漸告農務畢
小室空木下棲鳥
靜喧唧日昏在牽
牛覘月如畫白
茫茫覘六合况敢
事一室仰觀浮雲
變青暉易升發

執策登前涂
秣馬俟明發

月高星藏光天靜山出炊烟飲林野群作向昏畢
物情寂無干涉浮生有歌啣征淦行復止鏡髮玄又白
人生身抱器志老劍在室百年生誰存一士死不沒
說說曉霜餘幽花當春發

大長公主所羣在屏詩

大城廣方幾拾落及千年夫蓉發靚粧絕艷秋江邊
臨風拂羅幃紅裳擁三千素抱拒霜質亭亭赤城仙
曾携一枝去生綃記餘妍

夫

四時各代謝
茲花連月開
微香挹晨露
素條遊春雷
密葉蔽深紅
蜀錦裁成堆
妖柔無力倚
空或徘徊

剪代去叢棘孤根當檻栽

月季

葵承朝露檀心獨傾陽小葉護根蒂豐輪發春場
飄如嵩山人被服黃羅裳芬芳隨奕颺院宇日正長
及茲後衰慙桂接秋風涼 黃葵

蕃薇

層層初日下皎皎陰崖中古澗瀉幽碧疎林搖松風
夜瀟瀟虛散君錦衣何被縵

山茶

秋高銀河瀉碧宇
譬如沈飛仙自天來
幻作白荼蘼

清香不自媚迥出山谷底盈盈如玉環婉立庭戶裏

白茶

風霜非故林雨露結新意

神人鍾離權煉魄樓瑤城偶逢呂岩子九轉丹功成

為結八仙侶駕海渡銀漢羽衣既綿亂素魄有餘馨

留貯玉皇案凡花不敢呈

炎燭轉庭無梁燕引新絲錦布成陣紅葵舒錦襦

願陽見中心開花當半袂孤根發萬輪節序同榮枯

彼陌上桑永為秦羅敷

天女散簪南歇翠綺織成林清香吹簾幙古佛市梵香

坐看清霜落實結千黃金

天香素衣裳國色醉沉瀣魁為花中王麗出塵世界

京華競豪賞綉幙護春暉金瓶換新汲一朶貴無價

雨餘鳴蜩歇綠鬱陰翳銷囊藏紅巾光焰當林翠

映日夢先綴臨風葉如綴秋深薦紅實顆裂排皓齒

祇應乘槎客天上得先味

退官陶靖節送酒白衣來黃花厭土色化為清白酒

寒香當獨酌晚節共徘徊離邊無俗客墜下有餘醅

九日百年醉一生能幾迴

浮生三十餘失志墮塵鞅南吳與北燕所歷如翻掌

仙山圖

白菊

石榴

牡丹

蜀葵

山中猿鶴期別路成榛莽瑤草霜未凋靈芝日應長

久聞東王公御氣九霄上縹緲星霞裾虛室絕華想

欲從道無由寄清曠

寫懷以報伯京提舉韻

四時更代謝人事增束約百卉春已榮嚴霜秋復作

孤身處世間元氣鼓一稊心行既不悖俛仰終何作

門前官何水噴解春添急河派無停時客行亦汲汲

物役豈有暇人情自相及請觀醉人散感憶醒時泣

何時心無榮靜看山雲入

古意

無益生齊米短髮浸及日有容不錫餽有志不輕就

終日在閭閻麻桑不統繡一朝黃金賁去作齊王后

自謂出世材寧知天下醜黃金豈不貴更問齊王后

聘德不聘容王心同義恩禮雖云厚或恐中道棄

苟無双翠車寧死不求配

又

莫學秦羅敷悲歌陌上桑懷春奔士誘年壯已空房

莫學霍里妻治容當春愁良人遠行邁徒聞怨望嘆

益光起不顧舉按執肩齊妾請自求配願作梁鴻妻

古人重內則自求忌非禮匪齊難伐柯妾心不得已

蕩子恐薄倖貴人或多忘願因良媒結請實白璧双

十二月臘日雪

雲寒氣高浮余暖睡正熟兒童報雪飛我起不速
欣躍不覺寒中庭就盈滿對此乃自咲重裘肌生粟
隨風正飄飄無聲篩塵玉勿為一冷憚已欣田家卜
頻更氣轉和化作雨去續雨声六消歇晴光在佳木
天意竟周旋下有貧民屋

石民瞻山圖

女媧鍊五色大硯補不牢至今西天首天近山常高
峯我蒼雲表百鳥不敢巢仙人十二樓城闕金宮遙
下連丹砂井皓氣冲窈窕似聞笙簧韻有客醉仙桃
揀芝者誰子霞冠赤霜袍手持長年書邀我同遊遨

我今胡不樂夫志在蓬蒿思仙不得去作圖謝塵囂
然當訪王子蹤鳳騰九霄

遊西山作

宛平佳山水歷歷蟠心胸偶登群峰頂下瞰青蓮宮
長松騰翠影古磴與垂虹雲開扶輿氣翕忽如仙蹤
我來方醉後遊覽徹九重長彌出林杪振袂揚天風
願同安期生携手凌吳窮

泛太湖訪友

舟舟去何所渺渺太湖陰依依桑梓村拍拍枕寒淒
飛雲入遯跡鳥道橫蒼篙師戒勿渡柔櫓力不佳
我身雖骨立素心放船當中流浩歌激清音

何處秋風作岷嶓吟

李玄真築石圖

八月氣已肅疎林落葉下喬木
會令天闕偉觀驚世目

為張曙齋承旨作仙山晚渡

十月之交朔風其飄我來自南于以遊遨清霜着喬
落葉灑江皋野橋驚鷗杳石路寒潮客手莫撓
蒼蘿蹊上輕勒澄江靜可渡不憚前山遙聞有列仙
入赤玉遺丹膏肓音雖寂矣素鶴可相招願尋長生
道白日登雲霄

挽王立章

喬松王松軒矯矯野鶴安白盼睨世交勁氣不冒卑
平生博學志妙列古鼎彝左右於圖書及死乃獨嘯
人生真如寄蓬露誠易稀所貴在名節不與身同陳
尊酒醉清魂我曹且多悲川源豈可況逝者長如斯

題拙作小圖

碧山高陰澤老樹空翠元嵐光凝曉
望谷有佳人胡寧欲行役

招提抱石層閣出虛微宿鷗
雲手之何之扶筇躡雲霞

題金奉禮所藏浮玉峰

至京在天土城關如銀山大璞不忍鑿流落於人間
白帝山下令豈敢泥一班曹公扶輿氣下照百冠
中堂畫新新度产生芝蘭瞻此英潤安寧如遊塵
走也山澤耀姑鳥集衣冠他年學飛仙始知六
得家書

鄉關隔万里執紼道海東山川何意斷草木誠相風
中原有兄弟貽我書數封離別皆不道努力與吾宗
回親親舍下白雲正重重

壽安山呈拜相

嶽宗鎮下土降神生賢輔巍巍千尋高偉作天一柱
觸石起浮雲濟民灑甘雨木茂鳥翔德澤流

佳氣凝四時勝境環百歲行樂雖已久陳迹應可數
仲尼登東山諸葛吟梁父人生駒隙耳必考事明主
曷以寫勲名丹青耀千古

為儀鳳山作

物靈不自顯鳳兮在山嶽文章日盛著律呂音和求
山川何處覺搖落關何秋征鴈度空碧鳥島滿林丘
仲尼久已往郊藪誰能留行看太平日君臣協成周
瑞世當一見孤鳴揚九州

為八札御史作山水圖

山隈松蘿交雨歇石燕舞客子重負戴攀石行樞侶
山南翠嶺翠蕭寺紺窰塔僧還白馬去此道竟千古

臨溪兩三士退食來吳渡看雲忘心期恍若天姥
明朝棄丹青我亦上天去

又

女媧眩五色天鐸有誰補星辰西北轉泰華立山柱
浮雲化甘澤眾物各成務土厚草木蕃水落民居聚
秋深關塞涼五穀有實吐刈我山下田何妨老農

黑谷東路山

高崗盤崔嵬白石落絕巖鳴泉咽古竇岩麓淨如削
細想融化和元氣下磅礴山靈托奇範林樾下連絡
大峰齊雲霄群嶠入雲脚朱闌圍碧凡隱見仙人宅
良境不可負行將理芒屨

臨清渡至馬伯庸學士

山迴岡巒低春色過林莽徐行者誰子負笈臨清渡
草長歧路易荒榛夾長楚遠遊將何之云尋我大率
得非一騶薦辱慘源陽鼓昔晉祁大夫公明釋今古
為君用午私親辭不捐阻黜陟在賢愚恩怨那足數
此道久寂寂千載誰踵武

山阿

微雲拂林表日色在山阿中有求聘姿請為懷春歌
於老不起漢嗣將如何說樂傳巖像那知非夢訛
由來出處難貴在名不磨絮白事王室磊落無纖疵
尚愧斗筭人持以測海蠡留侯婦子魏太史疑匪他

明抱既係身大節鑄鐵峨

葺先人舊廬

先人昔處世行義如魯黔衰年當薄俗歷此憂患深
數廬隔風雨高歌忘古今蔬食樂晨夕得般良孟簪
沐頭置周易牖下蓂莢侵臨文析疑義言論及所欽
皇天不少假悲風起長林
窮棲豈擇木高材羨鶯遷初無榮名慕偶逐世界牽
蓬蒿遠屋後烏雀羅庭前呼童置換葵磁器解具完
清風中簾櫳白日照前軒固窮難屈節守道樂自然
好惡自譽毀敬止終無愆

和柯敬仲博士幽蘭詩

傅建康

十六

陽春遍岩谷荷蘭發初芳幽姿不自媚隨風忽飄香
寧辭雨露恩感此歲月長領隨郎官握得上中書堂
不慚山澤姿高貴比金張靈芝在宣室豈獨懷沅湘

又

孤根托山阿奕葉留清芳春花競紅紫未敢並幽香
攀緣上喬木不及絲蔓長願結君子心永焉貯高堂
緜彼金石交辭君羅綺張雅道出巖谷及時非楚湘

海巖詩贈僧了覺

古初通鴻濛群物本無象神釐立四極居穴倚山障
陰晦宜玄澤真深注泉決人非金石堅幻化那有相
名猶偶相因又作空花妄即空處山僧無別想

送諸葛子熙還江西

晨起出林薄上有反哺鳥鳥飛低後止啄食當庭除
返哺豈不艱念昔為童稚三年免懷抱膝下縫羅襦
飄飄諸葛子來自長安都手打漢唐刻賣錢供母需
未足盡甘旨家貧聊待哺毋思情何切兒行猶在涂
一朝堂堂慶三月煩倚廬我少失父母念此泪沾裾
君歸重回首白雲滿山隅

寫懷

江鄉五月雨塵氣方鬱隆軒窗面南開瀟灑吾廬中
有志樂經史無心較窮通唯彼名利涂交攻不相容
家給知禮義非謂食萬鍾薄宦識水冠非待祿位崇
南俗尚富貴此道非華風君看物候變歲晏惟青松

感古

神聖古立極百王紹其傳天理自開朗人文互相宣
禮樂明教化淳風泝其源方言雖異聽南北同一天
親者固當厚賢者義所先麟鳳在郊藪草木增鮮妍
春花與秋實代謝何相延俯仰即今古神仙詎長年

和楊廩夫縣尹遊山詩韻

青山倚天高巖谷入晦冥虎豹踞九關無絲閑岩扃
企想賢哲士寥落如晨星寒風從鳥翻暑雨吹魚腥
竹枝變韶舞鸞鼓如震霆黃流渾渾源浮塵滓滄溟
鳳去幾千載蒼梧山更青

三愛詩

吾愛房與杜垂國之綱維吾愛元魯山水壁每自持
吾愛李諱仙豈特文與詩不奉宮內寵不受金闕羈
眼底汾陽王所繫唐安危英材濟當世萬古聲光輝
古人不可見默坐勞神思

題王太令書畫圖

曠哉王太令翰墨世無雙不通羊鳥程忘年交小郎
小郎不知客高居卧齋房客來亦不問徑造登欣林
高張白練裙落筆蛟龍驕情真識趣妙技癢知藝長
字絕勝黃絹機心詎能忘高風趣千載圖畫久傳芳
寒食日借俞元明過城西劉月心家

存後集

出郭有佳興相携過驛亭風烟多物色花柳半郊坰
廬井如幕布山溪列畫屏夢畦高下綠竹樹淺深青
訪隱喜人靜叩扉聞篆磬相看青眼瘦深歎白雲商
矮屋依荒塹橫窓隙小汪兒童欣有客几席布中庭
握手論高致談玄試靜聽情真不納礼坐久即忘形
繞園栽蔬菊山肴薦濁醪興懷成恍仰感舊歎飄零
笑語指凡俗真誠見典刑獨慙歌叩角誰與附脩齡
倚石和衣冷臨流醉眼醒重來恐寒落擇別更丁寧

雨中奉寄張清夫提學四十韻

譽識文章貴謀生世業儒三年不志穀四海獨來曉
江左風流在中原道義俱逸人居草堂多士藹清節

寡合誠非介長吟祇自娛畫師丹矚古墨客紙田粗
學苦人難識名高藝轉疎昂昂悲野鶴縮縮信韓駒
曾見為鳳能飛鼠化鴛忘年惟阮籍遠近似陶朱
自許雷義潛名晒范曄孤舟同淅處五紙定交書
同遊湖松相庸材愧櫟樵庭中聞鶯鶯為原上得離
下何公座寒塘沈氏居山空北海字林迴郭熙圖
有焦黃鹿閑思洞腋為空勞密歷薦猶作伐山愚
懷悼天無色飄零地隔鼎湖攀不及薊關意何殊
路乘乾左幽情楚句餘初經寶應縣再過晉公府使

仰英雄淚歎招懷慨使大江流日月孤梗汎萍蕪
冷饒避舟行海若驅丹心如可鑑黑首便當途
只謂三公府何曾駟馬車終憐市有虎豈為食無魚
志大情難偶徒行跡未汗于今歌雅道自古有康衢
至治符三代淳風播九區士當義起貧不為囊虛
居窮心仍壯遲遲行且舒乍從王太傅壯效漢相如
黃綃還好丹雞幣莫辜尺牘詞候風雨飽蓴鱸

存復齋文集卷之八

存復齋文集卷之九

元征東儒學提舉睢水朱德潤澤民著

曾孫夏重編

賜進士湖廣按察使索吳項璵彥輝校正

過岳鄂王廟

汴宋南遷社稷憂忠魂應念國包羞錢塘千載英雄恨
古木殘陽掩暮秋

丹陽道中聞鐘

風雨司晨晦不休數聲啞屋南頭更闌喚起耶那
夢月落霜清知秋

廣郭祥卿照磨飲酒詩

儀狄釀甘醢大禹灌夫使酒慢皇親先主都忘百拜
禮但覺寒下長如春

酒量詩懷雙美具詩愁無酒竟如何百杯澆我肺腑
熱旋覺胸中相過磨

昔人好酒名雖在死灰萬劫誰能全我今悼昔復須
飲翻恨不生中古前

好客過門無酒飲及至有酒客不來世事相違每如
此遇情詩酒亦佳哉

贈賧紙呂生

玉肌均膩粉初乾淡淡空青印碧關曉日長楊新賦
就墨雲時度玉孺寒

羅文緝緝深湘派中盤晴空一段秋莫問絳青千古
事淒書應讓管城侯

粉透楮標光疊疊暗撒銀星研熟蠟與朱一筆掃千
張未惜牙籤盈架榻

仙人杵就玄英汁爛凝雲母春膏濕試令毛穎掃雲
烟即墨大夫方侍立

十二月七日夜紀夢四絕

夢入仙家讀古書琳琅金薤篆文疎高陽科斗無人
識象似先天未畫初

中夜神遊帝子鄉雲騎丹鳳恣翱翔五雲低拂珠簾
捲無數神仙接玉童

白雲扶起碧闌干中有仙人為我歡玉芝擎酒添酥
滑袖拂金莖露未乾

琅玕簾上半牀書瑪瑙鑲釘紅珊瑚青童引出玉階
滑側身自覺空窈窕

出郭

步出東臯隔市塵青山高下欲迎人汀花有意開何
晚野草無名自自春

居庸關雪

山前龍虎騰成臺山後神州斗極開雪意似憐天設
險界高鋪作白磴磴

五過彭城

誰云河廣不容舟
急浪臨風渡晚潮
却望彭城舊遊
處黃樓碑畔屋蕭蕭

次韻虞先生題曹霸馬

碧草秋深監牧西
八方分隊展霜蹄
玉花一入將軍
畫塵世驪黃不敢嘶

訪劉道士

山中道士誦黃庭
石洞春深畫不扃
我欲臨池書筆
陣對君摹取換賦經

又

雲林深處翠微多
石室春深長薜蘿
當代衣冠正高
貴不須閑誦朱轅歌

贈江少卿四景圖

昔年同會醴泉君
邂逅中郎佐幕賓
別後春風隔萬
里獨憐醞酒大江濱

競途赤日飛黃土
高柳薰風長綠陰
午夢醒來眠舴
艚一篇書對聖賢心

草閣荆扉松下居
門前山色雨晴初
青衣稚奴杖開
牖听憤尾眉畫讀書

積雪滿山開盡齒
枯梢擎玉深村煙
征鞍客子驅馳
疾茅屋人家閉塞初

題趙仲穆海圖

玉觀仙臺紫霧高
青騎丹鳳恣遨遊
變成不念吹笙

倡閨苑春深醉碧桃

詠袁子方撫琴

山溜泠泠遠樹稀
斷崖晴望碧雲低
秋風一曲胡笳
怨明月滿天烏夜啼

陶淵明歸去來圖

甲子題年玩物華
門前栗里自桑麻
從他晉使書劉
宋別有黃花處士家

大明殿正旦口占

簌簌冰霜曉未銷
雞人侵早戴紅綃
六宮蕭鼓迎春
旦一簇衣冠賀歲朝
寶扇斜行金輦至
綠簾高捲翠烟飄
太平宰相先行酒
盛禮應知絕百僚

賀張景亮知州致仕韻

角中歸里舊儒冠
官轍驅馳涉萬端
楊柳碧溪春畫
水梅花白雪夜寒窗
朝廷有道容辭考
田野無羈得盡歡
幸喜玉堂遺業在
安車留待後人看

送劉德璋提點還宜興通真觀

通真仙觀欲凌虛
北谷先生畫隱居
玄鶴不歸華表
柱白雲長護紫泥書
銅棺已化人徒仰
鉄鎖高懸亂可舒
便欲束書陽羨路
青牛春晚又迴車

題趙松雪江山萬里圖

平蕪烟水碧連天
南渡旌旗一葦先
澤國始知燕士
馬江山重識漢樓船
舉頭日近三千里
屈指書同六

十年文敏不忘前史意毫端留得畫圖傳

遊梁溪暮歸

古樹呼風作雅音石梁溪渡景沉沉山橫宿靄晚晴
薄人倚曲闌秋思深潁水空遠黃鸝恨茂陵多感白
頭吟樓連莫厭歸來晚明月驚鳥繞故林

簡蒙古松經負外

紫垣分省過揚州毗佐人村執與侔千里湖山當北
拱平天星斗近南樓使容惟怪論時務經緯文章合
廟謀學相便須真作相登清先看浙江秋

和王繼學治書韻

駒隙流光一鏡懸虛明直與埒窗連鑿開混沌知身

外別有山川在眼前蓬島秋深梅溪使使使

秦仙教亭山色看如畫態枕園屏穩晝眠

送張仲舉赴集慶路學訓導

譜惟秋冷坐經年賦裏班揚擬後先烏府早徵經學
士竊為卑當薦廣文應綠槐陰下朝成市白鸞洲邊晚
放船莫訝金臺先隄始梅花宜在公堂前

送趙季文任湖州錄判

萬里奉親官署近萱堂春早燕呢喃桃花紅似郎君
馬楊柳青於從事衫若水漁舟烟浩渺何山書舍石
曉巖莫思杜牧尋芳晚剩有新詩寄一緘

俞元明參軍雪中以詩招飲就和韻時學士東

泉魯公大參對能王公御史子昭郭公同行

上方山頭雲迷路石湖橋上作行春湖光萬頃送歸
彈山鳥一聲如喚人靜樂可忘軒冕貴清遊端勝綺
羅塵人間今古誰能賞詩思不如圖畫真

通波亭下水涵漫雪積湖山不夜天鑑曲寒深宜賞
酒刻溪夜半欲迴船澄清有志終何日落魄無成過
壯年出郭使還非特懶雪寒書幌要高眠

送達無暑元帥赴浙東

伏波將士出鄞東夜斬鯨鯢碧海中帟帳夜寒雲蔽
日雲旗催曉浪翻風帆開鷁羽恍星白箭拂旄頭血
點紅洗手便收歌凱捷大藩文帥作元功

題豫章山房

豫章村老色參天擁護山僧丈室前豈為法身同草
木要驅塵慮出風烟茶甌香篆晨齋後竹几蒲團夜
榻邊獨有瀏陽歐學士題詩逸問不空禪

三月十八日卧病感懷

卧病兼旬竹物攢夢遊蓬島欲心飛無方縮地憂行
後有意談天畏是非流水點紅桃雨霽長林迸綠箏
芽肥便煩再約坡仙去為覓還山舊羽衣

過魯橋

姬德衰微禮樂休八方征伐自諸侯春秋一字周公
法雍撤三家魯國憂遠岫北來雲杳杳野橋東隄水

悠悠享年不得為盟主孰與文霸業優與

和李仲節詠落花韻

谷鶯啼老綠桑新紅消盡數晨粧逐曉風粘酒
竿半和塵土上香銷香隨流水千年恨影別殘陽幾
度春却憶當時對光帽山香一曲淚露中

次韻龔子敬先生題春申君廟

吳楚兵銷澤國秋誰營舊廟暮江頭草深殿趾埋
戰塵暗宮牆畫瓦荒古像空遺人血食忠魂應念國
包羞寄君千載名重落日西風蘭杜洲

大明殿口占

翠戟珠璫擁玉墀重瞻光彩射吳恩班齊高唱千官

列表奏儀通萬國辭寶鼎香濃簾影動彤庭春暖樂

聲遲侍臣賜衣更衣誰解簪花第一枝

絲竹聲傳鼓吹富寶象象列三台從官緋紫東華

入阿母旌幢與聖來繡鳳鋪袍翟疊暖金龍纏柱

屏開太官齋餼益梅味獨有雙成捧玉杯

次韻李察贈錫工何生

千人萬人貌不同布鬚長眉侯與公何生始拂山人
容得毛入耳聞松風輕刀掠面過微雨快櫛理髮於
藝工我冠未彈且崑隱琵琶聲斷南來鴻

和虞先生題武當山張真人別業

嵐雨初晴綠樹新松蘿夾屋淨無塵洞花幽鳥時時

野鶴孤雲日自紅霧半卷丹火候青山萬古
年人從更元宅玄武門前作近隣

登州謝公詩

渺渺江江極望海陽公于濟人危杠梁架海長如
帶砥柱中流屹不移榮馬已無朝渺惠褒囊何用宿
春期札官司皆王事寵錫褒章耀海湄

登五華山次李公韻

淡日籠雲作畫陰開山行客上高岑無窮宇宙千年
事有限光陰一寸心鳥道高依青嶂險猿啼長樹綠
陰深誰教羸氏居豐鎬文武遺音恨至今

送吳宗師南還頌香

送吳宗師南還頌香

維山白鶴初辭駕老子青牛早度關龍袖捧香傳帝
座鳳城聯珥出仙班玄風已振江湖外大道常存天
地間曾拜累朝恩命重肯忘忠報隱家山

次韻王鍾學參政題四美人圖

紅華題詩

金殿風微拾陸紅題詩聊寄玉溝東芳情有意隨流
水細字無心似子斷鴻別館乍涼霜遠長門深夜月
移宮主情偶尔成佳配不道周南有國風

對鏡寫真

千金畫史托鉛華難寫春心半綫霞雨色秋波遠彩
筆一盞冰影對銅花情情晚月春風思遠朝陽

樹鴉不信雲間望夫石辭傳顏色到君家

洛神

輕裾長袖逐雲飄欲托閑情一水遙
不聞遺珮吹迴車空聽咽笳蕭
絳綃銷泪重驚秋雨羅襪塵輕阻
候潮腸斷山陰王子敬白頭書賦更蕭蕭

二喬

鳳釵雲髻綠重重生色羅衣並玉容
謗讀兵書得漢策且將眉嫵畫吳峰
良人得意年俱少往事添愁晚更濃
猶幸不隨銅雀曉月朝歌舞雜莎蛩

題趙季文茶屋

地爐火暖石鼎新竹窓矮屋翻晴雲
湖州紫筍家山

珍惠泉初沸蟹眼溫蒼頭廬兒來閉門
一滴玉乳齒類津玉川且啜五六碗
陸羽何須三十文

天宮寺僧寅對茶藏宋王元之詩因次韻

隔屋長松覆滿齋童年竹馬記頻來
講堂經罷僧歸史京國人歸袖惹埃古
佛歲深花盡欲長廊春淨雨

告自塵緣未結東林社揮掃留茶日暮迴

居庸霽雪詩呈拜相

雨露承恩徹九重曾經密雪上居庸
黑雲捲地江河立玉柱撐天草木濃
瑞象遠瞻連北關尺書常擬報東封
太平粉飾雖無用青史千年在筆鋒

漢銅虎符歌

建章前殿金鳳凰兵符五出單于降
漢家明詔下雞鹿將軍夜送呼韓王
棘門驃騎多猛士酒酣擊劍頌效死
征和丞相佐君王從此合符兵不起
霜風千年嶺陵谷銅秀土花青似玉
班班只憶漢彤庭用夏那知變夷俗
當時銜命出關中編髮豈敢要奇功
平原斜獸不擇肉印章千里空泥封

題張縣尹書巢

太古有巢而無書中古有書而不巢
先生一室方丈餘長編短帙栴栴棟
高低棲已有肥趣意何必洗耳聆風
飄聲中科斗未可知柱下周史真吾
曹鳩來居之誰使勞不若梁上懸三刀

偕張清夫登道場何山用坡仙韻

松楸夾道雲迷麓細泉無聲走空谷
捫蘿倚磴行轉緩百折峰巒看未足
鷗鷺泣雨山漫漫懸崖老樹蒼虬蟠
盤樓倚檻俯木末嗽泉汲澗分餘瀉
老僧延坐話夙昔夜半談空屢前席
自云久是茲山主殿下長垣屢封植
山頭碧瓦如連環曾聞仙客來雲間
猿驚鶴怨知幾許伊吾聲斷愁空山
明朝烟雨開晴旦折花臨水春將半
我亦歸山讀故書何必懷仙生浩歎
萬戶張侯德昭有經濟之材政事之暇
留情圖史嘗出其巖居仙人圖乃金時
李東原所畫杜止軒為作蓬山行曹南
江翁大書之僕因次韻

其後云

巖居仙人壽莫測為絲髮蓬萊客太乙青藜晝不
燃雲和玉琴微轉白手探月窟驪龍珠涌作六經留
石渠方今盛世宜出治山澤千年生器車岩花搖風
折不得我欲從之雲水隔通妙真猶老子龍情閑不
夢寐周鼎人生會遇皆天然披圖玩史非凡縹緲公
素有經濟術致君堯舜承平年

題石崇錦障圖

洛陽金谷園中花雕玉為闌綺為遊琉璃地多出
珍饈瑪瑙街長行細車綺屋塗香貯歌舞曳珠璣翠
龍輕紗珊瑚扶疎三四尺玉羊貴戚爭豪奢那知花

存德卷九

池風雨如古來山澤生龍蛇嬋娟墜樓寶砌碎不惟
亡身亦亡家千年基樹委陵谷月明夜半啼驚鴉晉
代君臣好華靡無世情偷從此始都城百雉古難堪
錦障何緣五十里君不見衣不曳地慎夫人文帝戈
錦風浴澤

題張恭政所藏太真上馬圖

開元朝野時清明姚宋廟諱多輔成紫宸前殿焚錦
繡花萼樓高近弟兄那知敗壞生淫樂慢舞霓裳羽
衣薄龍盤流桐入宮墻野鹿銜花汚麋箔春晴並
曲江行回頭河環墻態生粉黛珠綴如花旋秦虢
房恩寵增官中昇出錦綉兒兵滿漁陽人未知九齡

忠諫漫不省林甫養姦滋亂基翠華離省驚塵蒙劍
關西迴渭水東王臣下微同列國從此藩鎮爭豪雄
人生富貴真迷塗傾城褒姒無時無焉知寡欲成善
治試問當年無逸圖

馬漆塵圖

盛唐太僕王毛仲八方分隊三花動當時畫馬稱曹
韓尺素幻出真龍種三花照夜爭新妍一馬漆塵鬣
尾鮮昂頭不受青絲絡汗血報沙生畫烟輪林妙寫
不減古名駒深出新毫素延祐君王賞駿材金鑾驄
帛開當寧時清以處生驪駒何必漢朝稱渥洼王良
幸勿嘆踴躍一躍天衢千里沙

存德卷九

仙山圖為趙方昭賦

空洞之山戴斗極疊嶂橫陳開瑤石翠煙丹磴互低
昂複閣層閣轉空碧碧桃花落笙聲幽出成吹玉彩
鸞謳謠鳳騰雲去無跡清猿啼斷層煙秋霞光隱映
山長在寰海茫茫隔烟靄舊遊仙侶謾招呼悵落人
間幾千載吳爭越戰何可數東書欲問桃源路畫圖
空見避秦人隔水漁郎不相顧

贈張鍊師游京師

鍊師家住茅山竊玉泉為池翠雲繞丹成不隨笙鶴
去酒酣擊劍思燕趙古稱燕趙多義士京師貴官皆
倒屣君今挾策遠尋師聞道王公新奉旨黃金殿下

拜子綽御元從此始他年雲外聽山呼茅山合
在東封裏

次韻蘇昌齡求畫

先人未盡龍負圖後天既盡無成書人文筆開清濁
判移山之術母乃疎知君愛此愚公術收拾万象開
清虛一拳之石一勺水疏鑿變態水玉如紅雲紫霧
梵王宅丹崖翠壁仙人居憶昔神遊記聞闔天風駕
鶴飄衫裾悵落塵粟三十年吹笙舊侶誰傳予江雲
歲莫知己少蘇仙忽作陽春噓嵩高玉屋竟何所便
欲呼君同結友人生多能祇自若魯質不若曾子與
龜焦雉賢君記取何如得雲任卷舒

和趙季文藏集吟

高堂風露生涼秋只來乘月登西樓杜寬對客被短
裘獨吹廣栗驚羣優移商換羽窮雕鏤篴篴匏笙
不侔梨園宮人清泪收昔聞此曲供王侯今花玉管
蒼鳳頭當筵咿啞和梁州緩急應節如解牛清風席
上寒飈颺關山葉落清渭流朝供暮奉何時休婦來
白屋書讀拙走調高貴多請求撥刺驚魚寒山
空怨鶴中夜愁時作低韻同卷謳趙公一聞能解憂
先生作歌君少留昔曾天上聆鐃鼓翕如雲鳴丹
丘聽之不厭兩耳浮便覺清涼又乳拂衣歸山
天遊

詩畫送高三山還西江

廬陵老翁號三山卜擇雲水思神仙閭風玄圃定何
所烟霧宵忽迷晴川紅雲帝居我昔在筌鶴縹緲非
人間早服還丹非九轉虛心自赤髮自玄三山老翁
記子說被髮振珮凌風前山空無人衆木落蒼翠點
滴衣爛斑却憶思凡下九天同列顧笑不甯言鐃辭
宛墨供世好悵落塵世三千年

讀南史

梁宮夢覺中原春金甌一缺非天人賀蘭西歸宇文
悟誰教鮮卑解遣軍南方久事名教地翻覆致奴安
足恃渴陽無濟欲何之壽陽城下無完器韋郎自失
劉神茂徐玉那能說游語老翁誰道薄心腸養疾
理粗於股幡旗夜繞臺城昏十萬兵燒司馬門侯王
置酒散宮妓圖書東府俱烟塵天威可憫仍可憐湘
東未暇勤君父上流骨肉自相殘蕭魯西降作周輔
太平玉燭誰議之淮海長鯨授首遲客星夜半入翼
軫俄見江陵著素衣貞陽北入王郎悵晉安不及王
琳顧金陵城闕又新陳江水無情日東注

存復齋文集卷之九

什復齋文集卷之十

東儒學提舉睢水朱德潤澤民者

曾孫夏重綸

賜進士湖廣按察使東吳項璵秀輝校正

詩

陪于思庸訓導登道山亭觀梅用坡仙韻

道山亭下梅花村坡仙作詩為招魂明姿照入隔寒
水瘦影帶月欺黃昏先生頗飲齋齋冷持書晚約窺
山園松風吹香清入骨地爐烟銷酒初溫孤標已出
羣卉上故遣雪意迷晴曦和柔結子時較晚先傳春
色來衡門天寒谷幽翠袖薄豈知青鳥能傳言明晨

看花重有約呼童掃石羅清樽

題趙學士畫牧馬圖

紫烟凝沙日色薄奚官挽纜行蹢躅五馬追風振鬣
高逸態飛騰珠汗落方瞳紫焰耳卓錫昂頭顧前行
且嘶驛騮真種忽殿後獨立掉尾猶清奇君不聞路
州別駕征西河于闐曉貢拳毛騮曹韓畫圖李杜贊
神物久去空文華吳興學士非畫師刻藤繪出真龍
姿金鞍遊客爭快觀千金博取求新詩

除日

日行三百六十五今夕方除歲云暮人生及幾何年
期又見日除當此度養和適情宜及時古今令

十餘自非金石不可求乃主誰保長生期彭宣老聃
亦何之不煩更作室翁詩客聞此辭莫傷嗟尊前且
醉黃金卮

陪楊仲弘先生集羽畫江雙吹笛天龍夜降

黑雲冥冥江波出暮泊孤舟夜吹笛笛雨盲風動地
來奔濤只欲沉江國一聲吹罷閑河黑亂石隨波山
樹側雲端天矯見雙龍水氣高寒星漸沒聞聲解意
似相感一曲未終人睡寂吾聞應龍在天潛鱗或
躍藏深淵仙禽幻術偶驚世將圖蕭瑟能相傳請君
急絃奏還家吏似欲言龍欲逸惟南赤日土欲焦析
汝飛騰作甘澤

次韻林彥栗賦小雙雙聯璧

碧紗籠高天氣清枕肱睡熟誰家嬰兩家提孩各一
態昂頭肥肥肌骨明仰者欠伸曉欲醒俯者肉壓絲
相平胖肩脫乳曉從落殷紅掩眼春嬌生自離襟襟
惡泥土泥若塑就令人驚長安美人好華侈辟環金
彩嬌顏頰低吁王孫挾金彈勿使窓外樓禽鳴

十月初五日泊齊州飛紅橋

任城南畔長堤邊橋壓水文如奔湍開官聚木不得
過千艘銜尾拖双牽非時泄水法有禁閑梁夜閑防
民蒸日中市賀群物聚紅氍毹堆如山商人嗜利
莫不散酒樓歌館相喧闐太平風物知幾許

忽增炊烟明朝北上別放更待汗尊求贈言欲圖
豐稔其未暇為君寫作廉價篇

過保定阜城縣值雪

昔聞燕山雪花飛牛拳馬縮如蠅癡朔風漲天行欲
仆相傳南土令人疑平生強志决信之
餘里寒夜燒冰過昇城玉龍交戰銀河裏八紘九域
皆湧湧山川有形持兩端象帝之先不可識胚腴而
後吾方觀

觀內廐洗馬

黃雲灑雨沙場秋灘高水不派曉霜隔遠蒼駝
裹圍人浴馬津水頭銀鏢連錢雙驕驄日光波脂
膩浮青然脫鞍黃金鈎輕肥短刷濕未乾三剪剪髮
平且柔策雲駝氣將無傷束芻斗豈堪馬若茫茫豐
草生林丘霜蹄胡為踏長楸振鬣一躍期天遊

渡江逢故人況有吾

金山西東波茫茫倒出八景瀟瀟瀟瀟人久居天一
方相思遙隔水雲鄉欲織雁足不可將天知離別人
所傷故使特會江之傍江之傍芳蘭若芳與君相芳
壽而康比及懷君歲月長良晤歎曲母翁忙臨江解
袂酌一觴男兒此志各已強解劍贈君生先芒

宿張大使書齋晨起盡有

開河月落星垂空怒蛟如雷窺帳中屋頭初日炎霧

起坐想冰雪撐心胸人間能消幾炎熱竹馬小兒成
老翁百年事過只如夢癡蠅著人欺睡濃素腕入手
意蕭蕭爽揮斥暑酷無餘蹤昔聞悞筆王太令我六寫
作雙長松他時愛畫不愛扇梧桐葉落生秋風

題三太卿瘦馬

渥洼之水派房檐下生飛黃馭群英山川騰驤跡欲
掃骨高肉少空稜層毛焦髮委筋力薄紫焰尚烟雙
瞳明功成老將坐廊廟憶昔萬里同晨征備諸蜀巨
真可惜當年神駒兩斛力人生少壯宜有用駿爾得
雲尚如昔短轅長策何時休鸞車六轡非馬謀蒲萄
喂肉閑河秋猶堪一躍期天遊

題織錦迴文圖

驪姬治容世常有齊女無鹽沒雙曰美人聘德不聘
容風雨春花類不久寧員生遠結陽臺歡燕娘織錦
文機縱橫八百四十字錦絲煥爛生餘妍一朝位
契復合萬難松柏相纏綿不似漢宮辭榮後團扇
姬成棄捐古來君臣同一體臣作股肱元首起安危
協力共榮枯扶植邦家濟艱難霍光竭忠扶漢室一朝
陰失生疑似魏徵切諫事文皇忽聞碑仆停驂嗣放
臣還婦固常有上世君臣不如此君不見梁鴻莫欽
起

讀書詩為高德進作

蒼頡鳥跡人文初可上
有冊分典謨六經行天與道
俱易從宣尼授商瞿春秋諸子紛魚魯
禮文脫略淹中書國風正始惟關雎
夜窓明月弄伊云林風蕭蕭露研朱欲探太極河出崑先天之天一字無

上元夜聞有司括勘田糧并禁金玉甲寅歲作

東風疑寒寒欲謝國曆初臨三五夜
開門窺新晴生聞道喧吟在官舍
吾聞終歲食在農耕樂知春風東南疆界有程限何須括勘勞農功古來
緣人情驕奢愈越有常刑世間金玉众所貴
土民懷生普天之下皆王土日中為市通商賈四民

衣食在勤生以法急之何所指
弘羊一來人意殊愁者已多
發者疎大人不問逃亡屋世事悠悠爭可圖

為鄧靜春作幽谷圖

山深冥冥溪谷陰怪石突出當重林
迴壑奔流石磴磈然霧噴薄
浮輕岑猿猴飛攀山欲立懸崖老樹蒼
鱗濕有客擔簦負負長笻欲行不行
驢脚溢風吹征衣天欲暮旅館不逢前
沮漫此際遙知行路難却向今朝盡中規

康知州幼子能作大字詩以慶之

康侯累世稱文儒佳兒今見唾成珠
冥冥種德有顯報天與光代文鸞
雛如公此兒年弱冠高攀仙桂登

雲間只今已解作大字矣
聖不與常見俱古來賢哲繼者少
公今壯歲兒勤書青雲泰階坦若塗
坐看他日驥神駒

李園嶠學士仙山圖

畫師昔為仙人招學仙論道有所遭
酒酣下命管城子束縛萬山歸鼠毫
蒼蒼丹谷隱雲嶠白沙翠竹連江皋
山岩招提出古寺斷岸略約橫輕帆
林間數客坐揮塵手拈丹砂與輕歌
似聞謫仙人隱居畫城門開雙華表
有路通九霄毛龍不來思君切手揮玄雲
阮生綰

張雷所道錄仙山圖

岱輿負嶠勃海東仙臺鶴觀金童重
重山根連絡不得峙山後晏逐洪濤風
帝命茶蘼鞭巨鰲力峙始作蓬萊宮
翠樹丹崖散天關星經宿緯手可攀
上有仙人邀我同盤桓便當從君服還
丹側身躋鶴背雲間

雲山圖贈解之昂御史

蒼山何層層層層白雲何英英
重溪匯九折雲影隨風生風生猿
颺踰夜靜山嶢嶢山人醉臥不
局戶曉騎翔鶴背上青冥

和季旅亭曉索子方彈琴

塵氛眼人莫不息成連先生家
咫尺玉琴自作松風吟孰為鍾子
鑄黃金孫枝之桐不合抱絃絃古音何

清澗山之高兮摩蒼天水之深兮激重淵我今聽心
非聽音調高意會兩耳傾雉朝飛鳴未終曲驚鳥夜
啼天無色老矣李侯知音客來携一樽浮太白

春暮感懷

辛亥花落芳林靜啼鴉去乾雲欲暝暖風吹雨綵陰
生梅子心酸猶未醒書窓睡思將無憑故山幽夢青
嶂際平生自有泉石念寸採無干何用名薰天富貴
那足恃厚祿未為身後計破垣發屋嘆王涯良弁勳
名如脫屣

題高彦敬尚書考山圖

高侯回紇長髯客壁灑水紈作秋色山南山北風景
殊妙寫態能隨筆墨當時我見潯陽圖疎林古墅秋
寒寂黃蘆滿灘飛鳥靜屋底漁樵行遍不類珠璣玉
久眩人歎息此圖誰復識清氣滿堂千疊山華岳萬
高何峻極昔也懸心徐省郎今日絨隨石彭澤只今
世俗稱高侯多愛青山白雲白雲已去作飛雨貌
得中原一片石

題洪谷子雲山圖

丹青古稱妙山水興唐已後筆墨分吳毫項墨不兩
備當時已有高人論老荆揮洒全六法對山貌得真
山寒蒼頑倚天薄日月壑谷隱見迷晨橋梁跨陰
壑石滑欲歸行人疲駭奔江南久厭土風薄瞻此秦

華融心神藏宗統紀自舜禹封高禪厚寤不聞安民
無功國有典奏皇漢武建紛紛大元聖德撫四海降
神左右甫及中興國宏開八柱立坐以壽域瞻斯民
太平粉飾豈無士山龍補交紱誰陳頌言學此獻明
主圖書玉策鑄皇墳

和李子繁烟江圖詩

瓜洲津頭三江折鄭城西望孤雲白鐵鎖沉江戰雲
銷風烟未轉江流石外外成敗安足數血濺狂瀾沈
陳跡憶初四海民莫居鞭驅虫蛇疏百脉大哉為續
世可仰千牛主人胡德色

題張樞寮指畫公孫大娘舞劍器行

飛仙墮翻舞堆成山堂堂楷法留人間宜官無徒無
往隱鋒藏前尤為難大書五寸徑方丈字貴緊健力
出腕八訣具全真足高不學謬草鸚鵡嬌黃華老人
在金國宋李獨數張樞寮似聞高藝兩不下各抱地
勢夸雄豪今觀張書勁且奇筆力欲抵三軍師吳鉤
所斷怒蛟尾瘦竹折石迴風枝君不見庾征西何須
野鷺論家鷄

送李益齋之臨洮

綵陰端京畿送子之臨洮臨洮何茫茫流出長城
長城岸阻玉關陀于閭卷嶺河涼高羗氏兒郎步
箭哀笳風起斗擊刁良人西征二三載寶帶早為

塵遙如今不用酒泉郡豈必坐使朱顏凋蒲萄首霜
味雖美異方土俗殊鄉里避地猶當似管寧受封應
得論箕子願從列騎擁旌旋歸來燕處華堂裏却話
人情翻掌難曾記征袍淚如洗

王編脩邀遊西山海子

晴川低迴山蒼蒼涵烟夾溪千里長山腰澗曲細泉
響下激石竇為微瀆枯梢挽風秋色裏脩林落葉隨
長江林疎石露見茅屋時有小徑通微茫招提橫截
翠微上闌干九曲雲飛揚自從束書離故鄉脚頭青
鞋走山梁山川悠長日月速躋攀分寸何能強太原
高人知我意請裂紙書書滄浪丹青不關名利眼

頭癡絕非王郎百年有懷良可哂還拂長松思道場

居庸南口呈王繼學參議諸公

秋山濛濛林麓稀行人思逐秋雲飛雁高石潯東行
遲野花吹香錦鴉啼懸崖丹磴路險巖遠馳華髮親
堂思一官胡乃高句麗去長就短物性違人生出處
各有時昔為窮寇藏金闥今作妖甥倚門姿盡倚強
學丹青師仙耶隱耶是與非武陵何處桃花溪漁郎
思尋我焉歸黃雞白酒山東西

題袁伯長學士畫

之石維其高宮澤布氣凌紫霄雨餘氣清無秋
意泉無風天籟彌老樹悅立吹寒梢約約客子征

涂遙塞草沙溪行乘槎蓮花玉芝在山樹久欲尋真
不憚勞蓬萊海闊翻雲濤鳳笙和鳴王子喬願一見
之同遊邀

春堤遊子行

燕千社前春雨歇碧堤芳草連天末柳回青眼欲窺
人間關黃鳥初調舌綵窓紅袖開神猶誰家高樓入
雲端十二闌干憑欲遍樓前蕩子馳金鞍少年何處
生遠圖金張高貴無時無郎君解作凌雲賦要效文
君當酒壚只今功名論月俸彎弓射策須無用十年
回首別京華莫遣春闈生曉夢

題長江圖

布囊不寒長江津六朝文物東南分茫茫天塹本無
限投鞭偶不敵符秦舊經陳迹未足數中流擊楫終
何人青烟淡淡淮泗口白鳥翼翼滿湘漢我家世沛
國少子吳淞噉本意事耕釣恨絕京華塵行看飛騎
擁名利俯首忽憶江南春山鄉二月聞草罷楓林社
鼓初田神青裙芒屨隨柴出濁醪醉倒翁携孫竭來
情緒混塵俗畫岳為寫長江村他時歸隱芳金下大
平鼓腹陶唐氏

送王本中除翰林編修

去年子來吳春水長新蒲今子別我去風滿楊花路
楊花點水船行水九疊風帆四千里天地浮雲客寄

身人生聚散如轉磨
拍手笑歌兒
女事剪燭西窓
故人
意黑頭便可中書郎
胡為飄飄登玉堂
玉堂故人
或相問我今畫史非文章

和張子敬題松雪書大洞經

大茅峰頭白雲屋
石乳為漿玉為穀
去漢衣冠服野
服萬斛清泉洗心腹
許陽真人六幽居
自小不讀人間書
黃庭黃素墨如漆
遺迹尚在琅函儲
乾坤英氣
孫山嶽
咲我尋仙求晚學
倚從仙人遊紫清
玉局飛符
為開拓
趙公書法真有神
拓石鐫薛皆合作他年
上訪遺經却咲當時銘
瘞鶴

讀隋書煬帝手陳

八存後卷十

土

廣通渠通渭水流
長安狂將懸兜牟
陳即酣睡未知
曉采石夜渡江聲
秋韓擒不待賀若
報呼得蠻奴作
鄉道金鉉
一管管蘭望仙閣
下旌旗繞兵家女
兒
髮受照人金片
梧桐三墜身血痕
已汗青溪草遺恨
空
憐高使君當時只
道明良會三十年
間轉頭事江都
未放錦帆回
晉陽城內驚塵起

謝王止善經歷徐復初知事送東陽酒

閑門讀書白書長
落花飛絮何茫茫
問春傳呼送酒
至漕府使君書兩
行酣滿甕
泛新齊
琥珀漱滌浮
春光葡萄為乳未
足貴家八共喜
開東陽百錢杖頭
那有此金瓶換飲
聞知章蒲仙無人
我何者愧謝二

老傳清香藜羹久
吳甘澹泊側弁起
舞澆愁腸
世間
醒醒那可曉
戒此沉酣車中郎

八月十五寓武林觀潮呈武良弼太守廉御史
達宣差顧仁甫邵文卿諸公

吳山吞海海水摧
越山枕江江流泗
兩山東環湖勢
急海門一線如奔
雷初看積雪起平
地頃刻玉羽橫
江來琉璃城闕森
爛熳水水晶臺榭
高崔嵬軍聲隱地
促萬鼓銳騎奏夜
銜雙枝奔瀉直小
瞿塘峽噴薄應
軍聲激堆玉龍戰
罷滄溟立平波
淺深銀舒開乾坤
肅肅秋色裏元氣
一鼓天光迴人間
此景真可說
俯落日傾金壘

為史玄圃作仙山圖詩

共工觸山山柱折
女媧補天天罅裂
鍊成五色落人
間
突立坤維起
雙闕蒼雲擁出金
芙蓉扶輿氣結如
飛龍仙人樓觀五
雲裏天雞曉鳴山
無風臨流結亭
者誰子
藤蘿遶扉窗
檻檻理琴一曲松
風鳴岩花靜
落杯盤裏
世間物情如草
露那須丹青點
絳素昔賢
事業俱黃土
虎頭癡絕真何補

寄潘仁卿

古稱燕趙多慷慨
走也少年曾壯游
王公偉器在
廟義士激烈多奇
謀千金一諾驪不
及豈以微利欺
勿儔南來書生盡
駘俊義言善誘成
風派車馬時時

過春百筵歌日日延青樓太行又在坦塗上陰晴翻覆無時休携書一咲出材薄渡江應問濟川舟

題令各里末御史郭熙圖

雲逸御史居幽燕每愛郭熙山更妍朝川無人詩畫遠熙也發得營丘傳筆端迴鑿谷駛物象變態秋毫顛松間野人行負擔一嘆一笑真天然青林點澹烟霧妙碧水潏撲重瀛邊憶昔山行芒屨底蒼葭拂面層崖丹扃蘿磴磴不覺上迴顧忽看升中天白雲變綠襟挾冷天風吹衣毛骨寒思凡一悞落塵世端挑再熟今年

德政碑

德政碑路傍立石高巍巍傳是郡中賢太守三年秩滿人頌之刻石道傍紀德政傷人見者或歎歎借問獻歎者誰子云是西家鑄石兒去年官差鑄此石官司習工限十日上戶歛錢支半工每年准備遭貲責城中書生無學俸但得錢多作好頃豈知太守賢不賢但喜豪民米饋送德政碑磨不去勸君改作橋梁柱乞與行人濟不通免使後來觀者疑其故

無祿負

無祿負倉場庫務稅課官尊卑品級有常調三年月日無俸錢既無祿米充口食家有妻兒使四壁冬來未免受飢寒耶取於民資小力寧將貪污受賦私不

忍守廡家菜色貪心一萌何所止轉作機關生巧抵臣聞古者設官職俸祿養身衣食備父母妻兒底厚恩清白傳家勸子孫良吏每書廡吏傳邑民常奉長官尊固家厚德際天地祿養官曹有常例更析恤養無祿人免教饕餮養取於民

外宅婦

外宅婦十人見者九人慕綵鬟輕盈珠翠粧金釧紅裳肌體素貧人偷眼不敢看問是誰家好宅眷聘來不識拜姑嬈逐日綺筵歡宛轉人云本是小家兒前年嫁作僧人妻僧人田多差役少十年積蓄多財資寺傍買地作外宅別有旁門通巷陌朱樓四面管絃聲黃金刺買嬌妹色鄰人借問小家主緣何嫁女為僧婦小家主云聽我語老子平生有三女一女嫁與張家郎自從嫁去減容光產業既微差役重官差日少守空牀一女嫁與縣小吏小吏得錢供日費上司前日有公差事力單微無所恃小女嫁僧人兩秋金珠翠玉堆滿頭又有肥體充口腹我家破屋改作樓外宅婦莫嘆妬廡官兒女冬衣布

富家鄰

富家鄰食缺衣單如鵠身自言本是儒家子家世凋零二十春少時學得鍾王法長作書工傭倩人人稱書好爭求寫日得千錢喘養親一朝富室居鄰右攜

當其歲歲記柳柳絲花紅子女多欲廣宅居是好友
不令人相誘言書生此屋宜先營生云乃父祖
傳之資之從別遷此富家生惡惡約連親友來
居之官差橫役時時赴貧士箕裘那可守妻兒對
泣寒窗暮悔不發從鄰右言致使饑寒無處訴富家
自言茲謀遂寄使里人相假債年深本利逐時登低
價庫方猶不迫我聞古人一畝官五家為比常和雍
歲時吉凶相慶弔何曾百屋容豪儂嗟我聖王禮制
久不開移風易俗寧無因寄語世間貧賤士莫羨富
家同結鄰

一官買田

官買田買田憶從延祐年官出緡錢輸里正要買膏
腴最上阡不問凶荒水旱歲歲納取糧須石半農家
無收里正償賣子賣妻俱足算每歲徵糧差好官米
價官收仍助錢不是軍儲與官俸長寺內供齋延
寺僧飽飽耗帽紅不知農耕水旱與荒凶里正陪糧
家無餘錢膏腴難窮普天之下皆王土賦稅輸
官許納戶春秋祭祀宗廟中長寧僧飯何情官買
田官買田不言不知堯湯水旱民糧幾千
水深區區蟻跡蕩如湖波圍低水深岬不立雖有木

石呼何施里正申官官不允徵糧每歲婦倉廩稍難
無種長茲蒲民產陪債官始準今春水湧忽無津四
分災作五分申問渠何故作此弊府州伏熟成三分
吏胥入鄉日旁午二徵作陪官賦倘逢人誅熟為
荒破盡家賞猶不補因此年年怕官惱水湧水深俱
不報東南民力日漸窮不願為農額為盜入生盜賊
豈願為天生衣食官迫之水湧債米或時總陪糧無
奈水深圍

前妻子

前妻子能說親母生時事母言我昔嫁來時公姑禱
祝親祈嗣三年生得弟和兄公姑抱向牀頭睡提携

飲哺不暫離短髮垂衣方五歲七歲延師教讀書十
三便使學文藝年踰二十便求婚娶使傳家奉宗祀
豈知公姑年老各婦泉親母悲啼六辭世父親不忍
房幃孤再娶新人作妻子新人貌新巧語言綢繆謗
似前妻恩驅子為奴女為婢動輒鞭笞生楚瘠三牲
之養猶不足一日之間三反目後妻兒子衣綾羅前
妻子女無布練前妻子女食藜藿後妻兒子羹多肉
親故雖言不肯聽但使巧言相反覆世間此事古來
有申生伯奇能悟君小則壞家法大則傷天倫寄與
人間官與民前妻子女重須親
存復齋文集卷之十

附錄

朱宜人吉氏墓碣銘

奉訓大夫秘書少監蜀虞集撰文

中議大夫秘書太監康里燁書丹

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鄧文原

篆題

征東行省儒學提舉朱德潤常為集言其母吉宜人
之孝也祖母施夫人甚愛之至元甲午十二月吉宜
人將就館而施夫人疾病歎曰吾婦至孝天且賜之
佳子吾必及見之既而疾且亟治後事其大父卜地
陽抱山之原使穿墳以為藏施夫人曰異哉吾夢衣

冠偉丈夫來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為夫人孫既而後
者治地深五尺許得石焉刻曰太守陸君績之墓別
有刻石在傍曰此石爛人來換石果齟矣其祖母亟
掩之而更卜兆施夫人又夢偉衣冠者復來曰感夫
人盛德真得為夫人孫矣德潤生其大父字之曰順
孫而施夫人沒人以為孝感所致吉宜人惟婦道
成於家也而又好施大德丙午之饑吳民多以子女
易食者吉宜人聞其隣之有此也脫簪珥易以歸而
食之者數人及歲熟其人亦稍成大悉以歸其父母女
子擇善良嫁之吉宜人又以其家之素從兵也嘗恐
其子不事儒學則常誨之曰惟朱氏睢陽五老兵部

公之後門戶不輕矣非學其何以自立乎今德潤起
家為提學使者補足以慰先人之志延祐丁巳之三
月宜人沒而不及見今十有一年矣悲夫周又請曰
夫人亦知德潤之於先上有一日之從也命德潤曰
孟圖尔毋之不行者乎敢以銘請吉宜人睢陽人其
大父處仁故宋淮西三馬提督官其父受始家于吳
而宜人婦廷玉氏子四人德潤德寧德懋德玄女
人銘曰

積善在門有子孔文不延其躬以待吉逢吁嗟乎

幽宮

令僊俛依

附錄

伯生先生命抄錄一過願併請

先生書之庶永傳也

嚶敬告

澤民提學足下

有元儒學提舉朱府君墓志銘

資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鄱陽

周伯琦撰并書篆

君諱德潤字澤民朱姓其先睢陽人九世祖貫宋朝
議大夫兵部郎中壽八十餘與杜祁公等為睢陽五
老會有詩傳于世贈司農少卿子孫因官江南遂著
籍于吳焉司農之五世宋太學錄大有學錄生宗松

書檢閱文字應待秘書生瓊仕國朝為長洲縣儒
學教諭與吉氏君之父也君身長八尺秀異絕人
讀書一過輒能記每以詩文自喜善書札尤工畫山
水人物有古作者風天待也當延祐之末年廿五游
京師吳興趙文敏公昂薦之附馬太尉潘王以聞
仁宗皇帝召見玉德殿命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
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明年正旦日食越三日受朝君
從潘王再見上注視久之廿一日宮車晏駕三月英
宗嗣位會潘王以忤中真人斥外太皇太后命馳齋
于鄆之天童寺君遂與潘表投鎮東行中書省儒學
提舉又明年二月大雪上獵柳林駐壽安山以近臣
言召見君殿雪獵賦累萬餘言奇之國家用浮屠法
集善書者以金泥寫梵書有旨命君綜其事蓋雅其
能書也及成而英廟夢配矣君語其友曰吾挾吾能
事兩朝而弗偶是宰物者不吾與也其婦飲三江水
食吳門尊乎旦日買舟而南是時中朝賢公卿若康
里文獻公子山蜀郡虞文靖公伯庄四明張文清公
伯長輩無不留之而君弗聽也既歸杜門屏絕討論
經籍增進學業不求聞達垂三十年聲譽彌著至正
十一年汝沛弟靖憂及江淮郡縣多失守明年江浙
行中書省照磨官實然軍謀君慨然曰四方震變

此忍坐視乎遂出應命進言於平章曰民不識兵將
百年矣變生不虞宜以安集為念凡擲兵來附者皆
平民曾從誑誤者請一切償之庶克有濟平章聽之
三軍用命出杭之鳳口而湖而廣德所指風靡不再
月而杭定鄆二州三縣九鎮一者君之謀居多湖守
一子被害諸將欲殲其黨君力爭之止誅其渠初遣
裨將韓邦彥取廣德或言邦彥世成其地父兄子弟
黨寇未便平章屬君規之君諭以大義其人酒酒播
無他心還具白其情乃行遂下廣德出其父而殺其
兄弟焉江東人至今道其事既而君以選攝守長興
至州則市無一人乃郊召父老告之以其故仍印號
給民以識別於寇且曰汝所怖者官軍爾佩此則
官軍不汝犯於是毗庶靡集至未竟月籍戶得萬四千
八百九十九居一載代者至稚童涕泣而告之不得
因以病免歸其後浙省兩試鄉貢士皆君不起
至正十五年歲次乙巳六月十七日君終於正寢
享年七十有二月卒而葬吳縣山之先塋次
配子氏先君卒子男四長曰元吉次曰復吉逢吉
蒙吉女一適陳復亨亦蚤世孫男二曰孝孫曰開開
初君之父母施夫人疾亟其大父秘書君卜窆于陽
山之原施夫人夜夢一衣冠偉丈夫告云勿奪吾宅
吾且為夫人孫明日役者鑿地深可五尺得小石碑

刻曰太平陸君績之墓旁有石刻曰此石欄人來
換石果斷矣秘書君隨命掩之而更下焉施夫人復
夢偉衣冠者曰戴感盛德吾真得為夫人孫矣是夜
君生人以為厚德所致具見于蜀虞公所撰吉宜人
墓志君性果孝事親先意承志其父嘗疾君憂懼鉢
心一夕鬢斑白手治飲膳醫藥必嘗而後進居喪以
哀戚聞君固貧守義室如懸磬之裕如游詩文藝
有干輒應人服其精平生述作有存復齋集十卷于
始識之吳興公坐上及持節中外便道必會聚後分
省于吳日久妻與君劇論古今成敗若守備施設之
要如導江河如陳警備習而有徵於是益歎君有用

世之學而不見用於時也惜哉復古能世其家良快
泣請曰先子特屬曠猶張目自言其出處之繁且曰
汝必為我求吾侍御公之文以圖不朽則九原無憾
矣予與君交將五十年知君者莫我若也永訣之記
京兆銘曰

惟聖有言不試故藝茲朱君材良氣厲受知而
朝寵遇荐被飛不盡輔隱然名世間出處餘周
以濟或晦或顯一質以義素居食貧有介其植
我龜腦孰愚耿智陸守其漢踐履卓異曰孝曰
君仁何媿去之十年清澗復孝旁薄兩間
氣曰予不信視此偉器勒銘墓門爾君之志

贈朱澤民序

陸陽朱澤民年甫二十而俊氣溢發一以古人為
師詩師誦仙筆札師逸少畫則規矩出入李昭道父
子之間吾留美門一日過鄧靜春所寓之屏澤民時
為座中小異客俄出其長松怪石大軸二自言前二
三年手所濕絹也又三日以其新作一小幅見貽山
平水遠重疊逼近前筆迹約略其意頗得然
以次第展其寒具不流之歲佳俗識真者少不足復
惟獨恨澤民生書生家嗜古之習甚深而古人格力
是中不可多得使居通都冠蓋之會長裾曳履走朱
門大第得悉窺古人之大全大小李將軍不足多也
閩閩城故是大郡然大年小景片缺裂有月落烏
啼江楓漁火之寒夜而無烟銷日出一聲款乃之滿
相有香徑苔生玉釵金篦之荒涼而無荆川鶴澤呼
鷹鳥射雁之感慨有包山洞庭滿林霜橘之點深而無
雞聲清絕澧蘭沅芷之柔情縱使雲巖眠松平地偃
寒我一輪兩輪而止使澤民移其極目千里之遠擇
澤游八百里之松林豈但濃鬣老驄千霜萬雪之遺
勁浩蕩胸次彼牛羊低阜天蒼蒼野茫茫之畫卷於
此提勦一財固自瀟灑日月也予先笑曰澤民好尚

致乃叙吾所見以激發之士別三日便當割目
澤民寔家吳下能以吾言小作參請此別三日已
天下阿蒙矣况李將軍乎書以為序

海粟老人馮子振叙

澤民之八世祖兵部公睢陽五老之一也渡江後子
孫僑居吳中清風素範相仍不墜而澤民兼善於畫
嘗出游京師公卿貴人咸加禮遇駙馬都尉潘陽王
尤愛重之奏辟提舉征東儒學不就而歸益杜門讀
書而大肆於詩文今年秋予以久直詞林竊祿無補
乞身而退蒙恩召還假館姑蘇驛澤民不鄙過予遠

以古文一帙曰存復齋集者凡為賦若干聯二十銘二
十有七記十有一序九計其他所撰著宜不止此富
我言乎蓋昔之善畫者不必工於詩工於詩矣又不
必皆以文名於世故雖鄭虔以畫書詩稱三絕而
文不與焉荀卿子謂藝之西者不兩能澤民之多能
匪直今人之所難求之古人固不易得也顧予方迫
於使命匆匆就道未暇三復而為之品題始志其歲
月于篇末以寓贊美之私云爾

至正九年秋閏七月十五日金華黃澤書

仲子復吉字仲陽少穎悟書無不讀善屬文尤
邃於詩元由科目授湖州路學錄

國初為翰林典籍

太祖皇帝命廷臣編製律令學士危太朴素重公薦

公與其事擢工部照磨調漢陽經歷以事謫戍

西夏

慶至聞其名召入侍

左右論經史講貫性理之學無何有

詔是歲慎選賢才遂將以公應召

王曰仲陽之道德文學吾欲以為依歸今其行也

俾吾失所師陳所學果因請為府僚

上允其請除伴讀陞紀善有董賈之風焉公江西夏

家傳睢陽五老圖至公已三百餘年恐流落殊

方開闢萬里携婦孺付其弟戶科給事平吉藏

之今圖在吉所彌有集傳于世年七十六

歲二子正業儒精醫次璠孫鐸授丘縣儒學教

諭出家

季子字季寧洪武中以才德薦除戶科給事中

時糧長稽違勘合皆坐死公憫之上言勘合雖

違而稅糧已足罪宜減死

詔可其奏悉宥之有胡藍逆黨誅戮殆盡猶有濫

及善良者公率諸給事奏其冤妄翌旦

欽諭廷臣深加獎美自是告者遂息有織文綺衣
之賜轉中書舍人除翰林侍書陞湖廣按察司
僉事鞫疑獄伸冤滯

太宗文皇帝登極復中書舍人奉

勅題

高廟神主眷賞特厚年八十一而終公清脩苦節嗜
學好文居常則謹守禮度居官則謹奉職業嘗
誦朱子猛省味腴之句與人交不盡歡以竭忠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至若
親友負祖祖抵罪則鬻書以赴其急館人去難遺
粟則覆藏以待其還其為侍書也

制詔之傳於四方

書札之

賜於勲舊多公書之出入

禁閣殆將十年忠誠慎始終一致可謂細行不
遺全德無頗之士者矣所著有三畏齋稿子定
安泰安陽信縣儒學教諭永安

附錄終

存復齋集十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元朱德潤撰德潤字澤民睢陽人流寓吳中延祐
末以薦授翰林應奉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尋授
鎮東行省儒學提舉召見獻雪獵賦稱旨時集善
書者以金泥寫梵書遂以德潤總其事後移疾歸
至正間起為江浙行中書省照磨官參軍事守杭
湖二郡攝守長與是集有虞集題詞黃潛序皆見
微詞惟合沙俞焯序稱其文理到而辭不凡差得
其實詩則膚淺少深致益非其所長矣